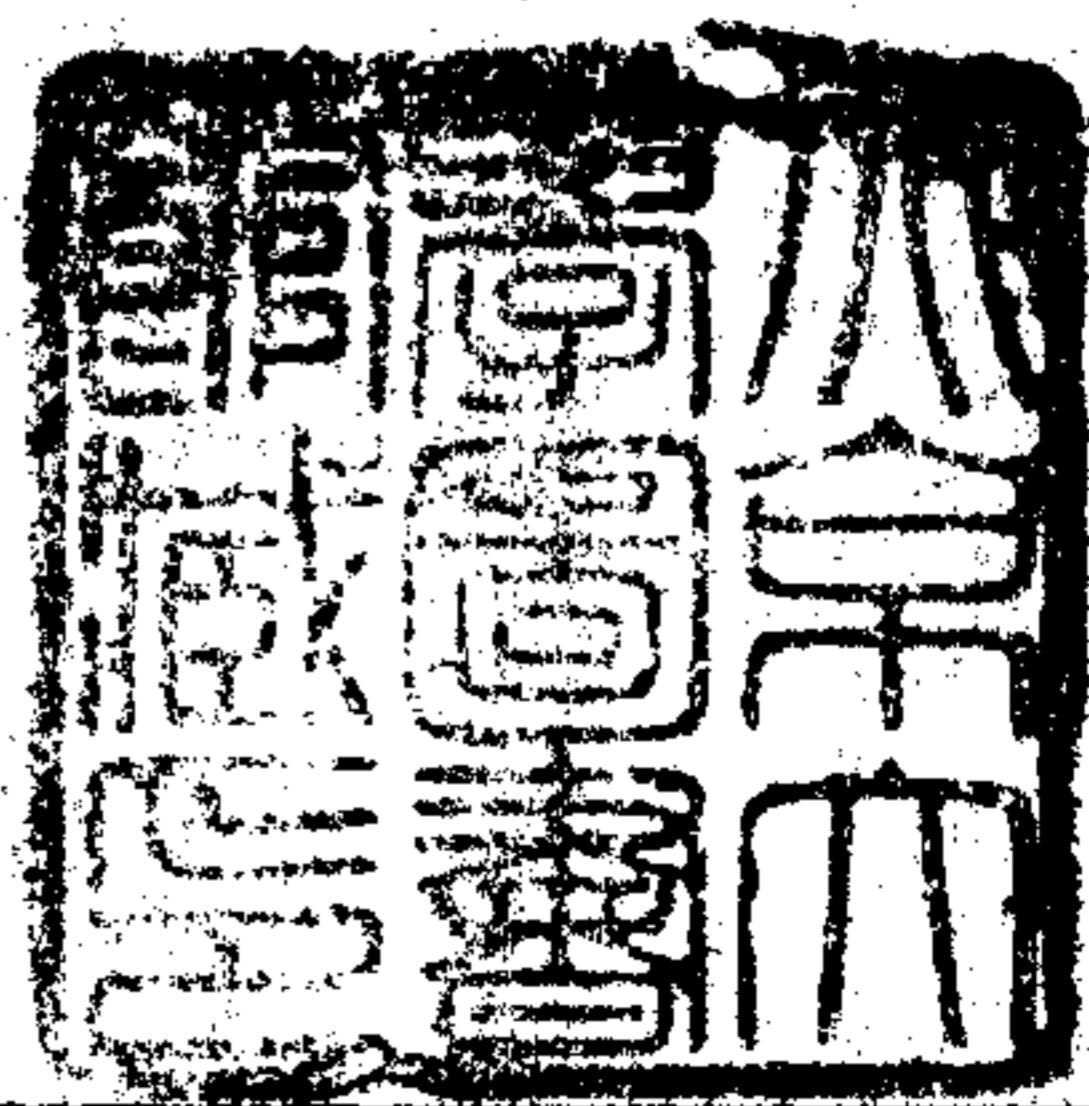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七・史部・傳記類

- 歷代內侍考十四卷〔明〕毛一公撰……………一
- 疑年錄四卷〔清〕錢大昕撰 續疑年錄四卷〔清〕吳修撰……………一四五
- 補疑年錄四卷〔清〕錢椒撰……………二一一
- 三續疑年錄十卷〔清〕陸心源撰……………二五七
- 元祐黨籍碑考一卷 偽學逆黨籍一卷〔明〕海瑞撰……………三六七
- 元祐黨人傳十卷〔清〕陸心源撰……………三七五
- 道命錄十卷〔宋〕李心傳輯〔元〕程榮秀刪補……………五〇七
- 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明〕宋端儀撰〔明〕薛應旂重輯……………五六一

2666/0

歷代內侍考序

夫當吾世而欲籠罩古初博涉衆代舍往牒其何途之從願搜
奇剔異徒炫書丹割膾取精無當小史即手破千卷悉索漢魏
南北之腹皇王神鬼之秘羅而載諸側理總之不過吳楚雜俎
即捏管文人奉為駭異青嶺然試一絮其窠會於國家理亂之
故如旁光駢駁之較牲祖無當也余不敏嘗獲覽千古其間得
夫之林與亡之數史勝所載較若列眉其以閱寺覆者國指可
縷屈 閱寺而不基亂者百無一二每觀賜級持鹿陪席分虎
阿父門生諸史輒喋不欲讀讀不欲了即

明興以來鑿古塞亂

二祖已無遺力然默探古直逆瑾狂保其壽亂之趾亦後後先
相錯居恒常苦無深心者蒙括往代臆列處分為千古立一榜
標獨法吾伯兄給諫氏之有歷代內侍考也家給諫壯歲登朝
公輔在望廟遺時坎壈頻年家食環堵一室結志千秋八門塲
戶牖皆施筆硯即中壘觀覽茂先博聞恐無以尚而一段忠愛
排側之思時載毫楮常憶出入禁闈時習見彼飾貂璫而處常
伯者雖非淫賊未見穢損乃故小雅巷伯之意祖司馬傳紀之
體取往古寺人緝為全書其有竅繫關切委緒明楚者則區分

歷代內侍考 序

之其有蔓引蒂結依襲串合者則棄載之而又逐段另為論次
蕭以斷案大約扶要而刺痛多鉞而少衮則家給諫冰解是書深
心也書凡數易寒暑始成會余雅聞里居得昕夕追隨相與商
推古今一日出以相示余幸以片刻新瑞恰符十餘年以衷即
枯腸無能點綴半字乃向之讀不欲了者今讀之輒恐卷盡因
浮歎家給諫之用心再入殊也非斤斤一執國辭壇之任也如
欲高駝執國雄跡辭壇夫豈不能纂句鈎玄矜夢花吐鳳之奇
又豈不能裁蒲編柳炫管鼎崇泰之多而必沾沾於內侍考也
其論次內侍也又寧茅厲心扼腕取一二刀鋸餘生永巷小醜
而筆之削之為刑斧董狐已或盡力剖賢惡詳分理亂屬意深
遠矣蓋遠不可多不可用事不可昔令狐綯有言第有罪勿括
有聞勿補自漸耗以至於盡此雖俟盤據之樂言賢杜允濫之
確論亦千古有心人乎不知與家給諫大意雅合何如也家給
諫素嗜書林允耽史籍是編僅其嚆子僅與日者獲賜上方筆
札拙金匱石室之勝而悉示之於盛世亦明必另有一番鼓吹
不獨是編為千古榜樣也余姑引其端以竚揀鴻業者

第一卷序卿父頓首拜者

歷代內侍考叙

古於中官未有傳也有之自范曄始是後代有作者而得失之
林備矣今夫天子盛衰冕御大廷而臨百辟雖中材罔不儆肅
然得毋時有厭若歟及居深宮則所與供使令者唯是二三奄
尹容可憎貌可褻服可批願氣可驅祕戲可預日新月劇忽不
覺其甘而易入而頰頰既熟窺矚彌工主強邪柔以狎之主弱
邪剛以制之主察邪巧伺而中之主闇邪幾侮而欺之伏則氣
蹤則虎依社負嵎莫所不至赤紱而困於剝削豈一若一夕之
故哉故君子誦車隣而敦吾夫子之先見也寺人之令其聞聲
稱朕之漸乎噫宦者四星側近帝座天猶重象王者惡得而遠
焉茅無道而處於此則無如不孫何耳乃或謂大臣親戚父子
兄弟人主皆不可近求其差可近者唯婦寺嗚呼世有遠大臣
疎親戚離父子兄弟區婦寺是近而曾不底於亂亡者未之前
聞也矧大臣如採齋親戚如莽堅父子兄弟如幼廣之倫皆干
古希觀而婦寺之禍固已繁累往牒矣夫唯處之有道近而能
遠遠而不刻則怨與不孫庶可坐而銷乎聞之周禮宮正宮伯
宮人內宰率以士大夫為之且與閭人寺人內小臣內監悉統
於太宰斯其為處之之道哉於是上稽春秋史漢并各史列傳

旁及藩方奇國諸卷悉為論次其得失以實法誠即不無遺佚
其大較可觀已
萬曆乙卯仲秋遂安逸史毛一公書

毛一公字明齋遂安人明萬曆己丑進士授漢陽府推官
遂二科給事中以言事罷歸光宗立起芝嶽寺乃仰

遂浙江通志卷五

歷代內侍考目錄

卷之一 春秋內侍考

葛子誠

齊監昭

鳳沙衛

賈舉

晉勃鞞 即寺人波

孟張

宋惠騰 伊辰 寺人柳柑

楚管蘇

卷之二 戰國內侍考

葛子誠

秦景監

趙繆賈

秦內侍考

趙高

卷之三 西漢內侍考

葛子誠

張卿

中行說

蘇大常融

李延年

張賀

徐甲

石顯

弘恭附

史游

卷之四 東漢內侍考

國子誠



郭衆

蔡倫

張程等十人 侯劉安

江京 樊豐附

張防張遠

袁賀

曹騰

單超等五人 劉普等附

侯覽

曹節王甫

呂強

張讓趙忠

卷之五 三國內侍考

衣字誠

漢黃皓

吳何定

晉內侍考 附五胡

董猛

孟玖

漢王沉 宣保

俞容

郭府

陵修

秦趙整

燕趙思

卷之六 南北朝內侍考

衣字誠

南朝

宋華願兒

齊徐龍駒

王寶孫

俞三劄

張僧胤

朱買臣

王子晉

陳蔣裕

蔡臨允李善皮

北朝

魏宗愛

仇洛齊

段霸 尉駟

王珣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張祐

把菽 秦松

王暹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劉騰賢祭

楊銳

成軌 平李

王暹

孟宗

齊掃賢業等

田敬宣

隋內侍考

樊叔畧

卷之七唐內侍考

冠字疏

楊思勳

高力士

邊令誠

李輔國

程元振

魚朝恩

竇文場霍仙鳴

卷之八唐內侍考

冠字疏

劉貞亮吐突承璀

馬存亮

仇士良

楊復光曹知慈

王守澄劉克明

劉承偁

王宗寔楊公慶

田令孜

卷之九唐內侍考

五代附

拜字疏

楊復恭

劉季述 王仲先附

韓全誨張彥弘

後唐張承業張居翰

李從襲馬紹宏

楊希聖

孟漢璋

趙李弘規

前蜀唐文康宋光嗣等

南漢龔澄極

閩林延遇

卷之十宋內侍考

冠字疏

竇神寶

王仁睿李神福李神祐

王繼恩

劉承規

閻承翰 石知顯

張崇貴

張繼龍

衛詩欽

卷之十一宋內侍考

冠字疏

秦翰

周懷政

楊守珍

韓守英

藍繼宗張惟吉

李并米

李憲宋用臣

王守規馮世亨

蘇利步

史志聰武繼隆

卷之十二宋內侍考

疏子凱

張茂則陳行

程昉

高居簡

雷允恭

閻文應

童貫

梁師成楊戩

李彦甫

卷之十三宋內侍考

疏子凱

邵成章

藍珪康復馮益張去為

白諤

陳源耳昇王德諒

關禮

董宋臣

卷之十四遼金元內侍考

疏子凱

遼王維思趙安仁

金梁琬宋珪

元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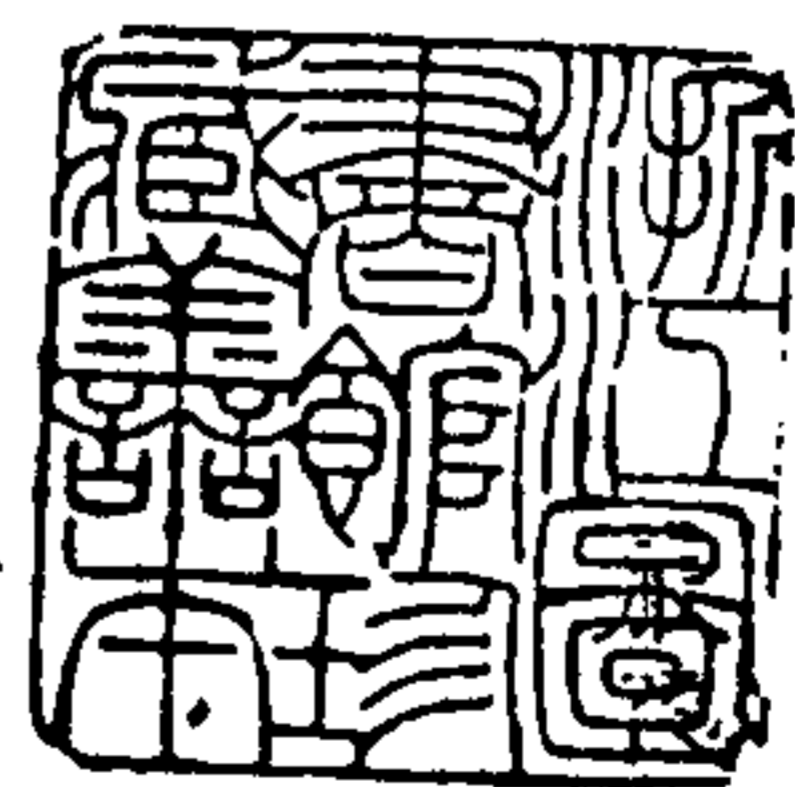
朴不花

歷代內侍考卷之一

春秋

齊

豎貂



國朝同教

僖公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幸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僖公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殞十八年春正月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

借公二年乃齊桓公二十八年也雁巫即易牙武孟即無虧衛共姬即長衛姬

論曰慈明允責管仲垂歿之際區區欲去豎貂易牙聞方而不能薦賢以自代吾以為齊廷諸臣孰與仲賢仲不能去三子將以遺之誰乎欲去三子莫先豎貂蓋江黃方服齊師已滿

孝公甫屬於宋雍巫旋進於君當仲東國時昭已微然無忌矣仲胡不蚤見而逆折之也迨嗟嗟之狗刷牙宮闈而後慮其齧我猴而勿使焉其為計不太晚乎生不能制其死命而歿欲行其空言此必不得之數也卒之宮中亂而昭復矣易牙開方可以彈冠而相履矣夫貂之才足以鎮宮中之亂亦必有過人者而仲不能蚤為之計則垂歿之言亦逆知三子必不可去姑以塗人耳目而自塞其責云爾英雄欺人哉明允又謂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噫仲所恃僅桓公也假令桓公而先仲歿乎吾未知三子之果為三匹夫也

夙沙衛

魯襄公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十七年秋齊靈公伐魯獲臧堅靈公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我決其傷而死十八年冬十月晉平公率諸侯會於曾濟尋與梁之言同伐齊齊靈公禦諸平陰整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靈公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寶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靈

公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而與齊師夜直十二月丁卯晉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光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縛綽最十一年初靈公娶於魯曰嬖婁姬無子其媵嬖聲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葬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月壬辰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秋八月崔杼殺高厚於瀆蓋而蒸其室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及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閭師將食高唐人工僕殖綽會夜鮪納師醜衛于軍

論曰小人之情作正惟君夙沙衛一寺人耳而師以賄旋道以伎墨高唐以叛據帶軍政夫壯士而干廢立微靈公之為靈也衛詎至此乎然跋扈之氣至醜不悛毋亦其天性邪嗚呼臧堅以衛唁為辱而高厚與之比肩傅牙其心焉則禮義

之與功利其漸人之效相去遠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賈舉

魯哀公二十五年齊崔武子娶棠姜而美莊公通焉駭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甲辰饗莒子于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公登臺而請弗許自及於廟弗許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及膝遂弑之

論曰齊莊宣淫無忌崔杼瞞瞞欲刺乃之日久矣復鞭賈舉而近之二怨構而甲與馬踰牆及隊自作之孽也其猶可活乎賈舉小人不遜而益之以怨將何所不至哉故天子以非禮不動為九經之首務在人主自防而已

晉

勃鞞 即寺人披

僖公五年春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呂卻畏偁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為惠公來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僖公二十五年，晉侯降原，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徑猶行也。一連下句讀作經。

論曰：寺人披大詐而託之于小忠，閃倏變幻，幾不可方物哉！夫君命不貳是也，獨不有亂命乎？亂而共之，滋之亂耳。獻公溺驪姬，殺太子，復使披刺刀於蒲公，孰亂焉？披即不能諫，獨不可少緩須臾以逸公子乎？既曰不貳，則垣雍、難、踰、公子違未遠也，胡不追而處之，而僅以一祛復命乎？遠至以示共斬祛，以示信，而逸公子以市怨，詐哉！披也。事獻公比獻公，事惠公比惠公，武宮甫朝，復欲以此二公者比文公，讓而辭焉，公猶為能忍矣。於是懼之以難，惕之以蒲狄，挾之以行者之眾，公能無悚然動耶？蓋至呂却平，而公所為比於披者，亦無異於獻惠二公矣。噫！趙衰，公所最親信者也，守原之問，披逆揣公意而以哀對，又微示以壺飧得之詐，哉！披也，真不可方物者。

哉雖然士為真蘇里克中立荀息復言夫三子猶不知所以忠而何尤乎寺人披

孟張

魯成公十七年十二月，晉厲公田，與嬖人先穀而飲，酒後使大夫穀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壬午殺三卻，皆尸諸朝。

季子，卻至也。三卻，卻至、卻鉞、卻擊也。

論曰：人臣之義，不敢蓋君之路焉，而刳戕其寺人，卻至於是不臣矣。然田而奉豕，則於臣節未虧也。孟張以寺人而奪，卿佐之獻，何居乎厲公第知季子之欺余而不悟孟張之欺季子即欺公也。卒之三却就殲，而公亦遂不踵兜焉。安見其

立左右之足侍也。

宗

惠牆伊戾 寺人柳附

魯襄公二十六年初宗為司徒生女子赤而毛葉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人名之曰葉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葉也而視之兀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狼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魯過宗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子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故以待命敢有貳心子從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

挂加者敬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吳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欲速公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曰唯左也能免我台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共姬平公母合左師何戾也夫人即佐母名葉者字葉同

魯昭公六年宗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此鄰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十年冬十二月甲子宗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長柳成炭於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元公即太子佐亡人華臣也

論曰異哉宗公之間也而伊戾與柳之同也向戌華亥之比於邪也夫荷女雖嬖佐固婉也即太子亦信佐能免已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初未嘗有幾微之卻而伊戾之無寵於太子又平公所知也享谷而請從偽坎而馳告何其果於用同乎母亦知平公易欺而夫人在師必能實其言故肆然而無忌耳嗚呼君閉於上大臣與內寵比於下而姦人得以行詐

於其間國本安得不傾邪若柳之涇合也則伊戾之故智也
伊戾既烹而猶不悟抑之為誣聞乳其馬雖然元公於柳始
乎惡而卒乎寵耳平公之子哉傳稱其無信而多私則誰謂
佐也而宛也

後思其功晚矣爵以上卿識者得無繫纓之情乎

楚

管蘇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思我以道正我以
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
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
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管蘇為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

論曰常侍而以道義匡王則其功洵非細哉然共王壘歿而

亡歸璧于趙

論曰昔公叔文子與其臣孫同升諸公孔子贊之曰可以為文繆賢之薦問相如也庶幾近之矣獨惜知勇如相如而其初為賢舍人也蘇子稱其類學道者然觀其始進則猶不失為戰國士哉

秦列傳

趙高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傷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強刀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以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救一作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

于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受命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于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恐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山崩無詔對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對諸子何可言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感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忌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時乎時乎聞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寧府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

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夫，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克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上蔡間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高曰：蓋聞聖人遠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大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

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請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遠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蒙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為禱，將軍蒙恬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遂殺蒙恬，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直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守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請公子立帶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慢皆不朕，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

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誅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祗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罷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侈死咸陽中十公子死死於社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請從死先帝願葬鄜山之足書上胡亥大說高而示之曰此河間急子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問諫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辟盜吳廣等而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愛之敢圖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

為明史殺人眾者為忠臣初高為相令所殺及私怨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說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走謹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亦不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走見大臣居禁中高帝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而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走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問諸君於是高待二世方燕樂嬪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方上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止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責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難來未得其者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乘丞相恐其不審
及使人察丞相三川守耳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耳泉方
作敵抵敵抵即復解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高之怨二世
已前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
死丞相即再為曰帝所為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
斯與子由謀叛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不勝痛自誣
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寔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
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高使其各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
斯更以其寔對執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
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
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
吏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斬腰咸陽市夷
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為中丞相爭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
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
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
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威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
上林營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高赦其

女時咸陽令問樂劫不知何人賊殺入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
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詐詔衛士令
士皆素服持兵內殿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
而見之恐懼高即劫令自殺引頸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
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殺之僅子
嬰即位惠之乃攝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
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論曰夫武重久而夜動則禍甚昭昭而夜明小人覬覦亦每每
伺間主而竊發高趙高自始皇時進秦宮泣事二十餘年不
聞有所顛覆蓋始皇暴酷而能攬權雖無道稱尊祭矣及沙
丘晏駕而矯詔易儲高遂惟其所欲雖以李斯之機智玩弄
而夷滅之不曾嬰兒然又況夢夢如胡亥者乎指鹿求蒲彼
直以閉主戲耳天下之口莫待至是始辨也嗚呼古之帝王
明四目達四聰十起三推以通天下之情而猶懼其壅而顧
第以聞聲為貴邪夫君而日與在臣隔則未有不於禍者
也亡秦者胡殷鑒不遠已

歷代內侍考卷之三

西漢

張卿

一名澤一名釋又石張釋京初云澤澤二字不知何從疑卿是字釋其名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以盡奸營陵侯劉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日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做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視備具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河間垣房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卿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非叔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吕后又重之恐大臣不聽今卿取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問太后必喜諸吕已三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為反身矣張卿大然之乃屈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產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同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嬃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

邪王高后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者皆賜爵內侯食邑秋七月太后崩八月釋免

論曰高帝之約非劉氏不王故高后心欲王諸吕而重發也誠懼非先帝約大臣不我聽耳及張卿入田生之畫而大臣沐於張卿之風諸吕之王決矣然則卿一言而遂得后之欲敗高帝之盟開宦者封侯之端而厚諸吕翦滅之毒遠此軍既入則去少帝執戰者以為有全地漢文不誅而僅免其侯封何哉雖然微曰生則卿之習固不及此生真戰國傾危之士哉

中行說

匈奴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臣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富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逾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駝草絛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糒同酪之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說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遺單于書

以尺一釐許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釐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倍驚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戒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已成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
者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鬥故以其
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無老
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
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
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
妻其妻惡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
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
義之敵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刀屈馬夫力耕桑以求衣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類其喋喋佔佔冠同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
美而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若惡則候秋

孰以駑駘跡迹錄也日復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
奴單于十四萬餘人朝那蕭關故北地郡尉邱房人民畜產甚
多遂止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十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虛解為上郡將軍龐侯魏遼為北地將軍陸
虛侯周窳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
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畧人民其畧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
之漢復興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云
匈奴注趙已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
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論曰人臣委身事主戈馳惟命忠敬自將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中行說以強傅翁主之憾反而事虜日夕教而導之卒為
漢患夫豺獍猶知報本而說乃蔑德蓄君惡聞故國慨然無

所願忌直易掩耳人謂李陵衛律罪通於天以說所為其人
李衛之罪人也雖然此亦足以發明和親之無益矣吾不意
敏達如高祖而通聽建信之策貽後世無窮之患也

蘇文常融

文帝時趙談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武帝時每
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然帝用法嚴太子寬多平反雖得百姓
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不悅背毀之黃門蘇文常融等嘗微
伺太子過輒增加白焉帝頗不悅或以謂太子太子曰第勿為
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會帝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
子有喜色帝默然及太子至帝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笑語如
平時大憐之乃誅融及巫蠱事起使者江充持太子急太子懼
不知所出從傅石德計捕斬充白皇后發長樂宮衛卒自衛蘇

大懼亡走甘泉白帝言狀帝曰太子獨恐懼又忿充等故至此
尚無意深罪之也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
成欲斬臣臣逃歸帝乃大怒發三輔近兵詔丞相將之捕斬反
者太子敗亡匿泉鳩里自縊死後帝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
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帝大感悟立拜千秋為大鴻
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

論曰父子天性而武帝又明威之主也蘇文常融敢以不根
之譖離間英主之骨肉無亦知帝之多欲有所藉而動乎堯
母名門子夫恩督太子曰岌岌矣木朽蠹生又何怪焉亂國
若趙虜者直乘其虛朽而伐之耳惜矣多欲之貽禍烈也昔
袁盎心害趙談而以定辱推之夫君如文帝即百趙談亦未
必能行其毀也請令當武帝時父子猶不可保而况君臣之
際乎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厲刑給事
狗監中女弟得幸於上歌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
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
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辭
是責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驛媽
久之延年弟李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
遂誅延年兄弟宗族

論曰李延年歌傾城進女弟遂致貴寵受幸埒於驛媽矣及
弟李一不謹俱陷大僇而家被之訖竟不能整帝之恩帝稱
雄才不虛耳雖然丞相繇邪穢誅太子用蘇文死兩寺之口
可畏哉故曰投之有北有北不受而青蠅得止於樊則浸潤
膚受之行易矣此有虞氏所為察於通言也

張賀

張賀者安世兄也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
上書得下盤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
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孫幼所以視養地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賂之曾孫數有微怪語在
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撫其材美安世輒止以為少主在上
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
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
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浮辭賀封又求
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
十家上有處置其里居家西閭雜舍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
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道朕躬修文
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
弟子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
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論曰張賀不死於衛太子也夫賀幸於太子者也豈太子

弄兵長安天子震怒任安以二心誅田仁以故縱誅暴勝之
以擅止誅諸將客嘗出入宮門者一切以太子誅而賀願得
下登室後又得為掖庭令詭養皇曾孫豈非天子賀所為盡
心於曾孫者寔以舊恩故非有它望而及其見徵怪數稱材
美則意不能無幾幸矣其語許番夫曰曾孫體近下人乃闕
內侯斯亦足以窺其微哉然則其死亦始之前亦天也僕及
見宣帝即位安知其不德色而與許史比乎班史得倖幸而
綴張彭祖於叙中有以也

徐甲

齊厲王次昌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以其後宮無
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
入事漢王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太
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城太侯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
必令王上書請城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嫗知甲之使
齊以取后事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
風以此事紀太后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

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
充後宮甲大驚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城然事有所害恐如
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母復
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
事因言齊臨葭十萬戶市租千金入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
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
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
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齊厲王悼惠王曾孫也修成君王太后初嫁金氏所生女也

論曰嗟乎徐甲之禍齊也夫皇太后憐愛修成君而欲嫁其
女於諸侯也將第以王后榮之乎則齊王有后矣抑欲諸侯
寵愛其女乎則齊王有后而弟愛矣紀太后又必欲王之愛
其后也而使翁主正其宮矣固肯聽甲而請修成君女子即
幸而聽甲請修成君女然以紀太后為之母姊翁主為之正
其宮猶不能強王之愛紀女而皇太后能使修成君之女必
愛乎然則甲之策聽與不聽無一可者也而祇足以禍齊雖
修却自主父偃而甲其戎首哉其後偃誅而不聞甲處於法

者幸也

石顯 弘恭附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應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說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

權邪辟走白以為尚書百官之忤國家極疏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爵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更生廢銅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賣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免為城旦及鄴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字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字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殺若若邪言其無官挾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胎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勅宜侍唯陛下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且聞遂言顯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遂兄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巨恐後世必陛下反越眾賢松後宮視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陛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也已地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欲發顯先自白恐後漏言

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矢以其言示顯顯曰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極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等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勾勾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嘗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妒已病之是時明經若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几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姑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辭獲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重牢梁陳順旨免官顯再妻子徙故鄉憂滿滿謂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語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實實謂

論曰易之九五皆所謂以陽剛居尊者也而不能不危陸於

夫判別於因險哉小人何其易溺而難御乎漢興中官用事始自恭顯而予恭顯以操柄者宣帝也帝起民間張賀許廣漢皆素樹德於帝者帝遂謂此輩率皆可信而恭明法令顯善探人主微指又足以逢帝而中其欲故不覺挈政柄予之而卒以其禍惜哉論者謂帝問三大掾然自武帝時業已任中官典尚書相魏其武安貴大將軍青而大臣自丞相而下往往不得其死則帝特不善於法祖耳豈周不聞於帝也夫武宣非剛明之主乎易之為戒於九五有以哉若元帝入吳黃馬馳賜於少壯及其奄奄且就死而責以攝生此之不知類

史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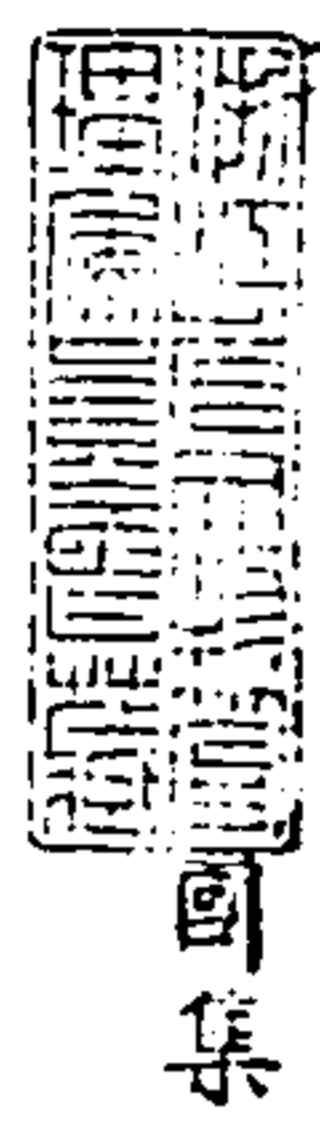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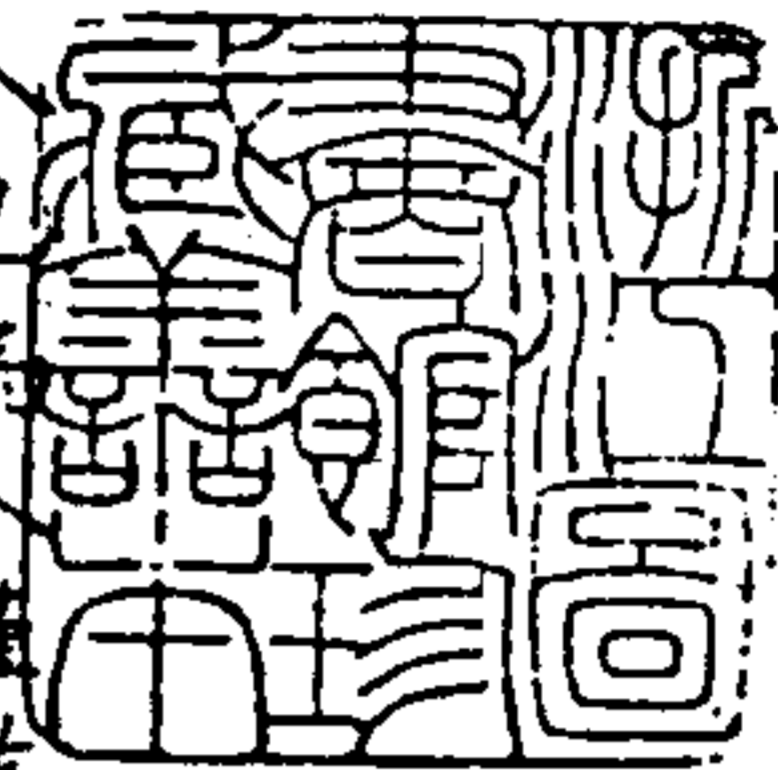
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所著有急就篇行於世

論曰真文忠有言是時石顯究執極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賢矣哉嗚呼以優柔之孝元當頑強之石顯有大臣不得聞其忠而游安所補得益邪乃其志則足嘉矣

歷代內侍考卷之四

東漢

鄭眾



鄭眾字季產南陽華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賢后東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心王室不事家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有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鄆鄉侯食邑千五百戶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于閣嗣閔卒于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詔封眾曾孫石雋為閣內侯

論曰竇憲之誅首謀自鄭眾而左瑯封侯亦有眾始夫憲負且乘者耳馮權怙寵挾執作威此墮隼故態非操莽比也其以為圖不軌者誣也孰誣之眾誣之也憲而不軌何謂者甫遣印綬隨上休迫自殺不啻孤雛腐鼠豈眾有心機入也兼以東歷三朝且夕左右聞帝之微久矣故舉朝附憲眾獨一心非一心王室也知帝欲甘心於憲而示忠以堅倚任

為後福計耳疊磊瑋舉公磨滅人即狝矣予縛之僅一士力何金吾故尉勒兵張皇若是不若是則眾矣以見功彼其直茅分虎傳祚螟蛉者張皇之力也其後跋扈熾而五侯橫西鍾定而十九侯興張父趙母異漢俱終夫非眾作之備耶嗚呼劫密謀之詭策微顯叙之殊封于威福之大權啟顯擅之烈禍踰中官之涯分貽非族之子孫豈惟不忠抑亦不智矣而論者或取其辭多受少噫辭多受少正其所以如賊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年未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致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烈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行簡其用絲帛者謂之為紙綠黃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喜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戶後為長

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諸東觀各雜校漢家法令倫蓋其事倫初受賈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崩安帝始親萬機初使自致走尉倫取受辱乃沐浴愁衣飲藥而死國除

論曰蔡倫非誣搆宋貴人者也搆宋貴人媚竇皇后也又稱倫盡心教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盡心則不貌為悅教慎則不肆為諂犯顏則不面為從匡夫則不由為順此必非肯受諷旨者而后亦詎以諷旨湯投之犯顏匡夫之倫哉且夫肅宗夫德無大廢太子者太子之廢以貴人見疎也倫每時不諫則已又誣而搆之惡在其能犯顏而匡夫乎故曰倫非搆宋貴人者也而為卒歸獄於倫也時閔顯兄弟王聖母子與江禁諸閹方共賄賄鄧氏而倫為長樂太僕群喙得無誣誣乎蓋非倫之構貴人而此輩搆倫耳然則貴人孰構之搆梁貴人者搆宋貴人者也雖然倫嘗豫參帷幄而竇憲之誅曾不與聞則和帝已不能無疑於倫而况其以憾構何敢也誣詆之喙所從來矣

孫程等十九侯李閔江京樊豐劉安陳達樊登附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譏太后凡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氏而廢平原王封閔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譏諂進初迎帝於郊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閔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有令丞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閔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鄉侯為太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詔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譏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閔顯等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尺自太子之廢帝懷歎憤又長樂大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閔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及至十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

共就新永安達以李閔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及
有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
鐘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幸南
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折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閔崇也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
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侯顯以詩所持眾少
使與登迎更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已守顯弟衛尉
景遂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威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
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途景從更士
扳白及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
不中鎮引劍擊景隨車左右以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即
夜死且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
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鈞肩
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閔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
孫程王康長梁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定王成
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子趙封李劄魏猛苗光等懷
忠憤發戮力助謀遂掃滅全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程為謀首原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
為華容侯國為鄜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
西平昌侯孟叔為中盧侯李定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
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
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子為下雋侯趙封
為折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
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
閔以光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
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
怨恨悉封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
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
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
奉車都尉位持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
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程
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
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官官奉子
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

六人皆早卒黃龍馮仇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不娥更相賈賂求高官增邑又誣周中常侍曾騰孟貢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口分之一不娥等寄歸田舍唯馬國陳子苟尤保全封邑

論曰順帝之為太子也微失嬪考之心旋中萋斐之口藩邸龍潛誰不心惻矧益以閹顯之播惡乎孫程密察人情亟乘時會而鍾爰立越宿而定儻微天意人力詎至於此而獲臂稱功一十九侯同朝封拜高皇舊約不幾蕩然埽地邪及程獲罪不自創愆而對於就國封殺亡歸將之甚矣復得微遂帝何眷眷若是也今有千金之璧匿而藏之若固有焉一夕為人眩篋而儻有追而還之者其德之也不啻千金矣此帝之所以眷眷於程乎嗟夫麗華正位東海退藩而後世遂為家法清河以資之寵焉而廢濟陰以閹之寵焉而廢卒令中官伺間閹弱委柔而漢此始亦以此終夫非作之俑者階之厲哉創業垂統之君洵不可不謹為善矣

張防張達

司隸虞詡劾中常侍程璜陳東孟生李閏等罪三府即劾詡或夏拘繫無辜為史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借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街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百姓怨窮更相委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惡臣所發舉職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相詆誣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又察中常侍張防屢履不報不勝忿遂自繫走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權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坐論輸九枚二日中傳考四獄浮陽侯程入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為之何以非先帝子虞詡盡忠更被拘囚張防贓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占為宮中有姦宜急收防送獄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令下收之且曰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從遠程出詡時太尉王冀為宦官詆誣青首是大將軍梁商立為帝言事得釋中常侍張達等害商寵譖商與宦者曹騰孟貢謀為逆帝曰必無是但汝輩妒之耳遂出矯詔收騰貢繫獄帝聞震怒命窮治達等伏誅

論曰按劾司隸職也而虞升卿以輸九枚大將軍后父尊貴矣而梁忠侯受謀逆之誣雖事旋得白而收防者中官孫程

也。外不聞有左袒升卿者。張達如不為詔。而日浸潤焉。則大將軍詎得晏然已乎。蓋是時帝所倚信。獨諸閣侍。其交亂固極。有以耳。乃三府何以詆可錄哉。時事可歎已。

及帝即位。高望眾鄉。傲然通侯。而質不侯也。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而質不舉也。諫諍退讓。君子哉。其後丁胤徐衍郭耽。老據里巷。吳伉養志寺舍。豈亦聞質之風乎。李巡刻經。趙祐校書。吾猶以為趙俎矣。

良賀

初順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苑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樂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焚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與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崇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持見親愛。及帝及帝。騰為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足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貴。亭侯。遷大長秋。加位持進。騰用事者。閏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侯。於邊韶。南陽廷。同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闕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殺暠。

奏騰不為織介常稱焉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奏子嵩嗣种
嵩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望帝時貨
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及子孫起兵不肯相
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勅史陶謙所殺

論曰甚矣曹騰之深於機也騰自安帝時侍書太子特見親
愛及太子廢而騰不受其譴也西鍾立而騰不與其功也歷
事四帝鄧閻梁氏相繼擅權而騰一不附其勢也中官密議
次第誅夷而騰又不參其謀也然肩帝升遐大臣博議眾望
胥屬清河而騰懷不體之憾夜說梁冀定立蠹吾禰或除其
况用事有閻三十餘年海內名人多被汲引此非有機權者
能乎哉搜書之奏方寢而能更之感遂深即臨事不惑如种
嵩者猶未免陷其術中甚矣騰之深於機也後世操用其術
卒移漢祚操固奸人之雄然亦其平日得於耳目漸染者多
也騰真操之烈祖哉

單超等五侯劉普等八卿侯附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貝瑗魏郡元城人元愷河南平
陰人唐衡潁川郎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愷衡為小黃
門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
威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放
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過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
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園獨呼愷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皆誰乎愷對曰單超左愷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
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及得解徐璜貝瑗帝
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愷入室謂曰梁將軍
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
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
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
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
人遂定其謀帝齎超臂出尊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
誅之愷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
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愷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
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晉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庭日亂矣趙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賜東園秘器棺中王具賜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設長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播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壁皆競走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賈賤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政為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罕州郡事數百姓與盜賊無異趙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威為河內太守愷弟敏為陳留太守璩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盜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昌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萬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搽足以下同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是以瞞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懼璜於是詐怒於帝帝大怒浮生犯鉗輪作石板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趙故事璜卒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愷罪

惡及其元太僕南鄉侯續請訖州郡聚飲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惶懼皆自散演又奏璩兄沛相恭威罪微請廷尉殺諸獄謝上還求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趙及衛璜襲封者並降為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晉等貶為關內侯

論曰梁冀跋扈無君凶恣日積桓帝不能躬行天罰而區區與二三近習廁而問室而圖蓄臂而盟也豈不亦無俚之甚乎及大廷赫怒元惡隨殲則與其圖於室焉若揚於廷之為得哉且當是時勒兵者尚書令圖弟者司隸校尉持節收印綬者光祿勳然則在廷諸臣自足辦此又奚必與二三近習室而圖也嗚呼一梁冀耳猶惴惴焉難收其柄况如冀者既數輩矣安得不倒大阿而投之耶是故一將軍死五將軍出虐徧天下而替替者競起為盜則桓功臣夫非漢之四賊哉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僭進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巡幸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五侯祖視覽亦上繡五十匹賜將闕內侯又託以再募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黄門段珪家在濟陰再覽並立田業上濟北界漢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孫遵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帝坐多殺無辜徵前光祿允廷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極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飾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回擊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參之飾制皮重深備黼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人破入屋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頌子及諸罪孽誅之而覽何侯遞戮章竟不止儉遂破覽家宅著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任臣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

索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等權驕奢來收印綬自假河東者皆免

論曰侯覽無它功能徒以佞僭進耳夫以佞僭進則未有不以權勢恣者是故奪人田宅破人屋室發人冢墓畧人頌子網如蛛貪如狼啞如虎而又遞戕奏章殺憲提練甚尚佞僭之為國賊也桓與空也方且假之神靈鉤黨再治善類靡遺卒之八亡并殄株薪而後已嗣後秉政印綬嗟嗟此其不全自為社稷計而甘以炎鼎坐度之安猶之手也

曹節 王甫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黄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脅張亮中黃門王專長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誅武著等事且著武得節遷長樂衛尉封百湯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

晉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閭內侯歲食租二千計
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
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器具賜錢錢五
千萬餘各有差役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因詔拜為平騎將軍
有頃疾瘳上印綬罷復為中書侍位持進秩中二千石等將大
長秋嘉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未雀闕言天下大亂曹即
王甫幽殺太后帝侍侯覽多殺宦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
捕月餘主盟不立猛坐左轉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十餘人節等怒猛不已使頻以
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
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王淫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
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十六百戶并前七十六百戶父兄
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敬石為越騎校
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
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
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黃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即
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夫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
陛下即位之初未能為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中書
侍蘇康管霸應時誅珍太傅陳番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
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竟露禍及其身遂造逆謀作亂王室擅
踞者聞執奪重殺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
誅善武及尹勤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
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几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
貴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登盜取御水以作
飲飲酒馬服玩披於天家拜公卿士社口吞爵莫敢有言州郡
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擇賢取愚故螽蝗為之生步冠為之
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謹戒
人主欲令覺悟誅錮無狀昔高宗以雄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截斷路入
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辱臣之類不志
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虞公抱寶率
馬曹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奪今以不忍
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即十五年嘗耳目
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若省臣

本坤滅魏類以答天怒與焉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
子亦從以絕妄言之路章寂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
騎將軍後焉亦為卒皆卷子傳國奇忠字公誠官宦後後辟公
府

論曰余讀曹節傳而益信靈之為靈也夫班班之車所以入
河間者以劉修稱其賢實武主其議而太后為之拔立也曹
節斷命北迎此何等功而謬以定策封侯則帝固已怒志於
節矣及陳寶謀誅宦孽志清朝政早何怒於帝而惟節所以
雖鷹擊犬噬皆自王甫而堵詔拜甫者誰與帝不能討業已
夫刑又裂土而封實之豈以太后可幽正人可伐定策之功
可忘詔可矯而威福之柄可授之官豈其甚哉靈之為靈也
渤海王女得不死於邪封實無藝而夢是務獲祭失唯唯
審忠之論未焉也彼其志意非不慎激而曹弗齒及於節豈
畏其震主而噤不敢發邪自忠疏不報而節遂領尚書令盡
前此猶有所忌也舍豺狼而問狐狸忠亦巧取名而工於充
樞者吳陽球固酷暴更僕不徒官吾未知節之不為甫續也
噫節之不為甫續固也聖之不即為山陽豈非幸哉

呂強

呂強字漢威河南成皋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
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千下裂
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官官枯薄品
卑人賤終始媚主佞邪微亂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
未被輾裂之誅掩朝走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惜妄授茅
土閉關不察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無紫相繼為蕃輔受
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怒其
瑣才持蒙恩澤又授位率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
陽半刺撥搖荒疏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
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惡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
臣又聞後宮緣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此數雖賤而
戶有餓色棄法當貴而今更賜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
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
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灾况終年積
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救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伐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
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
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寄於河間故國起解濟之館陛下
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
疏遠解濟絕絕而舉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
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
青素壁雕列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乾相放效莫
肯矯拂叔梁傅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怨尸子曰君如杆民如芥
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
之念下有從欲之歎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亦人民之帛昔師
曠諫晉平公曰梁在衣錦民無褐衣池有菜漚士有渴死鹿馬
抹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遠逐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隋前召
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書侍中節至甫等以詔書命
責邕不敢懷道述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
密其言至今宣露群臣項領當會杖右就欲咀嚙造作飛條陛
下面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焚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群臣皆以邕為戎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劾客之害臣知邕走不
復得爾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羽於邊事立義服戎功

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戎序位登台司而為司
隸校尉陽球所見誣督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夫望宜徵邕更受任及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以弭矣帝知其
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積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名為專行貴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陸
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南方獻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
下之練西園引可求之賦中廩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孰有
專行之財調廣民窮費多歛少姦夫因其刻百姓受其斂又阿
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此進舊曰選舉委任三府
三府有選參議掾為咨其行狀及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
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違實行其
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
復不生責責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
無見此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此
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此為責責者不省
中平元年黃中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科簡刺又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
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書侍遺忠

夏憚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請霍光強兄弟所
 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
 亂起矣大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憚復謂曰
 強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卷遂收捕宗親沒入
 財產馬時宦者滯陰丁捕下邳徐行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
 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志皆在里巷不守氣權巡以為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馬下吏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
 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
 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守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
 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得達有奉公稱知不得
 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奏志云

論曰呂強忠矣而納忠則拙何以明其然也聖帝以困蒙之
 資際貞疾之會孳孳守樸滿之窾而躬莖斷之行此世所稱
 錢殿者耳群豎辨張方且綴游而盡惑之而強也奮其孤忠
 益以苦口杯水車薪勿問而知其不敵矣及黃巾蠶起帝懼
 而詢強強宜正對曰今所目為黨人者皆一時者儻幸放出
 之俾得入參帷幄出類拔守則黃巾不足平矣獨奈何以危
 言動之于夫黨人於黃巾黨猶也如謂黨人可合黃巾也者

則強亦可合黨人又可合黨人以合黃巾而危社稷而趙忠
 夏憚等因得以成市虎之疑矣故曰拙於納忠也大抵近習
 日侍君側阿意不如納忠陰謀不如強諫而與其沒恒無寧
 自牖其後朱子作綱目於強書載而不去其官予之也亦閱
 之也

張讓 趙忠 夏憚等十常侍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
 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為閭中侯食本
 縣租千斛聖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常節王甫等相
 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
 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贖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
 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十佗時請讓後至不得進豎
 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

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憚、郭勝、孫璋、畢武、崇、高、段、珪、高望、張恭、韓、洪、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盡害。黃中既作盜賊，涿郡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與兵作亂，為人所共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幸惟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不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悉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執履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首遂誣奏鈞等黃中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獨發覺，坐誅。帝曰：「怒諸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及與張角通，為可斬。未嘗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乃止。明年南宮突，讓忠等說帝令餘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徐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益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選呵不中者，

因強折賂買，十分顧一。因復貨之於官，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鷹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騎密約劫說曰：「中使恐勅州郡多文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悉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富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償，然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憤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富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俱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帝登水安侯，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狗肩金，宗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華、黃、錢、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閣，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將水入宮。又作翻平渴烏，於於橋西，

用漕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漕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
藏者焉言侈雪已甚形象尤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
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平將將軍百餘日罷六平帝為中
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謀逆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及
等數十人劫負天下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
下亂矣惟陛下自愛昏投河而死

論曰張諫趙忠城狐假虎既既負嵎內外諸臣充位者各營
職者擯阿青者實逆意者誅而貪殘之害偏於四方此非諫
等智力自足以蓋天下而制其死命也惟是君主之間盜為
回惑以竊其柄耳夫帝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也空帝即
不知此獨不知久桓而母賢乎桓弟則誅之太后則幽之又
從而族之而顧戀戀焉依常侍為父母順氣莫違侈官惟命
則謂帝而德比於桓也似猶近於諷矣且讓等原非難御者
交通一語厥角如崩就國將行乞哀于嬪雖變幻巨測猶然
孤耳帝不為之窟穴彼惡能孤而虎虎而翼哉蓋至於處頌
受道而董亦閻吳渠穆割刃而何亦賢矣功劣於西董禍借
於北寺則江魚之葬猶憾不能明其刑也嗚呼自昔元凶巨

惡凶於國者未有不害於家而還及其身者也前車固永鑒
哉

歷代內侍考卷之五

三國

蜀漢

黃皓

後主漸長大愛官人黃皓皓便倖佞慈欲自容入董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不位置黃門丞允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平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

論曰黃皓以趨走小臣操弄威柄沮撓軍機一時文武大臣競相比周葉連技附錄錄如陳祗閻宇輩皆無責耳姜維才武自雄亦畏其內道而不敢出督中以避之王尋臣死又誰咎焉若董允可謂宗宗大臣五節矣是故君向嘉貴則唯在宗相哉

孫吳

何定

烏程侯皓立時何定以內侍專威福丞相陸凱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思亂國政寧當有自全者邪宜刻厲不且有不測之禍及疾病力陳定不可用薦樓玄賀邵等及卒吳主衛之從其家建安後賀邵亦言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艦糜鹿老弱餓凍大小怨數吳主深恨之遂與樓玄俱以謗誅
論曰烏程淫雪閻尹為蠱而陳壽國志略焉弗叙姑錄何定而當時凶談亦繁可睹已

晉

董猛

賈后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趙祭賈干專為姦謀誣害太子眾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常璩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官人董猛亦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庶適王倫孫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后數遣宮婢傲服於人冠視聽其謀顯世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早入宮使羽軍校尉奔王同入殿廢后后具同母有隙故倫使之后

帝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三
上問進乎帝曰陛下有頃使人廢之亦有旨廢又問問曰若寺
者誰問曰梁越后曰若狗畜豎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
西見韓益尸再舉葬而哭遂止倫乃為詔遣尚書劉永等持
券金屑酒賜后死趙崇賈于韓壽董猛等皆伏誅

論曰昔宮塗代漢殿拒聖聖故終魏世不聞有閹豎之禍晉
武貽謀不善嗣統匪人致南風煽其虐熈而寺人董猛又噓
而熈之於是乎揚駸以權死汝南以忠死衛瓘以直死楚隱
以疑死愍懷以偏死人神共憤而宗社幾於覆亡頌寺之禍
人國烈甚矣嗚呼晉方藉充禍魏而反以充女自禍恢恢天
網可畏哉可畏哉况也

孟玖

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穎假陸機後將軍河
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軍李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入
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匡人孟玖勇起並為穎所
愛寵起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趙將鐵
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務奴能作督不機司馬
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急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選寺與
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起不交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
玖裝機殺之遂謂機於頡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闓郵昌師藩等
皆玖所用與李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各收機其夕機夢黑
隱繞車手決不開大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袷與秀相見
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惟
惟出割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
因與頡賡詞其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
於軍中機弟雲為穎石司馬穎晚節政累雲屢以正言忤孟
玖欲用其父為郎郭令尤長又盧志等並河意從之而雲固執
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採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機之
敢也并收雲頡官屬江統蔡克秦嵩等七疏曰統等聞人主聖

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懼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夫軍期師
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識足以肅釋三軍威示遠近所謂
一人受戮天下知戒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
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冢共之刑人於市與冢
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與舉義兵以除國弊四通同
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繫於漏刻泰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
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啻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
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辟帥致
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今聖鑒未察其寔耳刑誅事大

五胡

狄漢

王沉 宣懷 俞容 郭荷 陵修

劉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荷中黃門陵修等皆
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出群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
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叙錄茲
佞小人數日而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
之實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十萬沉等車服宅子皆
輸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尺令長者三十餘人皆眷倚貪

殘賊害良善斬半合宗內外詔以事也郭荷有憾於劉入謂劉
榮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
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寬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
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
統允在舍慈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以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
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太將軍為皇
太子又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
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
背父親人入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
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志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
有與人許以三月上已因燕作難事淹變主宜早為之所春秋
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亂弟子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
于謂臣言不賢刑臣刀鋸之餘而家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
慮連誅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嘗入言之願殿下不泄
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願通其歸善之路以聞之必可知也繁沃然之
倚卷謂皮得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于二人驚
曰無之荷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欣款流

涕皮得大懼叩頭求哀。荷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荷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賢，肉恐言成，誑偽故也。皮得許諾，祭成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盡一祭以為信，然初勒準從妹為人，孺子淫于侍人，入怨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于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曾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李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弟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

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聽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發中旨赦生除授，王沉郭荷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燕戲，或三日不醒。臨上秋閣，誅其侍進，蔡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斌曰：敬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群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祭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曰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乞垂昊天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誅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蟻，王化之蠹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帝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安得任之？矯弄詔旨，欺誑日月，內詭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

目卿宰皇陛下車銜迫之。選舉不復以寔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臨之極刑。陛下不重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錕刀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賞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厥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而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斷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者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已屬朱甯。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蕤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灑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聽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瘕也。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官闈。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頭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遂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察。祭感。稱沉等忠。乃心王室。聽大悅。封沉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

聽大怒。手環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劉祭使王平謂劉入。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襄甲以備之。入以為信然。今宮臣裹甲以居。祭馳遣告。斯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遣沉準。奴氏禿酋長十餘人。竊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入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入。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閣堅所怨也。廢入為北部主祭使。準賊殺之。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巷街為之空。氏禿叛者十餘萬。落立祭為皇太子。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興。周雖之化。譽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嘉以不亂。

淫於色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處境履行清廟况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王
 黃而對厲水朽極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
 謂察曰鑿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
 速考竟收鑿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
 鑿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痛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
 鑿瞑目叱之曰鑿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安當許
 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斃之曰斬準泉聲掩形必為國患汝
 既食入亦當食汝皆斬之又立其中常侍宣懷晨女為中皇
 后晉大興元年聰死祭嗣為位尊聰后斬氏為皇太后樊氏號
 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斬等年皆未滿
 二十並國色也祭晨夜蒸淫於內志不在哀準勒兵入宮并其
 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
 東市焚拙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元海劉淵字

論曰劉聰少貞時名長親戎旅其於步世深矣一旦篡統遂
 耽於酒色周召刑餘而生殺聰之蓋虐逾桀紂昏倍桓靈矣
 沒身而後滅亡其猶有天幸乎夫荒淫醜虐原不足煩齒頰
 而前事之不忘亦後事之師也故具錄焉

又曰劉聰立入而貴祭故沉準得肆其容石李龍立宣而罷
 靴故趙主得行其間語曰亦朽而盡生焉沉生能為靈耳夫
 誰先自朽邪有國者不可不鑒

符秦

趙整

初秦王堅有宦者曰趙整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慕容垂夫
 人得幸堅與之同輩遊後庭整歌曰不是鵲來入鶯室但見浮
 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筆堅嘗與群臣飲酒以極醉
 為限整作酒歌曰地列酒泉天重酒池杜康妙藏儀狄先知紂
 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後危則堅大悅命書為酒戒自
 見是群臣惟禮飲秦王以諸氏族繁使宗親分領之散居方鎮
 氏不欲行別其父兄皆慟哭整侍宴撥琴而歌歌曰阿得脂阿

得脂博勞舅父皆仇殺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從種人留鮮卑一
旦後急當語誰堅矣而不納後竟如其言

論曰趙整好直諫忠矣且不欲從氏種留鮮卑憂深慮遠智
矣哉秦王於五胡最疏賢明整諸所諫應之如響而獨不忍
於鮮卑者母亦澳於色而惛惛乎其及宜矣

慕容燕

趙思

慕容賓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道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不
迎鍾亦肯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
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
曠主故權順議以繫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
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
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縱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陸下若
臨匹頃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自肯不保何退讓之有

予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
決耳慕容護請馳問須慮是德流涕而導之乃率壯士數百隨
思而北因謀殺賈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
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
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荷國寵重犬馬有心而况
人乎迺遂就上以明是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
輒漢有七國之難是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
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吳
秦之效猶慕屠賈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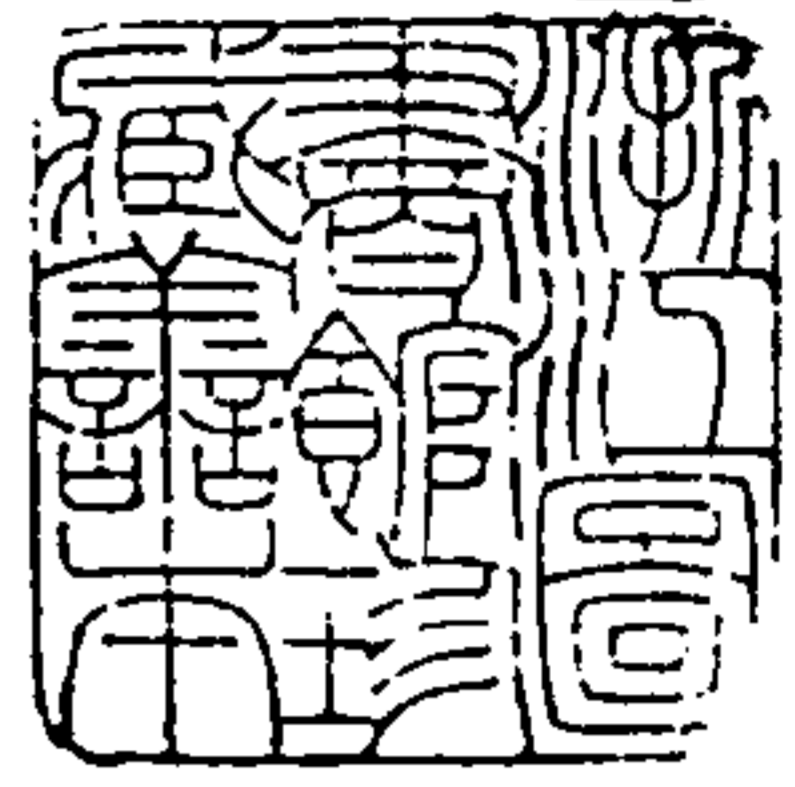
論曰慕容賓裝再然之餘慮不能終而輯之至於親離眾散
惴惴奔亡而趙思獨能臨危之迎捐生殉義雖未遂哭秦之
志而慘慘繼主忠矣孰意醜虜形餘迥有烈烈如思者哉即
諸夏不多誼指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六

南北朝

南齊

華頭兒



衣集

戴法興初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室錄及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賢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舍入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將尉時大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崇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攝倖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書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袁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孽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魯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受幸閣人華頭兒有威寵賜與金帛無算去與帝加裁減頭兒甚恨之帝嘗使頭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頭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去與是一人官在深宮中入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

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允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論曰戴法興宋孝武之賊也而前廢帝之親也不死則致毒滋多獨惜其死於頭兒之口夫頭兒齟齬法興非為帝也且以自洩其恨耳假令法興與頭兒比即有道路之言必應不自去與死而凶志遂成宗室大臣往往不保首領而帝亦卒為管馬請也邦家傾覆則唯利口之以哉

錢藍生

阮佃夫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為帝所疑大將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威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威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列中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有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暘時帝出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佑休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與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謹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謹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司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約勒內外使或監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宗越等其以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林閣是柳无鄉世人无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水遠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世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仁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務三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謬方威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愈遁龍水遠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洞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兇新渝縣侯謬方威劉

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水遠之零陵縣子論曰子業真狂主哉銳於播惡而闇於防姦彼且疑畏湘東而幽之而將戮之矣猶使監生得以在側竹林之戮毋亦天奪其魄耳嗚呼監生與阮佃夫壽寂之埒功也佃夫輩侈然疏爵而監生獨不與焉則其人亦鈞鈞者矣

南齊

徐龍駒

徐龍駒以卷入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龍兒諸鄙蹟雜事皆所誘勸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厄以餘人代之龍駒位羽林監後閣舍入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舍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教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帝尋亦廢裁于西美并尸出龍

駒宅殞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宗並賜死餘黨亦見誅王也

論曰孟子罪戰國諸臣一曰長君惡一曰逢君惡乃徐龍駒則駢有此二罟罪者也鬱林顧寵任之撤殿賜材飾婦置妓且令儼然南面代行天子事而其罪愈不可贖矣殺身不亦宜乎然鬱林卒不免焉則小人何利而工使佞而使佞又奚益於人國哉

王寶孫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恒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勅詔乃至駢馬入殿訛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及蕭衍師至近郊帝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問將軍席蒙發憤突陣死蒙驍將也既斃眾軍於是土崩茹法珍梅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國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浚閭舍入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間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閭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

舍德殿望歌作兒女子卧未覺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闔人禁防黃泰身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其佐育成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恒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繁之周管之范雲濟石曇悅張惠奴王勝公王懷柔梅師濟郭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深及太史金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邛王竺見隨要袁徐世等十人梁武平

建鄴皆誅

論曰書云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東昏押晚群小如水就濕王寶孫以乳臭假童蔑紀作威致將士解體而患成土崩則亦不可勝誅者矣雖然亮秋之笑也解菜之營也孰為之濕而孰為之就乎吾於寶孫何尤

梁

俞三副

初昭明太子母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實地者曰關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告帝未年多忌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蟻鵠及諸物理墓則長子位有官監訛說之魏雅者初並為太子所愛觀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鵠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

論曰李延壽之論曰以明昭之親之賢梁武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然而開其隙者俞三副也三副徒以百萬之路巧中多忌之主致昭明惑圖墓者言而梁武入厭禱之謬父子猜嫌胤嗣遂不得立矣貪人敗類豈三副之謂邪

張僧龍

邵陵王綸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陵之沒歎望滋甚於是伏兵于禁門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遂洩僧胤常候都官而書羊侃侃曰我非關人所坐竟不前之

論曰邵陵歎望而伏戎逆矣張僧胤知之果與逆者乎抑中立者乎或知而洩其謀者乎跡羊侃移牀則僧胤固非貞士所屬與者也雖然卒不聞其憾侃而傾之也則猶賢乎而况又能訟劉之亨之功也視俞三副實壞矣

朱買臣

蕭棟昭明太子之孫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樑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去其鎖身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獨有懼初王僧辯之為都督將發路元帝曰平賊之後願君萬福未審有何像注帝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為己任成濟之事請舉別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卷人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過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沉于水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懔黃羅

漢皆楚入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在戶尚
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懷及御史大夫劉戩以為建鄴王
氣已盡且諸宮洲已滿百於是乃留及魏軍過買臣按劍進曰
惟有新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寔吾意宗黃何罪二
人退入於中及魏人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
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
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
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

論曰梁元忍於骨肉而以未買臣為成濟世豈有枝批而根
不傷者乎則建鄴王氣即微魏師亦已盡矣買臣不自愧悔
而願欲斬宗黃以謝天下誤國之罪買臣豈在宗黃下哉

王子晉

侯安都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
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往
沱口以禦之過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
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縶以一長繩繫之
置于觸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盆城白水浦安
都等甘言許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觸而釣夜載安都大
郁敬成上舫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

論曰王琳雖非純臣而能下士士多歸心焉故赴謝而陸納
請死見執而故吏爭資被戮而未瑒求首老叟懷血士致極
者五人義故會葬者數千人蓋有田橫而後未易一二睹也
獨王子晉以琳親信俾守敵囚而縱使逸焉小人洵難養哉
御之宜何如懲涼矣

陳

蔣禧

沈皇后陳文帝之后也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
宣帝與僕射劉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忌宣帝
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
便受制于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
知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
郎此非我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有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
出報宣帝帝因知師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
敕請查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改歸宣帝后憂悶
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禧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莫
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
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

論曰陳宣帝之於臨海亦猶周公之於成王也而既既則目
必欲解其璽紐而佩之有劉師知死而走臣無復為臨海計
者文皇后蔣禧之賂蓋亦計畫無但之甚耳惜禧之闇於計
也夫一張安國惡足為宣帝難而莫目此圖之邪禧使其計
得行適以激之怒而趣慈訓廢立之詔耳然安國被誅而禧

聞連逮后亦終於陳亡之後則宣帝猶寬矣嗚呼文皇后嬖
人也見不踰閭無足怪者獨怪梁武道意而顧於趙叔祖諱
淳也

趙叔祖齊豫章文獻王疑內弊直帳聞人時事梁武帝

蔡臨兒 李善度 臨兒一作脫兒

陳後主怠於政事有司啟奏並曰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諫後
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
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
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誣於
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送容為言
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時蕭引為中庶子建康
令李蔡及殿內隊主吳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各時
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

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論曰夫宦官官妾其於人主甚狎而易昵則其瞞喜怒乘昏惰而窺太阿也亦甚不難此即劉明之主猶往往溺焉而况閣弱者乎則後主之溺於貴妃李蔡無惑焉獨惜三人者比而禍入國而因以自禍也噫

北魏

宗愛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舉為閣入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大武大會於江上班賈群臣以愛為泰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猜察愛天性峻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威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具愛並不睦愛懼道威等素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威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庭侍中吳興公

和足侍中太原公薛提等批不發表起足二人議以大威冲幼欲立長君徵泰王輸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起等猶豫未決愛其知謀始愛負舉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起等起等以愛素賊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閣監三十人持伏於宮內及起等人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泰王輸置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白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論曰宗愛之閣以罪也而其後所行卒多非法所謂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非乎不意嚴明如太武而惑一愛也又不意果於誅戮如太武悼恩其子而竟不忍一愛也則愛又奚有於其兄弟哉嗚呼愛刀鋸之餘耳乃敢危嗣君萬王公專廢立賊二天子而恬不為異豈一朝一夕之故也

仇洛齊 殷寶 王瑒 趙熙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欵任石季龍末。徙鄆南枋頭。仕慕容暉為高九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重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備。又得賜盧豚。生子。帝元帝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于兼入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帝元侯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能所宜。帝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閔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於高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補遺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濶。入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梁蔡。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繇。旬後。逃戶占為緇。羅數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從平涼。以功起。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太

武時。又有殷寶。以進欵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王瑒。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瑒以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瑒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中馬。衣物。不可勝計。又降爵為公。扶老。有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盧子。卒年九子。贈冀州刺史。謚靖公。

趙熙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錄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述。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為閔人。因改名熙。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能自護。勵富官。任舉。頗得其入。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惟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熙。熙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然。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獻文與熙對。能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綱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速為幽州。皆曰。有龍室。有和馬。默疾其虧。亂選禮。遂爭於殿。廷曰。以功授

官同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官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寔為惑。於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中尚書左僕射。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罪。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豫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亮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瑛。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官。刑會魏平統。葛遠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野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馬還都。乃請父瑛贈。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關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澤稱微少。於煎然所在清約。當時扶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邑謀反。脅孟舒等事。孟舒敢走。亮

宗之被執入京。厲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承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志。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資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克宦官。性通率。不以閭閻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官官任事。出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薛菩薩后本傳作高菩薩。

論曰。仇洛齊天閣也。王瑒等故皆良家子。雖以卑沒。罕多小心。洛齊奏罷。雜營戶帥厥切。爛焉。趙默規報前怨。至忘寢食。孫小鞭撻。視若仇讐。惜矣。而居身清約。取節可也。若劇鵬發憤而死。賢於雙蒙哉。

張祐 抱疑 王過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白松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克厲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罷幸冠諸閣官特遣尚書進爵虜東公仍館內藏曾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叔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為拜尚書元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持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

堯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蓋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虜東公又降為侯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五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虜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疑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宮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常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

睹生拜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塗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蓋曰請賜黃金八十斤綉練及絹八百疋以供費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持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載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道稱疑之正且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列軍也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年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醇薄雖弟侄甥壻畧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與疑死後二人寺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結壽次與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崇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懸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入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舉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言西方五谷出二貴人石崇有被劫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兖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過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震不家俱為无

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為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過坐事。厲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過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過謗議之。畢遂免。過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過自以嘗更奉接。往來枕謁。不替。過性工巧。豈於部分。北都方山。聖泉道信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過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察舊。賜膳積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過深耐會。受款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管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過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假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同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畧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侍家將軍。佞獨于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蓋室。頗解書學。為中

曾吏內典。監稍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曾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度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穆恭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實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過。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論曰。文明邪偷。誅實任情。而張祐抱疑。王過符承祖等。拔自微闕。驟躋王公。又與所幸王獻俱入。八議許以不死。則勿問而知其為佞倖也。夫文明吾無責已。孝文動欲變夷。乃於祐之宅焉。而幸災之父焉。而寵王過之酷焉。而任承祖之卑焉。而原獨不思身為天子。官者猶得諧。而與杖。即舊惡不足念。乎。殷鑒固宜懲也。况佞濁恃義。可以名官。則於刑責。奚當哉。幽后失行。伊戚自詒。舍耕之強。吾於白整何尤。

劉騰 賈祭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充州之蕪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獄，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元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姑皓使徐充、米召入女還，遷中給事。聖太后臨朝，以與子忠、保護勳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登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聖太后慮或不救，遣衛將軍儀司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日大風寒，其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克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聖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咸人資，幸越清河王惲，抑而不奏。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叉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惲貨度等金帛，令置毒藥御食中，以害帝。騰乃白帝殺惲，廢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侍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侍中常侍賈祭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又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

闔，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騰之手。八坐几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有財帛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周護，剝削六鎮，交通衣布，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為義息，哀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特為之坐，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特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用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莫州刺史，葬陶官為義服，杖程哀編者，以百

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聖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毀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齋，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祭字季宣，涇泉人也。太和中坐事屬刑，頗涉書記。與元叉、劉騰等同其謀，謀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騰等同帝動靜。右衛吳康生之謀殺入也。聖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祭詔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迺下殿。祭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纈陽，還

閉太后於宣光殿祭既入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章景承祭意以其兄緒為功冑緒時年向七十未為又以緒為西平太守宣太后反政欲誅祭以入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祭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駟殺之

論曰嗚呼小人無忌憚甚矣或劉騰始者蓋嘗樹德於宣后而后所以報德亦既不遺餘力矣其後稍稍開隙遂狡為肆其不肖之心清河雖艾豸乎而一閹官敢於蔑天子之輔哉天子之叔幽天子之母而又陽絕天子定省之儀公卿日參其顏藩王請為之息寒心哉騰也區區賈察騰鷹犬耳察誅而騰死於牖下發冢露骸未盡其辜矣

潘王河間王孫也為騰養息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樂 平李 封津 劉思遠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養思若父子累遷為中尹聖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書樂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聖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罪刑入事官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軌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

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梁都將孝昌二年以勳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既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甚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官者稍遷中書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前拜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殿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太守聖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樂城伯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御侍中進封樂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

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而常詣黑於几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委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竹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縷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政二百僧錄

平李字幼穆燕國刺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今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侍中以多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驍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聰漢勃海齊人也父金德娶常寶女寶伏誅金德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嘗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亮贈司徒冀州刺史益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暹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入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及政以殊故未即殺又時內外喧喧云入還敬

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己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洋密往殺入詔書已成未及出外又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敬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又妻憐之不已出暢為頽丘太守景嵩為曹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存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論曰夫以閹官臨民鮮有不蹟於貨者然楊乾被糾而廢則當時御史之法尚得行於中貴也成軌封津皆善候時主意色而潛外憐以明帝幸姬不羞父軌則軌可黜於津矣劉思逸張景嵩毛暢等計去元入抑亦靈后之功臣乎後楊等復敬殺入思逸欲殺高澄謀雖不就其志足悲矣

北齊

韓寶業等

官者韓寶業盧勅又齊紹泰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勅又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曾侍伯那沙彌鄧長顓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勅又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通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顓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存禮劉萬通研骨研骨詐光升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善石君才能絕倫官鍾虺趙野又徐世徽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注並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及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說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為議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曾放歸休所禁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

為群馬塵必全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顓為太府卿為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鋼銀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威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贊顧貶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賜出處殆與閣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曾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謂獄責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閣官猶以官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

開府薛崇宗常自云能使鬼及調兵之通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崇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崇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揮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群妄多皆顛此

論曰伊尹之訓三風十愆也曰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夫處仁遠義之主豈其復即於敗而老臣謀國猶凜凜防其漸焉渤海起自戎行開大體蒼頭閹宦驅使任情時雖未被恩遇而業已開用事之隙矣天保以來漸有職任武成之世遂預

朝權武平昏童耳又何怪其昵群小酣歌舞也簡賢附勢累繁有徒氣轉公卿言禍福其所以盡政整人靡所不至焉嗚內參一賜輒數萬匹而從戎者曾無禪袴不亡矣待焉是故南安之反也激於光齊建安之主也因於長驅淮揚之驛蹙也切齒於德信微盧潛以權畧撫慰之不幾揭竿起乎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高勣奮然攘袂將甘心子孟以洩其憤而卒沮於執盧之月也悲哉故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繼豈穴江河若解事之始末其前車已

勃海王高歡建神武

天保文宣帝年號

皇建孝昭帝漢年號

太寧武成帝漢年號

武平後主韓年號
武成後胡氏父胡處之
執盧中有月已而生后
南安王思好建安王張景仁
初懷柔有胡僧詣門曰此

田敬宣

田敬宣本字鵬壘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開寺伺隙便周軍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歷開府中侍中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奔主何在紹云已去嚴獲服之每折一丈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論曰田敬宣豈所稱性忠義者耶夫居常尚論感激沈吟易耳一臨患難鮮不自失矣敬宣從容就死辭色不撓微性忠

義能守節傳伏更事二姓東節不終九原有知敬宣不耻與同傳子

隋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為南兗州刺史。河陽侯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事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大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象中。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管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暕。引為國苑監。數進兵謀。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

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封安定郡公。在州數年。其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書褒美之。賜以乘車。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之。微拜司農卿。史入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入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開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祖揚業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贊几御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傅水陸十。四年。從初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妻。晨至獄門。於馬上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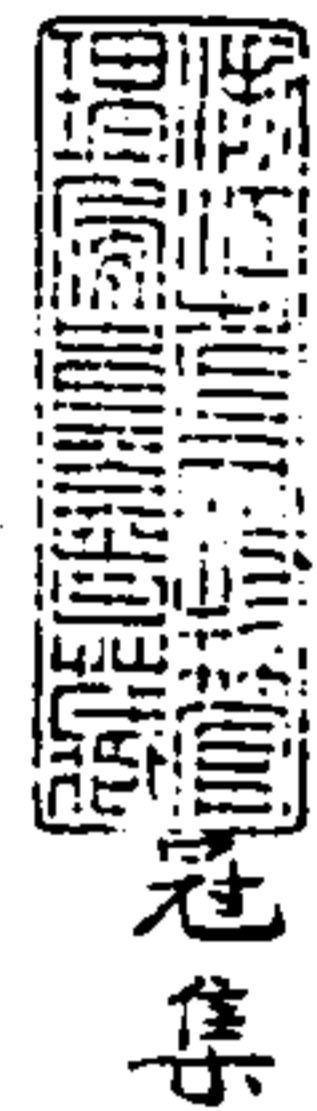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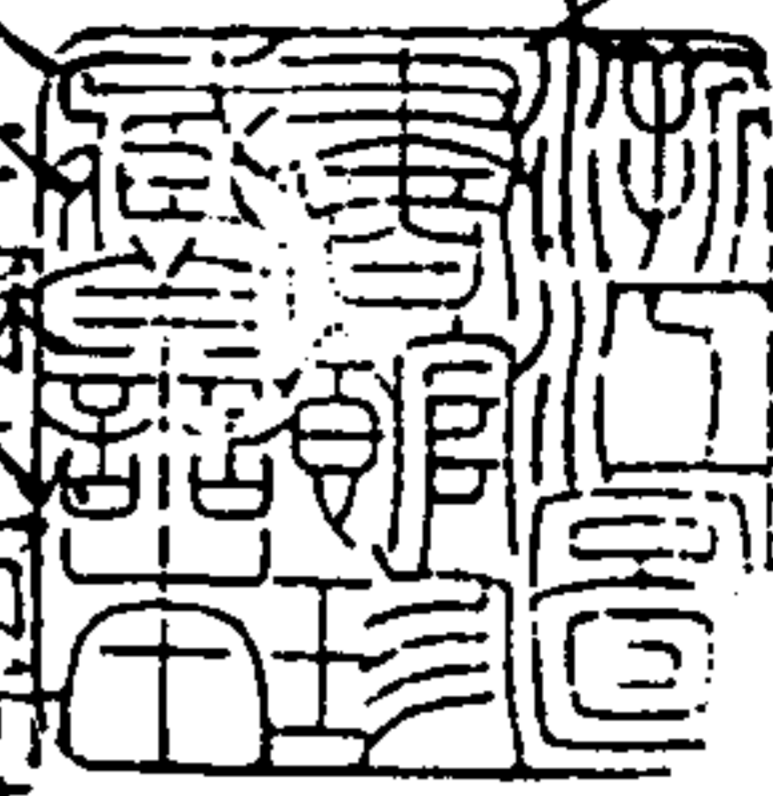
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蓋曰。裴

論曰。余聞恭者不侮。儉者不奪。樊叔略既稱豪侈。惡得為恭。儉。食傅水陸。夫獨非民力乎。且師心獨見之人。未必一一奉法。循理。特任其智數。足以微時譽耳。是故上用兵。則以兵謀見奇。上營構。則以制度見巧。知隋文銳於興理。則又以治行見。從滑鄉公。豈滑播之尤者哉。不然。前此嘗兩刺汴矣。迥至隋而始有聲跡也。李迥壽傳之循吏。將有深意。抑姑從舊史而莫之改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

唐

楊思勗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羅氏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牙爪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眾外結林邑真臘金鄰等國據海南泉甌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元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章亂詔思勗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朔國大將軍給祿俸隨閩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武國公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裔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龍州蠻獠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曾號定國大將軍馮瑋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水道連三州兵淮南營士十萬襲斬游曾瑋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勗悉眾窮追生縛之沉其黨六萬獲馬金銀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為忍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務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登慘不

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客者梁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論曰定天下者英主而能禍天下者亦英主也夫英主何以禍天下哉彼其才智足以籠蓋天下而耳目之近時有所不及察左右近習之小有才者又往往伺間以求中其欲而彼且自負聰明神聖天下無足為吾難者而雜然舉而用之一當意即肩越祖宗之制而踰尊踰戚弗惜焉其後遂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收拾此非英主之過邪若漢宣唐玄是已夫宣帝漢中興令主也而開三大憂與漢俱終唐皇之禍所為訖於危亡而莫解者惟是方鎮閹官擅權拔扈而開之釁者玄宗也唐初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事已即解制甚善也自開元九年始於朔方置節度而方鎮之權日重黷揚一鼓帝已身蒙其禍矣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而執意玄宗之并髦之也當靖難時楊思勗嘗從事而未參首謀酬以金帛可也擢為內侍長如太宗制可也而顧倚為牙爪豈在廷諸臣無一足任而區區藉思勗為邪安南之討思勗敢於自請者蓋亦有以窺帝之微耳而京觀一封兵權虛假官驛騎階一品復尋遠於脫李中尉監

軍內外盤據將相多出其門而天子直拱手以聽焉夫誰陷之厲哉吾故曰禍天下者英主也嗚呼安南亦不幸而勝耳藉令恩勗而受師尊氣則未必非唐之福矣而奈何屢出屢勝也殆天意乎噫宋廣平於恩勗之近絕不與言彼豈不知其必訐哉真以感悟玄宗於萬一而惜乎其終不悟也亦天也

高力士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間見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靈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累食司宮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重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啟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有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亦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殿乃安嘗是時字文絀李林甫蓋嘉

運草堅楊慎於王鉉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三承恩張道斌李大冝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龍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在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咸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琴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龍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月有七黑子在否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就憫帝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在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屢經受吊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渭不給乃以賦衆助渭反用和雜法數年國用稍寬帝齊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南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人有常

則入不告勞今賦泉克漕臣恐國無司月言和籩不止則私藏
竭遂末者眾又天下不可假人威權既派孰敢謀者帝不悅
力士頓首自陳心狂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
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東廷坊建佛祠
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貨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
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
澧列五礎日就三百斛直有表思藝者帝亦安幸然驕倍其士
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
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逐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
公帝聞廟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子尚
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
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陛下上皇還道開府僚同三司是封
五百戶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
士方遠瘴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力士趨至閣外遣內卷投函刺
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
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
避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
勞還其官贈揚州大督都陪葬奉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

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
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拙我何為而然力士
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
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者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番夷不
藝付諸將寧不服邪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
師又北兵悍且疆陲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
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
曰天方灾卿宜言之力士曰有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
陽失度天下事庸可獲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
反力士善揣時事勢侯相上下雖親視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
致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陷天下
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論曰高力士善揣時事識玄宗於藩邸而傾心結納卒以柔
媚被寵將相藉其力近倖結其驪則主三公咸致禮敬即天
子亦弗名也光啟甚隆赫哉得君既久時進謙言毋以此塗
耳目而塞清謀乎巫州之流非不幸也雖然立長一言儲宮
遂定至謂大柄不可假北兵不可禁皆確論也睹遺詔而悲
慟至死則不第賢於袁思藝矣

邊令誠

安祿山反范陽玄宗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如東京募兵禦賊以
高德芝為副元帥統諸軍之次祿山兵奔邊人精勁習戰常
清所募皆市儈不識兵戰要于谷戰上東門戰常清皆解却
戰虎牢大潰走賊遂陷東京德芝用常清查保潼關中使邊令
誠救以事干德芝德芝不從遂言常清以賊拒眾而德芝棄陝
地數百里又盜減軍糧賜帝大怒遣令誠齎救即軍中所之常
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親視此賊無忘臣言時制誥皆
以祿山狂悖不日當致首故云然令誠宣救殺常清乃討德芝
曰大夫亦有恩命德芝趨下令誠宣救德芝曰我遇敵而退當
死謂盜賊糧賜則有士眾在德芝得士心士卒大呼稱臣令誠
曰我救使耳何知遂斬之以哥舒翰為副元帥遣中使趣戰師
覆于靈寶西原翰部將執翰降于賊於是賊入潼關帝遂幸蜀
始祿山不意帝遂西壁潼關者十餘日不敢進而崔光遠遂令
誠逆迎賊賊乃入京師屠妃主皇孫留者數十人王侯府相危
車駕家留長安者皆被禍

論曰封常清高德芝喪師棄地罪固當死然退守潼關猶足
以救京師行豕突豕未失也而遽死於讒則令誠舍沙之以

哉比之秋蒲駕而逐賊之使已向潼關令得恣其屠戮廟社
幾亡即寸斬令誠寧足洩神人之怒悵乎吾意不聞元英生
後乃至憤憤而不能決也故祿山反形已著猶入瑒琳之節
說及神威馳諭而踞林不拜也辱矣貞疾不死幸哉
瑒琳瑒琳馮神威皆中使

李朔國

李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閹殿小兒貌得陋略通書計事高
力士年四十餘使主殿中簿最王鉞為使以典承豆能檢搯耗
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
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趙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
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權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
稍擢任以肱臂事更名護國又改令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察
一委之輔國能隨事擬議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
不啻革時時為浮圖說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

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裁接總監使京隴石群故京畿鑄錢
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寔封戶五百宰相群臣
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祭
事廳見數十人吏雖有執事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
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然未始聞上也
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命士三百人為衛
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富國以子姓爭之歲五文帝為
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長史弟元皆位臺省李峴輔政
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救不繇中書出者峴必審度輔國不悅
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復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
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馮力士王承恩魏悅王真公主帝在太
上皇左右黎園子弟日奏聲伎為娛樂輔國素傲賤雖恭貴力
士等猶不為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殿
南倚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元中劍南
奏事史道樞下因上賜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媛主之
又召郭英入王鉉等欽齋于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
居近市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
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兩告

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泚光
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
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憂然欲剪除而
憚其控兵因專為尚父事無大小罕問白群臣出入皆先請輔
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
武衛大將軍彭體益代為閑廐群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
武衛大將軍李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茅於外中
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
進封博陸郡王仍為司空尚父許朝朔望新國歌入中書作歌
表門者不納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
罪事即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
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空烜起居舍人與輔國驕甚
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為山陵使判官
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
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其首
潤中殊右臂告恭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
懿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為牙門將自言利輔國者
論曰本朽則蠹生醜醜則蚘聚未聞寡欲之君而宵人得以

舊其術者也。肅宗之即位也，年踰四十矣，想自為太子時，意不能不眷於富貴，而今輔國日侍東宮，必有窺其微而冀得一中其欲者。故馬苑、虎苑、武苑、從史之刀為多，造房名再錫帝，且盡委叢神藉之，而彼復何所顧忌乎？是故願罷則多官可兼，八座可搭，宰相可求，而南北司之事可兼而視也。怙勢則口敕可行，相臣可逐，妖人可庇，而潭州刺史卒不得其死焉。犯上則建寧可誅，上皇可劫，張皇后越竟，二王可殺，而睨朕疾之主，不啻綴旒矣。先正有言：肅宗信任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而要以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何以知其利天下哉？於乾樹鷄知之。乾樹鷄之博知以天子樂耳，寧復知有播遷之君父，恢復之遠圖，而藉叢神於朝園，美惑焉噫！輔國不嘗以柔謹嘗帝乎？嘗之而知其易與，而後傲然肆其盡，則肅宗利天下一念階之禍也。

相臣謂宰相李岷也 妖人中奉也 潭州刺史龐承恭也 建寧王侯 趙王係 兗王簡

程元振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主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起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拜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樂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侯，封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郊國公，書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吳州張維謹部將戰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怍，乃持韓勣等罪貶，范州來瑛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諂屬，不應，因仲昇共誣，致瑛同平節度使，李懷深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竭以疑之，瑛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肖，方帥錄是，鴻解廣德，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使，檢帝倉黃，出居陝京師，尚賊剽，府庫焚，問衙，蕭為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戎以數萬眾，犯闕度隴，虛奉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

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期
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台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
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
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豈得為枕
不為天下計臣聞良藥療疾當病餘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臣
下視今日病何諒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逮賢良任宦豎
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孫首犯告天下
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節策兵付大臣然
後制尊號下詔引咎卒德勵行屏嬪妃仕將相若曰天下其許
朕自新政道乎且即漢士西具制廷會方以朕惡未後邪則
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
不服請赤臣族以戮疏帝帝顧公諒不與乃下詔盡削元孫官
爵放歸田里帝還元孫自三原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壽昌
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漆州景詮斬斬與尉元孫行至江死
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代元
見德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既而
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平谷使守畿內兵權煇熾然奉先初
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郭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

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論曰嘗聞王者無私夫以父母天下之人而稍存私怨私德
則愛憎辟於片念而威福并於終身其弊必且中於國而其
勢卒至於不可圖夫非私之為害乎吾讀唐史張后本謀非
欲立趙王係也不勝朝國之憾冀得其心焉而代宗弗許始
轉而投甲於徐耳程元振當於輔國者發其謀以自救也豈
為代宗忠計而胡德之深邪罷扶既陰威權遂熾蓋至上將
元勳相繼誅斥而天下索然解體乘輿越隻輪不西姑迫於
公議而薄待以不死帝可謂厚於報德矣而元振爾欲以怨
報哉其矣王者之不可私也

魚朝恩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三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凡卽度國賦，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六屯洛陽，隨思明長驅至碓石，使子朝羨為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沃泉，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大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幸衛兵驛散，朝恩遣軍奉迎。華陰朱異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使。朝恩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探溫誘回從，滿河陽。朝恩遣李思誠討瑒，以翟天賜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彥休引吐蕃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邦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來相州，敗魏為試，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刀。王室再安，故朝恩為愆，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

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及耶，今追兵足以捍寇，何慮？帝天子，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譏，罷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閣，使封鄭國公。始請學詔宰相，帶奉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首樂俳倡，有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未禁，雖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十萬，取子錢供秋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諸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美辭折愧，望人出其上。雖元載辯，終不供，然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沂，誦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擇，然所以動造，入禁府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不早不時，已軍數十萬，備運，固過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選避賢路，然尚可賴乎？宰相倪首坐皆失乞，造從生從之。曰：陰陽不和，五穀動，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容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野非？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鼎有履錄象以役宰相王綰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豎觀治勝爽未為仲祠
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右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塚由
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畧將相故弟收其材佐興作費無
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道盜發其先冢子儀託辭自
詳以安眾疑久之復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從封
韓增寔封百戶歲歲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達魁健
能騎射最為朝恩所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
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達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是少年橫調
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身壯人之罪皆誣服死以市人
流入地牢又萬年史實明觀朝恩拘押巡行指財取為人所
致發其姦朝走氣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
乎帝聞不喜遂息令獄者尚勿為內給事服錄與同烈爭愈歸
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頭得金紫在班上列帝未嘗
有司已奉紫于前令徹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
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甯溫周皓
溫方屯阡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為帝知希達覺
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過未哀故自安而潛計不

執帝遂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為臣必濟朝恩入
殿常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蒞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
李抱玉鄜度山南西道以溫代鄜度鳳翔重陽其權實內溫以
自助載又謀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郿盤屋及鳳翔之號費難與
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
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詰周智光為外應
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還約共誅朝
恩謀定以問帝曰善圖之勿以受禍方塞食宴禁中既罷將還
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
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倣皓與左右禽誼
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聽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寔封
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既奉詔乃投繯云遂尸於家賜錢
六百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達王駕鶴京並御史中丞又下詔
慰曉將士獨希達自知同惡言不避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
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
所厚樞部尚書傢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論曰使未有以觀軍容名者有之自魚朝恩始夫軍容亦莫
以觀也九節度之師誠不相統一欲統而一之獨不有郭汾

陽在子即亂軍容亦矣若朝恩為也奈何庶事二主思亂
赫俄而開府儀同矣俄而尊典禁兵矣俄而天下軍容矣入
俄而判國子監矣其初諸學也文武悉從未紫雜沓京兆具
鑣教坊奏樂俳倡侑燕幾與天子臨幸埒朝恩復何憚而不
請偃宰相舉天下事盡出其手邪嫌隙既開乃始倚元氣決
意誅之而天子如臨大敵惕息焉不克是慮則受前家奴欲
獨大宗然矣雖然幸浴之洪近臣一折即且帝指不爾命道
一白即懼朝恩雖怕貴哉亦豈嘗不可以理勞祭諭者當判
國子時走臣言如常矣持議不撓吾意朝恩之氣必辱而亦
官之讓寧待封韓之日乎比牙將家辱京尹則其勢已成伊
川曰父惡能以國耻責宰相之中雪也

牙將李瑛京尹在昭
伊川曰父亦記

竇文場 霍仙鳴

竇大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官
入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鋪軍止
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
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遂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
主之與元初監神策左右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
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而軍復完而帝志
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
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可援
引者足相躡衛士亦華以按厚得幸文場參慮桐置索弊數萬
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無所憚詔殺之丁軍其隆
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
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
尉護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
愈已而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蘭府
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驛騎大將軍時
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更為具酒食遠欲悅媚之故不拒文
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揚志康孫崇義為

左右中尉拾權騎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咏曾壽繫訊大懼司紫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四方你得釋是時官官復感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督尚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無弘農人歷石監門衛大將軍崇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論曰貪夫敗類小人亂拜其白志貞之謂子當朝恩青誅詩商氣憤德宗初政斷然攬權光起杖忠翼流而特繫兵柄投之志貞志貞不于是時天心報主惟爾是蔡奉天之幸曾不能效一甲一騎之用致實霍復得以鈔其臂而奪之而崇衛重兵世歸商官夫非借帥之張國哉雖然當是時元勳上將豈無可與繫兵者而德宗輕昇之志貞旋復致而還之司徒夫死同於遂泥不張則誤國之罪吾又不獨為志貞責矣嗚呼崔遠之為御史也而流朱華之為衛士也而恣肆全我之貪嚚也而范李景略之威望也而說則文場救仙鳴不唐嶮而橫邪噫儻微鄭詞一諍中尉之麻遂宜矣又稱德宗多猜忤不知何以獨推心此屬也

師尤起使淮受錄馬德宗杖之劉忠翼與蔡幹比而羅以長流賜死

歷代內侍考卷之八

冠集

唐

劉貞亮 吐突承璀

劉貞亮本俱代名文珍冒稱養宦父故改焉性忠謹義理平涼之盟在澤城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領兵附順者益眾會順宗立海潮弗能朝惟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肯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疆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言素端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符解王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京川節度使李康為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効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尋悼見嘗遷累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理取樟材治第送京都獄至閔卿自

殺入邪是醉弱夜禁杖殺之五坊未起晏王志忠縱屬年八民
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憚畏

吐突承瑋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學官為掖廷局博士祭奉
有才遷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功德使
封荊國公王承宗叛承瑋揣帝銳征討自請行帝見其果敢自
喜謂可任即詔承瑋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
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宗惟澄曾進王為節度使自河
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王主之又詔內常侍
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程料使於是諫官李蔚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敗平仲白居易
等眾對廷兵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詔討
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瑋御眾無亡遠畧為慮從又德
狎喻年無功贖中詔摘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
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瑋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
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
侍省會劉希光訥羽林大將軍孫琦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
賜死跡承瑋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投
函言承瑋等冤狀於是孔戣知鳳事閱其副不受即表其姦逐

為岷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瑋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
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瑋為罷絳宰相白為內弓前庫使復左
神策中尉惠昭太子亮承瑋請立澧王不從帝飾一室藏所賜
詔敕地生皂二尺惡之躬奠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尙前議殺
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暉收葬
宣宗時擢士暉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間兒鬻私白閭額
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閭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為觀祭
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款使墓戶宣猷卒用時宦力徒
宣猷觀祭使

論曰憲宗之立劉貞亮與有力焉而終身無所寵假似得馭
之道矣然吐突承瑋直以肯宮舊侍淫蒙恩顧其討成德
也罷以大帥親為慰遣徵發半天下以依軍興雖弊賦損威
而弗忍深罪尋且罷宰相而輒還其故物焉豈易所謂乎予
判者乎嗚呼忠如李絳受主知如李絳卒不能回英主之意
而點一怙寵之閭則格心難矣

馬存亮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九十餘萬存亮料眾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劉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數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活堂門閉時帝擊蓮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走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門入清恩殿升御坐並乘輿餘膳皆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語惡之志以寶器賜其徒攻于箭庫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大哲宗叔夜孟光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能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歸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蓋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遲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三者不十一二坐賊

所入闕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乞論功賞有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遺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眾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而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李寔為拔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譚氏宣宗是夜奪寔直咸亨門下開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危程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跨衫給事今執勞過矣程密使無慮事唯三極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此楊復恭等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還期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論曰昭慈童昏狎昵群小時右軍滿承寵過及倉卒天降則意所未屬之馬存亮也存亮歷事景朝精簡士伍固非區區怙貴者乃功成不遂謝權求出當守澄誣請甲錫虜受立行而固請公議南司賢矣哉獨為承謹梅柱尚亦維一立之格耳嚴遵美引分自安飽顛上矣

昭慈敬宗疏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涇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度風翔等軍，嘗次敷水，罪與御史元稹爭，令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僕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冠蓋。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原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京守義扶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縛，士良尋脅令自承，及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辯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辜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孚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歎屈深忌之，使刺石於說仁，且馬造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諷亦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動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令憤九泉，不然天下羨夫鄙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訓所移書遣部將李卿以聞。李卿至會石，遇盜京師，獲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奪

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亦官墜所獲罪，不知開知今四方共得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殺死，妄相激發，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抵無將之誅，自置執付有司，安有縱停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從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殺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弊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再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先宥涯等罪，不可聽則實不宜妄出，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持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竟自聽，自是讎讐不樂。兩軍逸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廷兵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墀，帝曰：自爾所說朕何如？主婢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是岸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同，詔漢獻執愈，堯惺駭曰：陛下之德，咸京大景示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詔獻文制，弱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賴王為皇太子。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立

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遂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寔封戶三百俄而王嗣復罷去弘逸李放誅矣帝每防羣士良有拔立功內寔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救書減禁軍諒殺多赦以挫怨語兩軍曰帝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故令有朕意宰相何幾爾渠款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亂軍各使急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同請老詔可尋卒贈楊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詔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誦歌習深慮遠或玩好有游幸吾屬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進微辱色盡其心極其靡伏乞不知恩則必斥逐爾外事為機在武恩澤權方欲馬往或眾再拜士良設二五一祀四宰相命詰二十餘年亦有衍旬持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十詔削官籍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在慎由為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惟張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聞皇太后有制

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廢族事雖死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應階致帝過失帝悅首既良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我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論曰自周公以無道弑成王而天子之不可閑暇也法家排士黜罷言之乃仇士良亦以是語其徒邪然法家排士不欲天子閑暇則怨其即於理也故日以聲色狗馬雜然誘而中之令其耽耽焉徵逐而不能已而後乃可以得志險哉士良是腹之蠱高苗之蠱也何其敢於禍人國至此哉雖然廢之則矣身符安能其後唐祚尚未告終而內侍者已先喋血則其所以禍人國者亦適足以自禍耳獨恨其貽禍於天下後世未歇也

楊復光 曾和愨

楊復光閩人也。本裔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侁家。頗以
 鄧誼自奮。玄侁奇之。宣宗時。玄侁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舉。舉
 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詣去宰相楊叔雅。寵
 震時。復光有謀。畧監諸鎮軍。執符初。佐平盧。鄧度使曾元裕
 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
 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忍請
 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光。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
 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景判南也。
 山南東道鄧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奉
 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久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
 少之。不為禮。彥謨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
 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為朗
 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鄧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已鄧州。過
 賊右衛帝西幸。台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荆南鄧度使。
 彥謨論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同度使賊
 侖。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
 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大夫所感。獨思與義耳。彼不顧恩。

義規利害。何大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
 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及流涕曰。吾刀不足。湯合而陰離之。故
 召公計。曰。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守宗。斬賊使于傳合。秦宗
 權據蔡州。叛。復光以忠武兵三千人。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
 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
 為八。以康晏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南
 陽。賊將朱溫。何勣。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至橋。會母。受。班師。
 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
 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錫諭溫。以所部降。方賊之。疆。重榮
 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身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
 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即。至。者。
 由太原。道不道耳。非忍為者。若諭上意。彼宜必。求。重榮曰。言。白
 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
 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禪。武。主。國。平。難。功。臣。卒
 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
 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義。鄧。度。使。
 中人曾和愨者。富家子。頗沈鷲。賊在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

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陰教。士受衣服，言語與賊顯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問錫金紫，擢內常侍。帝將還，曰：「大言我且墜，眾大散，閣下閱群臣可歸者，納之。」曰：「令改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眾。」

論曰：楊復光以大義責周茂，而漣酒為盟，曾知慙，願沛山谷間，乃能糾眾，設奇，斯皆足以滅賊之魄矣。惜哉！虎彘而修宗浩之，却復光，于是乎不廣，而知慙，旋以夫言實為惡，大

王守澄 劉克明

王守澄者，史亡所載。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善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鏗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凡楊仁書浮屠大通仁，畫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疏入，曰：「元佑言有秘方，能化凡磔為黃金，詔除就令，與董景珍李元戰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

志，武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送罪久不討，故以京中錫為宰相，謀曰：「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珪，乘其弊，於是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有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載，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

然皆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梁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血流庭中，帝驕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置我帝更衣室，禱詔，白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降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遣詔降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顯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

尉梁守謙、魏弘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拔升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資，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蔡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論曰：王守澄、劉克明等身負斌逆，法不赦。克明雖旋踵受戮，而守澄據勢三朝，文宗色羞十載，僅得馮焉。而李訓、鄭注遂憫然自雄其力，謂中人之命可以談笑制之矣。妒功猜妬，耳露之變，非不幸也。雖然，女子小人近之不孫，遠之則怨。憲宗惑方士，敬宗好擊鞠，而左右親昵，動見推辱，是操遠之之術。馭近之人，彼悻悻者，方逞不遜之心，以洩其不堪之怨，則將何所不至乎？以是知尼父之慮遠也。

劉承偁

穆宗時，昭義監軍劉承偁侵節使劉悟權，舉軍肆怨，執承偁為亂。帝問裴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請固問之。對曰：在承偁。罷怒，雖悟不能堪。忍，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旁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之乎？帝曰：未知也。悟誠惡承偁，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絕，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況千里單辭，悟豈自意能回聖聽哉？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獨下片紙詔，盡數承偁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奮，願為陛下死矣。帝遲回久之，曰：承偁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臣可乎？曰：可。乃流承偁而昭奉遂安。

論曰：唐以監軍醜亂者數矣。承偁恣睢，舉軍肆怨，雖曾戰於實直言之，負責而業已戕小使，彼囚係焉。徵裴晉公忠言，悟主則昭義不與河朔並走而為四子，故人主職在論相也。雖然，弘簡與元學士比，而視晉公而師，迄無成。河朔之患小，禁閉之患大，諒哉。弘簡魏弘簡也，元學士頌。

王宗賢 楊公慶

宣宗二子長郵王淮無寵幼變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及殿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賢懷二心不可為內侍王歸長等三人便擁立變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賢監淮南軍宗賢受款出左軍副元寶謂曰聖人不豫踰月矣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賢悟入至殿殿帝已崩眾首宮人環泣矣宗賢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郵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殺是為懿宗帝初立內樞密請中書樞密杜悰出斜封書殺之發視則宣宗大新時官官請蓋國奉也宣徽使楊公慶繼至曰時宰相無名者當反法處之矣悰拱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承旨行何倉卒乎公慶出謂兩樞密曰內外一亦上新踐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殺宰相乎若習以成性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乎寢

論曰宣宗子郵王長立長法也願爾於幼者而收中尉懷二心夫二於幼不忠於長宗况是備大事宰相不謀而內侍是屬宣徽樞密且乘是以撼相臣矣謂宣宗為英主其然哉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泉軍西軍帝沖驟喜鬥鸞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鸞一鵠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以寵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見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閔樞坊茶問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可度蒲池內外垢坑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皆貪相與備員偷安樂然而已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者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是白必阿色倡和初黃巢取廣州頭罷兵攜欲罷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求請即度賊乘之陷京師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駢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盡

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
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石神策護駕使至成
都進元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臣惡稍
爵尊日與嬪侍博飲時時環袂北望怡然流涕令孜伺間問釋
呼萬歲帝為怡悅因感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鈺敬瑄方并力
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
捍禦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為怨令孜
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
曰軍容能易偏惠均眾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
戰當功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嗔怒曰知之客以配注
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割城邑敬瑄討
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駝所帝聞突與令孜保泉城自守群臣不
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休相成
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獨又中丞京
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與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罕
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
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問九州天子非北司

之天子北司豈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教使太宗時宮中穴
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
百官柔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取者莫可追也疏入令孜送
不奏為詔貶昭圖嘉州司戶赤軍使入沉于墓初昭圖知正
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
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
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揚復
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
已故薄其責自惟能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
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致畏克用且偏與重
崇運章請誅令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
兵入殺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致勸
興元却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孜劫質天子生
方鎮之難使致進迎乘輿致引兵進行在敗興鳳揚晟軍帝次
梁洋稍引而南致兵及中營左右被刺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
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囊傳重投之次大散關
道險澀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壘元進兵致長驅驛帝帝以
閣道毀走也道因再祀王建勝且寐覺而斂僅能至興元致皇



帶表誅金攷安慰群臣詔以金攷為劔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攷沮而止宰相道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攷謂國燭福感小人計交亂群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解給行在重榮以令攷在不奉命攷乃奉嗣襄王煜即偽位攷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以從焉王至斜谷不能進令攷驅使前王璠足且拘得馬可濟令攷怒扶王璠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攷入侯帝曰陛下託臣吾直視不能語令攷自署劔南監軍使閔拱宸奉鑾單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德州然猶依法置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慶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中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攷謀與建連衡元朝廷且曰吾子也等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攷登城譏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願父自絕朝廷苟改國別父子如初令攷曰吾欲面討事建然許令攷夜負印歸投建明日入成都囚令攷碧雞坊始石神策統軍京大通為諸軍所疾令攷回事白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認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馱蓋同日死

臨刑裂帛為紐投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放

誣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論曰曰令攷以元攷之資際中興之主重權在握威福任情交亂強藩劫制天子至於倉皇播越而猶殺三諫臣以箝天下天下可盡籍籍乎卒之將相交論而烈帝受誅則生平所為作威作福者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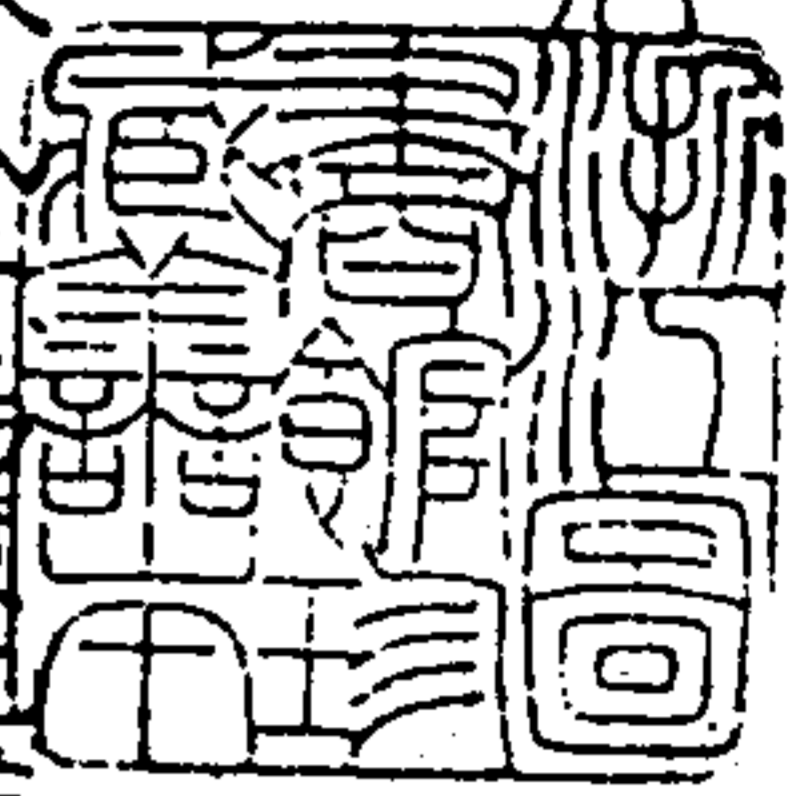
三諫臣者拾遺傅昌言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九

唐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步學術監諸鎮兵屢勦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攻頰威福斷受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攻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臥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攻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敬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獲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後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九曲江溫湯若政獵日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黜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

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受瓌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颺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守子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貴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詩子為州刺史就外宅即君又養子六百入監諸道軍天下威勢甚歸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入畏之帝欲斥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籥光寵甚既勢鈞遂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有與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有與至前殿廣樹不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旌節皆盡縉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使者還遺腹心殺使者於道適廬南山俄入居石化坊第第近

王山警守信為軍使數者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造
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
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頒之家人拒戰守信
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
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
門重逐擊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
呈翠臺門訶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持嗣光審出斬之從
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蓋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為天威
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
出兵討罪軍饟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官尹愔顛軌
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制詔兩解之茂貞劾復恭旬謂
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逆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
擅與行瑜出討旬號興元節度使詔宰相書悖慢不臣帝為下
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
茂貞以子繼守密與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鳳翔節度使而
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密為留後帝不得已授以節度使自
是茂貞始疆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

乾元為韓建遜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
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况但
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
奈貞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
收葬其尸李克用為中書詔復官爵

論曰承天門雖隋家舊業而楊復恭非隋氏諸孫也李茂貞
前後所言似不足信惟是后身廢於江詔使戕於路則韓建
尸之哉况興元拒命自為戎首即不如茂貞言亦安所逃無
將之戮乎雖然向微激於張濬或亦不至於此信乎端拱重
地必非小有才者所能據也

楊守亮本名守亮守信即嘗信亮弟也為復恭假子

劉季述 附王仲先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參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季述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與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劄之茂貞引兵迎辟盤屋薄與平王節愔逐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誅茂貞更以駱全權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睦故全權與鳳翔將闕圭共脅帝行岐王行實及景宣子繼晟縱火剽京市帝登承天門天者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者數十萬至谷口入喝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茂貞恐乃殺全權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守道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忠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官豎不忠罷去依賜死流道弼驪州務脩愛州並死灞橋逐彥若于南乃以季述王仲先為左右中尉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責左右不常季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

病季述引內醫工車環殿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妄處入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州官程晟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晟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惶恐左軍中尉敬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即主常也亂國不羨廢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溫帝夜獵苑中醉致侍女三人明日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胤曰官中殆不測與仲先率王彥範奔奔僅李師度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闌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司矯皇后令曰車讓誅筠勸上殺入襖塞穴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明陳兵走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軍及十道邠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對請士皆呼萬歲入思政殿過者皆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持鈿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謀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督倦于勤頭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願東宮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官監

掖帝出思政殿后偈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
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李述就帝輦
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李述泣金以金以完鍾師虔以兵守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
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沒者爵一
級群臣加爵秩厚賜款媵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李述等皆
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
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李述帝
衣盡服夜沉食自賈進下至紙筆鋼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
方寒公主矯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
君則全忠封胤者與李述曰彼嗣復宜圖之李述以責胤胤曰
妾人為書從古有之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李述易之乃與盟
胤誑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
全忠得書恚曰李述使我為兩面人自是始離李述子希度至
汴言廢立不計又遣李奉本齎示太上皇詰全忠於疑不決李
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閣奴幽劫天子公不計
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李述欲
盡誅百官乃弒帝決天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

五千緡仲光衆辱之督其償林連甚眾胤問其不逞曰能殺兩
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
內密凡通意德昭邀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晦伏士安福門符
旦仲光衆有與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叩少陽院呼曰
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光頭以進宮
入殿扉出御長樂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李述彥範至
櫻前胤先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旗帝詰李述未已萬
挺皆進二人同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申官奉
太子遁入左軍收得國璽齊僊元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檻送
巖京師斬于市李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
使從是檢校司徒容管度節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
曰德昭曰彥範承誨亦檢校司徒總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就
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圖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
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
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為上旨謂未熟數改易撓權至
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
奏事已畢索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後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
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論曰唐室閱尹當劉李述時月已逾於幾望而操弓挾矢也
群然睥睨於高牆之側矣猶弗少戢而壯是務用至取顯廢
立而幽君父是自速其禍也焉既俱進聊足以紓一時之忿
云

孫德昭賜姓名李繼昭
並是實賜姓名李彥昌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
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
室愈亂臣請神主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
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乎志滅藩臣矣帝聞
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
衛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
軍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表易
簡周敦容為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死全

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昭
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異敬恩領之韓
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為台部
胤不對諫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怒暴中
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
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處妹
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詞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
復恭以軍貲之奏假鹽趙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
白度支財盡無以京百官請如舊制全誨趙李繼昭訴軍中置
其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却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
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繼筠交通謀亂帝問令孤渙渙請召胤
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渥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
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
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急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
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見先討全忠得詔還汴
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詔
一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
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得禪臣不忍見高祖天

下殺它姓頭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
急即火其下帝下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諄宮中
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涕或奔開化坊
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障大衢長梁門外
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
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詣三數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
神策軍從賈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逐火宮城繼誨彥
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
盤居全忠取華州下令自擇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
至皆偽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遷暴露草莽吾當入
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救書胤使王溥見全
忠曰上猶盤屋公且進進群臣虛知獻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
子答曰進則似有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漸
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帝入鳳翔從臣繞三
四入全忠遣楊達裴鐸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原懷英冀破
李繼昭于武功禽誠六十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
忠書勸執雀胤洗海內諒全忠不答進也鳳翔東偏茂貞登城
諭語曰天子厭災于此說入誤公不公當入觀全忠曰官官有

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國
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班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
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貞其妻復使繼徽守
回壁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問茂貞將
戰徒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盤屋拔蓋田復屯三原
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
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
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官監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
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未及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
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殺下八百
入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略相償援軍十餘
驛數為全忠優獎不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翔坊成虜等
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兵與全忠有密約增甲
士守官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
來人以為恐全誨等小人既勢寢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所用
宴短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款同味耳茂貞
食鮮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
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壓戰部將李繼龍出降茂貞懼密圖誅

中官以紆難先遺書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與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示至懼之盜馮茂公既志願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頭以救賊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壘無門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茂繼忠謀和已決中官復沮罷它日帝召茂貞等曰十六宅誘三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間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入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許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許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破吾族子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詔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詭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詭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雀鼠微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冀州華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援全忠懼圍益急全誨等素諳險常為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急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紆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單詔崔構狹中人郭遵詣往既行又命宮人龍顏馳見全忠諭密寺乃

以將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盱全誨彥弼恨甚遠食不能從也自見勢去計無所用重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革候廷中投命每二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弼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轡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入悉以首內布囊詔將玄暉學士薛昭規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純酒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詣茂貞書曰宦者乘陣嘗不已曰稟王旨是子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維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龍顏御賜中稍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泥首素待罪容省傳呼徹三伏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為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之食帝顧衛兵或有噴痰者因履係解目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台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謀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侍

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軍弱數十人偕宮中灑掃胤以鎮人性
護厚即第王錫澤五十人為救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
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遷狀及
全忠迎乘輿未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
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
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廢悼之為文以
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李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
反正誅李述及薛齊僇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誅
夷群臣寢不安時帝憇幽辱能勵心庶政故曰見群臣問治道
有志中興而全誦胤爭權外召疆臣劫本朝以相吞齧卒用關
東軍窮討暴誅召則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
其禍本於全誦彥弘矣

論曰崔胤受父秘記深嫉中官必欲盡除之以快其意勢不
得不假外兵外兵入而唐祚殺矣嗟嗟繼即詎獨有壞其門
戶已邪更臣悲漢唐之季亂亡一撤而推本於人謀泗刺夫
使小人當國則其謀永有不回利者也故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論相者尚三復焉

李繼誼即周承趙與李繼昭李承獨同時賜姓名者也

歷代內侍考

五代

後唐

張承業 張居翰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勿闕為內常侍張承
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
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
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
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及出承業復為監軍晉
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
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河戰河上十餘年軍國
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
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叔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
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
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茂為承業起舞
舞罷承業出賢幣幣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茂小字以語承業
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

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老臣教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物，庫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踏罵曰：「閻寶未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謫詆，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以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有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夫天下望不可莊宗，諫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

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教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主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勳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勳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咸三年卒。年七十一。

論曰吾聞張留侯始終為韓承業豈其苗裔邪何天心唐室之死而靡有它也嗟乎唐家養士三百餘年而孰意伏節殉義僅得之一擗棄之老奴哉居翰以一字活千人仁矣而不事明宗求歸田里豈徒默默苟免者乎夫此兩人當昭宗時瀕死矣幸以匿免而其後皆足以自樹然則內侍有之誅誰謂無冤濫哉是故富國者權不可弛威亦不可竭先幾而杜諸微臨事而去其泰甚斯已矣

李從襲 馬紹宏

宦者李從襲莊宗供奉官也同光三年莊宗封長子繼岌魏王與郭崇勳將兵六萬伐蜀自出師至王衍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勳初莊宗遣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和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勳又見崇勳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勳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亦昂空匣柄而已崇勳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展謁衙門闕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崇勳亦素嫉宦官嘗

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旅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勳鎮蜀從襲等因言崇勳有異志勸繼岌為備繼岌謂崇勳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勳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師至成都崇勳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勳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勳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和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勳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留崇勳明年正月崇勳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勳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變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教王苟不行使崇勳知之則吾等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乃爭繼岌不得

己而從之詰且從襲以都統命召崇勳繼發登樓以避之崇勳
入升階繼及從者李環極碎其首繼及逐班師至興平聞明宗
反兵入京師繼及欲退保鳳翔至武功從冀勸繼及馳趨京師
以救內禁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籤斷浮橋繼及不得渡乃循
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冀謂繼及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
王宜自圖繼及徘徊泣下久之面極而卧令李環縊殺之

官者馬紹宏嘗與郭崇勳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
即位二人當使樞密使而崇勳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
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勳因置內勾使以
紹宏領之天下錢穀出於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潯繁多州
縣為弊遽罷其事紹宏兀側目崇勳因請立寵妃劉氏為皇后
以自固劉皇后卒殺崇勳明宗自鎮州入觀奉朝請于京師莊
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
宗之反紹宏啟之也

論曰郭崇勳兵驥貨同宜不得其死然崇勳不死明宗猶
虞西顧而莊宗或可恃以無恐豈遂至狼狽而夫據子故崇
勳之首方碎明宗之騎已前繼及聞弱孺子縱浮橋不斷勢
亦安得復生也嗚呼諛殺大臣逼喪元子如從襲者雖服上

刑不足以盡其辜矣馬紹宏見信於莊宗而奉命不忠翰情
所忌罪寧減從襲子弟不知明宗誦誅閹宦時此輩得免刑
儻否耳向延嗣德得於王衍而喪貝於張籤天道好還乃爾
哉 崇勳子廷誨

同光四年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此即
馬紹宏賜姓李也

揚希望

揚希望莊宗平盧監軍也鄆度使符習以鎮兵討趙在禮習未
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近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
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
儼素為希望所信給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
不效命且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
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因
自求為鄆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
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

論曰揚希望忠矣而關於事機卒為王公儼所愚以死惜哉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則可無媿也故持表而出之以風來世

孟漢瓊

孟漢瓊明宗宣徽使也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與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未弘昭馮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享皆決此四入初安重誨討關西漢瓊自行營還因言重誨過急遂罷重誨重誨旋見殺長興四年十一月明宗幸土和亭得疾秦王從營入問起居帝疾甚不能知人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弘昭贇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聞秦王已死悲咽幾墮於榻越六日而崩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台尔王從厚入立是為愍帝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路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愍帝大懼急召弘昭計事弘昭乃自投于井安從進亦殺贇于家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廢帝即路王從珂也

論曰五代時有石昂者為節度使符習所重乃為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彥朗贊者以彥朗父諱石更其姓曰佑昂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起出解官歸謂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戎當明宗已病從榮禍起有端而未弘昭馮贇不能見幾而作顧及依阿婦寺入莞樞機殺從榮立愍帝侈然自以為功而不知坐席未溫身已僂死為天下笑夫非萬世之炯戒哉若孟漢瓊者則足以殺其禍而已矣

趙

李弘規

趙王王鎔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者從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同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大禮扶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訪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論曰驚奉兵諫君子非之薄昭親太后弟也殺一漢使文帝輒以法蓋人臣無將將而弗誅其何以訓焉石希蒙眩惑王鎔伏遊忘返李弘規之諫矣然一不見聽而帳前露解希蒙喪元此漢法所必刑者也且弘規本謀豈真為王鎔慮計

邪持以己與希蒙立侍左右而希蒙卧起獨視不勝慎故乘機而剪之耳其與漢衡俱族非不幸也然法至於族止矣而必欲窮究則羣心動搖即彼張文禮親軍其無發難者乎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微矣夫

前蜀

唐文展 宋光嗣等

蜀王王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于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初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于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為太子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與文展教相士言行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行由是得立及建疾文展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間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欲為變乃殺之建因

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
急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
衍行少荒淫委其政於光嗣尤稔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嘗
傳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珂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
重光大清庭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其蓬萊丹霞之亭
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嬾人日夜酣飲其
中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
仙乾德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
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行通之安重霸狡
詭多智善事人是時深結承休因勸承休亦鎮秦州衍遂以承
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承休多取秦州花亦獻衍請行泉
游衍亦以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不聽衍三繼
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遠還留王宗弼守鞏谷遣王宗勳宗傑
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
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行自鞏谷還至成都
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行雜官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
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弼亦有鞏谷駝歸登大玄門收成
都尹韓昭宦者宗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德茂

安重霸亦以計逐承休而以秦成階三州降于唐蜀遂亡
太妃即徐
貴妃淑妃
論曰王建崛起屠販屢經戰陣始事楊復光為都頭繼屬田
令孜為假子復光猶知有朝廷而十軍阿父欺君誤國則建
所目擊者也奈何晚年昏于北晨而中官用事獨不墜唐之
覆轍乎至為太子擇人而竟以宋光嗣當之夫衍驕孺子耳
彼見其父之簡任在此安得不信而委之以政也是故君子
創業重統務為可繼斯善矣

南漢

龔澄樞

南漢主晟初名洪熙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
林延遇官婢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有晟卒子銀立
銀尤惡以謂群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
閤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銀乃與官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
復出有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銀於內
殿設帳陸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乎

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虛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司大賢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祭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銀稍誅諸王銀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乾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瑄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入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矣久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情然莫以為慮悉廷瑄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獨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五年銀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師太居中專政

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悉龔澄樞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宋師南伐克邠州暨彥寶陸光國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銀始思廷瑄言遣廷瑄以舟兵出光口托亦師會師退廷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請者投無名書言廷瑄反銀遣使者賜死九年宋太祖詔李煜諭殺使稱臣銀怒因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宋遣漳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渡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桂平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船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兩州銀將內侍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其石僕射蕭滌奉表降滌行銀惶迫復令愍兵拒命美等進師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梁乾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銀初名絕興

論曰嗚呼劉銀間呈此乎自古中瑞之忠於國也孰與朝紳而銀聚疑有家室者必懷內顧然則當宋師之南澄樞守賀

州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曾不能發一矢以抗敵而迎降者崇微竊逃者樂乾皆錄督所謂無家室而親近可仕者也竟誰為錄盡忠者邪不亡又奚待焉抑聞諸大夫曾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曾曾叔振鐸請待公孫疆為政其後曾伯陽立公孫疆為司城以聽政而曾亡南漢主嚴更名龔有胡僧言識書滅劉者龔也由是易龔為龔至錄而果用龔澄福等以亡其國豈小人柄用固屬天意而人力無如之何邪抑亦世澤既斬而繼世者蓋以自作之孽故終不可道也夫曾之世澤猶遠耳劉隱之澤僅足沒身而龔為刀鋸之辭剗剔之刑毒於蛟蜃此豈長世之術哉況最窮其支而錄又承之以闇縱微龍澄福等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昔秦始皇罪天下以僭胡而卒亡秦祚者近在胡亥然則滅劉之龔豈即劉龔之龔與噫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即龔亦其亡矣徵興亡之故者又安可盡誅之天意哉

龔音儼

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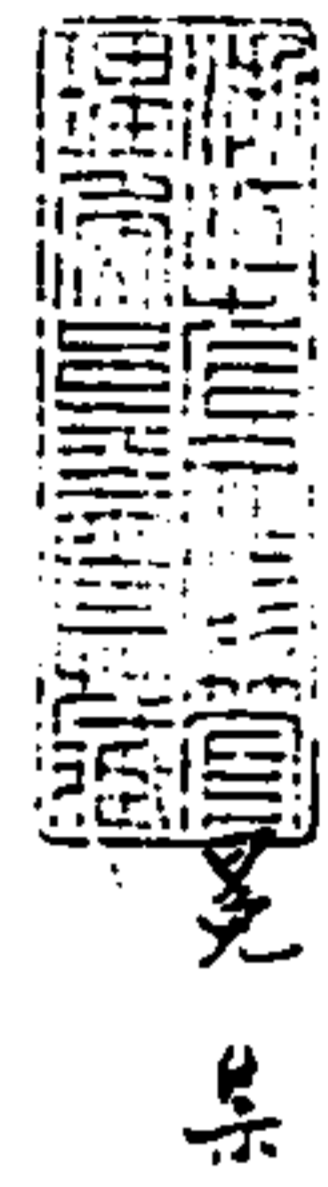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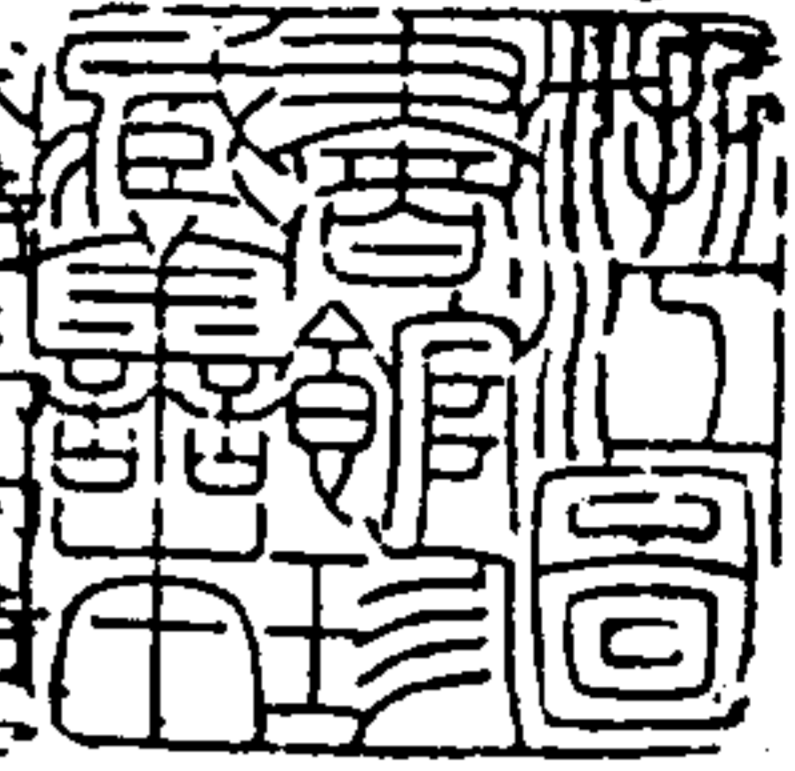
林延遇

閩閩人林延遇者閩主娶南漢置國信所于漢使延遇主之南漢主數問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粵語粵處人官祭當如是子問閩主死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論曰世降五季其匪人道哉路人視君傳舍視國者舉朝盡是而林延遇乃心君國以去閩語閩為耻豈梁琛之匹乎獨其初何以與官婢比而專恣為殺戮也則其哭也亦許善心之哭故主母為詐而已矣

歷代內侍考卷之

宋

竇神寶



竇神寶父思儼五代時為內侍宋初皇城使兄神興左領軍衛大將軍致仕神寶初為黃門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據甲登城中流矢稍避入內高品監并州戍兵屢出襲賊前後破砦三十六斬千餘級大獲鎧甲牛馬橐駝因築三砦詔褒之九年命與尹憲屯夏州特岌伽羅賦等十四族久叛神寶率兵大破之焚其廬帳斬千餘級虜獲甚眾雍熙中朝廷遣使綏宥麟府州募邊部願攻契丹者賜以金帛神寶上言狼子野心由此或生邊隙乃止俄轉殿頭高品淳化中使河東閱視堡柵兵騎蒸谷德豐自邢臺徙延州未至郡詔神寶乘傳權州事瑛州近邊內復與陳德玄討之破牛家族二十八部且規度通遠入靈武路就命瑛慶同駐泊牛家族復結眾叛又破之殲餘黨於極泉鎮獲其渠帥九人西戎寇鄜以援之之勞遷供奉官與田紹斌部送靈州芻糧即命駐泊李繼遷入寇與慕容德豐襲破其堡砦焚帳幕獲人畜數萬計連詔嘉獎遷內殿宗班至道初繼遷奔寇靈武神寶遣人間道告急關下賊圍之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

中糧糗皆竭潛遣人市糧河外甯運以入間出兵擊賊賊引去以功拜西京作坊副使又命于蒲洛河清遠軍援芻糧與楊允恭議造小車三千運糧至瑛州三年遷西京左藏庫使副出使靈武還奏對稱旨而接供備庫使咸平中出為高陽關鈐轄徙貝蕪巡檢會原州野狸族三千餘眾徙帳于順成谷大蟲堪與熟魏族接戰詔神寶和治之至則宣其經界遣悉遷舊地入為內侍右班副都知真宗朝陵留與劉承珪同掌大內事大中祥符初勾當三班院又掌諸王宮事遷西京左藏庫使領密州款史兼掌往來國信神寶莅職精恪性吝嗇畜貨鉅萬天禧初以皇城使罷內職三年卒年七十一錄其子守志為入內供奉官論曰史稱守志官者甚嚴然自太平興國中神寶已典兵出鎮矣夫軍容神策前車非遠宋之初政明於鑒方鎮而閉於防內臣嚴禁閭童而忽於干軍旗創制立摹可謂無遺其子則童貫梁師成之禍毋亦作法者貽之咎耳

王仁睿 李神福 李神祐

王仁睿不知何許人年十餘歲事太宗於晉邸服勤左右甚淳謹及即位宣傳指揮頗稱旨歷入內小底都知洛苑副使命典宮闈出納之命最居親近嘗與柴禹錫等發秦邸陰事雍熙四年被疾遣太醫診視卒年四十一歲特贈內侍省內侍宋朝以來內侍都知押班不領他職淳化至道後皆內殿崇班以上兼充多至諸司使有領觀察使者沒皆有贈官官給葬事舊制內侍人許養一子以充繼嗣開寶四年以其爭財起訟詔自今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批死咸平中徐志通為溫台等處州巡檢坐取李歡男四人為假子又縱卒畧民家小兒致其母抱兒投海死決杖配掃灑班復申前詔以戒厲之

李神福開封人父繼昊仕後唐為內侍顯德初為御廚都監時內臣止以服色為貴太祖特賜紫後至右領軍衛將軍神福少給事晉王府謹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太宗即位授入內高品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遽殿頭太平興國六年擢入內高品押班遷副都知勾當翰林司轉入內內班都知兼勾當祇候內品班淳化四年遷崇儀副使勾當皇

城司屬初易黃門之號轉入內黃門都知俄加宮苑使太宗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不豫神福朝夕左右躬視藥膳真宗即位遷皇城使內侍省入內內侍都知領恩州團練使勾當承熙陵行宮事時樸馮太宗聖容以神福立侍未幾求罷都知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賜第宮城側遣修內工為葺之咸平二年秋閱兵東郊以神福為大內都部署是冬幸大名與王繼美並為行宮使四年勾當三班部修合光殿賜資甚優景德初兼領親王諸宮使三年改宣政使泛詔諸陵後為行宮使進幸西京賜醕命神福主其事大中祥符初天書降夕神福與劉承珪鄧永遷李神祐石知顛張景宗藍繼宗同直禁中賜以器幣緡錢京師醕會又令神福與白文舉閻承翰同典之是歲封泰山與曹利用同經度行宮道路及車駕進發又為行宮使禮畢授宣慶使領賜州防禦使整肅禁衛先是諸司使止於宣政故特置使額以寵之三年卒年六十四贈潤州觀察使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為長者然久掌三班無規制遠近失叙有請記者不能拒之人譏其所守于懷斌懷贇弟神祐

神祐初以父任授殿頭高品太祖將納孝章皇后命神祐奉聘

禮於華州乾德五年征太原負御寶泛行開寶二年又泛征太原時有詔緣邊和市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驛止之時詔下已五日神祐一入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亟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甚眾餘悉潰去王師代廣州隨軍賞給劉銀平先許帑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開城擒偽將朱令贊命神祐馳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太宗即位遷南作坊副使錢俶歸朝命神祐往按府藏之積再征太原領工徒千人隨駕以備繕完甲兵劉繼元表納降款太宗陳儀衛城北臺以受之繼元移時未至神祐馳單騎入城俄頃引繼元至及北伐燕薊命與劉廷翰統精騎為大陣之援車駕還又令率兵屯定州以備契丹太平興國六年滑州治河防材芻亦具命神祐馳往垣曲伐薪蒸四百萬以濟共用七年契丹寇邊命領兵屯瀛州俄改崇儀使授點左右藏庫邊洛苑使至道初西鄙不寧命為靈瑒排陣都監率眾至烏白池而還俄駐永興復護糧運抵朔方真宗即位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塞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麾而呼若召伏兵敵懼而逃遂

達其命俄充邢州排陣都監勾當西八作司景德初上幸澶州領隨駕榷筭三年遷入內都知泛京封還遼南作坊使時內侍將遷秩有扈泛北山不非山或不預泛祀者令神祐第其勤狀上親閱而叙遷之有范守遜皇甫文史崇貴張延訓等皆嘗有謫累而互陳勞效且言神祐等品第非當泣訴於上止而復來者數四守遜等先改內常侍上怒悉停其官神祐泊石知顯副都知張景宗藍繼宗並坐削職尋掌御厨七年卒年六十六大中祥符六年錄其孫永和為三班奉職神祐性謹愿曉音律頗好篇詠子懷忠太宗時嘗請為道士後復內侍多屯邊郡常持大鐵鞭以闢賊屢中流矢至供奉官懷儀為內殿崇班

論曰內侍侍左右供使令一謹愿足矣奚問材請哉王仁府李神福神祐內侍之以謹愿聞者也神福有犯無赦在禁闥五十年稱長者不虛耳神祐命隨軍頗著勞勩而品第扈泛實滋多口若仁府發秦邸陰事謹愿者亦為之邪服勤老右傳宣稱旨蓋點而愿出之者也巧於微罷矣

王繼恩

王繼恩陝州陝人周顯德中為內班高品初養於張氏名德鈞開寶中求復本宗太祖召見許之因賜名焉累為內侍行首會討江南與竇神興等部禁兵及戰船抵采石九年春改裏面內班小底都知賜金紫十月加武德使太祖崩副杜彥圭素行陵地尋充永昌陵使太平興國三年遷宮苑使久之領河州刺史掌軍器弓槍庫雍熙中王師克雲朔命繼恩率師屯易州又為天雄軍駐泊都監自岐溝關君子館敗績之後河朔諸路為契丹所擾城壘多圯四年詔繼恩與翟守素田仁朗郭延濟分路按行增築之及遣將北伐又為排陣都監屯中山改皇城使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又為鎮定高陽關兩路排陣鈐轄淳化初賜甲第一區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順亂成都命為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送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起劔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送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由小劔門路入研石峯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疆嶺州進破賊五千于

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眾望風奔走殺戮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順及鎰甲僭偽服用甚眾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軍士亦無鬥志餘賊進伏山谷間州縣有復陷者太宗知之乃命入內押班衛紹欽同領其事又遣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東傳督其捕賊議分減師徒出蜀境以使糧運高品王文壽者隸繼恩麾下繼恩遣領虎翼卒二千分逐州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嶼遣卒排闥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嶼猶疑其非然炬照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眾萬餘嶼即以所部與之合賊勢甚盛初奏之太宗欲盡誅軍人妻子近臣或請勿殺悉索營中書遣帥招撫諭以釋罪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道符諭旨

亡卒斬嶼函首送繼恩皆自拔來歸因使為鄉導擊賊悉平之
至道二年春布衣韓拱辰詣關上言繼恩有平賊大功當秉機
務今止得防禦使賞甚薄無以慰中外之望上大怒以拱辰惑
眾杖脊黥面配崖州俄召繼恩太宗崩命與李神福按行山陵
加領桂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崩夕太宗在南
府繼恩中夜馳詣府叩請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寵遇莫比喜
結黨邀名譽東閩或敢言薦外朝臣由是士大夫之輕薄好進
者泛之交往每以多寶院僧舍為期有潘閬者能詩咏賣樂京
師繼恩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還詔書及真宗初
繼恩益豪橫頗欺罔漏泄機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緘題往來
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與胡旦善特將加恩密委其為褒辭
又士人詩頌盈門上惡其朋結點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
籍沒貲產多得蜀土僭擬之物昌齡責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旦削籍長流尋州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
切不問咸平二年卒於貶所遣使將其家屬還京師假官舍處
之四年聽歸葬大祥符三年特詔追復官爵以白金千兩賜其
家子懷珪轉入內高班

論曰繼恩得志失節夫恒情耳顧有以英明之主操馭世之柄

而不能謹矜笑公賞罰令節夫得伺隙而中之則亦英主之
過也王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其大漸輒宵馳南府則
已弁髦蕩君而眈眈焉貯新主之豫以自鳴矣若太宗之崩
吾君有子而敢結黨與熒母后欲援立久廢之楚王以為已
功叢微大臣鎖閣則定策國老幾積以唐而真宗之不為武
功者幸耳嗚呼小人懷寵何所不至獨惜太宗之中於繼恩
而不悟也雖嘗切責宰相黔配拱辰而我政聽其端制繫因
委之端決飲博盛音樂帝問也僕使恣橫帝問也縱所部剽
掠弗問也交士夫薦朝紳帝問也張嶼叛潘閬狂孰轄之而
孰引之弗問也夫英明之主尚德其志而餌其術而繼恩之
術售之太祖而效售之太宗而又效得不欲更售之楚王以
釣奇也故夫馭世者必類其比而可矣

王功郡
武德昭

劉承規 閻承翰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知顯 石全彬 鄧守恩

劉承規字大方，楚州山陽人。父延翰，內班都知。承規建隆中補高班。太宗即位，起拜北作坊副使。時泉帥陳洪進歸，朝遣承規疾置封具府庫，會土民嘯聚為寇，承規與知州喬維岳率兵討定之。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內衣庫使張紹勅等六人帥師屯定州，以備契丹。又護滑州決河。雍熙中，勾當內藏庫兼皇城司，出為廊延路排陣都監。改崇儀使，遷洛苑使。至道中，與周瑩同簽書提點樞密宣徽諸房公事，仍加六宅使。承規懇辭，帝雖不許，而嘉其退讓。真宗立，瑩為宣徽使，以承規領勝州刺史。簽書宣徽院公事，尋讓宣徽之務。加莊宅使。咸平三年，遷北作坊使。時邊境未寧，議修天雄軍城壘，命承規來傳經畫。又命提舉內東崇政殿等諸門，遷宮苑使。上詢承規西事，請益環州、本波鎮戍兵，以為諸路之援。從之。俄兼勾當群牧司。景德二年，與李允則使河間，按視嘗經戰陣等處將卒之勞，是歲置官提舉京師諸司庫務，以承規領之。所創局署多所規制。改皇城使，與林特、李溥儀更茶法。四年，三司上言：「新課增羨，承規以勞加領昭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掌發運使，遷昭宣使、長州防

禦使。會修玉清昭應宮，以承規為副使。祀汾陰，渡命督運。議者以自京至河中，由陸則山險，具舟則湍悍。承規決議水運，凡百供應，悉安流而達。自朝陵東封及是，皆留掌大內禮成。當進秩表求休致，手詔敦勉，仍作七言詩賜之。拜宣政使、應州觀察使。五年，以疾求致仕，脩宮使丁謂言：「承規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第優賜告詔，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寵之。班在客省使上，仍改新州觀察使。上作歌以賜承規，以兼使月廩歸於有司。手詔褒美，復宣殿使，奉以給之。本名承珪，以久疾羸瘵，上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請解務還私第，聽之。仍許皇城常務。上印日內藏庫有初制，就取商度，又再表求罷官。檢校太傅、左驍衛上將軍、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致仕。七月卒。年六十四。廢朝，贈左衛上將軍、鎮江軍節度。謚曰忠肅。承規事三朝，以精力聞，樂較簿領，孜孜無倦。自掌內藏，僅三十年，檢察精悉，動着條式。又製定權衡法語，在律曆志。性沉毅，狗公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聞，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屋室有，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所費。二聖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其像。太宗之側，承規遇事亦或寬恕。鑄錢工常訴本監前後盜銅瘞地數千

斤承規佯為不納因密遣人發取還官不問其罪咸平中朱昂杜鎬編次館閣書籍錢若水修祖宗實錄其後修冊府元龜國史及編著警校之事承規悉典領之頗好儒學喜聚書問接文士質訪故實其有名於朝者多見禮待或密為延薦自寢疾惟以公家之務為念遺奏求免贈賻詔葬上甚嗟惜之遣內臣與鴻臚典喪親為祭文王清昭應宮成加贈侍中遣內侍鄧守恩就墓告祭子泛愿為西染院使

闕承翰真定人周顛德中為內侍入宋事太祖以謹愿稱太宗時擢為殿頭高品補速內侍供奉官內殿崇班先是八作司材木頗有隱弊承翰建議於都城西置事材場治材以給之雍熙中知廣州徐休復奏轉運使王延範不執狀遣承翰馳往同逮捕下獄就鞠之考掠過苦延範遂坐誅李順亂蜀命為川陝招安都監賊平授西京作坊副使會增募金吾兵以承翰及劉承蘊分充左右金吾都監兼街仗司事俄罷之真宗即位改西京作坊使內侍左班副都知咸平三年河決鄆州王陵埽遣承翰護塞時議徙鄆州以避河患又詔承翰與工部郎中陳若拙來傳規度徙於舊治之東南五年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鈐轄上以其素無執守議別擇人因謂宰相曰

承翰雖無武勇然泣事勤恪乃今代守英時中山之兵甚眾艱於飛輓承翰請鑿渠計引唐河水自嘉山至定州三十二里又至蒲陰東六十二里合沙河經過吳泊入界河以濟饋運亦可旁為方田上嘉而浚之渠成人以為便優詔褒之景德初契丹謀寇順安軍承翰奉詔發雄霸精兵與荆嗣張延同築壘禦之俄又遣詣德清軍規度重修城壘車駕北征承翰先在澶州北城奏契丹兵在近請不度河上不聽但駕度浮橋二年加領原州刺史勾當群牧司多條上馬政遂兼群牧副使時契丹結好始置國信司主交聘之事以承翰領之多所規置大中祥符初改西京左藏庫使充夏州趙得明加恩官告使還請於蒲洛河置館以待夏臺進奉使上以荒遠勞役不許四年速內園使左班都知領獎州圍練使有西京左藏庫使副趙守倫久典厩牧至是又掌估馬與承翰聯職任雖素為姻家然不相得遂各訟訴並付御史臺承翰坐擅用群牧司錢當贖金三十斤守倫坐違制移估馬司當免所居官典吏當杖脊詔寬其罰承翰贖金十斤守倫贖金二十斤典吏亦降泛杖群牧都監張繼能判官陳越田穀勾當驛院楊係用估馬楊繼凝皆釋之制置使陳克叟特免按問六年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省中明

年建應天府為南京作鴻慶宮設太祖太宗像遣承翰自京奉
往授南坊使入內都知未幾卒年六十八贈懷州防禦使承翰
性剛疆所至過於檢察之和懿之譽子文應西京左藏庫使
張崇貴真定人太祖時為內中高品補遷殿頭太平興國中
以善射選為御帶錢俶納土命馳往關城防儲侍之數親征太原
泛雀彥進李漢瓊先路視水草端拱初補內供奉官淳化四年
命來傳之延州招晃戎之內附者發庫錢犒給以金幣賜首領
將行轉內班右班押班就命管勾廊延屯兵李繼隆討李繼遷
詔崇貴以延安兵犄角進討及擒趙保忠留崇貴與石霸守綏
州從平夏民以資之繼遷扼索馳路驅脅內屬戎人崇貴與田
敏率熟倉族亂戰於復堆殺二年餘級掠牛羊索馳鎧甲甚
眾連詔褒諭繼遷走漢中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求納疑會於
石堡崇貴雄牛醜酒犒諭之給以錦袍帶會改內班為黃門
命為黃門右班押班仍加內殿崇貴又改黃門為內侍職隨易
焉既而繼遷貢索馳名馬待罪遣崇貴往賜器幣茶藥衣物至
道元年進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時繼遷復叛劫易餽於
浦洛河二年詔李繼隆大發師進討賊圍靈州急太宗將棄之
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為

靈瑛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為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
班都知管勾并州軍馬自至道後五路討賊兵戰相繼卒無成
功及是保吉復脩貢詔以宣難節度授之命崇貴持詔命衣帶
器幣以賜使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廊延屯兵泊延
安改駐泊都監又為鈐轄其後繼遷復興熟戶李繼福為際因
緣內援崇貴與張守恩擊之焚廬舍獲貨畜器甲生口甚眾又
興王榮衛賊獲具裝馬數十匹再詔褒飭四年詔歸俄領獎州
刺史復涖廊延仍制置沿邊青白鹽事與衛超領軍入敵境焚
廬舍帳幕獲廩糗牛羊復被詔獎崇貴屢調契丹事傳遞以聞
願身當一隊為前鋒詔不允景德元年保吉死其子德明尚幼
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德明請候釋服稟命詔書慰撫以向敏
中為緣邊安撫使自是邊防事宜經制大小皆崇貴專主之築
臺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會議與之盟約二年春召赴關面授
方略許德明以宣難節度西平王賜金帛緡錢各四萬茶二萬
斤給內地節度奉聽回圖往來放青鹽禁五事而令德明約靈
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子弟入宿衛送畧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
質口封境之上有侵擾者稟朝旨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以子弟入
質及納靈州為難故亦禁鹽如舊不許回圖三年九月以德明

誓表來上崇貴因請入朝許之以功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知領博州團練使又特旌節誥命授德明太常博士趙湘為之副四年使還會車駕上陵次瓊林苑崇貴對於苑中即命為行宮使是秋復還延安供奉官曹信時監邊軍信善琴崇貴與石普軍中宴集令信奏之信以久廢為辭崇貴與普因撫其他過以聞真宗知其誣奏不問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久在邊專識是戎情偽西人畏服每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交侵皆先付裁制夏州趣邊有二路其文移至環慶者皆付延州議焉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曰西部別無經營若德明能守富貴無慮朝廷失恩信也增置署局徒為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二年上言久去鄉里願得告歸葬父母許之錫與甚厚復命為都鈐轄提舉榷場崇貴乞留京師而諭委委屬之意聽歲入奏事四年八月卒年五十七帝悼惜之贈豐州觀察使內侍護喪還京師子承東梁院副使

張繼能字守拙并州太原人父贊晉末為內班繼能建隆初以黃門侍禁中太平興國初為內品從征河東命主城南洞屋以勞遷高品契丹入寇命為高陽鎮宣路先鋒都監從崔彥進戰長城口多所俘馘明年又與彥進戰契丹於唐興口轉殿頭高品雍熙中夏州叛命李繼隆為銀夏都部署以繼能監軍俄徙護定州屯兵領驍捷卒三千七五四嶺端拱初遷入內殿頭從趙保忠討李繼遷保忠薦其有材命與保忠同經略其事代遷掌內弓箭陣淳化三年與白承府護烏梁入靈武會繼遷復寇邊命繼能承府與知靈州侯延廣領驍卒五千同主軍務俄留為本州都監及鄭文寶議城威州清遠軍繼能護其工役異命與西京作坊副使張延洲同知軍事又與田紹斌同掌積石峽就遷內供奉官靈環慶清遠軍排陣都監與西人轉鬥敗走之復還清遠詣關奏事遂內殿崇班未幾拜供備庫副使後遣護環州屯兵從涇原儀渭都巡檢使真宗即位遷崇儀使靈環十州軍馬兵都監兼巡檢安撫使咸平三年王均之亂命為川陝兩路招安巡檢使成都平留為利州招安巡檢尋召歸會銀夏寇警復為都軍駐泊都監夏人寇清遠軍營於積石河繼能與楊瓊馮守規在慶州逗遛不特赴援致陷城堡又焚棄青岡砦特詔下御史府免死長流儋州景德二年會赦還為內侍省內常侍又為陝西捕賊巡檢獲千餘人改內殿崇班從朝陵為行宮四面巡檢四年宜州卒陳進為亂初知州劉永規敗下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州廡數不中程即杖之至又卒妻孥趣山林

以米者雖甚風雨不停其役故進因眾怨殺永規及監軍國鈞
擁判官盧成均為帥據其城七月奏至詔東山閣門使忠州刺
史曹利用供備庫使賀州刺史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
京副使張澂古及繼能副之虞部員外郎薛顏同勾當轉運事
發荆湖蘄黃州兵討之上詔近臣曰番禺寶貨雄富賊若蕩
果立謀主沿流東下趣廣州則為患深矣遣內侍高品周文質
使廣州監屯兵會隣路巡檢使控要路集東西海戰艦扼端州
峽口賊悉眾來攻柳城縣殿直韓明許貴却惟加以所部兵十
餘禦敵明貴死之惟和僅以身免成均奉豆州印遣使詣舒貢
求救罪是夕進復臨柳城官軍退保象州賊又寇懷遠軍知軍
殿直任吉與邕桂巡檢殿直張崇寶侍禁張守榮擊走之賊退
而復集者累日吉鞏固守屢與開大獲其器甲又攻天河砦砦
兵甚少監軍奉職錢吉部分嚴整一戰敗之賊眾屢斲頗潰去
眾心携二將棄宜州以家屬之悼耄者五百人隕江中率其眾
裁三千趣柳象將入容管初至柳州限江不能度知州王昱望
賊遁走城遂臨朝廷以詔書四十分揭要路諭賊歸順者悉釋
其罪賊孥族居思順州分兵攻象州利用命入內高班于德潤
以千兵倍道襲逐利用等繼至過賊武備縣之李練鋪賊初不

知覺惟進率眾來拒直犯前軍前軍寄班侍班郭志言麾騎士
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矢攢鋒不能却前軍即
持棹刀巨斧破其牌史崇寶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
動眾遂潰遠北至象州城下賊皆猶有據長竿墩城中者成均
始擊其族以詔書來降乃斬進并其黨生擒賊帥六十餘人斬
首級獲器甲戰馬甚眾利用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授利用引進使煦如京使澂古莊宅副使繼能供備庫使志言
供備庫使又以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郭全豐為都軍頭
領勤州刺史歸遠軍士手殺進者李昊劉宗趙敏並補本軍頭
張守榮為供奉官閤門祇候張崇寶任吉並為供奉官錢吉為
右侍禁又以知象州大理寺丞何邠最有勞優拜祠部員外郎
賜緋又賜邠三子知道知古知常出身邠之親屬同行冠者悉
甄叙之邠象州為防禦使初賊攻象州城在高丘上素無井開
壘之日皆以乏水為慮顧天雨停水將竭而雨復下如是者兩
月汲之以濟山之中無烽候每欲破賊即禱於城西神祠或見
巨蟒吞龜是日果有克獲眾以為神靈助順之應張守榮病
瘴遣尚醫馳往視之未至而卒贈如京使錄其子官十二月餘
寇悉平東封留繼能為京營城內巡檢鈴轄俄加東染院使大

祥符二年入內都知李冲福等坐事悉罷繼能入內侍省副都知時宗室多召侍講說書上嘉其勤學令講誦日別給公膳專遣繼能主之俄又與內殿承制岑保正提點郡縣主諸院事三年兼群牧都監祀汾陰留掌大內兼舊城內巡檢鈐轄俄領會州刺史謁太清宫為天書扶持都監七年以疾求解職不許命為涇原儀渭鎮戎軍兩路鈐轄未幾徙廊延都鈐轄先是內屬戶殺漢口者止罰孳畜繼能則麗於常法繇是西人畏而不敢犯德明雖受朝命而羌部不絕寇境繼能日課卒截竹為簽署字其上且言以備將士記殺獲功狀賊聞之甚懼歸朝復泣群牧仁宗在儲功著親書一幅賜之繼能以聞真宗亦為標題其京人以為榮九年坐前護修莊穆皇后陵推臨左授西染院使掌往來國信天禧初復西京左藏庫使國信司吏陳誠者頗巧黠繼能欲拔置群牧司而誠先隸群牧坐事停職至是群牧吏左宗挾其宿負白制置使曹利用故誠不遂所求繼能怒宗之沮已密遣親事卒偵宗會宗弟元喪妻宗嘗為假敦駿軍校馬送葬及還元抵飲肆與酒保相毆繫府中而假馬之事未發誠即白繼能請屬府中并劾其事知府樂黃目受屬獄未就為群牧副使楊崇勳所發繼能坐罷內職降授西京作坊使出

為外寧鈐轄繼能自陳不願外任得掌瑞聖園尋領往來國信所三年後為西京左藏庫使內侍右班副都知未幾遷崇儀使以衰老求解職轉內園使掌瓊林苑五年卒年六十五特贈汀州團練使錄其子懷忠為大理寺丞孫述為三班奉職繼能為借職春坊祇候繼能性沉密知兵頗勇敢喜讀書然好治生悅年急於聚蓄眾以此少之何而後歸朝知磁州而卒一子知崇歲十餘歲特補大廟齋郎又徙其侄平夷尉知古為滏陽尉有郎無賞延之例猶以城守勞故就叙焉

衛紹欽開封人父漢超內侍高品紹欽始以黃門給事晉即太宗即位補入內高品甚被親倚征太原命督諸將攻城劉繼元降命領驍卒先入城燒其營柵避殿頭高品雍熙二年擢入內西頭供奉官淳化中部修皇城功畢授內侍押班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過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流砦招降數萬眾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十餘遣別將曹習領兵捕餘賊於安國鎮斬三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內殿崇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宮苑使領愛州刺史充入內副都知

修奉永熙都監既復土遂為陵使景德二年改皇城使從幸河朔命為車駕前後行宮四面都巡檢次澶淵命領扈駕兵守河橋三年加昭宣使朝諸陵復為行宮巡檢駐洛陽命為皇城内外都巡檢歷掌三班院皇城儀鸞翰林司卒年五十六紹欽苛復少恩不為眾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庭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便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子承慶至內殿承制

石和頤真定人曾祖承渥梁尚食使祖守志晉內供奉官父布釋高品和頤形貌甚偉建隆中授內中高品太宗即位改供奉官雍熙中諸將征幽朔以和頤隨軍歸掌儀鸞司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與蕃商貿易命和頤往經制之轉內殿崇班親王諸宮都監從王繼恩平蜀寇就遷西京作坊副使咸平初遷正使帶却器械契丹犯邊上北巡命為天雄軍澶州巡檢使俄改德博等州緣河巡檢使兼安撫加領長州刺史三年成鎮宣高陽關三路押大陣是冬改高閣駐泊行營鈐轄歸朝復掌親王

諸宮事景德中自京批河遣使治河堤命總其役初計工累月及是決日而畢上面加褒諭賜白金千兩投入內都知大中祥符初遷內園使俄以定內侍遷秩品第不當為其列所誣坐罷都知三年為并代州鈐轄遷莊宅使徙鎮定高陽關鈐轄四年命與崇殿崇班張繼能供奉官侍其旭同修太祖神御殿上封求覲闕下復掌群牧司三班院親王諸宮事天禧二年為并代州鈐轄兼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三年卒年六十九孫全彬全彬字長卿以知頤奏補入內小黃門累遷西頭供奉官仁宗使致香幣於南海宮詔察所過州縣吏治民俗還具以對帝以為忠謹陝右群盜殺鳳州巡檢遣往擒滅之元昊叛全彬監廊州兵救延州解圍去經略使明鑑言其勇略善將得遣人清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鈐轄徙廊延還為押班僕智高寇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於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佐分兵力戰於邕州南方平須綿州防禦使張貴妃居寧華殿閣命全彬提舉妃薨治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為之數月進宮苑使利州觀察使給兩使留後奉俄為入內副都知知制誥劉敞封還詞命居三月復授之轉領信武軍留後為永昭陵鈐轄特去永宣復土四十二年

有司多亡其籍全彬以心計辨治遷福延宮使提舉奉先院熙寧中卒年七十六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曰恭僖

鄧守恩并州人十歲以黃門事太宗淳化中盜起成都泛王繼恩往討之至道初就護西蜀屯兵咸平初為入內班契丹入寇命石保吉為鎮定都部署以守恩為都監踰年入掌驛院會龍騎叛卒剽劫環慶守恩擒翦之景德初為澶州都巡檢又使環慶及成蘆等州巡察事大中祥符初按獄於濮州雪冤人十餘預監脩玉清昭應宮會靈觀七年又兼修真遊殿景靈宮累遷入內高品供奉官宮成遷內殿承制八年預修大內改西京作坊副使九年營造皆畢授東染院使充會靈觀都監天禧二年掌軍頭引見司又修祥源觀成遷崇儀使三年授入內押班河決滑州命為修河鈐轄郊祀名為行宮使改如京使復遷本任四年春河浸故道遷文思院使歸朝加領昭州刺史是秋掌皇城國信二司整肅禁衛遷入內副都知會建天章閣命領其事又勾當資善堂兼太子左右春坊司守恩長七尺餘命狀貌甚偉泄事幹敏以強果稱于時五年卒年四十八贈淄州防禦使錄其子官

論曰左右近習其才足以受知於主則必足以立威於外世

主不察而任之恭甚禍將有不可言者矣宋自太宗以來時取典兵竅獄察吏觀風之任委之閹人而其才諳亦每每足以集事然承翰者在五鬼紹欽苛懷少恩全彬用治喪故驟得美遷崇貴繼能直因私憾橫肆訐誣知而不問出而聽其自陳刑賞不幾頓乎嗚呼秉讓狗公如劉承規猶以伺察使人畏其餘不足尤已所幸主皆英明故不大至決裂耳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一

宋

秦翰

秦翰字仲文真定獲鹿人十三為黃門開寶中遷高品太平興國四年崔彥進領眾數萬擊契丹翰為都監以善戰聞太宗因加賞異謂可屬任雍熙中出為瀘州駐泊仍管先鋒事遷入內殿頭高品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則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至道初為靈州慶州清遠軍四路都監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於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之亂為川陝招安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撓學和辭之親督眾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避內園使領恩州刺史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眾於威虜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

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眾復與陳興曹瑋襲殺董埋軍主于武延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疋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來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克邠洛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琦角之勢又詔為駕前西面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眾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月餘令率所部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出為涇原儀渭鈐轄先是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視度要害鑿巨墼計工三十萬役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就避皇城使入內都知以翰在邊久宣力勤盡特置是名以寵異焉翰表讓不聽大中祥符初求還京封手詔諭以西垂委任之意改召宣使又為群牧副使祀汾陰是歲夏州屬戶有擾境上者即日遣翰往睢上按視遍巡邊鄙及翰至事寧復還扈從凡行在諸司細務悉令裁決不須中覆禮畢加領平州圍練使奉祀亳州掌如汾陰八年營葺大內詔翰參領其事閏六月暴卒於內庭之廨年六十四上甚悼惜為之泣下贈其州觀察使贈禮加等修

內畢詔遣使以襲衣金帶賜其家翰個僕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問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翰性溫良謙謹接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士同休戚能得眾心皆樂為用其歿也禁旅有泣下者九年重贈彰國軍節度詔楊億撰碑文億以其不蓄財表辭所贊物雖朝廷不許而特論美之于懷志內殿崇班

論曰宋沿唐制率以內侍監軍督戰其以勇畧自雄者特亦有之若夫和輯群帥恩結眾心而家不蓄財則惟秦翰獨爾翰其內侍中之曹武穆哉一時將士生而樂為之用歿而泣下此足以知翰已

周懷政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於亂屍間養為子給事禁中累至入內高品太宗祥符初真宗東封命修行宮頓遞及奉泰山天書馳驛赴關轉殿頭天書每出宮與皇甫繼明並為夾侍東封禮成與內殿崇班康宗元留泰山修園蓋轉入內西頭供奉官祀汾陰轉東頭六年劉承規卒擢內殿崇班入內押班勾當皇城司會朝謁太清宮與閻承翰等同管勾大內事七年奉天書摹刻於乾元殿為刻玉都監又為修兗州景靈宮太極觀都監俄遷內殿承制是冬命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為會真宮醮告使懷政為都監遷為玉清昭應宮都監兼掌景靈宮會靈觀使刻玉成述如京副使九年建資善堂以懷政為都監壽丘宮觀成優賜襲衣金帶遷崇儀使天禧大禮又為修奉寶冊都監加領長州刺史是冬遷洛苑使二年春遷左藏庫使仁宗為皇太子命為入內副都知管勾左右春坊轉左驕驥使三年領英州園練使加昭宣使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於是附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從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因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未能者本單州園練使田敏所養為人凶狡遠賂懷政親

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怒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記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及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疎遠之懷政憂懼特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別室久之而遠以期同類會準為相踰年而罷懷政愈畏獲護不自安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閣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謂等復相寇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第密告之謂即夜偕崇勳懷吉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怒命收懷政令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於御藥院鞠訊具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於城西普安寺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杖配復岳州子侄勒停貨產沒官未能父左武衛將軍致仕諤母周氏罰銅百斤子守昱守吉分配郾蔡道州懷政僕使親泣並杖配海島遠州部下使臣貶秩有免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語之曰斫頭斃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詣上首寔庶獲輕典及其謀亂又泣拜止之不聽故皆得免死右

街僧錄澄遠以預聞妖詐決杖配郴州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高班胡允則黃門楊允文與懷政協同妖妄皆杖配遠州入內押班鄭志誠與能書問往還兩任配房州入內供奉官石承慶嘗為懷政所召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黃門黃守忠凡之戒門卒勿納至是言其事承慶坐削兩任配宿州楊懷玉次日始詣樞密院自陳責授侍禁杭州都監擢崇勳內客省使桂州觀察使懷吉如京使賜以金帶金銀懷政既誅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永興捕朱能劉益李貴康王唐信道士王先張用和悉免死配遠州能偵知使者至表甲出殺守明以叛詔遣內殿承制江德明入內供奉官于德潤發兵捕之能入森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本軍十將張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閣門祇候順字城都頭以劉益等十一人黨能害中使璣于市王先李貴唐信張用和八人皆處斬能母妻子弟皆決杖配隸閣門祇候穆介知永興軍府朱異轉運使梅詢劉楚知鳳翔府臧奎等坐與懷政能交結相稱薦皆論罪降寇準太常卿再貶道州凡朝士及永興鳳翔官吏與準厚善者悉降黜焉

論曰周懷政鄙夫耳起亂屍間獲侍官禁幸美及怙權飛遂

不勝患失而欲廢置君相以快其不肖之心卒蒙大謬夫非其自撤者邪嗚呼人望如寇平仲而幾為懷政所誤臨於不測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都知領端州刺史嘗侍仁宗苑中命乘馬馳射賞其便習賜錦袍卮酒卒贈原州防禦使

論曰書稱罪疑惟輕夫疑且輕之而况明知其誣者乎顧交通外夷重典也周繼宗之獄證者既繁有徒而辭亦具服矣楊守珍雅好方畧稍有窺進啟蒙之思或懼失出之罰繼宗寧得免焉而毅然出之噫若守珍者豈獨庸中佼佼已邪

楊守珍

楊守珍字仲寶開封祥符人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選為環城路走馬承受公事契丹謀入塞為鎮定高陽關行營同押先鋒事會許民周繼宗為人誣告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解服遣守珍覆問悉釋理出之徙真定保趙等州駐泊都監邕桂等十州安撫都監泛曾克明降撫水州蠻寨二柵以抗其要天禧初擒盜於青灰山累遷西京作坊使帶御器械永興軍兵馬鈐轄徙真定郊寧路為內侍省內侍押班提點內弓箭軍器庫進內園使右班

韓守英 梁泛吉 劉惟簡 盧守勳 李祥

韓守英字德華開封祥符人初為入內高品泛征河東數奉詔至石嶺關督戰取隆州遼殿頭久之以西頭供奉官擢入內侍押班遼副都知隨王繼恩招安西川為先鋒戰於劔門有功遷西京作坊使劔門都監遂勾當三班院進入內侍都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鈐轄契丹圍岢嵐軍守英與鈐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部渡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末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鎧甲以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俄領會州刺史解都知再遷昭宣使復領三班出為廊延

路都鈐轄徙并代路建言本路宿兵多百姓困於飛輓今幸造
部無事請留騎軍千餘人悉徙內地真宗曰遣臣能體朝廷恤
民之意宜詔諸路視此行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皇城司
為趙德明官告使歷宣政宣慶二使內侍左班都知領獎州團
練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管勾修國史書成進景福殿使又
為延福宮使入內都知淺提舉諸司庫務卒贈宣國軍節度觀
察留後

梁泛吉字君祐開封人補入內高班王則反奉命宣慰遠言小
寇無多慮諸將之兵足以剪除若得重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
矣於是仁宗以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平又奏請分河北為
路每以一帥府統之遂建魏鎮定瀛四帥熙寧初為邠寧環慶
路駐泊兵馬鈐轄夏人寇大順城圍慶州七岩泛吉率兵八百
餘人與戰獲其首領又討平寧州叛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皇
城使泛高遵禧至寧武督士卒攻城身被創甚進入內押班遷
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元祐中卒贈成德軍節度使謚曰敏恪
劉惟簡開封人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閏
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
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而沾衣不退

帝起坐憐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
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
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
延福宮自是蒙親信交人叛詔馳驛至桂州審視事勢遂言帥
臣劉彝貪功生事罪當誅乾德狂童頭不足繫帝信之郭遠趙
高南征以為行營承受遠高被謫惟簡亦奪一官陝西五路師
還受命撫馮士卒以疾先還者不賜惟簡心知其不便至慶州
疏言士卒不幸以將臣上違聖畧糧食不繼逃生以歸其情可
貸今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帝用其言均予之又使
按閱河北保甲振濟京西水災參定諸陵薦獻既而為言者所
劾擯不用哲宗在藩時惟簡奔奏服勤及執政召至左右以內
侍押班卒贈昭化軍留後

盧守勳字君錫開封祥符人自入內內品累遷禮賓使邠寧環
慶路鈐轄遷為入內侍省押班領昌州刺史明道中改葬章
懿太后而舊藏有水以守勳嘗典葬事罷為永興軍兵馬鈐轄
徙廊延路再遷六宅使加貴州團練使進榮州防禦使兼邠寧
環慶路安撫都監元昊寇保安軍守勳率兵擊走之持避左騏
驎使移陝西鈐轄初劉平石元孫被執守勳撫膺涕泣不敢出

入嘗易蕃官馬延州通判計用章勸范雍棄城將保鄜州雍欲
 遠安撫都監李康伯往說賊不肯行賊去而守懿用章更相論
 奏知制誥葉清臣以守懿擁兵觀望請正其罪并按二人守懿
 久之復恩州防禦使遷利州觀察使歷真定府宣州北京路鈐
 轄以左衛大將軍致仕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安恪養子昭序
 李祥開封人為入內黃門資號銳善騎射用材武中選授涇原
 儀渭同巡檢泛景思立於河湟以功速內殿崇班為河州駐泊
 兵馬都監泛郭遠討交趾駐富民江賊兵大至與涇原將姚兕
 力戰敗之遷皇城使鎮戎軍沿邊都巡檢使泛劉昌祚征靈武
 議功加沂州團練使或言所部兵失亡多降簡州刺史權熙河
 蘭會路都監總岷州兵夏人攻蘭州祥赴援保險待變數日虜
 微圍去後圍緣使進階州防禦使泛种誼襲鬼章有功升兵馬
 都鈐轄在熙河二十餘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論曰宋內侍典兵者若韓守英之恤民梁泛吉之料賊皆不
 負任使者也李祥雖有失亡之過而特特奏功亦足相準虛
 守懿善縮觀望僅奪防禦使而旋即復之且獲贈謚賞不幾
 於濫乎劉惟簡當新主踐祚來自遠塞而內謁者顧獨引見
 太后則兩宮交構有自來矣然惟簡而中之立意在微示左

祖令帝知之以激後福耳豈真能知所守者哉觀其後服勤
 藩邸受知哲宗則其術固已結三朝矣

藍繼宗 字承祖 廣州南海人 事劉鋹為宦者 歸朝年十二 遷為

中黃門 泛征 太原 傳詔營陳 間多稱旨 秦州 並邊 大小 洛門 岩
 自唐末 陷西 苑 雍熙 中 溫仲舒 謝首 豪使 獻其地 徙眾 渭北 言
 者以為 生事 請罷 仲舒 太宗 遣繼宗 往按視 還奏 二岩 據要害
 產良木 不可 棄帝 悅 復使 繼宗 勞賜 仲舒 累遷 西京 作坊 使 副
 勾當 內東 門 元德 太后 章穆 皇后 葬 為按行 園陵 使 車駕 北征
 勾當 留司 皇城 司 車駕 謁諸 陵 近陵 舊之水 繼宗 疏泉 陵下 百
 司 泛官 皆取 以濟 權入 內府 都知 為天 壽 扶侍 都監 詔與 李神

祐第東封扈從內臣之勞而入內供奉官范守遜等訴其不公
罷都知祀汾雖復為天書扶持都監再遷東染院使明年領惠
州刺史進崇儀使勾當皇城司脩玉清昭應宮與劉承珪與工
作宮成遷洛苑使高州團練使充都監坐章穆皇后陵墜墊貶
如京使典修景靈宮進南作坊使復修會靈祥源觀車駕幸毫
州管勾留司大內公事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修國
史院為趙德明加恩使德明與繼宗射繼宗每發必中德明遺
以所乘名馬為內侍者右班都知遷入內都知仁宗即位遷左
驍使忠州防禦使永定陵修奉鈐轄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
上章求致任特免入朝拜舞及逆行幸頃之復固請罷都知以
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贈安德軍節度使謚僖靖
繼宗事四朝謙謹自持每領職未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
亟歸同列式留之繼宗曰我欲歸種花卉弄游魚為樂爾景福
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養子元用元震元
用終左藏庫使梓州觀察使元震以兄蔭補入內黃門轉高班
給事明肅太后禁中夜火后擁仁宗登西華門左右未集元震
獨傳呼宿衛以功速高品為三陵都監條列防守法其後諸陵
以為式歷群牧都監監三館秘閣積官皇城使累遷入內副都

知忠州防禦使仙韶院火元震救護火以時息詔褒之賜襲衣
金帶卒贈鎮海軍留後元震養子五人不高閔子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初補入內黃門遷殿頭高陽關路走馬
承受公事護塞滑州天臺埽役遷西頭供奉官監在京權貨務
知嘉州張約以贓敗詔與御史王軫往劾其獄遷領內東門司
為修奉章獻章懿太后二陵承受時議復用李諮權茶筭緡法
乃以惟吉為內殿崇班復監權貨務凡內侍領內東門次遷勾
當御藥院而惟吉纔進官眾以為薄惟吉欣然就職再拜以羨
餘遷承制為趙元昊官告使還言元昊驕僭勢必叛請預飭邊
備及元昊寇延州遣按視延廊瑛廢兩路器甲并訪攻守利害
敵既退夏竦韓琦謀自廊延深入乘虛擊之命惟吉募并汾銳
勇副以土兵輕齎赴河外惟吉以為我師當持重伺變不宜馳
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果引去還奏請旨領皇城司遷內侍
省押班群牧都監簡陝西冗兵領軍頭引見司選供備庫使盡
汰軍頭司軍校之罷廢者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領恩州刺史
為入內都知商湖決為澶州修河都鈐轄轉運使施昌言請亟
塞崔嶧以為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
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遷如京使果州團練使復領皇

司卒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拘張貴妃堯將治喪皇儀殿，諸宦官皆以為可，獨惟吉曰：「此事干典禮，須翌日問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為非，贈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逾月，又贈保順軍節度使，謚忠安。養子若水，字益之，以惟吉奏補小黃門，給事章惠太后殿，轉入內高品。王師平貝州，征懷賊，皆以幹敏選為走馬承受，賊平，以勞進官。三遷，環慶路鈐轄，討瑛州解也曰族，渡有功，歷帶御器械。內侍押班副都知，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御延和殿，臨閱置鐵甲七十步，俾衛士射，未中有者，若水自請射，連中徹札，建慶壽寶慈兩宮，典領工作，再遷嘉州防禦使，以病辭職，領梓州觀察使，提舉四園苑諸司庫使，卒，贈天平軍留後。

其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為英韶州巡檢，捕盜有功，再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泛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贖，眾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選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侍省押班關仁宗記前功，特以授之，選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

直禁中，劾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分當送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表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致仕，卒，昭吉敦實慎密，人士稱之。

李舜舉，字公輔，開封人，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遠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因言承受公舉，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論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遂刪舊制，熙寧中，歷幹當內東門御樂院，講筵閣，寶錄院，邪遠討交州，以為廣西幹當公事，軍中之政，得與講畫，或疾置入朝，稟受成策，會遠貶，亦降左藏庫副使，以文思院使領文州刺史，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言受密詔，自都轉運使以下三軍與者，皆聽斬，民懲前日之役，多死於凍餒，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吏往逼呼，輒毆擊，解州至城縣令以督之，不

能集齊舉入奏其事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
造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齊舉曰四郊多壘此卿
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造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互供禁
庭灑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
沈括城永樂遣齊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
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敬齊舉
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官省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在御
藥院十四年神宗嘗書李齊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
以安以榮十九字賜之

論曰自世味之中人也士雖高明者特猶染指重名節而輕
爵祿代不數人况閣官日侍禁闈耳目之所睹聞靡非富貴
容也謂宜濡染不能自拔而繼宗屢辭權任託興園池惟吉
欣就薄選昭吉願奉陵寢皆庶幾知止足之義矣至如殿廷
治貴妃喪獨惟吉一人以為不可則特寧謝其風烈焉李齊
舉夙夜奉公死而後已亦左璫之憲者哉跡其面折王珪
意彼胷中必不以將帥為榮矣獨惜其愛一通天之辱幾迺
裕陵仁民之雅惠耳

李憲 宋用臣 王中正 石得一

李憲字子軌開封祥符人皇祐中補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
宗即位歷永興太原府路走馬承受數論邊事合旨幹當後苑
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進收河州加東染院使
幹當御藥院復戰牛精谷拔珂諾城為熙河經略安撫司幹當
公事按視廊延軍制行至蒲中會木征合董氈鬼章之兵攻破
踏白城殺景思立圍河州詔趣赴之憲馳至軍先是朝廷出黃
旗書赦諭將士如用命破賊者倍賞於是憲晨起帳中張以示
眾曰此旗天子所賜也視此以戰帝實臨之士爭呼用命以進
督諸將傍山焚旗帳即日通路至河州賊餘眾保踏白官軍出
與戰大破之進至餘州又破賊堡十餘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
詣軍門降捷聞以功加昭宣使嘉州防禦使還為入內侍省
押班幹當皇城司安南叛副趙高招討未行高建言朝廷置招
討副使軍事須共議至節制執令即宜歸一憲銜之由是屢紛
辨遂罷憲而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於是
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極論其不可又言
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有成功其禍大章
再上勿聽冷難朴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効眾以為不可

憲曰何傷乎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往木征盛裝以出眾尊視皆無聞志師乘之殺獲萬計斬冷難朴董禮懼即遣使奉贄効順加宣州觀察使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又遷宣慶使時用兵連年度支調度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歲運西山巨木給京師營繕賜瑞應坊園宅一區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城復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禮亦請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若興靈道阻即過河取涼州乃總兵東上平夏人於高川石峽進至屈吳山營打囉城趨天都燒南牟府庫次葫蘆河而還憲既不能至靈州董禮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樞密院孫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猶有功但令誥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後上再舉之策兼陳進築五利且送之會李璣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兵趣憲赴關道賜銀帛四十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給衛三百進景福殿使武信軍留後使復還熙河仍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門降宣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眾數至河外而相羊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塹壁樓櫓具備明年冬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統八十萬眾十

日不克糧盡引去又詔憲遣間諭阿里骨結等且選騎度河與賊遇破之坐妄奏功狀罷內省職事哲宗立改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御史中丞劉摯論憲貪功生事一出欺妄避興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永樂之圍逗遛不急赴援降宣州觀察使又貶右千牛衛將軍分司南京居陳州卒年五十一紹聖元年贈武泰軍節度使初謚敏恪改忠敏憲以中人為將雖能拓地降敵而用上害民終貽患中國云
宋用臣字正卿開封人為人有精思疆力以父蔭隸職內省神宗建東西府築京城建尚書省起太學立原廟導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性敏給善傳詔令故多訪以外事同列悉藉以進朝士之乏廉節者往往諂附之權勢震赫一時積勞至登州防禦使加宣政使元祐初言者論其罪降為皇城使謫監滁州太平州酒稅四年主管靈德觀紹聖初召為內侍押班進瀛州刺史徽宗即位遷蔡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為永泰陵修奉鈐轄卒陵下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敏謚議謂用臣為廣平宋公有天子念公之勞久徙於外之語豐稷論奏以為凡稱公者皆須有宿大臣與鄉黨有德之士其曰念公之勞久徙於外斯乃古周公之事於用臣非所宜言也止令賜謚論者是之

王中正字希烈開封人因父任補入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真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遷東頭供奉官歷幹當樂院廊延環慶路公事分治河東遷事破西方有功帶御器械神宗將復熙河命之規度還言熙河譬乳虎扼玉乘瓜牙亦備可取也遂從王韶入熙河治城壁守具以功遷作坊使嘉州圍練使擢內侍押班吐蕃圍茂州韶率陝西兵援之圍解自石泉至茂州謂之隴東路土田肥美西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乃因吐蕃入寇言其路經靜州等族榛僻不通邇年商旅稍往來故外蕃因以乘間縣至綿興茂道里均而龍安有都巡檢緩急可倚伏請割石泉綿綿而置其故道從之隴東遂不可得遂使熙河經畫鬼章進招宣使入內副都知元豐初提舉教畿縣保甲將兵捕賊盜巡檢獻民兵伍保法請於村疇及縣以時閱習悉行其言復往廊延環慶經制遷事詔凡所須用度令兩路取給無限多寡既行又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卒願從者將之王者不敢違問罪西夏以中正簽書涇原路經略司事詔五路之師皆會靈州中正失期糧道不繼士卒多死命權分屯廊延並邊城皆以俟後舉自請罷省職遷金州觀察使提舉西太

一宮生前敗貶秩元祐初言者再論其將王師二十萬公違詔書之罪劉摯比中正與李憲宋用臣石得一為四凶又貶秩兩等久之提舉崇福宮紹聖初復嘉州圍練使卒年七十一石得一開封人為內侍黃門累官內殿承制神宗時帶御器械管幹龍圖天章寶文閣皇城司四遷入內副都知元祐初領成州圍練使罷內省職御史劉摯言得一頗覺皇城恣其殘刻縱遣邏者所在暴布張弮設網以無為有以虛為實朝廷大吏及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落入狴犴上下惴恐不能自保至相顧以目者殆十年坐降左藏庫使卒紹聖中贈隨州觀察使論曰夫開邊釁作威福人臣之大戒而王法所必繩者也神宗銳志啟疆遂以將權委之閣官而李憲王中正據臂師中藉口受詔恣意驕騷靈州之會並以觀望失期罪在罔赦矣用臣得一威福自擅論者目為四凶而卒免於竄死此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

王守規 馮世寧 李繼和 蘇利涉
 王守規真定樂城人入內都知守忠之弟也守忠事真宗謹愿
 慎密春遇最厚明道時守規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
 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
 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
 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於
 公賈村決蔡河於西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
 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將軍留
 後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
 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
 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崇寧新宮
 名世寧首知入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宣
 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
 後政和初以內省者使彰化軍留後致仕世寧入禁闥六十
 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曰恭節
 李繼和開封人以父任為內侍黃門慶曆中為河北西路承受
 保州兵叛塞城門距守官軍重圍之不得入繼和獨上南門

密呼所結內應者諭以禍福眾言俟李昭亮至即斬關自歸已
 而果然賊平遷兩秩王則反貝州為城下走馬承受沙苑關馬
 詔秦州置場以券市之繼和領職不數月得馬千數而人不擾
 舊制內侍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勅至是乃令以勞進官者無拘
 於年環州弓箭手歲時給酒州將不與眾誼訴亟闔府門不敢
 出繼和步入眾中譬曉之曰汝曹為一杯酒遂喪命乎眾悟散
 去事聞擢帶御器械累遷宣慶使文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卒
 子從善援例求贈官神宗曰此禁事也繼和無軍功何必贈自
 是為定制云

蘇利涉字公濟祖保遠自廣州以閩人泛劉錫入朝利涉初為
 入內內品慶曆中衛士之變以護衛有勞賞激加等英宗為皇
 子利涉給事東宮及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為穎王府都監
 力辭幹當御藥院遠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
 及帝崩乞與醫官同貶三上表待罪不許神宗即位授達州刺
 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僊韶院火營救甚力賜
 襲衣金帶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勤僖利涉嘗幹
 當皇城司循故事廂卒邏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
 細悉以奏往往有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論曰王守規等救災弭變功皆足錄而李繼和以未立軍功獨靳其贈靳之誠是也而以無軍功靳則非矣夫中官也何必有軍功如以功論則下保州之城定環州之諜者獨不得比於軍功也邪蓋神宗志勤遠略微開邊決戰即不以軍功見錄耳其後童貫卒以討賊疏王爵則神宗一言貽之禍哉

史志聰 武繼隆

宋仁宗嘉祐二年春正月帝方視朝疾暴作趣扶入大內時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子宮中皆出外邸未嘗類然正名之也中外意洵洵相文彥博呼內都知史志聰問帝所患狀對曰中禁秘不敢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乃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且行誅先是相富弼用李昌言策自澶州商湖穿六塔渠北京留守賈昌言素惡弼欲傾之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監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平又言嘗請皇后同聽政彥博視而袖之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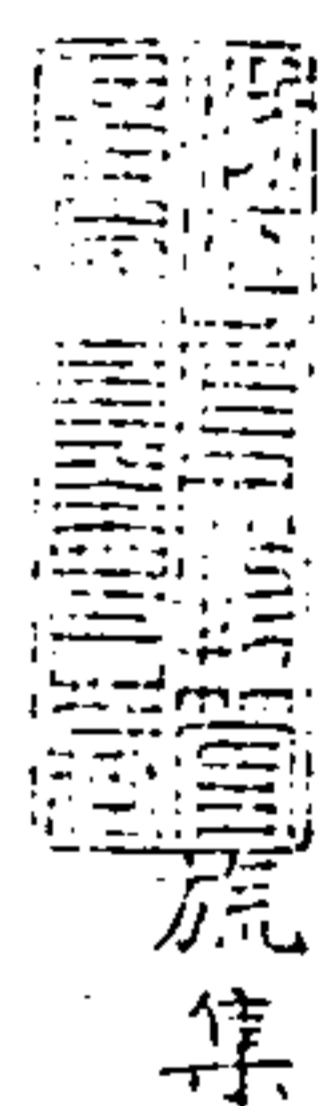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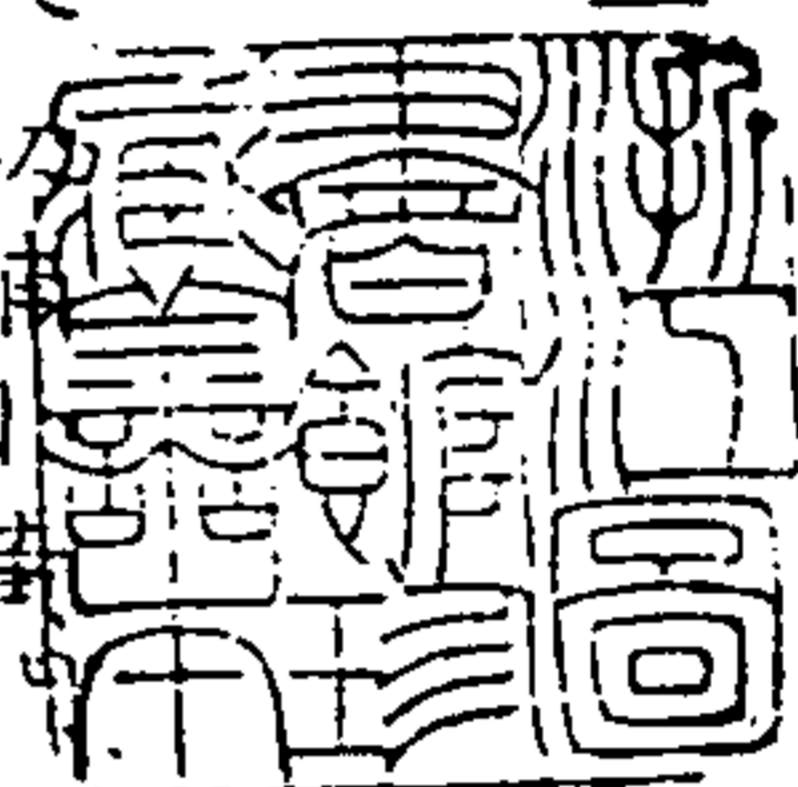
詰厲聲曰天文變異爾職也當言國大事於爾何預而妄言可斬也司天官恠失錯謝罪死彥博直視者久之徐少齋曰吾觀汝直庸妄人耳未忍遽法汝自今謹勿為此矣叱之去既而遣司天官詣六塔相河道即遣上言者往繼隆白不可彥博曰彼本何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雙然不敢對而其人至六塔恐得罪還更言六塔在京東北非正北不害當是時京師業已頽彥博而定

論曰昭陵偶疾皇儲未定中外洵洵微文潞公者殆矣然當是時宰相之力猶能制馭內臣陵夷至於建中靖國則狐焉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二

宋

張茂則 陳衍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獲賊還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侵召茂則趨入扶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州團練使為永興路馬鈴轄入為內侍押班再遷副都知熙寧初同司馬元相視恩蕞深瀛四州生隄及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泉即撲滅詔曰宮禁不驚帑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之賜以紫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復之仍進其官哲宗即位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茂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祐又以茂則嘗預任使追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陳衍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東門司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京之

邠方力說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田恬寵驕肆交結臧旦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士良與衍同在宣仁后閣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博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十餘人於外以剪除人主心腹羽翼意在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程節泣其刑

論曰嗚呼王安石之禍人國也烈矣哉夫汴宋之亡弔古者爭罪章蔡顧二氏所紹述者誰氏之政而其所籍以為黨人者又誰之讐乎端禮一碑無論將相諸臣盡於一網即閣尹之賢者亦不免焉茂則猶幸濫先而陳衍遂以枉死悲哉惜矣藉令不有熙寧之新法則必無元祐之改正彼二氏者將何所紹述又何所讐於元祐而汴都之駕或不遽至北轅耳吾故曰安石之禍之烈也雖然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與黨則陳衍茂則沒有餘榮矣

程昉

程昉開封人以小黃門積遷西京左藏庫副使熙寧初為河北
七田都監河決棗強醜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鋸牙下以竹落塞
決口加帶御器械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為一及二股東流
御河遂淺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又塞漳河作浮梁于洛
州兼外都水丞詔相度興修水利河決大名第五埽昉議塞之
因疏塘水溉深州田又導葫蘆河自樂壽之東至滄州二百里
塞孟家口開乾寧軍直河作橋於真定之中渡又自衛州王洪
埽導沙河入御河以廣運路累遷達州防禦使制置河北河防

水利御史盛陶言昉挾第五埽之功專為己力假朝庭威福恐
動州縣所閤共城河頗廢人戶水磴久無成功又議開沁河因
察訪官按行始知不便漳河滹沱之役水占邢洛趙深祁五州
之田王廣廉孔嗣宗錢勰趙子幾皆嘗論奏其姦欺之狀則多
置提口指決河所侵便為淤田其事權之盛則舉官廢吏惟其
所欲恃慢豪橫則受聖旨者三受提點刑獄司牒者十二故有
違拒小人誤當賞擢驕暴自肆願遣官代還仍行究治神宗曰
王安石以昉知河事故加任使令開漳河用工七百萬滹沱八
九百萬已議體量矣始安石欲興水利驟用昉昉挾安石勢而

慢韓琦後安石覺其虛誕亦疏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
都大制置河防水利司

論曰國家經政凡皆以興利而除害也顧治水獨稱利者其
說昉於孟子論性而以高之治水徵也禹之治水行其所無
事者也無事即利利即由地中行蓋可以長無事矣有所事
焉決與塞皆害也故河渠者其天下之大利大害乎宋初都
汴治河尤亟要在行所無事耳王安石當國驟講水利而偏
任一生事之程昉恃安石任其私智而驟然多事迄無成
功直驅無辜之黔首不貲之緡錢以供陽侯一怒韓宗師論

昉罪十六吾以為安石之罪倍蓰於昉而昉以憂死安石竟護
刑猶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哉吾觀安石行新法初亦結
內侍張若水藍元震以為與援則久矣其行詐矣

高居簡 雷允恭 閻文應 任守忠

高居簡字仲路世本番禺人以父任為入內黃門護作溫成原廟奉神物以精辨稱超轉殿頭領後苑事坐奉使梓夔路多占驛兵降高品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內東門司幹當御樂院神宗即位御史張唐英言其資性愷巧善引合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罪惡已多祖宗舊制幹當御樂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陛下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况居簡項在先朝依憑城社物論切齒及陛下統統乃復先自結納使寵信之恩過於先帝願明治其罪以解天下之惑於是罷為供備庫使稍遷帶御器械進內侍押班以文應使領忠州刺史卒贈輝州觀察使居簡閩外廷議論必以入告省中目為高直奏仁宗時常使南海過廣州火救者不力居簡督眾護軍資甲仗二庫賴以獲全事聞詔褒之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稍遷入內殿頭給事東宮周懷政偽為天書允恭豫其事懷政死權內殿崇班遷承制再遷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章獻后初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山陵事起允恭請效力陵上章獻后曰吾慮汝有妄動恐為汝累也乃

以為山陵都監允恭馳至陵下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章獻后曰此大事何易輕如此允恭曰先帝宜子孫何惜不可章獻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特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謂唯唯而已允恭入奏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

全賈賜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尋竄海上

閻文應開封人給事振廷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執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耒夏竦陳堯佐范雍趙鼎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為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言竟廢后為淨妃

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為夷簡內應也郭后既廢楊尚二美
益寵專夕仁宗體為之笑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
以為言仁宗亦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
應曰諾文應即以暹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
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以尚氏委女道士
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既而仁宗復悔廢郭后有後后之意
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扶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文應
為之也累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罪請并其子士
良出之以文應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改鄜州士良罷御
藥院為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也左右引陳氏女入
宮父貌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王曾呂夷簡蔡
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被百葉
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邪仁宗曰然士
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為后無乃不可
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從相州鈐轄卒贈鄆州觀察使
任守忠字稷臣蔭入內黃門累轉西頭供奉官領御藥院坐事
廢以之復故官補遷上御藥供奉初章獻后聽政守忠與都知
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改出為黃州都監又請

監英州酒稅稍遷潭州都監徙合流鎮西鄙用兵又為秦鳳涇
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押班出為宣州鈐轄
加內侍副都知累遷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仁宗未
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
即位拜宣慶使安靜軍留浚守忠又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
知諫院司馬先論守忠離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
於都市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赦一道參政歐陽修已
發趙鼎難之修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立守
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新州安置取空頭赦
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守忠久被寵幸用
事於中人不敵言其過及貶中外快之起為右武衛將軍致仕
卒年七十九

論曰直美名也而居簡以直奏濟其姦元妻子母至情也而
文應力主廢后守忠離間兩宮其罪不容於死矣允恭移穴
意屬愛君而恹然任事不太橫歟允恭伏誅而文應守忠幸
保守領則亦仁柔之過耳昔真宗時內侍江守恩以擅取民
麥杖殺軍士抵法則真宗之用刑較仁宗不猶賢乎

童貫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
 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於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
 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貫策取青唐因言貫嘗十使陝右審五路
 事宜與諸將之能否為最悉力薦之令兵十萬命王厚專闡寄
 而貫用李憲故事益其軍至澧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
 毋西兵貫發視遠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後
 四州擢景福殿使襄州觀察使內侍寄資轉兩使自茲始承義
 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累遷武原軍節度使討
 漢哥臧征復積石軍洮州加檢校司空頗恃功驕恣選置將吏
 皆捷取中旨不復問朝庭寔弗京意除開府儀同三司京曰使
 相宜應授官官不奉詔政和元年進檢校太尉使契丹或言以
 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走故欲見之因使覘
 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展舊廟謨兵柄皆屬焉遂請進築夏國
 橫山以太尉為陝西河南河北宣撫使俄開府儀同三司簽書
 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不三歲領院事更武信武寧護國河東山
 南東道劍南東川等九鎮太傅涇國公特人稱蔡京為公相因
 稱貫為媪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於蕭關古骨龍謂可制

夏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曰君在京師時
 親愛於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難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
 而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懼貫隱其敗以捷聞百官入賀
 皆切齒然莫敢言閣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遣人遠誓表
 納款使至授以誓詔辭不取貫強館伴使固與之還及境棄諸
 道上舊制熟羌不投漢官貫故引拔之有至節度使者弓箭手
 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隸他籍軍政盡
 壞政和元年副鄭久中使于遼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
 燕之謀選健將助卒刻日發命會方臘起睦州勢甚張改江浙
 淮南宣撫使即以所聚兵帥諸將討平之進貫太師從國楚然
 臘雖平而北伐之役遂起既而以復燕山功詔解節鉞為三公
 加封徐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而伐以諱植明年復起領樞密
 院宣撫河北燕山宣和七年詔用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
 朕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南侵貫在太原遣馬
 擴辛與宗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毅為責且遣使告與兵貫
 厚禮之謂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使者勸貫速割兩河以謝
 貫氣褻不能應謀遁歸太原守張孝純謂之曰金人渝盟王當
 今天下兵悉力枝梧令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

手奈河北乎。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君必欲留貫，置帥何為？孝純拊掌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貫奔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貫為東京留守，貫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貫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唯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於是諫官御史與國人議者，遂起初貶左衛上將軍，連謫昭化軍節度副使、竄之英州。吉陽軍行未至，詔數其十大罪，命監察御史張徵逆其所至，位斬之。及於南碓，既誅，首赴關，梟于都市。貫在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曰：且臨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偉觀，視顧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閭人有度量。能緣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左右嬪，寺維譽言日聞，寵嬖俞赫，庭戶雜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所養僕圍官諸使者，至數百輩，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蘊醜不償責也。馬莊即顯也

論曰：兵者國之大事，而將則三軍之司命，國之輔也可不慎。與大易於師，蓋詳哉其言之矣。曰：大人吉，弟子凶，明將非其

人則執言雖利，尚不免於與尸。耳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本善，伺志復邀功，浸至東征北伐，進止自由，壞亂軍政，流毒四方。汴宋之亡，形已成，而貫且侈然使相矣。俄而三公矣，又倏而胙土，疏王爵矣，馴致金人敗盟，宗社岌岌而始，竄之殛之，嗟何及乎！然後益信聖人之慮遠，而王者欲懷萬邦，慎不可輕三錫之命於小人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十三

宋

旒集

邵成章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
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帝留于汴原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
章奉束輿服御至南京泛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盜
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不以聞及張過焚真州公行在六十
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
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仲言成章
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譖於帝曰劾九百乘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
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
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泛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
殺遺之金帛而去

論曰高宗問問嶮難做息一隅此何異越王棲會稽時而汪
黃交蔽使冕旒以前絃綉之外一切不見不聞幾何不為靖
康之續我賴邵成章發憤陳言條具其罪帝不第瑱真之而
除名編管以飾其怒斯豈中興今主之作用乎當不共戴天

之虜正卧薪嘗膽之秋而區區以歡樂故棄一忠直近侍幾
遺敵人則又奚望其能中興也獨不思明受之變毋亦左右
近習日與供歡樂者啟之蒙邪

梁師成

楊戩

附李彥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實詳書藝局詳死得
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寵
名進士籍中積遷晉州觀察使興德軍留浚建明堂為都監既
成拜節度使加中太一神霄宮使歷護國鎮東河東三節度至
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換節淮南時中外恭寧徽
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
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
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

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載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賦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雋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遺點污多置書畫奉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囁嚅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過問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勳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隙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野王楷罷盛有動搖京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雙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思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為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恐不測京復論其有異志樣宜策功當正典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遂之師成疑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劾亦侍於外久未有以發嘗其

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先令望之詣中書諭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為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宗寧後日有寵知入內侍者立明堂鑄鼎龜起大晟府龍德宮皆為提舉政和四年拜彰化軍節度使首建期門行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歷鎮安清海鎮京三鎮由檢校少保至太傅遂謀撼京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於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墜棄墟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田復不可減稅為西城所築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其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權公才為觀察使宣和三年戩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閭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

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奇任釋彥李士漁王澣毛孝立王隨江惇呂垓錢械宋憲皆助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掃笏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徑趨謁舍不敢對之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未勦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力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求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輟輒問如龍鱗薛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眾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為取竹誣刊蘇軾詩文於石為十惡朝廷察其据撫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勳結怨於東南李彥結怨於西北靖康初詔追戮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劉奇以下十餘人皆停廢復訖察官論曰梁帥成手不握兵符是不履邊圉第以翰墨自任而一時人士驚走其門即巨姦如蔡京敢於格使相之詔而不敢不媚師成則以媚相之長槍大劍不惜於隱相之毛錐耳楊戩橫賦虐民民不堪命而李彥承之益致其毒勞者弗息饑者弗食盡驅元元之命斃無孑而踣道路天下惡得不亂乎嗟乎道君之寵袂閹人厚矣而卒不免於此狩繇童貫以軍

旅師成以翰墨戩彥以賦欵相與之駕耳悲哉其養蛇虺以自整也

藍珪 康履 馮盆 張去為

藍珪康履初皆為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嘗從康王使金人行營及開元帥府蓋主管機宜文字朝廷遣人趣師入援履等請王留相州王叱之而行既即位二人俱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如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帝知之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違者停官編錄履終無所忌憚與內侍曾擇凌忽諸將或踞坐洗足立諸將於左右聲喏甚至馬前故疾之者眾俄遼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帝在揚州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戎備逆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銜愈

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競以射鵝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然遮道統制苗傳等切齒曰此輩使天子至此猶敢爾邪傳幕客王世修亦疾中官恣橫以告武功大夫劉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王淵濟樞筦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分捕中官凡無須者皆殺之履馳入白帝傳等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凡中官所主者皆得美官王淵遇賊不戰交康履得樞密中官在外者已誅更乞康履監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不忍除傳等官以安之傳等曰欲速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策安出主管浙西機宜文字時希孟曰中官之為患至此盡矣不除之天下之患未已軍器監葉宗諤言陛下何惜一康履不以慰三軍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傳即腰斬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傳等誅贈履官謚榮節召珪等遠中書舍人李陵言中官復召其黨與相賀氣燄益張中外切齒不報珪至自武功大夫擢內侍省押班慈寧宮建命提點事務尋升內侍省都知及迎太后命克都大主管太后既還宮珪奏應干補受恩乞聽慈寧宮施

行泛之珪初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幸以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安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謂為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與知閤門事藍公佐善每邀公佐至其直舍必縱飲大醉薄莫乃歸嘗漏泄禁中語劉光遠初劾謂與內侍陳永錫受其金力為營救言官劾之帝詔永錫與祠謂送吏部後累官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宣

馮益康王即舊人也王即位自入內東頭供奉官遷至幹辦御藥院尋兼幹辦皇城司恃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於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於內侍覆轍不可不戒事乃已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原州防禦使帶御器械時帝用侍御史常同言詔皇城司並隸臺察益言非祖宗舊制帝為追寢前詔特遣宣政使益自言藩邸舊吏乞加恩遂升明州觀察使內厩舊有驥驥院官並請別置御馬院自領其事又擅穿皇城使門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趙鼎等皆患之會劉豫搗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聞國體當

解職加罰帝喜曰聞益交閩外事漸不可長與祠放歸凌意示
息鼎解之益自是家居廩祠者十四年先是偽柔福帝姬之來
自稱為王貴妃李女益自言嘗在貴妃閣帝遣之驗視益為所
詐遂以真告及事覺益坐驗視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與皇太
后連姻得免十九年卒于家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養子也初為章太后宅提點官累遷至安
德軍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遷內侍省押班時見道為入內侍
省押班父子並充景福殿使去為寢有寵請以一官回授見道
帝嘉而許之其後見道以保康軍承宣使致仕而去為與秦檜
王繼先俱用事并延福宮使累遷至入內侍省都知恃恩干
外朝謀議金兵將至遣使來出慢言以相懼去為陰沮用兵進
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帝悟而止侍御史杜莘老乞斬
去為以壯士氣先是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
人駭之莘老復劾其罪帝不得已令去為致仕莘老亦出補外
及內禪詔落致仕提舉德壽宮行移如內侍省仍鑄印賜之脩
宮有勞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初安恭后入宮去為實進之后
崩上皇又遣去為侍旨立譙貴妃為后故亦貴重然至死不復
涉朝廷事

論曰中官自仁宗時浸撓帥權然第敢危法中軍校耳迨童
貫梁師成始益尊大迄乎渡江餘爛猶熾康履等丁播遷之
會身不任汗馬之勞射鴨觀潮全忘緯恤諸將出萬死一生
以悍半壁之天下而顧敢傲然凌忽奴虜視之即微苗劉亦
豈無激而生變者乎二兇雖狂詩然樓下數語切中膏肓吾
不知高宗於是時將何以施而目也至如馮益等渡去為竟
兵其中有一如苗劉者明受之變不幾再見邪嗚呼李志道
以赦恩復官容機以退閑復起劉炎以禁市通姦利李虞以
飲酒刃弓人帝雖迫於人言勉送罷斥而卒不忍終寘之法
易曰菟陸夫夫中未光也高宗如此舉動雖其外亦不得為
光矣

扶印權者中官閻士良也禁市者禁中市也

陳源 井昇 王德謙

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頗有寵俄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言內侍不當干軍政遂罷源恃恩颯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為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經武大夫執士昌源所役也工理髮奏補承信郎又補臨安府都吏李庚以官使之窺伺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與京祠給事中宇文价封還錄黃改外祠臺官黃洽等又劾之乃謫源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言者猶未已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禁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拱衛大元永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齊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命三人俱事元宗於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乞行誅竄以慰壽皇在天之靈詔罷源等官源撫州億年常州居住齊卿任便居住慶元二年以生皇子息源億年許自便齊卿與內祠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億年湖州義端再駁齊卿內祠反坐外補其後源等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以別業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媒聞人疑其非言者云

井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澤之死昇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帝頗親昇昇以此用事臨安尹胡與可為小官特丐貸於臨安富民馬氏不如欲銜之至是馬以營官監踰於繫獄與可認有司以私鹽論御史陳井卿決獄平反之昇之子嬖與可女也乃陰為與可地諧井卿于帝前謂為豪民馬請事所得至萬緡上疑遂論罪馬流嚴州井卿由是罷去時曾覲以使弼領京祠王抃以知閣門兼樞密都承旨昇為入內押班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既而覲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帝曰昇乃德壽宮所薦謂有才耳熹曰姦人無才何以動人主昇用事二十年招權市賄黃由對策亦頗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批之罪籍其貲竟以廢死弟昌淳熙末幹辦內東門司帶御器械光宗朝累遷至親衛大夫保康軍承宣使提舉柘神觀慶元初為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昌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貴寵王德謙初為嘉邸都監頗親幸孝宗大漸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黃由時為王府贊讀奏請嘉王詣重華宮問疾既得旨德謙固請覆奏王斥之遂行孝宗崩王在喪次中外洎洎王以告直講彭龜年龜年以為違儲則人心安須白中宮乃可即諭德謙奏之皇太后德謙不敢強之既而無報王即位德謙累遷詔

廢軍承宣使內侍有押班賜居第驕恣踰法服食擬乘輿出入或以導駕燈籠自奉為人求官職以巨萬計泄其事者禍立至故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吳宗旦事之尤謹夜則易服造謁德謙求為節度使先薦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將使草麻宗旦先備草示之引天寶同光為比德謙喜制出參政何澹不肯署諫議大夫劉德秀率臺諫論列宰相京鎧復以為言命遂寢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德謙累以計勝侂胄擠之詔與外祠臺諫又文章論駁侍御史姚愈言吳宗旦嘗草德謙制遂罷其官愈又率同列力攻德謙詔送廣德軍居住尋以臨安尹劾其賊濫借擬詔降圍練使移居撫州他事勿問中書舍人高文虎請改為安置臺諫復言其姦說乞自今不以赦移雖特旨亦許執奏帝用其言德謙遂坐廢斥以死

論曰童貫梁師成之橫高宗親耳而目之而登壇一詔亦既錮其子孫以示明誠而卒無奈中官何也又以其患遺之後人是故陳源嘗提舉德壽宮并昇德壽宮所薦以為才者而源盜名器私其隸役昇區區為子嬾戚誣富室而逐執法之臣孝宗稱南渡英主僅斥源而幾為昇所惑焉其後昇幸廢死而源復用事遂與林億年等交構兩宮卒陷光宗於不孝

重華不得見其子嘉王不得面文禪於其父非德壽宮而孰遺之患哉王德謙嘉王親幸而陰尼重華之朝又蓄縮於廷儲之奏此於緩急奚賴顧寵秩之俾日驕橫而犯上亡等也向令不有侂胄有侂胄矣而不有劉德秀諸姦黨為之羽翼則德謙不終以計勝而益肆其橫乎雖然計勝則德謙橫黨勝則侂胄橫吾未見任外戚果賢於任中官也

高宗禪位後居德壽宮孝宗後居之稱重華宮

白諤

秦檜以洪皓侃直銜之次骨嫉侍御史李文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諤宣言變理乖盪洪尚書名聞天下乃不用此災所浸致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諤為刎頸交更相推譽罷提舉江州太平觀流諤領表然諤特泛太后在金知皓名云然初不識皓也

論曰洪忠宣秦檜白諤皆自金還者也忠宣不屈粘罕流遞冷山而檜為粘罕草檄其人之賢不肖諤在虜中知之熟矣侃侃宣言激於衷也豈相重哉乃檜為虜間而忠宣斥諤又

以忠宣故流也。悲夫。叔寶全無心肝。吾於高宗亦云。

闕禮

闕禮高宗朝宦者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闕語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皇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過禮知其意問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愛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今欲置大

計而無太后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入內侍省都知又美兼重華宮慈福宮承宣充提舉皇城司選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論曰嗚呼當紹熙甲寅之歲其宇宙間一大變乎夫親喪人子所自致無貴賤一也壽皇以是歲正月遘疾至六月戊戌而崩光宗制於悼后子道日虧是故王津園可幸而重華宮弗過也朝可視而大行勿臨也祭可以太后攝而儲弗建也御批八字豈人子哀痛時語也如果帝意則喪禮絕於君父而母后代乎嗣皇矣倫攸數非宇宙間一大變乎嗟嗟於是時也嫌隙易生禍患叵測留丞相不敢留王德謙不敢奏張宗尹不得請而韓侂胄遂巡退矣一趙知院獨如大事何幸闕禮入見太后垂簾知院承旨嘉王始得以就素幄踐天子位而主禮祭之也蓋自初廟迄于舉禮凡二十有七日前此

執喪之位猶虛也。又非宇宙間一大變乎。然則禮之功幾與
宣策者相伯仲矣。歟。然不居而丐退讓。恩賢矣哉。

董宋臣

董宋臣。理宗朝宦者。溥祐中以睿思殿祇候。特轉橫行官。寶祐
三年。兼幹辦佑聖觀侍御史。洪天錫劾之不報。天錫坐元遠大
理少卿。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
。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宋臣。又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原軍。承宣
使除入內侍。有押班。尋兼主管太廟。往來國信所。同提點內
軍器庫。翰林院編修。教令所都大提舉。諸司提點。顯應觀。主管
景獻太子府事。會天祥以著作佐郎兼景獻府教授。義不與宋
臣聯事。上書求去。天祥出知瑞州。言者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諭。

解庇之。秘書少監湯漢上封事。亦言宋臣十餘年來。聲焰薰灼
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至結兇渠。以致大禍。中外惶惑。切齒而
陛下為之辨明。大臣方為之和解。此過計也。願收還押班等除
命。不勝宗社之幸。疏入。帝亦不之省。六月。命主管御前馬院及
酒庫。既卒。帝猶命特轉節度使。其見寵愛如此。

論曰。英宗於汴宋。稱中材耳。其待內侍。未數數然也。故韓琦
得以初造守志。而呂誨傳克俞。得以論罷王昭明。李若愚等。
鈐轄之命。呂嘗以私人。呌外庭。公論我南渡。若理宗非不宗
尚理學。褒獎忠賢。而董宋臣馮依。驕橫聲焰。赫然至以閹羅
目之一時。廷臣牟子才論之而不聽。湯漢論之而不聽。池元
堅趙崇潔李昂英等論之而不聽。洪天錫文天祥以去留決
之而不聽。雖吳民以欲田控之而不聽。宋臣方且引眾人祛
端士。逐相臣。恬不為異。一知州言及內庫。既諷臺諫。劾而罷
之。而且曲為諭解。抑何眷眷不能割也。毋亦聲色宮室之好
。是以中帝之心。而不覺神為之藉乎。是故起梅堂。開芙蓉閣。
建香蘭亭。倡台優入宮禁。此皆宋臣所為。熒惑主心。而自固
其寵者也。虛允升雖亦用事。恐炙手不若宋臣易熱矣。及元
兵剽虜。進燧告警。宋臣賊然喪膽。亟請遷都。向微軍器大監

何子舉言諸吳潛則崖山之覆已見於開慶之元而區區寵一宋臣竟美益哉吾嘗方宋於漢仁如文英如景神如武高宗先武之罪人而理宗桓靈靡耳雖然理宗末年以臺臣言而罷李忠輔豈亦悔心之萌乎獨奈何眷眷一宋臣即以病請祠而猶予告也

餘人丁大全也端士洪天錫等相臣識方叔知州知嚴州吳萊諷臺諫外澤也

歷代近侍考卷之十四

旒集

遼

王繼恩 趙安仁

王繼恩棣州人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停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以下兒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閣為監繼恩在焉聰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尚衣庫使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靈州觀察使內庫都提點繼恩好清淡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趙安仁字小喜涿州樂壽人自幼被侍統和中為黃門令秦晉國王府祇候王堯授內侍省押班御院通進開泰八年與李勝哥謀奔南土為游民所擒初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召令安仁伺皇后動靜無不知者仁德皇后威權既重安仁懼禍復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以言營救聖宗曰小喜言父母兄弟俱在南朝每一念神魂隕越今為思親冒死而亡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遂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會上思太后親馭奉迎太后責

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我母子邪安仁無
谷後不知所終

論曰王繼恩好清談喜誦讀而澹於權利其猶賢乎趙安仁
始附欽哀而偵嫡后復附嗣君而遷生母反覆變詐離間骨
肉真負萬死矣僕與宗無大隧之悔則欽哀不為仁德之續
乎雖然自述律太后已不免祖州之遷豈遼倍固然不足為
異邪

金

梁玠 宋珪 潘守恆

梁玠本大吳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監事海陵玠性便佞善迎
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宮閹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元
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先道等
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
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為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
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玠委
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使玠往視

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玠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
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玠因極言宗劉
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先貯衾
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玠與宗通謀勸帝伐宋
徵天下兵以疲救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玠與宋人交通有狀謂
玠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
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
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玠同謀者皆命執於軍中海陵過弒玠
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
命乞奴監作乞奴許語去社稷廟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伺看
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鷄後苑
鷄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解此鷄近侍不敢言宮中
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
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
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
察官奴為變殺元丞李璆參政石蓋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
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而所制倉恨

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夏納蘭、訖谷、護衛女奚烈完、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詔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泣旁殺之。及其黨阿李合白、進習顯及蔡斌、破表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之。

論曰：海陵淫侈，其天性也。梁沈約而迎之，如恐不及，其與海陵同斃，宜哉。梁道勸章宗納李妃，李新喜與李妃立衛王，李思忠弑衛王，而比胡沙虎始末，雖無可攷，其為國蠹可知也。宗珪潘守恒雖時進諷諫，亦奚裨於顛覆乎？然珪之殉難，守恒之知體，不可謂非傭中佼佼者矣。

李新喜與李妃議立衛王永濟，守恒謂此大事，宜召大臣謀之，史稱其知體。

元

李邦寧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授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惜臣，知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衣帶者。臣聞有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篋，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御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備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子辱無不當功罪。且天子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算，旦暮不給，必將橫斂，措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

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選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階金紫光祿大夫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政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張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禮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曾祖願贈銀青光祿大夫司徒諡敬懿祖德懋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諡忠獻父撝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仁宗即位以邦寧舊臣賜鈔千錠辭弗受國學將釋奠教遣邦寧致祭於文宣王殿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闢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論曰李邦寧亡國奄人也以警敏見親歷事四朝榮躋極品

雖亦時進讜言而陰揣特相之私意欲徼已樹之副君其言則是其人不足取也致祭文廟先師固必不敬矣大風滅燭皇天威怒可畏哉

朴不花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之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要譽一時請於帝市地收瘞之帝賜鈔七千錠中宮及興聖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算

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黏銀鼠
裘各一襲以為貴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
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畀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慶
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七
千九十餘錠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晝
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翥
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於是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
軍國之事皆其所臨決皇后乃謀內禪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
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子乃罷去而獨搆思監為丞
相時帝益厭政不花承間用事與搆思監相為表裏四方警報
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然根株盤固氣焰薰灼內外
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
蠹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孟也先不花傳公讓等乃
劾奏朴不花脫歡奸邪當屏黜御史大夫老的沙以其事聞皇
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乃皆坐左遷治書侍御史
陳祖仁連上皇太子書切諫之而臺臣大小皆辭職皇太子乃
為言於帝令二人皆辭退而祖仁言猶不已又上皇帝書言二
人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李世其禍皆起此輩而

權臣藩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存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
誠思之可為寒心臣願俯從臺諫之言將二人特加擯斥不令
以辭退為名成其姦計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
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之舊
若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將不可制臣寧餓死於家誓不與同朝
牽聯及禍語具陳仁祖傳會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
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駁有趙高張讓
田令牧之風漸不可長眾人所共知之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
耳自古宦者近君親上使少得志未有不為國家禍者望殿下
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眾心則紀綱可振
紀綱振則天下之公論為可畏法度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
舉矣由是帝大怒國鳳祖仁等亦皆左遷時的沙執其事頗
力皇太子曰惡之而皇后又諧之於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
為雍王遣歸國已而復以不花為集賢大學士崇正院使皇后
之力也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寺羅帖木兒軍中是時搆思監朴
不花方倚擴廓帖木兒為外援怨寺羅帖木兒匿老的沙不遣
遂誣寺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二十四年詔削其官使解
兵兩歸四川寺羅帖木兒知不出帝意皆搆思監朴不花所為


怒不奉詔宗王不顏帖木兒等為表言其誣枉而朝廷亦畏其強不可制復下詔數搠思監朴不花互相聖赦黃惡主聽之罪屏搠思監於嶺北流朴不花於甘肅以快眾憤而復寺羅帖木兒官爵然搠思監朴不花皆留京城實未嘗行未幾寺帖木兒遣亮堅帖木兒以兵向關聲言清君側之惡是月十二日駐於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往復者數四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勢不可解不得已執兩人并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為寺羅帖木兒所殺事具搠思監寺羅帖木兒傳

論曰朴不花因緣西宮遂致柄用朋比權姦肆其凶燄雖交章論列而根株幾不可拔矣及其挑激強藩稱兵詣關身僂而國亦隨之噫嬖寺之以人國徼幸也詎可樂哉

疑年錄

錢辛楣先生編

陽湖孫星衍題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核其壽數取
 左氏傳有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後無隱吳君思
 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為續錄四卷夫人生死其
 大者或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
 章字畫之工名於當世以年之少長為藝之進退亦考論好事
 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為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
 板以行維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
 從之情未厭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亡其公卒俱入此錄而余猥
 以昏耄餘齡子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悽悽愴其亦何能已也嘉
 慶十八年上章作噩姚鼐年八十三元旦雪中為疑年錄序

疑年錄序

參閱姓氏

安邑宋葆淳帥初

仁和趙 魏洛生

陽湖孫星衍伯淵

寧化伊秉綬墨卿

萊陽趙 曾北嵐

江都秦恩復敦夫

甘泉江 藩子屏

嘉定瞿中溶木夫



疑年錄卷一

嘉定錢大昕辛櫛編

海鹽吳 修子修校

鄭康成七十四

生永建二年丁卯

卒建安五年庚辰

荀慈明六十三

爽

生永建三年戊辰

卒初平元年庚午

虞仲翔七十

翻

生漢延熹七年甲辰

卒吳嘉禾二年癸丑

疑年錄卷一

本傳無卒年江表傳推知之

徐偉長四十八

幹

生建寧四年辛亥

卒建安二十三年戊戌

王仲宣四十一

案

生熹平六年丁巳

卒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曹子建四十一

權

生漢初平三年壬申

卒魏太和六年壬子



阮嗣宗五十四籍

生漢建安十五年庚寅

卒魏景元四年癸未

皇甫士安六十八謚

生漢建安二十年乙未

卒晉太康三年壬寅

杜元凱六十三預

生魏黃初三年壬寅

卒晉太康五年甲辰

嵇叔夜四十康

疑年錄卷一

生魏黃初四年癸卯

卒景元三年壬午

據通鑑

王輔嗣二十四弱

生魏黃初七年丙午

卒正始十年己巳

張茂先六十九華

生魏太和六年壬子

卒晉永康元年庚申

陳承祚六十五壽

生蜀建興十一年癸丑

卒晉元康七年丁巳

葛稚川八十一洪

生

卒晉咸和

陸士衡四十三機

生吳永安四年辛巳

卒晉太安二年癸亥

司馬紹統六十餘彪

生魏正始

卒晉永興

郭景純四十九璞

生晉咸寧二年丙申

卒太寧二年甲申

王逸少五十九羲之

生大興四年辛巳

卒太元四年己卯

袁彥伯四十九宏

生咸和三年戊子

卒太元元年丙子

東觀餘論謂逸少以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生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誤也

傳但云太元初始係之元年

韓康伯四十九 伯休

史不著其卒年大約在孝武時傳亦不載注繫辭

范武子六十三 壽

生咸康五年己亥限

卒隆安五年辛丑

史不著其卒年以宋書范泰傳父憂去職時約計之

王子敬四十五 獻之

生建元二年甲辰

卒太元十三年戊子

史不著其壽今據世說注

徐仙民五十四 逸

生建元二年甲辰

疑年錄卷一

卒隆安元年丁酉

徐野民七十四 廣

生晉永和八年壬子

卒宋元嘉二年乙丑

陶淵明六十三 潛

生晉興寧三年乙丑

卒宋元嘉四年丁卯

裴世期八十 松之

生晉咸安二年壬申

卒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

顏延年七十三 延之

生晉太元九年甲申

卒宋孝建三年丙申

謝靈運四十九

生晉太元十年乙酉

卒宋元嘉十年癸酉

范蔚宗四十八

生晉隆安二年戊戌

卒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

劉義慶四十二

疑年錄卷一

生晉元興二年癸卯

卒宋元嘉二十一年甲申

臧榮緒七十四

生晉義熙十一年乙卯

卒齊永明六年戊辰

沈休文七十三 約

生宋元嘉十八年辛巳

卒梁天監十二年癸巳

江文通六十二 淹

生宋元嘉二十一年甲申

卒梁天監四年乙酉

陶通明八十五 宏景

邵陵王綸撰碑云大同二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日癸丑告別年儀春秋八十一今從梁書本傳

生宋元嘉二十九年壬辰

景定建康志云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自丙申至丙辰恰八十一歲與碑合卻非八十五歲矣王質撰年譜謂生孝建丙申卒大同六年庚申年八十五

卒梁大同二年丙辰

任彥昇四十九 昉

生宋大明四年庚子

疑年錄卷一

卒梁天監七年戊子

唐書鄭欽說傳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墻中得銘云云此妄說也大同四年歲在戊午在天監戊子後二年

劉孝標六十 峻

生宋大明六年壬寅

卒梁普通二年辛丑

皇侃五十八

生齊永明六年戊辰

卒梁大同十一年乙丑

蕭景陽四十九 子顯

生齊永明七年己巳

卒梁大同三年丁巳

沈子厚八十四 重

生齊永元二年庚辰

卒隋開皇三年癸卯

魏伯起六十七 收

生魏正始三年丙戌

史不著其壽據傳節閔帝立收年廿六推知之

卒齊武平三年壬辰

蕭德施三十一 統

生齊中興元年辛巳

疑年錄卷一

卒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熊植之八十餘 安生

植之卒於周宣政元年戊戌計其生年當在後魏太和中

徐孝穆七十七 陵

生梁天監六年丁亥

卒陳至德元年癸卯

庾子山六十九 信

生梁天監十二年癸巳

卒周大定元年辛丑

顧希馮六十三 野王

生梁天監十八年己亥

卒陳太建十三年辛丑

顏之推六十餘介

本傳不書卒年據家訓序致篇云年始九歲便丁荼蓼以梁書顏協卒年證之得其生年又終制篇云吾已六十餘則其卒蓋在開皇十一年以後矣

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卒隋開皇中

姚伯審七十四祭

生梁中大通五年癸丑

卒隋大業二年丙寅

疑生錄卷一

劉士元六十七焯

生魏武定二年甲子

卒隋大業六年庚午

劉光伯六十八焯

史不著其卒年大約在大業八九年間其生年亦在東魏武定中也

曹憲一百五

憲仕隋煬帝及唐太宗未知卒於何年大約生於蕭梁之世也

歐陽信本八十五詢

生陳永定元年丁丑

卒唐貞觀十五年辛丑

陸元朗德明

史無卒年今據絳帖評引法書苑史不載其年壽然常從學於周宏正宏正卒於陳太建六年甲午假使弱冠受學距貞觀元年丁亥亦五十四年矣其壽當亦近八十也

卒唐貞觀初

姚簡之思廉

史不詳其壽算考貞觀丁酉距陳亡已五十年而思廉嘗仕陳為會稽王主簿計其壽亦必在七十以外

卒唐貞觀十一年丁酉

虞伯施八十一世南

生陳永定二年戊寅

卒唐貞觀十二年戊戌

李重規八十四百藥

生齊天統元年乙酉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魏元成六十四徵

生周大象二年庚子

卒唐貞觀十七年癸卯

顏師古六十五籍

生隋開皇元年辛丑

卒唐貞觀十九年乙巳

孔仲達七十五 穎達

史不著其年壽
今據石墨鐫華

生周建德三年甲午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令狐德棻八十四

生隋開皇三年癸卯

卒唐乾封元年丙寅

房喬松七十一 元齡

生周宣政元年戊戌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疑年錄卷一

褚登善六十三 遂良

生隋開皇十六年丙辰

卒唐顯慶三年戊午

李延壽

史不著何年卒無從得其年
紀考貞觀初修齊周隋諸史
延壽已預刪削最少亦當二
三十歲矣高宗調露二年以
所撰政典進御詔賜其家帛
其時延壽已亡殆卒於儀鳳
之世其壽當
不減八十也
新唐書作二十
九今據舊史

王子安二十八 勃

生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卒上元二年乙亥

李善

卒載初元年己丑

史不著
其壽

李明允三十四 續

生永徽二年辛亥

卒光宅元年甲申

元行沖七十七 續

生永徽四年癸丑

卒開元十七年己巳

徐元固七十一 堅

生顯慶四年己未

新傳云七十餘據張九齡撰
神道碑云十四而孤以是推
之得

疑年錄卷一

卒開元十七年己巳

劉知幾六十一 子元

生龍朔元年辛酉

卒開元九年辛酉

張道濟六十四 續

生乾封二年丁卯

卒開元十八年庚午

據新
史

修家張九齡撰墓誌云開元十九年三
月薨於東都匡谷里年六十四若據此
則當生總章
元年戊辰

張子壽六十八 九齡

碑云六
十三

生咸亨四年癸酉

卒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據通鑑碑同

修案徐浩撰碑云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薨於曲江之私第年六十三若據碑則生儀鳳三年庚寅

李泰和七十邕

生儀鳳三年戊寅

舊史云年七十餘今據新史

卒天寶六載丁亥

孟襄陽五十二浩然

生載初元年己丑

卒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疑年錄卷一

李太白六十四白

新傳云年六十餘李華墓誌云六十有二今據會萃撰太白詩集序

生聖歷二年己亥

卒寶應元年壬寅

王摩詰六十一維

生聖歷二年己亥

卒乾元二年己亥

新傳云七元初卒今據舊史

修案編年考云年六十三即長壽下衣衣采得宋之問藍田別業在朝川與道友裴迪彈琴賦詩壽八十二終與新傳亦不合

徐季海八十浩

生長安三年癸卯

卒建中三年壬戌

杜子美五十九甫

舊史本傳永泰二年卒即大歷元年也新史稱大歷中不言何年今依年譜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歷五年辛亥卒于支差謬吳會漫錄引鮑彪杜詩譜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當是傳寫之誤

生先天元年壬子

卒大歷五年庚戌

顏清臣七十七真卿

生景龍三年己酉

疑年錄卷一

卒貞元元年乙丑

杜君卿七十八佑

生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卒元和七年壬辰

獨孤至之五十三及

生天寶三載甲申

卒大歷十二年丙子

孟東野六十四郊

生天寶十載辛卯

卒元和九年甲午

陸敬輿五十二贊

生天寶十三載甲午

卒永貞元年乙酉

李宏憲五十七吉甫

生乾元元年戊戌

卒元和九年甲午

韓退之五十七愈

生大歷三年戊申

卒長慶四年甲辰

劉夢得七十二禹錫

疑年錄卷一

生大歷七年壬子

卒會昌二年壬戌

白樂天七十五居易

生大歷七年壬子

卒會昌六年丙寅

舊史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

考李商隱撰墓碑與新史同

則舊史誤也唐詩紀事亦云

七十五歲紀事生於正月二

十日卒於八月金石錄云

唐書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

年七十六而新史云卒於會

昌六年而新史云卒於會

與新史合

柳子厚四十七宗元

生大歷八年癸丑

卒元和十四年己亥

柳誠懸八十八公權

生大歷十三年戊午

卒咸通六年乙酉

元微之五十三稹

生大歷十四年己未

卒太和五年辛亥

李文饒六十三德裕

疑年錄卷一

續前定錄南部新書俱云六

十四王西莊據衛公別集有

大中四年祭韋相執詔文斷

為四年卒年六十四今據本

傳

生貞元三年丁卯

卒大中三年己巳

李長吉二十七賀

生貞元六年庚午

卒元和十一年丙申

杜牧之五十牧

唐詩紀事牧之會昌末自齊

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牧

之自撰墓志不書某年以意推之俟更考

生貞元十九年癸未

卒大中六年壬申

陸魯望 龜蒙

史不詳其年壽據唐詩紀事蓋卒於中和初

羅昭諫七十七 隱

生唐太和七年癸丑

卒梁開平三年己巳

據吳越備史

司空表聖七十二 圖

五代史闕文云年八十餘又云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運乘輿即時奔問後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近朝參

生唐開成二年丁巳

卒梁開平二年戊辰

劉耀遠六十 昉

生唐光啓三年丁未

卒晉開運三年丙午

李義山四十六 商隱

生元和八年癸巳

卒大中十二年戊寅

史不載年壽又無卒年今據馮浩所編年譜程夢星以爲生於貞元己卯卒咸通十年年七十二歲朱鶴齡亦云生於貞元十二年間俱無明證姑存俟考

疑年錄卷二

嘉定錢大昕辛楣編

海鹽吳修子修校

薛子平七十 居正

生梁乾化二年壬申

卒宋太平興國六年辛巳

徐鼎臣七十六 鉉

生梁貞明二年丙子

卒宋淳化二年辛卯

徐楚金五十五 錯

生梁貞明六年庚辰

疑年錄卷二

卒宋開寶七年甲戌

馬令書云開寶八年卒今從陸游書時南唐奉宋正朔

王齊物六十一 溥

生梁龍德二年壬午

卒宋太平興國七年壬午

李明遠七十二 昉

生唐同光三年乙酉

卒宋至道二年丙申

句坦然七十四 中正

生唐天成四年己丑

卒宋咸平五年壬寅

樂子正七十八史

生唐長興元年庚寅

卒宋景德四年丁未

邢叔明七十九易

生唐長興三年壬辰

卒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吳正儀五十六叔

生漢天福十二年丁未

卒宋咸平五年壬寅

王元之四十八禹偁

疑年錄卷二

生周顯德元年甲寅

卒宋咸平四年辛丑

孫宗右七十二夷

生建隆三年壬戌

卒明道二年癸酉

姚寶之五十三金

生開寶元年戊辰

卒天禧四年庚申

楊大年四十七億

道山清話謂楊大年不五十七而卒晁公武謂大年卒年四十七宋史本傳作五十七誤

生開寶七年甲戌

卒天禧四年庚申

范希文六十四仲淹

生端拱二年己丑

卒皇祐四年壬辰

丁公雅六十四度

生淳化元年庚寅

卒皇祐五年癸巳

孫明復六十六復

生淳化三年壬辰

疑年錄卷二

卒嘉祐二年丁酉

胡翼之六十七瑗

生淳化四年癸巳

卒嘉祐四年己亥

石曼卿四十八延年

生淳化五年甲午

卒康定二年辛巳

胡武平七十三宿

生至道二年乙未

卒治平四年丁未

長編雍熙元年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祕書省正字時年十一自開寶七年甲戌至雍熙元年甲申恰十一歲

史不載其壽今據東都事略

賈子明六十八 昌朝

生咸平元年戊戌

卒治平二年乙巳

宋子京六十四 祁

生咸平元年戊戌

卒嘉祐六年辛丑

尹師魯四十六 洙

生咸平四年辛丑

卒慶歷六年丙戌

修案韓琦撰墓志亦云卒時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

疑年錄卷一

四

梅聖俞五十九 堯臣

生咸平五年壬寅

卒嘉祐五年庚子

文寬夫九十二 彥博

生景德三年丙午

卒紹聖四年丁丑

歐陽永叔六十六 修

生景德四年丁未

卒熙寧五年壬子

蘇子美四十一 舜欽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卒慶歷八年戊子

蘇明允五十八 洵

生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卒治平三年丙午

邵堯夫六十七 雍

生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卒熙寧十年丁巳

蔡君謨五十六 襄

生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疑年錄卷二

五

卒治平四年丁未

周茂叔五十七 敦頤

生天禧元年丁巳

卒熙寧六年癸丑

宋次道六十一 敏求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豐二年己未

司馬君實六十八 光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祐元年丙寅

東坡撰行狀神道碑俱云六十八揮塵錄謂國朝名公多危於六十六并及司馬溫公王荆公然荆公年六十六固
有微矣溫公年六十八行狀墓志並與史同非六十六也

曾子固六十五聲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豐六年癸亥

劉原父五十做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熙寧元年戊申

張子厚五十八載

生天禧四年庚申

卒熙寧十年丁巳

王介甫六十六安石

吳會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正合六

疑年錄卷二

生天禧五年辛酉

卒元祐元年丙寅

十六之數見公武李壁亦謂介甫年六十六宋史云六十八者誤也長編載安石移書呂惠卿曰毋使齊年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

劉貢父六十七效

生乾興元年壬戌

卒元祐三年戊辰

沈存中六十五括

生天聖八年庚午

卒紹聖元年甲戌

劉道原四十七恕

史不言卒於何年今據朱或可談以為紹聖初郡齋讀書志作四十九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元豐元年戊午

程伯淳五十四顯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元豐八年乙丑

程正叔七十五顯

生明道二年癸酉

卒大觀元年丁亥

蘇子瞻六十六軾

生景祐三年丙子

疑年錄卷二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蘇子由七十四轍

生寶元二年己卯

卒政和二年壬辰

范淳夫五十八祖禹

生康定二年辛巳

卒元符元年戊寅

朱伯原六十長文

生康定二年辛巳

卒元符三年庚辰

薛應旂續通鑑云卒於七年誤也今據韓維撰墓志

陸農師六十一 佃

生慶歷二年壬午

卒崇寧元年壬午

本傳無卒年但云罷知亳州數月卒攷佃之罷在是年六月姑繫於是年見楊時所作墓志

游定夫七十一 醉

生慶歷五年乙酉

卒宣和五年乙未

黃魯直六十一 庭堅

生慶歷五年乙酉

疑年錄卷二

卒崇寧四年乙酉

秦少游五十二 觀

生皇祐元年己丑

卒元符三年庚辰

揮塵餘話云案本傳及志銘云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五十三而龍井題名元豐五年三十一今按年譜引先生文集題王氏齋壁云皇祐元年子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子實生焉定為皇祐元年已丑生而卒以元符三年則壽止五十二矣若據龍井題名則當以慶歷丁亥生而壽亦不知五十三今題名已不存恐未可信

米元章五十七 帝

生皇祐三年辛卯

卒大觀元年丁亥

東都事略云大觀二年卒年四十九不著卒年皆誤程北山題米元章墓云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若然則年六十矣與墓志亦未合今

張文潛六十一 耒

生皇祐四年壬辰

卒政和二年壬辰

鼂無咎五十八 補之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大觀四年庚寅

陳無已四十九 師道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疑年錄卷一

楊中立八十三 時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紹興五年乙卯

陳用之 詳道

卒元祐八年癸酉

陳晉之六十八 賜

張謙中 有

邵子文七十八 伯溫

生嘉祐二年丁酉

據蔡天啓所撰墓志東都事略作六十

據秦少游年譜文潛與子由俱以壬辰歲卒

本傳不載卒年今據郡齋讀書志

見李方叔師友談記

六十而成復古編見程瑀序時政和三年癸巳宣和中年七十餘見夷堅志

卒紹興四年甲寅

蘇叔黨五十二 過

生熙寧五年壬子

卒宣和五年癸卯

胡康侯六十五 安國

生熙寧七年甲寅

卒紹興八年戊午

葉少蘊七十二 夢得

生熙寧十年丁巳

卒紹興十八年戊辰

疑年錄卷二

程致道六十七 俱

生元豐元年戊午

卒紹興十四年甲子

黃伯思四十 長睿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政和八年戊戌

汪彥章七十六 藻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劉一止八十二

史不載其年壽攷石林以紹聖四年登第三十一歲掌外制蓋在大觀初計其壽當在七十歲以外以大觀元年掌外制約計之

史不載其壽今據孫覲所撰墓志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紹興三十年庚辰

趙德甫四十九 明誠

生元豐四年辛酉

卒建炎三年己酉

孫仲益八十九 觀

生元豐四年辛酉

卒乾道五年己丑

龔熙仲九十餘 明之

生元豐五年壬戌

疑年錄卷二

會志甫八十三 幾

生元豐七年甲子

卒乾道二年丙戌

洪慶善六十六 興祖

生元祐五年庚午

卒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張子韶六十八 九成

生元祐七年壬申

卒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鄭漁仲五十九 樵

至淳熙元年序中吳紀開已九十有三矣舊志未詳其卒年

本傳不載卒年今據中興小歷及繫年錄

梁玉繩管記引汪應辰薦鄭樵狀稱年踰七十篤學不倦

生崇寧三年甲申

與史不合

卒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據周益公辛巳親征錄

李仁甫七十壽

生政和四年甲午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洪景伯六十八適

生政和七年丁酉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洪景巖五十五遵

疑年錄卷二

生宣和二年庚子

卒淳熙元年甲午

洪景廬八十遵

生宣和五年癸卯

卒嘉泰二年壬戌

程泰之七十三大昌

生宣和五年癸卯

卒慶元元年乙卯

楊廷秀八十三萬里

生宣和六年甲辰

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兄生於乙巳而予丙午誠齋丁未見示兒編今從宋史

卒開禧三年丙寅

徐商老八十二夢莘

生宣和六年甲辰

卒開禧元年乙丑

陸務觀八十六游

生宣和七年乙巳

卒嘉定三年庚午

宋史本傳云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今據集中題詩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歲正月放翁尚無恙陳氏書錄解題謂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蓋得其矣

范至能六十八成大

生靖康元年丙午

疑年錄卷二

卒紹熙四年癸丑

周子克七十九必大

生靖康元年丙午

卒嘉泰四年甲子

王仲言明清

宋史無傳據揮塵前錄云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則是生於建炎元年丁未也揮塵後錄餘話刻於慶元庚午其時仲言尚無恙慶元無庚午恐是庚申年七十有四矣

梁叔子六十克家

生建炎二年戊申

卒淳熙十四年丁未

陳叔進七十六歲

生建炎二年戊申

卒嘉泰三年癸亥

朱元晦七十一歲

生建炎四年庚戌

卒慶元六年庚申

婁彥發七十九歲

生紹興二年癸丑

卒嘉定四年辛未

薛士隆四十季宜

疑年錄卷二

生紹興四年甲寅

卒乾道九年癸丑

羅端良四十九願

生紹興六年丙辰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樓大防七十七歲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嘉定六年癸酉

呂伯恭四十五祖謙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淳熙八年辛丑

陳君舉六十七傅良

生紹興十一年辛酉

卒開禧三年丁卯

袁和叔八十一變

生紹興十四年甲子

卒嘉定十七年甲申

倪正父七十四思

生紹興十七年丁卯

卒嘉定十三年庚辰

疑年錄卷二

葉正則七十四通

生紹興二十年庚午

卒嘉定十六年癸未

王勉夫六十三棟

生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卒嘉定六年癸酉

李季章六十四壁

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卒嘉定十五年壬午

趙周臣七十四秉文

本傳無年壽及卒年
今據樓綸撰墓志

史不載卒年
今據夷堅丁志

錢遵王以為淳熙乙巳卒
誤也今從曹涇撰墓志

史無卒年據
葉適撰墓志

史無今據魏
了翁墓碑

郭紹彭
撰墓志

生金正隆四年己卯	<small>即紹興二十九年</small>
卒金天興元年壬辰	<small>即宋紹定五年</small>
李微之七十八	<small>心傳</small>
生乾道二年丙戌	<small>修案歸潛志云天興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二若據此則當生正隆庚辰</small>
卒淳祐三年癸卯	
蔡仲默六十四	<small>沈</small>
生乾道三年丁亥	<small>史不載其壽今據真西山墓志</small>
卒紹定三年庚寅	
趙行之五十七	<small>與肯</small>
	<small>宋史無傳據趙子固彙齋文編</small>
	<small>疑年錄卷二 六</small>
生乾道八年壬辰	
卒紹定四年戊子	
真景元五十八	<small>德秀</small>
生淳熙五年戊戌	
卒端平二年乙未	
魏華父六十	<small>了翁</small>
生淳熙五年戊戌	<small>史不載其年壽</small>
卒嘉熙元年丁酉	
劉潛夫八十三	<small>克莊</small>
生淳熙十四年丁未	

卒咸淳五年己巳	
元裕之六十八	<small>好問</small>
生金明昌元年庚戌	<small>即宋紹熙元年</small>
卒元憲宗七年丁巳	<small>即宋紹定五年</small>
劉京叔四十八	<small>祁</small>
生金太和三年癸亥	
卒元庚戌	
	<small>修案元庚戌即未淳祐十年先二年元定宗祖稱制無年號明年辛亥六月拖雷子蒙哥立為憲宗元年</small>
	<small>疑年錄卷二 十七</small>
王伯厚七十四	<small>應麟</small>
生嘉定十六年癸未	<small>史不載其壽今據延祐四明志</small>
卒元元貞二年丙申	<small>何焯云生於嘉定十四年年七十六此攷之未審也今據延祐四明志及陳著本堂集攷正之</small>
牟獻之八十五	<small>獻</small>
生寶慶三年丁亥	
卒元至大四年辛亥	
王仲謀七十八	<small>惲</small>
生元戊子	<small>即宋紹定元年</small>
卒大德八年甲辰	
	<small>修案仲謀卒大德八年六月年七十八當生元太初二十六年丁亥即宋寶慶</small>

胡身之 三省

三年也

生紹定三年庚寅

周公謹 密

至大戊申年七十七
尚無恙據癸辛雜議

生紹定五年壬辰

戴帥初六十七 表元

生宋淳祐四年甲辰

卒元至大三年庚戌

程文海七十 鉅夫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疑年錄卷二

卒元延祐五年戊午

吳幼清八十五 澄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修樂吳文正公以至順二年辛未六月
卒年八十三正生淳祐己酉又案文集
送徐則用北上序云至順二年春子年
八十三矣臥病踰月不出戶則即以是
年春至六月而卒也

趙子昂六十九 孟頫

生宋寶祐二年甲寅

卒元至治二年壬戌

陳可大八十一 澹

生宋景定二年辛酉

卒元至正元年辛巳

袁伯長六十一 楠

生宋咸淳三年丁卯

卒元泰定四年丁卯

黃子久八十六 公望

生宋咸淳五年己巳

疑年錄卷二

卒元至正十四年甲午

修案甫里集云伯長生咸淳二年丙寅
宋亡時才十四歲丙寅至祥興己卯
正十四年也如泰定
丁卯卒當年六十二
據張景吳
中人物志
張志云生宋德祐己巳八月
十五日卒於至正十四年十
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致德
祐無己巳當是咸淳五年也
若生於德祐乙亥則當以至
正庚子卒方合八十六之數

柳道傳七十三 貫

生宋咸淳六年庚午

卒元至正二年壬午

虞伯生七十七 集

生宋咸淳八年壬申

卒元至正八年戊子

曹雲西八十四 知白

生宋咸淳八年壬申

卒元至正十五年乙未

揭曼碩七十一 後斯

生宋咸淳十五年甲戌

卒元至正四年甲申

張伯雨七十二 兩

生至元十四年丁丑

卒至正八年戊子

劉基作墓志云至正乙酉與外史一見明年七月卒則年止七也

黃晉卿八十一 潛

生至元十四年丁丑

疑年錄卷二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吳仲圭七十五 鎮

生至元十七年庚辰

卒至元十四年甲午

歐陽原功七十五

生至元二十年癸未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修素元詩選小傳云卒年八十五

于思容五十 欽

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卒至順四年癸酉

陳汝仲五十六 旅

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卒至正三年癸未

蘇伯修五十九 天爵

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卒至正十二年壬辰

楊廉夫七十五 維禎

生元貞二年丙申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疑年錄卷二

倪元鎮七十四 瓊

生大德五年辛丑

卒明洪武七年甲寅

都穆南濠詩話謂洪武甲寅元鎮年六十八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予年六十五雲林詩集亦有乙未歲子年適五十一語以此推至甲寅則為六十九歲然詩集出於後人擬拾畫本亦多贗作俱未可信今以周南老撰墓志為定

顧仲瑛六十 瑛

生至大三年庚戌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柯敬仲五十四 九思

生皇慶元年壬子

據張景吳中人物志當攷

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疑年錄卷二

三

疑年錄卷三

嘉定錢大昕辛楮編

海鹽吳修子修校

宋景濂七十二濂

生元至大三年庚戌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劉伯溫六十五基

生元至大四年辛亥

卒明洪武八年乙卯

王子克五十二禕

生元至治元年辛酉

疑年錄卷三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高季迪三十九啓

生元至元二年壬子

卒明洪武七年甲寅

方希直四十六孝孺

生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卒明建文四年壬午

沈民則七十八度

生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卒明宣德九年甲寅

楊東里八十士奇

生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卒明正統九年甲子

夏仲昭八十三淵

崑山志云正統中入為太常少卿進卿年七十致仕又十三年卒

修案卷一百無聲詩史年八十三卒時成化六年庚寅六月當生於洪武二十一年

戊辰

杜用嘉七十九瓊

生洪武二十九年丙子

卒成化十四年甲午

疑年錄卷三

葉與中五十五盛

生永樂十八年庚子

卒成化十年甲午

張汝弼六十三弼

生洪熙元年乙巳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沈啓南八十三周

生宣德二年丁未

卒正德四年己巳

吳原博七十寬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宏治十七年甲子

朱性甫七十存理

生正統九年甲子

卒正德八年癸酉

李賓之七十東陽

生正統十二年丁卯

卒正德十一年丙子

王濟之七十五鰲

生景泰元年庚午

疑年錄卷三

卒嘉靖三年甲申

楊君謙八十九循吉

生景泰七年丙子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都元敬六十八穆

生天順二年戊寅

卒嘉靖四年乙酉

吳小仙五十偉

生天順三年己卯

卒正德三年戊辰

翁覃溪云年六十七

祝希哲六十七允明

生天順四年庚辰

卒嘉靖五年丙戌

文徵仲九十徵明

生成化六年庚寅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唐子畏五十四寅

生成化六年庚寅

卒嘉靖二年癸未

王陽明五十七守仁

疑年錄卷三

四

生成化八年壬辰

卒嘉靖七年戊子

李獻吉五十八夢陽

生成化八年壬辰

卒嘉靖八年己丑

陸子淵六十八深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徐昌穀三十三禎卿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卒正德六年辛未

陳白陽五十八道復

生成化十八年壬寅

卒嘉靖十八年己亥

何大復三十九景明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卒正德十六年辛巳

楊用修七十二慎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王履吉四十龍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生宏治七年甲寅

卒嘉靖十二年癸巳

陸叔平八十一治

生宏治九年丙辰

卒萬曆四年丙子

柯奇純七十八維祺

生宏治十年丁巳

蘇州府志云

年六十二

陳氏譜云生於成化十九年卒於嘉靖二十三年春秋六十

十有

修案白陽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年六十二當生成化十九年癸卯陳氏譜府志皆可據

疑年錄卷三

五

生宏治元年戊申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王履吉四十龍

生宏治七年甲寅

卒嘉靖十二年癸巳

陸叔平八十一治

生宏治九年丙辰

卒萬曆四年丙子

柯奇純七十八維祺

生宏治十年丁巳

卒萬歷二年甲戌

文壽承七十六彭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卒萬歷元年癸酉

鄭室甫曉

史不載卒年

生宏治十二年己未

修案鄭氏譜公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年六十八

文休承八十三嘉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以乙亥歲年七十五推得之

卒萬歷十一年癸未

疑年錄卷三

六

彭孔嘉六十二年

生宏治十八年乙丑

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歸熙甫六十六有光

生正德元年丙寅

卒隆慶五年辛未

唐應德五十四順之

生正德二年丁卯

卒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錢叔寶穀

生正德三年戊辰

修案王世貞撰小傳云視余二十歲以長則應生正德元年丙寅或元美舉成

數言之耳

王道思五十一慎中

生正德四年己巳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李于鱗五十七琴龍

生正德九年甲戌

卒隆慶四年庚午

周公瑕八十二天球

疑年錄卷三

七

生正德九年甲戌

卒萬歷二十三年乙未

徐叔明七十二學謨

生嘉靖元年壬午

卒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王新甫六十九宗沐

史無年壽據文武屋案

生嘉靖二年癸未

卒萬歷十九年辛卯

王元美六十五世貞

生嘉靖五年丙戌

卒萬曆十八年庚寅

明史稿云萬曆二十一年卒誤今據王錫爵撰墓志

王元馭七十七 錫爵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午

卒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呂叔簡 坤

生嘉靖十五年丙申

史無卒年大約在萬曆四十二年以後也

修案公生嘉靖十五年十月十日卒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六月八日年八十三

據自撰墓志及家傳

焦弱侯八十 茲

生嘉靖二十年辛丑

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

疑年錄卷三

卒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唐叔達八十六 時升

生嘉靖三十年辛亥

卒崇禎九年丙子

董元宰八十二 其昌

明史作八十三今據松江婁縣二志星案元宰生乙丑正月十九日

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卒崇禎九年丙子

陳仲醇八十二 繼儒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崇禎十二年己卯

徐元扈七十二 光啓

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卒崇禎六年癸酉

程孟陽七十九 嘉熈

生嘉靖四十五年乙丑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李君實七十一 日華

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卒崇禎八年乙亥

疑年錄卷三

顧璘初 起元

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修案璘初卒崇禎元年戊辰年六十四

婁子柔六十五 堅

子柔五十貢於春官時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也

生隆慶元年丁卯

卒崇禎二年辛未

修案子柔天啓癸亥年七十當生於嘉慶甲寅若卒崇禎二年七月十七矣

李長蘅五十五 流芳

生萬曆三年乙亥

卒崇禎二年己巳

嚴永思七十一 衍

生萬歷三年乙亥

順治二年乙酉卒

沈景倩六十五 德符

生萬歷六年戊寅

卒崇禎十五年壬午

疑年錄卷三

十

疑年錄卷四

嘉定錢大昕辛櫛編

海鹽吳修子修校

王遜之八十九 時敏

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卒

王員照八十 鑑

明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毛子晉六十三 晉

明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生

疑年錄卷四

順治十六年己亥卒

陳章侯五十四 洪毅

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生

順治九年壬辰卒

吳駿公六十三 偉業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康熙十年辛亥卒

孫耳伯 承澤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修案退谷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
康熙十五年丙辰卒年八十五

黃太沖八十六 宗義

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生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

周元亮六十一 亮工

明萬歷四十年壬子生

康熙十一年壬子卒

曹潔躬七十三 溶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生

康熙三十四年乙丑卒

顧寧人七十 炎武

疑年錄卷四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卒

全祖望云年六十九卒於辛酉歲誤也今據良山志

馮定遠六十八 班

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

康熙十年辛亥卒

張稷若 爾岐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魏環極七十一 象樞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施尙白六十六 閔章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尤展成八十七 侗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毛大可 奇齡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修案黃仙蕭山縣志云年九十四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卒

汪荅文六十七 琬

疑年錄卷四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陳其年五十九 維崧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卒

姜西溟七十二 宸英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朱錫鬯八十一 彝尊

明崇禎二年己巳生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卒

陸稼書六十三 隴其

明崇禎三年庚午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

徐原一六十四 乾學

明崇禎四年辛未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王石谷八十九 翬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卒

疑年錄卷四

四

修案沈歸愚撰墓志云生崇禎壬申二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十三日年八十六與墓表同可據

吳漁山八十餘 歷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八十四尚強健張雲章為作傳後浮海去不知所終

萬克宗五十一 斯大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胡拙明八十二 渭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五十三年甲子卒

梅定九八十九 文淵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六十年辛丑卒

唐實君九十 孫華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王貽上七十八 士禎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五十年辛卯卒

疑年錄卷四

五

閻百詩六十九 若球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韓元少六十八 葵

明崇禎十年丁丑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陳子端七十二 廷敬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卒

修案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公以耳疾乞休五十年五月大學士張玉書卒

光地疾未愈 詔廷議入直齋事五十年三月病劇遣太醫診視四月卒年七十四五十一
年歲在壬辰

王茂京七十四 原祁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

萬季野六十 斯同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卒

王方若七十四 式丹

疑年錄卷四

順治二年乙酉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卒

潘次耕六十三 未

順治三年丙戌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

張漢瞻七十九 雲章

順治五年戊子生

雍正四年丙午卒

查夏重七十八 慎行

順治七年庚寅生

雍正五年丁未卒

湯西崖六十七 右會

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卒

汪文升六十六 士鉉

順治十五年戊戌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何屺瞻六十二 焯

順治十八年辛丑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卒

疑年錄卷四

趙申符八十三 執信

康熙元年壬寅生

乾隆九年甲子卒

王與中七十四 懋玟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王若林七十六 澍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八年癸亥卒

方靈舉八十二 苞

金壇志云
年七十二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十四年己巳卒

陳少章七十八 景雲

康熙九年庚戌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卒

惠天牧七十一 士奇

康熙十年辛亥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黃崑圃八十五 叔琳

康熙十一年壬子生

疑年錄卷四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卒

李巨來七十八 紱

康熙十二年癸丑生

乾隆十五年庚午卒

沈確士九十七 德潛

康熙十二年癸丑生

乾隆二十四年己丑卒

陳亦韓七十九 祖范

康熙十五年丙辰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卒

江慎修八十二 永

康熙二十年辛酉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卒

沈冠雲六十五 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卒

張天屏五十八 鵬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十年乙丑卒

張得天五十五 照

疑年錄卷四

康熙三十年辛未生

乾隆十年乙丑卒

厲太鴻六十二 鶚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生

乾隆十八年癸酉卒

汪師敏六十七 由敦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杭大宗七十八 世駿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生

八

九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卒

惠定宇六十二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商蒼雨六十七盤

康熙四十年辛巳生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

秦樹澧六十三蕙田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生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

疑年錄卷四

全紹衣五十一祖望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生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王受銘五十七又會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卒

錢坤一八十六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卒

褚摺升七十六寅亮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卒

袁子才八十二枚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盧召弓七十九文弼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生

乾隆六十年乙卯卒

王鳳喈七十六鳴盛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生

疑年錄卷四

嘉慶二年丁巳卒

戴東原五十五震

雍正元年癸卯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卒

蔣心餘六十士銓

雍正三年乙巳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朱竹君五十三筠

雍正七年己酉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卒

曹來殷五十七 仁虎

雍正九年辛亥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卒

嚴道甫五十七 長明

雍正九年辛亥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卒

錢學淵五十六 塘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卒

邵一雲五十四 晉涵

乾隆八年癸亥生

嘉慶元年丙辰卒

伏氏 藏書

參閱姓氏

安邑宋葆淳帥初

仁和趙 魏洛生

陽湖孫星衍伯淵

寧化伊秉綬墨卿

萊陽趙 曾北嵐

江都秦恩復敦夫

甘泉江 藩子屏

嘉定瞿中溶木夫

續疑年錄卷一

海鹽吳 修子修編

劉子政七十二向

生元鳳元年辛丑

卒元延四年壬子

揚子雲七十一雄

生甘露元年戊辰

卒天鳳五年戊寅

班叔皮五十二彪

生元始三年癸亥

續疑年錄卷一

卒建武三十年甲寅

賈景伯七十二達

生建武六年庚寅

卒永元十三年辛丑

張平子六十二衡

生建初三年戊寅

卒永和四年己卯

馬季長八十八融

生建初四年己卯

卒延熹九年丙午

陳仲弓八十三 楚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卒中平三年丙寅

趙邠卿九十餘 岐

卒魏建武六年辛巳

郭林宗四十三 泰

生永建二年丁卯

卒建寧二年己酉

何邵公五十四 休

生永建四年己巳

續疑年錄卷一

三

卒光和五年壬戌

蔡伯喈六十 邕

生陽嘉二年癸酉

卒初平三年壬申

荀仲豫六十二 悅

生建和二年戊子

卒建安十四年己丑

諸葛孔明五十四 亮

生光和四年辛酉

卒建興十二年甲寅

當生漢安帝永初初年

水經注云年四十三建寧二年正月卒後漢書本傳亦作四十三蔡邕碑云四十二

本傳邕死獄中年六十一今從王昶所列年表

宋張枋補撰傳與年表同

山巨源七十九 濤

卒晉太康

陸士龍四十二 雲

生吳永安五年壬午

卒晉太安二年癸亥

劉越石四十八 琨

生泰始六年庚寅

卒建武元年丁丑

稽彥回四十八 淵

生元康七年丁巳

續疑年錄卷一

三

卒建元二年甲辰

謝安石六十六 安

生大興三年庚辰

卒太元十年乙酉

謝宣遠三十五 瞻

生晉寧康十二年丁亥

卒宋永初二年辛酉

謝希逸四十六 莊

生永初二年辛酉

卒晉太康初當生漢建安初

王儉撰碑云卒建元四年考建元無四年當是二年之誤

太元間安嘗云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太元惟十年在酉姑係於是年

卒泰始二年丙午

邱希範四十五 通

生宋大明八年甲辰

卒梁天監七年戊子

王僧儒五十八

生宋永光元年乙巳

卒梁普通三年壬寅

陸佐公五十七 通

生宋泰始六年庚戌

卒梁普通七年丙午

續梁年錄卷一

劉孝綽五十九

生齊建元三年辛酉

卒梁大同五年己未

王元禮六十九 通

生齊建元三年辛酉

卒梁太清三年己巳

謝元暉三十六 通

生宋大明

皇甫元憲五十一 通

生梁承聖三年甲戌

齊永元初江祐謀立始安王引為黨不從收下獄死其生年當在宋大明未
北史隋書皆云字元慮今從于志寧所撰碑文改正

卒隋仁壽四年甲子

蕭平仲五十六

生陳永定二年戊寅

卒隋大業九年癸酉

李藥師七十九 通

生陳大建三年辛卯

卒唐貞觀二十三年己酉

王仲淹三十五 通

生陳至德元年癸卯

卒隋大業十三年丁丑

續梁年錄卷一

于志寧七十八

生隋開皇八年戊申

卒唐麟德二年乙丑

薛伯哀三十三 通

生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卒唐武德七年甲申

許敬宗八十一

生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卒唐咸亨三年壬申

據游師雄題碑陰

司馬溫公補撰傳

是年江都難作廢疾卒若以仁壽三年始冠推之則卒大

業十四年矣

據金石萃編

李勣七十六

新舊史皆云八十六
今從高宗御製碑

生隋開皇十四年甲寅

卒唐總章二年己巳

馬賓王四十八周

生隋仁壽元年辛酉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據關中
金石記

蘇昌容七十二

生貞觀十三年己亥

卒景雲元年庚戌

姚元之七十一

續疑年錄卷一

六

生永徽三年辛亥

卒開元九年辛酉

李思訓六十六

生永徽二年辛亥

卒開元四年丙辰

金石萃編云
卒開元八年

賀季真

生顯慶四年己未

以天寶三載賜鏡湖
剡溪年八十六推之

宋廣平七十五

生龍朔三年癸亥

卒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賈幼鄰五十五

生開元六年戊午

卒大歷七年壬子

元次山五十

生開元十一年癸亥

卒大歷七年壬子

韓滉六十五

生開元十一年癸亥

卒貞元三年丁卯

韋應物九十餘

續疑年錄卷一

七

竇中行七十七

生天寶八載己丑

卒寶曆元年乙巳

竇貽周七十四

生天寶九載庚寅

卒長慶三年癸卯

權載之六十

生乾元二年己亥

卒元和十三年戊戌

李元賓二十九

韓昌黎撰墓志云
二十四舉進士

宋沈明遠補撰傳太和
中九年九十餘當生開元未年

賈浪仙五十六島

生貞元四年戊辰

卒會昌三年癸亥

續疑年錄卷一

八

續疑年錄卷二

海鹽吳 修子修綸

張復之七十詠

生晉開運三年丙午

卒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王子明六十一旦

生周顯德四年丁巳

卒宋天禧元年丁巳

馮道宗六十三元

生開寶八年乙亥

續疑年錄卷二

卒景祐四年丁丑

晏同叔六十五殊

生淳化二年辛卯

卒至和二年乙未

謝希深四十五絳

生至道元年乙未

卒寶元二年己卯

王源叔六十一洙

生至道二年丁酉

卒嘉祐二年丁酉

王伯庸五十六堯臣

生成平四年辛丑

卒嘉祐元年丙申

石守道四十一介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慶歷五年乙酉

江鄰幾五十六休復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嘉祐五年庚子

尹子漸五十源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至和元年甲午

祖擇之八十無擇

生景德三年丙午

卒元豐八年乙丑

范景仁八十二鎮

生景德四年丁未

卒元祐二年丁卯

張安道八十五方平

生景德四年丁未

續疑年錄卷二

二

卒元祐六年辛未

韓稚圭六十八琦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卒熙寧八年乙卯

丁元珍五十八寶臣

生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卒治平四年丁未

張正國六十七憲

生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卒元豐三年庚申

田明之七十述古

生天禧九年辛未

卒元符三年庚辰

文與可同

卒元豐三年己未

范堯夫七十五純仁

生天聖五年丁卯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孔經父五十一文仲

生景祐五年戊寅

續疑年錄卷二

三

見東坡題賀筭谷畫竹記若年六十左右當生天禧中

卒元祐三年戊辰

游景叔六十師雄

生景祐五年戊寅

卒紹聖四年丁丑

李伯時公麟

伯時以熙寧三年舉進士第
陸佃薦為中書省剛定官若
二十餘歲當
生皇祐初年

晁說之七十一以道

生嘉祐四年己亥

卒建炎三年己酉

尹彥明七十二焯

續疑年錄卷二

四

生熙寧四年辛亥

卒紹興十二年壬戌

李伯紀五十六綱

生元豐八年乙丑

卒紹興十年庚申

李愿中七十一侗

生元祐三年癸酉

卒隆興元年癸未

岳鵬舉三十九飛

生崇寧三年癸未

卒紹興十一年辛酉

虞彬父六十五九文

生大觀四年庚寅

卒淳熙元年甲午

王龜齡六十十朋

生政和二年壬辰

卒乾道七年辛卯

張敬夫四十八杖

生紹興三年癸巳

卒淳熙七年庚子

續疑年錄卷二

五

蔡季通六十四元定

生紹興五年乙卯

卒慶元四年戊午

党世傑七十八懷英

生金天會十二年甲寅

卒金大安三年辛未

即宋紹興四年
即宋嘉定四年

陸子靜五十四九淵

生紹興九年己未

卒紹熙三年壬子

邱通密八十處機

生金皇統八年戊辰

即宋紹興十八年

卒元太祖二十三年丁亥

即宋寶慶五年

喬壽朋八十六行簡

生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卒淳祐元年辛丑

張棟寮即之

生淳熙十三年丙午

以寶祐癸丑七十二歲推之

耶律晉卿五十四楚材

生金明昌元年庚戌

宋子貞撰碑云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癸卯五月十四日薨享年五十五案癸卯年止五十四若年五十五則卒在甲辰矣

續疑年錄卷二

六

卒元癸卯

即宋淳祐四年先二年蒙古太宗殂后乃馬真氏稱制

方巨山六十四岳

生慶元五年己未

卒景定三年壬戌

許平仲七十三衡

生宋嘉定二年己巳

卒元至元十八年辛巳

李仲實六十三德輝

生元太祖十三年戊寅

即宋嘉定十一年

卒至元十七年庚辰

郝伯常五十三經

生元太祖十八年癸未

即宋嘉定十六年

卒至元十二年乙亥

胡仲虎七十二炳

史無年壽今據戴表元撰墓志

生宋嘉定十七年甲申

卒元元貞元年乙未

董彥材七十四文用

生元太祖十九年甲申

即宋嘉定十七年

卒大德元年丁酉

謝君實六十四栴得

續疑年錄卷二

七

生寶慶二年丙戌

卒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宋祥興二年己卯帝易為元所滅至己丑宋亡已十年矣

方萬里七十餘回

生宋寶慶三年丁亥

虛谷與牟獻之同庚見虛谷丙申正旦壽獻之七十詩序若年在八十左右當卒於元大德間

金吉父七十二履祥

生宋紹定五年壬辰

卒元大德七年癸卯

陳濟民七十思濟

生元太宗四年壬辰

即宋紹定五年

卒大德五年辛丑

劉會孟六十四辰翁

生端平元年甲午

卒元大德元年丁酉

文履善四十七天祥

生端平三年丙申

卒元至元十九年壬午

錢舜舉選

祥興已卯宋亡至壬午歲又三年矣舜舉未景定間鄉貢進士大德四年畫如來像款署清癯老人若年六十餘當生宋端平嘉熙間

鄭憶翁七十八思肖

續疑年錄卷二

生宋嘉熙二年甲戌

卒元延祐三年丙辰

姚端甫七十六燧

生元太宗十一年己亥

即宋嘉熙三年

卒延祐元年甲寅

陳剛中六十四年

生元太宗十二年庚子

卒大德七年癸卯

謝臯羽四十七鞠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卒元貞元元年乙未

劉夢吉四十五因

生宋淳祐四年甲辰

卒元至元三十年癸巳

牟伯成七十八應龍

生元定宗二年丁未

即宋淳祐七年

卒泰定元年甲子

白廷玉八十一瑛

生元定宗三年戊申

即宋淳祐八年

卒天歷元年戊辰

續疑年錄卷二

熊位辛六十鈔

生宋寶祐元年癸丑

卒元皇慶元年壬子

曹士開七十九伯啟

生宋寶祐三年乙卯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李道復六十七孟

生元憲宗五年乙卯

即宋寶祐三年

卒至治元年辛酉

鮮于伯機四十六樞

生元憲宗七年丁巳

即宋寶祐五年○或云咸淳二年丙寅生

卒大德六年壬寅

鄧善之七十一文原

生元憲宗八年戊午

即宋寶祐六年

卒致和元年戊辰

宋子虛八十一无

生元中統元年庚申

卒後至元六年庚辰

蘇子寧六十志寧

生中統二年辛酉

續疑年錄卷二

卒延祐七年丁丑

方叔淵七十七淵

生中統四年癸亥

卒後至元五年己卯

何養正六十八中

生至元二年乙丑

卒至順三年壬申

劉桂翁八十三說

生至元五年戊辰

卒至正十年庚寅

元復初五十四明善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至治二年壬戌

貢仲章六十一奎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天歷二年己巳

安敬仲四十三熙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至大四年辛亥

杜伯原七十五本

續疑年錄卷二

至正三年春脫脫以隱士薦授翰林待制行至杭州疾篤解歸若即以是年卒當生于至元六年己巳即宋淳熙五

也年

許益之六十八謙

生至元七年庚午

卒後至元三年丁丑

范亨父五十九棟

生至元九年壬申

卒至順元年庚午

吳行可八十二直方

生宋德祐元年乙亥

即元至元十二年

卒元至正十六年丙申
錢翼之六十七 <small>良右</small>
生至元十五年戊寅
卒至正四年甲申
正止善七十一 <small>良</small>
生至元十五年戊寅
卒至正八年戊子
馬伯庸六十 <small>祖常</small>
生至元十六年己卯
卒後至元四年戊寅
<small>元詩選小傳云至正四年卒</small>
李木子聲六十 <small>魯耕</small>
生至元十六年己卯
卒後至元四年戊寅
朱彥修七十八 <small>震亨</small>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至正十八年戊戌
宋誠夫五十四 <small>本</small>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元統二年甲戌
李明遠七十四 <small>存</small>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至正十四年甲午
洪汝質八十五 <small>希文</small>
生至元十九年壬午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康里子淵五十一 <small>回回</small>
生至元二十年癸未
卒元統元年癸酉
賈酸齋三十九 <small>雲石</small>
生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small>西湖志餘載酸齋辭世詩被 我購他四十年舉成數言之 也今據元史</small>
卒泰定元年甲子
衛六禮六十八 <small>德嘉</small>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十四年甲午
張仲舉八十二 <small>翥</small>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二十八年戊申
許可用七十八 <small>有壬</small>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薛元卿五十七元曠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卒至正五年甲申

趙仲穆雅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張光弼八十三昱

以松雪集大德甲辰
雅年十六推之
明祖徵至京已八十閱其老
厚賜遺還若洪武元年八十
當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黃子肅五十九清老

生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卒至正八年戊子

續疑年錄卷二

鄭明德七十三元祐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吳文可六十四景奎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周亨遠八十八震震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明洪武十二年己未

宋顯夫五十三駸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四年甲申

呂仲實六十五思誠

生至元三十年癸巳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朱澤民七十二德潤

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康里子山五十一慶慶

生元貞元年乙未

續疑年錄卷二

卒至正五年乙酉

蘇伯夔八十三友龍

生元貞二年丙申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吳立夫四十四萊

生太德元年丁酉

卒至元六年庚辰

貢泰和六十五師泰

生大德二年戊戌

卒至正三十二年壬寅

徐方舟六十八 舫

宋源撰墓銘今據元詩選小傳

生大德三年己亥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揭伯防七十四 法

生大德四年庚子

卒明洪武六年癸丑

余廷心五十六 關

生大德七年癸卯

卒至正十八年庚戌

傅與礪四十 若金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三年癸未

汪德輔六十九 克寬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陳子上五十三 高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秦兼善四十九 不華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十二年壬辰

舒道原七十四 順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明洪武十年丁巳

華彥清六十九 幼武

生大德十一年丁未

卒明洪武八年乙卯

薩天錫 都刺

生至大元年戊申

以年二十登泰定丁卯進士推之

李彥聞五十五 士瞻

生皇慶二年癸丑

卒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戴叔能六十七 良

生延祐四年丁巳

卒明洪武十六年癸亥

王原吉七十 逢

生延祐六年己未

卒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孫伯融四十 炎

生至治三年癸亥

卒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戴祖禹四十二錫

生泰定三年丙寅

卒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盧公武五十熊

生至順二年辛未

卒明洪武十三年庚申

王用文四十六翰

生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十一年戊午

徐良夫六十三

生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丁永庚九十鶴年

生元統三年乙亥

卒明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王元章七十三說

生後至元元年乙亥

卒明永樂五年丁亥

續疑年錄卷三

海鹽吳 修子修編

危太樸七十八素

生元貞元年乙未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張志道七十以寧

生元大德五年辛丑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梁孟敬八十七質

生元大德七年癸卯

卒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胡仲申七十五翰

生元大德十一年丁未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王叔明蒙

卒洪武十八年乙丑

宋仲敏八十訥

生元至大四年辛亥

卒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陶主敬五十七安

以宋文憲集至元元年薦經筵檢討年四十一推知之洪武三年出居和州再歲而卒

陶九成弔王黃鶴詩序卒乙丑九月初十日若年七十以外當生元至大初年

生元延祐二年乙卯

卒明洪武四年辛亥

劉坦之六十三履

生元延祐四年丁巳

卒明洪武十二年己未

貝廷珩六十餘瓊

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計其生年當在元延祐四五年

卒洪武十二年己未

朱鑄尊撰傳云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

趙子常五十一沂

生元延祐六年己未

續修年錄卷三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唐處敬四十四肅

生元致和元年戊辰

卒明洪武四年辛亥

以朱彙尊撰傳三年免官歲餘卒排之

吳孟勤七十六勤

生元至順元年庚午

卒明永樂三年乙酉

姚敬父六十六思恭

生元至順三年壬申

卒明洪武三十年丁丑

張來儀五十三羽

生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孫仲衍五十六黃

生元統二年甲戌

卒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姚廣孝八十五

生元統三年乙亥

列朝詩小傳永樂十六年卒年八十四今據靖難功臣錄以手書證道歌永樂甲午年八十推之

卒明永樂十七年己亥

滕用亨七十四權

據蘇州府志在官四年卒

續修年錄卷三

生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以延林堂漫錄永樂三年七月七十召見推之

瞿宗吉八十七佑

生元至正元年辛巳

卒明宣德二年丁未

宋仲珩三十七璣

生元至正四年甲申

卒明洪武十三年庚申

高彥恢七十四棟

生元至正十年庚寅

卒明永樂二十年癸卯

唐愚士五十三之淳

生元至正十年庚寅

卒明建文三年辛巳

趙撫謙四十五謙

生元至正十一年辛卯

卒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王孟端五十五紱

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卒明永樂十四年丙申

夏維詰六十五原吉

生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卒明宣德五年庚戌

黃宗豫八十三淮

生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卒明正統十四年巳巳

金幼孜六十四

生洪武元年戊申

卒宣德六年辛亥

解大紳四十七縉

生洪武二年巳酉

楊士奇吳縣志張汝瑚撰傳
並同列朝詩小傳云年十九

卒永樂十三年乙未

胡光大四十九廣

生洪武三年庚戌

卒永樂十六年戊戌

楊勉仁七十榮

生洪武四年辛亥

卒正統五年庚申

楊宏濟七十五溥

生洪武五年壬子

卒正統十一年丙寅

曾子榮六十一榮

生洪武五年壬子

卒宣德七年壬子

邵以先五十六玘

生洪武八年乙卯

卒宣德五年庚戌

曹正夫五十九端

生洪武九年丙辰

卒宣德九年甲寅

陳光世八十三敬宗

舉進士

生洪武十年丁巳

卒天順三年己卯

王行儉八十四直

生洪武十二年己未

卒天順六年壬子

薛德温七十三瑄

生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卒天順八年甲申

吳子傳七十九與弼

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續修年錄卷三

卒成化五年己丑

于廷益六十謙

生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卒景泰四年癸酉

沈貞吉八十餘貞

生建文二年庚辰

周伯器八十七鼎

生建文三年辛巳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劉廷美珏

廷美宣德中中應天鄉舉除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司僉

編年考名臣記皆云七十三此據明儒學案

以成化十八年壬寅年八十三推之

卒成化八年壬辰

岳季方五十五正

生永樂十六年戊戌

卒成化八年壬辰

邱仲深七十八濬

生永樂十六年戊戌

卒宏治八年乙卯

王世昌七十六懋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續修年錄卷三

卒宏治十一年戊午

陳公甫七十三獻章

生宣德三年戊申

卒宏治十三年庚申

史明古六十三鑑

生宣德九年甲寅

卒宏治九年丙辰

陳玉汝六十七璠

生正統五年庚申

卒正德元年丙寅

事居三載即棄官歸年甫五十若七十歲左右當生於永樂初年

以孝宗嗣位進大學衍義補年七十一推之

金元玉五十三琮

生正統十四年己巳

卒宏治十四年辛酉

王子衡七十一廷相

生成化十年甲午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康對山六十六海

生成化十一年乙未

卒嘉靖十九年庚子

錢孔周七十五同愛

生成化十一年乙未

卒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周行之七十二用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顧華玉七十璘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三十四年乙巳

唐虞佐七十龍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卒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安民泰五十四國

生成化十七年辛丑

卒嘉靖十三年甲午

夏公謹六十七言

生成化十八年壬寅

卒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孫太初三十七一元

生成化二十年甲辰

卒正德十五年庚辰

張允清七十六慶

生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卒嘉靖四十年辛酉

薛君采五十三蕙

生宏治二年己酉

卒嘉靖二十年辛丑

黃才伯七十七佐

生宏治三年庚戌

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華子潛七十八察

續疑年錄卷三

八

續疑年錄卷三

九

生宏治十年丁巳

卒萬歷二年甲戌

皇甫子安五十 濬

列朝詩小傳云四十九
今據文徵明撰墓志

生宏治十年丁巳

卒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皇甫子循八十 訪

王汝中八十六 畿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卒萬歷十一年癸未

高子業三十七 叔嗣

續修年錄卷三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卒嘉靖十六年丁酉

袁永之四十六 表

生宏治十五年壬戌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文德承七十四 伯仁

生宏治十五年壬戌

卒萬歷三年乙亥

陳子兼七十四 鑿

文震孟撰傳云六十
三今據茅坤撰墓志

生正德三年戊辰

卒萬歷九年辛巳

黃志淳六十六 姬水

生正德四年己巳

卒萬歷二年甲戌

茅順甫九十 坤

生正德七年壬申

卒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陸子傳六十四 師道

子傳嘉靖戊戌進士以禮部
告歸年未三十穆廟初再以
尚寶卿子告六年而卒其
生年當在正德十年以前

楊椒山四十 繼盛

續修年錄卷三

生正德十一年丙子

卒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徐文長七十三 渭

生正德十六年辛巳

卒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項子京六十六 元汴

生嘉靖四年乙酉

卒萬歷十八年庚寅

宗子相三十六 臣

生嘉靖四年乙酉

卒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張伯起 鳳翼

生嘉靖六年丁亥

以萬曆甲辰年七十八推之

王伯穀 釋登

卒萬曆四十年壬子

壬子冬百谷賦白玉樓見其蹟日錄嘉靖甲子北遊約年三十沒時約年八十當生於嘉靖十一二年間

王敬美五十三 世懋

生嘉靖十五年丙申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李木寧八十 維楨

續疑年錄卷三

生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卒天啓六年丙寅

顧叔時六十三 憲成

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卒萬曆四十年壬子

湯若士六十八 顯祖

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卒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朱白民八十 鷺

生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卒崇禎五年壬申

黃貞父六十九 汝亨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天啓六年丙寅

范長倩八十四 允臨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邢子愿 侗

生嘉靖三十九年辛亥

以列朝詩小傳萬曆二年二十四殿武推知之

高存之六十五 攀龍

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卒天啓六年丙寅

葛震甫七十四 一龍

生隆慶元年丁卯

調畫錄云七十三今據傳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曾波臣八十餘 鯨

生隆慶元年丁卯

以順治三年丙戌年八十推之

張異度七十四 世偉

生隆慶二年戊辰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文文起六十三 震孟

生萬歷二年甲戌

卒崇禎九年丙子

歸文休七十二 昌世

生萬歷二年甲戌

順治二年乙酉卒

鍾伯敬五十二 惺

生萬歷二年甲戌

卒天啟四年甲子

曹能始七十四 學佳

續修年表卷三

生萬歷二年甲戌

順治四年丁亥卒

張青甫六十七 丑

生萬歷五年丁丑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姚孟長五十八 希孟

生萬歷七年己卯

卒崇禎九年丙子

林茂之八十七 古度

生萬歷八年庚辰

周樸園云年七十三今據列朝詩小傳

池北偶談子生甲戌同曹能始

以東林列傳萬歷壬子舉鄉試年三十四推之先文肅

十餘日 漁洋集云讀林翁萬歷甲辰同吳非熊遊武夷山詩至今甲辰六十年以萬歷庚辰生推至康熙甲辰已八十五歲

康熙五年丙午卒

矣又詩集序翁以丙午下世

陳明卿五十六 仁錫

生萬歷九年辛巳

卒崇禎九年丙子

孫奇逢九十二 鍾元

生萬歷十二年甲申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蕭伯玉六十七 士璋

生萬歷十三年乙酉

順治八年辛卯卒

續修年表卷三

徐霞客五十六 宏祖

生萬歷十三年乙酉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黃幼元六十二 道周

生萬歷十三年乙酉

順治三年丙戌卒

吳思王五十八 麟瑞

生萬歷十六年戊子

順治二年乙酉卒

趙靈均五十 均

志

侯明曾撰傳孫星衍填諱

生萬歷十九年辛卯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孫允執七十九克宏

生萬歷二十年壬辰

康熙九年庚戌卒

倪玉汝五十二元璠

生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吳聖生五十三麟徵

生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續疑年錄卷三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楊維斗五十三廷樞

生萬歷二十三年乙未

順治四年乙亥卒

項孔彰六十二聖謨

生萬歷二十五年丁酉

順治十五年戊戌卒

彭務敏九十二行先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卒

萬履安六十泰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順治十四年丁酉卒

楊無補六十補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順治十四年丁酉卒

譚元孩五十貞良

生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順治五年戊子卒

顧與治六十二夢游

續疑年錄卷三

生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順治十七年庚子卒

查伊璜七十七繼佐

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張天如四十溥

生萬歷三十年壬寅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金孝章七十四俊明

生萬歷三十年壬寅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陳定生五十三 貞慧

生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順治十三年丙申卒

陳乾初七十四 確

生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黃蘊生四十一 淳耀

生萬歷三十三年乙巳

順治二年乙酉卒

姜如農六十七 採可

生萬歷三十五年丁未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張考夫六十四 履祥

生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康熙十三年甲寅卒

杜于皇 潞

生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錢飲光八十二 秉鑑

生萬歷四十年壬子

以康熙庚戌年六十推之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陳言夏六十三 翊

生萬歷四十一年癸丑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姜如須四十 琢

生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順治十年癸巳卒

俞右吉六十六 汝言

生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康熙十八年己未卒

吳接侯二十七 潘書

生萬歷四十三年乙卯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吳仲木三十五 蕃昌

生天啓二年壬戌

順治十三年丙申卒

徐昭法七十三 枋

生天啓二年壬戌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以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以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續疑年錄卷四

海鹽吳 修子修編

王覺斯六十一 鐸

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

順治九年壬辰卒

王敬哉七十七 崇簡

明萬歷三十年壬寅生

康熙十七年戊午卒

傅青主 山

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生

池北偶談云年八十徵至都今據全謝山孫傅先生事略

續疑年錄卷四

戊午年七十四推之

顧雲臣 見龍

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生

以康熙甲子年七十九推之

馮孔伯八十三 溥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冒辟疆八十三 襄

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錢湘靈八十餘 陸燦

明萬歷四十年壬子生

以康熙三十七年戊申序列朝詩小傳年八十七推知之

康熙

余不遠八十 思復

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

康熙三十一年癸酉卒

查二瞻八十餘 士標

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生

康熙

應嗣寅六十九 搗謀

明萬歷四十二年乙卯生

康熙三十三年癸亥卒

魏石生七十一 商介

明萬歷四十四年丙辰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卒

朱致一七十二 月純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三十七年戊辰卒

萬祖繩七十七 斯年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侯朝宗三十七 方域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順治十一年甲午卒

魏善伯五十八 際瑞

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毛稚黃六十九 先舒

明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三十七年戊辰卒

梁玉立七十二 清標

明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宋既庭八十五 賓穎

明天啓元年辛酉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笄在辛七十 重光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三十二年壬申卒

嚴蓀友八十 繩孫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卒

魏叔子五十七 禮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卒

蔣虎臣五十 超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沈貞蕤六十一 荃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卒

王子底四十八 士濂

明天啓六年丙寅生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莊澹菴 同生

明天啓六年丙寅生

湯孔伯六十一 斌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葉星期七十七 燮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徐乾學撰墓志云五十九今據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卒

倪開公六十二燦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二十六年戊辰卒

趙天羽七十九吉士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卒

勵近公七十六杜誦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卒

彭駿孫七十孫通

據海鹽縣續圖經

明崇禎四年辛未生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卒

漁洋詩話庚辰九月卒

王子側五十士祐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二十年辛酉卒

惲正叔五十八壽平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李斯年七十六繩遠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

李天生因篤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徐彥和七十九秉義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五十年辛卯卒

徐公肅五十八元文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高澹游七十餘簡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以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七十五推之

宋牧仲八十榮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

高三鮑五十七層雲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三六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申叔旆五十一穉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李武會六十夏年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田綸霞七十夏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李湘北六十五天獲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吳汝納六十三為龍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卒

查韜荒五十容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秦畱仙松齡

明崇禎十年丁丑生

以順治乙未官庶
常年十九推之

康熙

李分虎五十一符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巳卒

孫樹峯岳頌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康熙

汪季角四十九懋麟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卒

顏修來四十七光敏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生

康熙二十五年丁卯卒

喬子靜五十三萊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李晉卿七十七光地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卒

文與也六十三點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吳天章六十一美

順治元年甲申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高澹人六十一士奇

順治二年乙酉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魏禹平六十坤

順治三年丙戌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禹尙吉之鼎

續疑年錄卷四

順治四年丁亥生

以康熙丙寅年四十推之

康熙

查仲韋五十八昇

順治七年庚寅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卒

查德尹八十二嗣璵

順治九年壬辰生

雍正十一年癸丑卒

朱文益四十八昆田

順治九年壬辰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陳廣陵八十五元龍

順治九年壬辰生

乾隆元年丙辰卒

納蘭容若三十一性德

順治十二年乙未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宋山言七十至

順治十二年乙未生

雍正三年乙巳卒

續疑年錄卷四

徐壇長用錫

雷鉉圭美堂集序云丙辰先生年八十

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陳北溟六十一鵬年

康熙二年癸卯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萬授一七十八經

康熙三年甲辰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陸陸堂奎勳

康熙四年乙巳生

乾隆

蔣揚孫六十四 廷錫

康熙八年己酉生

雍正十年壬子卒

周少穆七十三 京

康熙十六年丁巳生

乾隆十四年己巳卒

陳世南七十 邦彥

康熙十七年戊午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卒

續修年錄卷四

朱稼翁七十九 稻孫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

繆文子八十 日藻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卒

錢主敬八十九 陳壘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卒

鄒原褒八十七 一桂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

金壽門七十餘 農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生

馬秋玉六十八 日培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胡稚威六十三 天游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續修年錄卷四

雷貫二十六十四 銓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

梁養仲六十七 詩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

齊次風六十六 召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

徐鄰哉七十一 良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卒

蔣質甫五十四海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卒

裘叔度六十二日修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卒

李繹芻七十九集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生

續疑年錄卷四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劉崇如八十六塘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生

嘉慶七年壬戌卒

錢宗磐五十三維城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

江叔澐七十九聲

康熙六十年辛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紀曉嵐八十二時

雍正二年甲辰生

嘉慶十年乙丑卒

王琴德八十三和

雍正二年甲辰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王偉人八十一杰

雍正三年乙巳生

嘉慶十年乙丑卒

靳价人五十九榮藩

續疑年錄卷四

雍正四年丙午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孔信夫六十五繼涼

雍正五年丁未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卒

錢曉微七十七大昕

雍正六年戊申生

嘉慶九年甲子卒

李素伯四十九文藻

雍正八年庚戌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卒
畢纘衡六十八 <small>沅</small>
雍正八年庚戌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王禹卿七十三 <small>文治</small>
雍正八年庚戌生
嘉慶七年壬戌卒
余古農四十七 <small>蕭客</small>
雍正十年壬子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卒
<small>續修年錄卷四</small>
朱介裴八十一 <small>休度</small>
雍正十年壬子生
嘉慶十七年壬申卒
錢慈伯六十三 <small>世錫</small>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乾隆六十年乙卯卒
羅遜夫六十七 <small>聘</small>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桂未谷七十 <small>碩</small>

乾隆元年丙辰生
嘉慶十一年乙丑卒
方蘭坻六十四 <small>燕</small>
乾隆元年丙辰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錢樹參六十八 <small>維喬</small>
乾隆四年己未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潘慎夫五十四 <small>恭壽</small>
乾隆六年辛酉生
<small>續修年錄卷四</small>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汪容甫五十二 <small>中</small>
乾隆九年甲子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錢獻之六十三 <small>培</small>
乾隆九年甲子生
嘉慶十二年丙寅卒
黃小松五十九 <small>易</small>
乾隆九年甲子生
嘉慶七年壬戌卒

武虛谷五十五德

乾隆十年乙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奚純章五十八岡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嘉慶八年癸亥卒

洪稚存六十四亮吉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嘉慶十四年己巳卒

馮魚山六十敏昌

續疑年錄卷四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吳侃叔五十七東發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八年癸亥卒

黃仲則三十五景仁

乾隆十四年己巳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卒

梁元穎九十三同書

雍正元年癸卯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趙耘菘八十八渠

雍正五年丁未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姚姬傳八十五蕭

雍正九年辛亥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翁正三八十六方綱

續疑年錄補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段茂堂八十一玉裁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吳毅八七十三錫麒

乾隆十七年丙寅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孫伯淵六十六星衍

乾隆十八年癸酉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伊墨卿五十五 秉級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生

嘉慶二十一年乙亥卒

張仲治五十一 同陶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修所撰續疑年錄以嘉慶癸酉歲付刊閱今才五年而所識

諸老相繼下世因補錄于後其間姬傳先生即為是書撰序

山舟先生為題其籤淵如墨卿兩君並藉參閱之助淵翁又

續疑年錄甫

以小篆書帙首老成凋謝一時幾盡知己之感何以為懷愴

然書此歲戊寅夏五月海鹽吳修謹記

伏氏藏書

初嘉定錢辛楣先生輯古今人生卒之年爲疑年錄
四卷海鹽吳子修續而刻之學者咸謂不可闕之書
顧人之年壽散見於史籍碑版兩家未著錄者亦頗
不少於是平湖錢子海菴搜索數載又輯爲補錄四
卷往歲予客平湖之乍浦海菴平是編及所爲見山
樓詩請予序之藏諸篋中未有以應也今有人自平
湖來謂海菴墓草已宿乃發而讀之其攷據之確視
兩家不稍讓則書之足傳不待言已海菴生平愛朋
友敦氣誼嘗以其鄉先輩季介節遺書散逸殆盡乃

補疑年錄

序

十一

網羅編纂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又約同志於春秋修
祭祠下後遂循以爲例焉則又海菴行誼之卓然可
傳者并箸之俾讀是編者知海菴不獨爲考據之學
而已海菴名椒字頌春

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孟秋吳江翁廣平書時年七十
有九

參閱姓氏

海甯楊文蓀芸士

吳江翁廣平海琛

毛慶善叔美

翁大年叔均

李 問默庵

長洲褚逢椿仙根

補疑年錄

一

補疑年錄卷一

光

補疑年錄

蘇子卿八十餘武

平湖錢 椒解薊編

卒神爵四年辛酉

前漢書本傳云武年八十餘薨建武以前

趙翁孫八十六 充國

漢書本傳

生建元四年甲辰

卒甘露二年己巳

孔子夏七十 光

補疑年錄

卷一

生元康元年丙辰

前漢書本傳以卒年推之

卒元始五年乙丑

卓子康八十一 茂

生甘露元年戊辰

後漢書列傳謂後六年卒不書在某年以通鑑建武四年大傳卓茂卒推之

卒建武四年戊子

郭細侯八十六 倨

生永光五年壬午

後漢書列傳二十二年徵為大中大夫明年卒推之

卒建武二十三年丁未

嚴子陵八十 光

生建昭二年甲申

卒建武十九年癸卯

後漢書逸民傳建武十七年復持微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汪子玉七十 丹

生建始四年壬辰

後漢書儒林傳以卒年推之

卒建武十七年辛丑

郭少卿八十七 丹

生河平四年丙申

卒永平五年壬戌

後漢書本傳云永平三年代李詡為司徒又云明年坐鄧融事免五年卒於家推之

蔡子禮七十二 茂

補疑年錄

卷一

生河平四年丙申

後漢書本傳二十三年薨於位時年七十二

卒建武二十三年丁未

伏叔齊九十 恭

生建平元年乙卯

後漢書儒林傳

卒元和元年甲申

包子良七十一 咸

生建平元年乙卯

後漢書儒林傳

卒永平八年乙丑

趙伯陽八十四 喜

生建平三年丁巳

後漢書
列傳

卒建初五年庚辰

樓項子八十望

生地皇三年壬午

後漢書
儒林傳

卒永元十三年辛丑

寒伯奇八十四朗

生建武二年丙戌

後漢書
列傳

卒永初三年己酉

馮孝孫八十六鮪

補疑年錄 卷一

生元壽二年庚申

後漢書

卒元和二年乙酉

班仲升七十一超

生建武八年壬辰

後漢書
列傳

卒永元十四年壬寅

班孟堅六十一周

生建武八年壬辰

卒永元四年壬辰

楊仲桓八十二厚

後漢書列傳云黃憲收固
坐免官又及賈氏賓客皆
逮考故因此捕繫固遂死
獄中時年六十一通鑑綱
目賈氏永元
四年收推之

生永平十五年壬申

後漢書傳建和三年太后
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
八十二卒於家知卒於
永興癸巳也因推之

卒永興元年癸巳

黃叔度四十八憲

生永平十八年乙亥

後漢書列傳云到京師而
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卒
不紀某年以通鑑延光元
年汝南黃憲卒推得之

卒延光元年壬戌

姜伯淮七十七肱

生永元九年丁酉

後漢書
列傳

卒熹平二年癸丑

法高卿八十九貞

補疑年錄 卷一

生永元十二年庚子

後漢書
隱逸傳

卒中平五年戊辰

張然明七十八奐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後漢書
列傳

卒光和四年辛酉

楊公祖七十五玄

生永初三年己酉

後漢書
列傳

卒光和六年癸亥

劉文饒六十六寬

生永寧元年庚申

後漢書
列傳

本中平二年乙丑

陸季寧七十康

生延光元年壬戌

後漢書

卒初平二年辛未

任定祖七十九安

生延光三年甲子

後漢書
儒林傳

卒建安七年壬午

范孟博三十三滂

續通志錄 卷一

五

生永和二年丁丑

後漢書
黨錮傳

卒建寧二年己酉

王彥方七十八烈

生漢安元年壬午

後漢書
獨行傳

卒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楊文先八十四彪

生漢漢安元年壬午

後漢書
列傳

卒魏黃初六年乙巳

羊興祖四十八續

後漢書列傳云六年魏帝
欲以續為太尉又云及行

生漢安元年壬午

會病卒時年
四十八推之

卒中平六年己巳

六年即少帝光熹又昭寧
又獻帝永漢皆是年改元
本傳作靈帝徵用
仍以中平紀之

酈文勝二十八炎

生和平元年庚寅

後漢書
文苑傳

卒熹平六年丁巳

孔文舉五十六融

生永興元年癸巳

卒建安十三年戊子

後漢書列傳書壽不書卒
年又以通鑑建安十三年
八月操殺大中大
夫孔融推得之

續通志錄 卷一

六

張子布八十一昭

生漢永壽二年丙申

季漢書
列傳

卒吳嘉禾五年丙辰

曾幼安八十四璽

生漢延熹元年戊戌

以綱目辛
年推之

卒蜀漢延熙四年辛酉

向巨達八十朗

生漢建寧元年戊申

三國
蜀志

卒蜀漢延熙十年丁卯

顧元嘆七十六 雅

生漢建寧元年戊申

季漢書
列傳

卒吳赤烏六年癸亥

仲長公理四十一 統

生光和二年己未

季漢書
本傳

卒建安二十四年己亥

王休徵八十五 祥

生漢中平二年乙丑

晉書
列傳

卒晉泰始五年己丑

補疑年錄 卷一

七

譙允南七十 周

生漢建安六年辛巳

三國
蜀志

卒晉泰始六年庚寅

范承明八十四 榮

生漢建安七年壬午

晉書隱逸傳
以卒年推之

卒晉太康六年乙巳

劉子真九十一 寔

生漢建安九年甲申

晉書
列傳

卒晉元康四年甲寅

山巨源七十九 濬

生漢建安十年乙酉

晉書列傳 續
錄不書生卒

卒晉太康四年癸卯

王士治八十 濬

生漢建安十一年丙戌

晉書
列傳

卒晉太康六年乙巳

王玄通七十三 覽

生漢建安十一年丙戌

晉書
列傳

卒晉咸寧四年戊戌

補疑年錄 卷一

八

魏陽元八十二 舒

生漢建安十四年己丑

晉書
列傳

卒晉太熙元年庚戌

崔子相九十三 遊

生漢建安十七年壬辰

十六國春秋劉淵傳元熙
元年晉國賊崔遊為
刺史大表崔遊因辭不
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卒晉永興元年甲子

推

范伯孫七十八 喬

生蜀漢章武元年辛丑

晉書隱
逸傳

卒晉元康八年戊午

王玄冲七十五 渾

生蜀漢建興元年癸卯

晉書列傳

卒晉元康七年丁巳

成公子安四十三 緱

生吳黃龍三年辛亥

晉書文苑傳

卒晉泰始九年癸巳

王濬仲七十二 戎

生蜀漢建興十二年甲寅

晉書列傳

補疑年錄 卷一

九

卒晉永興二年乙丑

傅長虞五十六 成

生蜀漢延熙二年己未

晉書列傳

卒晉元康四年甲寅

夏侯孝若四十九 滄

潘岳撰誄

生魏正始四年癸亥

即蜀漢延熙六年

卒晉元康元年辛亥

王處冲四十七 滄

生魏嘉平元年己巳

晉書列傳

卒晉元康五年乙卯

荀景猷六十七 嵇

生魏景元三年壬午

晉書列傳

卒晉咸和三年戊子

王茂弘六十四 導

生泰始三年丁亥

晉書列傳

卒咸和五年庚寅

孔敬康七十五 愉

生泰始四年戊子

晉書列傳

補疑年錄 卷一

十

卒咸康八年壬寅

孔舒元五十三 衍

生泰始四年戊子

晉書儒林傳

卒大興三年庚辰

楊仲武二十九 經

生泰始七年辛卯

潘岳撰誄

卒元康九年己未

顧長始七十三 象

生泰始十年甲午

晉書列傳

卒永和二年丙午

褚謀遠六十七契

生咸寧元年乙未

晉書列傳

卒咸康七年辛丑

盧子諒六十七謙

生太康五年甲辰

晉書列傳

卒永和六年庚戌

黃始長九十七泓

生太康六年乙巳

十六國春秋本傳以老歸家嘆曰燕必中與其年矣恨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

補疑年錄

卷一

十一

卒太元六年辛巳

焉吳慕容垂收元在泰建元二十年即晉太元九年甲申前二年推知之

庾元規五十二亮

生太康十年己酉

晉書列傳

卒咸康六年庚子

何次道五十五充

生元康二年壬子

晉書列傳

卒永和三年丙午

王叔武七十二彪之

生永興二年乙丑

晉書列傳

卒太元二年丁丑

鄒方回七十二情

生建興元年癸酉

晉書列傳

卒太元九年甲申

王敬和三十六洽

生太寧元年癸未

晉書列傳

卒升平二年戊午

王景畧五十一猛

補疑年錄

卷一

十二

生晉太寧三年乙酉

十六國春秋符堅傳

卒泰建元年十一月乙亥

即晉寧康三年

王元琳五十二珣

生永和六年庚戌

晉書列傳

卒隆安五年辛丑

張萊民六十九野

生永和六年庚戌

蓮社高賢傳

卒義熙十四年戊午

王季琰二十八民

生永和七年辛亥

晉書
列傳

卒太元十三年戊子

劉仲思五十九 程之

生永和八年壬子

蓮社高
賢傳

卒義熙六年庚戌

周道祖六十七 續之

生昇平元年丁巳

蓮社高賢傳○宋書隱逸
傳云年四十七生晉太元
二年丁丑卒宋
景平元年癸亥

卒宋景平元年癸亥

張秀碩六十五 銓

補疑年錄

卷一

三

生昇平三年己未

蓮社高
賢傳

卒景平元年癸亥

王敬宏八十八 裕之

生晉升平三年己未

晉書
列傳

卒宋元嘉二十三年丙戌

王方平六十三 弘之

生晉興寧二年乙丑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四年丁卯

朱百年八十七

生晉太和三年戊辰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孝建元年甲子

沈道虔八十二

生晉太和三年戊辰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二十六年己丑

何承天七十八

生晉太和五年庚午

南史
列傳

卒宋元嘉二十四年丁亥

孔彥深五十九 續之

補疑年錄

卷一

十四

生晉咸安二年壬申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七年庚申

宗少文六十九 炳

生晉靈康三年乙亥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二十年癸未

阮萬齡七十二

生晉太元二年丁丑

宋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二十五年戊子

戴仲若六十四 顯

生晉太元三年戊寅

朱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十八年辛巳

宗叔粲五十 或之

生晉太元七年壬午

朱書隱
逸傳

卒宋元嘉八年辛未

王子陵四十三 非

生晉太元十年乙酉

南史
列傳

卒宋元嘉四年丁卯

雷仲孺六十三 次宗

補疑年錄 卷一

生晉太元十一年丙戌

蓮社高
賢傳

卒宋元嘉二十五年戊子

郭希昌六十三

宋書隱
逸傳

生魏登國元年丙戌

即晉太元
十一年

卒宋元嘉二十五年戊子

顧景怡六十四 歡

生晉太元

卒宋元嘉

南齊書高逸傳云元嘉末
出都省住東府忽題柱云
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
歸後太初肆秋果是此年
月自知將終賦詩云云卒
於剡山時年六十四按
即是年死當生於魏建光
三年即晉太元十五年也

劉志安五十九 疑之

朱書隱
逸傳

生魏登國五年庚寅

即晉太元
十五年

卒宋元嘉二十五年戊子

顧偉仁七十六 顯之

生晉太元十七年壬辰

朱書
列傳

卒宋泰始三年丁未

褚元璩八十六 伯玉

生晉太元十九年甲午

南史隱
逸傳

卒齊建元元年己未

補疑年錄 卷一

謝惠連三十七

南史列傳元嘉七年為古
塚文若即是年卒推之當
生太元十
九年也

生晉太元

卒宋元嘉

王曇首三十七

生晉太元十九年甲午

南史
列傳

卒宋元嘉七年庚午

徐文楚八十四 伯珍

生晉義熙十年甲寅

南史隱
逸傳

卒齊建武四年丁丑

蔡興宗五十八

生晉義熙十一年乙卯

南史列傳

卒宋泰豫元年壬子

補疑年錄

卷一

十七

補疑年錄卷一

平湖錢 椒游薊編

關伯愉六十三

康之

生魏神瑞二年乙卯

宋書隱逸傳

卒宋昇明元年丁巳

即晉義熙十一年

王休業五十四

素

生魏泰常三年戊午

宋書隱逸傳

卒宋泰始七年辛亥

即晉義熙十年

沈雲禎八十五

麟士

補疑年錄

卷二

一

生晉元熙元年己未

南史隱逸傳

卒梁天監二年癸未

伏恭儀八十三

曼容

生晉元熙二年庚申

南史隱逸傳

卒梁天監元年壬午

孫長遜九十二

謙

生宋元嘉二年乙丑

南史列傳

卒梁天監十五年丙申

王僧虔六十

生宋元嘉三年丙寅

南齊書本傳

卒齊永明三年乙丑

祖文遠七十一 冲之

生魏神龜二年己巳

南史文惠傳

卒齊永元二年庚辰

何子有五十六 求

生宋元嘉八年辛未

虎邱山志

卒齊永明四年丙寅

劉靈顯五十八 此

南史列傳

補疑年錄 卷二

生魏太延四年戊寅

即宋元嘉十五年

卒齊建武二年乙亥

韋懷文七十九 版

南史列傳

生魏太平眞君三年壬午

即宋元嘉十九年

卒梁普通元年庚子

何子季八十六 胤

南史列傳

生魏太平眞君七年丙戌

即宋元嘉二十三年

卒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曹放樂九十七 恪

四魏書傳

生魏太平眞君九年戊子

即宋元嘉二十五年

卒西魏大統十年甲子

孔德璋五十五 稚珪

南齊書

生魏太平眞君八年丁亥

卒齊永元三年辛巳

王仲實三十八 儉

南史列傳

生魏興安元年壬辰

即宋元嘉二十九年

卒齊永明七年己巳

庾彥寶七十八 詵

南史列傳

補疑年錄 卷一

生魏太安元年乙未

即宋孝建二年

卒梁中大通四年壬子

蔡景揚四十四 約

南史列傳

生宋大明元年丁酉

即魏太安二年

卒齊永元二年庚辰

柳文暢五十三 惲

梁書列傳

生魏和平六年乙巳

即宋泰始元年

卒梁天監十六年丁酉

陸韓卿二十八 厥

南齊書列傳

生宋秦豫元年壬子

卒齊永元元年己卯

王思寂四十九 纂

南史列傳

生宋元徽二年甲寅

卒梁普通三年壬寅

劉茂洽五十一 洽

生宋昇明元年丁巳

梁書列傳

卒梁大通元年丁未

劉茂灌七十二 灌

梁書列傳書壽不書卒年據南史列傳合推之

補疑年錄

卷二

四

生宋昇明元年丁巳

卒梁太清二年戊辰

劉茂澄三十 沅

梁書列傳

生宋昇明元年丁巳

卒梁天監五年丙戌

阮士宗五十八 孝緒

生齊建元元年己未

南史隱逸傳

卒梁大同二年丙辰

劉嗣芳六十三 顯

南史列傳

生齊建元三年辛酉

卒梁大同九年癸亥

王長源七十六 沖

南史列傳

生齊永明十年壬申

卒陳光大元年丁亥

顧允南七十七 越

南史儒林傳

生齊永明十一年癸酉

卒陳大建元年己丑

周思行七十九 安正

南史列傳

補疑年錄

卷二

五

生齊建武三年丙子

卒陳大建六年甲午

周思方七十六 宏直

南史列傳

生齊永元二年庚辰

卒陳大建七年乙未

樂遵賢八十二 遜

學

生魏景明元年庚辰

即齊永元二年

卒隋開皇元年辛丑

即陳大建十三年

殷長卿八十五 不害

南史文學傳

生魏正始二年乙酉	卽梁末 監四年
卒陳禎明三年己酉	
江總持七十六	<small>總</small> 南史 列傳
生魏神龜二年己亥	卽梁天監 十八年
卒隋開皇十四年甲寅	
裴無畏七十三	<small>忌</small> 南史 列傳
生魏正光三年壬寅	卽梁普 通三年
卒隋開皇十四年甲寅	
徐克孝七十三	南史 列傳
補疑年錄 卷二	六
生梁大通元年丁未	
卒隋開皇十九年己未	
馬德章七十	<small>憲</small> 南史 列傳
生梁中大通元年己酉	
卒隋開皇十八年戊午	
傅奕八十五	新唐書 列傳
生後梁大定元年乙亥	卽梁紹 泰元年
卒唐貞觀十三年己亥	
郭正一八十二	新唐書 列傳

生周建德元年壬辰	卽陳大 建四年
卒唐永徽四年癸丑	
劉德威七十一	新唐書 列傳
生隋開皇二年壬寅	卽陳大建 十四年
卒唐永徽三年壬子	
崔安上六十一	<small>敦禮</small> 新唐書 列傳
生隋開皇十三年癸丑	
卒唐永徽四年癸丑	
劉同壽七十一	新唐書 列傳
補疑年錄 卷二	七
生隋開皇十六年丙辰	
卒唐乾封元年丙寅	
褚宏度七十五	<small>無量</small> 統
生貞觀十九年乙巳	
卒開元七年己未	
賀季真八十六	<small>知章</small> 續錄 天寶二年賜鏡湖 刻後年八十六不書卒按 以野客叢書卒年 八十六合補推之
生顯慶四年己未	
卒天寶三年甲申	
鄭伯元六十八	瑜珣

生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新唐書順帝立罷為吏部尚書亦曾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

卒永貞元年乙酉

推之

奚殷卿五十五

陟

生天寶四年乙酉

新唐書列傳

卒貞元十五年己卯

柳公綽六十八

寬

生廣德元年癸卯

新唐書列傳

卒太和四年庚戌

令狐毅七十二

楚

補疑年錄

卷二

八

生永泰元年乙巳

新唐書列傳

卒開成元年丙辰

楊

八十二

疑式

生唐咸通十四年癸巳

源案游宦記開晉開運元年年七十二歲在甲辰

卒周顯德元年甲寅

梁大素九十二

顯

宋史列傳

生梁乾化三年癸酉

卒宋景德元年甲辰

錢世和六十六

維治

錢氏傳芳集小傳

生漢乾祐二年己酉

卒宋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林君復六十二

通

生宋乾德五年丁卯

卒天聖六年戊辰

李泰伯五十一

觀

生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源案吁江集附年譜

卒嘉祐四年己亥

張仲開四十九

洞

晁无咎撰傳

補疑年錄

卷二

九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治平四年丁未

錢仲謨五十

禹卿

晁无咎撰墓志

生明道二年癸酉

卒元豐五年壬戌

鄧從義七十六

仰天

晁无咎撰墓表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大觀元年丁亥

謝顯道五十四

良佐

聖學宗傳

生皇祐二年庚寅

卒崇寧二年癸未

陳后山四十九 無己

瀛奎律髓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賀方回五十八 鑄

瀛奎律髓

生嘉祐八年癸卯

卒宣和二年庚子

米元暉八十

據畫繼

補疑年錄

卷二

十一

生元祐元年丙寅

卒乾道元年乙酉

胡原仲七十七 憲

朱子撰行狀

生元祐元年丙寅

卒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李光祖六十五 郁

朱子撰墓表

生元祐元年丙寅

卒紹興二十年庚午

劉致中五十九 勉之

朱子撰墓表

生元祐六年辛未

卒紹興十九年己巳

陳少南五十 鵬飛

葉適撰墓志銘

生元符二年己卯

卒紹興十八年戊辰

劉彥冲四十七 子舉

生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卒紹興十七年丁卯

程復亨五十九

朱子撰墓表

補疑年錄

卷二

十二

生大觀元年丁亥

卒乾道元年乙酉

陳秀伯七十 堯英

葉適撰墓志銘

生大觀三年己丑

卒淳熙五年戊戌

杜大年七十四 椿

葉適撰墓志銘

生政和五年乙未

卒淳熙十五年戊申

尤延之六十八 表

生靖康二年丁未

卒紹熙五年甲寅

吳晦叔四十九 登

朱子撰行狀

生建炎三年己酉

卒淳熙四年丁酉

周仲古六十八 涪之

葉適撰墓志銘

生宣和四年壬寅

卒淳熙十六年己酉

錢表臣六十九 望之

葉適撰墓志銘

補疑年錄 卷二

生紹興元年辛亥

卒慶元五年己未

趙廣善八十五 達夫

袁燾撰墓志銘

生紹興四年甲寅

卒嘉定十一年戊寅

郭德揚五十四 良顯

葉適撰墓志銘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紹熙元年庚戌

楊敬仲八十六 簡

聖學宗傳云理宗即位詔入見履歷尋以貴謨問學

生紹興十年庚申

卒寶慶元年乙酉

陳安卿六十五 涪

統學

生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卒嘉定十年丁丑

韓仲止六十四 琥

源奎律

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卒嘉定十七年甲申

張元德七十七 洽

統學

補疑年錄 卷二

生紹興三十一年辛巳

卒嘉熙元年丁酉

錢敬之四十四 敬直

葉適撰墓志銘

生乾道四年戊子

卒嘉定四年辛未

耶律天祐六十一 思忠

生金大定十二年壬辰

卒金天興元年壬辰

楊澹然七十 夔

元詩選小傳

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八自以元年推之

生宋瀆熙十三年丙午

卒蒙古憲宗五年乙卯

楊正卿七十三 果
即宋寶祐三年元詩選小傳

生宋慶元三年丁巳

卒元至元六年己巳

孫穎叔七十九 銳
即宋咸淳五年沈義甫撰墓志蘇州府志隱逸傳松陵文獻云宋亡不復出誤

生慶元四年戊午

卒德祐二年丙子

方秋崖六十四 折
瀛奎律髓

補疑年錄 卷一 十四

生慶元五年己未

卒景定三年壬戌

王文炳九十二 磐
元詩選小傳

生宋嘉泰二年壬戌

卒元至元三十年癸巳

杜文玉七十 瑛
元詩選小傳

生宋嘉泰四年甲子

卒元至元十三年癸酉
即宋咸淳九年瀛奎律髓

張澤民六十四 道洽

生開禧元年乙丑

卒咸淳四年戊辰

徐成卿八十 世隆
元詩選小傳

生宋開禧二年丙寅

卒元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姚公茂七十八 樞
元詩選小傳

生宋嘉定十二年己卯

卒元元貞二年丙申

陸太初五十四 夢發
瀛奎律髓

補疑年錄 卷一 十五

生嘉定十五年壬午

卒德祐元年乙亥

郭彥高六十一 昂
元詩選小傳

生宋紹定二年己丑

卒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蕭維斗七十八 澗
學統

生宋紹定三年庚寅

卒元大德十一年丁未
源案錄天爵沈溪集蕭貞敏公墓誌卒元延祐五年當生宋瀆祐元年元史本傳

廉善甫五十 希憲
本傳

生宋紹定四年辛卯

卒元至大十七年庚辰

胡汲仲七十五 良儒

元詩選
小傳

生宋嘉熙四年庚子

卒元延祐元年甲寅

陸秀夫四十二

寶祐登
科錄

生嘉熙二年戊戌

卒祥興二年己卯

劉起潛八十 克莊

補疑年錄 卷二

七

生宋嘉熙四年庚子

源案林希逸撰行
狀見唐齋續集

卒元延祐六年己未

陳尚德七十二 普

元詩選
小傳

生宋淳祐四年甲辰

卒元延祐二年乙卯

陳壽翁八十三 傑

統學

生宋淳祐十二年壬子

卒元元統二年甲戌

黃楚望八十七 澤

統學

生宋景定元年庚申

卒元至正六年丙戌

陸行正六十三 正

王昭大靖獻
書院碑記

生宋景定二年辛酉

卒元至治三年癸亥

補疑年錄

卷二

十二

補疑年錄卷三

平道壽七十八 文傳

平湖錢 椒游燕編

生宋瀆熙二年丙寅

元詩選小傳

卒元至正三年癸未

潘聲甫八十六 音

生宋咸淳六年庚午

元詩選小傳

卒元至正十五年乙未

杜伯原七十五 本

補疑年錄 卷三

生宋景炎元年丙子

卒元至正十年庚寅

元史本傳卒於至正十年年七十五推之○續錄不載生卒誤為卒於三年今改正

汪叔志七十 澤民

生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源案澤民年八十三見宋景濂撰墓誌今云七十誤也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李季和五十二 孝光

生大德元年丁酉

元詩選小傳

卒至正八年戊子

錢子子九十六 宰

生元大德三年己亥

墓誌銘

卒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汪德輔六十九 克寬

生元大德五年辛丑

元詩選小傳○續錄作生於八年卒於五年未知孰是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陳子上五十三 高

生延祐元年甲寅

元詩選小傳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魏仲房九十八 驥

補疑年錄 卷三

生洪武七年甲寅

統學

卒成化七年辛卯

陳光世八十三 敬宗

生洪武八年乙卯

統學

卒夫順元年丁丑

賈南山八十九 潤玉

生洪武二十三年己巳

明儒學案以卒年推之

卒成化十三年丁酉

陳剩夫六十四 眞晟

生永樂九年辛卯

明儒
學案

卒成化十年甲午

張點齋五十二 傑

生永樂十九年辛丑

明儒
學案

卒成化八年壬辰

婁一齋七十 諒

生永樂二十年壬寅

明儒
學案

卒宏治四年辛亥

何廷秀七十六 喬新

補疑錄

卷三

三

生宣德二年丁未

據林俊撰神道
碑以卒年推之

卒宏治十五年壬戌

羅一峯四十八 倫

生宣德六年辛亥

明儒
學案

卒成化十四年戊戌

張自在六十五 鼎

生宣德六年辛亥

明儒
學案

卒宏治八年乙卯

劉文靖

健

生宣德八年癸丑

博學兼書戲楊一清嘉靖
四年過洛陽謁故大學士
劉健健時年
九十三推之

胡敬齋五十一 居仁

生宣德九年甲寅

卒成化二十年甲辰

李介庵五十一 鏞

生正統元年丙辰

卒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明儒學案成化甲辰謁
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
五十一
推之

莊定山六十三 脉

補疑錄

卷三

四

生正統二年丁巳

明儒
學案

卒宏治十二年己未

賀醫閻七十四 欽

生正統二年丁巳

明儒
學案

卒正德五年庚午

張古城六十八 吉

生景泰二年辛未

明儒
學案

卒正德十三年戊寅

李大厓五十四 承基

生景泰三年壬申

明儒
學案

卒宏治十八年乙丑

蔡虛齋五十六清

生景泰四年癸酉

明儒
學案

卒正德二年戊辰

張東所六十朝

生景泰六年乙亥

明儒
學案

卒正德九年甲戌

王平川七十四承裕

補疑年錄

卷三

五

生天順九年乙酉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十七年戊戌

羅整庵八十三欽順

生成化元年乙酉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鄒立齋二十六智

生成化二年丙戌

明儒
學案

卒宏治四年辛亥

董蘿石七十七博

生天順元年丁丑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十二年癸巳

湛甘泉九十五若水

生成化二年丙戌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馬伯循八十二理

生成化十年甲午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何柏齋七十塘

補疑年錄

卷三

六

生成化十年甲午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崔後渠六十四鏡

生成化十四年戊戌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年辛丑

李谷平六十五中

生成化十四年戊戌

明儒
學統

卒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呂仲木六十四楠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穆伯潛六十一	孔暉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十八年己亥	
韓苑洛七十七	邦奇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蔣道林七十七	信
補疑年錄	卷三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王心齋五十八	良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十九年庚子	
顯	應祥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季彭山七十九	本

生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舒梓溪四十四	芬
生成化二十年甲辰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六年丁亥	
何善山六十六	廷仁
生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年辛亥	
聶雙江七十七	豹
補疑年錄	卷三
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明儒 學統
卒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南瑞泉五十五	大吉
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明儒 學統
卒嘉靖二十年辛丑	
徐橫山三十一	愛
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明儒 學案
卒正德十二年丁丑	
劉兩峰八十三	文敏

生宏治三年庚戌

明儒
學案

卒隆慶六年壬申

鄒東郭七十二 守益

生宏治四年辛亥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黃洛村七十 宏綱

生宏治五年壬子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年辛酉

魏水洲八十四 良弼

補疑年錄 卷三

九

生宏治五年壬子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二年乙亥

楊斛山五十七 爵

生宏治六年癸丑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陳明水六十九 九川

生宏治七年甲寅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錢緒山七十九 德洪

生宏治九年丙辰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二年甲戌

歐陽南野五十九 德

生宏治九年丙辰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程松溪六十三 文德

生宏治十年丁巳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萬鹿園五十九 表

補疑年錄 卷三

十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林東城四十四 春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二十年辛丑

何吉陽七十四 遷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二年甲戌

錢海石五十三 薇

生宏治十五年壬戌

明儒
學案

卒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張介夫八十節

生宏治十六年癸亥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十年壬午

尤西川七十八時熙

生宏治十六年癸亥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八年庚辰

張志仁七十六後覺

補疑年錄

卷三

十一

生宏治十六年癸亥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六年戊寅

羅念庵六十一洪先

生宏治十七年甲子

明儒
學案

卒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周訥谿六十四怡

生正統元年丙寅

明儒
學案

卒隆慶三年己巳

趙大洲六十九貞吉

生正德三年戊辰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四年丙子

陸與吉九十七樹聲

嘉靖題名錄
作林樹聲

生正德四年己巳

于慎行
撰墓志

卒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王東厓七十七駿

生正德六年辛未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十五年丁亥

王以道八十三敬臣

補疑年錄

卷三

十二

生正德八年癸酉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袁抑之七十四洪愈

生正德十一年丙子

徐枋撰
墓志銘

卒萬曆十七年己丑

胡廬山六十九直

生正德十二年丁丑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十三年乙酉

呂愧軒六十二潛

生正德十二年丁丑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六年戊寅

滿子謙百一歲

生正德十五年庚辰

卒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王塘南八十四 時槐

生嘉靖元年壬午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陳蒙山八十三 嘉謨

補疑年錄

卷三

三

生正德十六年辛巳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鄧潛谷六十六 元錫

生嘉靖六年丁亥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二十年壬辰

章本清八十二 演

生嘉靖六年丁亥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王泰關六十二 之士

生嘉靖七年戊子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十八年庚寅

徐魯源八十四 用儉

生嘉靖七年戊子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許敬安七十 孚遠

生嘉靖十四年乙未

明儒學案云嘉靖壬戌進士又云萬曆三十二年卒

卒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又云年二十八釋褐為進士并推之

唐凝庵八十二 鶴徵

補疑年錄

卷三

四

生嘉靖十七年戊戌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張陽和五十一 元祚

生嘉靖十七年戊戌

明儒
學案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楊晉庵七十七 東明

生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明儒
學案

卒天啓四年甲子

曹貞子七十七 于泮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明儒 學案

卒崇禎三年庚午

顧涇凡五十四 允成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明儒 學案

卒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葉園適七十二 茂才

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明儒 學案

卒崇禎四年辛未

繆西溪六十五 昌期

補疑年錄

卷三

七

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碧血錄載先生自書生平節畧云萬曆之戍寅我年七十

卒天啓六年丙寅

孫樺繩七十六 承宗

生嘉靖四十三年癸亥

據年譜

卒崇禎十一年戊寅

孫淇澳七十一 慎行

生嘉靖四十四年甲子

卒崇禎

明儒學案云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授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勳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若此是年卒當生嘉靖四十四年

沈天培八十三 紹滋

生隆慶五年辛未

李確撰傳

卒順治十年癸巳

補疑年錄

卷三

十六

補疑年錄卷四

平湖錢 椒解菴編

曾波臣八十三 歸

隆慶二年戊辰生

無聲詩史云年八十三不
書生卒順治元年甲申自
署年七十七推得之。續
錄作生隆慶元年丁卯不
書卒年

順治七年庚寅卒

侯考

楊大洪五十四 連

隆慶五年辛未生

墓志

天啓四年甲子卒

惲衷白八十一 厥初

惲敬撰
家傳

補疑年錄 卷四

隆慶六年壬申生

順治九年壬辰卒

梅勿庵八十九 文鼎

杭世駿
撰傳

萬曆元年癸酉生

順治十八年辛丑卒

鹿伯順六十二 繼善

墓志銘崇禎九年死定
興難年六十二推之

萬曆三年乙亥生

崇禎九年丙子卒

魏廓園五十一 大中

碧血錄載
先生自詳

萬曆三年乙亥生

天啓五年乙丑卒

顧伯欽五十 大章

墓志

萬曆四年丙子生

天啓五年乙丑卒

劉靜之三十七 永隆

案學

萬曆四年丙子生

萬曆四十年壬子卒

宋比玉五十七 珏

源案錢某
撰墓誌

補疑年錄 卷四

萬曆四年丙子生

崇禎五年壬申卒

吳霞舟七十五 鍾巒

案學

萬曆五年丁丑生

順治八年辛卯卒

錢康侯五十九 士晉

神道碑

萬曆五年丁丑生

崇禎八年乙亥卒

劉念臺六十八 宗周

案學

萬曆六年戊寅生

順治二年乙酉卒

張子馨六十五

墓志

萬曆六年戊寅生

崇禎十五年壬午卒

王季木五十五

墓表

萬曆六年戊寅生

崇禎五年壬申卒

周季侯四十五

神道碑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萬曆十年壬午生

天啓六年丙寅卒

蔡維立五十九

懋德

萬曆十四年丙戌生

源案製碑見堯峯文鈔

崇禎十七年甲申卒

黃真長四十二

尊素

墓志

萬曆十三年乙酉

天啓六年丙寅卒

溫寶忠六十一

橋永仁撰傳

萬曆十三年乙酉生

順治二年乙酉卒

暉香山七十

本初

暉故撰家傳

萬曆十四年丙戌生

順治十二年乙未卒

徐振立五十六

宏祖

墓志

萬曆十四年丙戌生

崇禎十四年辛巳卒

范夢叔五十八

景文

補疑年錄

卷四

四

萬曆十五年丁亥生

崇禎十七年甲申卒

華鳳超六十一

允誠

注堯撰傳

萬曆十六年戊子生

順治五年戊子卒

陳賓日五十六

良謨

全祖望撰碑

萬曆十七年巳丑生

順治元年甲申卒

瞿起田六十一

式毅

萬曆十八年庚寅生

順治七年庚寅卒

李潛初八十二

李氏宗派錄

萬曆十九年辛卯生

康熙十一年壬子卒

孫伯雅五十一

明史本傳以癸未年五十一推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生

崇禎十六年癸未卒

凌駿甫五十二

義渠

補疑年錄

卷四

五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生

崇禎十七年甲申卒

談孺木六十四

遷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生

順治十四年丁酉卒

金正希四十八

聲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生

順治二年乙酉卒

李元英八十

魁春

沈德潛撰墓誌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盧建斗三十九

諸欣撰傳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生

崇禎十一年戊寅卒

憚遜庵七十八

憚敬撰家傳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生

康熙十七年戊午卒

堵牧遜四十九

肩錫

補疑年錄

卷四

六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生

順治六年己丑卒

祁虎子四十四

彪佳

萬曆三十年壬寅生

順治二年乙酉卒

李映碧八十二

清

萬曆三十年壬寅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王玠石七十二

光承

松江詩鈔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錢虞孫四十二 肅樂

全祖望撰碑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生

順治五年戊子卒

陳人中四十 子龍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生

源案陳忠裕公集附年譜

順治四年丁亥卒

金伯玉三十五 鉉

崇學

補疑年錄

卷四

七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生

崇禎十七年甲申卒

陸集生八十一 慶臻

述行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邱邦士六十六 維屏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生

一作崇禎十四年辛巳生後攷

康熙十八年己未卒

謝秋水六十七 文滂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生

康熙二十年辛酉卒

黃晦木七十一 宗炎

全祖望撰墓表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卒

于北溟六十八 成龍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卒

陸翼王七十五 元翰

源案張雲章集有墓誌

補疑年錄

卷四

八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宋懷文五十 徵輿

松江詩鈔小傳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生

康熙六年丁未卒

蔡石公六十五 啓傳

韓奕撰墓誌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吳日千七十六 驥

松江詩鈔

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

陸冰修七十一

嘉椒

王簡可纂
先生年譜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卒

錢野鶴八十三

瑞徵

海鹽
宗緒

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卒

沈去矜五十一

謙

補疑年錄

卷四

九

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九年庚戌卒

源案去矜臨平記序
崇禎甲申年二十五

李鄴園七十三

之芳

葉云生天啓元年辛酉年
七十四未知孰是侯攷

天啓二年壬戌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郝冰滌六十一

浴

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源案經義齋
集有墓誌

葉井叔六十五

封

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計甫草五十二

東

尤侗撰傳論曰計子卒後
三年天子開博學鴻儒科

天啓五年乙丑生

康熙十五年丙辰卒

云云
推之

繆念齋七十一

彤

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卒

王禮吉七十一

補疑年錄

卷四

十

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卒

楊自西七十八

雍正

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四十四年甲申卒

源案曝書亭
集有墓碑

王勤中五十九

武

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源案汪堯
峯集有傳

李辰山七十

延昱

朱鏡尊撰
李君塔銘

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卒

黃俞邨六十三 虞稷

崇禎二年己巳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陸次友七十 業

崇禎三年庚午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夏存古十七 完德

浦疑年錄 卷四

崇禎四年辛未生

順治四年丁亥卒

徐勝力七十三 嘉炎

崇禎四年辛未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卒

梁芝五七十七 佩蘭

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

邵子洲六十八 長蘅

國史藝文苑傳云年七十
不著何年以陸業康熙三
十年日記上問其年奏
云臣年六十五庚午生推
之源案庚午生康熙三
十年當為六十二

源案見南冠
草方授序

崇禎十年丁丑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王藻儒八十六 揆

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雍正二年甲辰卒

張素存七十 玉書

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五十年辛卯卒

郭端甫七十八 琇

補疑年錄 卷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

張奕山七十一 梁

順治元年甲申生

趙慎旃七十七 申喬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卒

楊子鶴八十餘 晉

源案宋華
撰墓誌

其自珍玉中
堂奏疏題跋
源案鮑琦亭集摺
研堂集均有傳

年譜

姜兆麟松江
詩鈔小傳

據行
狀

順治元年甲申生

以雍正丁未畫款
署年八十四推之

彭勤止七十五 定求

順治二年乙酉生

源案羅育
高撰行狀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卒

翁康飴八十二 嵩年

浙江通志文苑傳本之張
廷玉撰墓志云年八十六
不書卒年以康熙六十一
年壬寅年七十六推之

順治四年丁亥生

雍正六年戊申卒

楊耑木七十一 中諫

查慎行
撰墓志

補疑年錄

卷四

七

順治六年己丑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卒

馮大木五十二 廷樞

源案帶經堂
集有墓誌

順治六年己丑生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卒

張孝先七十五 伯行

杭世駿
撰行述

順治八年辛卯生

雍正三年乙巳卒

馮山公六十四 景

楊慎撰
墓表

順治九年壬辰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

陳文煥六十三 瑛

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源案清端公
集附行狀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卒

黃尊古七十一 鼎

沈德潛
撰墓誌

順治十七年庚子生

雍正八年庚戌卒

楊賓實七十七 名時

補疑年錄

卷四

八

順治十七年庚子生

乾隆元年丙辰卒

韓祖昭九十 孝基

沈德潛
撰墓誌

康熙三年甲辰生

乾隆十八年癸酉卒

朱若瞻七十二 載

康熙四年乙巳生

源案澄懷園
集有墓誌

乾隆元年丙辰卒

楊次也六十二 守知

行狀

康熙八年己酉生

雍正八年庚戌卒

顧俠君五十四 嗣立

狀行

康熙八年己酉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卒

沈闡齋五十七 近思

康熙十年辛亥生

源案杭世駿撰神道碑

雍正五年丁未卒

張莘阜八十三 朝晉

補疑年錄 卷四

十五

康熙十一年壬子生

源案甘泉鄉人稿有傳

乾隆十九年甲戌卒

翁朗夫七十九 照

沈德潛撰傳

康熙十六年丁巳生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曹諤廷五十九 一士

康熙十七年戊午生

源案四馬齋集附墓誌

乾隆元年丙辰卒

沈東甫五十九 炳震

康熙十八年己未生

源案全祖望歸琦亭集有墓誌

乾隆二年丁巳卒

李碩夫七十三 果

康熙十八年己未生

乾隆十六年辛未卒

顧復初八十一 棟高

康熙十八年己未生

古文彙鈔有墓誌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卒

藍玉霖五十四 鼎元

述行

補疑年錄 卷四

十六

康熙十九年庚申生

雍正十一年癸丑卒

鄭璣尺六十四 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源案杭世駿撰行狀

乾隆十年乙丑卒

吳中林七十四 延華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案陳黃中與此遺書有墓誌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孫錫公七十一 嘉淦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生

源案神道碑見紫竹山房集

乾隆十八年癸酉卒

趙武韓七十四 殿成

杭世駿撰墓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卒

陳俯恭七十七 梓

徐振撰小傳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生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卒

華德嵩六十 鼎

補疑年錄 卷四

七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生

張浦山七十六 庚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

馬力本七十六 榮祖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源案道古堂集有傳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卒

諸襄七八十四 錦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卒

趙谷林五十九 昱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生

源案道古堂集有傳

乾隆十二年丁卯卒

王次山五十八 峻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生

源案潛華堂集有墓誌

乾隆十六年辛未卒

丁敬身七十一 敬

補疑年錄 卷四

六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生

源案道古堂集有傳

乾隆三十年乙酉卒

桑伊佐七十七 調元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卒

陳汝咨六十六 宏謀

袁枚撰墓誌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

沈學士七十二 大成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生

源案汪大經撰行狀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卒

吳西林八十一 穎芳

康熙四十年辛巳生

源案春融堂集有傳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卒

沈晚叔七十一 廷芳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生

源案任中述學有行狀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

牛階平五十三 運震

補疑年錄 卷四

十九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申及甫七十三 甫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生

源案春融堂集申君墓誌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卒

商寶意五十六 盤

王相撰墓誌正錄作生於四十年卒於三十二年

康熙五十年辛卯生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卒

萬循初二十九 光泰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

源案鮑琦亭集有墓誌

乾隆十五年庚午卒

徐孝先八十七 堅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

嘉慶三年戊午卒

張晴嵐三十四 若靄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生

源案卷續園集有墓誌

乾隆十一年丙寅卒

陸潤之六十六 時化

補疑年錄 卷四

二十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生

源案春融堂集陸君墓誌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卒

鄭炳也七十一 虎文

源案春融堂集有墓誌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陶篁村 元藻

梁同書生齋誌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生

范北溟五十五 鯤

陳梓撰傳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卒

阿文成八十一 相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生

源案見那彥成纂年譜

嘉慶二年丁巳卒

程魚門六十七 晉芳

袁枚撰墓志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謝岷城七十七 壩

阮元撰墓志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生

乾隆十年乙卯卒

王芥子六十四 太岳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生

源案春融堂集王君行狀

乾隆五十年乙巳卒

錢立之五十八 汝誠

進行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生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卒

陸朗夫六十三 耀

雍正二年甲辰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卒

趙璞庵四十九 文哲

王咏撰墓志

雍正三年乙巳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卒

張策時四十三 熙純

王咏撰墓志

雍正三年乙巳生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

趙啟人七十四 祐

葉藩撰墓志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雍正五年丁未生

嘉慶五年庚申卒

路升階七十八 德成

梁同書撰墓志

雍正六年戊申生

嘉慶十年乙丑卒

夢文子三十一 麟

王咏撰神道碑

雍正六年戊申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鮑以文八十七 廷博

雍正六年戊申生

源案聖經
室集有傳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王子凝六十八

辰 年七十八

雍正八年庚戌生

按以爲款壬子時年七十

嘉慶二年丁巳卒

三推之爲生於庚戌庚子

周范兮八十七

春

雍正七年己酉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汪煥曾七十八

卿祖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雍正八年庚戌生

源案聖經
室集有傳

嘉慶十二年丁卯卒

顧晴沙六十七

光地

王麻地
墓誌

雍正九年辛亥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孟朝舉六十七

超然

雍正九年辛亥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吳槎客八十一

壽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卒

陸健男五十九

錫熊

王麻地
墓誌

雍正十二年甲寅生

乾隆五十七年壬午卒

羅臺山四十六

有高

雍正十二年甲寅生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卒

朱映濬七十一

文藻

補疑年錄

卷四

請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蔣雲卿六十五

元龍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孫貽穀六十五

志祖

乾隆二年丁巳生

嘉慶六年辛酉卒

余蓉裳八十六

集

源案聖經
室集有傳

乾隆三年戊午生

源案秋室學古錄自撰墓誌

道光三年癸未卒

任幼植五十二 大椿

乾隆三年戊午生

源案學經室集有墓誌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卒

張芑堂七十七 燕昌

乾隆三年戊午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鄒石如六十七 珍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乾隆四年己未生

源案養一齋集有傳

嘉慶十年乙丑卒

潘守愚九十一 奕雋

乾隆五年庚申生

源案三松老人自訂年譜

道光十年庚寅卒

彭允初五十七 紹升

乾隆五年庚申生

嘉慶元年丙辰卒

秦凌澹七十九 瀛

乾隆七年壬戌生

源案太乙舟△有墓誌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卒

吳伊仲七十八 翌鳳

乾隆七年壬戌生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卒

陸璞堂六十一 伯燧

乾隆七年壬戌生

源案春融堂集陸君墓誌

嘉慶七年壬戌卒

錢晦之七十 大昭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乾隆九年甲子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卒

王懷祖八十九 念孫

乾隆九年甲子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卒

趙晉齋八十 魏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道光五年乙酉卒

楊慧樓七十四 復青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卒

楊西河五十七倫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八年癸亥卒

張仲雅八十三雲璈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九年己丑卒

趙味辛七十七懷玉

補遺年錄

卷四

清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源案陸繼格崇百藥齋集有墓誌

道光三年癸未卒

黃左田九十二鉞

乾隆十五年庚午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

金少權五十一德興

乾隆十五年庚午生

嘉慶五年庚申卒

法開文六十二式善

乾隆十七年壬申生

嘉慶十八年癸酉卒

孔衆仲三十五廣森

乾隆十七年壬申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卒

楊才叔六十三芳燦

乾隆十八年癸酉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李許齋六十四廣芸

補遺年錄

卷四

清

乾隆十九年甲戌生

源案華經室集有傳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卒

王孟養七十九學浩

右韞玉撰傳

乾隆十九年甲戌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卒

王念豐六十三世孫

乾隆二十年乙亥生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卒

惲子居六十一敬

源案吳德旋初月樓集有行狀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生

源榮陸繼
略撰墓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卒

張阜閻四十二 惠道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生

淵榮禮敬大雲
山房集有墓誌

嘉慶七年壬戌卒

王子卿八十四 澤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卒

錢立羣八十六 泳

補疑年錄 卷四

弟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生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卒

張孟詞三十六 騰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生

乾隆六十年乙卯卒

翁海琛八十三 廣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卒

曾寶谷七十二 煥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生

源榮包世臣安以四
種有曾撫部別傳

道光十一年辛卯卒

王藝齋七十七

述行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生

道光十八年戊戌卒

徐子宣七十四 熊飛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生

道光十五年乙未卒

劉醇甫五十九 嗣維

補疑年錄 卷四

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生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卒

焦里堂五十八 循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生

源榮阮元學
經室集有傳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卒

周西疇五十二 農

嚴元照
撰墓誌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嚴厚民八十一 杰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卒

李光甫五十三 方湛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卒

阮伯元八十六 元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

江雲階六十餘 青

補延年錄

卷四

三

乾隆

道光

顧希翰六十八 純

乾隆三十年乙酉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卒

舒立人五十一 位

乾隆三十年乙酉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吳子修六十三 修

心源案程恩澤侍郎遺集有墓誌

心源案陳文述頤道堂集有傳

乾隆三十年乙酉生

道光七年丁亥卒

萬疇五六一 承紀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

道光六年丙戌卒

顧澗贊七十 千里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

道光十五年乙未卒

何夢華六十四 元錫

補延年錄

卷四

三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

道光九年己丑卒

吳子山六十九 嵩梁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卒

郭祥伯六十五 慶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卒

李尚之五十 銳

源案陳文述頤道堂集墓誌

心源案李兆洛養一齋集有墓誌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生 心源案阮元學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卒 經集東有傳

蔣伯生七十一 四時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生

道光十八年戊戌卒

陳子恭五十五 鴻壽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生

道光二年壬午卒

彭湘涵五十四 兆蓀

補疑年錄

卷四

源案姚椿晚學齋集右靈誌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生

道光元年辛巳卒 廷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卒

李申耆七十三 兆洛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

單木夫七十四 中溶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卒

張子貞 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生

查伯葵六十五 揆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卒

陳恭甫六十四 壽祺

補疑年錄

卷四

源案左海文集附誌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生

道光十四年甲午卒

吳荷屋七十一 榮光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卒

改伯蘊五十六 琦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生

道光九年己丑卒

屠孟昭四十八 偉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生

道光八年戊子卒

楊秀實七十二 文藻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生

咸豐三年癸丑卒

程雲芬五十三 恩澤

乾隆五十年乙巳生

道光十七年丁酉卒

王子若五十四 日申

補疑年錄 卷四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

方彥聞四十二 履鏡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生

道光十一年辛卯卒

毛生甫五十一 嶽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卒

汪漢郊四十二 家禧

乾隆四十年乙未生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卒

梁芷鄰七十五 章鉅

乾隆四十年乙未生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

劉申受五十六 逢祿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生

道光九年己丑卒

吳韻臯四十九 慈鶴

補疑年錄 卷四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生

道光六年丙戌卒

車子尊六十五 持謙

乾隆四十二年戊戌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卒

孫子瀟七十 原湘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生

道光九年己丑卒

陳孟楷三十三 裴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生

源案頤道堂集有傳

道光六年丙戌卒

李則文四十三 彥章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卒

汪欠也四十三 遠孫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生

道光十六年丙申卒

王綬之二十八 嘉祿

補疑年錄 卷四

三

嘉慶二年丁巳生

頤道堂集有墓誌

道光四年甲申卒

三續疑年錄序

嘉定錢氏始考古今名人生卒年歲得二百餘人
左氏有與疑年之義名曰疑年錄海鹽氏
得四百餘人平湖錢氏又續之亦得四百餘人大抵
詳于儒林文苑下至書畫之士而于姬傳姚氏所謂
有關天下之盛衰道德之顯晦者則畧焉予久思補
輯牽于人事卒未果今夏酷暑過于往昔杜門却
掃庭絕來客翻閱唐以後文集數百種益以諸史傳
記又得一千二百餘人編為十卷題曰三續疑年錄
從前志也所錄以名臣名儒氣節文章為主旁及書

三續疑年錄序

畫隱逸之流而以女士釋道之通文事者附于後其
侍傳史冊無所表見及雖有一藝之工而萬事瓦裂
為世詬病如范雲蔡京之流概從擯斥蓋是錄雖無
當于著述亦欲使後之覽者知所興起感發不甘為
庸流之歸是則予之志也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
霜月癸酉朔歸安陸心源序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存齋雜錄之四

張蒼一百餘歲

歸安 陸心源剛甫編

生周赧王季年

漢書列傳

卒景帝五年己丑

賈長沙三十三

漢書列傳梁王死後成
餘亦死後四歲齊文王

生高祖六年庚子

漢書王子侯年表梁王

卒文帝十一年壬申

于十四年以此推之
當卒于十一年無疑

公孫宏八十

漢書列傳

生高祖七年辛丑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卒元狩二年庚申

韋長孺八十九

賢

生景帝中二年癸巳

漢書不著卒于何年
恩澤侯表宣帝十年

卒神爵二年辛酉

莫以地篇三年年八
十二推之

終子雲二十餘

軍

生建元初年

傳云為南粵呂嘉所
殺案武帝紀呂嘉攻

卒元鼎四年戊辰

殺漢使在元鼎四年

貢少翁八十一

禹

生元朔六年戊午

漢書

卒初元五年丁丑

蕭長倩六十餘望之

生元封初年

漢書

卒初元元年癸酉

龔君賓七十九勝

生地節二年癸丑

後漢書

卒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

龔君倩七十二舍

生元康中

後漢書

卒居攝中

夏侯長公九十勝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二

生

漢書列傳

卒

馬文淵六十三援

生永始三年丁未

後漢書列傳不著年
歲以二十四年年六
十二推之

卒建武二十五年己酉

鄧仲華五十七禹

後漢書

生元始二年壬戌

卒永平元年戊午

耿伯昭五十六夔

後漢書

生元始三年癸亥

卒永平元年戊午

任長孫六十三延

生元始五年乙丑

以更始元年
年十九推之

卒永平十年丁卯

馬威卿八十二嚴

生王莽天鳳四年丁丑

後漢書馬援傳

卒永元十年戊戌

魯仲康八十一恭

生建武八年壬辰

後漢書

卒永初六年壬子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三

魯叔陵七十五丕

生建武十四年戊戌

後漢書

卒永初六年壬子

周堅伯七十三繁

生建武二十五年己酉

後漢書

卒建光元年辛酉

張叔明八十三皓

生建武二十六年庚戌

後漢書

卒陽嘉元年壬申

楊伯起七十餘震

生建武末年

後漢書

卒延光三年甲子

崔子玉六十六璵

生建初二年丁丑

卒漢安元年壬午

孔季彥四十七

生建初三年戊寅

卒延光三年甲子

荀季和六十七滋

生建初八年癸未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卒建和三年己丑

胡孔明八十九昭

生元和二年乙酉

卒熹平二年癸丑

黃世英七十九瓊

生元和三年丙戌

卒延熹七年甲辰

鍾季明六十九皓

生章和二年戊子

卒永壽二年丙申

後漢書列傳不言卒年杜喬為入使在漢安元年以此推之

後漢書儒林傳

後漢書

四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本傳不著卒于何年以陳寔少皓十七歲推得之

張仲吾八十壽

生永元元年己丑

竹邑侯相碑

卒建甯元年戊申

陳仲舉七十餘蕃

生永元初年

後漢書

卒建甯元年戊申

楊叔節七十四秉

生永元四年壬辰

後漢書

卒延熹八年乙巳

李子堅五十四固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生永元六年甲午

後漢書

卒建和元年丁亥

朱公叔六十四穆

生永元十二年庚子

後漢書

卒延熹六年癸卯

皇甫威明七十一規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後漢書

卒熹平三年甲寅

孔季將六十一宙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泰山都尉碑

卒延熹七年甲辰

种景伯六十一 鬲

後漢書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卒延熹七年甲辰

衡與祖六十三 方

衡尉卿碑

生延平元年丙午

卒建甯元年戊申

張文紀三十六 綱

後漢書張皓傳

生永初二年戊申

卒漢安二年癸未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六

桓始春七十七 鸞

後漢書桓榮傳

生永初二年戊申

卒中平元年甲子

李元禮六十 膺

後漢書黨錮傳

生永初四年庚戌

卒建甯二年己酉

魯仲巖六十二 峻

司隸校尉碑

生永初五年辛亥

卒熹平元年壬子

范史雲七十四 冉

生永初六年壬子

後漢書獨行傳

卒中平二年乙丑

申屠蟠七十九

後漢書

生永初末年

卒初平中

夏仲兒五十六 承

淳于長碑

生元初二年乙卯

卒建甯三年庚戌

度博平五十 尚

後漢書參議釋

生元初四年丁巳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七

卒延熹九年丙午

陳伯真六十二 球

後漢書

生元初五年戊午

卒光和二年己未

徐孺子七十二 樛

後漢隱逸傳

生元初六年己未

卒初平元年庚午

張元節八十四 儉

後漢書黨錮傳

生元初初年

卒建安初年

桓彥林四十六彬

生陽嘉二年癸酉

後漢桓榮傳

卒光和元年戊午

張子明一百五珩

生漢永和元年丙子

三國志

卒魏正始元年庚申

王子師五十六允

生永和二年丁丑

後漢書

卒初平三年壬申

黃子珍五十二琬

三續疑年錄卷之十

八

生永和六年辛巳

後漢書

卒初平三年壬申

許子將四十六劭

生和平元年庚寅

後漢書黨錮傳

卒興平二年乙亥

禰正平二十六衡

生

後漢書

卒建安中

陸公紀三十二續

生

三國志

卒建安中

鍾元長八十繇

生漢元嘉元年辛卯

法書要錄

卒魏太和四年庚戌

張子綱六十紘

生永興元年癸巳

三國志

卒建安十七年壬辰

荀文若五十或

生延熹六年癸卯

三國志

卒建安十七年壬辰

三續疑年錄卷之十一

九

杜伯侯六十二畿

生漢延熹六年癸卯

三國志

卒魏黃初五年甲辰

田子泰四十六時

生建甯二年己酉

三國志

卒建安十九年甲午

魯子敬四十六肅

生熹平元年壬子

三國志

卒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周公瑾三十六瑜

生熹平四年乙卯 三國志

卒建安十五年庚寅

諸葛子愉六十八 理

生漢熹平六年丁巳 三國志

卒吳赤烏七年甲子

龐士元三十六 統

生光和二年己未 三國志

卒建安十九年甲午

荀公高四十二 緯

生漢光和五年壬戌 三國志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一 十

卒魏黃初四年癸卯

陸伯言六十三 遜

生漢光和六年癸亥 三國志

卒吳赤烏八年乙丑

應休璉六十三 璩

生漢初平元年庚午 三國志王祭傳注參朱建平傳

卒魏嘉平四年壬申

駱公緒三十六 統

生漢初平四年癸酉 三國志

卒吳黃武七年戊申

王子雍六十二 肅

生漢興平二年乙亥 三國志王朗傳參朱建平傳

卒魏甘露元年丙子

陸敬風七十二 凱

生漢建安三年戊寅 三國志

卒吳建衡元年己丑

杜務伯五十五 恕

生漢建安三年戊寅 三國志不著年歲以注中嘉平元年五十二推之

卒魏嘉平四年壬申

諸葛伯松二十五 喬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一 十一

生建安四年己卯 三國志諸葛亮傳

卒建興元年癸卯

諸葛元遜五十一 恪

生漢建安八年癸未 三國志

卒吳建興二年癸酉

管公明四十八 輅

生漢建安十三年戊子 三國志

卒魏正元二年乙亥

傅休奕六十二 元

生漢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晉書

卒晉咸甯四年戊戌	羊叔曼五十八 <small>祜</small>	生漢章武元年辛丑	卒晉咸甯四年戊戌	諸葛思遠三十七 <small>瞻</small>	生漢建興五年丁未	卒漢炎興元年癸未	陸幼節四十九 <small>抗</small>	生吳黃武五年丙午	卒吳鳳皇三年甲午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賀興伯四十九 <small>邵</small>	生漢建興五年丁未	卒吳天冊元年乙未	索幼安六十五 <small>靖</small>	生漢延熙二年己未	卒晉大興二年癸亥	傅子莊六十九 <small>祗</small>	生漢延熙六年癸亥	卒晉永嘉五年辛未	石季倫五十二 <small>崇</small>
		晉書			三國志			三國志		主		三國志			晉書列傳 參惠帝紀		晉書			

生漢延熙十二年己巳	卒晉永康元年庚申	山季倫六十 <small>簡</small>	生漢延熙十六年癸酉	卒晉永嘉六年壬申	陶士行七十六 <small>侃</small>	生漢延熙二十年丁丑	卒晉咸和七年壬辰	杜行齊六十六 <small>夷</small>	生漢景耀元年戊寅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卒晉太甯元年癸未	賀彥先六十 <small>循</small>	生漢景耀三年庚辰	卒晉大興二年己卯	周士達六十一 <small>訪</small>	生漢景耀三年庚辰	卒晉大興三年庚辰	祖士雅五十六 <small>述</small>	生泰始二年丙戌	卒大興四年辛巳
			晉書			晉書			晉書	主		晉書				晉書		晉書		

郗道徽七十一 <small>鑿</small>	晉書
生泰始五年己丑	
卒咸康五年己亥	
周伯仁五十四 <small>顛</small>	晉書
生泰始五年己丑	
卒永嘉元年壬午	
羊祖延五十五 <small>曼</small>	晉書
生泰始十年甲午	
卒咸和三年戊子	
桓茂倫五十三 <small>彝</small>	晉書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一	西
生咸甯二年丙申	晉書
卒咸和三年戊子	
應思遠五十三 <small>詹</small>	晉書
生咸甯五年己亥	
卒咸和六年辛卯	
卞望之四十八 <small>壹</small>	晉書
生太康二年辛丑	
卒咸和三年戊子	
衛叔寶二十七 <small>玠</small>	晉書衛瑾傳
生太康七年丙午	

卒永嘉六年壬申	
溫太真四十二 <small>嶠</small>	晉書
生太康九年戊申	
卒咸和四年己丑	
顧君孝六十四 <small>和</small>	晉書
生太康二年戊申	
卒永和七年辛亥	
庾季堅四十九 <small>冰</small>	晉書
生元康六年丙辰	
卒建元二年甲辰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一	五
江思元四十九 <small>影</small>	晉書
生永興二年乙丑	
卒永和九年癸丑	
庾稚恭四十一 <small>翼</small>	晉書
生永興二年乙丑	
卒永和元年乙巳	
蔡道明七十六 <small>談</small>	晉書
生永嘉六年壬申	
卒太元十二年丁亥	
荀令則三十八 <small>羨</small>	晉書

生大興四年辛巳

晉書

卒升平二年戊午

桓幼子五十七沖

晉書

生咸和三年戊子

卒太元九年甲申

王文度四十六世之

晉書

生咸和五年庚寅

卒甯康三年乙亥

謝幼度四十六元

晉書

生建元元年癸卯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六

卒太元十三年戊子

孫安國七十二盛

晉書

生

卒

顧長康六十二愷之

晉書文苑傳

生

卒

束廣微四十哲

晉書

生

卒

張季鷹五十七翰

生

晉書文苑傳

卒

高伯恭九十八允

生晉太元十五年庚寅

卒魏太和十一年丁卯

謝惠連三十七

生隆安元年丁酉

卒元嘉十年癸酉

沈曇慶五十七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七

生晉元興二年癸卯

卒宋大明三年己亥

沈道明四十七亮

生晉元興三年甲辰

卒宋元嘉二十七年庚寅

沈道輝四十三邵

生晉義熙三年丁未

卒宋元嘉二十六年己丑

袁景伯五十八榮

生宋永初元年庚申

宋書

卒宋昇明元年丁巳

鮑明遠四十餘照

生永初中

鮑氏集序

卒泰始初

范子元七十九述曾

生宋元嘉八年辛未

梁書

卒梁天監八年己丑

何子皙六十八點

生宋元嘉十四年丁丑

梁書處士傳

卒梁天監三年甲申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末

裴幾原六十二子野

梁書

生宋太始三年丁未

卒梁大通二年戊申

吳叔庠五十二均

生宋太始五年己酉

梁書文學傳

卒梁普通元年庚子

顧正禮七十三傳

生宋太始六年庚戌

梁書

卒梁大同八年壬戌

太史叔明七十三

生宋元徽二年甲寅

梁書沈峻傳

卒梁大同十二年丙寅

庾仲容七十四

生宋元徽四年丙辰

梁書文學傳

卒梁大清三年己巳

劉文宣五十九慧斐

生宋昇明二年戊午

梁書處士傳

卒梁大同二年丙辰

賀文明六十二革

生齊建元元年己未

梁書儒林傳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九

卒梁大同六年庚申

劉孝儀六十七潛

生齊永明二年甲子

梁書

卒梁大寶元年庚午

蕭景喬六十三子雲

生齊永明四年丙寅

梁書蕭子恪傳

卒梁大清二年戊辰

劉士深五十杏

生齊永明五年丁卯

梁書文學傳

卒梁大同二年丙辰

劉士光三十二歲

生齊永明六年戊辰

梁書處士傳

卒梁天監十八年己亥

陸師卿七十喪

生齊建元二年庚申

梁書

卒梁大清三年己巳

張元長四十二歲

生齊永明八年庚午

梁書

卒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王威明四十五歲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生齊永明十年壬申

梁書

卒梁中大同二年丙辰

孔子祛五十一

生齊建武三年丙子

梁書儒林傳

卒梁中大同元年丙寅

顏子和四十二歲

生齊永泰元年戊寅

梁書文學傳

卒梁大同五年己未

張緒伯五十一歲

生齊永元元年己卯

梁書

卒梁大清三年己巳

沈國衛六十一歲

陳書文學傳

生梁天監二年癸未

卒陳天嘉四年癸未

王遠知一百二十六

生梁天監九年庚寅

唐書隱逸傳

卒唐貞觀九年乙未

謝元度三十七歲

生梁天監九年庚寅

梁書文學傳

卒大同二年丙辰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陸子龍三十七歲

生梁天監十年辛卯

梁書文學傳

卒梁大清元年丁卯

庾叔豫八十八歲

生梁天監十五年丙申

隋書藝術傳

卒隋仁壽三年癸亥

沈孝和六十三歲

生梁天監十七年戊戌

陳書文學傳

卒陳太建十二年庚子

褚溫理五十二歲

生梁中大通元年己酉

陳書文學傳

卒陳太建十二年庚子

傅宜事五十五

粹

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陳書

卒陳至德三年乙巳

阮卓五十九

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陳書文學傳

卒陳禎明三年己酉

陸伯玉五十

珍

生梁大同三年丁巳

陳書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三

卒陳至德四年丙午

陸溫玉三十四

珍

生梁大同六年庚申

陳書文學傳

卒陳太建五年癸巳

陸潤玉三十七

珍

生梁大同六年庚申

陳書文學傳

卒陳太建八年丙申

蔡子居四十七

凝

生梁大同九年癸亥

陳書文學傳

卒陳禎明三年己酉

崔祖澹六十九

順

生梁大清三年己巳

隋書隱逸傳

卒隋大業十三年丁丑

蘇令綽四十九

粹

生魏太和二十二年戊寅

北周書

卒西魏大統十二年丙寅

劉寶義四十七

瑗

生魏永熙三年甲寅

北周書

卒北周大象二年庚子

劉孔昭五十二

書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三

生魏延昌中

北齊書

卒北齊天統中

韋仲將七十五

誕

生漢光和二年己未

法書要錄

卒魏嘉平五年癸酉

王世將四十七

庶

生成甯二年丙申

法書要錄

卒永昌元年壬午

王仲祖三十九

豫

生永嘉三年己巳

法書要錄

卒永和三年丁未

王敬預三十六情

法書要錄

生建興二年甲戌

卒永和五年己酉

王敬仁二十四修

法書要錄

生咸和九年甲午

卒升平元年丁巳

羊敬元七十三欣

法書要錄

生晉太和五年庚午

卒宋元嘉十九年壬午

三續疑年錄卷之一

齒

孔彥琳五十五琳之

法書要錄

生晉太和四年己巳

卒宋景平元年癸亥

蕭文休五十思話

法書要錄

生晉義熙二年丙午

卒宋孝建二年乙未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存齋雜纂之四

歸安 陸心源剛甫編

蕭文行九十七德言

唐書儒學傳

生陳永定二年戊寅

卒唐永徽五年甲寅

溫大臨六十四彥博

唐書

生陳大建五年癸巳

卒唐貞觀十年丙申

高士廉七十二儉

唐書

生陳大建八年丙申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卒唐貞觀二十一年丁未

潘師正九十八

唐書隱逸傳

生陳至德三年乙巳

卒唐永淳元年壬午

李大亮五十九

唐書

生陳至德四年丙午

卒唐貞觀十八年甲辰

張德立六十七行成

唐書

生陳禎明元年丁未

卒唐永徽四年癸丑

李道風六十九

生隋仁壽二年壬戌

唐書藝術傳

卒唐咸亨元年庚午

劉正則八十五

仁軌

生隋仁壽元年辛酉

唐書

卒唐垂拱元年乙酉

張稚圭七十三

文瓘

生隋大業元年乙丑

唐書

卒唐儀鳳二年丁丑

郝處俊七十五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二

生隋大業三年丁卯

唐書

卒唐開耀元年辛巳

王友貞九十九

生隋義甯二年戊寅

唐書隱逸傳

卒唐開元四年丙辰

裴守約六十四

行儉

生武德二年己卯

張說之集

卒永淳元年壬午

員半千九十四

餘慶

生武德四年辛巳

唐書

卒開元二年甲寅

張孟將八十二

東之

生武德八年乙酉

新唐書參舊書

卒神龍二年丙午

狄懷英七十一

仁傑

生貞觀四年庚寅

新唐書參舊書

卒武后久視元年庚子

婁家仁七十

師德

生貞觀四年庚寅

唐書

卒聖曆二年己亥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三

徐將道四十三

齊聘

生貞觀四年庚寅

張說之集

卒咸亨三年壬申

姚令璋七十四

璋

生貞觀六年壬辰

新唐書

卒神龍元年乙巳

徐有功六十八

宏敏

生貞觀九年乙未

新唐書

卒長安二年壬寅

崔元暉六十九

生貞觀十二年戊戌 唐書

卒神龍二年丙午

姚 七十四 班

生貞觀十五年辛丑 唐書

卒開元二年甲寅

崔安成五十四 融

生永徽三年壬子 唐書

卒神龍元年乙巳

桓士則五十四 彥範

生永徽四年癸丑 唐書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四

卒神龍二年丙午

韋延構六十六 嗣立

生永徽五年甲寅 張說之集

卒開元七年己未

劉幽求六十一

生永徽六年乙卯 唐書

卒開元三年乙卯

陸景初七十二 象先

生麟德二年乙丑 唐書

卒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張嘉貞六十四

生乾封元年丙寅 唐書

卒開元十七年己巳

尹知章五十餘

生總章以前 唐書儒學傳

卒開元六年戊午

吳西齋八十 競

生咸亨元年庚午 新書列傳參舊唐書列傳

卒天寶八年己丑

蘇廷碩五十八 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五

生咸亨元年庚午 唐書

卒開元十五年丁卯

韓休六十八

生咸亨四年癸酉 唐書

卒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嚴挺之七十 凌

生咸亨四年癸酉 唐書

卒天寶元年壬午

裴迪城五十八 光庭

生上元二年乙亥 張曲江集

卒開元二十年壬申

裴煥之六十三 耀卿

生開耀元年辛巳

唐書

卒天寶二年癸未

韋殷卿六十五 陟

生神功元年丁酉

唐書

卒上元二年辛丑

于 八十一 休烈

生如意元年壬辰

唐書

卒大曆七年壬子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六

顏杲卿六十五 昕

生如意元年壬辰

唐書

卒天寶十五年丙申

鮮于仲通六十二 向

生如意二年癸巳

魯公文集

卒天寶十三年甲午

元紫芝五十九 德秀

生萬歲通天元年丙申

元結次山集

卒天寶十三年甲午

郭汾陽八十五 子儀

生神功元年丁酉

唐書

卒建中二年辛酉

房次律六十七 瑒

生神功元年丁酉

河東集

卒廣德元年癸卯

李臨淮五十七 光弼

生景龍二年戊申

唐書

卒廣德二年甲辰

張睢陽四十九 巡

生景龍三年己酉

唐書忠義傳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七

卒至德二年丁酉

杜之巽六十一 鴻漸

生景龍三年己酉

文苑英華

卒大曆四年己酉

李峴五十八

生景龍三年己酉

唐書

卒永泰二年丙午

李端卿七十四 探

生景雲二年辛亥

唐書

卒興元元年甲子

歸正禮入十八 崇敬

生太極元年壬子

新唐書參舊書

卒貞元十五年己卯

皇甫茂政五十四 冉

生開元二年甲寅

獨孤及昆陵集

卒大曆二年丁未

劉士安六十六 晏

生開元三年乙卯

唐書

卒建中元年庚申

柳夷曠七十五 惲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九

生開元三年乙卯

河東集

卒貞元五年己巳

穆 七十九 肅

生開元四年丙辰

英華穆員撰神道碑

卒貞元十年甲戌

李元卿七十二 勉

生開元五年丁巳

唐書

卒貞元四年戊辰

李長源六十八 泌

生開元十年壬戌

唐書

卒貞元五年己巳

段太尉六十五 秀實

生開元七年己未

新唐書列傳

卒建中四年癸亥

崔貽孫六十 祐甫

生開元九年辛酉

唐書參通鑑

卒建中元年庚申

董混成七十六 晉

生開元十二年甲子

唐書

卒貞元十五年己卯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九

朱德源五十九 巨川

生開元十三年乙丑

文苑英華

卒建中四年癸亥

李西平六十七 晟

生開元十五年丁卯

唐書

卒貞元九年癸酉

袁公頤六十 高

生開元十五年丁卯

唐書

卒貞元二年丙寅

姚南仲七十五

生開元十七年己巳 權載之集

卒貞元十九年癸未

常夷甫五十五 家

生開元十七年己巳 唐書

卒建中四年癸亥

孔述睿七十一 唐隱逸傳

生開元十八年庚午

卒貞元十六年庚辰

賈敦詩七十六 聯 權載之集

生開元十八年庚午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十一

卒永貞元年乙酉

戴幼公五十八 叔倫 權載之集

生開元二十年壬申

卒貞元五年己巳

施博士六十九 士丐 昌黎集

生開元二十二年甲戌

卒貞元十八年壬午

蕭履初五十七 復 唐書

生開元二十年壬申

卒貞元四年戊辰

張本立六十六 建封 唐書

生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卒貞元十六年庚辰

陽亢宗七十 城 新唐書

生開元二十四年丙子

卒永貞元年乙酉

杜遵素七十一 黃裳 唐書

生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卒元和三年戊子

高公楚七十二 郢 士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十一

生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唐書

卒元和六年辛卯

許公範七十六 孟容 唐書

生天寶二年癸未

卒元和十三年戊戌

張孝舉六十一 薦 權載之集

生天寶三年甲申

卒貞元二十年甲申

馮伉六十六 唐書儒學傳

生天寶三年甲申

卒元和四年己丑

韋城武六十一 年

生天寶五年丙戌

唐書

卒元和元年丙戌

蔣德源七十五 又

生天寶六年丁亥

唐書

卒長慶元年辛丑

穆相明五十八 贊

生天寶七年戊子

唐書

卒永貞元年乙酉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士

鄭居業七十三 餘慶

生天寶七年戊子

新唐書

卒元和十五年庚子

盧保衡六十九 坦

生天寶八年己丑

權載之集

卒元和十二年丁酉

呂景夫七十二 元磨

生天寶八年己丑

唐書

卒元和十五年庚子

韋 五十三 渠卒

生天寶八年己丑

權載之集

卒貞元十七年辛巳

孔君嚴七十三 幾

生天寶十一年壬辰

昌黎集

卒長慶四年甲辰

鄭文明七十八 相

生天寶十一年壬辰

唐書

卒大和三年己酉

衛從周六十六 次公

生天寶十二年癸巳

唐書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士

卒元和十三年戊戌

梁寬中四十一 肅

生天寶十二年癸巳

文苑英華 崔元翰誌墓

卒貞元九年癸酉

楊達夫七十八 於陵

生天寶十二年癸巳

河東集

卒大和四年庚戌

孔君勝五十七 幾

生天寶十三年甲午

韓昌黎集

卒元和五年庚寅

李叔翰五十八 藩

唐書

生天寶十三年甲午

卒元和六年辛卯

歸沖之六十七 登

唐書

生天寶十三年甲午

卒元和十五年庚子

錢蔚章七十五 嶽

唐書

生天寶十四年乙未

卒大和三年己酉

李易之六十七 夷簡

西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唐書

生至德元年丙申

卒長慶二年壬寅

郝和夫六十四 士美

唐書

生至德元年丙申

卒元和十四年己亥

辛穢之六十四 祇

文苑英華牛僧孺誌

生至德二年丁酉

卒元和十五年庚子

武伯蒼五十八 元衡

唐書

生乾元元年戊戌

卒元和十年乙未

純

韋貫之六十二

唐書

生肅宗上元元年庚子

卒長慶元年辛丑

王舉之八十八 起

唐書

上肅宗上元元年庚子

卒大中元年丁卯

崔子父七十二 從

唐書

生肅宗上元二年辛丑

卒大和六年壬子

圭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虛中

李常容五十二

昌黎集

生寶應元年壬寅

卒元和八年癸巳

王宏中六十二 仲舒

韓昌黎集

生寶應元年壬寅

卒長慶三年癸卯

李深之六十七 終

劉禹錫中山集

生廣德二年甲辰

卒大和四年庚戌

裴中立七十五 度

生永泰元年乙巳	唐書
卒開成四年己未	
溫簡輿七十 <small>造</small>	
生大曆元年丙午	唐書
卒大和九年乙卯	
張靖之七十二 <small>仲方</small>	
生大曆元年丙午	白氏長慶集
卒開成二年丁巳	
崔廣略六十九 <small>鄭</small>	
生大曆三年戊申	樊川集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六
卒開成元年丙辰	
沈子言五十九 <small>傳師</small>	
生大曆四年己酉	杜牧樊川集
卒大和元年丁未	
武延碩五十六 <small>備衡</small>	
生大曆四年己酉	河東集
卒長慶四年甲辰	
宇文夏龜五十九 <small>籍</small>	
生大曆五年庚戌	唐書
卒大和二年戊申	

崔敦詩六十一 <small>羣</small>	
生大曆七年壬子	唐書
卒大和六年壬子	
韋德載五十六 <small>處厚</small>	
生大曆八年癸丑	劉中山集
卒大和二年戊申	
呂和叔四十 <small>溫</small>	
生大曆七年壬子	柳河東集
卒元和六年辛卯	
李潛之五十九 <small>勃</small>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七
生大曆八年癸丑	唐書
卒大和五年辛亥	
段墨卿六十二 <small>文昌</small>	
生大曆八年癸丑	唐書
卒大和九年乙卯	
路南式六十 <small>隨</small>	
生大曆十一年丙辰	唐書
卒大和九年乙卯	
牛思黯六十九 <small>僧孺</small>	
生大曆十四年己未	樊川集

卒大中元年丁卯	李待價六十九 <small>理</small>	生貞元元年乙丑	卒大中七年癸酉	孔至之四十九 <small>敏行</small>	生貞元三年丁卯	卒大和九年乙卯	歐陽行周四十餘 <small>詹</small>	生貞元中	卒大和初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魏申之六十 <small>著</small>	生貞元十五年己卯	卒大中十二年戊寅	司馬子微八十一 <small>承禎</small>	生永徽六年乙卯	卒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薛伯褒三十三 <small>收</small>	生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卒唐武德七年甲申	薛元超六十二
		唐書			唐隱逸傳		歐陽行周集序			大	唐書				歷代名畫記唐書隱逸傳作年八十九		唐書			

生武德五年壬午	卒宏道元年癸未	薛嗣通六十五 <small>稷</small>	生貞觀二十二年己酉	卒開元六年癸丑	張元理六十五 <small>宏靖</small>	生肅宗上元元年庚子	卒長慶四年甲辰	閻立本	生	三續疑年錄卷之二	卒咸亨四年癸酉	陸文通	生	卒永貞元年乙酉	黃要叔 <small>筌</small>	生唐	卒宋乾德三年乙丑	蕭茂挺五十二 <small>穎士</small>	生	卒
唐書			唐書			唐書			唐書	尤		質	柳河東集			歷代名畫記			唐書本傳	

黃伯鸞□□□居宋

生唐長興四年癸巳

以名畫記淳化四年六月十一推之

卒宋

滕勝華八十五昌祐

生

益州名畫錄

卒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二

干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存齋雜纂之四

歸安 陸心源 編

王孝先九十四延嗣

生唐咸通十四年癸巳

范太史集三十六

卒宋乾德四年丙寅

楊仲猷八十徽之

生梁龍德元年辛巳

蘇魏公集楊公墓誌

卒宋咸平三年庚子

趙則平七十一普

生梁龍德元年辛巳

杜大圭名臣琬珍集上趙中令碑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卒宋淳化二年辛卯

陶秀實六十八穀

生

卒

曹國華六十九彬

生後唐長興二年辛卯

琬珍集中

卒宋咸平二年己亥

呂易直六十六端

生唐長興四年癸巳

琬珍集下

卒宋咸平元年戊戌

畢仁叟六十六 士安 西臺集文 簡公行狀

生晉天福五年庚子

卒宋景德二年乙巳

田表聖六十四 錫 范文正集 田公墓誌

生晉天福五年庚子

卒宋咸平六年癸卯

張師亮七十二 齊賢 琬珍集下

生晉天福八年癸卯

卒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呂聖功六十六 蒙正 琬珍集上富弼撰 呂文穆公神道碑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二

生晉開運三年丙午

卒宋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曾致堯六十六 正臣 歐陽文忠 集曾公碑

生漢天福元年丁未

卒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李太初五十八 沆 琬珍集下

生漢天福元年丁未

卒宋景德元年甲辰

向長之七十二 敏中 琬珍集下

生漢乾祐元年戊申

卒宋天禧三年己未

錢淡成四十四 若水

生

卒

馬至元六十五 知節 臨川集 正惠碑

生周顯德二年乙卯

卒宋天禧三年己未

蘇太簡三十九 易簡 琬珍集下

生周顯德四年丁巳

卒宋至道元年乙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三

馬叔明七十三 亮 琬珍集 馬公碑

生周顯德六年己未

卒宋天聖九年辛未

魏仲先六十 野 東觀集 附行狀

生周建隆元年庚申

卒宋天禧三年己未

謝濟之七十五 濟 范文正集

生周建隆元年庚申

卒宋景祐元年甲戌

寇平仲六十三 準

生周建隆二年辛酉

琬琇集上孫十撰旌忠之碑

卒宋天聖元年癸亥

丁公言七十一詩

生周建隆三年壬戌

琬琇集下

卒宋明道二年癸酉

梅昌言七十八詢

生乾德二年甲子

王荆公集

卒慶曆元年辛巳

張順之八十六士選

生乾德二年甲子

宋景文集舊德之碑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卒皇祐元年己丑

陳希元八十二堯佐

生乾德元年癸亥

歐陽文忠集陳文惠碑

卒慶曆四年甲申

李復古七十七迪

生乾德三年乙丑

樂全集

卒慶曆元年辛巳

魯少之六十四宗道

生乾德四年丙寅

琬琇集下

卒天聖七年己巳

薛叔藝六十八奎

生乾德五年丁卯

琬琇集中

卒景祐元年甲戌

柳仲塗五十四開

生

卒

張晦之四十九景

生開寶三年庚午

宋景文集

卒天禧二年戊午

曹寶臣五十八璋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生開寶六年癸酉

元憲集

卒天聖八年庚午

呂坦夫六十六夷簡

樂全集

生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卒慶曆二年壬午

卓希賢七十一得象

生太平興國三年戊寅

宋景文集章文獻公墓誌

卒慶曆八年戊子

王孝先六十一曾

生太平興國三年戊寅

宋景文集王文正墓誌

卒寶元五年戊寅

杜世昌八十行

生太平興國三年戊寅

歐陽文忠集 杜公墓誌

卒嘉祐二年丁酉

穆伯長五十四修

生太平興國四年己卯

東都事畧 穆伯長集序

卒明道元年壬申

魏雲夫八十四開

生太平興國五年庚辰

司馬溫公集

卒嘉祐八年癸卯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蔣希魯七十五堂

生太平興國五年庚辰

胡宿文集

卒至和元年甲午

楊次公六十九信

生太平興國五年庚辰

歐陽文忠集 楊公墓誌

卒慶曆八年戊子

張誠之八十八存

生雍熙元年甲申

司馬溫公張恭安公墓誌

卒熙寧四年辛亥

程天球六十九琳

生端拱元年戊子

歐陽文忠集

卒嘉祐元年丙申

龐醇之七十六籍

生端拱元年戊子

華陽集 龐莊敏公碑

卒嘉祐八年癸卯

蔡子思五十二齊

生端拱元年戊子

樂全集

卒寶元二年己卯

王仲謨四十七嘉言

生端拱二年己丑

彭城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卒景祐二年乙亥

七

宋公垂五十緩

生淳化二年辛卯

琬珍錄下

卒康定元年庚辰

學唐卿七十七禹錫

生淳化三年壬辰

歐陽文忠集 學公墓誌

卒熙寧元年戊申

石昌言六十三揚休

生至道元年乙未

琬珍集中

卒嘉祐二年丁酉

宋公序七十一 序

生至道二年丙申

晚珍集忠規
德範之碑

卒治平三年丙午

趙叔平八十八 槩

生至道二年丙申

東坡集趙
康靖公碑

卒元豐六年癸亥

孫夢得六十九 怍

生至道二年丙申

蘇魏公集

卒治平元年甲辰

孫元規七十一 沔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八

生至道三年丁酉

晚珍集孫
威敏公碑

卒治平四年丁未

高敏之五十九 若訥

生治道三年丁酉

宋景文集高
文莊墓誌

卒至和二年乙未

孫之翰六十 甫

生成平元年戊戌

歐陽文忠集
孫待制墓誌

卒嘉祐二年丁酉

曾敏仲八十一 公亮

生成平元年戊戌

晚珍集下

卒元豐元年戊午

包希仁六十四 拯

生成平二年己亥

晚珍集下

卒嘉祐七年壬寅

呂仲裕五十七 公綽

生成平二年己亥

晚珍集下

卒至和二年乙未

王至之七十六 贊

生淳化五年甲午

樂全集

卒熙甯二年己酉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九

周子真六十九 沆

生成平二年己亥

司馬溫公集
周侍郎碑

卒治平四年丁未

梁仲賢七十 適

生成平三年庚子

華陽集

卒熙甯二年己酉

劉西澗八十一 渙

生成平三年庚子

三劉家
集附錄

卒元豐三年庚申

余安道六十五 靖

生咸平三年庚子

歐陽文忠公碑

卒治平元年甲辰

田元均五十九 況

生咸平六年癸卯

臨川集田公墓誌

卒嘉祐六年辛丑

富彥國八十 弼

生景德元年甲辰

東坡集顯忠尚德之碑百陽集富公墓誌

卒元豐六年癸亥

吳春卿五十五 育

生景德元年甲辰

文中集吳正肅公墓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十

卒嘉祐三年戊戌

蘇才翁四十九 舜元

生景德三年丙午

蔡忠惠集

卒至和元年甲午

呂寶臣六十七 公衡

生景德四年丁未

王魏公集

卒熙甯六年癸丑

王仲儀六十七 素

生景德四年丁未

樂全集

卒熙甯六年癸丑

郭伯龍六十四 友直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丹淵集

卒熙甯四年辛亥

狄漢臣五十 青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華陽集狄武襄公碑

卒嘉祐二年丁酉

元厚之七十六 絳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蘇魏公集元章簡公碑王魏公集元章簡墓誌

卒元豐六年癸亥

趙閱道七十七 并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十一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東坡集愛直之碑

卒元豐七年甲子

唐子方六十 介

生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華陽集唐質肅公墓誌

卒熙甯二年己酉

邵興宗六十一 亢

生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華陽集邵安簡公墓誌

卒熙甯四年辛亥

吳仲庶六十八 中復

生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宛珍集下

卒元豐元年戊午

陳陽叔六十九升之

生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琬珍集下

卒元豐二年己未

韓子華七十七絳

生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琬珍集上
忠弼之碑

卒元祐三年戊辰

晁子長四十二仲衍

生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華陽集

卒皇祐五年癸巳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十一

王君貺七十四拱辰

生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琬珍集下

卒元豐八年乙丑

陳師道四十九洙

生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古靈集

卒嘉祐六年辛丑

呂獻可五十八誨

生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司馬溫公呂
中丞墓誌

卒熙寧四年辛亥

黎希聲七十九淳

生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呂淨德集

卒元祐八年癸酉

劉仲庚四十四毅叟

生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范太史集

卒嘉祐三年戊戌

韓持國八十二維

生天禧元年丁巳

元祐黨人
南陽集
附錄

卒元符元年戊寅

陳古靈六十四襄

生天禧元年丁巳

古靈集
附行實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十二

卒元豐三年庚申

陶商翁六十四弼

生天禧元年丁巳

山谷集陶
君墓誌

卒元豐三年庚申

呂晦叔七十二公著

生天禧二年戊午

元祐黨人
琬珍集下

卒元祐四年己巳

滕元發七十一甫

生天禧四年庚申

東坡集

卒元祐五年庚午

王禹玉六十七 珪

生天禧三年己未

琬琰集王文恭公碑

卒元豐八年乙丑

鮮于子駿六十九 攸

元祐黨人

生天禧三年己未

淮海集

卒元祐二年丁卯

韓玉汝七十九 楨

生天禧三年己未

琬琰集下

卒紹聖四年丁丑

趙大觀七十二 瞻

元祐黨人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十四

生天禧三年己未

范太史集趙公碑

卒元祐五年庚午

蘇子容八十二 頌

生天禧四年庚申

曲阜集蘇公墓誌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吳冲卿六十 充

生天禧五年辛酉

琬琰集中吳公墓誌

卒元豐三年庚申

馮當世七十四 京

生天禧五年辛酉

琬琰集下

卒紹聖元年甲戌

侍其良器八十三 傳

生乾興元年壬戌

葛丹陽集侍其公墓誌

卒崇甯三年甲申

鄭毅夫五十一 獬

生乾興元年壬戌

鄭溪集附錄

卒熙甯五年壬子

賈直孺四十四 黠

生乾興元年壬戌

華陽集賈公墓誌

卒治平二年乙巳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十五

王正仲七十九 存

生天聖元年癸亥

曲阜集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王深父四十二 回

生天聖二年甲子

臨川集

卒治平二年乙巳

蔡子難五十二

生乾興元年壬戌

魏公集蔡公墓誌

卒熙甯六年癸丑

沈文通四十三 選

一三〇
續疑年錄 卷三 2 版五

生天聖三年乙丑 王荆公集

卒治平四年丁未

李公擇六十四常

生天聖五年丁卯 淮海集

卒元祐五年庚午

沈道厚六十一季長

生天聖五年丁卯 王魏公集

卒元祐二年丁卯

呂微叔七十一大防

生天聖五年丁卯 琬珍集下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卒紹聖四年丁丑

徐仲車七十六積

生天聖六年戊辰 節孝集 附行狀

卒崇甯二年癸未

王平甫四十七安國

生天聖六年戊辰 王荆公集

卒熙甯七年甲寅

張次功四十三唐英

生天聖七年己巳 琬珍集

卒熙甯四年辛亥

劉莘老六十八贊 琬珍集

生天聖八年庚午

卒紹聖四年丁丑

單季隱八十錫

生天聖九年辛未 慕容彥逢 滿文堂集

卒大觀四年庚寅

鄭公肅六十八雍

生天聖九年辛未 蔡崇禮 北海集

卒元符元年戊寅 元祐黨人

范彝叟七十六純禮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生天聖九年辛未 忠宣集 附錄

卒崇甯五年丙戌

劉之道三十六輝

生天聖九年辛未 楊傑無 爲集

卒治平三年丙午

范德孺七十二純粹

生 元祐黨人 忠宣集 附錄

卒 王逢源二十八令

生 荆公誌 墓

卒

李邦直七十一 清臣

元祐黨人

生明道元年壬申

晁補之
雞肋集

卒崇甯元年壬午

孫巨源四十九 洙

琬珠集中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元豐三年庚申

韋子駿七十三 驥

錢堪集
附行狀

生明道二年癸酉

卒崇甯四年乙酉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六

錢穆父六十四 勳

元祐黨人

生景祐元年甲戌

李綱梁
溪集

卒紹聖四年丁丑

劉平仲五十五 定國

張守昆
陵集

生景祐三年丙子

卒元祐五年庚午

張處道八十四 厚

景迂生集

生景祐四年丁丑

卒宣和二年庚子

水公揆五十八 光庭

元祐黨人

范大史集

生景祐四年丁丑

卒紹聖元年甲戌

楊元素六十二 繪

范太史集

生天聖五年丁卯

卒元祐三年戊辰

上官彥衡七十八 均

元祐黨人

生寶元元年戊寅

卒政和五年乙未

韓師朴七十二 忠彥

西臺集

生寶元元年戊寅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三

六

卒大觀三年己丑

鄭介夫七十九 俠

西塘集

生慶歷元年辛巳

卒宣和元年己亥

龐安常五十八 安時

柯山集

生慶歷二年壬午

卒元符二年己卯

彭器資五十四 汝彌

曲阜集

生慶歷二年壬午

卒紹聖二年乙亥

傅元通六十一相

生慶歷二年壬午

汪藻浮溪集

卒崇甯元年壬午

黃紫元八十七裳

生慶歷三年癸未

嶺山集附錄

卒建炎三年己酉

張天覺七十九商英

生慶歷三年癸未

宛珍集下

卒宣和三年辛丑

陳當時七十六次升

元祐黨人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三

生慶歷四年甲申

護論集附錄

卒宣和元年己亥

曾子開六十一肇

生慶歷七年丁亥

楊龜山集曾公行狀

卒大觀元年丁亥

歐陽叔弼六十七業

元祐黨人

生慶歷七年丁亥

西聖集卷六

卒政和三年癸巳

劉器之七十八安世

生慶歷八年戊子

宛珍集下

卒宣和七年乙巳

劉龍雲五十五弁

生慶歷八年戊子

龍雲集附行狀

卒崇甯元年壬午

王景深五十三回

生皇祐元年己丑

元祐黨人福建通志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張子野八十九先

生淳化元年庚寅

談鑰吳興志卒年八十九以施注蘇詩熙

卒元豐元年戊午

甯甲寅年八十五推得之

三續疑年錄卷之三

三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存齋雜錄

司馬公休四十一歲

歸安 陸心源

生皇祐二年庚寅

元祐黨人 范太史集

卒元祐五年庚午

元祐黨人

陳伯修六十九歲

師錫 福建通志

生嘉祐二年丁酉

卒宣和七年乙巳

盛允升五十八歲

德常 沈與求 龜溪集

生嘉祐四年己亥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忠簡集 附遺事

卒政和六年丙申

宗汝霖七十歲

附遺事

生嘉祐四年己亥

卒建炎二年戊申

鄒玉完五十二歲

元祐黨人

生嘉祐五年庚子

卒政和元年辛卯

江子和三十八歲

端禮 景迂生集

生嘉祐五年庚子

卒紹聖四年丁丑

張知常六十歲

浮溪集

生嘉祐六年辛丑

卒宣和二年庚子

陳了翁六十五歲

陳忠肅言行錄

生嘉祐七年壬寅

卒靖康元年丙午

蕭子荆六十七歲

澹菴集

生治平元年甲辰

卒建炎四年庚戌

劉仲偃六十一歲

宛炎集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二

生宋治平三年丙午

卒宋靖康元年丙午

張蘆川七十五歲

蘆川歸來集

生治平四年丁未

卒紹興十三年癸亥

范子功六十五歲

元祐黨人 范太史集

生治平四年丁未

卒紹興元年辛亥

慕容叔遇五十一歲

彥逢 摛文堂集附錄

生治平四年丁未

卒政和七年丁酉

曹載德五十九補

楊龜山集

生熙甯元年戊申

卒靖康元年丙午

邢惇夫二十若實

景迂生集

生熙甯元年戊申

卒元祐二年丁卯

翟靜叔五十敦仁

竹隱吟士集

生熙甯二年己酉

卒政和八年戊戌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三

劉元禮六十安上

劉給事集附錄

生熙甯二年己酉

卒建炎二年戊申

廖用中七十四剛

高峯集附錄

生熙甯三年庚戌

卒紹興十三年癸亥

唐子西五十一庚

生熙甯四年辛亥

卒宣和三年辛丑

葛魯卿七十三勝仲

宋史本傳云卒年五十一以宣和四年呂榮義教子庚集君死不一年推之當卒于宣和三年

生熙甯五年壬子

丹陽集附行狀

卒紹興十四年甲子

羅仲素六十四從彥

羅豫章集附行實

生熙甯五年壬子

卒紹興五年乙卯

朱子發六十七震

福建通志

生熙甯五年壬子

卒紹興八年戊午

曾公衮六十三紆

元祐黨人浮溪集

生熙甯六年癸丑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四

卒紹興五年乙卯

王唐公六十四綯

張毘陵集

生熙甯七年甲寅

卒紹興七年丁巳

翟公巽六十六汝文

忠惠集附紀年錄

生熙甯九年丙辰

卒紹興十一年辛酉

王盧溪九十三庭珪

盧溪集附行狀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乾道七年辛卯

衛商彥四十九 尚敏

生元豐四年辛酉

汪澤溪集

卒建炎三年己酉

朱子美五十一 驛

生元豐四年辛酉

張昞陵集

卒紹興元年辛亥

魯巨山五十二 詹

生宋元豐五年壬戌

張昞陵集

卒宋紹興三年癸丑

王信伯七十二 蕪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五

生宋元豐五年壬戌

盧熊蘇州府志

卒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張彥正八十四 綱

生元豐六年癸亥

華陽集附錄

卒乾道二年丙戌

唐元任四十六 重

生宋元豐六年癸亥

琬瑋集劉岑撰墓誌

卒宋建炎二年戊申

蔡叔厚六十 崇禮

生元豐六年癸亥

北海集附錄

卒紹興十二年壬戌

柳伯玉五十六 瑛

生元豐七年甲子

孫觀大全集

卒紹興九年己未

蔣宣卿七十五 燦

生元豐八年乙丑

孫觀大全集

卒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李漢老六十二 柳

生元豐八年乙丑

周益公集

卒宋紹興十六年丙寅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六

趙元鎮六十三 鼎

生宋元豐八年乙丑

忠正德文集自撰擴志

卒宋紹興十七年丁卯

沈必先五十二 與求

生宋元祐元年丙寅

龜溪集附錄

卒宋紹興七年丁巳

向伯恭六十八 子謹

生宋元祐元年丙寅

汪文定集

卒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楊希稷四十四 邦父

生宋元祐元年丙寅

楊誠齋集

卒宋建炎三年己酉

陳少陽四十一

東

生宋元祐二年丁卯

少陽集
附行實

卒宋建炎二年戊申

鄭忠愍六十七

剛中

生宋元祐三年戊辰

北山集
附行實

卒宋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韓良臣六十三

世忠

生宋元祐四年己巳

琬珍集上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七

卒宋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趙叔問五十四

子晝

生元祐四年己巳

北山小集

卒紹興十二年壬戌

傅忠肅三十七

察

生宋元祐四年己巳

忠肅集
附行實

卒宋靖康元年丙午

常子正六十

同

生宋元祐五年庚午

汪文定集

卒宋紹興十九年己巳

陳去非四十九

與義

生元祐五年庚午

張紫微集

卒紹興八年戊午

李清卿三十五

若水

生元祐七年壬申

東都事畧

卒靖康元年丙午

張子公七十五

燾

生元祐七年壬申

周益公集

卒乾道二年丙戌

王相山七十七

之道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八

生元祐八年癸酉

相山集
附錄

卒乾道五年己丑

吳晉卿四十七

玠

生元祐八年癸酉

琬珍集上

卒紹興九年己未

李明仲

誠

宋元豐八年補太廟齊郎

北山小集

卒大觀四年庚寅

楊元老七十三

椿

生紹聖二年乙亥

琬珍集中

卒宋乾道三年丁亥	黃通老八十五 <small>中</small>	生紹聖三年丙子	卒淳熙七年庚子	魯如晦七十六 <small>管</small>	生紹聖三年丙子	卒乾道七年辛卯	朱韋齋四十七 <small>松</small>	生紹聖四年丁丑	卒紹興十三年癸亥	歐陽德明三十一 <small>澈</small>	生紹聖四年丁丑	卒建炎元年丁未	劉彥修五十 <small>子羽</small>	生紹聖四年丁丑	卒紹興十六年丙寅	朱新仲七十 <small>翌</small>	生元符元年戊寅	卒乾道三年丁亥	胡明仲五十九 <small>寅</small>
		朱子文集		周益公集			朱文公集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歐陽修撰集附錄名世墓誌			南軒集			寶慶四明志			

生元符元年戊寅	卒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魯寄欽七十七 <small>管</small>	生元符三年庚辰	卒淳熙三年丙申	吳唐卿六十六 <small>璘</small>	生元符三年庚辰	卒淳熙九年乙酉	鄧志宏四十二 <small>肅</small>	生元祐六年辛未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卒紹興二年壬子	范伯達五十九 <small>如圭</small>	生崇甯元年壬午	卒紹興三十年庚辰	胡澹菴七十九 <small>銓</small>	生崇甯元年壬午	卒淳熙七年庚子	史直翁八十九 <small>浩</small>	生崇甯五年丙戌	卒紹熙五年甲寅
福建通志			周益公集		琬琰集上			十二卷本併欄集附錄撰墓表		十			朱文公集		澹菴集附錄			鄭峯真隱漫錄附行述		

杜起莘五十八 莘老

生大觀元年丁亥

琬珍集中

卒隆興二年甲申

陳齊之四十一 長方

生大觀二年戊子

唯實集
附行實

卒紹興十八年戊辰

汪明遠六十三 澈

生大觀三年己丑

周益公集

卒乾道七年辛卯

黃知稼四十八 公度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十一

生大觀三年己丑

知稼翁集附錄

卒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林少穎六十五 之奇

生政和二年壬辰

拙齋文集附錄

卒淳熙三年丙申

陳應求七十四 俊卿

生政和三年癸巳

誠齋集

卒淳熙十三年丙午

林艾軒六十五 光朝

生政和四年甲午

艾軒集附錄

卒淳熙五年戊戌

黃約之八十二 仁儉

生政和五年乙未
卒慶元二年丙申

樓攻媿集
黃君墓誌

王致君六十二 迷

生政和六年丙申

樓攻媿集
王君行狀

卒淳熙四年丁酉

蘇叔子六十六 峴

生重和元年戊戌

南澗甲乙稿

卒淳熙十年癸卯

龐祐甫五十一 謙孺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十一

生政和七年丁酉

南澗甲乙稿

卒乾道三年丁亥

韓南澗 元吉

生重和元年戊戌

卒

袁質甫七十二 文

生宣和元年己亥

絜齋集

卒紹熙元年庚戌

謝昌國七十四 諤

生宣和三年辛丑

誠齋集

卒紹熙五年甲寅

劉其父五十七琪

生宣和四年壬寅

朱文公集

卒淳熙五年戊戌

李淡軒七十七呂

生宣和四年壬寅

周益公集

卒慶元四年戊午

趙希遠五十九伯驥

生宣和六年甲辰

平園續集

卒淳熙九年壬寅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三

吳竹洲五十九傲

生宣和七年乙巳

竹洲集 附行狀

卒淳熙十年癸卯

周子中八十一必正

必大弟善書

生宣和七年乙巳

渭南文集

卒開禧元年乙丑

鄭光錫七十四興裔

生靖康元年丙午

忠肅奏議 附行實

卒慶元五年己未

王雪山質

生

雪山集序

卒淳熙十六年己酉

李元德七十四祥

慶元黨人

生建炎二年戊申

葉水心集

卒嘉泰元年辛酉

留仲至七十八正

慶元黨人

生建炎三年己酉

福建通志

卒開禧二年丙寅

吳德夫七十一獵

慶元黨人

生建炎四年庚戌

魏鶴山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古

卒慶元六年庚申

林和叔七十八大甲

慶元黨人

生紹興元年辛亥

攻媿集

卒嘉定元年戊辰

袁機仲七十五樞

福建通志

生紹興元年辛亥

卒開禧元年乙丑

陸子壽四十九九齡

象山集

生紹興二年壬子

卒淳熙七年庚子

陳唐卿七十一造

生紹興三年癸丑

江湖長翁集附錄

卒嘉泰三年癸亥

李彥平七十九衡

生元符三年庚辰

盧熊蘇州志

卒淳熙五年戊戌

沈應先七十九有開

慶元黨人

生紹興四年甲寅

葉水心集

卒嘉定五年壬申

方季申六十崧鄉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五

生紹興五年乙卯

葉水心周必大誌墓

卒紹熙五年甲寅

趙仲謙七十八公豫

蘇州盧志

生紹興五年乙卯

卒嘉定五年壬申

謝秀澤六十三粵

樓攻媿集

生紹興五年乙卯

卒慶元三年丁巳

孫從之六十五逢吉

樓攻媿集

生紹興五年乙卯

卒慶元五年己未

林綱山五十亦之

綱山集附錄

生紹興六年丙辰

卒淳熙十二年乙巳

王季嘉六十四時會

渭南文集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慶元六年庚申

黃文叔七十六度

葉水心誌袁潔齋狀

生紹興八年戊午

卒嘉定六年癸酉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六

王晦叔八十一炎

雙溪集附

生紹興八年戊午

卒嘉定十一年戊寅

沈叔晦五十三煥

梨齋集

生紹興九年己未

卒紹熙二年辛亥

曾南仲七十一炎

攻媿集

生紹興九年己未

卒嘉定二年己巳

崔大雅四十四敦詩

生紹興九年己未

南澗甲乙稿

卒淳熙九年壬寅

袁起巖六十五

說友

生紹興十年庚申

東堂集附

卒嘉泰四年甲子

劉德修八十一

光祖

慶元黨人

生紹興十二年壬戌

葉水心集

卒嘉定十五年壬午

彭止堂六十五

龜年

慶元黨人

生紹興十二年壬戌

攻媿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七

卒開禧二年丙寅

詹元善六十四

龍仁

慶元黨人

生紹興十三年癸亥

葉水心集

卒開禧二年丙寅

梁飾父六十六

季琬

生紹興十三年癸亥

漫塘集

卒嘉定元年戊辰

趙靜之四十七

善譽

生紹興十三年癸亥

攻媿集

卒淳熙十六年己酉

趙章泉八十七

蕃

生紹興十三年癸亥

漫塘集

卒紹定二年己丑

徐子宜六十五

誼

慶元黨人

生紹興十四年甲子

葉水心集

卒嘉定元年戊辰

劉文簡七十三

煇

生紹興十四年甲子

真西山集

卒嘉定九年丙子

陳子與六十六

希黜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六

生紹興十四年甲子

攻媿集

卒嘉定二年己巳

陳儔南六十八

峴

慶元黨人

生紹興十五年乙丑

真西山集

卒嘉定五年壬申

時子淵六十七

淵

生紹興十六年丙寅

陳宓復齋集

卒嘉定五年壬申

黃子耕六十六

嵩

生紹興十七年丁卯

葉水心集

卒嘉定五年壬申

絜齋集

石宗卿六十六範

生紹興十八年戊辰

絜齋集

卒嘉定六年癸酉

生紹興二十二年壬申

勉齋集附

林公度七十憲卿

生紹興十八年戊辰

黃勉齋集

卒嘉定十年丁丑

生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絜齋集

蔡伯靜八十九淵

生紹興十八年戊辰

蔡氏九儒書

卒端平三年丙申

生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劉後村集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五

三續疑年錄卷之四

平

方伯暮五十二士繇

生紹興十八年戊辰

渭南文集

卒寶慶三年丁亥

蔡行之六十四幼學

慶元黨人

卒慶元五年己未

滕德粹八十濤

生紹興二十年庚午

眞西山集

卒嘉定十年丁丑

吳勝之七十一柔勝

慶元黨人

卒紹定二年己丑

黃子邁六十一舉

生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絜齋集

卒嘉定十七年甲申

孫季和五十三應時

昌谷集

卒嘉定四年辛未

羅春伯四十五點

生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燭湖集附錄

曹昌谷七十二彥約

生紹興二十七年丁丑

鶴山集

卒紹定元年戊子

崔正子八十二與之

生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崔清獻公言行錄

卒嘉熙三年己亥

周南仲五十五南

慶元黨人

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葉水心集

卒嘉定六年癸酉

蔡復之七十九沉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三

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蔡氏九儒書

卒嘉熙元年丁酉

徐文淵五十三

歿

生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葉水心集

卒嘉定七年甲戌

補遺

米元暉八十二友仁

生熙甯七年甲寅

石雲山人集五 湖烟雨圖跋

卒紹興十五年乙亥

劉季高八十一

岑

生元祐二年丁卯

至正金陵志

卒乾道三年丁亥

三續疑年錄

卷之四 補遺

三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存齋雜錄之四

歸安 陸心源 編

程沼水七十九 瑛

洛水集附

生隆興二年甲申

卒淳祐二年壬寅

曾子肅六十 壺

陳必復齋集

生乾道三年丁亥

卒寶慶二年丙戌

吳準齋七十八 如愚

徐元杰梅堊集

生乾道三年丁亥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一

卒淳祐四年甲辰

徐德夫八十 鹿卿

後村大全集

生乾道六年庚寅

卒淳祐九年己酉

趙野谷七十五 汝錢

後村大全集

生乾道七年辛卯

卒淳祐五年乙巳

趙仲白四十七 庚夫

後村大全集

生乾道九年癸巳

卒嘉定十二年己卯

杜子昕七十六 景

後村大全集

生乾道九年癸巳

卒淳祐八年戊申

張行父五十七 忠恕

鶴山集

生淳熙元年甲午

卒紹定三年庚寅

鄭德源七十六 清之

後村大全集
鄭公行狀

生淳熙三年丙申

卒淳祐十一年辛亥

方孚若四十六 信孺

二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生淳熙四年丁酉

後村大全集

卒嘉定十五年壬午

高瞻叔七十一 定子

蘇州盧志

生淳熙四年丁酉

卒淳祐七年丁未

孫花翁六十五 惟信

後村大全集

生淳熙六年己亥

卒淳祐三年癸卯

杜清獻六十四 範

清獻集附錄

生淳熙八年辛丑

卒淳祐四年甲辰	包宏父八十七 <small>恢</small>	方回桐江集
生淳熙九年壬寅	卒咸淳四年戊辰	方鐵菴六十五 <small>大琮</small>
生淳熙十年癸卯	卒淳祐七年丁未	陳正甫五十二 <small>貴誼</small>
生淳熙十年癸卯	卒端平元年甲午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生淳熙十年癸卯	卒淳熙十年癸卯	蔡伯至七十 <small>格</small>
生淳熙十年癸卯	卒淳祐十二年壬子	王耀軒六十五 <small>邁</small>
生淳熙十一年甲辰	卒淳祐八年戊申	楊字溪八十一 <small>枋</small>
生淳熙十四年丁未	卒咸淳三年丁卯	留容齋八十二 <small>元剛</small>

生淳熙十四年丁未	卒咸淳四年戊辰	蔡仲覺五十九 <small>模</small>
生淳熙十五年戊申	卒淳祐六年丙午	趙用父六十八 <small>以夫</small>
生淳熙十六年己酉	卒寶祐四年丙辰	朱子明六十九 <small>鑑</small>
生紹熙元年庚戌	卒寶祐六年戊午	徐仲立八十二 <small>經孫</small>
生紹熙三年壬子	卒咸淳九年癸酉	蔡九軒六十七 <small>杭</small>
生紹熙四年癸丑	卒開慶元年己未	孟璞玉五十二 <small>琪</small>
生慶元元年乙卯	卒淳祐六年丙午	

三

四

王會之七十八 相

魯齋集附

生慶元三年丁巳

卒咸淳十年甲戌

孫守叔五十八 夢觀

雪窻集附錄

生慶元六年庚申

卒寶祐五年丁巳

李文溪五十七 昂英

文溪集附行狀

生嘉泰元年辛酉

卒寶祐五年丁巳

潘庭堅四十三 物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五

後村大全集

生嘉泰四年甲子

卒淳祐六年丙午

嚴子方六十六 肅

揭奚斯集

生嘉定六年癸酉

卒祥興二年戊寅

周淳叟六十八 應合

清容集

生嘉定六年癸酉

卒元至元十七年庚辰

王元高七十四 義山

稼村類稿附錄

生宋嘉定七年甲戌

卒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趙格菴六十二 順孫

王文獻集

生嘉定八年乙亥

卒景炎元年丙子

盧仲敬七十四 克治

黃文獻集

生宋淳祐十年庚戌

卒元至治三年癸亥

王元剛八十七 義端

程雪樓集

生宋嘉定十三年庚辰

卒元大德十年丙午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六

朱晞顏五十九 景淵

漫塘集

生嘉定十四年辛巳

卒祥興二年己卯

趙子固九十七 孟堅

浙江通志引
嘉興圖記

生宋慶元五年己未

卒元元貞元年乙未

王季雅七十六 幼孫

程雪樓集

生宋嘉定十六年癸未

卒元大德二年戊戌

馮海粟 子振

生宋寶祐五年丁巳

卒元

以書畫葉放居加開賦大德壬寅年四十六推之

陳縵山八十七 天祥

生紹定三年庚寅

張養浩雲莊類稿

卒元延祐三年丙辰

雷齊賢七十二 思齊

生宋紹定三年庚寅

清容集參易圖通變序

卒元大德五年辛丑

黃四如八十二 仲元

生宋紹定四年辛卯

四如集附錄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七

卒元皇慶元年壬子

郭若思八十六 守敬

元文類

生宋紹定四年辛卯

卒元延祐三年丙辰

劉正仲六十九 莊孫

清容集

生宋端平元年甲午

卒元大德六年壬寅

閻子靜七十七 復

袁清容集

生宋端平三年丙申

卒元皇慶元年壬子

單君範六十七 庚金

生宋嘉熙三年己亥

卒元大德九年乙巳

彭魯叔六十一 絲

生宋嘉熙三年己亥

卒元大德三年己亥

申齋集

劉水雲八十 堦

生宋嘉熙四年庚子

卒元延祐六年己未

水雲村堦稿附

何北山八十一 基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八

生淳熙十五年戊申

卒咸淳四年戊辰

方韶卿八十二 鳳

生宋淳祐元年辛丑

卒元至治二年壬戌

柳貫待制集

張師道六十一 伯淳

生宋淳祐二年壬寅

卒元大德六年壬寅

養蒙集附錄

滕仲禮五十四 安上

生宋淳祐二年壬寅

姚牧菴集

卒元貞元年乙未

李甫山八十七海孫

生宋淳祐三年癸卯

黃文獻集

卒元天曆二年己巳

王肯堂六十六構

生宋淳祐五年乙巳

清容集

卒元至大三年庚戌

李仲賓七十六衍

生宋淳祐五年乙巳

蘇天爵滋
溪文稿

卒元延祐七年庚申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九

趙玉淵五十必瑒

生宋淳祐五年乙巳

秋曉覆韻集附錄

卒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熊與可七十八朋來

生宋淳祐六年丙午

道園學古錄

卒元至治三年癸亥

史蒙卿六十景正

生宋淳祐七年丁未

清容集

卒元大德十年丙午

葉宗瑞八十五瑞

生宋淳祐七年丁未

至正集

卒元至順二年辛未

劉熙載八十一廣

生宋淳祐八年戊申

道園學古錄

卒元致和元年戊辰

高克恭六十三彥敬

生宋淳祐八年戊申

鄧巴西集

卒元至大三年庚戌

胡雲峯八十四炳文

生宋淳祐十年庚戌

雲峯集附錄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十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王南稜八十炎澤

生宋寶祐元年癸丑

黃文獻集

卒元至順三年壬申

任松鄉五十七士林

生宋寶祐元年癸丑

松鄉集附錄

卒元至大二年己酉

杜行簡七十牧

生宋寶祐三年乙卯

撫待制集

卒元泰定元年甲子

陳秋巖四十五 宜甫

生宋寶祐三年乙卯

張養蒙集

卒元大德三年己亥

陸牆東八十五 文圭

生宋寶祐四年丙辰

牆東類稿以咸淳九年十八推之

卒元至元六年庚辰

曹士宏五十二 毅

生宋開慶元年己未

清容集

卒元至大三年庚戌

蒲順齋七十七 道源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十一

生宋景定元年庚申

順齋附錄 叢稿附錄

卒元至元二年丙子

汪古逸七十八 炎利

生宋景定二年辛酉

宋學士集

卒元至元四年戊寅

黃仲正五十四 叔雅

清容集

生宋咸淳三年丁卯

卒元延祐七年庚申

伏山村 遠

以方回送山村為深陽教授序推之當生于宋景定二年

卒

袁靜春四十五 易

生宋景定三年壬戌

黃文獻集

卒元大德十年丙午

齊伯恒六十七 履謙

生宋景定四年癸亥

滋溪文稿

卒元天曆二年己巳

黃長孺八十一 正孫

生宋咸淳元年乙丑

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五年乙酉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十一

倪仲深七十八 淵

生宋咸淳元年乙丑

東維子集 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二年壬午

龔子敬六十六 璜

生宋咸淳二年丙寅

黃文獻集

卒元至順二年辛未

韓明善七十六 性

生宋咸淳二年丙寅

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元年辛巳

王昭甫六十 昌世

生宋咸淳四年戊辰

黃文獻集

卒元泰定四年丁卯

程晉輔七十八 鄉

生宋咸淳五年己巳

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六年丙戌

徐和甫六十五 泰亨

生宋咸淳五年己巳

黃文獻集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張希孟六十一 養浩

生宋咸淳五年己巳

雲莊類稿
附神道碑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卒元天曆二年己巳

程敬禮七十五 端禮

生宋咸淳七年辛未

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五年乙酉

潘仲德四十二 宗佑

生宋咸淳七年辛未

雲莊歸
田類稿

卒元皇慶元年壬子

楊仲弘五十三 載

生宋咸淳七年辛未

黃文獻集

卒元至治三年癸亥

王傅朋六十五 肖翁

生宋咸淳八年壬申

黃文獻集

卒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黃彥實五十五 叔英

生宋咸淳九年癸酉

黃文獻集

卒元泰定四年丁卯

汪叔志八十三 澤民

生宋咸淳九年癸酉

宋學士集

卒元至正十五年乙未

王儀伯六十二 詰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生宋德祐元年乙亥

滋溪文稿

卒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程願學六十一 希聖

生宋景炎元年丙子

趙汝東山集

卒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曾務光五十三 嚴卿

生宋景炎元年丙子

黃文獻集

卒元致和元年戊辰

黎以常六十八 立武

生宋

吳文正集

卒元

吾子行四十 衍

生

半軒集

卒元至大四年辛亥

陳君采八十八 樵

生宋祥興元年戊寅

宋學士集

卒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劉藏春五十九 秉忠

生金貞祐四年丙子

藏春集附墓誌

卒元至元十一年甲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五

王黃華五十二 庭筠

生金天德三年辛未

遺山集黃華墓碑

卒金泰和二年壬戌

趙庭玉六十八 思文

生金大定四年乙酉

遺山集

卒金天興元年壬辰

楊之美五十九 雲翼

生金大定十年庚寅

遺山集

卒金正大五年戊子

王從之七十 若虛

生金大定十四年甲午

遺山集

卒宋淳祐三年癸卯

陳子颺八十五 廣

生金明昌元年庚戌

雪樓集

卒元至元十一年甲戌

陳子京六十八 庚

生金明昌五年甲寅

雪樓集

卒元中統二年辛酉

祝蕃遠六十二 著

生至元十三年丙戌

俟菴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六

卒至正七年丁亥

徐耕道七十四 元得

生至元十七年庚辰

剡源集

卒至正十三年癸巳

吳子善六十九 福孫

生至元十七年庚辰

黃文獻集

卒至正八年戊子

曾巽翁四十九 巽

生至元十九年壬午

道園學古錄

卒至順元年庚午

李遵道四十七士行

生至元十九年壬午

滋溪文稿

卒天曆元年戊辰

吳正傳六十二師道

生至元二十年癸未

宋學士集

卒至正四年甲申

朱子方七十四隱老

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林登州集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孔世平五十七壽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生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黃文獻集

卒至正二年壬午

楊元誠七十七瑀

生至元二十二年乙酉

東維子集

卒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岑靜能七十安卿

生至元二十二年丙戌

栲栳集附錄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黃元鎮七十五鎮成

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秋聲集附錄

卒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熊萬初六十六本

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宋學士集

卒至正十三年癸巳

劉維實七十五鶚

生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權實集附錄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張子長五十七樞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黃文獻集

卒至正八年戊子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陳叔方七十植

生至元三十年癸巳

鄭元祐僑吳集

卒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楊方塘五十八維翰

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東維子集

卒至正十一年辛卯

李希遠七十三那

生

雲陽集序

卒明洪武初年

唐子文五十二林

生元貞二年丙申 佩玉齋類稿

卒至正七年丁亥

唐子華六十九歲

生 吳興藝文補

卒至正末年

郭天錫五十五歲

生大德五年辛丑 歷代名人年譜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蘇昌齡六十九歲

生元貞二年丙申 東維子集

主續疑年錄 卷之五 九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吳孟思五十八歲

生大德二年戊戌 劉誠意集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周伯溫七十二歲

生元大德二年戊戌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鄭師山六十一歲

生大德二年戊戌 師山集 附行狀

卒至正十八年戊戌

黃菊泉七十一歲

生元大德四年庚子 明文衡 八十三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王叔載七十七歲

生元大德四年庚子 明文衡 八十四

卒明洪武九年丙辰

周正道八十三歲

生元大德五年辛丑 續吳都 文粹

卒明洪武十六年癸亥

梁石門八十七歲

主續疑年錄 卷之五 十 石門集附錄

生元大德七年癸卯

卒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孔子升七十九歲

生元大德八年甲辰 蘇平仲集

卒明洪武十五年壬戌

陳海桑九十六歲

生元大德九年乙巳 海桑集附錄

卒明建文二年庚辰

陳仲行七十二歲

生元皇慶二年癸丑 楊東里集

續疑年錄卷五

卒明洪武十七年甲子

陳夷白五十七基

生元延祐元年甲寅

明刻入卷本夷白集附尤義撰傳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王子讓七十六禮

生元延祐元年甲寅

麟原集附錄孔公恂撰墓誌

卒明洪武二十一年己巳

朱君璧七十三玉

生至元三十年癸巳

朱珪名蹟錄

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三

郭義仲六十翼

生大德九年乙巳

名蹟錄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朱白雲六十三右

生延祐元年甲寅

補明本魏朱府君行狀

卒洪武九年丙辰

冷啟敬百餘歲

生元

無聲詩史

卒明永樂

王安道履

生元至順三年壬申

卒

林範軒七十七大同

以華山圖序洪武十六年見書畫乘攷

生元統二年甲戌

吳訥思菴文粹

卒永樂八年庚寅

金文鼎七十六鈞

吳訥思菴文粹

生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卒正統元年丙辰

三續疑年錄卷之五

三

補遺

吳子善六十四 思齊

生宋嘉熙二年戊戌

宋學十集

卒元大德五年辛丑

同寬甫七十八 恕

生宋寶祐二年甲寅

逸民史

卒元至順二年辛未

孫履常七十三 轍

生宋景定三年壬戌

逸民史

卒元統二年甲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五 補遺

三五

杜伯原七十五 本

生宋景炎元年丙子

逸民史

卒元至正十年庚寅

陳子平六十七 謙

生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逸民史

卒至正十六年丙申

張子昭六十四 雯

生至元三十年癸巳

逸民史

卒至正十六年丙申

三續疑年錄卷之六

存

朱備萬七十二 善

生元延祐元年甲寅

明琬珍集上

卒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曾得之五十四 曾

生元延祐六年己未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劉子高六十一 崧

生元至治元年辛酉

明琬珍前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一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桂彥良六十七 德

生元至治元年辛酉

明文衡八十
五王景誌

卒明洪武二十年丁卯

王正仲六十五 行

生元至順二年辛未

半軒集附錄

卒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俞立菴七十一 貞木

生至順二年辛未

詩集小傳
參墨迹

卒建文三年辛巳

徐中山五十四 達

生元至順三年壬申

明琬炎集

卒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王常齋七十三 景

生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明琬炎集上

卒明永樂六年戊子

李思本四十六 文忠

生元後至元五年己卯

明琬炎集

卒明洪武十七年甲子

劉夢藻三十三 蓮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二

生元至正七年丁亥

蘇平仲集

卒明洪武十二年己未

宋仲溫六十一 克

生泰定四年丁卯

歷代名人年譜

卒洪武二十年丁卯

黃如錫七十八 福

生元至正二十二年癸卯

東里續集 卷二十七

卒明正統五年庚申

周是修四十九 德

生元至正十五年乙未

東里集

卒明永樂元年癸未

陳仲完六十四 完

生至正十九年己亥

楊文敏集

卒永樂二十年壬寅

王仲縉四十一 縉

生元至正二十年庚子

明琬珍錄

卒明建文二年庚辰

何彥澤九十九 澄

生至元中

無聲詩史

卒正統中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三

陳思孝六十七 登

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東里集

卒明宣德三年戊申

蹇宜之七十三 義

生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楊文敏集

卒明宣德十年乙卯

劉季篔六十一 韶

生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東里集

卒明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趙彥如五十五 友同

生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東里集

卒明永樂十六年戊戌

林剛伯六十八復

生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明文衡 八十九

卒明宣德七年壬子

梁用之五十三潛

生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東里集

卒明永樂十六年戊戌

蕭伯玉四十九固

生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東里集

三續疑年錄卷之六

四

卒明永樂十三年乙未

虞伯益六十二謙

生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東里集

卒明宣德二年丁未

陳琴軒八十五澁

生洪武三年庚戌

琬珍前集

卒景泰五年甲戌

陳怡菴六十五繼

生洪武三年庚戌

楊東里集

卒宣德九年甲寅

陳叔遠五十七洽

生洪武三年庚戌

曾榮西墅文集

卒宣德元年丙午

金恥菴七十九剛

生洪武三年庚戌

抑菴集

卒正統十三年戊辰

吳敏德八十六訥

生洪武五年壬子

續文粹

卒天順元年丁丑

李時勉七十七懋

三續疑年錄卷之六

五

生洪武七年甲寅

王抑菴集

卒景泰元年庚午

胡潔菴八十九澁

生洪武八年乙卯

古穰集

卒天順七年癸未

柴仲輿六十七軫

生洪武八年乙卯

抑菴集

卒正統六年辛酉

袁靜思八十三忠

生洪武九年丙辰

明文衡 賢撰誌

卒天順二年戊寅

曹月川五十九端

生洪武九年丙辰

卒宣德九年甲寅

王時彥七十五英

生洪武九年丙辰

卒景泰元年庚午

李昌祺七十七頤

生洪武九年丙辰

卒景泰三年壬申

三續疑年錄

許文超五十六廓

生洪武十年丁巳

卒宣德七年壬子

沈公濟七十二遇

生洪武十年丁巳

卒正統十三年戊辰

陳克忠六十八鸞

生洪武十年丁巳

卒正統九年甲子

林尙黠五十誌

生洪武十一年戊午

卒宣德二年丁未

王尙德八十三驥

生洪武十一年戊午

卒天順四年庚辰

王希範四十一洪

生洪武十三年庚申

卒永樂十八年庚子

凌晏如五十三安然

生洪武十五年壬戌

三續疑年錄

卒宣德九年甲寅

龔大章八十六誦

生洪武十五年壬戌

卒成化三年丁亥

曾延年五十九鶴齡

生洪武十六年癸亥

卒正統六年辛酉

王元臯八十四翺

生洪武十七年甲子

卒成化三年丁亥

楊文敏集

古穰集

明文衡

王抑菴集

七

野古集附錄

東里集

明文衡

六

明琬炎錄前集

明文衡陳敬宗傳

楊文敏集

續吳都文粹卷三十九杜瓊誌

楊文敏集

熊元節五十 撰

生洪武十八年乙丑

明琬珍集前

卒宣德九年甲寅

周用珍五十七 瑤

生洪武十八年乙丑

續吳都文粹 卷三十九

卒正統六年辛酉

高世用七十 穀

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古穰集

卒天順四年庚辰

劉求樂五十二 球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八

生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明琬珍集後

卒正統八年癸亥

陸友仁四十三 輔

生洪武二十六年癸酉

楊文敏集 卷二十四

卒宣德十年乙卯

劉宗器六十五 鈗

生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古穰集

卒天順二年戊寅

劉時雨六十四 儼

生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古穰集

卒天順元年丁丑

胡若思八十三 儼

生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明史

卒正統八年癸亥

俞梅莊五十九 山

生建文元年己卯

古穰集

卒天順元年丁丑

張式之六十三 楷

生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明琬珍集後

卒天順四年庚辰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九

楊彥諡五十九 南

生建文二年庚辰

明琬珍集後

卒天順二年戊寅

聶壽卿五十五 大年

生建文四年壬午

抑菴集

卒景泰七年丙子

練從道七十六 綱

生建文四年壬午

明琬珍集後

卒成化十三年丁酉

祝惟清七十九 穎

生永樂三年乙酉 鮑巷家藏集

卒成化十九年癸卯

彭純道七十時

生永樂四年丙戌 明琬珍集後

卒成化十一年乙未

陳季昭九十二暹

生永樂三年乙酉 祝允明懷星堂集

卒弘治九年丙辰

李克述六十五紹

生永樂五年丁亥 明琬珍後集

王績疑年錄

卒成化七年辛卯

徐天全六十六有貞

生永樂五年丁亥 鮑巷集

卒成化八年壬辰

李原德五十九賢

生永樂六年戊子 篁墩集

卒成化二年丙戌

劉杲齋六十一定之

生永樂七年己丑 商輅文毅集

卒成化五年己丑

沈恒吉六十九恒

生永樂七年己丑 續吳都文粹卷四十

卒成化十三年丁酉

劉廷美六十三珏

生永樂八年庚寅 完庵集後附墓誌銘

卒成化八年壬辰

夏時正八十八季爵

生永樂十年壬辰 王鏊震澤集

卒弘治十二年己未

鄭介菴五十三文康

三續疑年錄

生永樂十一年癸巳 平橋稿附錄

卒成化元年乙酉

王公度七十六功

生永樂十一年癸巳 瓊臺會稿

卒弘治元年戊申

商素菴七十二翰

生永樂十二年甲午 明琬珍集後

卒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姚大章六十夔

生永樂十二年甲午 明文衡卷九十七

卒成化九年癸巳

陳緝熙五十七 鑑

生永樂十三年乙未

抱菴集

卒成化七年辛卯

王宗貫九十三 恕

生永樂十四年丙申

李東陽懷麓堂集

卒正德三年戊辰

高逢源四十五 原

生永樂十六年戊戌

古穰集

卒天順六年壬午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十三

卞華伯六十九 榮

生永樂十七年己亥

古穰集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周公瓚六十九 瑒

生永樂十八年庚子

懷星堂集

卒弘治元年戊申

周拱謨七十二 義

生永樂十八年庚子

邱文莊集

卒弘治四年辛亥

閻邱用賓四十三 觀

生永樂十八年庚子

抱菴集

卒天順六年壬午

項盡臣八十二 忠

生永樂十九年辛丑

李東陽集

卒弘治十五年壬戌

任克誠八十二 道

生永樂二十年壬寅

抱菴家藏集

卒弘治十六年癸亥

韓襄毅五十七 雍

生永樂二十年壬寅

續吳郡文粹卷三十九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十三

卒成化十四年戊戌

柯竹岳五十一 潛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明瓊珍集

卒成化九年癸巳

林一鶴五十四 發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抱菴集

卒成化十二年丙申

趙於哲八十一 同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王震澤集

卒宏治十六年癸亥

姚雲東七十三級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明文海揚
循吉誌墓

卒宏治八年乙卯

王廷貴七十二與

生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謙齋文錄

卒宏治八年乙卯

劉樗菴八十一瀚

生洪熙元年乙巳

懷星堂集

卒宏治十八年乙丑

程源伊六十七宗

三續疑年錄卷之六

生宣德元年丙午

謙齋文錄

卒宏治二年巳酉

馬負圖八十五文升

生宣德元年丙午

明史

卒正德五年庚午

秦世纓八十紉

生宣德元年丙午

明文

卒宏治十八年乙丑

劉賓山七十二英

生宣德元年丙午

篁墩集

卒宏治十年丁巳

徐謙齋七十二溥

生宣德三年戊申

懷麓堂集

卒宏治十三年巳未

余士英六十一子俊

生宣德四年巳酉

懷麓堂集

卒宏治二年巳酉

閔朝瑛八十二珪

生宣德五年庚戌

震澤集

卒正德六年辛未

三續疑年錄卷之六

彭鳳儀六十六韶

生宣德五年庚戌

明琬琬集後

卒宏治八年乙卯

周翠渠八十九瑛

生宣德五年庚戌

林見素集

卒正德十三年戊寅

陳士賢五十八選

生宣德五年庚戌

龍菴集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楊維新六十守陳

生宣德五年庚戌

篋墩集

卒宏治二年己酉

耿好問六十七裕

謙齋文錄

生宣德五年庚戌

卒宏治九年丙辰

李貞伯六十三應祜

鞠菴集

生宣德六年辛亥

卒宏治六年癸丑

徐公肅七十三楷

懷麓堂集

生宣德六年辛亥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十六

卒宏治十六年癸亥

羅明仲七十二環

懷麓堂集

生宣德七年壬子

卒宏治十六年癸亥

汝行敏六十一訥

鞠菴集

生宣德八年癸丑

卒宏治六年癸丑

黃未軒七十四昭

未軒集附錄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正德三年戊辰

白廷儀六十九昂

懷麓堂集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宏治十六年癸亥

謝鳴治七十六鐸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正德五年庚午

傅白川六十八瀚

震澤集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宏治十五年壬戌

陸文量五十九容

七

生正統元年丙辰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鞠菴家藏集

卒宏治七年甲寅

陳愧齋五十九音

懷麓堂集

生正統元年丙辰

卒宏治七年甲寅

劉時雍八十一大夏

林見素集

生正統元年丙辰

卒正德十一年丙子

楊碧川七十七守陞

甬上耆舊詩

生正統元年丙辰

卒正德七年壬申

張亨父四十五 泰

生正統元年丙辰

明文海

卒成化十六年庚子

章德懋八十六 懋

生正統元年丙辰

黃佐泰泉集

卒正德十六年辛巳

張東白七十 元賴

生正統二年丁巳

懷麓堂集

卒正德元年丙寅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六

戴廷珍六十九 瑞

生正統二年丁巳

懷麓堂集

卒宏治十八年乙丑

楊敬甫六十 仕儼

生正統二年丁巳

謙齋文錄

卒宏治九年丙辰

華汝德七十七 理

生正統三年戊午

春容別集

卒正德九年甲戌

周伯常七十一 經

生正統四年己未

懷麓堂集

卒正德四年己巳

戴章甫七十一 冠

生正統七年壬戌

田集

卒正德七年壬申

陸廉伯五十四 簡

生正統七年壬戌

懷麓堂集

卒宏治八年乙卯

李世賢七十五 傑

生正統八年癸亥

鬱州遺稿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六

卒正德十二年丁丑

倪舜咨五十八 岳

生正統九年甲子

震澤集
宛菴集

卒宏治十四年辛酉

錢仁夫八十一 士宏

生正統十一年丙寅

東江家藏集

卒嘉靖五年丙戌

桑民懌五十七 悅

生正統十二年丁卯

楊循吉集

卒宏治十六年癸亥

屠元勳六十九勳

生正統十三年戊辰

東江家藏集

卒正德十一年丙子

呂秉子六十三憲

生正統十四年己巳

甫田集

卒正德六年辛未

文宗儒五十五林

生正統十年乙丑

續吳郡文粹

卒宏治十二年己未

徐子仁七十七霖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三

生

所見書畫錄

卒

謝于喬八十二遷

生景泰元年庚午

卒嘉靖十年辛卯

梁叔厚七十七儲

生景泰二年辛未

鬱州遺稿附

卒嘉靖六年丁亥

林見素七十六俊

生景泰三年壬申

見素集附錄

卒嘉靖六年丁亥

楊方震七十四廉

生景泰三年壬甲

羅整菴存稿

卒嘉靖四年乙酉

劉野亭七十二忠

生景泰三年壬申

明文海

卒嘉靖二年癸未

陳嘉言六十六策

生天順二年戊寅

邵寶春容堂集

卒嘉靖二年癸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三

楊介夫七十一廷和

生天順三年己卯

明文海趙貞吉誌墓

卒嘉靖八年己丑

毛憲清六十四澄

生天順四年庚辰

邵寶春容堂集

卒嘉靖二年癸未

吳南夫八十三鵬

生天順四年庚辰

又甫田集

卒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魯振子六十七鐸

生天順五年辛巳

黃佐泰泉集

卒嘉靖六年丁亥

周伯明八十倫

生天順七年癸未

甫田集

卒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毛維之八十三紀

生天順七年癸未

鈴山堂集

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靳文僖五十七貴

生天順八年甲申

震澤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三

卒正德十五年庚辰

張平山七十四路

生

明文海

卒

補遺

袁廷玉七十六

瑛

生元後至元元年乙亥

明史本傳
參珊瑚網

卒明永樂八年庚寅

廖安止六十三

莊

生永樂二年甲申

琬炎集

卒成化二年丙戌

邵二泉六十八

寶

生天順四年庚辰

桂夢誌墓見嚴
久能蕙榜雜記

卒嘉靖六年丁亥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六

補遺

三

三續疑年錄卷之七

存齋雜纂之四

歸安 陸心源剛甫編

余認齋六十四補

生成化元年乙酉

明文衡張岳撰碑

卒嘉靖七年戊子

陸玉崖六十六崑

呂構誌墓

生成化元年乙酉

卒嘉靖九年庚寅

夏敬夫七十三良朴

生成化二年丙戌

東巖集附錄

三續疑年錄卷之七

一

卒嘉靖十七年戊戌

豐原學七十熙

生成化四年戊子

黃佐泰泉集參明史

卒嘉靖十六年丁酉

鄭山齋七十二岳

生成化四年戊子

山齋集附錄

卒嘉靖十八年己亥

胡永清六十二世甯

生成化五年己丑

雲村集

卒嘉靖九年庚寅

陳魯南七十沂

顧璘誌墓

生成化五年己丑

卒嘉靖十七年戊戌

徐伯臣七十七獻忠

弇州山人稿

生成化五年己丑

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方元素七十七太古

弇州山人稿

生成化七年辛卯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周約菴七十四金

三續疑年錄卷之七

二

生成化九年癸巳

荆川集

卒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許廷美七十六讚

鈴山堂集

生成化九年癸巳

卒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黃子和八十衷

泰泉集

生成化十年甲午

卒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劉南坦八十八麟

清惠集附

生成化十年甲午

卒嘉靖四十年辛酉

陳文鳴六十七鳳梧

苑洛集

生成化十一年乙未

卒嘉靖二十年辛丑

潘竹澗五十七希曾

竹澗集附錄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十一年壬辰

邊華泉五十七貢

華泉集附錄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十一年壬辰

三續疑年錄卷之七

三

朱升之五十應登

李夢陽集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卒嘉靖五年丙戌

陳思獻六十九珠

東岩集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許伯台七十九相卿

雲村集附錄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卒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林德敷一百四春澤

生成化十六年庚子

詩集小傳

卒萬曆十一年癸未

李夢弼六十四廷相

鈴山堂集

生成化十七年辛丑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陳棟塘九十一良謨

弁州四部稿

生成化十八年壬寅

卒隆慶六年壬申

魏莊渠六十一枝

天目山房集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三續疑年錄卷之七

四

卒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張常甫六十一邦奇

鈴山堂集

生成化二十年甲辰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孫貞甫八十一承恩

無聲詩史不著卒年以宏治甲子年二十推之

生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鄭少谷三十九善夫

少谷集附錄

生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卒嘉靖二年癸未

朱損巖六十七湖

生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天馬山房集附錄

卒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黃得之七十五

魯曾

生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皇甫汭集

卒嘉靖四十年辛酉

韓五泉三十六

邦靖

生宏治元年戊申

苑洛集

卒嘉靖二年癸未

李川甫七十九

濂

生宏治元年戊申

明文海陳柏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五

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謝樛仙

時臣

生宏治元年戊申

以書畫彙攷嘉靖二十六年年六十推之

卒嘉靖

皇甫子浚六十九

冲

生宏治三年庚戌

皇甫汭集

卒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陸子餘五十八

察

生宏治七年甲寅

陸子餘集附錄

卒嘉靖三十年辛亥

朱秋崖五十八

紉

生宏治五年壬子

續吳郡文粹卷四十

卒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謝茂秦八十一

橋

生宏治八年乙卯

巨史參四溟集

卒萬曆三年乙亥

吳純叔六十九

子孝

生宏治八年乙卯

皇甫汭集

卒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皇甫子循八十六

汭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六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續錄云年八十不著生卒今據歷代名人年譜補

卒萬曆十一年癸未

周南喬六十三

延

生宏治十二年己未

念菴集

卒嘉靖四十年辛酉

張莊僖六十八

永明

生宏治十二年己未

莊僖集附錄

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馬負圖七十三

一龍

生宏治十二年己未

明文海李春芳詩

卒隆慶五年辛未

王祿之六十八 穀祥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皇甫汭集

卒隆慶二年戊辰

李中麓六十八 開先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明文海殷士儋誌墓

卒隆慶二年戊辰

徐存齋八十一 階

生宏治十六年癸亥

弇州山人集

卒萬曆十一年癸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七

劉汝素六十九 繪

生宏治十八年乙丑

明文海張佳胤誌墓

卒萬曆元年癸酉

王仲山八十 問

生宏治

明文海王錫爵誌墓

卒萬曆

陸鼎儀五十 錢

生正統五六年間

懷麓堂集

卒宏治二三年間

許子春六十 應元

生正德元年丙寅

明文海侯一元誌墓

卒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沈青霞五十一 鍊

生正德二年丁卯

青霞集附錄

卒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張月鹿八十二 之象

生宏治九年丙辰

明文海莫如忠誌墓

卒萬曆五年丁丑

王槐野四十九 維楨

生正德二年丁卯

明文海瞿景淳誌墓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八

卒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皇甫子約五十七 濂

生正德三年戊辰

皇甫汭集

卒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莫子良八十一 如忠

生正德三年戊辰

明文海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趙景仁 時春

生正德四年己巳

歷朝詩集小傳

卒

王懋中三十八 立道

生正德五年庚午

具茨集附錄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慎山泉七十二 蒙

生正德五年庚午

弇州山人稿

卒萬曆九年辛巳

嚴敏卿七十四 訥

生正德六年辛未

弇州山人稿

卒萬曆十二年甲申

高肅卿六十七 拱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九

生正德八年癸酉

歷代名人年譜

卒萬曆七年己卯

俞仲蔚六十九 允文

弇州山人稿

卒萬曆七年己卯

吳峻伯五十六 維嶽

張太岳集

生正德九年甲戌

卒隆慶三年己巳

海剛峯七十四 瑞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

卒萬曆十五年丁亥

王學甫七十四 崇古

明文海

生正德十年乙亥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蔡白石五十 汝楠

沁園集

生正德十一年丙子

卒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陳海樵 鶴

明文海

生

卒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十

周叔夜四十七 思兼

明文海

生

卒嘉靖

徐中行六十二 子與

弇州山人集

生正德十二年丁丑

卒萬曆六年戊寅

陸伯川六十五 穩

徐階誌墓

生正德十二年丁丑

卒萬曆九年辛巳

文基聖六十九 肇胤

生正德十四年己卯

歷代名人年譜

卒萬曆十五年丁亥

余君房七十七寅

生正德十四年己卯

明文海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譚子理五十八綸

生正德十五年庚辰

明文海沈
箕仲誌墓

卒萬曆五年丁丑

王明遠七十九樵

生正德十六年辛巳

歷代名人年譜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十一

卒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潘印川七十五季

生正德十六年辛巳

明文海王
錫爵誌墓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朱石門八十旭

生嘉靖二年癸未

湖錄

卒萬曆三十年壬寅

顧研山六十六從義

生嘉靖二年癸未

明文海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袁魯望五十二尊尼

弇州山人稿

生嘉靖二年癸未

卒萬曆二年甲戌

郭鯤溟五十七諫臣

鯤溟集附錄

生嘉靖三年甲申

卒萬曆八年庚辰

張太岳五十八居正

太岳集附錄

生嘉靖四年乙酉

卒萬曆十年壬午

孫立峯七十嶽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十二

生嘉靖四年乙酉

越南星忠毅集

卒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魏確菴七十二學曾

亦玉堂集

生嘉靖四年乙酉

卒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張公路七十九名仕

詩集小傳

生嘉靖五年丙戌

卒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張鳳翼八十七伯起

逸民史

生嘉靖六年丁亥

卒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周以方五十八 子義

生嘉靖八年己丑

卒萬曆十四年丙戌

文元發六十 世

生嘉靖八年己丑

卒萬曆十六年戊子

沈仲化八十五 鯉

生嘉靖十年辛卯

卒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孫雪居七十九 克弘

生嘉靖十二年癸巳

卒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葉石洞六十四 春及

生嘉靖十一年壬辰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申汝默八十 時行

生嘉靖十四年乙未

卒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王百穀七十八 穉登

生嘉靖十四年乙未

卒萬曆四十年壬子

趙汝師六十二 用賢

生嘉靖十四年乙未

卒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王忠伯六十六 家屏

生嘉靖十七年戊戌

卒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溫一齋六十九 純

生嘉靖十八年己亥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卒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陳一齋七十七 弟

生嘉靖二十年辛丑

卒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沈純父七十 思孝

生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卒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馮開之四十八 夢禎

生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辰七十見馬洲蘭小傳以此推之當生于嘉靖十四年七月十八續錄未詳今據補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墓誌

無聲詩史

三

葉向高蒼霞草

明文海

孫繼皋宗伯集

葉向高撰神道碑

百谷卒于萬曆壬子見真蹟口錄萬曆甲

陳繼儒撰傳不著卒于何年以畫款萬曆癸卯署年七十一推之續錄以為生于萬曆卒于順治大誤

石洞集附錄

石洞集附錄

趙夢白七十八 南屏

生嘉靖三十年庚戌

以趙集自陳流天啟三年七月十四推之姜士受刻版啟

卒天啟七年丁卯

翁仁夫五十五 萬達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明文海翁公墓誌

卒萬曆四十年壬子

郭美命五十九 正城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墓碑

卒萬曆四十年壬子

李于田五十八 化龍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十五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墓誌

卒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張元長七十七 大復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墓誌

卒崇禎三年庚午

馬起莘八十二 從聘

生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明史

卒崇禎十一年戊寅

郝仲輿八十二 敬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明季北墅

卒崇禎十二年己卯

馮用韞四十六 琦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明文海沈一貫誌墓

卒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葉進卿六十九 向高

生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明史

卒天啟七年丁卯

董伯念三十六 嗣成

生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南潯志

卒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十六

南苳浦八十三 金仲

生嘉靖四十年辛酉

明史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丁長孺六十六 元薦

生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龍山集

卒崇禎元年戊辰

趙元度六十二 琦美

生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墓誌

卒天啟四年甲子

趙凡夫 宦光

生

明文海

卒天啟五年乙丑

顧大有七十五元慶

生

詩集小傳

卒

歸季思四十四子慕

生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高子遠書

卒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朱懋和七十三雙元

生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陸陸室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七

卒崇禎十一年戊寅

劉季晦六十九一燦

生隆慶元年丁卯

某氏墓碑

卒崇禎八年乙亥

陳大士七十五際泰

生隆慶元年丁卯

明文海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畢景曾七十日巖

生隆慶三年己巳

石隱園集附錄

卒崇禎十一年戊寅

張林宗七十三民表

詩集小傳

生隆慶四年庚午

卒崇禎十五年壬午

米友石萬鐘

倪文正集

生

卒崇禎二年戊辰

卓去病七十五爾康

墓誌

生隆慶四年庚午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六

補遺

曹良金九十三撰

畫史彙傳

生

卒

朱純卿五十七希孝

太岳集

生正德十三年戊寅

卒萬曆二年甲戌

文子長三十六元善

文氏譜

生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卒萬曆十七年己丑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補遺

九

王緜山四十四衡

生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姚瑩識小錄以緜山集序江陵奪情時年十五推之

卒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文曲轅七十二構

文氏譜

生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卒康熙六年丁未

文仲英八十三世光

文氏譜

生萬曆四十年壬子

卒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文與也七十二點

生崇禎六年癸酉

文氏譜

卒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文賓日六十一揆

生崇禎十四年辛巳

文氏譜

卒康熙四十年辛巳

三續疑年錄 卷之七 補遺

十

三續疑年錄卷之八

存齋雜纂之四

馮復京五十 嗣宗

歸安 陸心源剛甫編

生萬曆元年癸酉

墓誌

卒天啟二年壬戌

李忠文七十一 邦華

墓誌

生萬曆二年甲戌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劉式伯六十五 廷訓

明季北略

生萬曆二年甲戌

三續疑年錄卷之八

卒崇禎十一年戊寅

左浮邱五十一 光斗

黃漳浦集鄒維璉撰蒼嶼左公墓誌

生萬曆三年乙亥

卒天啟五年乙丑

王淑士五十八 志堅

墓誌

生萬曆四年丙子

卒崇禎六年癸酉

張金銘六十九 慎言

施愚山史傳稿

生萬曆六年戊寅

卒順治三年丙戌

徐寶摩六十八 石麟

明文海陳子龍撰行狀

生萬曆六年戊寅

卒順治二年乙酉

張瀚伯六十七 伯鯨

雙燕堂集

生萬曆七年己卯

卒順治二年乙酉

臧明遠五十五 照如

戢山集

生萬曆七年己卯

卒崇禎六年癸酉

董遐周四十三 斯張

生萬曆十四年丙戌

南潯志

卒崇禎元年戊辰

賀景瞻六十五 仲軾

歲寒居文集

生萬曆八年庚辰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都季樂六十四 任

生萬曆八年庚辰

孫夏峯歲寒居集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陳靜生六十四 純德

明史

生萬曆九年辛巳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姜漢洲六十一 馮里

生萬曆十年壬午

明季北略

卒崇禎十五年壬午

劉復禮六十三 理順

生萬曆十年壬午

明史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陸嵩年六十三 明永

生萬曆十一年癸未

明季南略

卒順治二年乙酉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三

周景文四十三 順昌

生萬曆十二年甲申

年譜

卒天啟六年丙寅

施爾跋六十 那曜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黃漳浦集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顧麟士六十九 夢麟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南雷文定

卒順治十年癸巳

徐仲明五十七 世治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漳浦集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李磊石四十一 裕中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歲寒居文集

卒天啟五年乙丑

文啟美六十一 震亨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塔影園集

卒順治二年乙酉

馮元冲五十九 元颺

生萬曆十四年丙戌

南雷文定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四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呂介孺五十五 維祺

生萬曆十五年丁亥

安序堂集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陳木叔五十七 函輝

生萬曆十七年己丑

南疆逸史

卒順治二年乙酉

張元帖八十八 次仲

生萬曆十七年己丑

南雷文定

卒康熙十五年丙辰

顧重光七十五 天錫

愚山集

生萬曆十七年己丑

卒康熙二年癸卯

盧憲生五十八 元城

詩兼逸集

生萬曆十八年庚寅

卒順治四年丁亥

李仲達三十四 應州

墓碑

生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卒天啟六年丙寅

許玉重五十一 瓊

五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生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明季南略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高象先七十七 斗樞

南雷文定

生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卒康熙九年庚戌

張元美五十一 羅俊

歲寒居文集

生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張玉符五十二 國維

南疆逸史

生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卒順治二年乙酉

沈季明五十三 廷揚

生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沈寓白華 莊藏稿

卒順治四年丁亥

蕭尺木七十八 雲從

生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歷代名人年譜 參蕭尺木傳

卒康熙十二年癸丑

張受先五十三 采

生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明文海

卒順治五年戊子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六

杜紫峯八十 越

生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以康熙十八年年八十四推之見鶴徵錄

卒康熙

陳集生五十二 子壯

生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南疆逸史

卒順治四年丁亥

閔雪寰八十四 聲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南雷文定

卒康熙十九年庚申

楊龍友四十九 文總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以龍友山水移集崇禎己巳年三十三

卒順治二年乙酉

張仲美四十八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孫夏峯歲寒居集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徐九一四十九

年譜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卒順治二年乙酉

陳士業六十九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愚山集

三續疑年錄

卒康熙四年乙巳

王仲塢六十九

生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南雷文定

卒康熙六年丁未

左蘿石四十六

生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年譜

卒順治三年丙戌

史忠正四十餘

生

卒順治二年乙酉

吳慶百七十七

農祥集虛齋集

生萬曆三十年壬寅

卒康熙十七年戊午

許希俠四十四

朱柏廬集

生萬曆三十年壬寅

卒順治二年乙酉

黎美周四十五

蓮鬚閣集

生萬曆三十年壬寅

卒順治三年丙戌

李元仲八十五

魏季子集

生萬曆三十年壬寅

卒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萬吉人四十四

明史

生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卒順治三年丙戌

申孔嘉四十一

明史

生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沈明中六十九

塔影園集

生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卒康熙十年辛亥

孫碩膚四十四 嘉績

生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南雷文定

卒順治三年丙戌

徐徽之八十四 芳聲

生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毛西河集

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周子佩八十二 茂蘭

生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南雷文定

卒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九

傅青主八十二 山

生萬曆三十年壬寅

帶紅龔集附錄魏象樞詩

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朱康流六十六 胡璣

生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南雷文定

卒康熙九年庚戌

褚蒼書九十四 篆

生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蘇州府志

卒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朱長孺七十八 鶴齡

生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松陵詩徵

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林子野四十二 奎

生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歌巖文選

卒順治四年丁亥

吳志衍三十九 繼善

生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梅村集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朱昭芭四十六 明鑄

生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梅村文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十

卒順治九年壬辰

許君聘三十九 王家

生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歸愚文鈔

卒順治二年乙酉

殷仲汎三十八 淵

生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申兒盟集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沈耕岩六十九 壽民

生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南雷文定

卒康熙十四年乙卯

魏子一三十七 學源

生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南雷文定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黃端木六十五 向堅 尺牘小傳

生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卒康熙十二年癸丑

巢端明七十 鳴盛 張庚集

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卒康熙十九年庚申

陸桴亭六十二 世儀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上

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未賓王手抄文 潛先生行實

卒康熙十一年壬子

黃九煙七十 周星 湖錄

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卒康熙十九年庚申

凌龍翰三十四 朝 南疆逸史

生萬曆四十年壬子

卒順治二年乙酉

蔡仲光七十四 士京 蔡謙齋集附錄

生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卒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劉信繩五十二 約 南雷文定

生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卒康熙三年甲辰

祝開美三十二 淵 耿屺文選

生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卒順治二年乙酉

陳元倩三十三 潘夫 明史

生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卒順治三年丙戌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上

宋務裳六十 琬 名人年譜

生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卒康熙十二年癸丑

朱朗節四十七 士雅 曝書亭集

生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卒順治十七年庚子

徐逸亭七十 世臣 毛西河集

生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卒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蔡元曰二十九 道庵

生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明季北略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張子元三十三 家玉

生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南疆逸史

卒順治四年丁亥

劉節之三十一 孔和

生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帶經堂集

卒順治二年乙酉

文彥可七十五 從簡

生萬曆二年甲戌

畫徵錄參
文氏譜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圭

卒順治五年戊子

徐節之七十二 相齋

生萬曆中

曝書亭集

卒康熙初

羅飯牛八十餘 收

生

畫徵錄

卒

張穆之八十餘 穆

生

畫徵錄

卒

卜舜年三十一 孟預

畫徵錄

生天啟

卒順治

魯得之 山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以順治庚子畫款
署年七十六推之

卒康熙

高念東八十六 珩

生萬曆四十年壬子

歷代名人年譜

卒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王介祺七十 餘佑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古

生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王崑繩集

卒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柴省軒五十五 緝炳

省軒集附錄

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陸鯤庭二十九 培

南疆逸史

卒順治二年乙酉

汪魏美四十八 澗

南雷文定

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卒康熙四年乙巳

朱正泉六十 澤澤

生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墓誌

卒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沈朝思六十三 响

鮑塘亭集

生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卒康熙十八年己未

黎規曾八十 士宏

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託素齋集
附行述

卒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五

顧茂倫七十一 有孝

生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徐電發南
州草堂集

卒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周鄒山六十一 容

生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徐文駒師
經堂集

卒康熙十八年己未

申覺盟五十九 滿光

張文貞集

生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卒康熙十六年丁巳

劉崑石八十二 源濂

生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山文集

卒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王蕙齋七十四 夫之

生萬曆四十七年己未

船山遺書
附行述

卒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董若雨六十七 說

南陽志

生泰昌元年庚申

卒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張元著四十五 煥言

南雷文定

生泰昌元年庚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六

卒康熙三年甲辰

孫豹人六十八 校蕭

生泰昌元年庚申

澗堂後集
孫某跋

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馬宛斯五十四 驥

生泰昌元年庚申

梅村集

卒康熙十二年癸丑

顧黃公六十七 景星

生天啟元年辛酉

白茅堂集
附行述

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梅翟山七十五 清

生天啟三年癸亥

古文彙鈔

卒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任待菴七十 辰旦

生天啟三年癸亥

西河合集

卒康熙三十一年壬申

顧景范五十七 祖再

生天啟四年甲子

晚學齋集

卒康熙十九年庚申

宗子發七十三 元豫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七

生天啟四年甲子

冷士淵江
冷閣集

卒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徐蘋村九十 倬

生天啟四年甲子

德清續志以康熙十
二年年五十推之

卒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范觀公五十三 承謨

生天啟四年甲子

忠貞集附行述

卒康熙十五年丙辰

韓蓮廬七十九 純玉

生天啟五年乙丑

安序堂集

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注舟次六十四 樵

生天啟六年丙寅

曝書亭集
改堂文鈔

卒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馬朴公二十 純仁

生天啟六年丙寅

明季南略

卒順治二年乙酉

林同人八十八 侗

生天啟七年丁卯

福建通志
參年譜

卒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六

冷又涓八十三 士淵

生崇禎元年戊辰

蓄齋集

卒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傅壽髦五十六 眉

生崇禎元年戊辰

霜紅齋集

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王子雍七十六 熙

生崇禎元年戊辰

文貞集

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儲同人七十六 欣

生崇禎四年辛未

存研樓二集

卒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吳漢槎五十四 光霽

生崇禎四年辛未

秋菴集附錄

卒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儲遜菴五十一 方慶

生崇禎六年癸酉

寒松堂集

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毛會侯七十六 際可

生崇禎六年癸酉

以毛大可撰家傳子長君十年推之

三續疑年錄卷之八

九

卒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楊震伯七十九 无咎

生崇禎七年甲戌

尺牘小傳

卒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鄭谷口 篋

生

名人年譜

卒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金亦陶 祝

生

名人年譜

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熊青岳七十五 賜履

生崇禎八年乙亥

經義齋集附錄

卒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徐電發七十三 欽

生崇禎九年丙子

楓江樵父圖真迹題跋小傳

卒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冉蟬菴八十三 觀祖

生崇禎九年丙子

正誦堂集

卒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彭古愚六十八 鵬

三續疑年錄卷之八

三

生崇禎十年丁丑

福建通志

卒康熙四十三年甲申

稽留山四十 存仁

生崇禎十年丁丑

蒼峴山人集

卒康熙十五年丙辰

張樂圃七十二 英

生崇禎十年丁丑

澄懷園集

卒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陳聲士七十六 遷鶴

生崇禎十二年己卯

李光坡集
軒文編

卒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耿信公四十七 昭忠

澹園集

生崇禎十三年庚辰

卒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陳實齋八十一 說

先正事略

生崇禎十五年壬午

卒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康孟謀六十五 乃心

張大受匠門集

生崇禎十六年癸未

卒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主

補遺

徐元歎七十四 波

鷗波漁話

生萬曆十八年庚寅

卒康熙二年癸卯

侯忠節五十五 峒曾

年譜

生萬曆十九年辛卯

卒順治二年乙酉

王貞明六十二 節

畫史彙傳

生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卒順治十七年庚子

三續疑年錄 卷之八

補遺

主

杜于皇七十七 澹

望溪集茶村墓碣

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卒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王令子六十三 士譽

新城縣志

生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卒康熙十四年乙卯

侯幾道二十六 元演

仍貽堂集

生泰昌元年庚申

卒順治二年乙酉

居士貞六十 節

蘇州府志

三續疑年錄卷之九

存齋雜錄

歸安 陸心源

衛伯嚴五十七

既齋 李振裕 白石山房集

生順治二年乙酉

卒康熙四十年辛巳

周劬齋六十六

瑞 果堂集

生順治二年乙酉

卒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陶紫筍五十三

元 秦松齡 峴山人集

生順治三年丙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卒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姜學在六十三

實節 冷士涇 江冷閣集

生順治四年丁亥

卒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陳子文六十二

奕 名人年譜

生順治五年戊子

卒康熙四十八年己丑

邵念魯六十四

廷采 朱筠表墓

生順治五年戊子

卒康熙五十年辛卯

劉繼莊四十八

獻 王崑綸集

生順治五年戊子

卒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王無我八十餘

樹 以書致雍正入年 署年入十二推之

生順治六年己丑

卒雍正

嚴思菴六十四

虞 楊繩武 古 桐軒集

生順治七年庚寅

卒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李皇軒七十三

光 阜軒文編 附行狀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生順治八年辛卯

卒雍正元年癸卯

潘鐵廬七十四

天 鐵廬集附年譜

生順治十一年甲午

卒雍正五年丁未

胡滄曉八十二

豐 彭啟豐集

生順治十二年乙未

卒乾隆元年丙辰

勞麟書五十九

張 張甫集

生順治十二年乙未

卒康熙五十二年癸巳

李剛主七十五歲

生順治十六年己亥

年譜

卒雍正十一年癸丑

未南廬九十六歲

生順治十六年己亥

畫徵錄參
碧溪詩話

卒乾隆十九年甲戌

鄭芷畦七十餘歲

生順治十七年庚子

以湖錄序壬辰年五十三盛柳
堂文存雍正己酉病風推之

卒雍正

三續疑年錄卷之九

三

林吉人六十

信

生順治十七年庚子

林信樓學齋集

卒雍正

王秋史六十

幸

生順治十八年辛丑

歷代名人年譜

卒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王崑繩六十三歲

方望溪集

生順治五年戊子

卒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沈簡峯

崇敬

生

書徵錄

卒雍正三年乙巳

李鹿山八十四歲

福建通志

生康熙元年壬寅

卒乾隆十年乙丑

李世得四十四歲

榕村集

生康熙二年癸卯

卒康熙四十五年丙戌

馮伯陽七十九歲

鄭虎文吞
松閣集

生康熙二年癸卯

三續疑年錄卷之九

四

卒乾隆六年辛酉

杜紫綸七十一

詔

生康熙五年丙午

楊繩法古
柏軒集

卒乾隆元年丙辰

陸麟度五十六

師

生康熙六年丁未

淵雅堂集
陸公事狀

卒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黃唐堂八十一

之傳

生康熙七年戊申

唐堂集王永祺跋

卒乾隆十三年戊辰

勵令式六十四 延儀

生康熙八年己酉

澄懷閣集

卒雍正十年壬子

張衡臣八十四 延玉

在由致於泉文集

生康熙十一年壬子

卒乾隆二十年乙亥

蔣拙存七十二 衡

歷代名人年譜

生康熙十一年壬子

卒乾隆八年癸亥

王罕皆八十 步青

歷代名人年譜

王續疑年錄 卷之九

五

生康熙十一年壬子

卒乾隆十六年辛未

其佩

高且園

生

卒雍正十二年壬子

周芷巖八十九 顯

潛翠堂集

生康熙十四年乙卯

卒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鄂西林六十九 爾泰

鄂西林六十九 爾泰

生康熙十六年丁巳

小倉山房集 坊刻名臣傳

卒乾隆十年乙丑

顧玉亭七十 陳坊

沈起元敬亭集

生康熙十七年戊午

卒乾隆十二年丁卯

茅鈍叟七十一 星來

鈍叟文集 附行狀

生康熙十七年戊午

卒乾隆十三年戊辰

沈子大七十九 起元

光祿年譜

生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王續疑年錄 卷之九

六

陳秉之七十八 世信

先正事略

生康熙二十年辛酉

卒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高西園六十一 鳳翰

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以畫徵錄乾隆癸亥年六十一推之 汪啟淑續印人傳卒年六十一

卒乾隆八年癸亥

蔡聞之五十二 世遠

望溪集

生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卒雍正十二年甲寅

張默存七十 宗蒼

生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以畫效乾隆乙亥
署年七十推之

卒乾隆

莊復齋六十一 亨陽

生康熙三十五年丙寅

望溪集

卒乾隆十一年丙寅

岳容齋六十九 鍾琪

生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小倉山房文集

卒乾隆十九年甲戌

阮唐山六十三 葵生

生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翠經室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七

卒乾隆十四年己巳

金壽門七十八 農

生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學福齋集壽門
遺集十種序

卒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董東山七十一 邦達

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先正事略

卒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鮑西園五十九 鈔

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

鮑琦亭集

卒乾隆十三年戊辰

程綿莊七十七 延祚

生康熙三十年辛未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徐靈胎七十九 大業

生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芝庭先生集

卒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李虬仲六十 方膺

生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十九年甲戌

尹望山七十六 繼善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八

生康熙三十五年丙子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柏蘊臯六十九 謙

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玉芝堂集

卒乾隆三十年乙酉

方問亭七十 觀承

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葉石君六十七 樹蓮

生

潛園集

卒康熙

沈凡民七十一鳳

生康熙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

夏禮谷八十八之恭

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茹敦和集

卒乾隆五十年乙巳

程水南五十七嗣立

生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勉行堂集

卒乾隆九年甲子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九

法直方八十七坤宏

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韓夢周禮堂集

卒乾隆五十年乙巳

劉海峯八十三大樞

生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劉氏家譜

卒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劉爾鈍七十五統勳

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先正事略

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曹山五十三永年

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二林居士集

卒乾隆十六年辛未

陳星齋七十二兆崙

生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郭慶靈芬館集

卒乾隆三十六年辛卯

金槍門六十二德瑛

生康熙四十年辛巳

忠誠堂集

卒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彭芝庭八十四啟豐

生康熙四十年辛巳

小倉山房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

卒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黃松石五十一樹欵

生康熙四十年辛巳

潛研堂集

卒乾隆十六年辛未

祝人齋五十八津

生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張庚集

卒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曹地山七十七秀先

生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思餘堂輯稿

卒乾隆四十九年甲辰

劉繩菴六十三 綸

生康熙五十年辛卯

于敬中撰碑

卒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鄭板橋七十餘 燮

生康熙五十一年壬辰

江南通志選舉表參板橋詩鈔板橋家書

卒

張希周六十八 甄陶

生康熙三十二年癸巳

福建通志

卒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王惺齋七十三 元啟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一

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

復初齋集

卒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朱梅崖六十六 仕瑒

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魯山木集

卒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邵叔六五十二 齊燕

生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玉芝堂集附墓誌

卒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顧佩九七十三 鎮

生康熙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

馮孟亭八十三 浩

生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兩浙輶軒錄參秦瀛馮應榴墓誌

卒嘉慶六年辛酉

曹鴻書七十四 錫寶

生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知足齋集

卒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曹慕堂六十九 學閔

生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知足齋集

卒乾隆五十二年丁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一

高小槎八十四 不騫

生康熙

磨堂集

卒乾隆

竇東阜七十六 光鼎

生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小岷山人集

卒乾隆六十年乙卯

路慕堂八十二 學宏

生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初月樓集

卒嘉慶六年辛酉

丁希曾七十八 傳

生康熙六十一年壬寅

古文彙鈔

卒嘉慶四年己未

童二樹六十二

鈺

生雍正

小倉山房集

卒乾隆

汪大紳六十八

縉

生雍正三年乙巳

二林居士集

卒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戴未堂五十九

祖啟

生雍正三年乙巳

嚴長明求
歸草堂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三

卒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程易疇九十

瑤田

生雍正三年乙巳

文獻徵存錄

卒嘉慶十九年甲戌

朱石君七十六

珪

生雍正九年辛亥

年譜

卒嘉慶十一年丙寅

彭芸楣七十三

元瑞

生雍正九年辛亥

思餘堂集

卒嘉慶八年癸亥

王鴻起五十七

鳴韶

生雍正十年壬子

潛琴堂集

卒乾隆五十三年戊申

魯絜非六十三

九皋

生雍正十年壬子

惜抱軒集

卒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閻伊蒿四十五

循觀

生雍正二年甲辰

韓理堂集

卒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謝蘊山六十六

啟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西

生乾隆二年丁巳

惜抱軒集

卒嘉慶七年壬戌

錢魯斯七十五

伯明

生乾隆三年戊午

大雲山房集

卒嘉慶十七年壬申

丁小雅七十

杰

生乾隆三年戊午

鑑止水齋集

卒嘉慶十二年丁卯

孔體生四十五

繼涵

生乾隆四年己未

卒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董蔗林七十九 詒

生乾隆五年庚申

先正事略

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馮星實六十一 應粹

生乾隆六年辛酉

小峴山人集

卒嘉慶六年辛酉

蔣山堂五十三 仁

生乾隆八年癸亥

嚴久能悔庵學文

卒乾隆六十年乙卯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五

梁處素四十六 履繩

生乾隆十三年戊辰

抱經堂集

卒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宋芝山七十餘 碩菴

生乾隆十三年戊辰

以墨林今話嘉慶丁丑年七十推之

卒嘉慶

宋芷灣七十九 湘

生乾隆十三年戊辰

卒道光六年丙戌

蔡生甫八十七 之定

生乾隆十五年庚午

石雲山人集

卒道光十六年丙申

劉端臨五十五 台拱

生乾隆十六年辛未

發經堂集

卒嘉慶十年乙丑

祁鶴臯六十五 韻士

生乾隆十六年辛未

程侍郎集

卒嘉慶二十年乙亥

張查山七十二 瑤華

生乾隆十七年壬申

晚學齋集

王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六

卒道光三年癸未

成哲親王七十二

生乾隆十七年壬申

名人年譜

卒道光三年癸未

唐六枳七十五 仲冕

生乾隆十八年癸酉

名人年譜

卒道光七年丁亥

松湘浦八十二 筠

生乾隆十九年甲戌

先正事略

卒道光十五年乙未

張鱸江七十 士元

衍石齋稿

生乾隆二十年乙亥

卒道光四年甲申

凌次仲五十五 廷堪

學經室集

生乾隆二十年乙亥

卒嘉慶十四年己巳

吳山尊六十七 鼎

名人年譜

生乾隆二十年乙亥

卒道光元年辛巳

郝蘭皋六十九 懿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七

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名人年譜參明培
澤春秋說略序

卒道光五年乙酉

徐新田六十八 養原

錢儀吉徐君墓誌

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卒道光五年乙酉

姚秋農七十 文田

綠野齋集

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

卒道光七年丁亥

嚴炳文六十八 如燈

生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樂園集
附墓誌

卒道光六年丙戌

錢裴山五十三 楷

學經室集

生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卒嘉慶十七年壬申

王仲瞿五十八 曇

定菴集

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錢叔美八十二 杜

程序伯文集

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卒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六

嚴鐵橋八十二 可均

嚴氏譜

生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卒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郎蘇門七十七 葆辰

郎氏譜

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卒道光十九年己亥

姜曉泉五十八 璠

墨林合話

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卒道光元年辛巳

洪筠軒 頤崖

生乾隆三十年乙酉 以道光十三年六十九推之

卒道光

陳玉方五十六 希祖

生乾隆三十年乙酉

梅麓文鈔

卒嘉慶二十五年庚辰

姚鏡塘六十一 學坡

生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姚氏譜

卒道光六年丙戌

王伯申六十九 引之

生乾隆三十一年丙戌

定菴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九

卒道光十四年甲午

臧拜經四十五 庸

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學經室集

卒嘉慶十六年辛未

吳仲倫七十四 德旋

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亥

姚椿晚學齋集

卒道光二十年庚子

陳碩士六十八 用光

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石經閣集

卒道光十五年乙未

張秋水八十三 鑑

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南潯鎮志

卒道光三十年庚戌

朱幹臣七十二 桂棟

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行述

卒道光十九年己亥

許周生五十一 宗彥

生乾隆三十三年戊子

左海文集

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湯敦甫八十四 金釗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十

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行述

卒咸豐六年丙辰

朱尚坡八十二 海

生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柏嶼集

卒道光三十年庚戌

洪百里四十六 震堯

生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筠軒文鈔

卒嘉慶二十年乙亥

高爽身七十一 璣

生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黃安濤真存 益齋文編

卒道光十九年己亥

嚴修能四十五 元照

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章綬衡嚴先生傳

卒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齊梅麓六十八 彥德

生乾隆三十九年甲午

齊玉溪述

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沈文起五十七 欽乾

生乾隆四十年乙未

王濬文集

卒道光十一年辛卯

二續疑年錄 卷之九

三

鄧嶠筠七十二 廷棟

生乾隆四十年乙未

行述

卒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朱于庭八十五 翔鳳

生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卒咸豐十年庚申

胡墨莊五十七 承琪

生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胡培華撰墓誌銘

卒道光十二年壬辰

臧福員三十 福堂

生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鐵橋漫稿

卒嘉慶十年乙丑

鄧洲阜七十五 顯鶴

生乾隆四十一年丁酉

曾文正集

卒咸豐元年辛亥

湯雨生七十六 貽汾

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行述

卒咸豐三年癸丑

陶雲汀六十二 澍

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年譜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三

卒道光十九年己亥

錢同六三十八 偁

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

晚學齋集

卒嘉慶二十年乙亥

李芝齡六十八 宗助

生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栢嶼山房集

卒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張鐵市四十 海珊

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馮金釗撰墓誌銘

卒道光元年辛巳

夏蔭谷四十六 之鼎

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翠林今話

卒道光七年丁亥

林少穆六十六 則徐

行述

生乾隆五十年乙巳

卒道光三十年庚戌

梅柏峴七十一 曾亮

栢峴集朱琦跋

生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卒咸豐六年丙辰

陳碩甫七十八 與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畫

生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行述

卒同治二年癸亥

翁小海六十 礎

小蓬海詩集跋

生乾隆五十五年庚戌

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錢警石七十三 泰吉

宗稷辰躬
毗齋集

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卒同治二年癸亥

董方立三十三 祐誠

養一齋集

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卒道光三年癸未

龔定菴五十 自珍

行述

生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卒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吳甄甫六十三 文鎔

年譜

生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卒咸豐四年甲寅

駱額門七十六 秉章

行述

生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卒同治六年丁卯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畫

魏默深六十三 源

生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先正事略參
聖武記序

卒咸豐六年丙辰

包慎伯八十一 世臣

闕氏仲韓述

生乾隆四十年乙未

卒咸豐五年乙卯

郭蘭石四十八 尙先

家傳

生乾隆五十年乙巳

卒道光十二年壬辰

張石洲 穆

生

卒道光三十年庚戌

王子槐六十八 茂蔭

翰泉張氏說

生嘉慶三年戊午

卒同治四年乙丑

沈子敦四十三 其

南潯鎮志

生嘉慶三年戊午

卒道光二十年庚子

何子貞七十五 紹基

行述

生嘉慶四年己未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畫

卒同治十二年癸酉

吳讓之七十二 熙載

生嘉慶四年己未

卒同治九年庚午

徐君青六十一 有玉

行述

生嘉慶五年庚申

卒咸豐十年庚申

汪叔明七十八 昉

生嘉慶五年庚申

卒光緒三年丁丑

勞士六十 熙

生嘉慶六年辛酉

卒咸豐十年庚申

張星白六十一 錫庚

生嘉慶六年辛酉

卒咸豐十一年辛酉

費曉樓四十九 丹旭

生嘉慶七年壬戌

卒道光三十年庚戌

吳子序六十二 嘉賓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畫

生嘉慶八年癸亥

卒同治三年甲子

章紫伯七十二 綬銜

生嘉慶九年甲子

卒光緒元年乙亥

戴謬士五十五 煦

生嘉慶十一年丙寅

卒咸豐十年庚申

朱伯韓 琦

生嘉慶

求自得之室
文集序跋

行述

浙江忠義錄

卒咸豐十一年辛酉

呂鶴田

賢基

生嘉慶

卒咸豐三年癸丑

周蓮伯五十五

學源

生嘉慶十二年戊辰

行述

卒同治元年壬戌

馮景亭六十六

桂芬

生嘉慶十四年己巳

墓誌

卒同治十三年甲戌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毛

徐亦才五十三

嘉

生嘉慶十五年庚午

敘帚齋年譜

卒同治元年壬戌

邵位西五十二

懿辰

生嘉慶十五年庚午

卒咸豐十一年辛酉

羅仲嶽五十

澤南

生嘉慶十二年丁卯

曾文正集

卒咸豐六年丙辰

曾滌生六十二

國藩

生嘉慶十六年辛未

卒同治十一年壬申

莫子德六十一

友芝

生嘉慶十六年辛未

高亭遺詩

卒同治十年辛未

江岷樵四十二

志源

生嘉慶十七年壬申

年譜

卒咸豐三年癸丑

胡詠芝五十

林翼

生嘉慶十七年壬申

文忠遺集

三續疑年錄

卷之九

天

卒咸豐十一年辛酉

何丹畦二十九

桂珍

生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曾文正集

卒咸豐五年乙卯

李延菴四十一

續賓

生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曾文正集

卒咸豐八年戊午

補遺

焦廣期七十六 袁熹

生順治十七年庚子

以婁縣志雍正三年六十六推之

卒雍正十三年乙卯

孔蘭堂六十三 毓圻

生順治十八年辛丑

孔氏譜

卒雍正元年癸卯

王麟照七十六 國炳

項齡子康熙三十八年舉人婁縣志

生

卒

主續疑年錄卷之九 補遺

无

唐改堂八十一 紹祖

生康熙八年己酉

改堂文集序

卒乾隆十四年己巳

沈南季六十七 宗敬

生康熙八年己酉

畫史彙傳

卒雍正十三年乙卯

馬扶曦五十四 元馭

琴川新志

生

卒

陳廣言六十五 孝泳

生康熙五十四年乙未

婁縣志

卒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周耕崖六十九 廣業

生雍正八年庚戌

海昌備志

卒嘉慶三年戊午

韓理堂七十 夢周

生雍正七年己酉

太乙舟集

卒嘉慶三年戊午

陳無軒 焯

生雍正十一年癸丑

以蛟川文存嘉慶丙寅年七十四推之

主續疑年錄卷之九 補遺

三

卒嘉慶

高東井三十九 文照

生乾隆三年戊午

東井詩選後序

卒乾隆四十一年丙申

陸謹庭七十八 恭

生乾隆六年辛酉

三松堂集

卒嘉慶二十三年戊寅

莊葆琛六十七 述祖

生乾隆十五年庚午

養一齋集參珍藝文鈔

卒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陳仲魚六十五

生乾隆十八年癸酉

海昌備志參士禮居題跋

卒嘉慶二十二年丁丑

楊傳九六十三

鳳苞

生乾隆十九年甲戌

勞季言述

卒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黃堯圃口口口

不烈

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以道光五年六十三推之

卒道光

袁綬階四十七

廷樞

三續疑年錄卷之九補遺

三

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戈宙半樹齋集

卒嘉慶十五年庚午

鮑覺生六十三

桂星

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太乙舟集

卒道光六年丙戌

方植之八十

東樹

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柏堂集

卒咸豐元年辛亥

陸禔生六十三

繼簪

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養一齋集

卒道光十四年甲午

陸邵文六十口

耀通

生乾隆

同上

卒道光十六年丙申

洪孟慈四十四

餘孫

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同上

卒嘉慶二十一年丙子

姚春木七十七

椿

生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沈日富撰行狀

卒咸豐三年癸丑

三續疑年錄卷之九補遺

三

劉孟塗四十一

開

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姚元之撰傳載孟塗集

卒道光九年辛巳

胡載屏六十八

培翠

生乾隆四十七年壬寅

研六室文鈔附行狀

卒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潘功甫六十一

曾沂

生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顯志堂集

卒咸豐二年壬子

三續疑年錄卷之十

存齋雜纂之四

歸安 陸心源剛甫編

閨秀

衛茂猗七十八 錄

張懷慶書斷

生泰始八年壬辰

卒永和五年己酉

清照

李易安

生元豐四年辛酉

以金石錄序紹興二
年年五十二推之

卒

管仲姬五十八 道昇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一 趙松雪集魏
國夫人墓誌

生宋景定三年壬戌

卒元延祐六年己未

鄭正淑三十 九端

元鑾小傳

生泰定四年丁卯

卒至正十六年丙申

馬湘蘭五十七 守真

詩集小傳

生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卒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葉瑤期十七 小鸞

疎香閣集

生萬曆四十三年丙辰

卒崇禎五年壬申

皆湘靈二十九 瑞瑟

詩集小傳

生隆慶六年壬申

卒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文端容四十 淑

趙靈均墓誌

生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卒崇禎七年甲戌

蔡潤玉八十三 玉卿

福建通志參
名人年譜

生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卒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二

李是菴七十餘 田

生萬曆

以詩集小傳隨前無
奇十五年無奇辛後
守節四十
年難之

卒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陳南樓七十七 書

小倉山房集錢文端
公碑參墨林今話

生康熙四十年辛巳

卒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梁梅君八十九 瑛

錢竹汀黃
松石墓誌

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

卒乾隆六十年乙卯

方白蓮四十八 婉儀

生雍正十年壬子

復初齋集

卒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金五雲三十六

禮瀛

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墨林今話

卒嘉慶十二年丁卯

唐冰心三十一

蕙叔

生康熙六年丁未

畫史彙傳

卒康熙三十六年丁丑

李又淑八十一

靜芳

生康熙七年戊申

畫史彙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三

卒乾隆十三年戊辰

鍾文貞六十六

若玉

生乾隆二年丁巳

畫史彙傳

卒嘉慶七年壬戌

薩克達氏六十一

介眉

生乾隆三十二年丁亥

英和悼亡詩

卒道光七年丁亥

馬江香八十一

荃

畫史彙傳

生

卒

釋道

釋道林五十三

文通

生晉建興二年甲戌

慧皎高僧傳

卒太和元年丙寅

釋智永近百歲

法書要錄

生齊末梁初

卒唐貞觀中

釋辨才八十餘

法書要錄

生梁

卒唐貞觀中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四

釋藏真六十一

儀素

生開元十三年乙丑

歷代名人年譜

卒貞元元年乙丑

清書

釋皎然

贊甯高僧傳

生

卒貞元 年

釋靈一三十五

贊甯高僧傳

生開元十六年戊辰

卒寶應元年壬寅

杜聖賓八十四

光庭

生唐大中四年庚午

廣成集後序

卒後唐長興四年癸巳

釋靈澈七十一

生天寶五年丙戌

劉賓客集

卒元和十一年丙申

釋文舉七十四

常達

生貞元十七年辛巳

高僧傳

卒咸通十五年甲午

釋貫休八十一

德隱

生唐太和六年壬子

高僧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五

卒梁乾化二年壬申

釋贊甯八十二

生梁貞明四年戊寅

釋氏稽古略

卒宋咸平二年己亥

釋雪竇七十三

重顯

生太平興國五年庚辰

覺範僧寶傳

卒皇祐四年壬辰

釋鐔津六十六

契嵩

生景德四年丁未

鐔津集附
行業記

卒熙甯五年壬子

釋佛印六十七

了緣

生明道元年壬申

釋氏稽古略

卒元符元年戊寅

釋惠洪五十八

覺範

生熙甯四年辛亥

稽古略

卒建炎二年戊申

釋梵隆

生

陸游菁山
常照院記

卒紹興中

杜處逸八十二

道堅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六

生宋嘉定十五年壬午

趙松雪集
杜真入碑

卒元大德七年癸卯

釋西白七十六

希陵

生宋淳祐七年丁未

道園學古錄

卒元至治二年壬戌

釋元叟八十八

行端

生宋寶祐二年甲寅

足本黃文獻集

卒元至正元年辛巳

釋日觀

子溫

生宋

元詩選小傳

卒元

釋牧潛四十三 圓至

生宋寶祐四年丙辰

牧潛集方回序

卒元大德二年戊戌

釋中峯六十一 明本

生宋景定四年癸亥

元詩選小傳

卒元至治三年癸亥

查廣居四十六 居廣

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元詩選小傳

卒天曆二年己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七

釋一雲八十一 大同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釋筠巖九十 大節

生宋淳祐六年丙午

足本黃文獻集

卒後至元元年乙亥

薛元卿五十七 元曠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足本黃文獻集

卒至正五年乙酉

釋楚石七十五

生元貞二年丙申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應心齋八十一 珍

生大德五年辛丑

詩集小傳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釋朴隱六十七 元濬

生皇慶元年壬子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十一年戊午

釋存翁七十八 弘道

生延祐二年乙卯

詩集小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八

卒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釋竹菴五十九 懷渭

生延祐四年丁巳

宋學士集

卒明洪武八年乙卯

釋全室七十四 宗湧

生延祐五年戊午

全室外集附
宋濂撰塔銘

卒明洪武四年辛未

釋南洲八十二 溥洽

生至正五年乙酉

詩集小傳

卒明宣德元年丙午

釋西白四十七 萬金

生泰定四年丁卯

詩集小傳

卒洪武六年癸丑

釋麟洲

德祥

生元至正

詩集小傳

卒明永樂

張信甫五十

字初

生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

岷泉集附錄

卒明永樂八年庚寅

吳存李八十三

全節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九

生

卒

方方壺九十餘

從義

生元

釋守仁詩方壺老人年九十見歷朝詩集

卒明

釋夢觀

守仁

生

詩集小傳

卒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張復陽八十八

生永樂元年癸未

無聲詩史

卒宏治三年庚戌

釋蓮池八十一

殊亦

生嘉靖十四年乙未

詩集小傳

卒萬曆十三年乙卯

釋香公五十五

奄覺

生萬曆十二年壬午

詩集小傳

卒崇禎八年丙子

釋簡庵七十四

達真

生順治十二年乙未

婁縣志

卒雍正六年戊申

三續疑年錄 卷之十

十

釋于宋八十一

本光

生順治六年己丑

文氏族譜

卒雍正七年己酉

元祐黨碑宋立於文德殿之東壁蔡京書之也偽學逆籍作惡於韓侂胄頌行於天下者也然皆一時賢人君子遭厄被誣豈知實所顯揚諸君子之名於千萬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盡知今考參道命錄陶朱新錄等書分門共錄載之於左使後學之士一覽可知庶不至善善惡惡之顛倒也然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慶元之黨黃勉齋謂非黨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據而云熟史者證之海瑞識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序

行誥

元祐黨籍碑考附慶元偽學黨籍

明 瓊山海 瑞汝賢編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邊制揚功彰善瘴惡以昭先列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一

行誥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范純仁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張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已上竝元祐人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已上竝元符人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學海類編

一

元祐黨籍碑考

二

行詣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廷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禹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學海類編

一

元祐黨籍碑考

三

行詣

已上竝元祐人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已上竝元符人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敵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四 行詣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已上並元祐人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李之儀 范正平

楊琳 曹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祐

李新 衡鈞

袁公適 洪伯樂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五 行詣

王 察	趙 响
封覺民	胡端修
李 傑	李 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 芳	金 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 集	黃 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 漸	張 夙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鮮于綽	呂諒卿
王 貫	朱 紘
吳 朋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迥
價 固	何大受
箴	庶敏求
公望	曾 紆
上育	鄧忠臣
極	韓 治
六 行詣	

都 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綈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 肇	黃 遷
万俟正	許堯輔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楊 肱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 居	李 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 才	曹 盟
侯顯道	周遵道
林 膚	葛 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 交	張 溥
七 行詣	

許安修	劉吉甫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八	行詣
胡潛	董祥	張恕	陳井	洪芻	周諤
楊懷寶	倪直儒	蕭刑	趙鉞	滕友	江海
蔣津	王守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鄧允中	梁俊民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王陽	張裕	廖正一	李夷行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彭醇	梁士能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九	行詣
已上並元符人		李冰	王庭臣	王獻可	胡田
武臣二十五人		吉師雄	李愚	馬諗	王履
張巽	李備	吳休復	崔昌符	趙希夷	任濬
		潘滋	高士權	郭子旂	錢盛
		李嘉亮	李玠	趙希德	王長民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展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侁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侁 嚴守勲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十 行詣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邵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竝元符人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倘儻如子瞻或觸時

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買罪他可知已然子有疑焉

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皆以議新法罷去

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

石而不列黨籍呂公著韓維初時為安石延譽者也

曾布章惇阿權撫仕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

費黃履許垂簾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

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

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

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富歐范于度外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十一 行詣

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

則夫漢有恥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

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

脈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

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

而不及一石工耶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相 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蘭潭州帥 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 徐誼知臨安府

彭龜年吏部侍郎 陳傅良中書舍人

薛叔似戶部侍郎 章穎兵部侍郎

鄭湜刑部侍郎 樓鑰吏部侍郎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行詣

林大中吏部侍郎 黃由禮部尚書

黃輔兵部侍郎 何異禮部侍郎

孫逢吉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 吳祖儉太府寺丞

葉適太府卿 楊方秘書郎

項安世校書郎 李直校書郎

沈有開起居郎 曾三聘知潁州

游仲鴻軍器監簿 吳獵監察御史

李祥祭酒 楊簡國子博士

趙汝讜監左藏庫 趙汝談淮西府幹

陳峴校書郎 范仲黼著作郎

汪逵司業 孫元卿國子博士

袁燮太學博士 陳武國子正

田澹宗正丞 黃度右正言

張體仁太府卿 蔡幼學福建提舉

黃灝浙西提舉 周南池州教授

吳柔勝嘉興教授 王厚之江東提刑

學海類編 元祐黨籍碑考 行詣

孟浩知湖州 趙鞏知揚州

白炎震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 范仲壬知金州

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朝端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範並太學生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蔡元定

呂祖泰

學海類編

二

元祐黨籍碑考

古

行詣

元祐黨人傳十卷余友陸存齋觀燈撰黨
碑凡三百九人宋史有傳者不及百人或
附見而不盡詳且辨謗身又或漏不立傳
皆遍搜羣籍參伍考證必允必備可為勲
矣存齋甫四十即賦歸去來閉門著書十
餘年先後付梓不下數十種充其量甯止
等身已邪方蔡京用事時以一黨字錮棄

序

司馬諸賢其計甚巧夫人主深居九重與
外廷隔絕惟恐天下欺己羣天下之人而
有黨豈非所大恨然而黨實負於國家而
人主仇視焉何哉夫天生君子亦生小人
小人趨利而避害其利也陰陽百試必羅
致於一月而不令人之攘之其害也雖蔡
攸之於其父有相軋而無相袒君子不然

明知天下之大斷難一手一足為之治廣
引才德之士聯聲氣共功名以通上下之
情以平遠近之是非設遇失手之勢不可
以嘗試而至公至正之氣不肖稍有所遷
就疾起而與之角而人主之心益疑夫從
古豈有竊、涼、之君子哉不是之忍而小
人之言是聽是故宋祚之衰非衰於金人

序

之豐而衰於崇甯之黨禁不待杜鵑鳴於
洛陽識者已卜其不永矣厥後蔡京以於
潭州骨肉俱腐而黨碑光耀於無已果孰
得而孰失邪然則存齋此書不第闡諸賢
之幽抑亦宋以後之千秋金鑑也光緒己
丑冬十月楊峴拜序



元祐黨人傳凡例

- 一黨碑三百九人內宋史有專傳者凡七十八人附傳者三十四人節略史傳以省繁複
- 一宋史雖已附見而事蹟不詳者如趙彥若王汾吳安詩劉唐老范柔中韓治范正平蘇昞之類皆徧攷羣書補輯事迹
- 一如姚勛岑象求楊康國朱紱鄧忠臣秦希甫周綽楊瓌寶馬渭陳鄂蘇嘉尹材商倚李深李新陳并周鏐黃隱呂希績皆卓然可傳而宋史不為之立傳今為攷補不厭求詳

凡例

- 一宋史王鞏傳僅載其從東坡游魁山事殊非史體今採輯羣籍為之補傳
- 一鄭俠陳瓘史傳雖詳頗有舛誤今加參考別為之傳
- 一高遵裕卒于紹聖中與高遵恪決非一人神師道列元祐黨籍見宋史本傳碑有師極無師道當為師極改名並加審正
- 一趙令時史附燕懿王傳王古史附王素傳金石萃編以為無傳誤也今並增補事蹟
- 一黨禁始末別為一卷列于簡末

元祐黨人傳目錄

- 卷一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 卷二 曾任待制以上官
- 卷三 曾任待制以上官
- 卷四 餘官
- 卷五 餘官
- 卷六 餘官
- 卷七 餘官
- 卷八 餘官
- 卷九 武臣 內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 卷十

目錄

黨禁始末

目錄

二

元祐黨人傳 凡例 目錄 卷一

元祐黨人傳卷第一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傳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生七歲如成人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實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同知諫院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權翰

祐

林學士光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拜樞密副使光辭抗章至七八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為君實也哲宗立為門下侍郎能保甲諸法拜尚書左僕射罷青苗復常平法元祐元年九月薨年六十六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清忠粹德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章惇蔡京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元

三七七

符末復太子太保崇甯元年降右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文彥博傳

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樞密

祐一

二

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鑄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旬日賊潰檻送則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詣官掖介既貶彥博亦罷知許州至和二年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明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密禁不可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留宿殿廬衆心以安久之以同平章事判河南英宗即位入為樞密使熙甯中以論市易為王安石所惡拜司空判河陽元豐

二年拜太尉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荐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命平章軍國重事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元符末復太師崇甯元年降太保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諡曰忠烈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呂公著傳

呂公著字晦叔以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熙甯初知開封府明年為御史中丞王安石方行青苗法

祐一

三

公著極言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安石滋怒誣以罪出知穎州元豐元年為端明殿學士哲宗立陳君道十事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尚書左僕射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著獨當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為學經義參用古今儒說毋得專取王氏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明年二月薨贈太師中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再貶建

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
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
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事蹟詳宋史本傳

呂大防傳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父葬藍田遂家焉進
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于澗大防用
考工水地置泉之法疏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英宗
立自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綱紀賞罰未
厭四方之望者五年京師大水陳八事神宗立歷知
制誥元豐初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哲

祐一

四

宗立爲翰林學士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超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不植朋黨與范純仁同心戮
力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
位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商
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
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
事爲誣詆徙安州紹聖四年貶舒州團練副使循州
安置至虔州病薨年七十一徽宗卽位復其官崇甯
元年詔宣仁寢疾彌留永泰陵年已及冠而大防委
政闕寺莫肯以復辟爲言降太中大夫高宗紹興初

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愨事蹟詳宋史
本傳

劉摯傳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
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
河朔三台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無所好也才月餘
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及入見神宗問卿從學
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
學不識安石也既論率錢助役十害執憲數月百僚
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誨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連

祐一

五

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六年拜尚書右僕射爲朋黨
奇中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知鄆州紹聖初來之邵周
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
南京蘄州居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
新州安置至數月以疾卒復遭謗免其子官與家屬
徙英州凡三年死于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
復摯大中大夫崇甯元年降朝議大夫後又復觀文
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事蹟
詳宋史本傳

范純仁傳

楊仲良紀
事本末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吳縣人以父仲淹任為太常寺太祝中元祐元年進士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覲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以簪作佐郎知襄城縣論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簪作林哲宗立除給事中元祐初進吏部尚書二年拜右僕射章惇相純仁堅請去遂知穎昌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疏申理忤惇意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

祐一

六

以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一宮使純仁乞歸許養疾建中靖國改元元旦受家人賀明日熱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崇甯元年奪諡告二年毀碑事蹟詳宋

史本傳 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韓忠彥傳

韓忠彥字師朴琦子以父任為將作監簿後舉進士元祐中為戶部尚書遷知樞密院事哲宗蒞政更用大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以用兵南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

至是言者以為言紹聖四年詔忠彥助誣民之浮說行蹙國之匪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大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渚州謫崇信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渚郡謫磁州團練副使復大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蹟詳宋

祐一

七

史本傳 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曾布傳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學于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石荐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合意授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授勅告與呂惠卿其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紹聖初拜同知樞密院進知院事章惇為相布贊惇紹述甚力請甄賞元祐臣庶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惇遂興大獄陷正人流貶鑄廢略無虛日布多陰擠之徽宗立拜右僕射崇甯改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坐賊賄落職提舉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

京又責散官衡州安置又以棄涅州責賀州別駕大觀元年卒于潤州後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曰文肅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梁燾傳

梁燾字況之鄆州須城人舉進士中第歷集賢校理元豐時上書曰青苗之錢未償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其為害之實雖有言者而上下相蒙竟成就其事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蒙蔽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問故政日以敝

祐一

八

而禍亂卒至也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蔡京帥蜀燾言京輕險貪慎不可用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同體泉觀使紹聖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以司馬光黨黜知鄆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元符末復右中散大夫崇甯元年降復朝請大夫事蹟詳宋史本傳楊仲良紀事本末

王巖叟傳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神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改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道人為訟巖叟捕撻千百眾皆竦然

哲宗即位劉摯荐為監察御史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宰相劉摯為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連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罷為端明殿學士知鄆州明年徙河陽數月卒贈左正議大夫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元符末復朝奉郎崇甯元年降復定遠軍行軍司馬事蹟詳宋史本傳楊仲良紀事本末

蘇轍傳

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又同策制舉元祐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上疏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改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

祐一

九

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甯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自號穎濱遺老政和二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清熙中謚文定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存傳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歷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元豐初擢正言五年遷兵部尚書元祐初累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禛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既而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降通議大夫建中

祐十

十

靖國元年卒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崇甯元年追所贈

官名列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鄭雍傳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哲宗立拜尚書左丞紹聖初治元祐眾臣雍頓首自列周秩乘隙詆之謂雍初為侍從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怒黜秩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留守坐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卒徽宗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崇甯元年追所贈官列名黨碑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傅堯俞傳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未冠登第嘉祐中為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以諫漢議出知和州熙甯三年至京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投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以元祐黨

祐十

十

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事蹟詳宋史本傳

趙瞻傳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藍屋舉進士第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今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傅曾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

韓維傳

韓維字持國億第五子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歐陽修荐為檢討知太常禮院温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為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諡以為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迫冊位號皆執中所建宜諡曰榮靈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熙甯三年遷翰林學士明年為御史中丞七年為學士承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拜門下侍郎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為譏愬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

祐一

主

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元符元年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徽宗初追復舊官崇甯元年列名黨碑事蹟詳宋史本傳

孫固傳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登進士歷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狷狹少容必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安石當國更法度固議事數不合又極陳青苗匪便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温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

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官僚特出籍悉還所奪事蹟詳宋史本傳

范百祿傳

范百祿字子功成都華陽人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元祐初為吏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贈銀青光祿大夫崇甯元年列名黨碑事蹟詳宋史本傳

胡宗愈傳

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胡宗愈字完夫常州晉陵人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

祐一

主

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觀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紹聖元年罷為通議大夫知定州卒崇甯元年列名黨碑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清臣傳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自幼敏悟能文章韓琦以兄子妻之第進士為和川令應材議兼茂科歐陽修以比

蘇軾試秘閣韓維以比荀卿擢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藉甚英宗曰韓琦太避嫌李清臣者顧可抑之乎以歐陽修荐得集賢校理作韓琦神道碑神宗讀之曰良史材也擢至知制誥元豐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皆繼元祐之政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章惇入相逐諸臣并籍文彥博呂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為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令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有狂婦人告清臣謀反

祐一

古

屬吏補治本澶州娼而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用御史言不引去以大學士知河南元符三年七月坐章惇叩閣不上聞落職知真定府徽宗立入為門下侍郎尋為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崇甯元年奪職追所贈官列名黨碑事蹟詳

宋史本傳 參紀事本末 宋大詔令

劉奉世傳

劉奉世字仲馮臨江新喻人做子元祐七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院事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

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再被邢恕劾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甯初再奪職責居沂究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事蹟詳宋史本傳

范純禮傳

范純禮字夔叟以父仲淹蔭為秘書正字出知環州廬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

祐一

古

元祐初為吏部郎中進給事中徽宗立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曰愚民村野無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徽宗從之擢尚書右丞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駢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誣怒會誣館伴遣使純禮主宴誣其軋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崇甯元年落職提舉崇福宮黨禁啟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

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事迹
詳宋史本傳參紀事本末

安燾傳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登第用薦判吏部南曹時方興
新法燾列其太甚于朝元豐初授諫議大夫六年同
知樞密院事元祐二年進知院事以母憂去卒喪入
為門下侍郎常安民言教坊不當于相國寺作樂章
信謂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
院以老避位知河南疏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
之漸語尤激切初建湟州議者以為可棄燾在樞府

祐一 六

奏還之崇甯元年坐棄湟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
再貶甯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
州團練副使鄯州復又移建昌軍閩再歲復通議大
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事蹟詳宋史本傳

陸佃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受經于王安石熙甯二年
應舉入京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
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胡
為乃尔吾與惠卿議之紹聖初坐實錄罪落職知秦
州徽宗即位累拜尚書左丞佃執政欲參用元祐人

才御史論呂希純胡安世復職太驟欲更懲元祐餘
黨佃為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
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
遂罷為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追復資政殿學士事
蹟詳宋史本傳

黃履傳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哲宗立
徙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結確惇有怨
惡使恕道風旨即排擊之紹聖初為御史中丞拜尚
書右丞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乞徙善地坐罷知毫

祐十 七

州徽宗立召為資政殿學士復拜右丞未踰年求去
卒崇甯元年列名黨碑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張商英傳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
連使河北江西淮南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
商英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已極力攻之既與陽翟民
蓋氏養子漸交關事露責監江甯酒稅起知洪州累
遷中書舍人謝表愿詆元祐諸賢眾益畏其口崇甯
初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蔡京拜相商英雅與
之善尋拜尚書左丞復與京議政不合屢詆京身為

輔相志在逢君御史謂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復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陝二州大觀四年京再逐起商英知杭州過關留為資政殿學士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為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因與方技郭天信語言往來事覺貶衡州安置太學諸生訟冤復還故官職宣和三年卒贈少保紹興中賜諡文忠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十

六

蔣之奇傳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登進士第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初之奇為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後懼不為眾所容因劾修惟簿事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紹聖中累拜知樞密院事崇寧元年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列名黨碑三年卒後錄其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以辦治稱且喜荐士在閩荐處士

陳烈在淮南荐孝子徐積特以畔歐陽修為清議所薄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十

九

元祐黨人傳卷第二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入嘉祐二年試禮部第一殿

試中乙科後以書見歐陽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

此人出一頭地治平二年判登聞鼓院熙寧二年王

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

欲廢科舉題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神宗即日召

神工

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

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

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朕當熟思之安石不

悅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軾見安石贊帝

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

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

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軾請外通

判杭州徙知湖州李定舒亶摭其謝表語並媒孽所

為詩以為謗訕逮赴臺獄欲置之死神宗憐之以黃

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哲

宗立召為禮部郎中四年請外知杭州軾二十年間

再蒞杭有德于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

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後以諛請外出

知潁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尋兼端明殿

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哲宗親政出知定州

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斥

先朝累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徽宗立移廉

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

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高宗即位贈資政殿

學士崇贈太師諡文忠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工

劉安世傳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

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

司馬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擢右正言進右諫議

大夫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忌惡之初黜知南安

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獄

起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置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

陳衍諷使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為轉運判

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嘔血而斃危得免徽宗

即位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

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請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
卜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明年卒年七
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在職累歲正色立朝
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
抗辭旁觀者遠觀蓄縮悚汗日之曰殿上虎一時無
不敬憚年既老羣賢凋喪畧盡歸然獨存而名望益
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
嘗趨走前後使持書來啖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
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元祐全
人見司馬公于地下還其書不答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一

三

范祖禹傳

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
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遂以爲名進士甲科
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
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祖
禹竟不往謁哲宗立擢右正言遷著作郎右諫議大
夫拜翰林學士改侍講學士紹述之論興有相章惇
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以龍圖閣學士
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厯
乳媪事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

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事
蹟詳宋史本傳

朱光庭傳

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哲宗卽位司馬光薦爲
右正言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法遷右司諫拜
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加集賢院學
士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紹聖中追貶柳州別
駕元符又停錮其諸子徽宗立復其官崇寧元年追
所復官入黨籍宋史參楊仲良
長編紀事本末

姚勳傳

祐二

四

姚勳字輝中越州山陰人嘉祐四年進士歷永康令
重親猶在父母每以榮其親爲言勳乃請納祿以太
子中允致仕遇郊封父母父母請同官封祖父母特
從之宴居邱園稱道不倦清節懿行聞于鄉黨樂城人
端良不苟甘貧二十年元祐二年以公卿交薦落致
仕除宗正丞改祕書丞易太常博士改太常丞四年
奏言本朝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仍設五帝之坐及
五帝五官之神元豐三年始設上帝一位不稱昊天
其餘五帝以下神位悉罷請將來宗祀神宗皇帝于
明堂以配上帝從祀之神如郊徧舉詔禮官審議六

年擢右正言奏御史中丞趙君錫雷同俯仰無所建明既薦秦觀才美後因屬官有言旋行陳首取舍翻復貽笑多士數日又言臣伏見穎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已見情理欲結正之次只因仁恕父彥若奏論稱本路監司挾情攬拾意謂其子無贓污等事以爲枉陷非辜朝廷從此下別路差官推勘其勘官孟易因而觀望風旨將前勘大情出入以致錄問官疏駁自始降朝旨差官以至再勘凡經十餘月不能了絕但只淹延時日一行干證人久在囚繫皆緣彥若奏陳所致今來勘案內趙仁恕委有贓盜不法等事顯

祐二

五

是彥若專欲以私意苟免其子無忠正之心爲國家動搖吏議罔冒上聽使監司沮發獲之劾勘官起觀望之意稽留獄禁冀違典刑臣備位言司不敢緘默謹按翰林學士趙彥若身爲從官親侍經幄可謂天子近臣矣其子敢爲不法干犯國典蓋彥若素乖義訓以負陛下厚恩自合引咎杜門惶怖待罪而乃公然論奏移過監司且犯罪麗刑邦有常憲假使勘院屈抑迨其結正自許翻論豈得規免獄成僥求別鞠若下民皆許如此則訟豈不煩如使貴者獨然則何以示天下今以彥若一言之訴遂至十餘月勘不圓

太平公朝而彥若侵亂邦法合行黜責臣竊嘗聞仁宗朝翰林學士張瓌與范鎮同判流內銓瓌有子因鎖廳補考當用審狀移縣令而鎮令用例以隨身厯子爲證是時瓌雖不與然知而弗正輔臣皆曰瓌應罰金勿劾仁宗曰不可瓌私其子不顧銓法特奪一官降知亳州且鎮失取審狀瓌誠不與尙且奪官責小郡蓋罪其懷情弗舉以俸其子也今彥若挾私罔上其罪當黜非瓌之比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厭輿論又言臣近曾上言乞責降趙彥若未蒙施行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法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羣下服故人臣不可以不敬法人臣而不敬法者必誅此百王不易典也今監司按吏是職也吏惡而監司不舉罪重而勘官不究則於朝廷之法何謂哉監司勘官者皆有朝廷之法在焉於彥若之子何有哉而彥若敢奪其成而請移之敢以聲勢動搖其獄而使出沒之如彥若者其不敬朝廷之法可謂甚矣彥若一移其獄紛紛至於半年不了天下獄事蓋當如此者乎推勘官出沒其情則無所加罪錄問官疏駁其失則無所是非由彥若故屈天下法彥若之罪豈小也哉今誣人以不實者反本罪告上以不

祐二

六

元祐黨人傳 卷二

實者從徒坐而彥若誣監司挾情擯拾欺罔聖聰謂枉陷非辜彥若猶可以齒於人哉彥若者不敬朝廷之法不顧人臣之義但知愛子而不知愛君今不重懲臣恐佗日將有倣此者寢不可止陛下何以持至公之法而取天下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戒後來彥若坐左轉尋改左正言奏趙君錫王鞏私欺公朝有壞綱紀又言李清臣除吏部尚書物議未允臣聞清臣曾任執政官昨在朝廷阿附時相隨邪用事無大臣之節清臣之命卒罷七年言先帝表章聖學用經術取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文然議者以為師用一

祐工

七

家之說習以成蔽不能貫通是以前日明詔復用詩賦此固陛下開廣育之路求賢取士之深意也然臣竊見學者自復詩賦以來於今五六年頗有未能工者以臣衡論人材其已學者復之難成不至如此就詢其由良亦有說蓋今貢舉之法習詩賦者仍試經義既學者期于必得則在兼通至有司責其俱優則兩難盡善何則業經者直求先王之道斷聖人之心至于詞賦雕鏤離析破碎主以聲病為急二者不可得全猶責善視者必有聽也若用意散漫則兩俱不精倘能偏長則必有一短又經義一科行之稍久壯

齒以上所業已成一旦銷磨亦甚可惜而况通經辨道不猶愈于雕蟲又或聞將來經義舉人所取分數不多而詩賦兼經者又皆減裂則是經義之名苟存而六藝之學寢廢也臣欲望朝廷並立詩賦經義各為一科隨所試人多少均為取士之格如此則永遠可行而學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天下幸甚又言劉摯朋黨不公又言禮部郎中葉祖洽貪鄙無狀不持廉節自淮南行替入京沿路商販祖洽坐斥知海州又言徐王府侍講魏廣浪游市廛熟語邪徑既無行誼亦無經術廣尋改革軍器少監除起居舍

祐二

八

人遷起居郎尋兼權給事中詔呂惠卿光祿卿分司勅封還詞頭罷之八年言知興州孫賁知真州日以筵會為事暱近娼女聞親弟之喪匿而不舉賁改知淮陽軍明年擢國子祭酒紹聖初言者論其阿附呂大防范純仁謫知信州筵序辰等論不已落職以奉議郎管勾洞霄宮紹聖四年再貶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衛州居住尋卒崇寧三年入黨籍後贈寶文閣待制勅以孝行者每省先墓素衣步出城門且行且賁涕至墓見者為之感動

通鑑長編參會稽志宋大詔令紀事本末卷百

趙君錫傳

趙君錫字無愧河南洛陽人安仁孫良規子事父不
違左右元祐初遷右司郎中擢給事中論蔡京章惇
有罪不宜復職拜御史中丞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卒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事蹟詳宋史
本傳

馬默傳

馬默字處厚單州武城人神宗卽位以論歐陽修事
通判懷州司馬光爲相除河北都轉運使久之告老
提舉鴻慶宮紹聖四年坐附司馬光落寶文閣待制

祐二 九

致仕單州居住卒元符三年復官崇寧元年入黨籍
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事
蹟詳宋史本傳參紀事本末

孔武仲傳

孔武仲字常父元祐中□歷秘書省正字著作郎拜
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坐元
祐黨奪職管勾玉隆觀池州居住元符元年卒元符
末追復之事蹟詳宋史本傳參通鑑長編五百二

孔文仲傳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南省第一熙寧

初翰林學士范鎮薦爲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用兵

之法非是王安石怒敗神宗御批罷歸故官元祐初

以祕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擢右諫議大夫疏

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遺蠶留

蠶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先有寒疾及是晝夜

不廢職疾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蘇軾捐其柩曰世

方嘉輒熟惡呼噪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後

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崇寧元年追所贈官

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紀事本末

吳安持傳

祐二 十

吳安持建州浦城人父充宋史有傳以蔭爲同勾當

開封府司錄司檢校庫熙寧四年言本庫檢校孤幼

月給錢歲給衣逮及長成或至罄竭乞以見錢貸人

令人抵當出息歷太子中允同提舉市易司時妻父

王安石爲相安持倚勢抑配以邀恩賞充屢戒之不聽

及充爲相安持以父在中書乞罷領市易始改羣牧

判官除太常博士元豐八年知滑州改知蘇州元祐

元年召爲將作少監先是元豐間河決南宮口敕自

後不得復議回河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薦安持爲

都水使者安持與都監勾當公事李偉力主東流議

謝夫十萬人奏作北流軟堰門下侍郎蘇轍極言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已而北流壅遏河水潰決四出安持請開分水河以減漲水復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然東流地勢既高迄無成績累官太僕少卿知成德軍紹聖三年為真定路經畧使元符元年遷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二年除河北路都轉運使仍專切措置河事會河決內黃口議者追咎安持導河東流安持不自安遂辭新命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安持等罪落寶文閣待制降授朝散大夫少府監分司南京陳州居住時水官分等第治罪尚書左丞蔡卞

祐二

主

安持妻姊之夫也故得陳州三年以徽宗登極恩復官尋遷工部侍郎崇寧元年削職入黨籍通鑑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錢總傳

錢總字穆父吳越王之後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五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應試既中秘閣選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元祐初遷給事中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總隨即判決上下皆驚咤蘇軾乘其据案時遣以詩總操筆立報軾曰電

搦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有也哲宗親政翰林缺學士帝以命總仍兼侍讀章惇極排之諷全臺攻不已罷知池州卒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崇寧元年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李之純傳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第進士元祐初知滄州召為戶部侍郎三遷御史中丞董敦逸黃慶基等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器私所親之純疏其誣罔乃黜敦逸慶基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蘇轍出知單州卒四年追職及遺表恩

祐二

主

澤崇寧元年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長編紀事本末

孫覺傳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早督州民捕蝗覺曰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於諸路熙寧二年知諫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以為助青苗法行條奏其妄出知廣德徙湖州哲宗即位擢御史中丞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提舉舒州雲仙觀卒年六十三覺為王安石所逐不以介意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迨其死又為文以誄其德量如此紹

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官徽宗卽位復官職崇
寧元年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鮮于侁傳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神宗詔求直言侁爲
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事以范鎮舉除利州運判初
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曰是人若用必
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
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概舉意專指安
石安石怒毀短之元豐二年知揚州蘇軾自湖州赴
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謂侁宜亟

祐二

志

焚軾所往來詩文以避禍侁曰欺君負友我不忍爲
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哲宗立召爲太常少卿在職
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滿歲進待制
無何卒崇寧元年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趙彥若傳

趙彥若字元考青州人父師民宋史有傳彥若內行
修飾節操堅正傳家集博學強記沈酣書林道鄉集以父
任爲將作監主簿嘉祐四年大理評事爲館閣編校
書籍官熙寧初太常丞祕閣校理通判淄州獄有失

火偽印者法當死彥若謂在律雜犯死罪親年九十
無兼養應上請與知州解賓王議異遂獨劾奏二人
得貸死賓王許彥若不過聽謫監單州酒稅四年召
歸五年同知禮院時議復僖祖彥若謂歷代非初卽
位復已祧之主者獨有開元故事因言太廟止有八
室乞候有司議定祧後依唐制增爲九室之廟奉僖
祖神主還居舊室不報彥若乞免同知禮院從之九
年累官太常博士元豐二年爲祠部員外郎秘閣校
理兼修百官公卿表改集賢校理兼知宗正丞奏言
據仙源積慶圖克頌秦王廷美曾孫紀國公德存孫

祐二

志

河東郡王承衍子在今爲三從外無服之親名銜不
當稱皇叔廷美十子各有封國子孫繫屬自存本統
克頌合稱紀國公孫謹按禮記曰君有合族之道族
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鄭氏注族人皆臣也不得
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
嫌唐有司奏宗子皇字爲稱首從數爲序親誠非不
戚君位之義儀禮從父昆弟則今同堂也從祖昆弟
則今再從也族昆弟則今三從也三從內請依舊餘
各以祖稱本封爲某王公子孫此則唐之皇親三從
內於皇字下有從及再從及三從外則不書皇各以

其祖先所封為房冠於頭銜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漢宗正敘九族其制一也今宗室文書行於曹局銜位之上雖三從外亦無從數非所謂敘也親疏一概不異其文非所謂辨也臣以為骨肉之恩固在敦睦然上下名分不得不正且有司之事豈可使天旨自親其文是乃臣之責任所當守職而論也伏願據宗藩慶緒錄悉正其名應同堂親於皇字下加從字再從三從親又加再三字三從之外各以其祖先所封郡國為房分而系其世次不書皇字則親疎有別尊卑不躐又言禮院更定薦新於兩廟既徹

祐二

五

方驗蒲盡老硬無復有白蓋議禮者但取芟之同類以相代而不思蒲之過時不可食也臣竊考之於詩韓侯秋見菽用筍蒲皆是其蒲非謂新物周禮醯人掌加豆之實深蒲醯醢筍蒲魚醢祭祀供薦羞之豆實賓客亦如之此則肉之醢菜之菹賓祭內羞四時不闕維筍及蒲固所以待賓客其義明矣鄭氏注深蒲云蒲始生水中者草木蟲魚疏云蒲周禮以為菹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莖及云菹蔣亦可用並言蒲始生白不在秋故本草曰蒲四月采唐本注云蒲初春生用白為菹是也唐禮薦新多不限月筍蒲芡藕各

維其時今近地茭白特饒舊制參於秋薦即菹蔣也廣雅曰菹蔣其未雕胡說文作雕菹周禮食醫膳食之宜魚宜菹茭是其萌徐鍇歲時廣記所謂菹草為茭者也雖亦春生至秋可食與蒲有異臣據詩言食鬱及蕒烹葵及菽以同時言及則維筍及蒲亦自可知况當薦筍之辰正是食蒲之始伏請改從春獻用協天時從之又奏言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李程李肱皆為舉首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

祐二

六

臣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為條統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願示優異者為格令賢戚並用紀綱四方何獨棧棧之雅乎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矣宗室之間自有考校賢者獲升不肖者退抑分當裁損必無觖望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為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尋為國史院編修官四年奏進百官公卿表十卷宗室世系表三卷賜銀絹有差改朝散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五年

試中書舍人兩朝正史成賜彥若子選一官呂公著
知定州彥若草制王安禮父名益嫌告用益字塗改
數句彥若不從及權起居郎因對邇英閣奏之六年
爲右諫議大夫言王事之本陰陽爲先月令孟春之
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所以致驩聲
而達陽氣是以王者游豫燕飲與眾人同樂爲天下
自娛感召和氣之端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伏緣正月
陛下嘗謁景雲宮臣比陪從至繼仁殿竊見聖情思
慕猶如前時公卿侍臣無不惻楚伏維孝治之至大
舜何以加臣敢過計豫言者以慶壽變除歲月漸遠

祐二

七

而少陽用事生氣尙微若孝思發中或復感動慮於
時令有所未順雖上聖至德非可以常經格之然屈
己從人亦明主之所不違欲望將來繼仁殿所陳服
玩酌獻之初暨從隱蔽抑忍聖意奉承天時無虧孝
慕之誠以順陽和之令又言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
陽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舉大體故陳
平官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蓋據此以
爲說也周禮太宰分職則詳是知三公之官不無吏
事之責風聞去年官制初行有司議同職犯罪四等

自是律文之正固當以時舉行而執政大臣不以爲
便乃引陳平之言自解而廢沮法律正文必若所云
宜知大體然前時執法奏大臣不置都簿大臣亦奏
御史臺不置都簿以報之近日執法奏大臣依刑部
申不用符召寺吏大臣亦奏執法前在禮部不用符
召寺吏以報之執法者既罪白而罰當矣臣獨疑大
臣不能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校量必勝失大
臣體自謂得計而內不憂於職事外不畏於人言以
此爲調變之功則似非天意以此爲輔佐之效則實
負聖明伏計寬仁未忍切責願垂戒救俾知省思庶

祐二

六

有恐懼之心可以助致和氣不報又言伏見尙書省
聽事寫周官篇此朝廷稽古命官之本也周官大目
在乎得人故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官不必備惟
其人今門下侍郎章惇尙書左丞王安禮並無行檢
非周官之所謂惟其人也自居執政未聞有補而異
黨復一人畏其彊僚屬觀望雖謫不悔權勢至此不
宜處位請皆外補以肅具臣詔以彥若侵越降官試
祕書監尋罷爲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八年以司馬光
薦召兼侍讀提舉萬壽觀元祐元年擢兵部侍郎二
年充實錄院修撰三年與傅堯俞范百祿陸佃曾肇

劉攽彭汝礪劉奉世盛僑翟思趙挺之王彭年上言
殿試宜復祖宗三題之法五年改禮部侍郎尋權刑
部尚書兼侍讀改禮部尚書六年改朝請大夫翰林
學士知制誥子仁恕為陽翟令酷虐貪贓為提刑鍾
浚所發彥若上書言臣往為諫官嘗劾王安禮浚實
安禮黨恐挾此報怨願移獄改推御批依奏右正言
姚勔御史賈易虞策安鼎論彥若庇子之惡誣人罔
上彥若三上章請祠不允六年罷兼侍讀尋除寶文
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言者猶未已除樞密直學士提
舉萬壽觀任便居住有旨差兵級二十人送還青州

祐二

九

並僱給所當船彥若不肯復留不以一毫干人稅客
舟飄然而去以范祖禹言詔與祖禹同修神宗實錄為
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七年十月除翰林侍讀學士
與蘇軾呂希哲范祖禹豐稷顧臨吳安詩上言乞校
正陸宣公奏議尋以翰林學士提舉兗州景龍宮紹
聖元年以修神宗實錄美意良法輒敢隱沒得之傳
聞微言譏刺者數十事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
安置尋卒崇寧元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黨籍李燾通鑑
長編參紀事本末長安志序宋史全
文九軌編年諸臣奏議書錄解題 彥若為司馬光
上客未嘗有私謁步里無書不記世謂着脚書樓然

性不矜伐而尤恭謹館中諸公論藥方有藥不知所
出或云問彥若必能記時彥若在下座對曰在幾卷
幾葉第幾行附某藥下檢之果驗眾怪曰諸公紛紛
而子獨不言何也彥若曰諸公不見問所以不敢言
耳元豐間三韓使在四明倡和詩奏到其詩序有慚
非白雪之詞輒效青唇之唱之句神宗問青唇事近
臣皆不知因薦彥若對在某小說中然君臣間難言
也容臣寫進本人上覽之止是夫婦酬答語因問大
臣彥若何以不肯面對或曰彥若素純謹在君父前
宜其恭謹如此上嘉歎曲洧舊聞

祐二

十

趙高傳

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熙寧初擢陝西宣撫判官
交趾叛為安南行營經畧招討使元祐五年拜端明
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
高與元祐棄地議追職並兩官及遺表恩澤元符末
復大中大夫崇寧元年追奪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
傳參揚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王欽臣傳

王欽臣字仲至父洙宋史有傳欽臣清亮有志操以
文贊歐陽修器重之用蔭入仕文彥博薦試學士院

賜進士及第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紹聖四年詔欽臣因緣奸黨躡躑要班挾持詭謀鼓扇凶焰落職管勾江州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警正世稱善本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孫升傳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元祐初爲監察御史擢中書舍人以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摭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思

祐二

圭

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紹聖四年坐顯附元祐肆爲譏訕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元符末追復集賢殿學士崇寧元年追所復職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李周傳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歷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足神宗詔近臣舉士孫固以周聞召對除京西提刑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改集賢殿修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事蹟

詳宋史本傳

王汾傳

王汾字彥祖陳古靈集卷五鉅野人曾祖禹偁宋史有傳父同忠武軍節度判官熙寧六年右正言判國子監常秩言回學術行義宜加旌勸詔錄汾爲郊社齋郎後第進士甲科治平三年召試館職元豐二年知河中府坐收受蘇軾譏訕朝政文字罰銅二十斤元祐元年爲朝請大夫諸王府翊善進左中散大夫直秘閣三年爲祕書少監擢太常少卿王安石薨汾上書陳述義理請賜惡諡以爲後來之戒縉紳之論莫不多

祐二

圭

汾中丞李常惡汾傷王氏疾之若仇及汾除右諫議大夫常率全臺言汾口吃滑稽不任諫職汾亦自辭四年爲直龍圖閣知明州劉安世言汾並無過惡止以口吃滑稽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不以爲直尋召爲祕書少監擢兵部侍郎遷祕書監五年爲兵部侍郎六年請外爲寶文閣待制知齊州尋以中大夫充寶文閣待制致仕紹聖三年以元祐之際附會詆欺落職依前官致仕崇寧元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盡言集宋大詔令楊仲良紀事本末韓川傳

韓川字元伯陝人元祐中用劉摯薦為監察御史進中書以龍圖閣待制守潁州與孫升同責由坊州鄆州貶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復故官崇寧元年落集賢殿修撰管勾崇福宮入黨籍不得與在京差遣五年星變除黨籍知青襄二州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顧臨傳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畧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為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元祐二年擢給事中紹

祐二

三

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后得罪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歙州紹聖四年又以附會黨人落職管勾洪州玉隆觀饒州居住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事蹟詳宋史本傳

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賈易傳

賈易字明叔無為人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冠中進士甲科元祐初為太常丞遷左司諫與呂陶交攻遂劾陶黨附蘇軾兄弟並及文彥博范純

仁宣仁后怒出知懷州明年召拜御史上書言天下大勢可畏者五蘇軾守杭州訴浙西災潦易率其僚論軾姑息邀譽議者由是薄易出知宣州元符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召為太常少卿進右諫議大夫改權刑部侍郎歷工部吏部以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

呂希純傳

呂希純字子進公著第三子歷宗正太常祕書丞權太常少卿章惇既相出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

祐二

四

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曾肇傳

曾肇字子開建昌南豐人元祐初拜中書舍人七年為吏部侍郎出知瀛州治實錄譏訕罪降滁州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元祐臣僚被遺者咸以赦恩甄敘肇請併錄死者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建

中靖國元年兄布在相位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紹興初謚日文昭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觀傳

王觀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令式刪定官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權右正言進司諫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系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

祐二

差

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觀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訐蘇軾試館職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觀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耳若悉攻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尙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潤州入拜刑戶二部侍郎紹聖初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位還故職遷御史中丞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觀言堯舜禹相授受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

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守於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于理固未爲失也當國忿其言改爲翰林學士知潤州罷主太平觀安置臨江軍觀持正論始終再罹遺逐不少變無疾卒年六十八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事蹟詳宋史本傳

范純粹傳

范純粹字德儒以仲淹蔭積遷至贊善大夫出知滕州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哲宗立以直龍圖閣代

祐二

美

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盡革其苛政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地元祐中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御史郭知章論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歷渭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擢猷閣待制致仕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呂陶傳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多士入學親程其
文嘗得陶論集諸生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陶時年
十三一座皆驚由是禮諸賓筵元祐初擢殿中侍御
史首獻邪正之辨遷中書舍人俄以集賢院學士知
陳州徙河陽潞州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徽宗
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崇寧元年入黨籍
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二

毛

元祐黨人傳卷第三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曾任待制以上官

王古傳

王古字敏仲莘縣人曾祖旦父靖宋史有傳古第進
士力學自進才名顯于時熙寧八年為司農寺主簿
相度淮東役法時兩浙缺雨古因便體量災傷當賑
濟州縣以聞奏言淮浙旱蝗私家無積乞豫為備先
是華亭縣邵奇訴張若濟修河冒賞受呂惠卿鄭廣

祐三

十

請強奪民田命古究治劾惠卿黨轉運使王庭老張
覲不公失職皆罷之九年遷大理寺丞提舉兩浙常
平未幾改提舉開封府常平元年改將作監主簿言
義倉之法設于畿邑已見不擾請下提舉司視諸路
稅役錢欠闕不及三分者先推行之通鑑長編
丁憂服除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因奏事頗言常平法
不便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
為太常博士五年遣祭原武埽靈濟夫人廟六年加
上仁宗英宗諡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奏言奉
上二帝徽號升祔四后神主其事則殊其為宗廟大

禮一也今陞祔不發冊則大慶廷授上公載輅儀衛鼓吹等亦皆緣此而罷止於太廟有司攝事而已則加號之禮顯陞祔之事隱蓋發冊之禮雖為祔廟之節文而陞祔之重乃由發冊而後顯今既行陞祔而反廢其重禮恐萬方觀聽或有以輕重議朝廷者矣或謂故事用冊者皆以改上尊諡或字有增損之故今四后諡無所改則不可用冊然臣以為郊廟用冊其事多矣非必至於增改諡號而後可為今自別廟而陞始正帝后同室之位決歷世之疑議舉宗廟之大禮據經稽古至陛下而後定其事至重顧使減於

祐三

二

諡號增改使有司止以常祝告廟此臣所以疑而未敢決臣愚以為朝廷苟欲姑徇禮官之議今不用冊則乞稽參典故凡行禮之節務致隆極使較然以異於常享庶幾上副致嚴宗廟之意出為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體量淮南及京東路災傷元祐元年召為吏部員外郎歷工部郎中顧臨由給事中拜河北轉運使古與蘇軾李常言臨天資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缺遺尋為右司員外郎劉摯以古既非強明又不勤敏五年易祕閣校理尋遷太府少卿奉使契丹其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于民古請

出公使錢為之民得不擾七年為祕書少監八年兼國子祭酒尋為起居郎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荒妄散邦財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四年坐謝表誕妄締交合黨奪職知袁州建中靖國元年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多所蠲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不可用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崇寧元年

祐三

三

降授朝散大夫管勾崇道觀三年再貶衢州別駕温州安置入黨籍尋移徐州五年敘復朝請郎管勾明道宮古名臣之後出將使指入造省闕祕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貳率有顯譽久而益彰紹興中盡還合得恩澤宋史顧臨傳參通鑑長編宋大詔令繫年要錄紀事本末王魏公集卷三蘇軾集呂淨德集

豐稷傳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神宗召對除監察御史元祐八年拜吏部侍郎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連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論蔡京奸狀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

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清敏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舜民傳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司馬光荐其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進祕書少監知陝澤青三州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十七日所上事已六十舉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問傳

祐三

四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飢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切直驚人元祐初為祕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楊畏傳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父徙洛陽擢進士第刻志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為郢州教授自是尊安石之學元祐初請祠歸洛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呂大防劉摯為相用為工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助大防攻擊十事摯罷

蘇頌為相畏復攻頌頌罷畏欲蘇轍為相宣仁后召范純仁畏攻純仁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詆轍其傾危反復如此遷禮部侍郎首背大防稱述熙豐政事與安石學術哲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惇至徙畏吏部尋以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天下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主管崇禧觀政和二年洛人請封禪嵩山畏上疏極諫倭方治行得疾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三

五

本傳

鄒浩傳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元祐中擢右正言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時但分兩等語及先帝並語言過差而已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章惇獨相浩所言每觸惇忌賢妃劉氏立浩言萬世公議可畏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尋遷兵吏二部侍郎蔡京用事再責衡州別駕宣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卒高宗即位復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

事蹟詳宋史本傳

陳次升傳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初入太學學官以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曰丞相豈秦學耶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熙甯六年第進士元豐末以黃履薦為御史紹聖二年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奸京卞與次升同鄉里故延置憲府欲使出力為助而一無所附惇卞交惡之請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遷右諫議大夫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

祐三

六

降集賢殿修撰繼又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謝文瓘傳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元豐中疏言新法虐民哲宗時黃履薦為主簿除祕書省正字考功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起居舍人給事中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詣呂公著書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瓘本末出籍以為集英殿修撰知濟州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岑象求傳

岑象求字巖起四川梓州人舉進士學有本原持心近厚熙甯中累官梓州提舉常平施註蘇詩參樂城集元祐二

年知鄭州言自宋用臣興置水櫃以來元未嘗以汴

水灌注清汴清汴流水自足不廢漕運乞盡廢水櫃

以便失業之民長編三百尋改提點和州刑獄四百

四年以朝奉大夫為考功郎中四百五年以蘇轍孫

升薦為殿中侍御史十月奏知青州王安禮設味商

稅侵擾機戶貪贓不法四百又言臣今日七日具狀

言知青州王安禮在任踰濫不法乞行根治尋蒙朝

廷改差知蔡州更不推鞠其罪臣竊以為朝廷行之

祐三

七

有所未當也何則君之於臣進退黜陟必須揭其賢否功過明示於朝此所謂與眾共之不自私於一人也今大臣有罪於法當付有司按劾而朝廷止降守次等蒲郡又不褫其職名不惟在朝廷之士未之信服仍使被彈之人以為曖昧不平歸過言者足以藏庇姦迹文飾穢行也臣竊見嚮者蒲宗孟在鄆州止因禁賊賊盜用刑太峻朝廷奪其職授以郡守宗孟戢盜峻刑比安禮踰濫不法公私之際所犯不倫而原情降罰輕重如此朝士未之信服豈足怪哉伏乞聖慈特降睿旨速行按治顯賜黜責以符天下公議

四百四十九 又與蘇轍言尙書右丞許將用心傾險議論
反復將補外又言南省考試分卷取人又五路別立
額奏名頗濫又言近歲太學諸生無叩問師資之益
學官不以訓導爲己任必書省則多務燕閒少親校
讐請立訓導之法校讐之課認禮部詳度以間十二
月奏言臣讀孟子至於禹抑洪水周兼夷狄孔子作
春秋以懼亂臣賊子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嘗
三復其言知楊墨之教與洪水夷狄亂臣賊子異致
同害而軻之排異反正其功亦不後於三聖也何者
天下之害莫大於無形而有形者次之有形者淺而

祐三

八

易見無形者深而難知洪水夷狄亂臣賊子有形者
也楊墨之教無形者也洪水不抑則民死於水夷狄
不制則民死於兵亂臣賊子不去則民死於亂楊墨
之道不息則民無父無君胥爲禽獸尙三死之不若
也嗚呼楊墨之教止行於衰周之時而佛老之禍至
今數千年矣楊墨之罪止在於誣民而佛老之徒困
民以白封亦數千年此其爲害又非特洪水夷狄之
類也其害非特洪水夷狄而學周孔者皆忽略而不
顧無一人出力而排之非特不能排之又相與屈身
而尊事之增其高益其深使其盛大繁衍自以爲莫

已若甚可怪也臣謂其害之大者有三焉可爲流涕
者一可爲太息者一而執事大人曾不以爲慮焉不
耕而食不織而衣出入百用一取足於民往往蕃貨
賄擅商賈農民之利田疇跨州縣委積如京坻窮奢
縱欲不知紀極使吾民日削月朘寢以窮匱有不得
糟糠藍縷以實腹蔽體者焉今年作某宮明年造某
寺以葺以造歲無虛日使土木被金玉衣文采陸離
眩轉功侔鬼神天下名山勝地皆據而有之使吾民
庇茅茨暴支體有不得聚廬而託處者焉此可爲流
涕者一也不知禍福之原而虛示天堂地獄之變不

祐三

九

知性命之吉而妄肆高仙下鬼之論日夜鏘論鼓動
流俗使人輸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以爲之衣毆子
弟以爲之章奴彼其割口體之奉捐骨肉之愛者非
樂於飢寒而無愛親之意也持善不固動作有所未
正故惑其言信其事恐禍之及其身而未嘗有人以
中國禮儀之說開其所蔽而然也見王侯公卿大夫
居其上者皆敬畏承事之無一人出片言以道其非
是安得不悅而從之小以徼福於今生與來世大以
冀出離生死故近者競出疏日就太學生員掠錢而
太學生員至有秋試不中捨儒業而事之者用夷變

夏無甚於此法雲僧亡而士大夫及其妻女有相率
哭臨之者風俗口惡無甚於此是二者皆不祥之道
此可爲流涕者二也祖宗時天下道士常近二十萬
僧常近四十萬其童奴倍焉今雖不逮於此而京師
列郡既有歲度之數又有撥放之目使游手情足之
輩離鄉輕家爲之服役歲月既深則受牒易衣遂終
身安逸矣南畝之民終歲勤苦猶不免於飢寒宜其
去此而就彼也故釋老益眾農夫益少一夫耕而數
百人食之一婦蠶而數百人衣之農何爲不感歎民
何爲不困與此可爲太息者一也三者之害沉痾漸

祐三

十

漬牢固深結其甚如此奈何益尊崇而張大之乎昔
章聖皇帝恭儉寬慈子養黎庶仁深澤□民到于今
頌之□以天下無虞符貺屢至故談道家之說□□
□□□爲工役累年而後成曾□□□□□而
作當□□□□□□由是無餘矣臣傳聞章聖皇
帝在御李沆爲宰相王旦爲參知政事旦一日謂沆
曰每見相公四方奏祥瑞卽便收之奏災異卽須敷
陳恐上誤聖意沆曰今天下無事慮聖人無所用心
萬一事四夷惑佛老恣酒色三事中如有一事卽可
憂也沆老矣但恐同年將來費力後旦爲宰相上聽

道家之說起玉清昭應宮東封西祀幸亳社祠老子
及迎奉天書等旦不能諫正但畫李沆像供養而已
其後上清玉清昭應宮福聖護國二塔集禧醴泉二
觀興國青黃二閣乾明崇夏開寶三寺並遇大災琳
宮紺宇皆化爲煨燼以是度上天之意固有所在矣
臣伏見陛下不以上天警戒爲念復起上清儲祥宮
內捐十六七萬緡以給其費訖今錫與宋已又給修
宮殿巨材以爲之用雖遂事不諫然臣深爲陛下惜
之也何則十六七萬緡中人千家之產也以濟邊用
則邊有遺糧以遺貧民則民有餘食漢文以十家之

祐三

十

產罷露臺而陛下以千家之產爲無益之事臣安得
不爲陛下惜之哉國家自太平興國至天聖間屢詔
天下普度僧人無圖之流皆得隸名僧籍而僧之爲
盜賊冒刑禁者不可勝計故張知白奏言臣向嘗斷
劫盜有全是僧徒者于時仁祖有宜漸加澄革之言
惜乎聖旨有其意而臣下不能推明而奉行之也國
家崇奉佛老不爲不至未嘗享其小利而天下陰受
其大害而不知覺可不念哉抑又聞建隆初太祖嘗
詔天下凡寺觀之廢於顯德者不得更興雍熙中太
宗嘗詔天下鄉村不得創修寺觀天禧中眞宗嘗詔

公主貴戚近臣不得以建寺為請祖宗之深計遠慮如此其至今縱未能行沙汰之法歐天下僧道歸之農畝亦當思祖宗之美意止其泛濫於末流也臣愚以為宜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裁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凡寺觀僧道少者併之其頽弊者毀之明詔中外諭以至意自然天下百姓循服五常之教不為異物所遷而游惰者日少耕墾者日眾倉廩充實而風俗歸厚矣佛老之徒見臣詆之深切必謂臣不曉其師之說而妄加毀訾焉臣之所言非毀釋迦老聃也蓋斥其徒之

祐三

三

誕妄陰害天下之民而已臣請就其說而言之夫佛之理有二焉有藏教有禪宗所謂藏教者臣嘗觀而詳味之矣雖卷帙浩穰詞說繁縷然可以一言蔽之無出於空寂不動而已蓋西方謂寺為伽藍伽藍者華言所謂靜住也謂其徒為僧僧隨者華言所謂乞士也稱其居為靜住目其人為乞士則佛所以責其徒者何如哉今不能精進戒律篤修行業而乃多求厚祿享美饌衣鮮衣觀吾民之財以奉其身而嚴飾其居處是大違戾其師之說也所謂禪宗者臣嘗周詢而深究之矣雖言辭深隱旨趣幽微然可以一

理要之不過於圓通無着而已蓋欲不起一念不依倚一物不與萬法為侶此其極至也今其徒不能泯思慮忘形骸虛心以會道而乃雞鳴而起孜孜然馳騫於聲利之場唯恐人之不我信嚮唯恐人之不我資給是大違戾其師之□□□□之言雖亦甚變然老聃止有玉□□□□□□□□反神備羽化之事其他皆黃衣之徒浮淺誕□□□廣其衣食之源而已是尤不足信者也夫神仙羽化之事□出於傳聞天下之人固未嘗見也安足信哉且黃衣之徒□不及釋氏弟子以綴緝言詞竊相摸倣故僧云南

祐三

三

無西方而道云歸命東方僧云極樂世界而道云逍遙世界其詭譎虛□□皆是也臣觀老子之道大要不過清靜無為而已老子言清靜無為則是與佛之圓通無着同其大旨也佛之言圓通無着則是與孔子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其大旨也其道既本於清靜無為圓通無着則尚安俟於紛口外飾邪昔唐久視中欲鑄大像使天下僧人日施一錢以□不口國用而狄仁傑諫之謂工不使鬼必是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睿宗造寺而辛替否諫之謂佛教以清靜為□□□為主故嘗體道以濟物不為

利欲以損人常去已□□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
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損人也廣殿長廊
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
靜豈大乘之心乎公主外戚造寺度人姚崇諫之□
□不在外近在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則卽是
佛身□□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彭偃議澄汰佛道二
教而謂佛之□□清靜無爲若以色見卽是邪法天
生蒸民必將有職遊行□食王制所禁今天下僧尼
不耕不織廣作危言險語以惑□□一僧衣食歲計
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天下□

祐三

古

□可知四人之□□著明深切可爲至戒其爲□者
不可悉陳至於禍福吉凶則遠近大小各以類至未
有□因行□是否而待之者也六□不降六極不臻
天下曠然爲□其生優游無爲垂收後□是天子之
福也職修事舉譴罰不加是百吏官人之福也事父
母育妻孥安分守業身無禍殃是士庶人之福也四
者爲福雖殊而所以取之則一曰修身謹行而已禍
福之應既在於人則天莫得而私之矣天且不能容
私於其間而況於佛老歟況佛老之徒欺憲宗迎佛
骨供養於內而韓愈力陳歷代有佛無佛及其享生

長短以諫仍指其骨爲凶穢之餘傳奕請去佛教而
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俗皆邪僻小人模寫莊老
微言文飾妖幻之教於國家有害二人論佛教近於
習矣以佛威神之力二人宜天橫短折坎何以死而
卒以壽命晏然而終何也蓋其論公天下而言非以
逞其私也佛果有成神之力安能降禍於公論無私
之人哉昔者三代之盛時道行而俗純美國富而民
和樂當此之際固未嘗有佛老也天下百姓唯知有
堯舜五常之教無異端之說惑亂其意而耗盡其生
是以至於此也梁武皇帝信人天因果之論起寺度

祐三

古

僧窮極盛麗大設齋會推行教文以至捨身給事欲
僥取福利卒不免臺城之禍則爲善果不在於供僧
道事佛老矣凡有所動作涉於形相皆有爲之法而
一切有爲之法佛譬之夢幻泡影蓋言其非真實也
言其易散滅也言其不可依據也由是論之佛之教
人豈在於營造供事之間哉黃老之教人亦無異於
此也今國家以二聖降誕節及祖宗忌辰凡有所禱
請無不集緇黃鼓鐘磬饒設幡幢誦持歌頌歸敬
於二教甚非先王之法也以爲子孫臣下推奉先報
本之意而奉先報本之意果在於此乎若更以爲必

能感神致福則萬無此理近歲朝廷減出賣祠部度牒而增其直若非二聖知道愛民何由及此然貴戚妃后之家起造寺觀莫知其數如曹逸起休糧道者院張敦禮建法雲寺皇親蓋洞真宮勅修開寶寺乾明寺殿相國寺東塔之類以至天下郡縣營造不可悉記土木之功所在甚盛若不禁止稍行減廢則興作耗蠹無有窮極將不勝其弊矣臣願陛下思周孔之格言行堯舜之常道體老子清靜無為之理而損宮觀章醮之繁儀原釋氏圓通無著之意而裁寺宇齋會之末節勿以臣之淺陋而廢其言將臣此疏下

祐三

夫

兩禁儒臣博議采臣上所陳六說詔有司行之是將陰獲大利於天下矣決數千年之疑惑減億兆人之耗蠹使法垂後代名播千古在陛下思之而已猶直之言上實聖聰罪當萬死幸陛下裁赦諸臣奏議六年言長垣令孫述決無罪被水百姓柳閭限內死有司按實述避罪翻異請再鞠無差遇赦不原從之又言右朝奉大夫宋彭年向知邢州穢濫不檢郡政頽廢具錄又言王安禮平生猥濫至老不悛典領雄藩為惡尤甚近禡職名若及一年還後仍舊乞放歸里或安置散官尋避蘇軾親為金部郎中四百五十五改吏部郎

中為兩浙轉運副使賜米二萬斛錢二十萬緡賑濟災民四百六十七年召為戶部郎中徽宗即位以潛邸舊勞除寶文閣待制知鄆州未幾以疾告充寶文閣待制致仕象求力行素學老而彌堅鄉道崇寧三年入黨籍初熙寧末象求閒居江陵披閱載籍見善惡報應事輒潤潤而記之為吉凶影響錄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周鼎傳

周鼎字

元祐七年累官左朝請郎刑部

員外郎長編四元符元年朝奉大夫大理少卿長編四

九十二年蹇序辰為賀北朝生辰使違例受擡箱絹

祐三

七

馬各十匹命鼎就寺置司推究長編五尋擢集英殿

修撰刑部侍郎英宗王皇后為巨闢誣以闇昧命鼎

即祕獄參驗略無一迹宋史王崇寧初降授朝奉大

夫直龍圖閣知濟州尋坐為刑戶部官朋附奸臣倡

寬縱之說刪改元符敕條落職依前官知郢州九朝

六崇寧三年坐元符末上書那中第三十二人入元

祐黨籍大觀二年出籍長編紀五年贈徽猷閣待制

制曰朋黨之論不問于帝王盛時而起于漢唐之季

世夫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于戎馬生郊中

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前沉

寬激勸百寮爲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
材肅給所至有聲音蒙邪惡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
清次對追賚九泉尙其有知服我休命繫年要錄一
百九十二

徐勣傳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哲宗見其文獎諭之未及
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遷中書舍人時紹聖黨興
尙在朝人懷異意以沮新政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
勣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
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擢勣行章惇詞以爲
詆先烈服闋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

祐三

九

復論爲元祐姦朋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加龍圖
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贈資政
殿學士事蹟詳宋史本傳

路昌衡傳

路昌衡字持政開封祥符人紹聖中召爲衛尉少卿
俄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累知成都徽宗立應詔
上書俄坐李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司居郢州明
年起爲滁州徙南京留守生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
卒宣和五年贈龍圖閣學士事蹟詳宋史本傳

董敦逸傳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元祐六年召爲監察御
史言蘇軾蘇轍相爲表裏以紊朝政罷爲湖州通判
改知臨江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論常安民爲二
蘇之黨遷左司諫明年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
卽位召爲左諫議大夫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
侍郎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上官均傳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
裏行哲宗卽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復爲監察御
史論青苗以爲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蔡確弟

祐三

九

積盜貨官錢萬計獄既上均請正確罪遷工部員外
郎知越州徽宗立入爲祕書少監中書舍人知永興
軍徙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寧觀政
和中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
制致仕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葉濤傳

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進士乙科爲國子直講虞
蕃訟起坐受諸生茶紙免官濤王氏婿也卽往從安
石于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上書自理得太學正紹
聖初司馬光責官濤爲制詞極醜詆權中書舍人安

燕降學士濤封還云不宜加罪蔡京劾為黨罷知光州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中居數月而病以龍圖閣待制提舉崇禧觀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郭知章傳

郭知章字明叔吉州龍泉人以鄭雍顧臨薦為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請用涪化天禧詔增諫官員遷殿中侍御史請罷制科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權工部侍郎坐主導河東流知和州徽宗立曾布用為工部侍郎拜刑部尚書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鄧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政和初卒事蹟詳

祐三

辛

宋史本傳

楊康國傳

楊康國魏人第進士材具修整應物知務累官朝奉郎御史臺檢法官元祐二年以胡宗愈薦除監察御史疏言蘇軾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時臣未有言責徒自震恐未必無人為陛下言不可之狀致朝廷尚稽竄責今幸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孤負且石勒一僭偽之主猶曰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臣為人臣不忍盡道石勒之語王覲論胡宗愈

不可執政內批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康國言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觀皆緣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望追寢罷觀之命三年九月以劉安世言與執政瓜葛之戚改權發遣開封府推官遷工部員外郎五年復為監察御史劉摯乞外任康國奏言臣竊聞門下侍郎劉摯避寵辭榮懇求外郡傳播京都人情上下莫不驚駭蓋摯高材遠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此不獨天下所共知亦為陛下所知久矣故自侍御史再遷為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自以眷厚責深勇於求

祐三

辛

退雖於摯為美於人為難其在朝廷事體甚重豈可輕聽其去臣聞楊箱居廟堂人心自化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是則德望大臣進退出處實繫國家休戚安可不謹臣愚職在言責乃陛下耳目之官有所見聞豈敢避罪畏縮而不言也伏望押摯依舊入省與二三執政協謀同輔共致太平天下幸甚尋擢殿中侍御史改左司諫章衡除集賢殿修撰知襄州康國言衡污行醜名著問天下語其惡穢之迹君父之前不敢縷陳豈可以歲月敘遷進兼清職況郡守之寄師表千里民所取法考衡素履所至之郡識者見之莫

不訝朝廷差任之失愚民見之則曰郡守尙爾我何爲而不可當見夫不夫婦不婦男不男女不女矣伏望追寢新命以清朝論六年資政殿大學士前知青州王安禮移知蔡州以言官彈奏青州任內不法事得實移知舒州康國奏言安禮自小官以至大用自謂姦雄所至恣橫前任柄臣已坐濫違罷去年持帥節又以贓污著聞猶敢公肆姦言文飾罪戾足見凌蔑法度侮慢朝廷大臣若斯可不深治而乃止令遷易自蔡移舒在安禮無一毫之損士論沸騰莫不竊議或謂朝廷優異大臣特屈常法臣雖至愚實所未

祐三

垂

喻如此施行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也況安禮素無禮義必不謂朝廷屈法以爲恩當謂曲見牢籠而愈橫若方鎮大臣又有如安禮之不法者不知朝廷將治之乎又將貸之乎若將治之則何行之於彼而不行之於此若將又貸則臣恐自此以往方鎮大臣更相倣倣以玩陛下之法矣苟況以謂法者治之端足以輔德而弼教陛下深居九重垂衣拱手雍容指揮而天下莫不傾聽承命遵守詔令而不敢須臾違者以其畏朝廷之法耳今法不行而務寬貸使天下何所畏憚恐非朝廷之福也且法行則朝廷尊不行則

紀綱壞漢賈誼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是法豈可以不行也奈何爲一安禮而特屈陛下之法哉伏望正安禮之罪褫奪職名使自循省以誠天下不法之吏詔落安禮職仍知舒州尋兼權給事中蘇轍除尙書右丞康國奏言朕乖不共事雖職不同室其勢然也故自聖朝祖宗以來官吏之有嫌隙不和者率許相避蓋其情終不可以強同而適足以敗事故也且以近事言之昨賈易懷州上謝表言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後易爲殿中侍御史轍爲御史中

祐三

垂

丞不可以同處臺中朝廷遂罷易出爲淮東提刑近日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因理會職事而轍彈奏堯俞等以爲無禮無儀見欺自解欲擅威權互相紛爭而又旁及呂大防劉摯蘇頌當時士論不平皆謂彈奏不當致使堯俞等居席不安素煩天聽乞解機務幸賴陛下體察宣押堯俞等依舊供職彈墨未乾遂擢轍與堯俞等同參大政且轍與易臺中尙不并處況廟堂之上動繫天下安危豈可與堯俞等共事哉有此未安所繫甚大所有畫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精賜裁處又言臣僚累具彈

奏尙書右丞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其事有六至今未蒙聽納臣自惟遭遇陛下不以臣不肖擢臣置之諫垣者度陛下必欲激臣懦衷使之夙夜恐懼日思所以圖報也今豺狼當路姦惡在朝臣若持祿取容畏憚緘默不爲陛下言之則是臣有負陛下任使矣臣何面目復見陛下乎此臣所以甯犯顏竭忠而死不願箝口持祿而榮萬一開悟聖聰屏去姦惡朝廷清明聽斷無惑召來和氣天下大安豈獨愚臣倦倦之望朝論上下端人正士以朝廷爲憂者莫不有此望也轍有六事而陛下不以爲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

祐三

書

並有文學所以眷獎之厚而用轍之堅也果如此則尤不可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爲如此若謂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爲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爲美麗浮侈豔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家其學如此安足爲陛下謀王體斷國論與其緝熙天下之事哉王安石以文學進而天下擾擾此陛下之所知也當

時呂誨大奮忠義屢疏安石謂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必無安靜之理皆果如其言此亦天下所共知也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猶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安石進而韓琦富弼司馬光不能並處相繼罷去何哉蓋趨向不同而所見者異也正人皆去故安石得以援引同類則呂惠卿章惇蔡確接迹居廊廟故天下擾擾此亦陛下之所知也今陛下願轍之厚而用轍之堅臣恐宰執之間自非貪榮苟祿有如韓琦富弼司馬光之人不能與轍並處有相繼而去者矣又

祐三

書

況復有睚眦者乎則轍於私計得行援引朋邪又如安石之引惠卿惇確共處廟堂則天下之事又不可知也此皆治亂所繫非同尋常彈奏庶官違法害公之事而已臣今所言上可以繫朝廷安危下可以繫生民休戚此事甚大不可不慮也臣是以忘身捐命不避禍患而爲陛下言之惟望陛下斷自宸衷早賜罷轍則天下幸甚轍疏辨並許康國康國罷爲吏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鄭雍繳還詞頭改郎中康國乞外補除知磁州旣而韓忠彥劉摯謂此除不平遂改衛州康國復自言昔官于衛死亡者五願換相或懷因

再改相州以祠部郎中移知蘄州改京東路轉運副使康國由貧賤輟耕讀書爲御史諫官出奉使指議論政事爲朝廷聞人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劉摯忠肅集

龔原傳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哲宗卽位爲太學博士兩浙運判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遷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出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歷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而卒

朱紱傳

祐三

美

朱紱字君貺福建仙遊人與同郡黃隱傅楫皆以詞賦名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等薦除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聖初章惇當國貶斥元祐諸臣紱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遷諸王宮侍講四年再遷翊善元符元年改都官員外郎鄒浩以諫劾后事竄新州貧甚紱率親舊贖行事聞下臺鞠治以紱贖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卽位起用藩邸舊臣累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時范純禮劉安世呂希哲張舜民屏黜在外紱悉爲論列馬涓送吏部與入差遣紱謂涓臺官兼進士第一人無他

過犯送吏部非崇重臺官之體紱在後省凡四閱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紱不爲動會蔡王似府史以語言指斥送大理寺推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論救黜知淮陽軍紱論駁再三以忤旨出知壽州崇寧元年進寶文閣待制知成德軍兼眞定府路安撫使先是蔡京欲築木蘭陂渠以應讖詭言引水溉田請於朝及紹述說興紱遺書責京曰寒族居莆者爲築陂傾產雖爲莆亦爲公也自陂成以來公家父子兄弟布滿朝廷未必非鍾靈蘭水力宜建樹不朽爲梓里增光而公由開封歷承旨轉僕射皆爲

祐三

美

美官諸所建明殊損威望令弟樞密公爲荆公名坦濡染學術乃中傷善類酷於章惇長公子少保君常盡或宸衷諸少公子侍郎君駙馬君侍讀君協謀相濟天下之人盡皆切齒殆非所以報効國恩培植家慶而赫濯地靈也近者太后還政新天子銳意太平而僉黨倡紹述熙豐之議彼爲是議者豈眞毫髮爲朝廷計哉特借是以國權位復恩怨爾自公秉政中外屬望今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力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肆情得意取快一時不知基禍異日貽穢青史爲可畏也京怒嗾御史中丞石豫劾紱與王回

鄒浩合黨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以星變故除黨禁起知復州蔡京復相級遂罷大觀元年依舊落職贈少保通鑑長編揚仲良紀本末參編建通志

葉祖洽傳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元祐初歷職方兵部員外郎紹聖中為左司郎中曾布用事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改竇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引為吏部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為小馴狐布罷出知定州且行大言於上徽宗怒其躁妄降集賢修撰提舉沖祐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

祐三

美

和末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朱師服傳

朱師服海州人紹聖四年任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坐與蘇軾往來五年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安置興國軍入黨籍崇寧五年移秀州紹興三年追復集英殿修撰五年師服孫迪功即秉文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再復寶文閣待制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鼎者并以師服賀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有曰首元祐之謫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寅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先稜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不

施行 繫年要錄卷六 十七卷九十

祐三

美

元祐黨人傳卷第四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餘官

秦觀傳

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兄蘇軾子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試以賢良方正薦除太學博士為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

祐四

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黃庭堅傳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甯人幼警悟讀書數過即成誦與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為散法遂移戎州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甯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召皆辭不行丐郡知太

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嘗與趙挺之同校舉子文一卷使蟒蛇字挺之欲黜之諸人盡然庭

堅獨相持挺之識其言問曰公主此文不識二字出何處庭堅良久曰出梁武懺挺之以其侮已大銜之

及是挺之作相令陳舉上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為

幸災除名羈管宣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事蹟

詳宋史本傳參過庭錄

晁補之傳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元祐初為太學正遷著作佐郎章惇當

祐四

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一毫

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

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

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

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

大觀末出黨籍知達州改泗州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耒傳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

函關賦已傳人口弱冠第進士范純仁薦試秘書正

字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

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歷知汝州
崇甯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未在頴聞蘇軾
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
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
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事蹟詳宋史本傳

吳安詩傳

吳安詩字傳正建安人父充宋史有傳安詩有賢行
東萊詩話以陰歷朝散大夫元祐三年為禮部員外郎四
年擢右司諫吳處厚奏上蔡確所作車蓋亭詩安詩
上疏劾確譏訕確責降分司南京安詩同左諫議大

祐四

三

夫梁燾等奏言責確太輕確遂有新州之命及登對
宣仁后獎諭曰卿等論事每如此天必祐之知成都
府李之純召為戶部侍郎以蔡京代之安詩復與燾
等奏言之純謹厚豈弟詳練政事在蜀八年百姓安
悅驟以輕薄少年代之至則必微才能之名不肯以
持循安靜為意蜀民易為動搖恐別致生事為異曰
之憂疏入改京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七年除天
章閣侍講改直集賢院兼侍講尋除中書舍人章惇
復資政殿學士安詩不書錄黃八年與蘇軾等校正
陸宣公奏議進呈長編四百紹聖元年門下侍郎蘇

轍罷知汝州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情本
出愛君語哲宗怒命別撰詞降為起居舍人四年坐
鼓煽凶焰附會邪謀責授濮州團練副使連州安置
崇甯元年列名黨籍通鑑長編參紀事安詩母正憲
夫人也知識過人最能文紹聖初安詩欲論事而懼
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及貶夫
人不自以為恨故蘇子由輓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得

忠言東萊詩話

歐陽棐傳

歐陽棐字叔衍修中子廬陵人登進士乙科哲宗即

祐四

四

位為秘書省著作郎後為職方禮部右司二員外郎
章惇入相棐數請外乃以朝散郎秘閣校理知襄州
有魏泰者曾布妻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布以傳食于
漢南雖為布衣州郡以倅貳之禮接之多規占公私
田園前後無復誰何者于是于州門之東偏樓店官
廢址為天荒而請之上下彌縫為成書棐曰孰謂州
門之東偏而有天荒可請乎州官上下更謂棐不可
却棐曰天荒在野泰請之地州門之左以門左之地
為天荒售人非政也惇泰而誣天荒之令非法也泰
怒訴于轉運司下其訴于州棐終持不與泰由是譖

于布罷知潞州元符元年詔業朋附元祐每希進用
落職長編五元符三年復以朝散郎還朝為尙書吏

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知蔡州崇寧元年入黨籍

鑄職降官五年出籍政和三年卒西臺集參著有堯

歷三卷合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

卷九朝史畧二卷食貨策五卷集古目二十卷囊餘

二卷西臺集事蹟詳宋史本傳

劉唐老傳

劉唐老字壽臣范太史集手記洛陽人曾祖溫叟祖燭宋史

有傳父忱字明復官修撰唐老文采質性見稱縉紳

祐四

五

和而不流敏而不固熙寧七年忱以太常少卿會遼

使蕭素商量地界唐老由惠州司戶參軍隨行書寫

機宜文字元祐初累官奉議郎二年以呂大防舉召

試館職合格除秘閣校理權登聞鼓院三年為太常

博士五年遷右正言奏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

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庶于清閒之暇以備觀

覽從之又言諸路州縣有自來災傷倚閣稅賦候豐

熟日起納今來秋稼已成竊慮官吏乘此登稔併行

催索轉運司利於輸入不免督責施行伏念間者累

年災傷公私逋負不少幸茲一稔稱貸之餘苦無遺

溢逼於催科之嚴反以收成為患臣欲乞朝廷指揮

諸路有倚閣稅賦以十分為率且令催納三分其餘

候將來豐熟依條舉行所貴佃民實獲豐年之惠又

言貢舉條制考進士試卷以四場工拙定去留高下

蓋以分經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異故使程文均取

更不分經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場通定之文所主

不一或以經義或以詩賦或以策論各隨習尚互為

升黜緣舉人所繫利害大者在於得失而高下又其

次焉須其去留高下之間二者分為約束如治平以

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

祐四

六

去留主經術其論策二場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經術

詞賦別成兩科須理各有所主治經者必以義對為

先作賦者當以章句為重乞將治經者以大義定去

留詩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主取舍策論止於定高

下不豫去留之例如此則主司議論既各有適從士

子得失亦不誤所習伏乞詳酌施行從之知蔡州資

政殿學士王安禮緣人言移知舒州唐老奏言安禮

緣青州任內貪穢不法朝廷再下監司體按未知今

此改任為其有罪而責之邪以為無事而不治邪苟

為有罪而責則舒之視蔡均為便藩何名譴黜若為

無事而不治則今茲易地有何所因又安禮常以章辨歸過於指使使臣眾議喧然亦以為笑且身係大臣固當自重乃與使令厮役規利營財主俸祿之遺餘味商途之稅入縱非已物猥屑益彰臣竊謂官吏在任與販論法固不為輕使小人有犯則罪之大臣犯此則弗罪則是禁令已不行於貴近法與天下公共王者猶不得私况臣下乎伏望聖慈將所按王安禮事迹明白施行以正朝廷之紀綱以肅官吏之貪穢六年以疏劾蘇軾與趙鼎交通誣罔罷為兵部員外郎韓川封還詞頭唐老乞知絳州移提點秦鳳等

祐四

七

路提刑紹聖中唐老嘗為文康世言時事必變章停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四年為康世妻父蔡碩所告詔唐老元祐姦黨時出險言落職添差監桂陽監鹽茶酒稅徽宗即位復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曹州崇甯元年落直秘閣改知相州尋坐為刑戶部官時倡為寬縱之說刪改元符敕條落職勾管鴻慶宮崇甯二年除名勒停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朝請郎通鑑長編末范太史集手記邵氏問見錄劉效彭城集王鞏傳王鞏字定國莘縣人父素宋史有傳鞏篤學力文志

節甚堅練達世務疆力敢言吳充馮京器其為人東坡集上書言事多切時病京薦于上王安石沮之老學庵筆記累官大理評事八年坐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追兩官勒停長編二百六十二尋為秘書省正字九年坐借趙居兵書追兩官勒停元豐二年叙復太常博士坐與蘇軾交通受謗訕文字不繳又受王誵金謫監賓州鹽酒稅通鑑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東坡鞏安患難不戚于懷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書于大學凡置博士試弟子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之鞏處放逐秦少游論更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

祐四

八

示山谷集成論語註十卷自信不惑成一家之言請閩門奏上之三年歸來秦少游序氣益剛實劉學日記見十九言事如故樂城司馬光喜之待以國士東坡元祐元年長言之朝廷擢宗正寺丞樂城疏論宗室疎遠者不當稱皇伯皇叔言者撫其疏指為離間宗室除揚州通判長編二百九十在任皎皎府賴以治更謝景温王安禮二守皆相喜因有少年之過代還四年除知海州不滿意呂大防愛其才改知密州到官數月言者交攻罷歸因恩例乞得管勾太平觀劉學日記五年起判登聞鼓院朱光庭言未協公議詔別差遣

長編四百 謝景温荐其有政事才通判揚州在官無
過四百四 蘇轍言鞏之所長人所難能所短或少年

所不免乞加錄用六年除知宿州四百五安鼎姚勳

論鞏在揚州日交通州吏馬守珍踰違公事詔罷新

命依舊管勾太平觀長編四百五十九改朝奉郎管勾鴻慶

宮紹聖初為榮州簽判長編五百四鞏跌蕩傲世好

臧否人物其口可畏以是頗不容於人劉摯每除官

輒為言者所論故終不顯宋元符元年坐元祐中及

元豐末累上書議論朝政欲盡變先朝法度追毀出

身以來告勅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徽宗立復朝散

祐四

九

郎崇甯元年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入黨籍長編參紀

輩生長富貴所好皆老書生事山谷長于詩宋東坡

歎為不及墨莊漫錄他文章不守近儒繩尺欲以雄長一

時山谷小草有高韻宋書著有論語注十卷聞見近

錄一卷甲申雜記一卷隨手雜錄一卷

呂希哲傳

呂希哲字原明公著長子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

郎范祖禹其妹婿也祖禹言于哲宗詔以為崇政殿

說書擢右司諫不拜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

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分司南京居和州徽

宗初為秘書少監改光祿少卿以直秘閣知曹州崇
甯元年落直秘閣入黨籍依舊知曹州移相州徙邢
州罷為官祠羈寓淮泗十餘年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杜純傳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熙
甯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置條例司

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交薦除河北轉運判官召為

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累陝西轉運使

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以集賢院學士提舉

祐四

十

崇福宮改修撰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保源傳

張保源字澄之草堂寺題名未詳里貫累官通直郎元符

三年坐元祐中上書妄議朝政附會奸臣勒停仍展

三期叙于峽州居住通鑑五年與監廟差遣楊仲良

孔平仲傳

孔平仲字義甫文仲弟以呂公著薦為秘書丞集賢

校理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

元符元年削校理知衡州徙韶州坐前上書之故責

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為戶部金部郎中累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兗州景靈宮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衡鈞傳

衡鈞不祥里貫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涇州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六人五年追復舊官資任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袁公適傳

袁公適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六人五

前四

十一

年追復舊官資任同上

馮百藥傳

馮百藥四川果州人輿地紀勝坐元符三年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三年入黨籍邪中五年吏部注在外紹興二十五年有黨籍即知武進縣咸清縣志

周誼傳

周誼坐元符末應詔上書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彬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九人五年追復朝散郎同上

孫琮傳

孫琮坐元符末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

編管荆門軍崇甯五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一人五年叙復承事郎同上

范柔中傳

范柔中字元翼江西南城人元豐八年進士累官宣教郎太學博士其學長于春秋著春秋見微十卷折衷三傳去取諸家深得聖人之意元符二年三月詔求直言柔中上書多詆紹聖併及熙豐之政且獻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羈管入黨籍選人邪上尤甚第一人崇甯五年叙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仍不許放還紹興五年以晏敦復言贈直秘閣與一子官繫

前四

十二

要錄參九朝編年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兩江人物志

鄧考甫傳

鄧考甫史傳作孝甫字成之臨州人積官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去官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可勝言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蔡京嫉之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甯去黨碑釋逐臣同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否遂卒于筠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察傳

王察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詆斥得罪宗廟落職
勒停編管深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四
人五年於舊資上降兩官追復紹興初贈直祕閣官其子一人紀事本末參繫年要錄

趙岫傳

趙岫衢州西安人怍躬湯子元祐五年冠氏尉押錢綱有欠改所

注官紹聖四年順德軍司法參軍崇甯初坐元符上書得罪宗廟落

職勒停編管處州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五人

五年于舊資上降兩官收叙長編四百三十七參紀事本末

封覺民傳

封覺民不詳里貫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詆斥得

祐四

十三

罪宗廟除名勒停永不收叙編管簡州崇甯三年入

黨籍邪上尤甚第三人五年追復承事郎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末

胡端修傳

胡端修武進人祖宿諡文恭父宗愈官尚書右丞諡

修簡宋史皆有傳端修元豐二年進士累官承議郎

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詆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

編管廣安軍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七人五

年叙復宣德郎紹興三年贈直秘閣繫年要錄參成治世陵志長編

紀事本末

李傑傳

李傑字穎伯湖南邵陽人熙甯進士應知永靖二州

元祐初年梓州路轉運判官時瀘南安撫使李琮奏

蠻賊乞弟為患身死新立願須阿機親手刻到芳牌

乞投降詔傑與知瀘州張先明接納尋遷梓州路提

點刑獄五年改金部郎中言利州路興州青陽鎮見

有銅坑一百餘處舊係西河邊防財用司舉官招誘

收買又本錢亦是本司計置應副昨廢罷本司將上

件銅場併入陝西轉運司管勾自併入後來將銅價

僅減一半又本錢多不敷足雖有所舉監官無由辦

祐四

古

集采銅之人逐旋散潰所收漸少課利日虧今相度

欲乞每斤量與添錢多行計置本錢依舊兼用銀絹

于稱下堆垛及比附韶州岑小場例選官量與酬獎

使設法措置必有所增詔于利州常平錢內借錢五

萬貫充買銅本錢每斤依本處見買價錢餘並從之

長編四百七十二崇甯元年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詆斥

得罪宗廟勒停編管唐州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

十六人五年于舊資上降兩資收叙後為湖南安撫

使終於大理卿嘗買書萬卷藏之郡庠置田數千畝

以贍宗族明一統志

李賁傳

李賁崇甯選人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編管單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七人五年降兩資收叙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趙令時傳

趙令時初字景貺蘇軾為改字德麟燕懿王元孫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穎州公事時蘇軾為守愛其才因薦於朝宣仁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時坐交通軾罰金已而附內侍譚稹以進紹聖初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

祐四

五

言令時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時昔事譚稹願違清議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遷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遷甯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無以為斂帝命戶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宋史參東坡集

郭執中傳

郭執中四川華陽人郭氏以中字行者凡二十六人皆賢者也執中崇甯二年進士坐元符上書訾譏謗斥邪上尤甚除名勒停編管成州靖康元年李綱為

宣撫使督兵救太原執中在幕下种師中敗執中遁歸紹興初張浚在川陝以執中為直徽猷閣知嘉州五年召為兵部員外郎累官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行府參議軍務六年卒上覽遺表歎息贈徽猷閣直學士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執中禁錮二十年晚遭際高宗而年齒已老不能收尺寸之效要錄參贊著氏族譜楊仲良紀事本末

石芳傳

石芳眉州人紹聖進士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詆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編管曹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

祐四

六

上尤甚第十八人五年降兩資收叙紀事本末參四川通志

金極傳

金極字克中江西樂平人紹聖進士宰分宜上書乞斬蔡京以謝天下崇甯初坐元符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邪上尤甚第三十三人三年入黨籍五年于

舊資上降兩官收叙落職勒停編管廬州適意閒曠

以附醫藥為不足然樂未去而憂繼至每節律如此紹興初贈太常博士樂平縣志

高公應傳

高公應坐元符末應詔上書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

管隨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二人五年

于舊資上降兩官收叙楊仲良長編

安信之傳

安信之崇甯初選人坐元符應詔上書譏訕詆斥得

罪宗廟落職勒停編管同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

尤甚第十人五年降兩資收叙同上

張集傳

張集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詆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

編管濰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四人

五年降兩資收叙同上

祐四

七

黃策傳

黃策字子虛蘇州人九歲能屬文嘗追和梁昭明所

選詩持見蘇軾軾曰子異時必以文顯弱冠擢第歷

雍邱主簿齊州教授元符末詔中外言事時昭慈聖

獻皇后既復位號而典冊未有盡正者策引古誼上

書甚切蔡京深銜之崇甯初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

十八人編管登州會赦還後為發運司屬官斥賣京

家貲得京草復元祐皇后制所錄上皇聖語親劄副

本上進見神宗悔悟之心欽聖詔復之旨隆祐誣抑

之由由是京主並后以遂復廢之姦益明建炎中追

錄黨人除直秘閣通判嚴州初欽宗在青宮時聞策

名大書隨緣堂三字以賜因自號隨緣居士姑蘇志

九紹興二年卒注文定集黃

吳安遜傳

吳安遜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落職勒

停編管濮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十九人

五年叙復宣義郎楊仲良長編

周永徽傳

周永徽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落職勒

停編管眉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一

祐四

六

人五年于舊資上降兩資收叙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同上

高漸傳

高漸字善時萍鄉人熙甯進士甯鄉尉論新法有行

而未便便而未盡善者凡十策調廣州錄事參軍建

中靖國初再疏請正元祐元符二后君妾之分崇甯

初編管撫州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九人大觀二年

預入寶赦與起居舍人黃庭堅等同時復官西江人

張夙傳

張夙未詳里貫坐元符末上書譏訕詆斥得罪宗廟

編管廣濟軍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一人五年追復承事郎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鮮于綽傳

鮮于綽字大受陽翟人與陳恬叔易崔鷄德符齊名時稱陽城三士元符元年官太學錄韓維卒綽為撰行狀崇甯初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落職勒停編管河陽軍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七人五年于舊資上降兩官收叙著有傳信錄十卷記元豐後政事得失人物臧否郡齋讀書志參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呂諒卿傳

祐四

九

呂諒卿福建晉江人與兄惠卿異趣元符中為温州軍事推官上書詆紹述新法之非崇甯三年編類元符章疏姓名諒卿以上書謗訕斥得罪宗廟入黨籍追官勒停亳州編管御書姦黨碑賦其兄惠卿惠卿自劾求罷乞令諒卿出籍諒卿遂廢錮終身紹興二年贈宣教郎官其家一人福建通志

王貫傳

王貫不詳里貫坐元符上書譏訕詆斥得罪宗廟編管棧州崇甯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二人五年于舊資上降兩資收叙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朱紘傳

朱紘哲宗時累官秘書省校書郎守唐州汾陽縣令修復故渠為利旁境計臣言狀遷大理丞崇甯初致仕三年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謗斥譏訕得罪宗廟除名勒停以老疾免羈管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八人蘇魏公集三十參紀事本末

吳朋傳

吳朋全椒人元豐進士崇甯三年已故坐元符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邪上尤甚第五人入黨籍楊仲良紀事本末參通志

梁安國傳

祐四

十

梁安國不詳里貫崇甯初蔡京奏舉充講議司國用檢討官三年坐元符三年上書謗訕勒停永不收叙羈管襄州入黨籍五年叙復宣義郎九朝編年參紀事本末

王古傳

王古浙江建德人歷知會稽成都二縣坐元符上書謗訕得罪宗廟邪上尤甚第二十五人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官朝散郎簽書榮州軍事判官蘇公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長編紀事本末參茅山志嚴州府志

蘇迥傳

蘇迥字彥遠東坡之族子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崇甯三年坐上書謗訕除名勒停編管華州入元祐黨籍邪上尤甚五年量移潼川後爲普州安岳尉卒于官紹興初特贈宣教郎

編事本末

檀同字以忠建德人登熙甯三年進士第紹聖間官

尚書時悉改元祐之政因上書極言朝廷罷呂大防

蘇軾范純仁用章惇曾布蔡卞去三賢而進三凶此

天下治亂之由也書奏免官

一江南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崇甯三年

坐元符末上書謗訕除名勒停編管湖州五年于舊

資上降兩資收叙長編紀事本末

何大受傳

何大受成都府雅州人坐元符上書謗訕勒停永不收叙羈管襄

州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降兩官收叙同上

王箴傳

王箴字元直眉山入蘇軾妻同安君之弟九歲通經

羽冠軾見其文甚愛與成都學官侯元叔每論古人

退即書數百言如史漢論贊者元叔嘆其有史筆元

祐問累詔徵之力辭崇甯元年坐元符上書謗訕勒

停永不收叙羈管通州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奉議

郎子先光俱登進士以詩文名

施註蘇詩參萬姓統譜卷四十四長編紀事本末

鹿敏求傳

鹿敏求不詳里貫元符末官韶州仁化令三年應詔

上書可采除承務郎崇甯三年迫所授承事郎降充

簿尉揚仲良紀事本末

江公望傳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

拜左司諫內苑蓄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對帝

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鵝蓄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

以柱杖逐鵬鵬不去乃刻公望姓名于杖以識其諫

蔡王府吏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論救出知惟揚軍

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

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確同贈右

諫議大夫事蹟詳宋史本傳

曾紆傳

曾紆字公衮號空青世家撫之南豐丞相布之第四

子也年十三伯父鞏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以父任

百言不敢以宰相子為嫌布免相言者指紆嘗夜過韓儀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入元祐黨籍竄永州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簽書南國軍節度判官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移知楚州紆因荒政役饑民渠通而民活者不可勝計因加直秘閣移秀州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副使罷歸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頤浩張俊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眾未及言紆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

祐四

三

疑者數日苗傅來取兵紆請端械繫使者毋令還高宗反正御史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盜孫誠等暴誘屬邑一方騷然紆作聖旨招安單舸見之諭以禍福誠等望風迎拜紆上書請矯制罪上廉而釋之未幾隆祐皇后崩監護使李回辟為修奉議者欲稱園陵紆曰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附此特權宮耳當先正名朝廷用其言聞者服其得體提舉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進直寶文閣知衢州未之官卒年六十有三紆

才高識明博極書史其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得其詩而愛之手書於扇紆之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詩文每出人爭誦之篆隸行艸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浮溪集曾公墓誌箸有空青遺文十卷

高士育傳

高士育濠州人父遵裕宋史有傳士育遵裕幼子元約末累官左班殿直先是邢恕教遵裕之子士京上書言宣仁于哲宗有異心王珪遣遵裕之子來議策

祐四

三

立事遵裕斥去之蔡卞遂唱道廢聖母之議哲宗不聽三年士育應詔上書言其父最愛士育病且死未嘗離左右不見士充來說王珪所詢廢立之事改承務即除環慶路幹辦公事崇甯元年追所授官仍為左班殿直長編四百八十八

鄧忠臣傳

鄧忠臣字慎思長沙人自號玉池先生熙甯二年進士王珪門客也累官知衡陽縣大理丞元豐四年為開封府界提舉司管勾官奏言祥符縣鄧公鄉大坳村有泉水民間飲之多能愈疾遂妄以李水子為名

京師內外士庶軍營子弟轉相告言今日神見某處
明日神降某處傾動風俗結成朋社率斂財物奔走
鄧公鄉欲與神立廟小人緣此易生姦心神民異業
不可不禁不報長編二以獻郊祀慶成賦及原廟詩
百韻權秘書省正字元祐三年以韓川言通判瀛州
遷考功郎忠臣事母周以孝聞母卒護喪歸里飲食
起居哀慕之節皆應古禮有學行能文長于雜記嘗
註杜詩又留心晉史元祐中充注晉史官申省乞差
劉躡蘇象先王摭白時中充晉史檢校官為姚勳所
劾崇甯初權發遣汝州初范純仁薨諡曰忠宣忠臣

祐四

圭

為諡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
知扶危而濟傾甯恤跋前而疐後又曰方議言亂國
而明蔡確之無實泊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
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
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
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
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
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鵲坐隅已分賈生之
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
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元

年十二月臣僚上言純仁諡已追奪定議之博士覆
議之郎官各罰銅十斤忠臣坐是罷為管幹南京鴻
慶宮三年添入黨籍後贈直秘閣著有玉池集書錄
解題
參湖陰縣志能改齊漫錄通
鑑長編墨莊漫錄

種師極傳

種師極即師道也案宋史卷三百卅五種師道傳字
彝叔世衡孫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
文階為熙州推官權同谷縣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
平議役法忤蔡京換莊宅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
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宣和初以武功大夫忠州

祐四

美

刺史涇原路都鈐轄知懷德軍又種師道親姪種湘
撰行狀曰亡伯師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亮顯著
見于勲業任提舉常平日因上言免役事入元祐黨
籍又紹興五年敕旨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
密院事贈少保種師道世載韜略性服仁義早親有
道以自修飾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
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致使退休則師道曾入黨籍
確無疑義今黨籍碑三百九人中有師極無師道則
師極即師道原名無可疑者史失載耳

韓治傳

韓治字循之史相州人父忠彥宋史有傳熙甯八年

八月賜進士出身元祐中累官左朝散郎祕閣校理

七年詔侍從官及六曹長貳禮官集議郊祀典禮治

為太常丞與范純禮等二十二人議曰南郊合祭天

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祀大而地則闕焉亦非典禮神

宗皇帝考按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

帝於圓丘配以太祖又詔親祠北郊如南郊儀仍命

有司修定儀注則于承祀神祇禮無違者至于二郊

之祭或不並行則有司攝事亦自有典禮合于周官

大宗伯王不與祀則攝位之文惟是北郊先帝未及

祐四 三

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繁文

未節則親祠之禮無不可為蓋天地重祀尤宜敬重

不宜數有廢舉若昨罷合祭違悖經典固須改正既

已合禮而又紛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請並

依先朝詔旨施行紹聖四年知邢州元符元年提點

京西刑獄二年召為吏部郎中章惇詆為劉摯門下

半夜客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與知州差遣長編為

太僕少卿知相州以疾丐祠以其子肖胃代之宋治

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凝如

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

其有家學見氏

都賦傳

都賦山西陵川人舉進士元符元年累官承議郎金

部員外郎遷至鴻臚卿每朝帝虛已咨問賦據經而

對多見嘉納拜梓州轉運提押西川四十五州多著

美績崇甯三年坐議棄涇州阻壞先烈降授承議郎

權發遣坊州再貶宣德郎監撫州酒稅入黨籍五年

叙復朝散郎山西

秦希甫傳

秦希甫字辨之吳郡人元豐三年進士元符中為陝

祐四 天

西轉運判官初熙河將王瞻下邊川胡宗回為帥復

遣瞻取青唐詔立鄯州而以邊川為湟州未幾屬羌

叛宗回討之數敗希甫奏王瞻厚取邊川青唐府庫

金珠等物因此致變及殺森摩乾展等以滅口又言

熙河既受轄正之降以兵至青唐即求嘉勒之後或

只令隆贊承襲方合人心據地里從河州至湟州二

百四十五里道路險阨不通車乘惟是頭口馱載人

夫擔負幹旋峽中多遇寇掠道無宿頓人無飲食畜

無芻秣如赴死地即今欲全師而歸已是難事緣鄯

州招下新羌萬餘人若一離本處皆為讐敵望朝廷

早追隆贊及三偽公主入鄯州分付降羌令自撫循
求故主溫溪心之後守湟州徐議引出尙爲萬全之
計於朝廷存亡繼絕之道兩無虧損漢罷朱崖郡棄
輪臺皆盛德事未爲國恥今所陳事機間不容息乞
早措置萬一後時邊禍不輕臣及州郡官吏雖被重
誅無益成敗然猶未敢深言後患也熙河蘭會經略
使胡宗回怒其異已數沮之希甫乞移他官徽宗卽
位棄鄯州任伯雨再疏宗回罪奪職知蘄州崇甯初
黨論起言者又以希甫棄地爲罪降官勒停三年入
黨籍通鑑長編參
王蓋姑蘇志五年叙復朝散大夫與知州差遣

祐四

三

紀事
本末

錢景祥傳

錢景祥字孺文吳王越之曾孫元祐元年官籍田

令山谷年譜十九四年知黃巖縣赤城志九聖初坐議棄湟州阻壞

先烈勒停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承議郎紀事本末

周紱傳

周紱福建龍溪人兄純累官京西轉運判官戶部員

外郎紱熙甯六年進士元符二年累官廣信軍通判

言沿邊兵器不修者萬數物料不計工力亦有所不

速攻守之器類用毛羽絲枲膠漆經者則水氣蒸溽

修之數少壞之數多又言廣信城北鮑河夏秋山雨
暴漲倒流入城淹浸草場漂蕩屋舍又廣信安肅三
州之兵乞與巡邊司兵滾同差使又河朔馬不足請
就近地或府界或西市團網分配邊城并提道官八
員無職事可領乞罷屯田判官願專置一官所在責
逐縣令佐兼領田事上謂輔臣曰紱所陳頗有理可
令召對長編五遷戶部員外郎與兄純同任有大小
戶部之稱未幾出權秦鳳經略司元符二年奏役使
勞敝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
依條賑貸從之長編五崇甯元年知興化軍福建通志

祐四

三

年入黨籍

何大正傳

何大正字自中大庾人博通諸經尤達於易元祐間

太學上舍生諸儒推許元符三年應詔上書請還元

祐孟后位號賜同進士出身眞州司法參軍崇甯元

年追所賜出身並不得應舉後官南雄州司理治獄

察情根于所學廣東黃志致仕卒江西通志引

呂彥祖傳

呂彥祖開封人登進士元符三年應詔上書可採除

淄州司戶參軍崇甯元年追所授官通鑑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梁寬傳

梁寬江西新喻人熙甯六年進士累官朝請郎建中靖國元年言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惟朝廷之士革面迎合雖田野書生亦懷觀望掉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第其間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所損不細又如紹聖之際方天若對策其間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為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貴為惜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時以蔡卞用事正持威柄方務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其平日

祐四

圭

私警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為法式不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崇甯三年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降授朝散郎差監南康軍酒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寬博學高才受知于范純粹屢從徵辟為上客通鑑

沈千傳

沈千歸安人元豐二年進士崇甯三年坐元符上書邪上第十七人入黨籍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常州酒

稅後復官終提舉杭州集虛觀贈奉政大夫長編紀事本末吳興志子昭遠七年要錄湖州府志有傳

曹興宗傳

曹興宗坐元符上書言多譏訕降兩官添差監當降授宣德郎監壽州酒稅三年勒停入黨籍五年叙復承議郎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羅鼎臣傳

羅鼎臣不詳里貫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五人降兩官致仕三年入黨籍同上

劉渤傳

祐四

圭

劉渤眉山人熙甯進士初任溫江修建學校元符中詔求直言九上書辨宣仁太后之誣及司馬光之枉乞用范純仁蘇轍斥退章惇蔡卞呂惠卿蔡京改提舉河北路常平崇甯三年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降授承議郎添監綿州酒稅入黨籍四川通志卷百五十一引宋劉甲蜀人

王拯傳

王拯州志崇甯初選人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三十七人衝替不得收官三年入黨籍崇甯五年叙復宣德郎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黃安期傳

黃安期不詳里貫坐元符上書言多譏訕邪上第十
五人降兩官添差監當降授宣德郎監虔州酒稅崇
甯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奉議郎同上

陳師錫傳

陳師錫字伯備建州建陽人游太學有傳聲神宗知
其材廷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
倚以為政熙甯中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疏言章惇
猶據高位司馬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蔡京為翰
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而京好大喜功交結

祐四

毒

內侍戚里以說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
祖宗基業自是而壞矣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曰蔡
京未正典刑願受竄貶于是出知穎廬滑三州坐黨
論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郴州卒師錫始與陳瓘
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事蹟詳宋史
本傳

于肇傳

于肇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譏訕衝替不得改官崇甯
二年入黨籍邪上第六人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楊仲
良長編紀
事本末

黃遷傳

黃遷四川陵井監人第進士元祐元年上言山澤之
利莫過鹽井向者有于課稅之外更使一井歲輸五
十萬緡謂之官溪錢願蠲除之長編三百七十六坐元符末
應詔上書言多譏斥衝替永不改官崇甯三年入黨
籍五年台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祐四

毒

元祐黨人傳卷第五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監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方俟正傳

方俟正宗宣初選人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謗訕崇宣

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注在外台入差遣紹興中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九年提點荆湖

南路公事繫年要錄

許堯輔傳

許堯輔莆田人紹聖元年進士坐元符末上書言多

詆譏邪上第十二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

年吏部注在外差遣福建通志參

楊肅傳

楊肅字持正福建閩縣人元祐六年進士元符初調

渭州推官未赴帥司檄攝長汀縣明年之渭州道由

京師上書論紹聖權奸以元祐為讐貶死故老大臣

成廢后之謀戮上書之士日食慧見饑饉薦臻皆由

於此言甚切直移知建陽縣崇宣三年蔡京專政列

肅入上書邪等籍除名勒停大觀間黨禁解起為建

寧軍節度推官福建通志卷

一百七十二

胡良傳

胡良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十三人衝替

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楊仲

良紀

梅君俞傳

梅君俞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十六人衝

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

寇宗顏傳

寇宗顏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八人衝替

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

張居傳

張居宣州真寶縣人舜民族元祐六年進士元符三

年徽宗即位下詔求言居時為黔州彭水合上疏切

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欺以為不可

及崇宣元年坐應詔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十六人

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

尋卒以孫瑄登朝贈大中大夫長編二百二十六參和朝

本末陸放翁集張君墓誌

李修傳

李修字季... 入紹聖二年知英德縣撰南游記刻於石崇宣

元年坐元符末上書詆譏邪上第十四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

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政和中豐城縣主簿事未參廣志

達純熙傳

達純熙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

四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

高遵恪傳

高遵恪濠州人崇寧初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降兩

官致仕三年入黨籍邪上第三十五人同上

案萃編與高遵裕合為一考遵裕宋史有傳卒

于哲宗時年六十不得至崇寧時當別為一人

黃才傳

祐五

黃才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十九人衝替

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曹盟傳

曹盟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一人衝替

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侯願道傳

侯願道崇寧初選人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

三十八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

注在外差遣同上

周遵道傳

周遵道江西臨川人紹聖四年進士坐元符末應詔

上書言多譏訕邪上第三十九人衝替不得改官三

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長編紀事本末

林膺傳

林膺福建福清人祖槩父旦宋史皆有傳以父任入

仕元符上書邪上第二十二人崇寧三年入黨籍宋史

葛輝傳

葛輝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三人衝

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

祐五

宋壽岳傳

宋壽岳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三十九人

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

同上

王公彥傳

王公彥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九人衝替

不得改官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紹興初官右承議

郎主管亳州明道宮二年進秩二等紀事本末

王交傳

王交崇寧初選人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

五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
差遣 紀事本末

張溥傳

張溥崇寧初選人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
十六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
外差遣 同上

許安修傳

許安修崇寧三年坐元符末上書言多詆譏邪上
第四人入黨籍五年於舊資上降兩資收叙紹興中知婺源縣州府志

五

五

劉吉甫元符中累官承務郎致仕坐元符末應詔上
書言多詆譏降官責遠小處監當崇寧三年入黨籍
邪上第八人同上

胡潛傳

胡潛崇寧初選人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
十七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
外差遣 同上

董祥傳

董祥崇寧初選人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二十
九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

差遣同上

楊瓌寶傳

楊瓌寶字器之管城人父仲元宋史有傳兄國寶字
應之與程伊川友善呂公著外甥也瓌寶元祐中自
常調堂除差知咸平縣六年為兩浙轉運判官累官
郡守與張文潛相唱和崇寧初坐元符二年上書謗
訕邪下降授朝請郎管勾鴻慶宮再降授朝奉郎添
差監宿州鹽酒稅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通鑑
長編參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宋史見後錄瓌寶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
少屈于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程伊川家日

六

六

以麤飯一盆菜蔬一盆兄弟分食甘如飴蜜不求于

人伊洛淵源錄

倪直孺傳

倪直孺建德人元豐八年進士元符末累官承議郎
崇寧二年坐上書謗訕降授宣德郎添差監南劍州
鹽稅五年敘復承議郎浙江通志參紀事本末

蔣津傳

蔣津毘陵人熙寧三年進士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
上第三十三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
吏部注合入差遣咸淳毘陵志參紀事本末

王守傳

王守崇寧初選人坐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三十二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注在外合入差遣紀事本末

鄧允中傳

鄧允中崇寧初選人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永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梁俊民傳

梁俊民崇寧初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永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祐五

七

王陽傳

王陽崇寧初選人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四十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注在外差遣同上

陸表民傳

陸表民崇寧初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永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注在外合入差遣同上

葉世英傳

葉世英元符末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追尊元授

假承務三年入黨籍五年復假承事郎不理選限同上

張裕傳

張裕崇寧初選人元符上書言多詆譏邪上第三十人衝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令吏部注在外合入差遣同上

謝潛傳

謝潛字致虛長汀人紹聖四年進士崇寧二年中宏詞科除瀛州教授坐元符末上封事規切時事邪上第三人尋赦大觀間知建陽及信州弋陽縣毀淫祠

蔡民間溺子邑人生子多以謝名福建通志卷一百二十七建炎初畫歸二聖策以獻進秩二等終奉議郎

陳唐傳

陳唐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詆譏謗斥得罪宗廟降授承務郎監華州酒稅務邪上第二十九人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宣德郎紀事本末

劉經國傳

劉經國崇寧三年已故坐元符三年應詔上書謗訕人黨籍同上

湯微傳

湯微傳

湯敏不詳里貫元祐中官陳州別駕上書請除揚王為左僕射元符二年除名送新州編管李長編

司馬康傳

司馬康字公休光子以韓絳薦為祕書省校書郎光堯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康自居喪蔬食寢于地得腹疾年四十一而卒贈右諫議大夫事迹詳

宋史本傳

宋保國傳

宋保國安陸人父祁宋史有傳保國與王安石友善臨川集有與保國書累監濟南鎮仇池筆記遷大理評事

祐五

九

熙寧八年坐與進士江汝猷毀榜殿守榜軍士降散官黃州安置彩選格起于唐李邵保國依元豐官制更定為彩選格御編元祐七年官宣德郎奏請皇太后行躬詣太廟之禮元符元年迫毀出身以來文字

除名長編五

百四

尋卒崇寧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

黃隱傳

黃隱字光中初名降字從善治平四年登進士第四人是歲族父君俞試開封第一回黜禮部隱上書乞以所得恩命補君俞官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隱知常州府無錫縣以最聞元豐五年入為監察御

史裏行時方向王安石學神宗問隱學術何宗隱以司馬光對尋遷監察御史八年黃履言隱行誼端方文學該贍擢殿中侍御史言守右僕射中書侍郎韓

縝不堪大用不報又言京西轉運副使沈希顏多求羨餘希冀進用非法聚斂一路受弊長編三百五十七又奏

宋用臣挾持恣橫殘民損國乞罷市橋地課又奏福建產錢福州十二縣共八千餘貫泉漳興化十四縣共六萬餘貫而福州緣王氏之舊每產錢一當餘州之十其科納以此為率餘隨均定兩綱出役錢亦皆至五倍而其實減半焉昨王子京奏立鹽法不檢會

祐五

十

前項別例遂于元額上增多寡相遠本緣子京之誤遂為定額民間應辦已涉七年遠民之冤未易伸述乞賜體究改正又奏住福建路禁權蠟茶又奏罷京東西兩路保馬司勾當官又奏宣昭使宋用臣偷盜官園蓮藕虧償物價累贓不少乞根究長編三百五十七至五十九尋遷國子司業取三經新義板火之力排王氏新說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斥其說出榜示眾安石死諸生欲設齋致奠隱輒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為劉摯上官均呂陶上章論劾元祐二年八月左遷鴻臚少卿右正言丁騭論其黨附程頤出知泉州尋改泗

州元符初責授水部員外郎分司南京睦州居住二年詔以託附元祐非毀法度責授平江軍司馬南安軍安置五百九崇寧元年再貶管勾靈仙觀入黨籍尋卒靖康初贈直龍圖閣與一子官通鑑長編入閣通志參萬姓統譜

畢仲游傳

畢仲游字公叔士安子代州人與兄仲衍同登第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提點河東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徽宗時歷吏部郎中墮黨籍坎壞散秩而終弟仲愈歷國子監丞請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游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常安民傳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欲兄之安民堅不肯往第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信同僚嘗借謁府帥信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信曰若人不厚于君耶信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信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曰君處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

祐五

士

是非耶信深銜之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

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元祐初薦

擢大理丞紹聖初拜監察御史疏論蔡京內結中官

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

擯之而後己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

覺悟而逐去之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

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

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章疏前後至數十百

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會布章愜比而排之監滁州

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

祐五

士

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政和末卒建炎四年

贈諫議大夫事蹟詳宋史本傳

汪衍傳

汪衍未詳里貫元符元年官朝散郎永康軍通判坐

元祐中上書謗訕詆毀先朝編管封州永不收敘崇

寧二年入黨籍長編參紀事本末

余爽傳

余爽洪州分寧人字荀龍良肱子與兄卞皆以任子

恩試校書郎元祐末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章愜

憾爽不附己乃摘其言為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除

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罷監東嶽廟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

鄭俠傳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父暈嘉祐四年同五經出身監江寧酒稅終通直郎俠甫冠喪母隨父之官讀書於江寧之清涼寺中書舍人王安石以持母喪寓江寧俠攜所業往謁安石大獎之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調光州司法參軍時安石已爲參知政事俠每讞疑獄具案傳奏安石歎爲得情報下悉如所請初俠雅重安石以爲遇時致主太平

祐五

三

可指日而望及爲相行新法多不便於民俠感安石知己欲盡忠以告熙寧五年秩滿移令不赴徑入都見安石問近何所聞對曰新法與邊鄙用兵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色不懌俠自是不復進謁久之得監安上門稅往辭安石安石曰卻受監門去意殊恚俠也俠在門局安石以春社還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惻然慰勞明日遣其子雋來仍告以欲薦試法意俠固辭如初未幾置修經局安石欲辟俠爲檢討更命從子堉黎東美諭意且言改京官然後可別圖差遣俠毅然曰俠來京求一席地執經丞相門下

耳初不知官資美惡高卑也丞相當軸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不亦淺乎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一二足矣異日進某未晚當是時青苗免役市易保甲諸法騷動天下而免行錢市利錢京師下戶民尤苦之而俠嘗於門下兩具實封極言諸法爲百姓害安石皆不報至是東美問所欲言俠復爲書因東美以獻已而詔下小夫裨販者免充行各門司專糶食錢十減六七餘如故會大旱自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不雨兩河關輔饑民提攜老幼東南趁熟每風沙霾暄破籠弊餽負載塞

祐五

四

路羸瘠愁苦膚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以活都下米價翔踊民皆買麻枲麥麩合米爲糜而逋負青苗免役者官督迫益急至有斬桑棗壞室廬賣以償官身被纒械而揭木負瓦者纍纍俠度安石終不可諫悉繪爲圖並奏疏詣閣門投進不納乃假稱密急勾馬遞由銀臺司上之略言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今春不雨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渴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所貴乎聖神者爲其能

圖患未然轉禍爲福耳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措克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陛下自卽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行之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肆其叨憤剗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臣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

祐五

五

下之民質妻鬻兒流離逃散斬桑壞舍糴粟輸官違違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爲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罔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視罔長吁者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明日罷所不便十有八事民閒譁呼相慶又明日下責躬詔求直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羣臣入賀神宗出俠所進宣示宰執且責之皆再拜謝中外始知所行之由是口有旨放俠擅發馬遞罪安石遂上章求去一

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俠非毀良法狂妄驚御請以俠付御史臺推治神宗不許令下開封取勘已而熙河小捷呂惠卿鄧綰乘間力言陛下數年忘寢廢食成此美政一旦輕信狂夫之言罷廢殆盡相與環泣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矣安石既出薦惠卿參知政事俠上言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尙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安石本爲惠卿所誤仍復遂非以相攀援豈爲宗廟社稷計者且惠卿能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俠復疏論西邊用兵爲不祥反覆累數千言惠卿輩患俠入文字不已遂取開

祐五

六

封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再請取旨勘停俠以當候郊恩調官居京師數月憤惠卿等誣罔日甚乃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凡在位臣僚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崇者各以類標題爲書獻之復奏大臣所對東南有鷄子田以處三路流民語皆欺誕及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而臺諫如劾靈木偶絨默不言惠卿大怒劾俠訪詢朝政準救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神宗問惠卿曰俠一小官耳肯苗免役等事容於道路聞之如禁中被甲登

殿者乃君臣面語何聞之速且詳也惠卿對曰俠前後所言皆韓絳馮京手錄禁中事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也絳聞之遽辭位而御史知雜張琥復以俠事劾京京奏俠去未遠乞追回以究虛實遂命奉禮郎舒亶逮俠付御史臺推鞠初俠罷門局時遇安國於道安國馬上舉鞭揖之曰賢可謂獨立不懼隨俠至所居論事俠曰不意丞相爲小人所誤至此安國曰僕言新法尙不入況左右乎家兄自以爲臣子盡忠國家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所見固如是耳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者安

祐五

七

國深以爲然京素不識俠見俠數言事嘗對判檢院丁諷稱之俠每遣門人吳無至詣檢院投匭諷爲無至言馮參政再三稱獎然京未嘗使安國以禁中事告俠俠所從得乃聞之內殿崇班楊永芳也惠卿素與京及絳不合而安國嫉惠卿諂事安石屢諷其兄不寤故惠卿並中之俠行三日至陳州亶追至惠卿遣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同按問令疏所與交通者並逮獄收繫俠具以實對安國猶不肯承俠責安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天地神祇宗廟社稷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靈皆在左右口所言者安得諱

之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詆譎耶安國遂引服獄成惠卿欲置之大理神宗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改送英州編管俠冒盛寒徒步行妻負幼女騎以從至貶所居破寺中言笑自若未嘗有悴容留英十年英人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之築室以遷焉哲宗立赦復原官歸至里以右司諫蘇轍監察御史孫覺等疏薦除泉州教授元祐八年丁父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參軍元符初章惇用事再貶英州建中靖國元年以徽宗登極恩復赦還仍爲泉州教授崇寧元年差

祐五

六

監漳州衡嶽廟未被赦爲蔡京所擠列名黨籍追毀前命勒停五年復將仕郎許敘用而俠不復出矣俠還鄉所存惟一拂自號一拂居士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賊何異屢經淪落齟齬無少鞅鞅一話一言不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有九建炎間中書舍人林邁爲請於朝贈俠朝奉郎官其孫嘉正授房州文學遷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軍嘉定六年懷安林復之爲太常寺丞請追諡俠以旌直諫詔禮官集議太常博士上議古有取諡於字之義俠

平生行事合於知死必往執一不遷之法請益以介

制曰可宋史參通鑑長編楊仲良紀事本末景定建康志西塘集附錄繫年要錄

常立傳

常立字子允游宦紀聞汝陰人父秩宋史有傳立第進士

熙寧初御史謝景温薦其行義召赴闕以疾不就八

年為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元祐七年為陳

州教授紹聖初累官鄭州觀察支使二年除秘書省

正字尋以蔡卞薦由通直郎為王府說書三年改侍

講既召對卞又薦為諫官會布白上曰常立附麗章

惇等先帝自處士擢常秩為侍講諫官其死則又手

祐五

五

詔褒美贈官賻恤無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會上文

字云其父不悅先朝故事而去外議殊不平之翌日

具以立貞納實錄院常秩事迹聞達秩門人趙冲撰

行狀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陰變新法民受屠

毒又云上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公獨見幾知

其必敗上甚駭其不遜語章惇曰常立獨厚安石而

詆薄神考卞何為薦之皆錯愕謝罪詔罷諸王府侍

講提舉亳州明道宮葉祖洽以為責薄追還所假通

直郎依舊鄆州觀察支使祖洽復繳詞頭改添蓋監永

州酒稅崇寧元年入黨籍李燾長編參紀事本末

程頤傳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

道為心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詔以為西

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久之加

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

中削籍竄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官又奪於崇

寧卒年七十五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事蹟詳宋

史本傳

唐義問傳

唐義問字士宣江陵人介次子元祐中河北轉運副

祐五

五

使用文彥博薦加集賢殿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

砦進直龍圖閣知廉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

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昌府卒事蹟詳宋

史本傳

余卞傳

余卞洪州分寧人字洪範長肱子五溪蠻叛斷渠陽

道卞適使湖北節制諸將伐山開道入渠陽賊遂降

有詔廢渠陽軍為砦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

即位復奉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為靖州又

論前事免終于家崇寧中入黨籍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格非傳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祀說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補太學錄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為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為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祐五

三

元祐黨人傳卷第六

詰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陳瓘傳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人補湖州掌書記調越州簽書判官元祐開蔡卞知越州待瓘加禮瓘常欲遠之屢乞歸章不得上會承檄權通判明州瓘到明遂伸所請紹聖初章愜入相瓘過於道從眾謁愜愜素聞瓘名獨請登舟詢以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

祐六

其偏一也愜默然未答瓘復曰天子待公為政敢問何先愜曰司馬光姦邪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愜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肆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元豐之政多異熙寧神考固已變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為今之計惟當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愜意雖忤然瓘議論勁正愜頗驚異有兼收元祐語留瓘其飯而別愜至都召瓘為太學博士時愜已與卞合而下黨林自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因策士題

引神宗所製序文自駭異遽告下密令學中置板高閣得不毀下推尊王安石經說禁士人習史學權嘗爲別試主文下欲候權所取而罪之權以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以下皆博洽士也權後謂人曰當時若非矯誣勢必相激史學自此遂廢矣久之遷秘書省校書郎權見信下競倡紹述誣謗宣仁皇后因召對徐奏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所以成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意豁然反復究問語移時會將進膳權引退有旨約再見信下聞

疏六

二

而惡之出權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權入朝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仍用鄒浩爲諫官御史中丞安愔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權奏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愔乃誑惑主聽規聘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愔始愔出知潤州邢恕以龍圖閣待制知荆南權奏恕反覆說詐得罪先朝公議不容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原情定罪以協公議恕貶居均州復論蔡卞假託經義詭言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立國是以行其私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愔當定策時有異議

及爲山陵使無狀以致哲宗靈輿陷瀆不前露宿於野願降出臣僚前後章疏明議典刑愔下皆相繼罷去逾數月遷右司諫時憲肅皇后已歸政權上言外戚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交通內外希寵之上爭出其門遂使物議籍籍以爲皇太后今猶與政也翌日御批權言虛誕不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謫監揚州糧料院命下權猶未知詣閣門求見不許因以劄子四章繳進其一論修建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愔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則專指陳蔡京罪惡略言京當紹聖之初兄弟在朝贊導章愔其作威福下陰爲

疏六

三

謀畫愔果斷力行兩京則且謀且行假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愔下協力排陷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相繼斥罷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逐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詞極剗切而徽宗竟不之省也權既出國門翰林學士曾肇奏權以一言上及皇太后遂至貶斥臣愚謂皇帝以權所言狂妄而逐之皇太后當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而留之侍御史陳次升亦以爲言有旨改知無爲軍權卽於門外露章奏曰臣

所進劄子論蔡京不可用京關通交結羽翼已成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以臣言爲是請先案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所有知無爲軍敕不敢祇受詔不許辭免且論宰執權言事極不可得賜黃金百兩爲行裝璫受賜泣下乃之任建中靖國元年復召爲著作佐郎充寶錄院檢討官璫力辭檢討職遷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璫見軍事奉行詔敕盡運天下根本之財於西邊因撰國用須知一本以獻復以紹聖開重修神宗實錄專據王安

本祐六

四

石日錄時政記上日錄辨一篇初曾布屢薦璫於朝以爲可備臺諫侍從然布當國仍主紹述議璫心深惡之布冀璫附己使人論意將大用璫璫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爵相餌吾欲投書以決去就但郊恩不遠吾去則澤不及汝矣正彙再拜願得書璫喜旦持入都堂謂布遠以書進其略曰璫聞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咸所贊頌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歷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

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璫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歷宗廟者可見矣璫近守無爲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爲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

本祐六

五

今閣下獨擅權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早蝗方數千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敗壞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爲道揆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於璫有薦進之恩璫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覺之言冀有補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璫察與不察在閣下事君之一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去就得而奪之乎璫去年

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權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權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聖知忠言之有補母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脇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勵之恩至深至厚權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閣下也閣

下祐六

六

下深思而已權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嚙嚙而去惟閣下留聽幸甚布讀畢大怒至箕踞評語權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屬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饗然改容於是出知秦州崇寧初蔡京爲相追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事權除名竄袁州二年移廉州四年復移郴州五年以郊恩赦還稍復宣德郎寓居明州貧甚裘葛不具簞瓢屢空晏如也大觀中正彙至錢塘聞京族子密語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正彙不敢隱白陳於杭州蔡疑疑方與京敘宗盟結爲死黨械正彙送京師飛書告京俾爲計事

下開封府制獄知開封李孝稱者酷吏也受京指併檄明州逮權權至孝稱列五本於庭通權使證正彙之妄權從容答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遽自陳告權豈得與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情既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義又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權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聞也內侍黃經臣監勸聽其辭失聲歎息謂權曰主上正欲得實狀左司第依此置對可也獄具正彙竟坐所告失實流海島權亦安置通州居數月京已奉祠詔許權自便始權在廉州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

下祐六

七

誣之罪歸之於卞及居明州自以前書未攻安石爲過復著四明尊堯集取安石日錄中詆神宗語隨條疏析欲徵宗不平安石而因以斥遠京卞也政和元年宰相張商英以聞詔下政典局宣取權遂表進乞於御前開折并奏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廷會商英罷京復入相其黨何執中內柄政請治權尊堯集謗訕罰勒停送台州羈管京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月具存在申尙書省台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郡守希京意令十日輒移一寺數月後執中起石城知州事械至置邏卒巡察鈔錄權往來書問尋

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篋攝瑾至州大陳獄具將
脅以死瑾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
憾失措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瑾曰然則何用如許
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
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
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教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
憾慙揖瑾使退瑾在台五年遇建儲赦恩復承事郎
徽宗令再敘一官執政持不行方寓通州旋令居南
康又移楚州管勾太平觀瑾平生論京兄弟皆摘露
其隱隱京最所忌恨故得禍尤酷不使一日少安靖

祐六

八

康元年卒年六十有五贈右諫議大夫瑾通易數言
天下治忽多驗宣和末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
者酢曰非陳了翁不可了翁瑾別號也劉安世因瑾
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
保養以待時用其為名流推重如此紹興二十六年
高宗覽尊堯集以為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
之法賜諡忠肅李燾通鑑長編參宋史本傳楊仲良紀事本末陳忠肅公言行錄建炎以來繫年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山人第進士由縣簿知雍上

縣撫民如傷御史如束縷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
用議論伯雨首擊章惇章八上情貶雷州繼論蔡卞
六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議元祐紹聖之人
故以中為名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
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
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
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
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伯雨抗論愈力且
將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知虢州崇寧黨事
作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璘龔夬張庭堅

祐六

九

等十三人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居海上三年而歸
宣和初卒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淳熙中
諡忠敏事蹟詳宋史本傳
張庭堅傳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樞密院編修
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郎擢右正
言帝方銳意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
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
事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
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為郎出為京

東轉運判官改知汝州又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京還朝欲引為己用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編管號州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事蹟詳宋史本傳

馬涓傳

馬涓字巨濟四川閬中人其父從政初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涓因以夢中語為名元祐六年登進士第一萬姓統譜卷八十五假承務郎下州文學進承事郎簽

祐六

十

書雄武軍節度判官呂大忠為帥涓涓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其勉之時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同過之聽講論語涓自以為得後為臺官所論之事無所附麗為僉壬所憚鶴山集參前錄劉器之晚居南京涓為少尹涓廷試口器之為看詳官不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客以諷涓涓曰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得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為座主豈可復稱門人于他人哉器之歎服自是甚懼長編參前錄崇寧初入黨籍宣和間復承事郎謝表云岩巖丹闕如曾清夢之游籃纓綠衣猶是廣庭之賜四六談塵

孫諤傳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元祐初為太常博士拜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書一切不問章惇惡其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為右司諫遷左司諫以疾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陳鄂傳

陳鄂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二年進士歷欽州軍事推官熙寧五年賞修水利勞進光祿寺丞尋知崑山縣

祐六

十一

歲饑屬邑希部使者意不敢獨賦鄂曰歲歉而賦不獨饑孳滿壑何以奉公竟獨之後為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尋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提點坑冶元符元年罷三年坐為訴理所勾管文字時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諤訕先朝歸怨君父勒停再坐元符末年其成黨與變亂法度降朝奉大夫管勾洞霄宮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籍性清鯁歷官五十年退無居廬舊吏餽金數百而不受福建通志進士表參進監長編朱光裔傳

朱光裔字公遠河南人紹聖二年案官朝散郎通判永興軍兼陝西制置解鹽司公當公事崇寧元年坐為訴理所勾管文字時昭雪刑獄歸怨君父降授朝散郎管勾仙都相三年復坐元符應詔上書邪中第二人入黨籍五年與監廟差遣草堂寺題名參記事本末韓宗厚墓志

蘇嘉傳

蘇嘉字景謨福建同安人父頌宋史有傳熙寧初入太學學官頗復發策問王莽變法事嘉極論以為非且言時政之失復大歎賞置第一曾布見之語於王安石請治嘉橫議罪久之而寢元豐中嘉以陰補拱

祐太

三

州襄邑縣丞會高麗使者隆冬過境同察部人卒擊東挽舟提轄中官陳衍風邑令以下戎服持柱斧行督嘉曰吾輩豈可為此服卒不易坐胡床臨視衍怒劫嘉慢令神宗釋不問寇王冲黨侵軼京畿詔遣燕順為提舉捉般使縣官迎見順自坐南面設縣官坐東西向嘉不揖而退具其事於府奏之罷順罰銅三十斤人皆稱嘉為仁者之勇改知杭州富陽縣縣故號繁劇嘉至究心民事遂以大治初嘉赴亳州掾蘇軾嘗薦於亳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自此相知尤深及是軾見頌賈曰公子富

陽之政雖古循吏無以過也元符元年劉摯辟為訴理所勾管文字歷太學博士遷太常博士通判常州三年坐看詳訴理昭雪熙寧以來斷過刑獄歸怨君父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遂不復出五年與監廟差遣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召用而嘉已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嘉春温雪潔言若不能出口和而不同清能容物暮年所造如此入岡通志參京口舊傳

龔夫傳

龔夫字彥和瀛州人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將上殿即抗疏

祐太

三

請辨忠邪又乞正元祐后冊位而元祐后冊再廢言者論夫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徙象州化州徒步適貶所持扇乞錢自給逢赦得歸政和元年卒紹興中累贈右諫議大夫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回傳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元符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浩南還回斂交遊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避者以聞逮詣詔獄除名停廢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數日卒錄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事蹟詳宋

史本傳

呂希績傳

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元豐七年以校書郎充伴送遼國賀正旦使元豐八年為吏部員外郎秘書少監元祐二年改朝奉大夫少府少監六年公著喪滿以左朝散大夫除都官員外郎元符二年坐父公著毀黜先烈變亂法度降授朝請郎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希績與兄希哲弟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遊甚厚崇寧二年入元祐黨籍長編參未聞見近錄

祐六

西

吳儔傳

吳儔福建人祖育宋史有傳儔蘇轍門人也洋洲元祐中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垂燕然之勅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于廬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東萊詩話紹聖元年試中制科第五等累官承議郎元符二年坐為訴理所管勾文字奏雪前事謫先朝勒停崇寧元年入黨籍餘官之末紹興五年贈直秘閣官其家一人長編參紀事本末繫年要錄

毆陽中立傳

毆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光門人坐廢遂不復起崇寧二年入黨籍卒弟子私謚節孝先生西江人物志

尹材傳

尹材字處初范太史集五十五卷伊川擊壤集洛陽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元祐元年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授虢州司戶參軍二年充耀州州學教授上疏曰臣尹材謹昧死再拜上疏太皇太后陛下臣伏觀比年以來陰陽不和災異數見五穀薄登民愈愁困蓋由陛下未達天意故災異數出休祥未應者臣以此

祐六

五

見天意屬于陛下者至深至厚非疏賤小臣所能測也陛下因循謙抑未能仰副天意故皇天震怒再三示譴又徒使所愛赤子橫罹凍餒以警陛下豈天意之所欲哉不得已也陛下可不懼乎賤臣愚暗不足以知天意誠為陛下明其始末則知天意亦不遠于人情也仁宗皇帝享國四十二年仁德可謂厚矣然不與之子者臣以此見天之眷佑皇家有無窮之意欲使陛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永為神主以保天下億萬年猶未厭也苟無此意仁宗皇帝之德雖百斯男未為過也然卒不與子者亦可知矣天意在主長

君長君則自外入繼大統欲使吾君知外之事庶能
愛養元元懷保小民如商之三宗以紹湯德此天意
也若降皇嗣則必生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耳目
之玩足以移人苟非天生神靈幼而岐嶷未有不從
其習者也苟從其習比之長君豈可同日而道哉臣
以此見天子國家有無窮之意故復乃眷在于陛下
也先帝一旦宮車晏駕皇帝幼冲嗣位萬機之繁未
能獨決則政將誰出故在陛下此天意也天意豈不
以陛下生于勤德之族長于外宮稼穡艱難盡聞之
矣民間疾苦備知之矣必能仰副天意以富天下之

祐六

未

民故選擇而在陛下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然則
天豈私于陛下之聖可以託其所愛也然則天之託
于陛下者豈輕乎如臣之愚輒不自量願佐下風若
俟大臣舉薦則臣之狂言幾不得聞于左右之聽矣
臣願陛下與皇帝發政于廷日收民望只勞陛下德
音數句不出兩旬澤可加于四海矣臣之言豈小補
哉臣河南府衣冠之後也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熙寧
二年蒙先帝以遺逸召試臣以疾不行元祐元年守
臣孫固又以遺逸舉臣蒙陛下特旨授臣虢州司戶
參軍次年又蒙陛下除臣耀州州學教授臣蒙陛下

之恩不為淺矣亦欲未填溝壑之前少報萬分于陛
下非自薦陛下無由知臣之能故臣不忍默默自棄
于聖代也臣是以不避誅夷上書自薦伏望太皇太
后陛下特出睿斷召臣暫至闕庭面陳元符二年給
事中劉拯言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伏見河南府尹材
係知河南府孫固以遺逸薦于朝廷特授虢州司戶
參軍上太皇太后書語言狂妄指斥罪不勝戮詔尹
材追毀出身已來文字仍令河南府體訪有無子孫
仕宦并盡追遺表恩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八

葉伸傳

祐未

七

葉伸嘉興人嘉祐六年進士元祐二年累官兩浙轉
運判官二年以呂大防薦綽著能效擢兩浙轉運副
使四年除都官員外郎尋遷戶部郎中六年以趙君
錫薦除殿中侍御史辭不拜除左司郎中請補外明
年改朝請大夫出為河北路轉運副使伸為劉摯故
吏嘗薦為監司清修至公廉明有學才長于斷隘而
少容紹聖元年以朝請大夫知福州三年以朝奉大
夫守本官致仕元符三年坐元祐中為訴理所勾管
文字時奏雪熙寧元以來斷過刑名謗訕先朝歸
怨君父降三官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

籍長編參紀事
本末彭城集

李茂直傳

李茂直未詳里貫元豐元年江西提刑丁母憂長編二百

四十五年任福建提刑七年奏言槍杖手李杭鬥敵

殺獲軍賊藍載等十八人長編三百四十六元祐二年官湖

北轉運使詔知渠陽軍胡田聽茂直約束無輒滋事

溪洞非元謀為首及徒伴協從聽其出入各令以謀

捕送為首之人赴官請賞三年沅州都巡檢邱仲文

與狷狴蠻遇于治州斬獲蠻賊四十八級詔茂直往

覈蠻數狀功首仍為之備其應推賞者速具以聞經

祐六

末

略司言融州蠻楊晟臺揚言來寇詔茂直嚴督兵將

焚盪巢穴尋奏言收溪管下銅鼓峒歸明殿直楊晟

喬昨來收溪賊徒望由晟嚮團峒前來射傷多屋堡

南平人戶楊晟郎等晟嚮陰與賊人為助因胡田差

下人勾引收下見羈在州詔茂直胡田不得下司密

切審量楊晟嚮如止放縱他族作過即令改過如罪

不可容亦須相度不至阻蠻賊歸首之情六年以朝

請大夫為兵部郎中崇寧三年入黨籍大觀二年出

籍通鑑長編參楊仲良紀事本末

吳處厚傳

吳處厚邵武人始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

通牒乞憐確無汲引意元祐中確知安州郡有清江

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

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甌山

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甌山公唐高宗欲遜位

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

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

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

司馬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積中傳

祐六

末

李積中廣東四會人父士廉廣東通志有傳積中元

豐元年進士累官知新興縣時提刑司委鞫獄陰使

中傷人提舉司令增羨鹽許以薦章積中皆拒之尋

為御史敢直言元祐中司馬光秉政罷新法積中力

贊其議歷翰林直學士崇寧三年入黨籍除名勒停

編管洪州家焉崇寧五年復宣德郎宣和末為宗正

少卿建炎元年以朝請郎知襄陽府尋罷歸三年金

人至大治縣知洪州王子獻道士人推積中權州事

金人至以城降四年坐投拜除名編管後裔安國大

性大異大東俱知名長編參紀事本末繫年要錄南昌府志

商倚傳

商倚淄川人元祐八年官太學博士與張文潛晁無咎鄧忠臣相倡和紹聖四年為秘書省校書郎通判保州建中靖國元年為殿中侍御史九月上書曰□□□□別黨之論□□□□不□朝廷忠臣不敢□□□□之變為今日戒臣竊觀紹聖元符間朋黨之□□作豈朝廷所欲為哉亦有傾危變計之士以飛箝掉闔□術奔走一二權臣之門陳謀獻計以意求合務希寵利遂使縉紳之禍幾半朝廷而班列為之一空五六年間海內多故君臣無閒暇之日

祐六

辛

此陛下所親見也伏自陛下即位以來治尚簡靜以與天下休息更革庶事唯務便安進用羣臣不問新舊任賢以勿貳去邪以勿疑由是朋黨之論不攻而自判天下士大夫始得安枕而寢比下明詔以謂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別又以建中靖國元年為紀年之號則陛下切於致治之意蓋可見矣然臣竊聞近士人中或有乘時射利之徒伺候府第出入權門或巧締讒言以中人或妄生虛譽以舉類或倡異同之論以潛惑上聽或騰反覆之說以陰動柄臣或執異見欲以混淆人物之正邪或聘曲辯欲以變更朝

廷之好惡假浮譏以奪正任私意以亂公轉是作非駕虛為實豈願紛紜之言□唯期□附以進身黨與漸成必壞風俗不行禁飭曷底□□□陛下聽覽之際聖慮先及仍詔中書門下特行□□□□朝堂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知朝廷深惡□□之□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則大中之道何患不□建唯陛下察之崇寧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本末諸臣奏議

陳祐傳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祐六

辛

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述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于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事蹟詳宋史本傳

虞防傳

虞防武進人熙寧六年進士崇寧元年以蔡京奏舉充講議司賦調檢討官尋坐毀哲宗謚號保入籍人責添差岐高鎮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政和二年復官朝請郎知永嘉縣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乎推行之得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時之私上欺天聽改爲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欲望特許興復以便上下詔防除名勒停循州編管紀事本末一百三十六參毘陵志

李祉傳

李祉魏州人父清臣宋史有傳崇寧三年坐其父清

祐六 三

臣議棄涇州阻壞先烈社當時用事送英州編管入

黨籍紀事本末後官浙江轉運使浙江通志

李深傳

李深字叔平福建光澤縣人父誥慶曆二年進士官

至太常博士贈朝請大夫深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曹

州濟陰縣主簿歷知饒州之鄱陽蔡州之遂平二縣

以清慎聞元豐初爲太常博士提點秦鳳刑獄三年

詔以深岷疆自任議多齟齬于訓兵法度不能曉知

而沮排同僚必使從已徙淮東提刑尋以豐稷言知

饒州元祐元年檢點淮南等路坑冶鑄錢事言坑冶

鑄錢舊隸一司元豐二年以荆廣淮浙分爲兩路韶州岑泉等場自去年以來坑冶不廢乞通爲一司從之紹聖初章惇爲相議以僱役爲差役置司講論召爲秘書丞充編敕所看詳檢役法文字已而惇從蔡京言徑請人額僱直一從元豐舊制深爭之不能得遂丐外四年除奉議郎權通判通遠軍會星變下詔求言深在隴西上書曰臣聞日者太陽也故爲人君之象星則麗乎陰者也故爲人臣之象今妖星示變爲陰盛之災臣恐天所以警陛下者不在四海萬里之遙而在陛下左右前後也臣請薄陳事實願陛下

祐六 三

擇之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

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也比年蔡卞執政乃使其兄蔡

京得薦臺官既被其兄之薦者能不被其弟乎陛下

命黃履蔡京各薦充御史者三人而履所薦者二人

不召一人召爲監司而已京所薦者三人皆召對而

二爲御史一爲監司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

恐不及然則執政之過惡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遣

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疾苦官吏美惡故著令應

職相統攝及事之相干者必使避親蓋欲監司與統

攝無蔽欺也今章棻爲涇原帥乃用其婿劉何攝事

又使之專應副涇原軍須前日進築平夏城爲賊所鈔而奏報不到朝廷然則帥臣之乖謬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羣臣以勸懲天下然如鄜延一路兵勢一路兵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於進官一等涇原章棻以四路兵勢三路兵力亡失甚眾纔築安西城一寨而賞典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無乃以章棻爲宰相章情之兄而罔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諸路芻粟如邵鑣於鄜延則親臨飛輓至其功成所賞不過一官張詢於熙河泰然安枕未嘗一至沿邊而金城之賞乃自權

祐六

五

發遣運副一進而爲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無乃以張詢爲宰相章情妹夫而異之乎陛下鼓舞人物文臣以兩制爲榮武臣以橫行爲榮冠儒冠者必有大學術大才能嘗爲侍從之官或邊帥發運使副累年者乃可得兩制列武弁者必有大功勞大資望爲朝廷所親信者乃可橫行臣比見呂嘉問移發運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貳卿遂除待制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女蔡卞娶王雱之妹臣不知嘉問之驟爲兩制果出陛下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

副使爲雄州帥天下皆謂張赴乃章情之妻兄弟比自章情入相未三載間差遣屢易莫非要郡與兵權也臣不知張赴之超爲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章情爲小官時有李參者常薦情今參之子孫李冲李延嗣悉爲監司此人人知章情之報私恩也蔡卞爲王安石壻鄧綰薦卞於先帝欲以卞安石先帝察其邪慝怒而逐之總者指爲奸回天下至今傳誦今綰之子洵仁洵武同時召對一爲校書郎一爲提舉官洵武又兼爲修史檢討此人人知蔡卞之報私恩也恭惟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

祐六

五

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則以用蔡京爲詳定用章棻爲帥臣也京於簾幃聽政之初實知開封府事方朝廷更改僱役卽奉行差法爲天下倡是時章情劄子所謂祥符縣役人一千一百餘人不數日間差撥了當者實京主其事也然則如京者其可使之詳定乎故役書未下之際京乃獨入劄子乞人額僱直並依元豐以掩昔日之失又陰造誣言謂同列兼行差法議論紛紜稽期遷令此役法所以未全而上違陛下本意也棻於元祐中爲陝西轉運使當鄜延棄米脂浮圖二寨之時棻於

綏德城召諸將佐置酒高會作樂相慶又上表稱賀以棄地爲盛事進爲慶州帥遇賊兵侵犯而措置乖方殺掠人民然則如秦者其可使之爲帥乎故秦比赴渭川方半月間遽請進築欲以贖前日之罪倉卒無備上煩朝廷起環慶秦鳳熙河涇原四路馬軍以爲防北又驅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車乘人夫以充漕運輦置百物勞費萬端老幼嗟怨徧滿道路此邊事所以未息而上貽陛下深憂也諫諍之臣自上官均孫諤以言事補外之後論近臣者鮮矣陛下能不爲萬世慮乎伏望陛下上念祖宗積累之艱難親收人

祐六

美

主威福之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任公忠之賢佐以爲贊襄駕馭英雄使之各盡其力屏斥奸佞使之無所施其巧如此則符瑞沓至災害不作天文之變不足患矣疏入愜及京卞大惡之會樞密院言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都總管鍾傳等進築丹喇關奏報失實以深在軍預議責降一官深嘗力陳不築淺井則天都齊訥納森皆未可進築其言切中機宜而帥臣以鍾傳被責竟不敢奏也已而曾布言邊人皆以深爲枉乞下兩帥體訪遂降指揮令章秦孫路相度的確利害以問秦路奏如布言得旨敘復

遷朝散郎陞辭奏事復爲愴卞所譖罷歸建中靖國元年起爲司農寺丞復專領戶部役法深於是取出錢之重者悉明蠲減之崇寧二年京當國貶深復州除名勒停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人四年移建昌軍改青州五年復官入闕通志參通鑑長編會稽按英續集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李之儀傳

李之儀字端叔其先景城人後居當塗舉進士之純從弟元祐八年蘇軾帥定州辟掌機宜文字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累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其嘗從蘇軾辭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

祐六

老

提舉河東常平范純仁將薨以意授之儀作遺表未幾蔡京當國謂純仁子正平與之儀矯撰遺表編管太平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有姑溪前後集七十卷宋史參施註蘇詩

范正平傳

范正平字子夷純仁子紹聖中爲闕封尉有向氏于其墳造慈雲寺蔡京以向氏后戚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皆民業京坐罰金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正平以忠武軍節度推官居憂京言正平腐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

克明傳二聖虛位之意遂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就獄捶楚甚苦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繼中穎昌府印寄軍資庫自穎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穎昌以壽終宋史參世濟直之碑

曹蓋傳

曹蓋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編管柳州除名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四人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紀事本末

祐六

末

楊緝傳

楊緝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譏訕謗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二人五年降兩資收敘同上

蘇昞傳

蘇昞字季明京兆武功人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張載學最久為門人之秀後師二程元祐元年以呂大忠薦授鄆州司戶參軍除懷州教授尋召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二十六人編管饒州過洛尹和靖館之和靖問

曰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耶為身計耶若為國家計當忻然赴貶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昞以為然五年以舊資上降兩資收敘伊洛淵源錄長編紀事本末

葛茂宗傳

葛茂宗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道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三人紀事本末

劉謂傳

劉謂四川華江人元符末應詔上書得罪宗廟除名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九人五年降兩資收敘同上

柴衷傳

柴衷周世宗姪元孫熙寧中累官鄭州長史十年令吏部與注遠處主簿或尉長編二百八十二坐元符上書謗訕譏斥得罪宗廟除名勒停編管全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十八人五年降兩資收敘紀事本末

洪羽傳

洪羽字鴻父南昌人紹聖四年進士歷知台州軍母為黃山谷妹不淑早世所為賦毀墜者也與兄炎玉

父朋龜父芻駒父皆以文詞名世號四洪羽坐元符
上書謗訕譏斥邪上尤甚三十七人編管江州五年
于舊資上降兩資收敘書錄解題
參西江志

趙天佑傳

趙天佑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謗訕謗斥得罪宗廟除
名勒停編管隨州崇寧三年入黨籍邪上尤甚第三
十五人五年降兩資收敘紀事
本末

帖木

三

元祐黨人傳卷第七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李新傳

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壺先生元祐五年
進士劉涇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
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曰臣
伏觀詔書以四月一日口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
封言事者臣學閤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
今急務析爲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

祐七

聞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
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
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禘禘之事
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
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游臻其傳曰時則有日
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
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
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
爲古人之禮經者此也迺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

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卽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必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未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治聞睿智有靈而更

祐七

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剷去敝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卽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嫩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廣垂漏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卽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縻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日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傳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微叩闕未得流貫生之涕抱殘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爲奸臣擅命朝多忌

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來直臣之口臣雖疎愚請畢以獻非陛下效唐容之孰肯右臣言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朋黨之風熾臺諫之職輕士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謬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處以給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遠東之獻豕者又何謂

祐七

三

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閔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曷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擣大臣而生死之鼻息于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衽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啟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豈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

暇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逞憾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攘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鈎摠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薦拔欲膠其權則植輿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蕃矣而田蚡之除吏尙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尙撓法

祐七

四

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尙賴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匕首雖鉅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堪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己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

序水旱失時災重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賓率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巧身謝事是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邇醫藥強起視事以與朕共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君其審處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功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相亦以奉職不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

祐七

五

而罷王商問牛喘而內史以怪丙吉閉坊門而滔漚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屬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曷與什已者游而若已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鵬挾兔則一切媿嬰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稜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閒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鬻地千里蕩室廬汨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筆輅籃縷號泣道路州縣

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勤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云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湧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潰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變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屬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臯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

祐七

六

文王之朝有閔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于東漢盛于唐甚于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炤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累累皆是也昔公死權佩劍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奧張弧於前設穿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閉藏刀孟酒殺人者累累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

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蕪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既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詆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蚤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媚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綬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

祐七

七

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俸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案牘吹求疵病槩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

見淵魚爲不祥尅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速況已崩濯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讐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甯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成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宗魯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

祐七

八

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弗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史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冢之觸邪如草之指佞敕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

壅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則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屠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嘶豈可希片言之助爲寵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清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隱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爲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表雌黃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氣而

祐七

九

俯仰寵拔與之溫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車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爲備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怙於故常學爲轅駒安於秦蕃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拾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習士書又禁之使不得書賢良科廢而人吞直聲幽

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強明疏通不待劓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築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區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效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羔裘之正

祐七

十

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源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祿以讐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爲將而闕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眞御史也使之居百職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循吏其未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八主振其侶若鴉鷺高其選

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樂育而巖穴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錐囊穎脫號爲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徵幸其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輅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遊以激獎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引之便殿訪以外事宰相所不知諫官所不言者借筋假笏得盡閒燕而內相帝聽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譚謂他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關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

祐七

十一

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驚馬十駕洪鐘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自今日矣驟而謫兵則趙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舞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謂粹美王道粉飾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觀國體俗失之俚輕

失之誣批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掉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污穢簡嫚吏議而去者畧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蓄之獸莫戾於虎梁鴛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衛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衛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緩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

祐七

主

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礪漸勸取其姓氏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歇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章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瑄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畧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敢舉五季其閒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

奚爲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尙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輔而大厯貞元以後益更恣橫田宏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

祐七

主

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貽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撲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漚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青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爲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

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資子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爲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強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

祐七

五

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茅茨不剪武帝啟干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八十家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已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爲必婦人之說諸侯黜聖大夫倉則知樞不可丹春築於郎

冬築於囿則譏臺不可爲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城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靈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遑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憂再行宮室之場而增禾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邇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圖繪香芬柱楣之所紛奕碾金玉以次第爲步割龍蛇以飛走爲戲陶甓倍於南山之士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爲之尙憚其勞以人爲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繁飾物御增崇佛廬夫司農不能供無訾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闕寺希

祐七

五

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知朝政以隳祖宗之法者在日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滌靡之觀究文費之蠹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願陛下日慎終戒防微杜濇書無逸爲元龜置欹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常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責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說禮者以爲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借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賦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湖積如邱山不加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吝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宏羊起而爲公卿皇甫鏞進而至宰相言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記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

祐七

六

朽貫爲富貴之美談王制以爲國無九年之儲則國非其國而鑿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興王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爲有餘不強隕穫爲無節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權子則必貧且旦伐木則必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裊載囊負各滿其意以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子民其愷悌忠厚發以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不衰也方今利空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

者一事爲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爲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貲邊防之用仰此以爲喉物之哺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怙其勢而司其事者過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連百囹圄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

祐七

七

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股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割清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且旦夕之譏則抑配良民以津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資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訶故每茶使一過則聚罵族誹思嚮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奈何朝廷益重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怛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為鹽池之壞未復國用猶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為鳩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拚飛之鳥肇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

祐七

大

兩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白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閩羅鳳之攻雲南劍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崖城之敗天寶中異牟尋與吐蕃并力入寇合其下曰為我取蜀為東府杜元穎治西川王嵯巔乃悉眾掩印戎雋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郭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雜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甯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拊子孫以待盡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戶弗闔而無有犬吠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及恬玩已

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縣為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攬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寇瀘川董阿丹寇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懦不可使飽稻飫豕十九如瓠朔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中守邊者因仍微倖計歲月蓄香藥屏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良弓矢以柔易堅甲冑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沓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峨

祐七

尤

眉蠻獠以關市不平即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踵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為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飲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具則斬狄山之頭據騎劫之兵出入自如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為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為迂詔修守備益屯戍選清白知兵吏以鎮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

梁爲心昏耳目塞大臣背數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暗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爲之不甯在心腹則四肢爲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

祐七

三

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絕固無有受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衛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衛之不通故結而爲癰潰緩而絕經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衛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口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爲已有臣言

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奸雄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卽位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選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其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緩之術滌腸絞腹則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迫尋常之閒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鍼砭所及聚毒供事尙未爲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

祐七

三

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爲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固計矣而桓帝止以不諱何語爲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爲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爲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位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疆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眾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政之萬一而祇自以爲勞伏維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旣恭默以

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干慮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尚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卒殺儀處案此缺且為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于外人君可以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尚密則無過事明皇之

祐七

三

初銳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為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為而一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責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崇甯初入黨籍邪等尤甚躡管遂州大觀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敘

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開禧通志九朝編年備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繫年要錄二十五卷

祐七

三

元祐黨人傳卷第八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陸心源纂

扈充傳

扈充四川人元祐八年知利州長編崇寧三年已故

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詆譏謗斥得罪宗廟入黨籍邪

上第四十一人楊仲良紀

張恕傳

張恕字忠甫文定公安道季子也力學自奮鄒浩道

與蘇轍蘇軾王鞏相倡和轍嘗贈詩云人生不讀書

祐八

空關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書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

閱歲尋富富縱橫畫圖出次第宮商奏注洋畜江河

耿莽在林藪興亡數千歲釋絡皆在口累官寺丞崇

寧元年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蘇州明年差知齊州

尋進朝散大夫管勾太極觀五月坐元符末上書謗

訕落直祕閣降授朝奉大夫監高郵軍酒務崇寧三

年再降兩官落職入黨籍邪中五年敘復朝奉郎管

勾靈仙觀長編紀事本末參

陳井傳

陳井字巨中米芾祖執中宋史有傳元豐中進士紹

聖四年歷官某縣令上書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

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過失此陛下敬

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

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眾唯唯輒陳愚

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

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

節財用謹口兵不事游觀不遜聲色不急功利不惑

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

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

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

祐八

焉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

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

觀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

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勝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

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曰為

同心稍言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為乖背中書

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濤為無甚過則以濤為

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戶部侍郎吳居

厚為聚斂培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為疎羅織罰

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

為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內為後宮之害外為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口口以廣也為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攘奪誅戮如仇讐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孟皇后廢天意驗于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撤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率皆鼓舞知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王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真

祐八

三

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詔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于耳有補于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甚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邊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

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問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閹巷賤夫尚以出妻為恥況陛下為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為天下後世法行而為天下後世則朝行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體口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口口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口口言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為罪大也則不置之死以為罪

祐八

四

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旨選后天下疑之臣竊以為昔慶曆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為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屬伏闕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

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閹官嬖佞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躋上于唐虞之盛而致陛下于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回天鑒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率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

祐八

五

得自新至于殺人情輕尙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尙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政更爲形比先帝則今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需應口口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

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呂大防死于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趨嚮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攻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主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于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

祐八

六

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于臣下計較如天地之于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于子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爲快調訓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所謂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者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口口諫近世如仁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董行口諫近不過三兩

月遠不過半年例行奉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間缺失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緝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有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用事言事之臣不求安靜以酬恩怨爲急百官之中少識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

祐八

七

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能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汗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

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視君相意旨之所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口去就或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諫削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口之人在元祐則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口爭言元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兩面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齒而若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闈官用事內降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窮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聞力言縱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容全是也仁皇初卽位嘗詔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祐冲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求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觀

祐八

八

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既盛日與仇人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千祿求媚取悅之人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有六人而闕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于魚鹽或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日口班言見明日除尙書右丞蔡確南行之口口今尙書右丞黃口口元祐爲御史中丞口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

祐八

九

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已尋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誥善罵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闕官不唯牽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臣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名挑剔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眾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

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芻根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免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智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儒馬飢用無紀律雖口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富弼議事不

祐八

十

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卽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大盛不軌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次俟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西

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為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授懷封李仁福為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葬真尙世襲領節制至四世外繼還叛盡據夏有銀綬之地洎化中始納款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尙孤幼又值契丹北和無以為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真宗仁慈寬量不惜靈夏數州之地遂以為定難

祐八

十一

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鄙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輩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恠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取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候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

下幸甚臣所陳口口願陛下稍霽天威谷納而行之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成王有周公且為師召公奭為保又有闕散之徒朝夕講道明義為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嬖佞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覩爭地兵戰之危事聲色不得惑游畋不得作貨利不得萌德已進矣尙猶有訪落之謀廟小忠之求助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游無諫不從無言不聽而召公尙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

祐八

十一

已成臣下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二三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聞議論今左右倚為廟堂之柱石者為誰賴以為醫工之藥石者為誰為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為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責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于國有補于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

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于公恩歸于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川之春之善即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使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諫論事伏閣不去帝若懼不測口口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廢矣吾年今八十與見口口口學術淺言無文采發于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口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元符累官奉議郎高密廣平郡五院大小學教授上書毀佛道降授權發遣華州崇寧三年再降承

祐八

三

事郎添差監連水軍鹽茶酒稅李燾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諸臣奏議五年復宣德郎重和元年知建昌軍并嘗為勸農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客語

洪芻傳

洪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坐元符上書邪下降兩官監汀州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宣德郎靖康中諫議大夫汴京陷見景王祗候人曹三馬記余大均放出願作祗候人准守自盜犯姦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著有豫章方乘老圃八及

編楚漢逸書若干卷李燾長編參紀事本末靖康要錄西江人物志

周鏐傳

周鏐字廉彥鄞縣人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口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為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著而為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温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鏐每請誦講貫六年上書論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

祐八

三

戒邊吏勿妄出兵慮夏人入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為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為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長編二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為政皆有綱要居曹幕則著會稽錄振領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

政矣元豐末上疏論章惇罪且言元符后不可配先帝廢廟遂坐廢錮入元祐黨籍退休于家作四休堂于西湖之西與弟銖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編紹興初朝廷牽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矣有奏議表故雜文二十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一卷尚書江大猷差次之別承宣集為一卷製序以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鐫初娶胡氏尚書右丞宗愈之女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觀之女而妹適陳忠肅公瓊蔡京作黨碑婦翁甥舅俱入籍世以為盛事寶慶四明志參延祐四明志通鑑長編

祐八

五

蕭刑傳

蕭刑累官觀察推官與蘇氏弟兄相倡和樂城人有和蕭刑察推賀旌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紹聖元年責授朝散郎管勾崇禧觀元符三年坐上書謗訕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崇寧三年再降五官入元祐黨籍邪中第十三人紀事本末參蘇樂城集

趙越傳

趙越元祐八年累官通判開封府前知遼州榆社縣唐愨衝越節令廂巡收付右箱經宿方釋御史黃慶基劾越擅作威福紹聖元年都水監言河勢緊要楊

武歸逼近京城請救官司共提舉固護詔差越疾速前去救護尋罷為朝散大夫勾管崇福宮崇寧二年坐元符上書謗訕邪中第一人降授朝散大夫添差監無為軍鹽酒稅五年敘復右朝議大夫長編參紀事本末

滕友傳

滕友應天宋城人廣東監司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灑楊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為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亦有無窮之聞聽畢遂愈崇寧初為朝奉郎二年坐元符上書謗訕降授奉議郎添差監泗州鹽稅五年敘復朝奉郎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甲

祐八

六

申雜

復官朝請大夫子濟宋史有傳紹聖四年為大理寺官坐斷遣內司兵士作賊失當罰銅三十斤長編

江恂傳

江恂崇寧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承不得改官三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紀事本末

方适傳

方适字彥周福建莆田人慎言從孫元符三年特奏名對策乞復元祐皇后其略曰昔陛下迎后於西宮也天下之人舉欣欣然而相告者無他得君母也及

遷后於北宮也天下之人舉疾首蹙額而相告者無他失君母也臣願陛下力排羣議遷后西宮而道路藉藉之言息矣哲宗不加罪命置下第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腹誹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而已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陳皆譏切時政忤旨衝替永不

祐八

七

得改官崇寧三年詔籍上書邪等人適與焉仕終福清縣丞初陳確為覆考官見適策歎曰是何舉人敢直言如此後與徽宗論事復對徽宗誦適語徽宗曰鄉力搜訪其人適竟不肯自達崇寧中入元祐黨籍

從弟儼仕至壽州安豐令召赴都堂審察以不謁蔡京報罷掛冠歸

編通志卷一百八十

許端卿傳

許端卿字中甫新安人元符三年官承議郎禮部員外郎廣西提刑三年任歸刑部

瑞亦雅有巖洞之好端卿之能隱隱元風洞屏風嘗有題名崇寧初提點秦鳳刑

獄坐為刑部官元祐信寬縱之說刪改元符籍降直部九朝綱年通鑑長編未

李昭玘傳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擢進士第

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用李清臣薦為祕書省正

字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窆具

棺衾作文風之俗為一變提點永興軍西京東路刑

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

少卿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改元豐勅條倡

寬縱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

年日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

游十友自序以為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

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

執政使人致已意昭玘惟求祕閣法帖而已晚知欵

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

追復直徽猷閣事詳宋史本傳

祐八

六

向紉傳

向紉累官朝請大夫光祿卿崇寧元年為刑部官倡

為寬縱之說刪改元符勅條降右朝議大夫九朝編

年宋大

詔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左朝議大夫與知州

差遣紀事本末

陳察傳

陳察字晦叔建陽人貫開封熙寧九年進士元祐元年官宣德郎

歷知石城吳縣通判泉州李清臣薦堪館閣選除祕書省正字五年與

李昭玘晁補之同為校書郎尋改太常丞集賢校理

六年為太常博士七年權利州路轉運判官紹聖四年改祕閣校理為江東轉運判官尋召為戶部員外郎詳定重修敕令所刪定官出為成都府轉運使元符元年奏乞監司歲舉明審端恕善治獄充錄事參軍詔令吏部立選法問奏尋以朝請郎試大理少卿蔡京當國引疾致仕崇寧元年坐為戶部時刪改元符敕條落職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朝奉郎提舉崇福宮察在吳時蔡京過之為書懸榜察却之以此忤京年九十五而終宋大詔令通鑑長編參記事本末盧熊蘇州府志

鍾正甫傳

鍾正甫武陵人治平二年進士與米芾友善蔣之奇

祐八

九

薦之湖南通志紹聖四年累官朝奉郎詳定重修敕令所刪定官元符元年知處州言伏聞朝廷以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蘇轍等悖逆罪狀命官置局編錄成書以正邦刑為世大戒臣竊恐朝廷尚有遺隱未盡編錄今據臣所知悉具奏陳以備采擇臣嘗與劉惟簡商議執事因臣語及元祐初先帝陵土未乾而善政已為司馬光等變壞更張造為謗訕不復有臣子之義惟簡遂為臣言光等姦黨相濟逆亂自肆最不可忍者二事其一元祐元年明堂光等心懷怨懟建議不以先帝配宗祀而欲祀仁宗皇帝先帝幾不得與祭

賴禮官何洵直力爭以謂嚴父配天古今之定禮其事見於孝經雖童稚皆能誦之且自古無宗祀祖考于明堂者其議遂寢而先帝始不廢于宗祀此皆悖逆無道非臣子之所宜言臣與惟簡相對流涕歔噓憤惋切齒而恨其事不得違聞于上聽以治光等之罪也今惟簡既死竊恐朝廷未及采問而光等罪惡有所隱脫臣雖守郡在遠輒慕古人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鷂逐鳥雀之義拳拳忠憤不能自已詔劄與編類姦臣事狀蹇序辰等長編四百九十四召為刑部員外郎道鄉營上殿乞選縣令及學官以厚風俗百六改廣

祐八

三

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就獄根勘賓客往來餽遺等事會大赦釋免為陳確劾奏坐黜降授朝議郎淮東提刑崇寧初編類元符章疏正甫為正上第一人擢金部員外郎後坐為刑部官刪改元符敕條降朝請郎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奉大夫知筠州大觀二年出籍九朝編年參長編紀事本末

高茂華傳

高茂華字秀實元氏人祖化始徙祥符茂華人物高邁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晉和呂本中高郵道中詩有中塗留眼占

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與曾元嗣續嗣止叔沼
呂本中居仁韓子蒼駒顏平仲岐饒德操節爲十友
崇寧元年臣僚上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近爲私
結爲死黨使其子塔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
共成元祐之黨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承議郎
長編參紀事本末庚辰
詩話雜助集高日墓志

楊彥璋傳

楊彥璋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散大夫大觀

二年出籍紀事本末

廖正一傳

祐八

三

廖正一字明略福建將樂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初
應華州司戶參軍同知樞密院事安燾薦正一堪充
館閣召試學士院蘇軾得其對策奇之力言其才除
祕書省正字軾每邀正一論文必出密雲龍茶飲之
故名亦亞於四學士嘗居言路著直聲出知常州蔡
肇稱其學問汪洋文章瑰琦所造非眾人能及云崇
寧三年列名黨籍自號竹林居士福建通志正一四六最
爲高奇賀安厚卿啟云遠離門牆迹江湖之外闕
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
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

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高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
亟有時雨又謝安厚卿答書之啟云寂寞江濱若戎
車之陷淖棲遲崑邑信塞馬之依風曄然晨光照此
部屋四六話

李夷行傳

李夷行字炳大不詳里貫元豐七年爲邢州司法參
軍郵延軍略勾當公事隨軍獲一級爲承議郎元符
二年提舉熙河蘭會路弓箭手上言申招刺之法先
經本府及州軍相去不下兩三程以上往返已是勞
費及將司百端邀阻有留滯十餘口不能拍試以此

祐八

三

多不敢應募乞除將副在城寨許赴將副如帥司州
軍相近卽於以次近將副處拍試收補又逃亡空地
既不緊行招人又不速勒租佃卽因此人員可以冒
種兼城寨使臣往往借貸牛具選擇肥田私自耕種
或收受馬料其爲姦弊不可勝言今欲乞令本城寨
將空地分作等第出榜招人出租權佃如逃田內有
山石委是不可耕種者委提舉官相度除放又闕馬
人元給到添給地五十畝依條限半年災傷更展半
年如不買馬卽許有馬請射今本路闕馬不少例各
經隔年歲不曾勾收地土亦不曾召人租佃使之坐

元祐黨人傳卷第九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武臣

張巽傳

張巽開封人父茂則宋史宦者有傳巽元豐中官左

藏庫副使八年詔茂則宿衛宮省更歷四朝清謹忠

勤宜在褒勸以巽為西上閤門副使紹聖中改客省

副使尋坐父茂則罪改授皇城副使差鄧州都監崇

甯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宋大詔

祐九

李備傳

李備累官供備庫副使梁陽寨主元祐五年以申蠻

賊犯邊借差楊晟經等掩護有功備及監押蔡義與

蠻主賊十餘戰詔賜金帛有差六年措置荆湖北路

邊事司言備督士卒轉戰有勞為文思院副使通鑑

王獻可傳

王獻可山西澤州人元祐七年累官知麟州西作坊

使坐不稟帥司節制擅統兵將擊夏賊迫一官勒停

長編四百尋起為英州刺史知瀘州元符元年遷左

七十八驥使權發遣梓夔路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使

公事黃庭堅謫涪獄可遇之甚厚二年五月坐元祐

中上書議論朝政附會奸黨降一官罷現任差遣子

雲雲歸崇甯中為詳議官上書言蔡京罪黜隸海島

欽宗復其官從神師中戰死山西通志雲宋史有傳

胡田傳

胡田字雲從江西奉新人元豐間參鄜延副總管曲

珍軍事敗夏人于金湯以功進忠訓郎左班殿直轉

右侍整元祐三年遷官苑副使知沅州奏請歸明士

官楊昌晟等存留渠陽軍縣依舊名事應舊送縣者

令渠陽軍理斷徒以上罪送沅州五年言渠陽寨蠻

祐九

人作過臣領兵處置畢詔軍兵賜錢有差長編四百

歷知欽州誠州累遷六宅使六年以措置荆湖北路

邊事司言田躬督士卒轉戰有勞遷左驥驥使領循

州刺史知開州紹聖初知渠陽軍四年以乞罷廢渠

陽等寨降授供備庫副使廣西經略使准備差遣長

編四百九元符間同從弟良儒上書論瑤華宮事崇甯

元年勾管仙都觀尋入黨籍編管本州江西通志

馬諗傳

馬諗崇甯三年編管南恩州入黨籍五年移岳州編

紀事

王履傳

王履字坦翁開封人父景琚官皇城使知澧州履好學通經史鄉荐不第元符元年以父任除三班奉職元符間上書力言朝政闕失褫官編管新州名在黨籍政和初復官提舉北京恩冀州黃河堤埽公事累官監左藏庫靖康元年以武翼大夫副李若水使金軍城陷履駕出城還除武勝軍節度使辭曰臣六世食祿願以死報國不敢冒膺殊賞改相州觀察使二年正月扈駕再出與若水同為金人所留二月金人廢欽宗命脫龍衣履抱帝高聲擗截金人擗開履于

祐九

三

擊破頭面履日夜號哭罵不絕聲二十一日與若水同遇害北盟會編建炎元年贈武勝軍節度使要錄卷二

趙希夷傳

趙希夷燕王德昭九世孫秉義郎子維之曾孫昭玘之孫師勛之子事蹟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宋史宗室表參長編紀事本末

任濟傳

任濟崇甯三年入黨籍事蹟無攷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郭子旂傳

郭子旂崇甯三年編管賓州入黨籍五年移峽州同

錢盛傳

錢盛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康州入黨籍同

趙希德傳

趙希德燕王德昭九世孫武翊大夫子極之曾孫伯麾之孫師與之子事蹟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編管賓州五年以九鼎赦移荆門軍宋史宗室表參長編紀事本末

王長民傳

王長民崇甯三年編管循州五年移江甯府長編紀事本末

李永傳

祐九

四

李永崇甯三年入黨籍事蹟無攷同

王庭臣傳

王庭臣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廣州入

黨籍同

吉師雄傳

吉師雄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連州入

黨籍同

李愚傳

李愚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封州入黨

籍同

吳休復傳

吳休復崇甯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事蹟無攷案宋史有

吳中復興國永興人或即休復兄弟行歟俟攷

崔昌符傳

崔昌符仕履未詳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潮州楊

良長編紀案宋史有崔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

科累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

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復兼監牧使或與昌符

兄弟行也

潘滋傳

祐九

五

潘滋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惠州入黨

籍楊仲良紀

高士權傳

高士權崇甯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案士權當為高瓊之

後宣仁皇后之兄弟行考遵裕之子有士京士充宣

仁之弟有士林士英則士權必宣仁兄弟行也士林

為宣仁胞弟僅官內殿崇班贈德州刺史皆武職也

士權之任武臣宜矣

李嘉亮傳

李嘉亮仕履無攷崇甯三年除名勒停編管梧州入

黨籍楊仲良紀案通鑑長編李時亮嶺南人熙甯元

年以植州錄事參軍改武為供備庫使知廉州或即

嘉亮兄弟行也

李玠傳

李玠一作王玠元祐初累官通直郎元年從知大名

府韓絳請換授供備庫副使崇甯三年入黨籍通鑑

參紀事本末

劉延羣傳

劉延羣崇甯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仕履無攷

姚雄傳

祐九

六

姚雄字毅夫五原人父兕宋史有傳雄少勇鷙有謀

年十八佐父征伐從討金湯以百騎先登奪隘又成

荔原之功韓絳薦其才閱試延和殿紹聖中滑帥草

柔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應戰

流矢拄肩戰采厲賊引却追躡大破之斬首三千級

俘虜數萬城成擢東上閣門使秦州刺史徙知會州

河州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

棄遂以賜趙懷德徙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

用王厚復河湟治棄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

自便後論為責輕復竄金州明年聽歸高永年死西

肅諸戍阻絕起雄權熙河經略使知滄州拜武康節度使以檢校司空奉甯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武憲事蹟詳宋史本傳

李基傳

李基崇甯三年入黨籍楊仲良紀事蹟無攷

內臣

梁惟簡傳

梁惟簡元豐八年充內東門使兼皇太后殿祇候元祐初御藥院超帶御器械勾管內東門太皇太后遣賜文彥博手詔寄文思副使以久在太皇太后殿祇

祐九

七

應各有勤績除內侍押班添差勾當皇城司又于坤成節恩轉左藏庫使十月詔惟簡在太皇太后殿祇候近二十年累有勤績特與遙郡刺史蘇轍繳還詞頭韓維爭之尤力惟簡遂罷遷官勾管景靈宮二年遷西京左藏庫使尋為嘉州刺史五年為文思院使紹聖初坐援引陳衍得罪投竄四年屋宅錢物籍沒

入官通鑑編

陳衍傳
陳衍開封人以內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聖烈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內

東門司元祐五年梁燾言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近來頗白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勝疏累上又面論之長編四百四十七宣仁山陵為按行使俄以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監御史來之邵方力詆元祐政事首言衍在垂簾日怡寵驕肆交結戚里進退大臣力引所私俾居耳目之地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務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

祐九

八

以謀廢立士良嘗與衍同在宣仁后間自郴州召之使實其說士良至但言宣仁彌留之際衍嘗可否一府事及用御寶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奏言臣等伏觀元豐八年大臣輔立陛下內則選建親臣以為翊贊外則遵依法度以定紀綱上則垂簾權同聽政以固根本司馬光劉摯呂大防等忘先帝厚恩棄君臣之義乘時伺便冒利無恥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躡取高位快其忿心盡變先帝已成之法分布黨與悉據要權公私詆誣無此忌憚既而自知其罪終不可道深懼一日陛下親政則必

有欺君罔上之刑乃迴顧卻慮陰連内外包藏禍心
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內侍十人悉
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臣置以必
死之地先帝任事之人無一存者以剪陛下之羽翼
先帝之所治而得罪者縱而釋之以立陛下之仇敵
先帝之所惡而棄者收而用之以植陛下之怨讐以
王府爲要途以朝廷歸私室上下協比同惡相濟意
在不測天錫陛下聖知沉機淵默不言九年側身端
拱無毫釐之差羣姦無以伺其隙眾惡不能成其志
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此固不待指數而天下曉然

祐九

九

易知也然姦黨交結其操心危慮患深蹤迹詭秘世
莫得聞至於焚棄毀滅無復考驗前日雖已竄逐擯
廢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等幸被詔旨詢
究本末乃於焚棄毀滅之餘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
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天地之
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棄蓋至今日其惡遂彰明較著
如此臣等竊觀上項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
以義獻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行罪在不赦亦乞
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令廣西轉運副使
泣其刑

宋史參李
壽長編

張士良傳

張士良元祐中皇城使爲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二
月與陳衍梁知新同罷士良提點醴泉觀任便居住
六月添差監潁州酒稅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復起
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責呂大防劉摯等過嶺
仍用王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
其言浸及宣仁皇后最後又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
祐舊臣內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
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士良已竄雷州元符三年惇
卞逮赴詔獄使証宣仁有廢立意士良既以舊御藥

祐九

十

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卽舊官言無則
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
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元符三年三省據士良
辭奏言士良以御藥院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
更直宮中掌文書衍主看詳進呈定其所降付士良
書于籍其所降付某處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自與奪
願降士良未嘗與聞羣臣有奏請東朝還政者衍輒
誣之曰此不忠不孝之人也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
東朝亦不以聞于上及與呂大防往來以合密賜大
防妻皆不聞上坤成節北使朝見太皇坐間痰發扶

掖坐殿後御閣衍指揮簾外使臣虛進酒上食至畢外廷皆不知衍又奏除范純仁左僕射文彥博平章事于是翰林學士蔡京左諫議大夫安惇言臣等竊覩上次事節大逆不道跡狀明白揆之以義獻之以法死有餘責所有臣衍罪在不赦乞更賜審問正以國法詔衍特處死徙士良編管白州崇甯初授左藏庫使提舉鴻慶宮南京居住長編參紀事本末

新錄辨曰宣仁遺詔大防欲釋天下之重負就東朝至燕閒復辟以時實吾之志是臣僚前此未嘗有請還政奏章或有之則宣仁在上豈容

祐九

十一

陳衍藏匿又呂大防妻為國夫人必歲時入朝三宮如太皇太后賜合容有不必問上之理此言亦屬誣謗宣仁進用大臣豈至謀及中官史臣妄意簾帷易欺增重陳衍之罪所以污蠹聖母不知無根輕發不可以欺天下後世長編注

梁知新傳

梁知新元祐中皇城副使為宣仁殿御藥紹聖元年坐黨附陳衍罷為添差監亳州鹽酒稅旋因責降元祐諸臣羈管藤州徽宗即位依例轉官赴省供職崇甯三年入黨籍同上

李倬傳

李倬元祐中句當御藥院入年遣倬齋詔賜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崇甯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揚仲良紀事本末

譚辰傳

譚辰崇甯元年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三年降左藏庫使添差蘄州酒稅入黨籍楊仲良紀事本末

賈鉞傳

賈鉞仕履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同上

趙約傳

祐九

十二

趙約仕履無攷崇甯元年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三年入黨籍楊仲良紀事本末

黃卿從傳

黃卿從哲宗時入內西頭供奉官崇甯二年入黨籍長編參紀事本末

馮說傳

馮說哲宗時累官入內西頭供奉官紹聖中被逐說給事陳貴儀問營抱徽宗元符三年復詔入後坐與梁惟簡陳衍親厚送內侍省三年編管徐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汝州同上

曾燾傳

曾燾紹聖中官入內侍高品坐梁惟簡陳衍親厚降

一官送吏部添差遠地監當崇甯三年編管歙州入

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單州同上

蘇舜民傳

蘇舜民紹聖中官入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承旨坐

梁惟簡陳衍厚善送吏部遠地監當崇甯三年入黨

籍同上

楊偁傳

楊偁紹聖中官內侍省高品坐與梁陳親厚四年追

祐九

兩官送全州編管元年合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

京差遣崇甯三年入黨籍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

梁弼傳

梁弼惟簡子紹聖四年編管瓊州入黨籍五年以九

鼎赦移歸州同上

陳恂傳

陳恂衍子紹聖四年送瓊州編管入黨籍同上

張茂則傳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初補小黃門五遷至西頭供

奉官幹當內東門禁庭夜有盜茂則首登屋以入既

獲賊遷領御藥院仁宗不豫中夜促召茂則趨入扶

衛左右或欲掩宮門茂則曰事無可慮何至使中外

生疑耶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轉宮苑使果

州團練使為永興路兵馬鈐轄入為內侍班再遷副

都知熙甯初同司馬光相視恩冀深瀛四州生隄及

六塔二股河利害進入內都知上元夜宮中火督眾

即撲滅詔曰官禁不驚怒藏如故惟忠與力予固嘉

之賜簪衣金帶累乞退休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

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之仍進其官哲

宗即位遷甯國軍留後加兩省都知卒年七十九茂

祐九

則性儉素食不重味衣裘累十數年不易紹聖論元

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遣貶左監門衛將軍崇甯中

入黨籍宋史官者傳

張琳傳

張琳元豐八年行文成都府依樣織造錦紫絲鹿胎

為呂公著奏罷徽宗即位以供承翊衛遷兩官崇甯

元年九月三省籍記姓名不得在京差遣三年編管

南安軍入黨籍通鑑長編參紀事本末

裴彥臣傳

裴彥臣元祐四年官內東頭供奉官蔡確貶新州彥

臣伴送奏言如確沿途稱疾即添差遞補兵士用兜橋擡昇前去從之元符三年右司諫陳瓘言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洩漏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崇甯元年九月令三省籍記姓名不得與在京差遣尋編管池州除名勒停五年以九鼎赦移廣德軍通鑑長編參紀

李偁傳

李偁熙甯八年官內殿崇班河北第八副將坐與將官劉慶不和理曲追一官勒停崇甯三年入黨籍子

祐九

五

及親兄弟並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子恂仁落閤門

祇候通鑑長編參楊仲長紀事本末

閤守勤傳

閤守勤哲宗時官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勾管西

京崇福宮徽宗即位寄左藏庫副使添差勾當御藥

院崇甯三年貶賀州長史安置全州入黨籍子及親

兄弟並與外路遠處監當差遣子依落寄班祇候五

年以九鼎赦移漣水軍同上

王綬傳

王綬仕履無攷崇甯三年入黨籍紀事本末

李穆傳

李穆崇甯三年編管金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

鄧州同上

蔡克明傳

蔡克明未詳里貫徽宗即位向太后權同聽政將復

用范純仁而意若未伸乃遣克明至永州就賜銀合

茶藥問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

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

右行不是常人阻隔相公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

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

祐九

六

來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上

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至畿內又遣克明賜

銀合茶藥仍宣諭渴見之意蔡京蓄恨范正平及當

國言李之儀所撰范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

二聖虛位之意與之儀正平同逮至御史府之儀正

平皆欲誣服獨克明日舊制凡傳聖語受本于御前

請寶印出注籍內東門使從其家得聖語本有御寶

驗內東門籍皆同獄遂解崇甯三年編管桂陽監入

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饒州宋史范正平傳參紀事本末李之儀范公行狀

王化基傳

王化基熙甯初爲內侍省人內殿頭熙甯四年樞密院劄子王化基不合直批聖旨于內作坊取吏人奉旨令本直依理施行崇甯初官內侍省左藏庫使坐陳衍黨編管高州五年移全州通鑑長編二百二十一

王道傳

王道崇甯三年除名勒停永不收叙編管韶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郴州紀事本末

鄧世昌傳

鄧世昌崇甯三年編管密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唐州同上

祐九

七

鄭居簡傳

鄭居簡崇甯三年編管信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滁州同上

張祐傳

張祐徽宗登極以供承朝衛遷兩官崇甯三年入黨籍長編參紀

王化臣傳

王化臣崇甯三年編管青州入黨籍五年以九鼎赦移濟州紀事本末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傳

王珪字禹成都華陽人哲宗立累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卒諡曰文紹聖中邢恕誘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雅王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卽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諡政和中復之事迹詳宋史本傳

章惇傳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進士舉甲科哲宗卽位累知樞密院事宣仁聽政惇與蔡確矯倡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宣仁怒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熙甯元豐之意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雇乳媪事又起同文館獄命蔡京安惇舉序辰窮治欲覆諸人家又議察

祐九

六

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惇託司馬光語范祖禹曰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誘高士京上書言父道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此士充去之皆欲誣宣仁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結中官郝隨為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規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卞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

祐九

十九

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后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哲宗崩徽宗立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死惇四子連登科無顯者

死之日羣妾分爭金帛停屍數日無人在側為鼠食其一指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聖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誣宣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言施用豈不上累泰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得仕于朝詔下海內稱快宋史

參通鑑長編

祐九

二十

此處為表格，內容為空白。

元祐黨人傳卷第十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黨案始末

崇寧元年五月乙丑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薰炙不可嚮邇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煩所在連結罪廢者一旦牽復不以其漸

祐十

一

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寢以滋蔓為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為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憂後禍觀望者消于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于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為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

五月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誣詆先烈善政良法肆為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群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繼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實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惟以沮壞事功報復仇怨為事翁翁訛誑必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為元祐之政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敘不次無復舊章或繇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殂謝之後還舊職而加橫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後屏遠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過乃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尙慮中外誣誤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未嘗以朋比附黨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也

祐十

二

九月辛丑臣僚上言近出使府界陳州士人有以端禮門石刻元祐姦黨姓名問臣者其姓名朝廷雖嘗行下至于御筆刻石則未盡知也陛下乎明賞罰姦臣異黨無問存沒皆第其罪惡親灑宸翰紀名刊石以為天下臣子不忠之戒而近在畿內輔郡猶有不

知者況四遠乎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姦黨以御書刊石端禮門姓名下外路州軍於監司長吏廳立石刊記以示萬世從之御史臺抄錄元祐姦黨曾任宰臣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司馬光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韓忠彥

王珪 故

曾任執政官

梁燾 故

王巖叟 故

王存 故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祐十

三

范百祿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故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故

范祖禹 故

王欽臣

姚勛 故

顧臨 故

趙君錫 故

馬默 故

孔武仲 故

王汾 故

孔文仲 故

宋光庭 故

祐十

四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祐十

七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邠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夫

呂希績 故

歐陽中立

吳儔

詔緣姦黨入籍並子弟等除曾任監司罷任指定與知州人外將其餘不得到闕合授差遣人今後並令于所在州依條審量其官吏保明堪與不堪釐務內初出官仍驗付身令召保二人依條式聲說委保事因各連家狀一就繳申吏部從吏部尚書何執中奏請也

祐十

八

九月乙巳詔建中靖國元年及元符末姦黨並合焚毀不用文字等並併依元祐十月庚戌詔應元祐係籍人並依寄祿官與請給更不注差遣見有差遣人並罷其子並親兄弟並與宮觀嶽廟差遣內係選人者與監當差遣不得與改官十月癸酉臣僚上言伏觀元符之末朋黨遞用陛下以先定之志獨見之明屏斥姦回以斷國是自總攬以至于今百廢具舉效應顯著紹述大有為之功斯既成矣陛下復懲前日紛更之由深思遠慮謂事雖小而其端足以成害者不可不禁乃詔有司自元豐

八年三月五日以後至紹聖元年四月十三日以前
及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以後至崇寧元年正月以
前凡官司比例勿復引用蓋所以防微杜漸遏絕其
萌芽以垂無疆之休也然臣區區之愚尚以為崇寧
元年六月以前姦黨猶在朝其懷私害正持心不移
與夫官吏希望風旨于下者或因人以廢事或因事
以廢去其所立一時之例若謂其在崇寧正月以後
而用之則與建中靖國之例相去幾何哉陛下嘉靜
天下以隆太平事無大小其坐朋黨而害政者不可
以不靖也

祐十

九

崇寧三年正月詔三蘇集及蘇門學士黃庭堅張耒
晁補之秦觀等集並毀板

二月詔翰林學士張康國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六月甲辰詔元符末姦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
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
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寮更不得彈劾奏陳令學士
院降詔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故

文彥博 故

呂公著 故

呂大防 故

劉摯 故

范純仁 故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故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故

傅堯俞 故

趙瞻 故

韓維 故

孫固 故

范百祿 故

胡宗愈 故

李清臣 故

劉奉世

祐十

十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勛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勳	李之純	孫覺	
祐十																				
十一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尚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祐十																				
十一																				

鄒浩	陳汝升	謝文瑾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small>故</small>	董敦逸 <small>故</small>	上官均	葉濤 <small>故</small>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絨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祐十										圭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small>故</small>	司馬康	宋保國	張保源	孔平仲	湯斌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small>故</small>	程頤
祐十										齒									

唐義問	故
奈	卞
李格非	
陳	璣
任伯雨	
張庭堅	
馬	涓
孫	諤
陳	邠
朱光裔	
祐十	
圭	
蘇	嘉
龔	夫
王	回
呂希績	故
歐陽中立	故
吳	儔
尹	材
葉	仲
李茂直	
吳	處厚

李積中	
商	倚
陳	祐
虞	防
李	社
李	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	蓋
楊	綝
祐十	
夫	
蘇	炳
葛茂宗	
劉	謂
柴	袞
洪	羽
趙	天佐
李	新
衡	鈞
衮	公適
馮	百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周 誼	孫 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 察	趙 岫	封覺民 <small>故</small>	胡端修	李 傑	趙令時	郭執中	石 芳	李 賁	奎 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 集	黃 策	吳安遜	周永徵
祐十										七									

高 漸	張 夙 <small>故</small>	鮮于綽	呂諒卿	王 貫	朱 紘	吳 朋 <small>故</small>	梁安國	王 古	蘇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紆	高士育	鄧忠臣 <small>故</small>	仲師極	韓 治
祐十										六									

都 凱
秦希甫
錢景祥
周 綉
何大正
呂彥祖
梁 寬
沈 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 勃
王 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 肇
黃 遷
万俟正
許堯輔
楊 肱
胡 良

祐十

充

梅君俞
寇宗顏
張 居
李 修
逢純熙 <small>故</small>
高遵裕
黃 才
曹 盪
侯顧道
林 膚
葛 輝 <small>故</small>
宋壽岳
王公彥
王 交
張 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 潛
董 祥
楊瓌寶

祐十

千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3 又又外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small>故</small>	扈充 <small>故</small>	張恕	蕭利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陳井
祐十																			
三																			

洪芻	周鏐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醅	梁士能	武臣	張興	李備 <small>故</small>	王獻可 <small>故</small>	胡田	馬諗	王履
祐十																			
三																			

趙希夷	任濟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small>故</small>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small>故</small>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王玠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祐十																			
重																			

梁惟簡 <small>故</small>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small>故</small>	李倬	譚展	寶鉞	趙約	黃卿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侗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small>故</small>	張琳	裴彥臣	李侗 <small>故</small>	閻守勲
祐十																			
重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祐十

重

王珪故

章惇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事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六月戊午詔曰朕嗣位之始恭默未言往歲姦朋復相汲引倡導邪說實繁有徒或據要路而務變更或上封章而肆詆毀同惡相濟非止一端推原其心豈勝誅殛比詔編類具列姓名乃下從班博盡眾議仍為三等各賜所聞庶幾僉同罔有漏失惟邪惡之復起蓋源流之相承迹其從來于元祐得罪宗廟甯分

等差悉皆親書通為一籍載刊諸石置在朝堂為臣

不忠附見于末所麗雖異其罪惟均朕方以仁恩徧

覆天下前既遣黜弗忍再行亦有可矜出于籍外自

時厥後已定不渝羣聽式孚毋復輒論其元符末姦

黨並通入元祐籍更不分三等應係籍姦黨已責降

人並各依舊除今來入籍人數外餘並出籍今後臣

寮更不得彈劾奏陳

崇寧五年正月戊戌是夕彗星出西方由奎貫胃昴

畢至戊午沒

正月乙巳詔以星文變見避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寮

祐十

美

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又詔應元祐及元符末係籍人

等今既遷謫累年已足懲戒可復仕籍許其自新朝

堂石刻已令除毀如外處有姦黨石刻亦令除毀今

後更不許以前事彈糾常令御史臺覺察違者劾奏

以上皆出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張綱看詳元祐黨人狀

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聖主令給舍看詳元祐黨籍內曾任宰執侍從臺

諫等官顯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揮推恩之人并餘人

各項開具限五日具狀聞奏今具下項須至奏聞者

曾任宰臣	文彥博	呂公著	司馬光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任執政	梁燾	王巖叟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蘇轍	
劉奉世	范純禮	陸佃	安燾	
曾任待制以上	蘇軾	范祖禹	王欽臣	姚勔
祐十				
顧臨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王汾	孔文仲	朱光庭	吳安持	
錢總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尚	孫升	李周	
劉安世	韓川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覲	范純粹	楊畏	
呂陶	王古	陳次升	豐稷	
謝文瓘	鄒浩	張舜民		
餘官	秦觀	湯燾	杜純	司馬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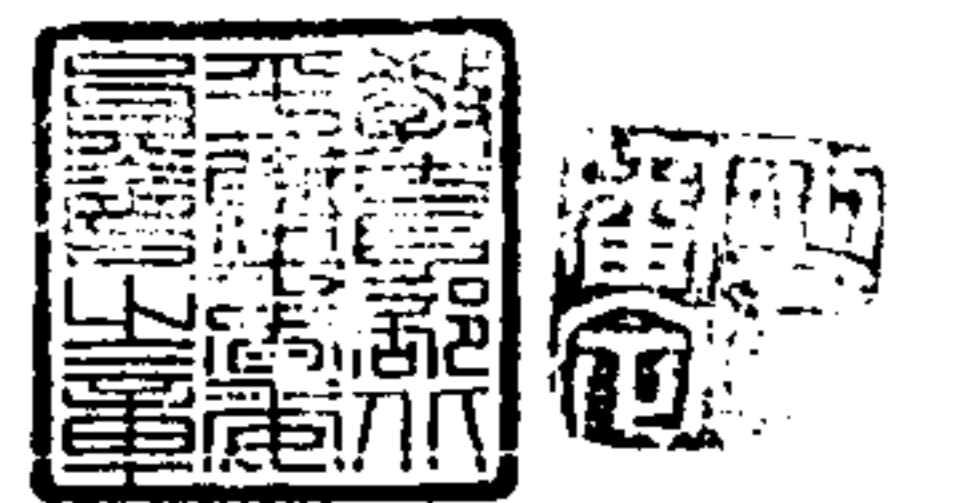
宋保國	吳安詩	張耒	歐陽棐
呂希哲	劉唐老	晁補之	黃庭堅
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	孔平仲
王鞏	張保源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商倚	張庭堅
李祉	陳祐	任伯雨	陳鄂
朱光裔	蘇嘉	陳瓘	龔夫
呂希績	歐陽中立	吳儔	<small>已上共九十七人</small>
右臣等今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共有二本			
祐十			
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九人雖皆出於蔡京私意內九十八人者係是崇寧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將己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黨籍冗雜泛濫增至三百九人看詳九十八人內除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臺諫官卒難省記外其間曾任宰執侍從及餘人並開項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數內更有侍從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餘官江公望范柔中鄧考甫孫諤等六人其名德亦顯然可見外有二百餘人雖石刻具存然其姓名			

有不顯者及當時議論是非爲年歲深遠別無文字
攷究難以雷同開具契勘前項九十七人並六人共
計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揮所有今來臣寮上
言許子孫陳乞恩例次數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華陽集

祐十

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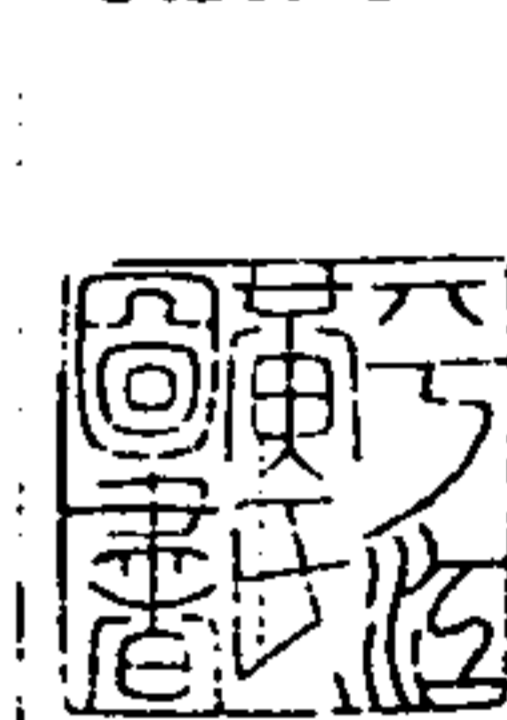




道命錄序



嘉定十有七年月



皇帝御大慶殿朝百官講尚書都省曰朕惟伊川先生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被褒崇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可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德音傳播天下誦之蓋自伊川之被薦而入經筵逮今百四十年矣愚不佞蓋嘗網羅中天以來放失舊聞編年著錄次

道命錄序

第送官因得竊考道學之廢興乃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惇京檜侂之際也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夫道即學，即道而程子異言之何也蓋行義以達其道者聖賢在上者之事也學以致其道者聖賢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則非學舍學則非道故學道愛人聖師以為訓倡明道學先賢以自任未

嘗岐為二焉自數十年不幸儉邪讒諂之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廢君子而號為君子之徒者亦未嘗深知所謂道所謂學也則往

從而自諱之可不嘆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故今參取百四十

年之間道學廢興之故萃為一書謂之道命錄蓋以為天下安危國家隆替之所關繫者

天實為之而非惇京檜侂之徒所能與也雖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學之興廢係乎司馬

文正之存亡紹興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簡

之用舍慶元道學之興廢係乎趙忠定之去

留彼一時也聖賢之道學其為厄已甚矣而

義理之在人心者訖不可得而泯也孟子曰

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故由孔子之言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以知

所戒由孟子之言則修身守道者可以知所

道命錄序

二

任至若近世諸公或先附後畔或始疑終信視其所以則先附後畔皆出於一時利害之私而始疑終信則由夫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致此也又有或出或入之士義利交戰于中而卒之依違俯仰以求媚于世蓋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士者必也見善明用心剛而卓然不惑於生死禍福之際於道學也其庶幾乎嘉熙三年己亥夏五月之吉朝奉

道命錄序

三

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兼秘書監兼史館修撰兼修玉牒官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心傳序



道命錄者秀崑李公所編也命名之義取諸論語蓋有感於吾道廢興之由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又當思君子不謂命之意申區區管闕蠡測如此願與勿友滿明之因刻梓于九江郡齋淳祐十一年辛亥月正元日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安後學朱申謹書

道命錄序

四



道命錄目錄

卷第一

司馬溫公傳先生劄子注二程先生出處及恭錄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劄子注伊川先生辭受及王修處先生

孔文仲劄伊川先生疏注伊川先生異論胡宗愈孔文仲攻先生退歸本末并辨劉元城語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注先生去

范太史乞還伊川先生經筵劄子注先生力辭西監職名董敦罪本

卷第二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注聖黨人行遣及邢恕相與聖黨人叙復及

道命錄目錄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嘗察注先生林冠後事及方提舉請給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大畧

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注蔡京大畧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注宗寧盡逐元祐黨籍碑事及清康解禁大畧

卷第三

紹興初贈伊川先生制詞注度江後慶曆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及泉錄人選大畧

朱山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注先生以濂溪及熙豐迄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感亂天下乞屏絕注先生門人高第心異意

周秘劄董令升沮格詔令注黃次山吉計被斥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注安老論

胡文定乞封爵劄張二程先生列從祀注泰相呂二相相失及周秘

尹和靜以文師程學辭經筵注和靜出處及范元長魏公引薦和靜本末

尹和靜辭免持制待講劄子注泰相呂趙

汪勃乞戒場屋主司去專門曲說注泰相呂趙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注伊川之學及若復主學禁本末

曹筠論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注伊川之學及若復主學禁本末

鄭仲能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注伊川之學及若復主學禁本末

張震乞申飭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注伊川之學及若復主學禁本末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捐棄注伊川之學及若復主學禁本末

道命錄目錄

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奏狀注張魏公終信道學及紹興以來胡

陳賈論消學欺世盜名乞擯斥注鄭丙及陳賈

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劄詞注先生造

林栗劄晦庵先生奏狀注先生仍舊

葉正則為晦庵先生辨認封事注胡晉臣初

劉德修論道學非程氏私言注善光應先勸周留二丞相

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講劄詞注先生晚年出

何澹論專門之學短拙效詐自錄真偽注留周二丞相未與

何詹申心喪
及還湘大畧

晦庵先生罷持制仍舊宮觀誥詞注先生淳熙未兩除經筵及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注韓忠肅去國本末及

胡紘論偽學注紘為不軌豈可容竝進注張汝徽李元德楊

沈繼祖刻晦庵先生疏董銖之論注繼祖先生事及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注先生獲罪後事及答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注先生獲罪後事及答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召舉注楊建請及偽

道命錄目錄

三

劉三傑論偽黨注偽黨之不可不至注三傑得

姚俞論及偽之徒欺世盜名乞定國是注沈正和事及張金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注黃好由費戒父

呂泰然論不當以偽學之禁注丁達論上書行遣施康年曾察

偽學注蔡中行程

言者論偽徒送偽師注其多葬乞禁行禁約注晦庵先生事

言者論習偽之徒唱為及偽之說乞禁止注京學等死後

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諡指揮注韓侂胄被誅大畧
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注蔡元定贈官諡附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議議

李仲質乞下除學禁之詔注朱先生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議議注宣公覆議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議議注成公覆議議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諡奏注太常寺勸當乞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注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注禮部勸當乞

道命錄目錄

四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議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議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議議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諡狀注陳常博胡侍郎擬諡未定

卷第十
嘉定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注伊川曾孫觀之玄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晦庵先生贈太師造封信國公制詞注晦庵子待郎在入對請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增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又註行臺請加封本末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道命錄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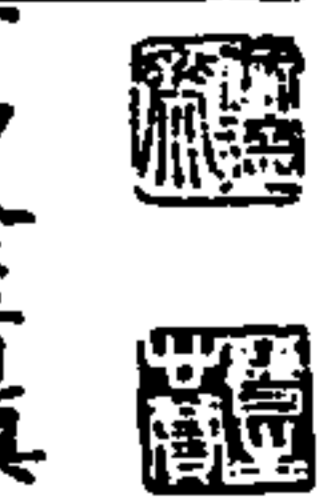
道命錄目錄

五

道命錄卷第一

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馬兼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覽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 聖世之逸民伏望 聖慈特加召命權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
 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荆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困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為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 哲宗即位 宣仁皇后同聽政司馬溫公起

道命錄卷第一

為門下侍郎而大程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卒年五十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于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申公起為尚書丞承於是與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為左僕射未即行也

伊川先生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制詞

勅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意起巖穴之士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于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為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尚慎厥哉可特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真見關元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王震行
 伊川先生既有西監之命再辭奉 旨令乘馬赴闕元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

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未光庭公
核言先生乃天民先覺聖世直儒探其賢陳博仲放未必能過若其
道則博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
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 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侍經席豈
不感哉有 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命禮
合見君 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
要公核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恭確免四
日温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皇后面諭
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退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
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取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
日詔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等老言天下
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
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

道會錄卷下

二

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
議論張敞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
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固必有荆棘百步之田必有根莠
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
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貪黷論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當任公卿
之門不獨父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計經筵臣
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籍一
事引據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推撼 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
上德未有嗜好而當各以無近女色 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
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
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為 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

敢子細敷奏慮煩 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宮問容臣一一開
陳當 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上聽而 陛下亦必
能勉為之應答又如 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過學士以下侍講讀
者六七人爾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 聖體醫治過其甚無暇分如唐
之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任以詩書侍講杖文以暮待詔三惡交
踵終北永正之流注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謀致甘露之禍
臣訪聞爾有象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四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
造臺諫其謂貴臣也必瞞爾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差除
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皆爾威爾辭人促
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世間論列其事與白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
中常有儂類竭盡死力如宋光庭杜經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
年爾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爾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賈與易
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

道會錄卷一

三

則賈明叔必不安爾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嘗各曰何以言之爾曰明
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
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爾曰此
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爾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誣臣攻陶助易
也臣素與爾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
諭如此 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爾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
之相爭關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滿年矣伏惟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况於咫尺之
近而肯各爾者穢淫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筆者推奪之過遂誤知
人之明伏望論正爾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
月二日奉

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
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聞故事暑執能請即上言

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畧之過以參室臣奉事且許講讀
官上殿問 聖體六月又上 大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
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我撰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
上習業且以通英迫休之自今於延和講讀後極垂廉

大皇太后時至兼下以輔道之間有當奉旨得聞時已命先生
兼修國子監大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道亦不許八月差判
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
辭不受在職累日弗言祿吏亦弗致諸公聞之命戶部持給焉及明
堂大需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其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
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賦同曰自古史
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五年溫公得政起用
之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
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已

道命錄卷一

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
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
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稱賀而兩省官
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予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哉南畢乃往
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
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
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忠自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偷法神考
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 大皇太后點用蘇公
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拔即奏學士院考試不識大體謂 仁祖神考
不足師法乞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時放罪御史中丞傅堯
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彥霖繼言之申公乃上言以策題非是議詔
祖宗召學士院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 祖宗故事評議者
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事乃已先生又言邇來學士院就

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
旨展修通英閣先生復上言臨之意不過尊君而不知尊君之道臨
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
乞改賀為慰將除喪有司又擬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及被命
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置賢學侍宿吏即齋文觀光法
皆不約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
上言蘇軾以鄙語戲釋其衆大笑結復之端蓋自此始五月遂命起
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郎曾易為右
司諫彥霖公拔皆從官後六月又命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
皆為策通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陶罷為西轉運使易先生
門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
力詆先生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
先生退詣宰相問 上不御殿之因曰 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

道命錄卷一

大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為寒心即日守執以先生
奏遂請問疾 大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易亦以論事
失當絀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其月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
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由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又中卒哲宗舊
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軾所誘曾論事皆用軾意又
由公家傳云文仲以仇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陷善良
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給憤鬱極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
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
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
蘇黨蓋實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
有云一時講罷未退 上忽起馮櫛折柳枝有老儒進曰方春萬物
發生不可無故故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不悅按先生以元
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且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

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温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不悅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入不應如此疎誕未知永卿誤記之手抑劉公於所惡而辟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辨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紹聖初章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棗里仲游楊國賢邵繹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通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

伊川先生乞歸田里奏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乞奉 勅差權同管勾西宮園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自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

道命錄卷一

六

誠仰干 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朝廷擢任真之經筵校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追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 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第二狀臣今月十四日準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 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安須至再竭愚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 勅權同管勾西宮園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賦畀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情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去臣竊以為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 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 聖慈俯鑒再許歸田里伊川先生既就西監之命即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二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遂以父喪去官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

翰林學士兼侍講兼修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裨益聖學才追觀 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 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島所懷不敢不吐露乎 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 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直道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 眞宗待神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 陛下用頤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緣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 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 皇帝陛下進學政其講說語常多屬當道才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闕防未習朝廷事體遠跡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

道命錄卷一

七

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備大臣以意氣使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實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已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遭毀謗也 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 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又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無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應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門下侍郎奏云但恐不肯請 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

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四月先生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次為有怨望輕躁語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 宣仁崩 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酉蘇文定自門下侍郎守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蓋遲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伊川先生涪州編管指揮

十一月 日中書省言契勘得放歸田里人程頤原係司馬光薦引同惡相濟的係黨宜下河南府收押轉送涪州編管以示懲艾奉聖旨依 紹聖四年

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在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黨各加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

道命錄卷一

徵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聚黨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於歸田里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即日差人迫遣上道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未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初御史中丞邢恕與先生素善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恕必救先生因以傾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門人尹焞彥明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人彥明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先生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先生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為養不知汝以祿養彥明遂不復就舉先生聞之曰賢哉母也

道命錄卷第一

道命錄卷第一

伊川先生謝復官表

臣願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蒙 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蒙恩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舊官仰恩私伏增愧懼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有繼蒙 聖復之恩蓋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大兼谷明無不照念 先帝繼述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並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元符三年正月 徽宗即位二月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二月李邦直范致與同東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 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知是何以仰承德意深吾之

道命錄卷二

不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

方提舉請還先年所奪伊川先生田土

提舉京西路常平公事方由劄子奏臣伏見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程頤博學好古躬行仁義夷險一節老而益堅願於元豐間以錢數百于市汝州戶絕荒田二十餘頃躬耕以贍親族逾十六年開墾灌漑漸成熟土至紹聖元符之際聞得罪遠謫而舊佃人乘隙爭買戶部以聞朝廷奪之汝州出榜重賣按圖初以處士召用久待 哲宗于經筵會蒙恩復官既老且病將辭祿以歸而貧窶持甚幾無以為生竊見前世高士如頤等輩多蒙朝廷則由給粟以養成其節况屬本自有田於法當得而有司不為申理使之與親族百口瀕於饑餓殆非國家所以優賢獎善勸風俗之意也願由被奪雖在臣未到任已前然賣戶絕田乃臣所領職事既有所見不敢緘默乞下汝州依元買價給還願田取進止 元符三年十二月上

宙初名輔宋莆田人熙寧中進士歷官司農丞章惇蔡確蔡京之黨將處以臺閣田耻之力請補外得提舉京西常平至是乃上此奏事雖未行士論避之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臣僚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謗怪專以說異驚愚俗項在元祐中因致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 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實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過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類洛之凡庶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卿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人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

道學錄卷二

書為名未秀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其勸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黨黨黨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二十日奉聖旨程頤進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三年上

崇寧元年五月温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先生預焉丙子初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書遂有是命晦庵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誘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縉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察盡逐學徒復謀黨禍有編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謹因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兄致明以四月除殿中侍御史八月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講議司奏知四州姚學之天下之士皆不得於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流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子弟無從聽講難以施行外其邪說流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徧行曉諭應松下取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二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

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創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誅隨之非禁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 陛下聖學高妙神

道學錄卷二

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必詔有司增廣學校聚建師儒講誦之聲遍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親閱條目著之於首曰邪說流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并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 陛下之所以懲惡著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惟恐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聞于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置於法而復于上可謂四方風動丕承 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姦邪散處以聚徒傳授為事者或出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結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全黨與被誦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師其前非陰與地者不保其無焉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邪說流行非先王聖賢之書并

元祐學術政事取以教授者尚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觀禮部行
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播告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持降
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
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迹申尚書省若有而
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認監司必坐失察之罪
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遂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
而風俗一所以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意蓋昭於無窮矣
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依崇寧二年上

道命錄卷二

及吾門也尹張見遂或在茲時乎

元祐黨籍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在別叔德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命有司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焉
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臣子之戒乃詔臣
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運制揚功彰善懲惡
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
僕射兼閣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

- | | | | | | |
|-----|-----|-----|-----|----|-----|
| 司馬光 | 文彥博 | 呂公著 | 呂大防 | 劉摯 | 范純仁 |
| 韓忠彥 | 曾布 | 梁燾 | 王巖叟 | 蘇轍 | 王存 |
| 鄭雍 | 傅堯俞 | 趙瞻 | 韓維 | 孫固 | 范百祿 |
| 胡宗愈 | 李清臣 | 劉奉世 | 范純禮 | 安燾 | 陸佃 |

-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待制以上官四十九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勳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總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商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龍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郭知章 楊康國 龍原 朱紱 葉祖洽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道命錄卷二

五

- | | | | | | |
|-----|-----|-----|-----|-----|-----|
| 劉唐老 | 王鞏 | 呂希哲 | 杜純 | 張保源 | 孔平仲 |
| 湯鉉 | 司馬康 | 宋傑國 | 黃隱 | 畢仲游 | 常安民 |
| 汪衍 | 余奐 | 鄭俠 | 常立 | 程頤 | 唐義問 |
| 余卞 | 李格非 | 陳權 | 任伯雨 | 張庭堅 | 馬涓 |
| 孫諤 | 陳邦 | 朱光商 | 蘇嘉 | 龔奕 | 王同 |
| 呂希綉 | 吳儔 | 歐陽忠 | 尹材 | 葉伸 | 李直 |
| 吳處厚 | 李精中 | 商倚 | 陳祐 | 虞仿 | 李社 |
| 李深 | 李之儀 | 范正平 | 曹蓋 | 楊琳 | 蘇昞 |
| 葛茂宗 | 劉謂 | 柴衣 | 洪羽 | 趙天祐 | 李新 |
| 衡鈞 | 充公適 | 洪伯樂 | 周誼 | 孫琮 | 范彥中 |
| 鄧耆甫 | 王察 | 趙岫 | 封賢良 | 胡端修 | 李傑 |
| 李肯 | 趙令時 | 郭執中 | 石芳 | 金極 | 高公應 |
| 安信之 | 張集 | 黃策 | 吳安遜 | 周永徽 | 高漸 |

張夙	鮮于綽	呂諫	王爵	朱紘	吳鈞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歲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神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泐
許堯輔	楊壯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脩	逢紀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盟	侯顯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喜甫	胡潛	董祥	楊懷賈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富充	張恕	陳拜	洪芻	周諤	蕭元

道會錄卷三

六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造	許滿卿	李昭祀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茂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冀	李備	王獻奇	胡田	馬詒	王履
趙希夷	任濟	郭子旂	錢威	趙希德	王長民
李冰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八人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泉
寶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楊備	梁弼	陳向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備 閻守勳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恬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 章惇

崇寧二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及黨籍為元祐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舊 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蔡京書而頌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肅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畿縣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二十二人尋以通直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君煇張緯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卒于家年七十有五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者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洛人畏黨無敢會其葬詞

道會錄卷二

七

以祭者惟張擇升煇范城孟厚西人乙夜有素衣白馬至者視之即溥也蓋與當黨說晚出云○和靜尹氏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處之有常疏通間易不為矯異不為狃介竟猛含直其重有體或說南宮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齊雖間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氏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氏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易鑄子不輸母請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必益鑄者息民不取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精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

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
舊伊川曰彼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
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罷元祐學術政事及黨禁指揮

二月壬寅三省同奉

聖旨元祐學術政事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清康元年

清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遂有此命時伊川先生卒二十
年矣

道命錄卷第二

道命錄卷二

八



道命錄卷二

道命錄卷第三

紹興復贈伊川先生制詞



初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
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
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而
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爾潛心大
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則
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
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未未足表見於
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狡詐外示嚴
正中實向僻遂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錫以書
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衰頹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尚其
明靈知享此哉可持贈直龍圖閣

道命錄卷三

一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高宗皇帝諭
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未追贈未舉卿等宜爲朕留音程頤
任伯雨龔夬張守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遂贈先生直
龍圖閣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歿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
門人高弟往往進爲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長託其名以自售者故
制詞及之

錄用伊川先生子孫勅黃

行在尚書吏部進尚書左選關紹興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中書門
下省尚書省送吏部狀承都省付下遂安軍奏右承直郎相廬縣令
程易陳之故祖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程頤係元祐黨籍承都省指揮
特與本家恩澤一名本家自被上件恩澤即未曾陳乞今有堂弟賜係
故叔端彥之子見今白身欲乞將上件恩澤奉補堂弟賜於文資內安
排又緣元隆指揮內即無與補是何名目之文所有元得一資真本札

子粘連在前合甲取朝廷指揮四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程賜與補將仕郎其繳到札子令尚書省毀抹今來本人依上件
指揮合行奉 勅補將仕郎

清康多難伊川先生諸孫避狄流徙寓居池州先生二子長端忠故
知六安軍金人入寇死其官次端彥其嫡也以太中公任入官仕至
從政郎會州司戶參軍至是竟錄黨人端彥之子賜遂補迪功郎

宋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善堂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
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
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十有餘歲之後學者有履履衣親承其教散之四
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
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辭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
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者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

道命錄卷三

二

郎致仕奉補一子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關死於權
厲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
書得罪人後無人食祿者 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
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哀替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
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 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

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上

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待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
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之監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
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
游者甚衆而橫渠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
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拔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鈞皆夫校
書郎李綱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
秘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
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
石諫議大夫李處海嘉州府路提刑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
行已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縉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
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魏若南商霖前秘書丞唐棣涉思今著作
郎王雍信伯新除崇政殿講書其煇彥明付講學其汜冲元長臨安
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
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劉子輩彥冲者作
郎張九成子韶秘書郎潘振德起守字翰樞子才高開相宗質其
學焉自關河陷汝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宋內翰之
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禁者反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或亂天下乞屏絕

道命錄卷三

三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
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營私意不植私
黨設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
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
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蔡
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靡尚同而風俗壞矣惟
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橫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甚盛舉也
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又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
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紛紛皆効但為大言謂堯
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爾爾死無傳焉狂言怪語
淫說鄙言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
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爾尚在
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今學者師焉非獨營私當復有尚同之弊如

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自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
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
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 聖慈特加睿斷察羣臣中有為此學相
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
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
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以此治
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尚者如
此風俗自是皆知復祖宗之時乃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
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毋得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
深用然可布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
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
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以其靖康中為言官有聲故

道命錄卷三 四

也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既而二相
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忠簡求去後六日平江進士耿鏗等八人伏
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
始又二日忠簡能之逐也張公命檢會紹興三年禁伏闕榜揭
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後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
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不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
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
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
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
而復禁
周秘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秘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
之同已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

論特降 聖旨且使布告中外命上禮部郎官欲導故例編譯所屬
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令升獨難之戒諭曹曼無得印於其意猶不以前
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公曼無上行蹤踏待從今朝廷畧
其勿附之罪已極寬容而存猶取肆其凶悞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
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望 睿斷將并
速賜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
聖旨董令升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
陳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鑿板
權侍郎董令升曰少俟之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
謂并沮格詔令秘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
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令升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
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道命錄卷三 五

尚書吏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社奏臣伏請 聖旨士大夫之學
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然布告
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之士皆以謂聖有訓訓學者不迷於所向
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
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
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焉儒學端其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
嘗不由此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
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
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名動一時意
欲慕之遂變而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且惡直
醜正欲肆排則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魏為伊川之學者
類非有守之士者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
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

稱譽遠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繫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旨將前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樂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

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社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時公輔之勢方盛未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為難

胡文定公之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官自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內處士

道命錄卷三

六

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乞加詔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臺諫臣僚朱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宜大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解釋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不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傳者既失之蔽遂邪遁之辭紛然淆亂莫能別其真偽河洛之學幾絕矣士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本絕如符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

盛平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喻樓單父蓋其為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卻皆進用標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權之改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弟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權等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如褒借識者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試蓋從於新學者且自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且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知詆誹謂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即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謬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言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

道命錄卷三

七

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即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謬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言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之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

大防等皆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願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願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實疑谷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行於世而傳者多夫其真臣思欲望 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楊之列以見聖朝雖當暴秦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宗廟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彙集四人之遺書悉官校正取 旨施行使於學者傳習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

道命錄卷三

先夫之呂大善至常川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遷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敷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命檢正黃龜年書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旋被斥於是給事中程鶚等二十人皆罷去臺省一空已而朱呂繼免四年秋偽齊入寇趙忠簡相張忠獻自青精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遇五月建儲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違言趙尊伊川之學士大夫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宗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 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又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入寇趙公懼議棄淮守江張公以為不可力戰即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

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闈而非之遂上此奏然未達也七年三月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為樞密使秦陽為秦安一切無所異會又定春秋傳成宋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會往淮西視師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秦澤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未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交上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除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

尹和靜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靜處士尹焞狀類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教者士類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篤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列經筵其所敷陳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 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

道命錄卷三

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 朝廷特賜數養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途填塞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 紹興七年

先是靖康元年秋神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傳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避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權會圍城不果自廣濟河南先生妻子皆死于賊元生死而復蘇鼠竄朝安山谷中劉豫潛之命偽即趙樞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問道奔蜀張忠獻為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閩之活依其子婿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張公以相五月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 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岳州知州事李贍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

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之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博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慰郎充宗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教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變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教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為行費俟至利南令本路即漕司敦遣督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為言乞自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偽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道命錄卷三

十

道命錄卷第三

道命錄卷第四

尹和靜辭免侍制侍講劄子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平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列懇請固極殫盡未奉俞允臣竊自賊微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異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任勸講而本無學術沒有發明其目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君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自緣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擢聞補報比嘗否重

道命錄卷四

分守職及國事議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臣病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勅旨正月五日三省同奉

聖旨尹焯可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紹興元年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問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

特寫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賢以善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為不可墮廢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乞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楷程暉為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暉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楷邢純為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觀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孽孽焉以講藝論道為先務比者兼受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其修學校周編海宇猶以為未也。消日之良春幸賢闕秋萃松自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不瀟聲色親寫羣經刻石上庠頒賜注呂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足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為

道命錄卷四

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嚮則所繫顧不重歟。今錄院有日欲望戒飭使司一去一取尤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採摭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以不應。聖化豈不遠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

紹興十四年三月尹和靜既去秦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為務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弱於所聞真太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忠簡去後檜更王荆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汪勃時為監察御史未幾遷廢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由學臆

說誠善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靜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廢人繼粟慮人繼肉會不思孟子處富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又定修進春秋傳乞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爾。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吉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諡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檜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遂檜死乃已。

道命錄卷四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盛興臨幸用彰龍首親灑宸

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上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文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効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於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曲學未能遽以盡蓋臣請為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開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墨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乘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頃緣高開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知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為乘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未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淪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

七日奉 聖旨依 紹興十四年上

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第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李明聲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石承議即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呈 上曰若所論其當程頤當 哲朝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過時 宣仁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惜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會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真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怨忿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廢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年上

道命錄卷四

四

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合居賜第皇夜書出東方十一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 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均檜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勅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嚮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郵一時羣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准寅是嚮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最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置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為

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三年上

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 祖示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言鄭仲熊聞之即上此奏迥龜山先生之仲子寅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激敵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忠聞譴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仲熊復諭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翹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庇其姦詭計巨則仲翹亦坐免襄字季真仲翹子道山皆永嘉人而仲翹前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明年兼權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入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

張震乞申初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

秘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

道命錄卷四

五

美教化天下靡然鄉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弱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漸不可長願陛下申初天下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五年上

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太學生孫仲翹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數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詠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文明指專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息矣

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秘書省正字兼書錄院檢討官葉謙亨奏臣伏見 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闕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拘乎願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蔽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

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

秦檜既死 尚書省遂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

上曰趙鼎尚程闕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後乾道四年建陽魏拱之元復為大學錄釋真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

道命錄卷四

六

者先事白宰相言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也河南二程唱明絕學以幸方來其功大請言于 上罷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二程先生使從食宰相陳魏公康伯不可且諭元復始祭之元復曰此事何以容為丞相曰恐人笑君爾蓋程學不為當各所知如此

道命錄卷第四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敷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越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淳熙八年早傷去歲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今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非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既閱然有畏天血民之誠而 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疴瘵遭遇如此誠不敢受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苗饑饉流殍之民蓋營一再自劾恭俟嚴科 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躡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因服籍

道命錄卷五

一

某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系賞刑之典所有前件 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 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檜所忌竊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忠力行始知此學為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即宏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拭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眾而劍浦雜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為稱首又有右承務即劉子翬彥冲秘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原是為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

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
陳曾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嘗言路
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曾
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陳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二年陳正
獻劉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大學錄魏校之元復以
論曾觀賜罷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
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甲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
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合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為相淳
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 上批諭龔
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
為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西

道命錄卷五

二

辭不許七年春早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
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 陛下不悟之語 上大怒命
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
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廢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
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關既對
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
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
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
傷之禍 上察其誠乃詔朱某更乞官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之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
而謂已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

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
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
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
以夫人之節為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
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
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
已獨能之夷考所為則又大不然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是以
已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滓冠冕而不顧已之所甚
愛者貨財也其語人則曰吾能兼千金而弗受及其甚者道先王之
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若無人故上焉
者得以為其多效焉者得以為其短下焉者得以為其不能相與造作
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
曲為辭說以為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為梯媒此二者常

道命錄卷五

三

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勢斷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謀彼
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者罔上其術
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句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
為大務慮該臣願 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若察
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
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
聖旨依議 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光權太尉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至
是輪當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為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
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者謂以道為
學也其曰周公致聖人之道不行焉則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
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為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
其名而自護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為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

諗伊谷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而陳賈如何專犯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春東來占氏書其康節恐是打非法門非解受之正伊川用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最甚舊職又司遠巡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接以為比欽夫書來亦言可逆材後忠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為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所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解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又不敢驟然道遂莫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幸昔謂聞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艱危轉調謫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文病而已區區此心非持世俗所疑難乎生知友其不啻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五

道命錄卷五

四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詰詞

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官南京鴻臚寺丞嘉善好古直據正不向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擢州慶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眾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石特平注哉惟允行爾惠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西南西路刑獄公事時際十四年先是晦庵先生以按更忤時相歸奉崇道嘗為多同五年間丞相為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從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理未純故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出外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勸晦庵先生奏狀

道命錄卷六

一

兵部侍郎林栗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嘉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嘉乃敢自陳私計非使口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命制不伏赴部供職四司郎官願印記不肯收文推出門外今送長官願緣長官不合官郎官願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鎖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備詣宰執臺諫訪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庸有夫去其朱嘉堅執不從臣為嘉勸不能率屬教其假裝拒違
君命實自應懼亦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幸喜喜本無學術徒竊裝載程願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為春秋對國之態豈有孔孟廉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宜禁絕今朱嘉虛名碑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嘉聞命之初遷延道路激者高價置置津門生送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視累百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陸

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甚奇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說道學之說而實未親見

道命錄卷六

以為君子矣行之為者人將見其肺肝於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為者色愧者心服

而實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必養多素彼如譏請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

道命錄卷六

為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及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俾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進論專門之學短拙多詐宜錄真去偽

御史中丞何濬奏臣不佞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
龜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為容默之
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
順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
頃歲有為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為已任非不善也及其父也有從
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稱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
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
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為此皆賢人
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
且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一人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
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提控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稱議者則曰利

道命錄卷七上

二

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眾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
言其學而奪其資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
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為附和者或流而為偽詆毀者
或失其為真或畏之而無敢稱議則真偽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
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率乎鄉黨其踐履奇觀而不為偽行其學術有
用而不為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為
異亦不詭隨以為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
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高釣爵祿甚者沽屬職士論之不齒而實
緣假託亦借重則為此學之玷此道之崇爾及人之稱議則不知自反
又群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
不已則為漢甘陵唐李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
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親灑宸翰

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曰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
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
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
偽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
進止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
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為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
兵部侍郎何濬為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濬有
為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大為清議所薄既而濬有
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之下給舍臺諫議本學諸生高壽等
移書書是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濬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
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高壽等禮始間公卿士民獻言

道命錄卷七上

三

者其眾五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
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為 皇太子 光宗批出
云歷事已久忠欲廢閉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
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
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
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門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
彥逾諭指殿師郭泉五日 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
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問
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為右丞相自趙公得政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客已無遺矣險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
自謂實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
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濬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

佞曹乃以將作監李沐為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滄于慶元
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滄
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偽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舊宮觀詰詞

物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春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
既諒忱誠其願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補疾屢
矣於十連而超召肯起翩然既陪東學之游兼侍西清之遊見生幾脫
方喜巨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遠若首生之懷士仍夫華職秩以直履盡
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速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
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為夫豈其然顧而務拘於名高在我詎輕
於爵賦俸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職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嘯
意感承明芬侍從既違持案之班歸鄉里授生徒究專門之業其私
子訓用陷于中可依舊松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二年十一月

道命錄卷七上

四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惟大
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
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故遂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節前一日
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
旨切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
務積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而可
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聲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
先生在經閣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用而面對賜食者各一
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
侂胄大怒是日 御批朕閱卿奏文方此窮冬忍難支講已除卿宮
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佞曹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
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翰大防封還錄黃中
書舍人鄧駟千里繼對面奏之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

居即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
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 旨除先生實文閣待制
與部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 旨依已降指揮
工部侍郎兼侍講黃父伯者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 上曰始除
喜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者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 上曰
朱其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勸先生容止進趨以
為戲佞曹喜之欲用為閣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
以議傳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甫上有 旨辭職事
非狀優賢之意先生復以管安議出陵自劾乞歸職有 旨無罪可
待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松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為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

道命錄卷七上

五

行也初時佞曹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遂贖再上皆有褒詞朝堂
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
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逢迎
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社稷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
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為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 陛下近
者因臺臣之請而直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罪以示懲儆臺臣之奏而
加趙汝愚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
臣以為猶有伏罰者請為 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醜泉
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
懷毒揆詐如見肺腑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舉已見於前
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為 陛下言之

國家 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德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
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身爲學士徒方威以不能敵反倚爲助縱
史鈞致端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禪位之初 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專無
廉耻前歲太上還豫不思保佑 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
裾扣額者實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
二也昨者 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孽善圖不
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膝以語同列曰此膝拜他不
得暨聞趙彥逾建豐戴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
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
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
太上有脫屣萬機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隆慈
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以露 陛下

道會錄卷七

六

正位九五 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
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 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
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惺然居隆名享厚祿
實冀國典望將正禰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
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已有怨
言罷羅春伯爲書樞密院事尉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
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
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察除監
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持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
已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
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合語不遂遂力辭止受二官

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
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
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行侂胄即日罷得請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
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泳論其權權求勝與記起訛動搖人心而罷中
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
百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
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
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
黃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
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與龜年不能得及趙相抵
罪猶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
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
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

道會錄卷七

七

禮者爲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汚
而以說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
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鉅制臺
諫鼓揭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
廷爲憐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
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
所必斥也昔我 孝宗垂意規恢自務敦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 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
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
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紘論僞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竝進
太常少卿胡紘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
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 上皇詆誣 聖德幾至大亂賴二

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 陛下何未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王世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惡深慕 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甚事權之地豈可容其進願 陛下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並與權住進擬勿容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紛四起橫騫捷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為之策矣惟 陛下留意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部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同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

道命錄卷七上

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能大府寺丞呂祖儉子約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先生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儉勿比同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千里封還錄黃乞 賜裁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衡周雙林仲麟景冲將傳象大徐載尋雙亦投匭上書論其事自乞贖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氣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安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鄧千里乞改為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石正言劉德秀乃乞隆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責與憲千里亦罷知泉州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燾和叔國子正陳武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達李路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李路亦罷德

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偽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為守臣錢登等苦遂增劇而卒天下究之二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計聞二十七日有 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駭斥相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 御筆今後給舍臺諫論奏不必更及偽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域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偽事始 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輔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七月從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為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紘者紹熙五年冬纒監都進奏院未為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十佞皆意未快曾有薦紘可備廣災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紘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監察

道命錄卷七上

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明年三月紘建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黃元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三年三月紘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者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禁漸弛紘亦廢在焉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秘閣修撰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收忍初事豪俠務為武斷自知 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劇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善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觀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

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所欲而喜亦富貴矣臣竊謂喜有大罪而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喜也不夫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喜不以此供其母而乃自糶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鄰隣之招歸謂喜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爾者憐之昔若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喜欲餐粗約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喜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喜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優奉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趨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趨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喜無以對其後除即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喜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 孝宗大行與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喜乃以私意倡為異論自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學蓋之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與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道命錄卷七上

十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喜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為不軌欲藉喜虛名以招致效黨倚為腹心羽翼計經廷議取次對喜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忍上章伴為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坑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喜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廢喜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喜雖懷卵翼之恩盡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諸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喜之大罪五也喜既信妖人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喜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縣學以縣學為護國寺以為喜也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而置屋位棟取棹為路所過輒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萬市之內而手足墮指觀者

驚嘆邑人以夫子為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至為禮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喜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榮萬之則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溢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章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滂祖業之山必屠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虐謂之怨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姪娣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未脩之厚四方饋贈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怨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喜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

道命錄卷七上

十一

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惡也邪者少正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喜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欲望 聖慈特賜屠爵將未喜禡職能向以為欺君罔世汗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之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廢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而險人小夫不敢假託遺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管察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諸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青霞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對事數萬言極陳奸邪故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克糶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意蔡之因更號遜翁乙致仕及已受

十 續修四庫全書 6 史部

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勛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賈自知軍國府召為兵部侍郎驕其言也未幾張貴棧指論大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仇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諸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臺議洵爭以先生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或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以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絃草疏將去會選去不呆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絃以蒙殺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絃試學還請趙忠定自叙科第嘗階上游董規更刻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絃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茹孰則用薑醃三四枚共食絃至先

道命錄卷七

十二

生遇禮不能殊絃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難尊酒山中未為之也會僑曾欲論先生絃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竟疏乃成○董銖云偽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遊百餘人會別離去至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尊文已過彼有以驢為贖者可免徒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春陵先生為之哀動與劉公度書曰與季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板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蓋元定從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焉

道命錄卷第七上

道命錄卷七上

十二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喜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 睿衝視職罷祠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斥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錮延閣論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為輟典允賴洪私捧戴美勝感感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累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求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使身於卜祝之間真在佳西而谷則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教章致自投於寬網東顧臺劾盡發陰私上瀆 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何之目已皆不忠

道命錄卷第七下

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既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采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肯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簿罰籍善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復錫錫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真頑獲逃竄極臣敢不亟需

聖澤列厲愚蒙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心

省創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更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極坦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喜言臣昨於慶元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

臣罪惡乞與視職罷祠奉 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

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領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使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荷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層層屢之汙行有母而害小人之食可驗恩哀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亂投而奚憾不虞 恩憤乃誤保全第今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慈 聖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連數難從於未減猶聽首楮口誦以還心銘敢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茲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

道命錄卷第七下

且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年齡晚雖悲後功之無期肝膽輪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觀谷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謹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老校皆為厲禁好負恨藉暴虐恣肆之徒紛紛並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

隅者例取細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

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

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其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

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語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李通

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魏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偽學流說于閣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温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偽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更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秘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外奏牘前教說不足偽學如是偽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東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當復有此請左宣敕郎錢文子字文李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

道命錄卷七下

三

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偽學黨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如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虛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利雖微為義而學之者已為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為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為顏閔得一語即以為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者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為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為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真之朝列藉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延利祿甘為鷹犬以覘幸非望故或駕娒天君

父之說於夷虜或為三女一魚之行以惑眾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降意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偽黨至此變而為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兩陽稍術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域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偽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為國家用其他能草心易慮前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 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為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使曹大喜即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道命錄卷七下

四

姚愈論姦偽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龍其警異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曾之深者恬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今弟若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相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請夢壽皇投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單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指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為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宗派以為汝愚之為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汝愚以為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為善自善者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

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天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偽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幾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能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孫謂子宜嘗欲以兵衛 上皇過庭號為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一始得子 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為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若援韓村國與均州例

道命錄卷七下 五

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疏詆之疏中所謂授身於天乃何滄勃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俯初為趙丞相所引 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為監察御史劉德秀論能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馮子正為某官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留丞相所引 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為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為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滄言其言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堉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關曾孫也中進士第淳熙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高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

部權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臣曾大書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偽邪勿附協肆姦究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注劓比德鏡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類同階毀譽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眾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眾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東德康寧弗致瑕玼全焉自作弗靖意者斬于流俗之夫不可復反歟將徂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三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那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

道命錄卷七下 六

下母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偽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沈言旨今曾受偽黨薦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首節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蓋前此已有 旨奉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偽學如係偽學甘伏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為佞曾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事為佞曾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文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

呂泰然論不當為偽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相泰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遂

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
以仇曹董儒之師躡致禁從 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
蘇師且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斯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晉師隨
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 陛下在潛邸時果誰所謂蘇
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
至於此願 陛下亟誅仇曹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
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 陛下亟圖之
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温人有為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
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仇曹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
先嘗為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准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
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
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為證幸執京鏗何澹大然之乃留為軍

道命錄卷七下

七

器監會直私閣劉光祖德脩作洛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為偽而
以學為棄物又云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
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金時為右諫議大夫即論德脩德脩不咸者憤
懷茲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為
族弟子約既廢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
貶所明年偽學黨事作泰然亦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畧
也陳自強者仇曹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入除國子正至是
已為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仇曹書佐周筠者仇曹家查諸皆補右
職徑用為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仇曹大怒會方也明堂故不
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
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黜面投之遠惡有
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無懼
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

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
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爾周必大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
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
制降並公為少保保德致仕仇曹死今史丞丞相得政下欽致求祖
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成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
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偽學逆黨籍

- 宰執四人 趙汝愚 留正 王蘭 彭龜年
- 周必大 徐誼 章穎 林大中 何異
- 朱熹 樓鑰 黃黼 李望 游仲鴻 楊簡 陳規 孫元明 田澹 蔡幼學
- 待制以上十三人

道命錄卷七下

八

- 陳傅良 鄭澗 黃由 孫逢吉 餘三十一人
- 劉光祖 楊方 沈有開 吳玠 趙汝謙 范仲黼 袁燾 黃度
- 呂祖儉 項安世 曾三聘 李祥 趙汝談 汪達 陳武 張體仁
- 薛叔似 樓鑰 黃黼 章穎 林大中 何異
- 李望 游仲鴻 楊簡 陳規 孫元明 田澹 蔡幼學

黃顛 提舉

周南 池州

吳采勝 嘉興

王厚之 提舉

孟浩 州

趙登 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

范仲士 州

張致遠 江西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林

仲麟

蔣仲

徐乾學 大

先是太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足為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發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廣茂發與新史若不協臺豈有吉州知錄程洵

道命錄卷七下

九

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其蓋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尊嚴貴乎廣大非尊嚴辨白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里為害也小漢臣之議乃真之不適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為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偽之徒假正以行巧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為市井之事方為逢掖則高揖虛拱而聲響相附麗以為名及汚簪紳則乘隙抵巇于寵媒進相朋比以為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為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搥毒陰謀搆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胃臆所締結欲以為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

因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當磨乳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為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澹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傳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愛國之人所以當食自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文憲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岐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眾正之路向來偽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微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各行僻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為天下計為後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誠會黨偏屬歸皇極聖德廣矣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迫有亂萌彼偽徒失勢耳帖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明彼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孰知情偽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處偽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勿待之已輕因可謂深德

道命錄卷七下

十

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滌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諫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具有長慈弗悛負固不服甘為聖時之罪人者必重賞重德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循道向方悉為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疎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偽學之禁雖出既而力主其說者穿窬京鏗何滄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既而稍厭前事凡以偽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言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合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既而王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為幸

焉

言者論為徒會送偽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偽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偽師之葬或傳欲哭偽師之野蓋偽師朱某居于建安信為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言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叙間語而已特假送葬與野之名爾臣聞此徒偽熾之時竟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踰躍不趨則其步似寒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獲其市憤而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獲其為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為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為非道以攻其正道且且誹謗孰是何異過情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

道命錄卷七下

十一

此徒肆為議論肆為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聲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其書初為偽徒投杏納幣陳欲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非詆其說謂非其黨迨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偽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入事魔之放視其文則對偶偏倚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

道命錄 卷七下

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偽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為寄居而求為當路之權攝以厚其囊有為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更與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為狼為虎惡之小者為蜂為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教能鼓舞其效究窺伺事端睨世故相率而為偽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去義其弊至於為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及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 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為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偽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為害尤甚於楊墨也臣

道命錄卷七下

十一

願陛下下臣此書令禮部鑄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偽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偽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怪僻之語出於偽徒之口者場屋所當禁市肆不得復傳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偽徒如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群毋使滋蔓自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偽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

五四五

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多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年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卷念德書托為禮書黃錄書及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為式子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葺矣萬一不諱用書儀平白疎畧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偽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宋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荷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為右諫議大夫陳謙為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為監察御史明年謙除大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沒論

道命錄卷七下 十三

並講張至嘉泰三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道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卑道以求售其說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言者論習偽之徒鳴為攻偽之說乞禁止

臣僭奏臣聞習偽者名教之慘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偽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偽習之熾則從之及偽習之衰則效之譽多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為

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為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陛下自英明之資負剛健之德至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偽之徒倡為攻偽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同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來相結納求為序文誇詡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茲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論臺諫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樞衣書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指為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偕靡隨波逐流前毀後毀始揚終抑不可偏舉夫前日

道命錄卷七下 十四

習偽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為攻偽其罪遂至於欺君罪又甚焉臣嘗謂嘉泰之初迄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除授給舍不繳殿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譏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鈞取爵祿之資在投匭而上書陛下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偽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廟之所宜者哉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諛不惟可以昭 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有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嘉泰二年上自慶元以來何灌京鏜劉德秀胡紘專主為學之禁為他曹斥逐其

已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能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鏗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潛未去也言者復論偽學之徒餘孽未能盡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彥龍和樞密院事魁險盡去侂冑亦厭前事且有開道之意而往時發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為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為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賈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修陳君舉章汝獻薛象先葉奎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一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官觀又前薦檣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十月有旨采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七下

道命錄卷七下

十五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謚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議定抗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轉任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

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軍取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玠受命稱蜀王朝廷大震二年二月隨軍安轉運內以

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眾討玠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

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為

上謀除代其朝遣兵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

是追錄學黨之士申加 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

道命錄卷八

一

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熹特賜謚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謚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弼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為當三年又特贈謚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謚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積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全是非已定爾則殞矣朕甚感之其贈以官慰爾泉死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謚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裘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者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夫



下詆毀困厄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直爲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文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講求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與衆辭召請益得以逸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於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 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與世而同行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首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

道命錄卷八

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郵民隱如恐傷之矣咸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更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請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述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蓋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榮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嘉慶二年大學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

矣矣復謚故待講求公沒於爵未得謚 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米叔以資文墨鄭司農至輔嗣章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可分講學已不涉聖賢闡與韓愈氏復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廉溪稽澹割其幽三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噬其燭至公聖道燦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拾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于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忍入乎幽不敢過永也忍泊其統讀書初貫身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米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薄書暑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

道命錄卷八

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癡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所弛於繩墨者姍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人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尚書吏部 郎官劉彌正上奉 聖旨依

李仲實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功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直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田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盛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

金道命錄卷八

四

禁十數年間士氣自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弊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大賢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旋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莫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詩誦宋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大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

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為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為非建學本意謂官稍實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互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棫之亦言官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奕而地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棫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崇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過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

道命錄卷八

五

妄言之罪取進止嘉定四年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為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棫之元履為大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為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為可趙衛公在西府九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參政不以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書畫像而已至是仲實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兼漢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西劉焯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南軒先生張宣公謹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 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當龍駭賢惟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為此懼毅然以斯文為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若欲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夾關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已復禮顏子所以為百世師也作布瀕錄早夜以自警言謂仗義復正諸葛忠武所以為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為之記為之贊先漢人物獨許重

道命錄卷八

六

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為國遠慮元奉奉焉則其誦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樞間以軍事入奏為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為郎賜對申棟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接舌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修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為萬事之綱修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親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詩斂之病民力排極究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 天子深患其賢俾臨藩屏公諠存報主不以內外為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畧廣西也所以復于 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凡事務實不虛言見義則為不敢顧避壽壽為 上言之公惟誠於

為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存更三鎮比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淡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黠聽 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 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為實學復於君者為實德建於利者為實利為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直見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善聞周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即行查惠請謚曰

道命錄卷八

七

宣太常博士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源奏為南軒先生請謚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味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處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為御聽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肯後學適茲承之考績竊以為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與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清於忠獻之純忠發輝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窺見

知 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為講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已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秦劉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作其病民之實論張說會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賈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商之譁革網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更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空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源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揚扶持於後義理貫徹莫出前儒公與晦庵未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博至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

道命錄卷八

翼孔門之音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講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亦古以驗今傅士謚是請從謹謚嘉定八年 用軍器火監兼 權侍左部官 兼推考加郎官楊汝明上奉 聖旨依

東萊先生呂成公謚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廢正之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會有以未公易名為請 上心憫焉命有司定謚好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運帥邦俟欽承德意相繼條奏張公亦得謚荷歎倖哉真足以表褐民極數育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視功載維彼二公爵宰相望矧並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獲與以詔來世乎竊嘗請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

典刑漫失其真公河嶽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政相業汲川諸賢遣子熒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目視欽然思微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諸書記有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固莫類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皇時朱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磨切不為苟同必求至於一足而止文教宣昭朋從益益益公初受樂與如海斯納揀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屈氣歛鋒藏鏘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 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雋公以儒官召嘗因輪對勸 帝求賢學用真儒居士何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運萬機一說反覆為 帝言之 帝殊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待

道命錄卷八

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痾累歲人為與戚公左園石書請醫不報曾不以死生憂慮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方足超詣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為成才進德為成德養性為成性內之成已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本收歛持養為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範本未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倫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群儒之近而示眾言之折衷卓然為世師表者賦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為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透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為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貫天下體立

用其言皆可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謚曰成於議為稱謹議太常博士孔燁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為東萊先生請謚奉 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復謚議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自以違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絕如髮連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群邪醜正眾偽嫉真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嘗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

道命錄卷八

十

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夫奪之年 孝宗方厲勳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為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功員外郎丁瑞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八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誤被東主擢司祥刑才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郵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贊故虛部郎中周願嘗為合州發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澳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

道命錄卷九

十

訓詁雋異者弱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泐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未以此而願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當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為不小持拘命秩夫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掇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願則文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掇之亦未及以為言則尤為闕典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

朝那雅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願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則幸取進止 貼黃補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宋嘉禧杖笞蒙賜諡然嘉禧之學定宗周願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廢宗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 睿照伏候 勅旨 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中檢準慶元令諸諡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德德在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行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節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茲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賜諡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諡體例所有周願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時降指揮伏乞首節備申朝

道命錄卷九

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水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此是之未遠然猶異端橫止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子子之後其聲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皆壞有間恭惟 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為御史 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置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

知其賢特加表顯實與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 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陛下褒崇賜諡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 陛下宗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為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請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諡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 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諡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 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

道命錄卷九

三

者矣夏鍊高若訥而諡文莊蔡下鄭居而諡文正鄧洵武蔡倫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注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文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宋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願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文叔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少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昔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諡東擢攝承清寄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願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宋嘉禧杖笞皆已賜諡而嘉禧之學定宗周願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垂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邪抑且適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竊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至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存濟聖聰伏候齊鑕之誅 貼黃臣曩者本為周願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悉如來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發後學為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其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為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皆登果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勅旨 聖旨 批送禮部 批送中書

道命錄卷九

四

禮部太常寺申准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虞部郎中周願乞持賜美謚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准都省批下之前先准 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願特與賜謚事尋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願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准批下亦為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廉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為乾元之首在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輝偉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哉哉自孟軻氏沒異端熾熾重

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盡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為其後先其間道亦不為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擊提宗旨孰生張是天叔諸人有廉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得實生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大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則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足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則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求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文曰其圖實出於精脩脩之傳出於陳博老之學也聞焉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與不疾師傳匪曰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噴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

道命錄卷九

五

獨嚙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說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且書藉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喜張宜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闢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廉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名理且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謚謚後安論先生抽關啓鑰得五首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諛則不敢辭謚議嘉定十二年 官職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權周顯程
顯程願賜諡恭詳近制臣僚請諡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為常
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
輕之尊唐賢應及國朝治平編物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
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厥服公論尚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
甲寅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為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
批送吏部覆議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議曰壽濂溪之脈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
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更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
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元
後學宗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質閎
之今茲為生賢哲資稟特異天資固有所有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

道命錄卷九

六

會身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於脾胃蓋背
處色厲辭正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
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泥焉而克動小物雖鄙賤瑣瑣
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
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
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留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
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
非釋氏之不相照屬已學者之先立標準下記誦之玩物喪志蓋至角
少露皆先生之所不子若訓不恩為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
敬無間斷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
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微詆計之失元祐君肅是
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
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感迫

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
實則公談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
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謚
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擬諸先賢
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為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以
實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
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
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傳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
議權定十一年太常寺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
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
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

道命錄卷九

七

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
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彷彿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
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
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
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
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
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曰少先生被命繼廷凡
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闕也欲備知 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
起居有時也欲議官同曰首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侍以希陳
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
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
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未類否之嘖嘖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
當人欲蔽猶之餘思欲派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及其

正是心也治其亂救其蔽安其危儻稍不抑畏則害我屋漏皆窺賊之不可制者矣夫一志嘗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為夫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過惠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慮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莫患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為最切謹按諸法庶物從之曰正與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載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歎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益美乎請益以正其孰曰不自痛念先生既死名譽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年過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屬者宋文公始著年譜誠

道命錄卷九

可於邑廼今得識先生而撰議焉雖未學庸受幾於悉別何幸與其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謹議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為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難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願一濟其源而流之昆昆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蓋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為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室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游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婦夫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秋之際二綱淪九法斃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蓋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聖聖賢區別於片言僅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乏然而督為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

道命錄卷九

純曰宜謹議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願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天有大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大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殫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謚論伊川之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

朝請即直秘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

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且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特與賜謚俱荷 聖慈亟賜命九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點黃為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權渠先生張載并致易名之請蓋為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勅書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權渠先生奮子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源而獨造兼體而及其於理氣性命之分信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問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 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固不允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

道命錄卷九

十

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後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氏之奏奇請親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此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數奏檢會了翁意定十一年內奏狀用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且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 謹奏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謚博士陳某擬謚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為然禮部侍郎衛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為不可用遷秘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稱謚曰明能誠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九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遷謫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謚德先之意今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嘉祐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庚辰黨人伊川先生孫賜仕為由功郎江州德化縣丞賜之子謙之不仕及是 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 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官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五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掃今赴吏部銓量申自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 詔補源由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由功郎制

道命錄卷十

十一

初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諸儒講明並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通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之儒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厚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理務躬行之實無為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由功郎 嘉祐十七年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宋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空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

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忠孟軻之作常誦人而不倦但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忠公喜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眾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府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與當時之茂典未充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止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茲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贈寶謨閣直學士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閱指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邾侯孟與閔損並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之毀其像 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

道命錄卷一

二

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夫子廟庭斯幸甚 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初嘗明堂而帶澤員有登晉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復揚之典茲再疏迫極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未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傳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為本關百聖而不愆尊隆知之而有廉靜之德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理學子訪客止之初深有不

三年九月 鍾震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續下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頤封河南伯張載封邾伯張載封邾伯 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初大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官奉大夫謚元周顯光靈澤滂流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流傳不傳之秘闡不發之微千數百年斯

道命錄卷一

三

道晦冥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 二月四日 趙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初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以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緜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倉室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者日而可真是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初明道二年天於河南篤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潛嚴義理以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每憐之朕垂意經術所藉以

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為說詎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惲願承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大極而妙斡萬化者通書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維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久稽嘉典已從廟庭之祀肅疏鄉國之封於戲靈自光風相濟規之如在玄衣赤帶重龍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王者施行朕制詞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發倫而重後世粵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

道命錄卷十

四

程出焉續深源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啓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之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三才之首並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海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會真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里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為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為清朝之盛典如元所言斯文之幸天曆二年上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務倫道統之學澌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溯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

允文功業貴於古今體用尤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崇如蒙宗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為小補

行臺者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為盛典部議具准所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為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為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校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為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全且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為豫國公伊川為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 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道命錄卷十

五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性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聖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絢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敷煥號以風行服此龍靈益縮道統可加封豫國公王者施行朕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未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手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昨之大國庸不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衿式火龍龍龍龍匪徒侈於儀章極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王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舉諸世
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再質
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勢屢
抑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
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且身致封國啓營丘爰錫
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
齊國公王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日

道命錄卷第十

道命錄卷第十

六



道命錄卷第十

重編考亭淵源錄序

前廣東提學僉事莆陽宋公端儀
亭淵源錄以未及詳定自題曰初稿
而公卒矣今御史中丞念堂林公與公同
邑謂是編關係匪輕而一時草創尚未竟
公之志乃出以示旂刪潤且屬序諸簡端
旂三復之作而嘆曰宋公佩復先儒林公
表章隊緒無非為斯道計也旂不類竊有

考亭淵源錄序

何繼烈

志焉久矣敢不贊成斯美以與學者共哉
夫道之在天下未嘗息而其顯晦絕續之
幾則繫乎其時亦存乎其人即如考亭先
生學宗濂洛遠紹洙泗孰不謂其集諸儒
之大成哉然而異言誼起則猶未免焉方
其在淳熙慶元間以小人而攻君子固不
足論迨今理學大明之後乃復有訓詁支
離之議正德間陽明王公嘗輯朱子之定

論以發明其造詣之精一而依傍門戶未

窺堂與者輒又二三其說甚則詭異以徼

近名附和以希速化邇數年來蓋又難言

之矣此念堂公於茲編有不容但已也旂

受茲重委不敢遜避謹以宋公初稿稽諸

往籍所載質以平日所聞反覆思惟參互

考訂刪其繁冗增其未備而一得之愚亦

不敢不盡嘗觀考亭編伊洛淵源首載濂

溪以追伊洛之所自次及其同時之友及

門之士以見淵源之所漸乃若龜山止蔡

廣平則皆程門高第弟子傳之豫章講之

武夷以及于延平籍溪屏山白水而考亭

寔皆師之一時若廣漢金華金谿永康東

嘉皆以學名世而考亭與之往復切磋反

覆論難凡德性問學之端王伯義利之辨

體統散殊之歸精微嚴密之指咸究其極

考亭淵源錄序

三

張和利

此正淵源之所在而初稿自廣漢金華之外咸未之錄余悉為增入仍做濂溪之例發端于延平其諸以次書之上續伊洛之傳下闡淵源之派蓋必如是則知考亭之集大成而學者有所依據當不為眾言之所淆惑偏見之所拘滯合異以及同會博而歸約庶致知實踐有所措手道待時而行人感時而發而真儒輩出矣編成敬復

考亭淵源錄序

三

重六

於念堂公就正以究宋公未竟之志而僭踰之罪知不能免也因書以為序

皇明隆慶戊辰冬十二月朔旦後學武進薛應旂謹序

重編考亭淵源錄目錄

卷一

延平先生李侗

籍溪先生胡德

屏山先生劉子翬

白水先生劉勉之

卷二

考亭先生朱熹

卷三

南軒先生張栻

東萊先生呂祖謙

卷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考亭淵源錄目錄

一

重六

梭山先生陸九韶

象山先生陸九淵

卷五

陳亮

陳傅良

卷六

此卷以下皆考亭門人

黃榦

李燔

陳淳

李方子

卷七

黃灝

蔡元定

蔡沉

葉味道

廖德明

卷八

彭龜年

詹體仁

任希夷

王介

王阮

度正

卷九

曹彥約

黃雷

徐僑

陳守

陳定

陳宓

劉燾

弟炳附

卷十

考亭淵源錄目錄

二

傅伯成

蔡抗

吳獵

項安世

董銖

陳文蔚

輔廣

卷十一

潘時舉

胡沫

潘柄

楊復

何鎬

吳必大

李閔祖

弟相祖

范念德

甘節

蔡念成

黃義勇

黃義剛

卷十二

晏淵

襲蓋卿

劉砥

弟礪

陳埴

蔡淵

虞知方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履孫

鄭可學

黃士毅

林夔孫

林用中

林大春

弟克之

林師魯

卷十三

考亭淵源錄目錄

三

楊道夫

楊徽

程端蒙

竇從周

萬人傑

余宋傑

周介

余正父

余隅

余範

林學蒙

弟學履

楊至

卷十四

陳易

王力行

許升

許景陽

楊履正

徐寓

弟容

黃顯子

包君定

童伯羽

余大雅

弟大猷

馮椅

李如圭

鄭南升

徐昭然

徐子顏

楊方

陳孔碩

卷十五

楊輯

周端朝

滕璘

弟珙

石整

王遇

楊長孺

考亭淵源錄目錄

四

卷

鄭昭先

趙崇憲

趙崇度

林湜

卷十六

葉武子

高禾

楊士訓

傅誠

郭磊卿

朱塾

朱埜

朱在

程洵

周謨

石洪慶

錢木之

李輝

李孝述

劉剛中

饒幹

黃寅

梁瑒

連嵩卿

馮克中

呂燾

弟煥

卷十七

方士繇

張彥清

江默

吳壽昌

李宗恩

趙師恕

趙師哲

趙師夏

趙師淵

趙師邦

考亭淵源錄目錄

五

頁

杜燁

杜知仁

卷十八

胡安之

劉季文

蔡模

沈佃

曾三異

丁仲澄

俞壽翁

林揆

林得遇

劉炎

陳齊仲

郭友仁

游開

龔邲

鄭師孟

曾興宗

林憲卿	林憲
潘植 <small>弟柄</small>	鄭文通
林武	葉湜
陳範	戴蒙
馮彥忠	邵浩
陳公直	周良
劉季章	朱飛卿
林補	曾祖道
方誼	李唐咨
徐文卿	方任
廖謙	徐彥章
廖晉卿	趙希漢
趙蕃	黃謙
宋之源 <small>弟之潤之汪</small>	胡大時
傅脩	葉文炳
孫應時	陳總龜
汪德輔	陳枏

考亭淵源錄目錄

六

劉學雅 <small>弟學表</small>	姜大中
丁堯	劉學古
李亢宗	周元卿
方耒 <small>弟禾</small>	包約 <small>弟揚遜</small>
陳希周	蘇宜久
任忠厚	鄭光弼
閻丘次孟	鍾唐傑
黃立之	元昭
李伯誠	黃達子
江元益	丘珏
鄭仲履	林叔和
馮德英	郭叔雲
劉淮	林仲參
劉淳叟	許敬之
戴明伯	陳寅仲
孫吉甫	徐琳
魯可幾	杜存 <small>弟楨</small>
郭植	徐子顏
程次卿	陳址

考亭淵源錄目錄

七

吳伯英	江文卿
李周翰	吳淦
林士謙	林恭甫
符叙	符初
符國瑞	吳英
葉未卿	黃孝恭
曹晉叔	林巒
戴邁	呂侁
柯翰	劉珩
黃東 <small>弟果</small>	呂祖儉
曹立之	諸葛誠之
孫應時	應仁仲
周叔謹	康炳道
時子雲	吳玘 <small>弟琮</small>
卷二十二	
王過	周明作
蔡譽	游倪
歐陽謙之	陳芝
黎季成	張顯父
嚴世文	魏椿

鍾震	黃卓
吳振	林至
李杞	呂勝已
鄧綱	李文子
祝穆 <small>弟癸</small>	李東
彭蠡	余元一
熊節	宋斌
呂喬年	詹淵
潘友文	彭方
陳宇	李儒用
卷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八十八人	
卷二十四 <small>此卷考亭叛徒</small>	
趙師雍	傅伯壽
胡紘	
書考亭淵源目錄後	
考亭淵源錄成余既序之矣客有覽者起而問曰今之講學者所在有之議論種種蓋云衆矣其號為知學者則謂陸氏之學聖門之的傳也失氏之學聖門之羽翼也子是之編乃比而同之次象山於考亭師	

友之列豈亦近世道一編之遺意乎曰非然也夫道原于天而昇於人人人有之人人能言之而知之者蓋鮮講學者將以明斯道而措諸行也苟非深造自得者是難與口舌爭也道一編者無亦見朱陸皆賢而立論不同故合二氏而彌縫之其本來面目真切血脉恐亦未之深究也旂雖寡陋自童子時即有志於學三十年前從事舉業出入訓詁章分句析漫無歸着一旦聞陽明王公之論盡取象山之書讀之直闢本原而工夫易簡正如解纏縛而舒手足披雲霧而覩青天喜躍不勝時發狂叫遂以爲道在是矣如

考亭淵源錄後

十一

何昇

是者又三十年然每一反觀居常則覺悠悠遇事未見得力及徧視朋儕凡講斯學者率少究竟乃復展轉于乘年踰五十猶未能不惑及罷官歸則既老矣恐終無所得而虛負此生日以孔孟之書反覆潛玩賴天之靈恍然而悟始知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今觀論語一書言心者二言性者一克己復禮唯以告顏子而一貫之傳自參賜之外無聞焉其所雅言者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入孝出弟事賢友仁三戒三畏六言六蔽五行九思與夫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賓使民

如祭之類無非欲學者隨事隨物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故門人疑其有隱而其自謂則亦以中人以上不可語上夫以夫子之在當時其成已成物之心蓋將舉一世而甄陶之以開萬世之太平非不欲吾人之一蹴至道而顧若珍祕之者何也寔以道雖各具於人心而非實自致力者不能體貼若汎以語之則人將褻玩猶之夜光之壁照乘之珠漫以投人不駭則疑矣縱其祖父遺之子孫若非克家繩武者亦必輕視浪費豈能慎守而未保之哉此固夫子之微意也迨至孟子之時儀衍橫行楊墨塞路吾道晦蝕

考亭淵源錄後

十二

俞庭

幾於盡矣若不盡出其底裏以語之夫誰與我此孟子所以一見梁惠遂言仁義齊宣易牛指其是心足王而性善堯舜之語直以告之曹交滕世子而不少隱焉其諸盡心知性養氣集義之徵人皆得而聞之不必及門之士也旂嘗以爲夫子韞積寶藏盡爲孟子掀翻矣此豈以君子之道誣人哉憂世變而悲人窮汲汲以拯天下之溺不得不然也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孔孟一道而教人之法不同也然自今觀之孔門之所造就者不特顏曾閔冉卓然爲殊絕人物而宰仲言卜之徒皆彬彬君子也若孟氏

之門樂克告子號稱高弟已不當與孔門下士並論而公孫丑萬章之徒直衆人耳此其故可知矣蓋孔門之聞道也難故多務爲近裏着已精思實踐之功而隨其分量各有所得孟門之聞道也易而身心性命之教率皆視爲常談而入耳出口漫不經意以故鮮有所得此其理與勢蓋有必至者耳象山之門東南之士羣然趨之而其所成就自楊敬仲袁和叔沈叔晦舒元質之外罕有聞焉考亭之門則自黃直卿蔡季通以下率多名儒碩士凡脩已治人之道化民成俗之功行之當時而垂之後世凡列於茲錄者具

考亭淵源錄後

十三

何昇

在史冊歷歷可考見也夫先難後獲學者固不當有計功責效之心而學問之真的則自此可驗而吾人當知所趨向矣先是陽明王公輯朱子晚年定論以考考亭有得於象山今觀象山晚年教人讀書須是反覆窮究項項分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日進無已其有得於考亭者蓋寔多也道本一致學不容二兩先生寔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反也其在錄中學者當自得之其諸一二叛徒固孔門之伯察程門之邢恕也何足論哉仍存初藁亦可爲末鑒云
隆慶己巳春正月既望後學薛應旂謹書

考亭淵源錄卷之一

後學莆陽宋端儀初藁

後學武進薛應旂參修

後學莆陽林潤校正

延平先生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關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一

江陰縣志

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侗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

至於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張敬

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昏嫁者則為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

考亭淵源錄卷一

三

張敬

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育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

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

考亭淵源錄卷十

四

四

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交迎侗往見之至之日

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備遺

晦庵曰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畝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五

五

何劭

好凡為學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粹面益背自然不可及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之力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自是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個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

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個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又曰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

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祛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考亭淵源錄卷二

六

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嘗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

助幾成廣然賴天之靈此個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可見其持守之功矣

籍溪先生胡憲

胡憲字原仲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安國從父兄之子也憲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安國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劉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

考亭淵源錄卷二

七

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于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彥質范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憲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憲以母老辭既而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憲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學教授備不起郡守魏玘為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

而觀其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郡人程元以馴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母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間嘗一為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禁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憲為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憲於是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二十年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必不

考亭淵源錄卷一

八

王

復起乃一辭即受雖門人翁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為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浚錡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為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憲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臣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

浚錡卒召用而憲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七憲質本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遠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與他文草彙藏于家平生與劉致中同志既與俱隱又得劉子翬與之遊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朱松亦晚而定交焉松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熹於憲及致中子翬之門而熹事憲為最久憲葬時其子親仁尚幼不克銘淳熙五年

考亭淵源錄卷一

九

何

乃屬熹使狀其行

備遺

元晦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屏山先生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在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屬幹死靖康之難子翬幾無以為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入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

詔因任子輦始執喪致羸疾自號病翁以不堪吏事辭歸武夷山不出者九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輦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輦及熹請益子輦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為儒宗子輦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其說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

考亭淵源錄卷上

十一

三百七十三

五經

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示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已乃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居二日而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為屏山先生

備遺

公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為談說所蒙兩漢之士為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為虛無所蒙隋唐之士為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濤沙反以自渾如谷騰霧反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

常存也今吾與二三子既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元晦跋先生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前者所宜盡心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熹竊窺見其自為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其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一

三百七十三

五經

後屬疾熹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熹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白水先生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而成滂沛闕闕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

士母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寔以鉗天下之口勉之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表下帷然膏肓抄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天授嘗從程子遊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忠定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勉之受其言精思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三

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胡憲劉子輩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頽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本中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本中乃與

同列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劉子聲爲作招劔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劔來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母深藏其所望於勉之者蓋如此旣至會秦檜已顛國柄爲其事非已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已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勉之知道不行即日謝病歸杜門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鼎出鎮南州道經其里謁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勉之者亦皆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三

廢錮不復用於是一試而卒卒之日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勉之學本爲已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色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昇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寅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勉之獨爲移書具陳本末寅感其言爲數歸省議因以息朱松蚤與勉之遊松將沒深以後事爲寄

且戒其子熹往學焉松歿勉之慨然為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既又以其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者造門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聲聲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建州於今為建寧府勉之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三桂里之學士原慶元戊午熹為表其墓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四

九十五

後叙

考亭淵源錄卷之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考亭先生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鼎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疏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

考亭淵源錄卷二

一

何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味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考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故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為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

考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故

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請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大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
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
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
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
讜言而安於私摯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
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
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
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
下皆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
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

考亭淵源錄卷三

四

四

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
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
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
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
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
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
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
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
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
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

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
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
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
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
人之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
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
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
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
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

考亭淵源錄卷三

五

五

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
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
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
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
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
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
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
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

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
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顧乃
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
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
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
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
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
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六 四百

何處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
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省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
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
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
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
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
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
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
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

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
仲友亦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
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
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
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
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
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
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
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
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考亭淵源錄卷三

七 四百

何處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
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
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
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在
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
閒嬾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
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克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
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
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
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

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警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八

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

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

考亭淵源錄卷三

九

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

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

四百

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闕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旣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傳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

孝宗淵源錄卷三

十一

四百

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

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
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
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
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
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
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
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
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
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
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三

四

馮道

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
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湏然自是以來二十餘
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
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
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
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
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
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

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
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
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
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
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
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
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
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
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
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
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
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
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
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
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
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
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三

四

馮道

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
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
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
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
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
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
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
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
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
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四

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
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
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
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
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
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
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
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
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
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

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
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
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
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
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
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
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
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
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
臺史惲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五

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
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
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
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
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以拂
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
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
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
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

老之年皃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六

何器

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

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敕令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七

俞庭

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問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遂廢臣竊痛

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八

俞庭

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傳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駙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九

王鏊

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藿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

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

考亭淵源錄卷上

十一

四

五

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

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聲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語

考亭淵源錄卷上

十二

四

五

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

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
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備遺

先生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嘗言自見李先生為
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
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論辨極造其微伺因此追求
有所省發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

考亭淵源錄卷五

三

三

五

認來所以好說話伺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
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處下工夫故
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
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
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
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
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
即非矣

隆興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
出並行間頗為後人窳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

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
掇周程張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
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
四子之階梯以言為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四年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
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為或問然恐學者
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然辨析毫釐
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為卜筮而作
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

考亭淵源錄卷五

三

三

何

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
合傳之後舉子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
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
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
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
舛戾則妄穿鑿為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
經文為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其經後以
還其舊云

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
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

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
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陶靖節劉西澗父復白鹿
子李公擇陳了齋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十一年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
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
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
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
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輩言
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
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四

言高

何成

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
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
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
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
變占為次凡挂撰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
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
根以達其支

乾道十五年冬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

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
易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
實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
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
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
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為入道之漸

五年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涪州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
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子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考亭淵源錄卷一

十五

言高

何成

祝文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
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
得其宗逮思及興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
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
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
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迨茲退老同好鼎來落
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
冀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末末無斁
慶元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禮職罷祠者

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依然和平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

先生自言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

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看看熟久則自見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熹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意隨文解

義

大抵讀書須是虚心方得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都不使一毫杜撰只順他去熹向

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

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

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熹覺今年方無疑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

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工夫真箇是不同

自書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南軒先生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
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一見即以孔
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
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應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四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
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
和議至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壘甫畢
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異時朝廷雖
嘗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羣邪所誤以
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
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
者類非其道意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殷勤栻
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四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誠而與之無間也今
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
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
克而去之使吾中扁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
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
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
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
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棧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棧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棧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棧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默然久之。棧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孝澤源錄卷三

三

五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深隱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為竦聽改容。棧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官。翼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為發運使，名為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棧亦以為言。上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棧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棧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孝澤源錄卷三

四

五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為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棧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棧復奏文武職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棧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譁。說竟以謫死。棧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棧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論溪峒首豪。彌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棧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棧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秘閣脩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考亭淵源錄卷三

五

王經

棧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棧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棧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棧劾大辨詐設。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棧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脩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棧卒時年四十有八。

備遺

先生答鄭自明書曰。天理難窮。資質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徂於計直者。所發多弊病。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六

王經

一日奏事。上問天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

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為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為之競競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為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三百六十六

何表

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向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

誣也

考亭贊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考亭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而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八 三百六十五

何表

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與四方學者爭向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東萊先生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

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

考亭淵源錄卷三

九

王忠

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株

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

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爾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

王忠

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為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
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
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
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
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
陳駢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
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駢不得
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
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
稽載籍不見涯浹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三

何故

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
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
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
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
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即而祠之

備遺

先生嘗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
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

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
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為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
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為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
兩事稍寬不害其為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
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
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
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
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人之所以邪正於幾微
萌芽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三

何故

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
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
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
蓄未厚而發用大速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考亭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
蓄方始收拾得上

考亭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
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

頓收歛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為至論

又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正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三

三頁六

何到

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哀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又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疑聚收歛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只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仔細研究如閻範之作古意極佳

伯恭聰明看義理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作和而且治字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治字和已有治意更下治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為有所長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彙伯恭則兼君舉同父之所長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四

頁六

張敬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復齋先生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八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之學者九齡獨尊其說父之聞新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三頁五

何成

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緝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帥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

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脩禮學治家有法閨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三頁六

何成

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氏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兄九韶弟九淵

備遺

考亭錢東萊至鷺湖先生兄弟來會講論先生作詩

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考亭聞之謂東萊日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既而象山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最後考亭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在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三

三

東萊東考亭日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鷺湖前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考亭答日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會移身回思鷺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余大雅問晦庵曰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嘆美其說之善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實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此殆所謂幾微處也先生曰然

梭山先生陸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四

四

四

晦庵答陸子美書曰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詆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

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擲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

孝澤淵源錄卷四

五

何制

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一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格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

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孝澤淵源錄卷四

六

馮道

梭山欲立社倉于青田象山與趙監書云社倉自元晦建請幾年于茲矣有司不復掛之墻壁遠方至無知者九淵在敕局時因編寬卹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嗟者累日遂編入廣賑卹門今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是時又求元晦社倉規制相與斟酌損益而行之梭山主其事至今逾一甲子鄉民賴其利未艾也

象山先生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

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性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畢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七

何真

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逆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讐耻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

考亭淵源錄 卷四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奏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

考亭淵源錄卷四

八

何真

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竊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習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

五九九

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脩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鷲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

九

九

九

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渙能傳其學

備遺

登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相謂曰未嘗承欵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

鷲湖之會呂伯恭陸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止旬日論及教人晦翁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

九

九

九

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庵笑曰這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誅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

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祖道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行象山曰纏繞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晦翁曰子靜若得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先生訪晦翁于南康晦翁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一

何昇
三頁三

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凡人

而要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多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二

何昇
三頁九

晦翁跋先生講義云陸九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箴路謙亨胥訓實從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講義刻于石

先生在敕局時上殿輪對五劄時有言差異者晦翁

索之先生納去一本晦翁貽書云奏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著

先生答晦翁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拂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踈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著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晦翁書云熹衰病日侵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

考亭淵源錄卷四

三

俞庭

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

先生答晦翁書云初冬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大抵學者之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白勢力不相當強勉誣服亦何益之有豈為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五月二日併所與居士兄書頗覺辭費而理不明九淵本欲條析以求教適此便函未暇尚遲續布

晦翁答先生書云所諭與令兄書辭費而理不明今

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虚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

晦翁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却又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導人也

晦翁貽先生詩云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四

俞庭

喜曰元晦至此是可喜也

先生與晦翁書云首春伏領賜教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惶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又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晦翁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僻且遠猶或可以行志想不以是爲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之勢又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爲也聞象山懇關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間觀音覽勝熹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五

言六

何啟

荆門郡故事上元設醮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傅子雲錄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水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周清叟錄先生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飮之自然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六

言七

俞廷

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皆要窮到窮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李伯敏錄先生云學問當有日新之功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力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人謂九淵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九淵下手處九淵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

包揚錄先生云後生有甚事但遇讀書不曉便問遇
事物理會不得時便問并與人商量其他有甚事
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答曰但懲忿窒慾
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問者須是
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
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
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
假寇兵資盜糧

考亭淵源錄卷四

十七

三十三

何

九淵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九淵
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諭子姪以為勤他人莫及
今人却言九淵懶不會去理會好笑
後生精讀古書文

詹阜民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
自得之

有自象山來者晦翁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
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
心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晦翁曰信如斯言雖聖賢

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
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
是聖賢之言也

晦翁聞先生訃帥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考亭淵源錄卷四

人

考亭淵源錄卷之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陳亮

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應鄉試入太學為人才氣超邁以虜仇未雪為國大耻孝宗朝六達帝庭上書論恢復大計又伏闕論宰相非才無以係天下望番拱殿成進賦以頌德又進郊祀慶成賦皆不報光宗即位伏闕上鑿成箴又不報既而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

考亭淵源錄卷五

何真

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皆掠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

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粹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親擢之第一授建康軍節度判官次年卒年五十有五詳具宋史儒林傳中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五

何真

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究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廣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廣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

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
 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
 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
 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
 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若在猶當
 正色而辨明之亮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
 箇人非專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
 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
 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黑白一
 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

考亭淵源錄卷五

三

三頁三
何貞

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又曰亮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
 者也若謂其假仁詐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
 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
 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
 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百端宛轉於其中而
 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
 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
 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
 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

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
 乃其高而孤乎宜亮之不心服也

晦翁答書畧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
 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
 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
 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
 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
 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
 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
 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

考亭淵源錄卷五

四

三頁四
何志

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
 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
 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
 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
 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
 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
 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所壞
 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
 扶助得他耶

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耳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能深考堯舜

考亭淵源錄卷五

五

何昇

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

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免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

害其獲禽之多也

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

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鍊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星金不亦悞乎

考亭淵源錄卷五

六

俞展

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黜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為諷說反被他玩江西之學只恐流於禪末康之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

學者習之便可見効此意甚可憂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晦翁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與言易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

陳傳良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

孝廉淵源錄卷五

七 三百六十三

俞

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眾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傳良傳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囑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轍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

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歛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

孝廉淵源錄卷五

八 四百

俞

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未不末係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其事明日阻節其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

考亭淵源錄卷五

九

何

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

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脩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官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實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官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熹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實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傳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五

十

三百六

何

晦翁問滕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求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語曰說洪範及左傳曰洪範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範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於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秦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

貶曰是何言語先茂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爲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及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萬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

考亭淵源錄卷五

十一

張敬

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是學得那大拍頭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此卷以後俱考亭門人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正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請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一

俞廷

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榦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以兵事

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
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爲荆湖北
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
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
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
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
司檄幹鞠和州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
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
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

李淵源錄卷六

十一

四

何

驚服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糶客米發
常平以贖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糶幹
報以乞候幹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糶
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
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
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栖山爲屋節四
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冲
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
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于朝城安慶以備
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

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
兵五千人入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
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
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幹日以五鼓坐于堂濠若官
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
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
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
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
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
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

李淵源錄卷六

十二

何

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與
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
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
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幹祈輒雨或未至晨興登郡
閣望瀟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
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
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于寇不
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
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
議幹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

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
韓移書珏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
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
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
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
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
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
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
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
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

者事淵源錄卷六

四

俞庭

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
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
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
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
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韓言敵既退
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
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
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
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
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更士民有獻謀畫多

抹疏駁將帥偏禪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韓知不足與共事歸自
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閣謝客宴樂不與乃
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
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
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
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大良將勁
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
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
事大率類此物類無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于外

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且
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
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
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
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
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
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
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士上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
乃如是之迂緩服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

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
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
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
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蕪黃決不可
保蕪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
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
排之厥後光黃蕪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
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
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
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

考亭淵源錄卷六

六

會處

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翰入荆湖幕
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翰及
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
益著諸豪又深知翰個儻有謀及求安慶且兼制幕
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旣出在位者益忌且
慮翰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翰
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
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
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
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

郎旣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贈朝奉郎與一子
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備遺

晦翁與直卿書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難得十
分可指擬者所望於賢者不輕千萬勉旃
潘謙之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
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正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
有補於後也文公退居山谷者三十年專討論經典
訓釋諸書以惠後學從遊者獨公日侍左右纂集考
訂之功居多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七

三月五

處

陳安卿與陳宓書曰勉齋終始親密師門體本末之
備者惟茲一人
先生涵養日久自得益深每誦程子之言曰泰山爲
高矣然山頂上已不屬之泰山堯舜事業亦只是一
點浮雲過目程子此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又曰進
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見得榮
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
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故先生平日居正位行大
道得失利害禍福不足以動其心由先生見道之明
故能守道之篤也

慈溪黃震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
 晦庵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為集大成晦庵既沒門
 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季守約
 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
 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
 號高弟又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
 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
 色臭味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為道心如林正卿
 疑大易本為垂教而義文王特借之以下筮如真公
 刊近思後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辨明不

考澤源錄卷下

四

五

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謂其間亦
 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謂近思先太極勉齋則
 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
 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愠非不愠然
 後為君子晦庵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為不敢盡
 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
 肆故當謹爾凡其於晦庵沒後講學精審不苟如此
 豈惟確守其師之說而已哉若其見之行事則如寧
 臨川新淦推行實政守安慶漢陽慷慨事功又皆卓
 卓在人耳目然則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裏

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勉齋之文
 宏肆暢達髮髯晦庵晦庵不為講義而勉齋講義二
 十二章皆足發明斯道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
 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
 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
 痛至此其為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李燔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
 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
 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

考澤源錄卷下

九

三百五十六

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傲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
 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
 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
 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
 歸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
 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
 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
 墓視封窆不少休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召赴
 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

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大理司直辭尋添
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漕使王補之交
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燾徐曰
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
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
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
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
下異時贛江漲而隄壞久雨輒滂燾白于漕帥修之
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一

五

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竝燾以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
矣真德秀及右史魏了翁薦之差權通判隆興府江
西帥魏大有辟充叅議官皆辭乃以直秘閣主管慶
元至道宮燾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崔與之魏了
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維藩徐僑
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
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且曰燾乃朱熹高弟經
術行義亞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
傳對曰燾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實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一

三頁九

備遺

晦翁曰敬子堅有志又曰敬子甚卓立然未細密
答劉季章曰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
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
作閒說耳

答周舜弼曰敬子志甚勇而功夫未密更宜相與切
磋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孺頗相似
又答劉季章曰近來福州得直卿南康得敬子說誘
得後生多有知趣向者雖未見得久遠何如然便覺
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有可望者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一

何器

何器

黃勉齋書曰向來及門之士惟敬子端可承衣鉢之
傳
敬子嘗云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傳之選欲士風之美
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
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傲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
桑之務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
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
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

所謂思之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末斯道之傳
如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
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
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
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
疆界產業之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
匿其後十餘年訟者猶援以為證云改袁州司理參
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
年不決而逮繫者甚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三

何器

點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于
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
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
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
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于庭示以傷痕在脇
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
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
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
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
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

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爲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于郡黥之湖南鄴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通判池州獄有張德脩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鞠守不聽會提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四

四百
何貞

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于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克而得雨載於方冊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脩事乎甫爲閱疑狀於獄德脩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爲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職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察洽以

疾不赴乃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擊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李閔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璿趙汝讜陳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五

三百四十七
何淵

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櫛櫛賜同進士出身

備遺

晦翁答黃直卿曰中庸首章張元德說得頗勝子約而其兄元瞻看得尤好若得伯豐且在與之切磨可使江西一帶路徑不差洽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晦翁曰然此即理也

洽因晦翁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功夫

因言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之兩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晦翁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箇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陳淳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

孝淵源錄卷六

十六

何故

子何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

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

孝淵源錄卷六

十七

何故

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

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
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鄒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
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為知之
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
性孝母疾亟號泣于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
皆昏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
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
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
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

考亭淵源錄卷六

六

三頁六

何

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
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
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
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
未上而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
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
金山所聞

備遺

先生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
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

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
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晦翁蓋
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
之事也

先生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
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
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
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
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源得失
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
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

考亭淵源錄卷六

七

三頁七

何

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
處春秋又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蓋妙
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為
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
聞晦翁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

又曰粵自羲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
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
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
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

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及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異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驚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

考亭淵源卷六

二十

三十一

道入德之方脩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而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鄭悌刺嚴陵招致先生于學宮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旨則似道似學二辨當時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者但教

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為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累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

考亭淵源卷六

三十一

大小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通書是求也時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奴隸亦不加詬詈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閱之與一子恩澤

備遺

晦翁曰公晦禹貢集解編得稍詳

方子臨歸請教晦翁曰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闢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

真德秀曰予與公晦為僚于泉山二年之間於學問文章源流幾無所不講獨罕言詩意其未暇屬意也又曰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三十一

張敬

考亭淵源錄卷之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黃灝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
舍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為本歲饑行賑給有方王蘭劉頴薦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閑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伐桑柘毀廬屋草礎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感然特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備遺

晦翁答商伯書曰前時所論仁義禮智之說今日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

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矣

答馮儀之書曰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答黃直卿書曰商伯事殊不聞首末子約書亦言其舉措有未善處不知救荒何所關於近習而惡之若是耶

灝見晦翁首以不敢輕為人師為問晦翁曰以所知語人可也

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功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晦翁以為然

孝淵錄卷七

十一

何成

黃幹序西坡文集曰予始識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

孝淵錄卷七

十一

四百

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

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
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
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
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
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
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
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
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
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叅訂啓蒙一書則屬元

考亭淵源錄卷七

四

三書

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
通言而不厭也及墓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
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書集中所著
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
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
耕不仕

備遺

晦翁嘗論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
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

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後十年先生再與元定辨論終始其說而
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季通論經世書云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
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
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
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
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
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復
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

考亭淵源錄卷七

五

買元

何故

皆二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
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辰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
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胸屈伸交
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
太初太衍爾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三歲爲元以八
十一爲分太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
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百四十爲分皆附會牽
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晦翁曰康節之歷固

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何如恐當絕勝諸家也

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晦翁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邇

考亭淵源錄卷七

木

三言字 王忠

其源流皆有成法

晦翁答季通書曰昨辱書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不然則向來竊聆悔過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書頓至於此亦可驗矣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所喻以禮為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

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警脫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告痛加繩約為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畧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所未盡耳所與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有明與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儻侗今得此書乃釋然耳

兩兒久欲遣去因循至今今熹亦欲過寒泉矣謹令詣左右便令入學勿令遊嬉廢業然觀近年一種淺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七

三言字 何昇

切文字殊不佳須尋得數十年前文字寬舒有議論者與看為佳雖不入時無可奈何要之將來若能入場屋得失又須有命決不專在趨時也向借得子勉舊本書義皆今人所不讀者其間儘有佳作又記向年曾畧看論粹前後集其間亦多好論然當時猶以為俚俗而不觀安知今日乃作此曲拍乎可歎此兒讀左傳向畢經書要處更令溫繹為佳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十篇令寫出反復成誦尤善莊荀之屬皆未讀可更與兼善斟酌度其緩急而授之也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捐其舊學之
非非季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
衰懶不振負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仔細亦恨賢
者不在此共評訂熹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
敗不少理固未易窮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
言之佇俟來音旦夕別遣人奉候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
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會
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
罵康節數學橫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
笑嘗記共甫說往時有亡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被責
發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一聯云出幽谷而遷喬木
朕姑示於寬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此
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
未能平步也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
坐又未能息心休養才方緝動冊子便覺前人闕畧
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
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
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

考亭淵源錄卷七

八

命庭

考亭淵源錄 卷七

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幸早寄及也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
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
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
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
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
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
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
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
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

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
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
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
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
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
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
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諭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
明純粹者既屬於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
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据之以為
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

考亭淵源錄卷七

九

何昇

六二五

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
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
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
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
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蔡沉

蔡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
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
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
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一

俞定

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
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
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
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
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
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
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
類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
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
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

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
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
將薦用之沉不屑就後以子抗執政推恩贈太師榮
國公

備遺

真德秀誌先生墓曰君於尚書洪範二書闡發幽微
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又曰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以見天地
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俱備信前聖之言不
予欺也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二

俞定

又曰聘君嘗著律呂書演八陣圖皆為文公所歎重
然學者鮮闕其微間以叩君毫分縷析使人灑然無
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向背歷歷如指諸掌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刻志
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
學制策率本程願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
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
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

文字選宗學學論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近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一

志

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乎鬼有所之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閩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闊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益不堪命龐勛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播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味道所奏陳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計聞帝震悼出內帑銀

購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見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景定中門人范東叟請謚謚曰文脩

備遺

味道問前日承先生教令於日用間體認仁義禮智意思且如朋友皆是鄉人一旦會聚恩義便自相親這可見得愛之理形見處同門中或有做不好底事或有不好底人便自使人惡之這可見羞惡之理形見處每時升堂尊卑叙齒秩然有序而不亂這可見恭敬之理形見處聽先生教誨而能辨別得真是真非這可見得是非之理形見處凡此四端時時體認不使少有間斷便是所謂擴克之意否曰如此看得好這便是尋得路踏著了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一

志

味道問體四端擴克之意如朋友相親克之而無間斷則貧病必相恤患難必相死至於仁民愛物莫不皆然則仁之理得矣如朋友責善克之而無間斷則見惡如惡惡臭以至於除殘去穢戢暴禁亂莫不皆然則義之理得矣如尊卑秩序克之而無間斷不肯一時安於不正以至於正天下之大倫定天下之大分莫不皆然則禮之理得矣如是是非非克之而無

間斷則善惡義利公私之別截然而不可亂以至於分別忠佞親君子遠小人莫不皆然則智之理得矣曰只要常常恁地體認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熹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卷七

十四

何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咤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者熹終曉渠意不得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爲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卷七

十五

何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中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已甚事你身已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低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嘗見陸子靜說且恁地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遍都會通曉若不恁地只是且就曉得處依傍看如

公讀論語還常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沒變化然是守得定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為仙鄉陳蔡諸公穿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為尤甚天下大抵皆為公鄉里一變矣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州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

考亭淵源錄

十七

何昇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白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日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燕笑

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埃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備遺

德明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晦翁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

考亭淵源錄

十七

俞處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

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止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

考源錄卷七

十八

三頁六

何

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德明問編喪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

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鶩外此箇心須是管着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須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

考源錄卷十

十九

三頁六

何

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間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德明與張顯父在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畧綽見得箇道理便休少有苦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會過如讀堯典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玉之類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書冠昏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一講究因言趙丞相論廟制不取荆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荆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時論析已甚不

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做奏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苦心理會文字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苦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叅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叅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也不是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三

三

三

德明書問曰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為大本漸加脩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晦翁答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為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慮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三

三

書問曰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然欲到得此功夫須如釋氏攝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展拓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

拓於斯二者孰從孰違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為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

答書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

考亭淵源錄卷下

三十一

張

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著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書問曰明道先生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鳶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無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鳶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答書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譏此爾

考亭淵源錄卷下

三十一

王忠

書問曰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脩治澄其濁而求其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答書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

可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旨以文釋民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書問曰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四

何貞

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答書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書問曰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

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及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而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

考亭淵源錄卷七

十五

何貞

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

答書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

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

書源錄卷七

主未

四百

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燔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麤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

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養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

書源錄卷七

主未

四百

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書問曰德明自得賜誨日夕不去手紬繹玩味未能盡究亦嘗隨所知而爲之說蓋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於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爲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爲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爲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爲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門下學而上達由灑

考亭淵源錄卷七

末

四百

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

者是也即此爲天地之心即此爲天地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而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爲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靜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謂生生之體而言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間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德明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泛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

考亭淵源錄卷七

末

四百

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德明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更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爲丁寧開諭德明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生之教幾殆也德明昔者閒居默坐見夫所謂克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說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虛萬象而闢其失德明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蓋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

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纖毫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德明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

答書曰來喻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間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二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真實也

德明宰莆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几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

考亭淵源錄卷七

三

三百五十一

張

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叙其本末而為條約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

考亭淵源錄卷之七

考亭淵源錄卷之八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能讀書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一

三百五十二

馬道

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親也况壽王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闢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所愛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

光之臣而小人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之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謀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鸞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惓然宗社有未顧不幸歟居亡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文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皇不豫病浸革龜年連上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朝龜年不離班位伏

地叩額久不已血漬鬢鬢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日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振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切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以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

虚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嶽京鐘黃文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館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黜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

孝意淵源錄卷八

四

何真

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間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與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原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脩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

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議五致錄奏議外制侂胄誅林大中婁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入如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孝意淵源錄卷八

五

何真

備遺

晦翁答子壽書曰齋銘之屬豈所敢承况此病餘昏憊將何以發明聖賢之旨為日用功夫之助乎然竊聞之大學於此雖若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如其不然則雖欲防微謹獨無敢自欺而正念方萌私欲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竊意高明於此非有所未察特因來喻僭復言之以為誠能於此益致其功則亦無待於誓御之箴而學日益進德日益脩矣

又答書曰垂喻中庸疑義別紙甚詳乃知賢者於此方且以講求經旨究極精微以日不足為事世間利害固未易以入其胸次也脩道之教脩之者固專出於人事而所脩之道則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焉是乃天人之合亦何害其為同耶又論事豫之說張游不同蓋此章首尾以誠為本而推其所以誠者乃出於明善故釋其文義且得以誠為言如大學之序始於格物而其後乃云壹是以脩身為本亦此類也隱微聞見之分當時偶見如此而漫序之若疑未安置之無害此非大義所繫不足深論也智仁勇經文本

考亭淵源錄卷八

六

三百五十五

何器

不曾分若以為疑亦不足論但諸家所分却未穩當必欲分之則須從今說乃為盡善若如來喻則仁字不合列於三德之中而又位於其次蓋聖人之言其名理隨處輕重所指不同讀者須隨其輕重而讀之乃見其意不可一槩死殺排定也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如復未安更望報及也又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着便令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

林文說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朱子曰他純不曉事率爾而妄舉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為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陞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七

三百六十七

何器

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北去京師千餘里若北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感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隔間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

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猜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說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孝宗源錄卷八

八

四百

王忠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佞冒躡躡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艱食即以便宜發廩賑救而

復以聞佞冒建議開兵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之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備遺

晦翁答元善書曰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摸索不著其有讀得楚漢孫劉楊李間數十卷書者則又便有不作士大夫之意善人君子莫能抗也端居深念為之未慨未知天意竟如何耳

孝宗源錄卷八

九

三百五十四

何

又答書曰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

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

任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其後仕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為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

考亭淵源錄卷下

三言天

乞下本寺脩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卒贈少師諡宣獻

備遺

晦翁答伯起書曰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後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功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又答書曰誠敬寡慾皆是緊切用力處不可分先後亦不容有所遺也然非逐項用力但誠着實持守體察當自見耳

又答書曰所喻已業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逐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亦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脚處今之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考亭淵源錄卷下

上

何劍

王介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

有遠諫之意小人倡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又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

考亭淵源錄卷八

十一

四百

志

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常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議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偽學之黨且附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知饒州未赴召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

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榘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曷若之證謂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脩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灾

考亭淵源錄卷八

十一

四百

志

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

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
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
廷綱紀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
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
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
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起居
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
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
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
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事一

考亭淵源錄卷八

十四

三言

何故

為諫議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
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
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
知嘉興府歲餘陞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
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
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
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

備遺

晦翁與元石書曰昨日所喻抄禮書欲俟向後整頓
有序即發去蒲中但不知彼中分付何人點檢搯撥

幸留數字於此詳道所以然者容并寄去為幸或有
餘力得為別抄一本見寄尤幸也

王阮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
祖厚繼關湟鄯父彥博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
尚志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
州太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
見朱熹于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
進取而大臣異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

考亭淵源錄卷八

十五

三言

何器

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
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
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
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
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
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脩弊者整廢者復較以曩
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
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
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
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

而吳有長江皆其所恃以為國也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輒棄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未州教授

李淵源錄卷八

十六

張敬

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脩種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咏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

定元年卒

備遺

晦翁答南卿書曰熹方幸閒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為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強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為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今得此書乃知前輩已嘗用之而有效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

李淵源錄卷八

十七

何貞

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羣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培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脊無異說也幸試思之又答書曰信州有滴水集印本乃長安人李復之文記董種非喃厮囉之子乃盜厮囉之妻而竊其國不知曾見之否事冗不暇細看更考之也

度正

度正字周卿台州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丞

時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正獨上
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遷軍
器少監輪對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
少卿紹定四年秋京師大火延及太廟正言伏見近
世大儒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
說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
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
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向來備聞其
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為有負謹為
二說以獻其一純用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

考亭淵源錄卷八

二十八

四百

因畫為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
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
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在東向祧廟之
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
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
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
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已定其說合乎古而宜乎今
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
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熹之
議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

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
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
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
一間以藏祧廟之主如禧祖廟以次祧主則藏之昭
居左穆居右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
太宗廟仁宗為百世不遷之宗後世昭之祧主則藏
之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帳幙之
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
上往者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室名為合享
而實未嘗合享合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

考亭淵源錄卷八

二十九

四百

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
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熹前議固
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為允當不失禮意然
宗廟之禮倘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
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
議後竟不行除權禮部侍郎兼侍右郎官兼同脩國
史實錄院同脩撰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
致仕卒贈四官賻銀絹二百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備遺

文公答周卿書曰比來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

歲月易邁義理難明但於自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宋史趙景暉傳曰葉味道嘗謂景暉曰正吾黨中第一一人景暉遂往見正首誨以求放心為本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三

百七

考亭淵源錄卷之九

曹彥約

曹彥約字簡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晉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尉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州彥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度

考亭淵源錄卷九

何貞

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上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脩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以怒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

壤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直
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欺重兵則兵不可
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
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鄧泚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
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
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與
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
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遲留以激重賂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四百

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
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
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
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
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
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
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
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
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沔州都
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

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
小警紛然奉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
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
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
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
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
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
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
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

考亭淵源錄卷九

三

四百

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
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
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
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
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
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舞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
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
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
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
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統率擇知書者

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

李淵源錄卷九

四

王忠

言為戒比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蝨賊其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

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為明言文武似或止於縉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

李淵源錄卷九

五

三頁九

何故

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備遺

黃直卿與吳柔勝書曰曹簡夫得書旦夕即到此豪傑之士紛然而起國勢益強外患自彌

直卿與李敬子書曰簡夫不來甚壯但吾鄉失此賢帥不無嘆恨也

黃管

黃管字子耕隆興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管亦以道自任反覆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為瑞昌主簿監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獠

曠悍當為詩論之獠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
經總制有額無錢俗號殿最綱營會十年中成賦酌
而取之關免通負錢額均等獨以最聞主管官告院
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營乃不樂間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
復情味何耶巧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
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先勸後禁
訟牒銷縮郡稱平治為濟糶倉為抵當庫堊民之棲
寄暴露者為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又朔安濟友以居
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故業適謂營條目建置

考亭淵源錄卷九

六

三

邵堉

憂民如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後齋
集

備遺

晦翁答子耕書曰熹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
血凋瘵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
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
徒增未歎而已

示喻為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
令下功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

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
無不盡處若推此知識而致之也此其文義只是如
此纔認得定便請依此用功但能格物則知自至不
是別一事也

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為學者說盡曲折故又
立此名字今人反為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
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
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
而其工夫實處却無欠闕耳

平白玩味又當自見親切處自然直截簡易也
來喻云云足見講學自備之力甚慰所望所謂動上
求靜亦只是各止其所皆由其動則其動者乃理之
當然而不害其本心之正耳近修大學此章或問頗
詳今謾錄去可以示斯遠也

人心道心之說甚善其所以道心為主別人心亦化而
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
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

為務但加跌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徐僑

徐僑字崇甫婺州義烏人蚤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邇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迂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

考亭淵源錄卷九

八

何序

剴切上廟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徵斂軍怨於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廼貧耳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為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育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

僑論及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做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於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迂丞相意方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病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僑嘗言比年熹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

考亭淵源錄卷九

九

言今

張敬

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為尚奏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若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備遺

晦翁答崇父書曰日用工夫且得如此照管莫令間斷久之浹洽自有見處亦不須別立標的便計工程也教情之說如所引孟子隱几而卧以為當然則已得之矣何必疑其非本有耶不但孟子如孔子取瑟而歌亦是此類但大學之意却是恐人於此一向偏却更不照管今當看此重處識取正意受用省察不

必向開慢處枉費思索也

陳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丞相俊卿次子用蔭補官歷工部員外郎除奉直大夫提舉荆湖南路常平公事嘉定中召為將作監卒

備遺

文公題師中讀書之齋曰敬恕且為之銘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已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歛焉厥躬于墻于茨仲尼子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何遜

弓內順于家外同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為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未末無數

弟宓祭文曰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稟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譽孝考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禪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勵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靖退自持二紀即省嫗巧所嗤末乃一陟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去三乘詔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窞以滯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孽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

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討曰紀綱不可以墮值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庭之香火伏園閭之恬嬉荷國恩秩隆昇符竹而不遺盤辭榮而忽疾猶剗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遽一疾以顛隕嗚呼哀哉

陳定

陳定字師德俊卿第三子用蔭補右承事郎年二十五卒文公銘其墓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二

王忠

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已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耻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又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譚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為己之學而不屑為舉

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
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
必已活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
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
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
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
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
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
予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
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
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
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
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華也公夫人
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脩
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
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
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
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

孝澤源錄卷九

十一

何

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
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
差有躋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躬蹈履前
覺天不耆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
瀕于耐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備遺

晦翁答師德書曰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向道不
忘之意善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
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
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
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
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聞左右體履多病尤當完
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孝澤源錄卷九

十一

何

林光朝與其父俊卿書曰師德人品甚高生長富貴
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
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
簡尺往來意詣而詞不費可見其為吉人君子渾然
美質不待雕鑄也

陳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第四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

烹器異之長從黃翰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
晉南外睦宗院再主晉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
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
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殯御
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又資於妄用此宮闈
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
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
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
易楮弊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
之將躡躡殿岩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四

晉

何謂

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記公勤而擢此政
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
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
宮慶壽三牙獻道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轉
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
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
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
欺蔽匪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
於行其言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
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望飛蔽天如此其

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
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
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
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
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
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又棄
老奸宿穢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
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臺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五

晉

何謂

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筭獨
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
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
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
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
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
願陛下愔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
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蔽事視前疏尤剴
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
軍詣史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

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劔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必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譽未復何以好為錢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

李淵源錄卷九

十六

李淵源

李淵源

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厓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劉燭 命炳附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輅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陽主簿燭正版權吏不容姦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污燭而已自以職抵罪去都大坑冶耿某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瘞之水火燭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叢冢以瘞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鈔鹽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下丁父憂偽學禁輅從熹武

李淵源錄卷九

十七

李淵源

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燭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俸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

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願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脩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煇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說以事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八

四百

何志

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歸義利不明趨向污下人欲橫流廉耻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脩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

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弊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煇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九

四百

何志

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諫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煇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講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早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

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其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數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輟仲名

孝淵源錄卷九

三十一

何

備遺

初文公與書曰得晦伯近問知山中讀書之樂甚慰但不應舉之說終所未曉朋友之賢者亦莫不以為疑可更思之固知試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隨例一試亦未為害也

文公與呂伯恭書曰劉氏兄弟煥炳同預薦送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熟知其嗜學可教

翰仲以書問格物未盡處義未精晦翁曰此學者之通患然受病不在此這前面別有受病處余正叔曰豈其自然乎曰都不干別事本不立耳又曰翰仲不苟如此不易得其兄晦伯亦甚好他日皆未可量也得子澄書盛稱翰仲居官不苟前日晦伯一再相聚亦甚進益得後來朋友向前如此老朽無復恨矣

孝淵源錄卷九

三十一

何

真德秀作文簡公墓碑有曰公天資厚重而不浮純一而弗雜又嘗用功於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確然自守以終其身晚躋禁從雖未及盡行其志而奮忠陳謀察微慮遠汲汲於扶持天下之正論而詭隨迎合以售其私者一無有焉

雲莊孫經書胡玉齋所著易啓蒙通釋曰嘗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之講學于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父子游從最久講論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凌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真易一部在宇宙間故其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及雲莊皆谷中書室名

考亭淵源錄卷之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
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
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
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
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為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
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
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
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貞

州以律已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
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
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
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
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鏽漏浸多
苟安旦夕猶恐覆敗乃欲微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
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為偶然者
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為偶然乎
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日失民心二日墮軍政三日
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為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

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
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北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
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
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為主宜惜日為
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
元龜之語閩帥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
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三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
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無以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貞

思為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倪胄之誅壁與有功
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
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倪胄事不遂則
其家先破倪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
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
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垂異拜
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
欲使有所殫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
為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
集英殿脩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

乃雪其寃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
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
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圖之
中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圖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
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獄具
請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
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
夫致仕理宗即位拜宣學士落致仕子祠賜金帶伯
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
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

孝淵源錄卷十

三

伯成

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
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感然語所親曰向呂祖
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
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
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
廉耻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
上下憂邊恤民以彌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
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
共工驩堯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
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戚里諸

賢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非可愈
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
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
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
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
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
已出語及姦人誤望刑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
常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
贈開府儀同三司

鄭性之

孝淵源錄卷十

四

張敬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弱冠從
朱熹學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
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上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
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
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
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
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言者多則易於
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
譏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滌去
舊染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

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直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况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求名我實有益惟虚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尋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

考亭淵源錄卷十

五

何貞

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蔡抗

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從朱熹學舉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晉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歷遷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落職子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窳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

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吳獵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舉進士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畧廣西以獵薦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際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

考亭淵源錄卷十

六

張敬

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傳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批昇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成敗

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浚也孝宗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浚一人爾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漕廣西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棗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孝宗遺錄卷下

七

四百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遠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賑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

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遠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尋以敷文閣學士兼四川安撫處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有奏議六十卷及畏齋集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

孝宗遺錄卷下

八

四百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淳熙二年進士歷正字戶部員外郎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之寄於六軍萬姓之上而父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

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之時聖心一
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
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朱熹召至闕未
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
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
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
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
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
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犯而明犯之是
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

考亭淵源錄卷十

九 四百

何志

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昇以從官俾侍經帷
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
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
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
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
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
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
懦爲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
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平父乃
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園

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
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
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
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陞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
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
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
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
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
著易玩辭詩中庸說周禮丘乘說海藻十五卷行于
世

考亭淵源錄卷十

董銖

董銖字叔重饒州德興人晚年登科仕至從事郎
州金華縣尉嘉定甲戌年六十三卒黃翰誌其墓其
畧曰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自其少年已爲鄉閭
所稱道叔重亦自負以功名可唾手致也既冠從鄉
之儒先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
盡棄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累糧入
閩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
教之嘗語之曰更宜深察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
窮經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脚方是

講學之地又曰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是就自己分上體察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乎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賢學之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着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也先生嚴重剛毅雖樂於教人然非其資稟志尚可與適道未嘗陵節施也觀其告叔重之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也耶則叔重為人亦可知矣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四

何序

叔重學益勤志益苦往來師門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存持守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長其事諸生日所誦習叔重先與之反覆辯難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偽學之禁方嚴有平日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謔侮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恨不薦已而反擠之者至其深相愛者亦勉以散遣生徒為遠害計諸生雖從學亦有為之搖動亦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喻以理

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

備遺

銖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銖切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二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二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三

何序

中若無所為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一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共朋而為少陽之位數三八成亥而為少陰之位數四九同德而為太陰之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也即是觀之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太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成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

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爲土於五常爲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爲一德此所以爲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此說是

銖又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三

俞廷

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數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二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爲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爲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

陰也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文公答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陳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信州上饒人自少資稟穎異十三能文既壯從游于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以斯道自任隱居教授屢聘不起講學鉛山著尚書編類十三卷端平中守臣上其書詔補迪功郎嘉熙己亥卒年八十六又有克齋藥三十五卷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四

何貞

備遺

文蔚云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先生曰他底未是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子融謂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于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曰子融認知覺爲性故以此爲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會稟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

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

文蔚與先生書曰今歲已辭趙館上饒徐簿招教子弟周彦安趙司戶皆遣子弟來學所幸事簡可以讀書兼文蔚自覺有褊急之病徐簿却甚寬緩日夕相聚不無所助但渠目今有部運之役相別動是數月使人悵快爾先生還山間尊體想甚怡適學者往來絡繹當有進道精勇者文蔚近誦詩乃平日所未講今且理會訓詁將正文優游諷味不能得其意却驗之諸家之說而折衷以先生集傳方此下工他日當請益也近畧見玉山縣學所錄答問語覺見皆是平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五

何劍

日所聞者似無可疑此間士友多疑非先生言謂其出於學者附會有雖知非附會而亦疑其離析太過文蔚再欲詳觀竟未得其本此間却有子顏徐丈持守頗嚴時復相聚亦能使人向前但於先生此說亦未能釋然爾文蔚去歲所答李守約書令嗣敬之收去不審曾再呈否慮有未穩切望開示先生答書云子顏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看詩且如此亦佳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又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玉山所說當已見之若嫌離析却教他捏作一團也所答守約書大槩得之更當虛心玩味當

更純熟也

問私意竊發隨即鉅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义手鞠躬曰志可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志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才卿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六

俞廷

那莊出來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新詩甚佳康節胸懷未易窺測須更於實地加功若只就之乎者也上學他恐無交涉也

文蔚進尚書編類表終篇云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彝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

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沉湎鼎耳雉鳴則祖已之訓入西旅葵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知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

徐僑在講次理宗問考亭門人僑奏上饒陳文蔚臣嘗令諸子師事之知之尤審先師朱熹與臣書亦云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七

三百六十五

何欽

其人有立作看道理極仔細上曰聞其曾著書傳僑奏文蔚亦嘗以數篇示臣相與參訂其解釋坦明易見陛下倘命守臣給筆札具錄來上而於是經玩釋焉則帝王傳心建極之要道盡在是矣至是特補文蔚初品官俾上所著書傳

輔廣

輔廣字漢卿慶源人居嘉興初事呂祖謙後卒業于考亭淳謹勤恪學禁嚴廣不爲動嘉定間奉祠歸隱語溪著五經註釋語孟答問一云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稱傳貽先生別號潛庵

備遺

文公答漢卿書曰示喻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仔細報去矣熹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又答曰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畧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八

三百六十六

何志

文公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路德章諸人之比也

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先生曰靜坐自是好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先生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伴爲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爲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禦寇

曰未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寇在內故也漢卿請於先生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詎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舊年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賢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泛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廣誦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廣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兩段廣思之便是惟精惟一底工夫戒謹恐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九

言論

何器

懼持守而不失便是惟一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便是惟精底工夫但中庸論道不可離則先其戒謹而後其謹獨舜論人心道心則先其惟精而後其惟一曰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不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

先生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敬只是

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湏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先生論廣曰今講學也只如此更湏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雖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

考亭淵源錄卷十

二十一

言論

何負

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嘗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湏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先生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以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

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廣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

考亭淵源錄卷十

王

言

何

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真德秀跋文公與漢卿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不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考亭淵源錄卷之十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潘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台州天台人嘉定

備遺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王

言

何

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熹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熹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

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領之

先生答子善書曰所論為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着矣然着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

孝淵錄卷十一

二 言六

馮志

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却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為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些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時舉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

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做了七八分却摺轉來都消磨了這些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枯亡也

先生謂時舉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硬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盡

孝淵錄卷十一

三

金

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虚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

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纔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熹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畧有所見覺得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爲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四

三箇字
何嘗

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

晏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先生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先生曰然

子善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道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胡泳

胡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別號桐原著四書衍說第伯復號西園兄弟孝友人無間言又推其施之家者達之鄉有南康胡氏鄉約

備遺

泳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日程子謂心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五

三箇字
何嘗

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着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

泳問林子武以謹獨爲後以戒懼爲先謹獨以發處言覺得也是在後曰分得也好又問余國秀謂戒懼是保守天理謹獨是檢防人欲曰也得又問覺得戒

謹恐懼與謹獨也難分動靜靜時固戒謹恐懼動時又豈可不戒謹恐懼曰上章言道不可須臾離此言戒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與謹獨皆是不可離又問泳欲謂戒懼是其常謹獨是謹其所未發曰如此說也好又曰言道不可須臾離故言戒謹恐懼其所不睹不聞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言謹獨又曰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問自所睹所聞以至於不睹不聞自發於心以至於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曰然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六

三百四十四

何故

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也曰也是如此

潘柄

潘柄字謙之年十六從文公游晚著四書講說易解尚書解別號瓜山

備遺

晦翁答謙之書曰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

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又書曰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繫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仔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虚心玩味關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七

方仕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擡起心則急迫而難久纔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刻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

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楊復

楊復字志仁福州長溪人從文公游後卒業黃幹之門別號信齋真德秀知福州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居之著祭禮圖十四卷儀禮圖解十七卷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八

三頁五

何劄

晦翁嘗曰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陳德本有過於疎之病

又曰昨寓三山與楊志仁反復所修禮書具有本末若未即死尚幾有以遂此志也

何鎬

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兌始仕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生鎬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傅暮歸期不復去親側誦書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於東平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南方扼死

不恨間復悉以其所聞者語鎬鎬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久而自信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無營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為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為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人便安之部使者鄧伯熊行部顧郡事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九

三頁七

何劄

釋檄鎬佐其守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情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所以均之甚備守顧不悅鎬即謝去一時學士寮友推其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八鎬為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史論諸文數十卷

備遺

晦庵答叔京書曰博觀之蔽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耶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

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又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

孝堂淵錄卷十一

十一

何劍

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又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若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

之鑒也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吳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軍人

備遺

必大初見先生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已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及而舉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知

孝堂淵錄卷十一

十一

何劍

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弊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鏽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為善去惡之際固已為之繁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先生曰要得如此

又云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

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
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先生曰若能如此善
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又問顏子之樂不是外面別有甚事可樂只顏子平
日所學之事是矣見得既分明又無私意於其間自
然而樂是否先生曰顏子見得既盡行之又順便有
樂底滋味

先生曰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為
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日須知
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三

何貞

為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
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先生曰學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
有差誤要其所成有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
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無皮殼不知是如何
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
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
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
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先生答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部

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
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
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着實用功不可只
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又答書曰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
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
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
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
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
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三

何貞

又答書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
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
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
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
可不察也

又聞攝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人但趨舍之決是
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
着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
氣之盛衰猶足為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
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

也恐是不曾仔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為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着舊時窠窟故為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李閔祖

第相祖壯祖

十四

三頁十五

何

李閔祖字守約光澤人父呂學于從父郁得楊中立淵源閔祖蚤受庭訓已而登晦菴之門篤志問學力精思論議切實晦菴留之家塾訓諸孫為編中章句或問輯畧舉嘉定辛未進士廷對發明所學不遂時好識者嘆其古雅調靖江之臨桂簿提刑方信孺待以國士漕使陳孔碩引以自助兩臺之事咸倚以決暇日詣學講明義理訓迪諸生士習丕變僻福州古田令終廣西經畧安撫司幹官有問答十卷相祖字時可用心精切編書說三十卷壯祖字處謙舉

進士為閩清尉真德秀薦之稱為人物典刑

備遺

晦菴答守約書曰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

李閔祖

十五

三頁十六

張

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饑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着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

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閒話不濟事耳

答時可書曰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答處謙書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六

何序

范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如圭之子娶劉聘君女與文公之配兄弟也伯崇始仕為廬陵之龍泉主簿不小其官遇事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為錄事叅軍龍泉民素器訟治獄者嘗患不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于下惻惻以伸於上於是小究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暇日葺其問事之堂榜曰盡心文公為之記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

戒揭於座右

備遺

文公曰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為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爾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七

何序

文公曰伯崇到官之初儘為人理會事至於興作水利種種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向來猶恐伯崇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

伯崇嘗為余言語孟聖賢之言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涉躡強記無沉浸釀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淺焉耳余愛其言書於林汝器所編論語說後伯崇嘗言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朱子曰此語甚穩當

其節

甘節字吉父撫州臨川縣人

備遺

節問學問之端緒先生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爲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

考亭淵源錄卷上

十八 言

何志

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問欲求大本以總括天下萬事曰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此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又見明道先生爲人亦和節自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揚之門倒塌了若天

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篤行允蹈皆是作爲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爲一曰爲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爲後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爲異端

蔡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嘉定初辟爲延平書院堂長學博而精行誼尤明粹一時學士倚爲斯文楨幹

備遺

黃直卿曰蔡文意思歛退就實殊可敬重

考亭淵源錄卷上

十九 言

何志

陳宓曰蔡文在延平書堂學者師之言議操存端有可法

黃義勇

黃義勇字去私撫州臨川人氣槩豪爽學專行確從文公遊而卒業黃榦之門著屯田議執親喪敦行古禮陳宓知南康軍辟爲白鹿書院堂長行誼志節卓然爲一時之冠

黃義剛

黃義剛字毅然撫州臨川人

備遺

義剛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去着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方仕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

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為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苦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繞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纔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一

何厚

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博文約禮湏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義剛啓曰古人為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來易入於道義剛日前只作舉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欲小學等書理會從灑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再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於

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十分
走了

義剛啓曰半年得侍灑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
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
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
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仔細
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
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
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
讀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三

張敬

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去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
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
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二

晏淵 景夫音版

晏淵字亞夫涪陵人

備遺

先生問晏淵平昔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
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先生曰公
數千里來見熹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
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
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上事却去理
會天下事則理會得天下事於身上却不曾處置

考亭淵源錄卷十二

七

何昇

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
心玩味他義理教專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
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

與書曰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
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
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
頭處也

亞夫云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

襲蓋卿

襲蓋卿字夢錫衡州常寧人舉進士即往師文公嘗為右正言

備遺

蓋卿見先生於長沙郡齋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一友問向蒙見教讀書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孟子七篇之書只是論心如此看是涵泳工夫否曰熹為見此中人讀書大段鹵莽所以說讀書須當涵泳只要子細尋繹令胸中有所得爾如吾友所說又襯貼一件意思硬要差排看書豈是如此又一友曰先生涵泳之說乃杜元凱優而柔之之意曰固是如此亦

考亭淵源錄卷十三

二

重刊

致啟

不用如此解說所謂涵泳者只是仔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難熹只說一箇涵泳一人硬來差排一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間說閒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讀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無意思黃榦曰夢錫所編朱先生語錄字字皆格言

劉砥弟礪

劉砥字履之福州長安人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

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嘗讀釋老書嘆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嘆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書讀之率其弟礪同游朱文公之門公嘉其志篤學敏授以先天太極圖傳晚修禮書兄弟皆預編次卒年四十五所編王朝禮及注解語孟皆未脫藁為文醇雅礪字用之幼穎悟中童子科後棄舉子業一意理學與黃榦相友善偽學禁典志尚愈篤蔡元定窳道州兄弟魁臆特厚卒年四十七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三

三

重刊

何器

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

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
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
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
無間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
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
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
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
學者亦當如此

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
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

卷之十一

四

言

敬

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問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文王善養老
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中立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
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
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

陳埴

陳埴字器之温州永嘉人少穎悟父從文公游所見
超卓紹定間江淮制置趙善湘建明道書院辟埴幹
辦公事無主講席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稱為潛室
先生後以通直郎致仕所著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

章句木鐘集

備遺

先生答器之書曰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
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
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
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
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
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
又答書曰性是大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
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

卷之十一

五

言

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

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
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
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
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
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
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
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
之事感則禮之理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側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考亭淵源錄卷十二

六

四
百
忠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逆其情而逆知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萬物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藏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

考亭淵源錄卷十二

七

三
百
忠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或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發於慮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器之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

一舉而無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又云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曾迎物之來亦不曾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蔡淵

蔡淵字伯靜別號節齋元定長子清脩苦節隱居不仕以父命著易訓解及大學思問中庸通旨

備遺

劉晦伯跋元定訓子帖曰公之諸子奉公之訓卓然自立吾邦之士莫與爲比而人亦莫知其所蘊也真德秀曰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

考源淵錄卷十二

八

三百三

伯靜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於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即無極之義識者謂其發先儒所未發

虞知方

虞知方字復之建陽人本蔡元定次子出後虞氏嘗著春秋大義真德秀爲之跋曰春秋大義二十一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長伯靜次復之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

考源淵錄卷十三

九

三百四

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君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本於義理也人心者屬於血氣也道心易晦而人心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贈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迫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托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伯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潘友端 弟友恭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左司疇之子也與弟友恭同游文公之門友恭字恭叔

備遺

文公與劉子澄書曰潘德卿之子友端廷對甚切直尤延之甚愛之為同寮所抑稍降其等此不足計渠兄弟皆好此輩後生將來皆可望也

答端叔書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懲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効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學問思辯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

考亭淵源錄卷十二

十一

張敬

反之則友朋之望也

又答書曰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脩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繁故群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

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答書曰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友恭云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先生曰此說甚善

文公除從官舉友恭自代狀曰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參軍潘友恭存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已有廉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考亭淵源錄卷十二

十二

張敬

潘履孫

潘履孫字坦翁友恭之子寓居紹興祖蔭為將仕郎淳熙丙午年才十三文公見其侍立祖父旁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遂授學焉仕終江陵府通判

備遺

履孫問集注解多聞擇其善者而從謂所從不可不擇多見而識謂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攷履孫恐經文止曰識之未有皆存善惡以備參攷之意先生曰

鄭可學

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有便從之意故不言擇善也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幼而文冠而孤力學好脩累
舉進士不第累擢千里從學於朱先生先生一見恨
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道同氣合率終歲一
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皆前聖所未發之旨
朱先生守臨漳虛子弟之師席俾之西向而坐既歸
則又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四方學
者至即有問必使子上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
子上而後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子上不可得呂祖

孝淵源錄卷主

十二

書卒

張敬

儉李孟傳詹徽之廖德明皆加敬愛與人交氣和而
清竟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温恭其所誨誘皆為名
士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
廖德明為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子上
調選方信孺時守春陵與之偕行至豫章卒於豐城
年六十二所著有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
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子上不喜為詩遇事感發時
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學禁與登朱門
者畏避退縮子上獨相從於寂寞之濱

備遺

先生謂可學曰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
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
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足看他
不破不會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
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
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
來若一出一入若存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會見得
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
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

孝淵源錄卷主

十三

書夫

張敬

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
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
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
學何所不至
可學問作事多始銳而終輟莫是只為血氣使先生
曰雖說要義理之氣然血氣亦不可無孟子謂氣體
之充也但要義理為主耳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
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
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人

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但所以接濟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湏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先生一日問可學年幾何對云三十七先生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五

湏已立得一門庭熹因說平日亦有志於學只是爲貧奔走雖勤讀書全無趨向日讀書湏窮研道理吾友日看論孟否對以常看曰如何看曰日間只是看精義曰看精義有利有害若能因諸家之說以考聖人之意而得於吾心則精義有益若只鶻突綽過如風過耳雖百看何補善看論孟者只一部論孟自亦可何必精義

先生謂可學曰大凡看書處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湏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可學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說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爲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

可學近觀中庸序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來專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於形氣如何去得然人於性命之理不明而專爲形氣所使則流於人欲矣如其達性命之理則雖人心之用而無非道心孟子所以指形色爲天性者以此若不明踐形之義則與告子食色之言又何以異操之則存捨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之則亡心安有存亡此正人心道心交界之辯而孟子特指以示學者可學以爲必有道心而後可以用人心而於人心之中又當識道心若專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則固流入於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則是判性命爲二物而所謂道心者空虛無有將流於釋老之學而非虞書之所指者矣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先生曰然鄭子上說易中庸甚仔細論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

可學嘗論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學以充之

可學嘗以書問先生云孔門唯顏子仲弓實告以為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是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已也文公以其書示楊道夫曰說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六

張敬

得也好言學者克已處亦好

黃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自興化徙吳中士毅知向上為聖賢事業慶元中學禁方嚴徒步入閩遵朱子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而歸終其身從事於斯號稱有得著述甚多撰次朱子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又嘗類注儀禮未克成書知府王遂為買宅以居稱為考亭名士同郡名儒黃遠又謂之有道君子云興化有壺公山以壺山自號

備遺

士毅初投先生書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吾學非比釋氏須是寫理

士毅稟歸請教曰只前數日說底便是只要去做工夫如飲食在前須是去喫他方知滋味又曰學者最怕不知踐徑難與他說今日有一朋友將書來說從外面去不知何益不免說與他教看孟子存心一段人須是識得自家心事且如存若不識得他如何存得如今既知踐徑且與他做去只如主敬窮理不可偏廢這兩件事如踏一物一般踏着這頭那頭便動如行步左脚起右足自來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七

言

士毅作朱子語類序曰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為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為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實者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

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爲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製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爲末而理爲本也然始焉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目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大學章句所謂高入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一

三

何故

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爲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誦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於千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反復斯編抑自信云

林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福州古田人黨禁起學者更事他師夔孫與傅定從文公講論不輟文公易簣之際謂之曰道理只是如此且須做堅苦工夫嘉定七年特奏名爲縣尉所著有書本義中庸章句又有蒙谷集

備遺

夔孫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先生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先生謂夔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朋友切磋之義夔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夔孫請再看底文字索近思錄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一

三

何故

林用中 第九中

林用中字擇之古田人始從林光朝學與建安蔡季通齊名師事朱文公文公每稱爲畏友張敬夫帥湖南文公借用中往訪之聚首年餘有南嶽倡酬集用中早厭科舉業不求仕進石磬宰尤溪延掌學政僅爲一往士民率化而頑傲者亦莫不翕服趙汝愚帥閩日過其門訪以政事允中字擴之亦從文公游所著有草堂集

備遺

先生說擇之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

先生答擇之書曰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况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又答書曰既不為老子之無為又非有所作為此便是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之全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未嘗離此然體用自殊不可不辯但當識其所謂一源者耳

又答書曰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一

何成

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先生曰擴之晦外而明於內樸外而敏於中又曰擴之專志苦學非流輩所及但於展拓處終未甚滿人意耳

林大春 弟充之

林大春字熙之古田人嘗題十六字云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也敢不修整臨終戒子弟不得用浮

屠法

備遺

先生答熙之書曰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物同也

送熙之詩曰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蘊無窮意涵沫從容只自知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考亭淵源錄卷十一

十一

王忠

答充之書曰所論陰陽動靜之說只以四方五行之位觀之可見矣優柔平中如充之所論得之中字於動用上說亦然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也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如何喪事不敢不勉恐只是一句程子亦有云喪事人所不勉恐解中亦且欲成文不免如此作句未必以四字包上三字也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

又答書曰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林師魯

林師魯亦古田人

備遺

先生謂師魯問學行義克世其家

與擇之書曰師魯寄來論語解數篇極佳未暇細讀已覺儘有合商量處且夕致書相與評之又看如何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一

三

百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楊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

備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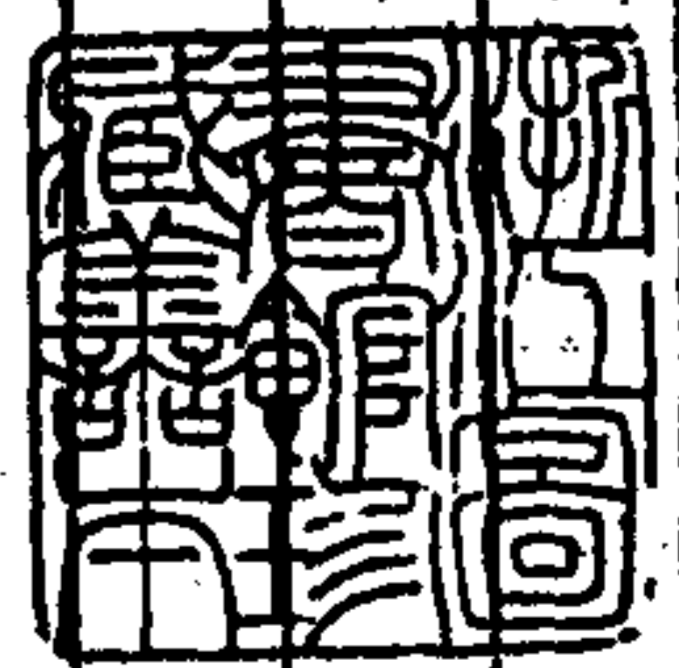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爲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爲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嘉觀之四事只是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三

何敬

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爲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爲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踞曲奉塊然在此而後爲敬又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慮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爲人激觸或爲利欲所誘初時克



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爲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耳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爲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如此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蓋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卽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去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單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

考本淵源錄卷三

十一

四百

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其心焉切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

考本淵源錄卷三

十一

四百

邵堯

厖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有加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以相無遂以爲天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

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日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四

四

何

心認彼一心不亦膠擾而支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邵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濂溪遺事載邵伯溫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而伊川稱嘆東見錄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而畢竟是箇甚若言着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答問天何依曰依乎地

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向得此書而或者以爲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

問向見先生教童輩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爲存耶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五

何

問尋常操存處覺才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大把做事了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事本自在但自家畧加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鄉黨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楊黻

楊散字與立道夫從兄紹興癸丑舉進士又有名
者字子昂道夫族兄俱同時受學於朱子

備遺

道夫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
出入道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
故真有出入也先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
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

先生誨與立等曰為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
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小大皆有道理見得是自家
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孝淵源錄卷三

六

三百三十六

與立問常苦志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然
此病如何先生曰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

驥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其
所達之道道是行其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
允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
其所當為而已

程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番陽人自少天資端慤知自好稍長
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見朱
子於婺源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居家事

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歡心
喪母塋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為法
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端蒙擇
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頗衆為
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辯
質或移書警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
臣樂蒙縱而賤名檢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且言於
上曰是屬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望風旨因課試
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
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端蒙獨奮筆抗論無所
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竟
以是無所合而歸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卒年四十
有九聞者莫不哀之

備遺

晦翁答正思書曰示喻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
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今胸次灑
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
也

又答書曰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
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

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辯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又書曰墓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已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八

何

只據已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

又書曰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爲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爲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又書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辯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辯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

又書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嗚有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晁耳故不必深與之辯又書所論放心之說甚善且更如此存養體驗又純熟又須見得存養省察不是兩事也

寶從周

寶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志尚冲雅不伍流俗既厭科舉業日讀周易程氏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如是者十年淳熙丙午年已五十偕弟澄往見朱子

考亭淵源錄卷三

九

何

於建陽及歸築室專以爲己爲學者倡士友慕之

備遺

從周初見先生先生問如何用心從周云收放心慕顏子克己氣象游判院教從周常收放心常察志與助長先生曰固是前輩然會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注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卽入佛老最怕差錯

又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從周說先妣不幸從周哀痛無所措身因閱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篇皆見說得是自此遂棄科舉從周十年願見先生緣

家事為累今家事盡付妻子從周於世務絕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云公已得操心之要

先生語從周以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同非一定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畢竟如何用心從周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從周即察私心欲去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著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

先生問會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

孝李淵錄卷十三

十一

三頁空四

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

敬便存曰湏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從周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湏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先生曰文卿看道理失之太寬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覩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蠶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精

先生語從周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正如過

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功先生答文卿書曰辱書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槩視彼皆為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

又書曰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裸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孝李淵錄卷十三

十二

三頁空七

萬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與國軍人

備遺

問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了然但見大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大槩說得渾淪都不會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湏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

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屢與人傑說慎思之一句言思之不慎便有枉用工夫處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日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究其精微乎

先生答正淳書曰心生道之說恐未安大抵此段是張思叔所記多以己意文先生之辭恐不能無少失

李淵源錄卷十三

三十五字

真也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各具此理而為性也試以此意推之當得其旨也

又書曰所論大槩只是如此但日用間須有箇欄柵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閱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余宋傑

余宋傑字國秀南康建昌人

備遺

國秀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為雖知事理之當為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先生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稟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

李淵源錄卷十三

三十五字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先生答國秀書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麤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

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會看實持守而遷貴純熟之功不會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已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宋傑竊惟古人多處貧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覲顏之事答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况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周介

周介字公謹初姓葉一字叔謹

備遺

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公謹問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

貫更去仔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口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箇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為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會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朴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會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先生答呂子約書曰公謹前日一二書來問所疑覺得却似稍通曉勝往時此等人不能談王說霸終是慙實謹厚這邊人鄙意近來覺得只愛此等人

余正父

備遺

先生答正父書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

示喻編禮并示其目三復嘆仰不能已前此思慮安排百端終覺未穩今如所定更無可疑雖有少倒置

考亭淵源錄卷十三

十六

處如弟子職曲禮少儀之類然亦其勢如此無可奈何也喪祭二

禮別作兩門居邦國王朝之後亦甚穩當前此疑於家邦更無安頓處也其間只有小小疑慮

余隅

余隅字占之古田人從朱子游與呂祖謙黃榦往復講學有克齋文集

備遺

先生答占之書曰試期不遠且作舉子文固所當然然義理意味亦不可遽斷絕耳思無邪之說伊川意已如此氣味自長不必牽合諸說却味短也仁者能

人上蔡亦謂無私好惡耳但語中少却一私字便覺有病不以辭害意可也平易固疑於中近然却正是初學事須從此去漸次自到高遠處乃是升高自下陟遐自適之義未聞先高遠而後平易也仁者愛之理而直以愛為仁則不可此處且更潛心久之有見方信得及今且當就此兩句裏面思量不必向外頭走作也

余範

余範字彝孫古田人

備遺

彝孫問曰有憂有懼者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若志立則氣定矣故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先生答曰有憂有懼者內有所懼也自省於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而何憂何懼之有夫子之語固已明白完備今以志立氣定為言則是未嘗熟復本文而別生枝節也

林學蒙 弟學履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三山永福人從文公游後卒業於黃榦之門築龍門庵講學榦為之記陳宓始作南書院於延平聘為堂長所著有梅塢集行於世

學履字安卿

備遺

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曰以熹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

孝淵源錄卷三

十八

三十一

何創

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會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閑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謂正卿曰理會這箇且理會這箇莫引證見相將都理會不得理會剛而塞且理會這一箇剛字莫要理會沉潛剛克各自不同

答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

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味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仔細次早問看得如何安卿舉註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曰這箇也只是微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是這裏打瞌睡懷懂等有私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

楊至

楊至字至之泉州晉江人蔡元定妻以女所編有文公語錄二卷

備遺

先生與至之書云日用之間常切操存讀書窮理亦勿廢惰又又當自覺有得力處

又書云要須反已深自體察有箇火急痛切處方是

孝淵源錄卷三

十九

三十二

不植

入得門戶若只如此悠悠定是閒過日月向後無得力處莫相怪也

又書云所喻詩序既不會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仔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傳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庸淺之病不知會究其所以然而加濬治之功否

考亭淵源錄卷十三

辛

三言甲一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

至之問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事又慮做那一事去雖知得了自是難止曰既知不是便當絕斷更何必問

至之少精深蜚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至之作二圖一曰天道至教圖從太極兩儀五行四時四方以至四德五常四端相次排列一曰人道至教圖標出禮記至教至德一條及風雨露霜無非教一條與仁氣義氣一條列於其首而為說於其後大意說君子法天從政如風動以教民善如雷擊以懲奸慝便及始為士而終為聖盡乎人而合乎天

考亭淵源錄卷十三

壬

三言甲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四

陳易

陳易字後之泉州永春人自幼力學
士崇尚伊洛居喪不用浮屠黍酌古
為懷安縣丞所著有論孟解義

備遺

文公與柯國材書曰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
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
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畫於淺近而遂止也

王力行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一

何劍

王力行字近思泉州同安人勤學善問深得師旨嘗
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備遺

先生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
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
斯下

講學切忌研究一事未得又且放過別求一事如此
則有甚了期須是逐件打結久久通貫力行退讀先
生格物之說見李先生所以教先生有此意
示喻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一

何劍

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
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
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
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
畧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
問平時無事是非之辨似不能感事至而應則陷於
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
臨事時所謂可喜可怪可沮者不能勝其平時之心
其道何由曰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
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似不能勝
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問吾道一以貫之曰曾子是力行得熟後見得今人
只是說得自是意味不同正便說得十分亦不濟事

許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順之書曰所寄諸說求之皆似過當只於平
易懸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
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
着矣

又書曰書中所諭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着實處仔細玩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此理要人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爲多無聲無臭不爲少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安頓處九經三史皆爲剩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得豈自以爲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

又書曰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

考亭淵源錄卷十

三

何成

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麤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已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誇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着開擴心胸方知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真胡塗自己之說而已也聞已喫肉甚善推此類而擴充則異說不能惑矣

又書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麤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文公答石子重書曰順之比來不及一見所養想更純熟留書見傲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不知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四

何成

向來相聚亦嘗傲之否此道寂寥近來又爲邪說汨亂使人駭懼聞洪适盡取張子韶經解刊行此禍不在洪水猛獸之下令人寒心惟益思自勉更求朋友之助稍爲後人指出邪徑俾不至全然陷溺亦一事耳順之聞之必反以爲謗子韶也

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先生云

以此知禮樂亦出於孔門之徒順之此言極是

許景陽

許景陽字子春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子春書曰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一貫之說似亦未

孝李淵源錄卷十四

五

禮記

何劍

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他會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

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大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

楊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泉州晉江人

備遺

先生答子順書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

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孝李淵源錄卷十四

六

禮記

何昇

似却不爲難只恐體之未實卽此所說皆是空言不濟事耳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羸踈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却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

徐寓第容

徐寓字居父容字仁父永嘉人

備遺

庚戌五月寓初見先生於臨漳問讀易詩先生告以先讀大學語孟中庸待精透然後讀他經却易為力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七

三頁六
俞廷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此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熹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

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仁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

黃顯子

黃顯子字敬之永嘉人

備遺

敬之問理既明於心須又見這樣子方始安穩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只說見這樣子又不得須是依樣去做然只依本畫葫蘆又不可須是百方自去尋討始得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八

三頁三
俞廷

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包君定

包君定字定之永嘉人

備遺

先生答定之書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

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虛心玩味又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童伯羽

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沉默寡言好讀書詣雲谷師事朱文公公常造其廬為扁其樓曰醉經堂曰敬義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九

三百十一

雅愛林泉不樂仕進鄉稱敬義先生四書諸經皆有訓解

備遺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工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又言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

先生謂伯羽曰公大抵容貌言語都急迫須打疊了令心下快活如一把琴絲見其琴而未定才急下手去琴愈亂了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

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蜚卿問不知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已喫飯豈可問他人饑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蜚卿曰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繁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

三百十二

蜚卿以書謁先生有棄科舉之說先生曰今之士大夫應舉干祿以為仰事俯育之計亦不能免公生事如何曰處可伏臘曰更須自酌量

余大雅 第大猷

余大雅字正叔大猷字方叔南劍州順昌人兄弟同時從文公游公每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於求放心一言大雅兩領鄉薦省試不遇編文公語錄一卷大猷所著有書會通

備遺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

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却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抵皆然聖人語言其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兩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一

王忠

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先生語大雅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

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湏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作別人道好道惡難管他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虛閒依舊自要讀書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二

何成

切始能安如今夾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湏自盡中倫中慮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要得周旋事仰鑽先生云甚好

先生答方叔書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

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他說皆得之但謂敬只是防去此等以復於理語意未切須知敬即此心之自做主宰處更宜用力即自見得也

馮椅

馮椅字奇之一字儀之南康軍都昌人紹熙四年進士為饒州德興縣尉調江西轉運司幹官後家居授徒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緝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錄合二百餘卷子去非淳祐元年進士仕為宗學諭正色立朝以言

老學淵源錄卷十四

十三

言子何州

罷歸宋史有傳

備遺

宋中興藝文志載椅為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彙曰象曰為養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下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

氏註

李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吉州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嘗為福建安撫司幹官

備遺

文公答書曰祭禮畧看已甚可觀但特牲第一條準前篇例合入祭義耳其他更俟詳考續奉報唯祭法及宗廟兩篇附諸篇後不見祭祀綱領恐須依向寫去者移在諸篇之前為祭禮之首但舊作兩篇太細碎今可只通作祭法一篇次特牲次少牢次有司次

老學淵源錄卷十四

十四

言子何州

諸侯燾廟次諸侯遷廟次裸獻次祭義內事次中雷次郊社次祭義外事此祭禮篇目也其他外傳大傳向已附去者可并為之只此目中祭義及中雷郊社二篇亦未編定幸并留念也稀郊祖宗之說公穀國語家語趙氏春秋纂例中說橫渠禮說皆當考也祭法祭義及遷廟附記三篇今附還可照前說重定為佳中雷郊社二篇可并編定其祭義內外事兩篇并處諸篇之後亦皆祭法內郊之祭也一章當入外事篇他皆倣此

伯豐已寄得祭禮來渠以職事無暇及此只是李寶

之編集又不能盡依此中寫去條例

宋中興藝文志曰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有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鄭南升

鄭南升字文振潮州潮陽縣人

備遺

先生云文振近看得文字較細須用常提掇起得惺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五

言

惺不要昏晦若昏晦則不敬莫大焉後昏晦時少間一事來一齊被私意牽將去做主不得須用認取那箇是身那箇是心卓然在目前便做得身主少間事物來逐一區處得當

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

備遺

先生答子融書曰所論浩氣甚善甚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痛快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親切處推究體認久當有

以自信不為高談虛見所移奪也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故雖稠人廣坐閉眉合眼而實有矜能異眾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據一時所見龜淺意思便立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舌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夫鬼神二字著於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於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絕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麤率不精大率類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六

言

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且虛心退後審細辨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躡等採難底問熹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仔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第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却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熹之罪也駟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

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

徐子頰

備遺

先生曰。子頰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先生答陳才卿曰。子頰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嘆。

楊方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七

何昇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已拔俗。夙慕朱子。隆興初舉進士。調信州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請教數月而歸。趙汝愚帥蜀。辟主管機宜文字。汝愚尋薦於朝。召對。擢宗正寺簿。請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為樞密院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偽學禁興。坐汝愚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學禁稍弛。起家知撫州。至官五閱月。乞祠。以歸。嘉定初。召為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操履剛正。終與時忤。尋復去國。越二年。除廣西漕使。性廉介。不可干。以私循歷所部。發摘姦貪官吏重足而立。深

入瘴鄉。不憚荒僻。至象州。以疾卒。老稚聞之。無不墮涕。所著有寒泉語錄。人稱為澹軒先生。

備遺

先生訓子直。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間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子直舊嘗去冕。以道家作館。冕教他校正。關孟子說。被以道之說。入心後。因此與孟子做頭抵。如李觀也。要罵孟子。不知這般人。是如何識見。

先生答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八

言天

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因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持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聞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世間喻於義。則為君子。喻於利。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

用其心矣

晦翁答劉子澄書曰子直到彼相聚幾日曾說廟學配祀升黜之議否他不合與冕以道相聚來遂一向與孟子不足亦可怪也

李大性嘗抗疏言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

陳孔碩

陳孔碩字庸仲福州侯官人徙懷安少小卽以聖賢自期待嘗從張敬夫呂祖謙游後復偕其兄孔夙拜文公於武夷淳熙二年舉進士除處州教授知邵武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十九

何昇

縣以聰明慈愛稱改贛州瑞金縣新文廟創壇壝置社倉民德之累遷知贛州抑強扶弱贛水濱居民堰舟作堆阻平爲險常壞舟楫盡除之嘉定中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叛寇胡海挾金虜來襲遣子韓募死士迎擊破之五年移廣南西路運判官至中大夫秘閣脩撰所著有庸學講義北山文集行於世人稱爲北山先生

備遺

先生答庸仲書曰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要得身心稍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也

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二十

何成

土耦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羞言樽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吝嗇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傅丞便來雖不得書傅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已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曩足以

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醜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末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講說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終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也又有本不欲為而卒為之本欲為而終不能為者此皆規矩不定持守不固之驗凡事從今更宜審細見得是當便立定脚跟斷不移易如是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輕易浮泛終何所成不但教導一事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三十一

何處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為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無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為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

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長旺耳

真德秀曰北山年幾八十盡見更化後事出入中外垂二十稔卒不肯少變所守高卧不出以眉壽終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三十一

何處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楊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熙五年進士歷官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獎廉靖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為悅堂先生

備遺

先生與通老說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何

讀向後面去且溫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

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

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

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

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

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真是

別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

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

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端朝

周端朝字子清温州永嘉人族祖行已師事程頤仲父去非為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為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為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久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嘉定中舉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錄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入主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何

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太常丞兼司封郎官

久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

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

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亟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

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休於

浮議遷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

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謚文忠端朝儀容莊

靖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有田半頃盡歸其

兄一室蕭然寶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

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滕璘弟珙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四川制司幹官知岷縣僉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叅議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一所著有溪齋類彙珙字德章亦淳熙中進士筮仕為旌德簿真德秀誌璘墓其畧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三

三

何敬

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簡呂子約祖沈叔晦袁和叔變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子於潭溪之上畱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初余丞相端禮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侂胄屈復固辭公初為論語說朱子亦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為憮然自是不敢輕有論著公既從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競業為本公佩服焉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甲

三

張敬

備遺

璘注鄂渚教官關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五

何州

底改起便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

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颺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若藥不眠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眠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六

王忠

問璘昨日卧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
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靜坐亦有所存上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

了四年勝德粹元不曾理會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他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眾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麗辨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為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何植

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為例也

又答曰廷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為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為功二三間斷為敗不可不深念也

石整

石整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臨海整年十八舉進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皆驚服喙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為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整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會整有親嫌法當兩易整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整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八

何植

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整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為學整至即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為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聞者皆動心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

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或
異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整視故學宮不稱乃廣其
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
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
民俗亦變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
之民皆傳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
年日與比鄰爲讐敵者爲榜以喻之卽斂手聽命輸
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土府吏
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爲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
吏辨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使者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九

王忠

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
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舉善聞其賢薦之朝選授
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首陳
人若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
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
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
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
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
丙以整對尋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
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爲人外和內剛平居

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不可動
爲政一主於愛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
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
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
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嘗路伯跡賤一旦見天子
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
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
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

備遺

晦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
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
百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
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
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
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及
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
言者之失也

心誠其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
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

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湏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蓋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

王遇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既而由顛倅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為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黃榦祭之曰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骯髒熟爛支離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習惰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决性命之情以饗富貴則左

考本淵源錄卷十五

三十一 何啟

擊右攬東馳西驚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固無以責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奮發踴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整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幹亦同門多艱棘也慙慙顧念感君德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考本淵源錄卷十五

三十一 何序

備遺

先生曰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補也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群書一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

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強橫人稱神明擢知廣州蠲除苛政一道蕭然及代積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敷文閣致仕理宗初立用真德秀薦召為屯田郎中初長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澹庵之語至是御史梁成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備遺

先生赴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說長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一

俞廷

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為一說何如先生咲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何消我寫出於心未辨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

真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艗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錙銖皆最為當世所推

鄭昭先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筮仕為浦

城簿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

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叅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率多中景獻太子薨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為法廟謨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為事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為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以為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寔似其為人所著有日湖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四

俞廷

葉五十卷

備遺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
干淳熙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
西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畧
曰汝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
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故知南昌縣升籍田令制曰
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譏謗思其功而錄其後國
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為先臣之寃未
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
耻之本意拜疏俄改監行在進奏院復引陳瑾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五

三百八十三

何氏

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
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
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
皆謂誣蟻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譏謗既辨忠節自
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
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
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奠願正續稽古錄
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
章從之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
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

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
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
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爵弗及或乃遂階通
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
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貴侍從董諫思盡職規以
宣壘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
萌皆懇懇為上言之

備遺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
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
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
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
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
成務活法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
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窺見門戶
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趙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次子也年十六謁朱子於考亭
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
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十六

三百八十四

何氏

宗正寺事改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崇度在郡爲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爲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禧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磨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齊記聞

林湜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末嘉之平陽紹興庚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廿七

三頁上

何欽

辰進士淳熙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熙初遷監察御史未幾補外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司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有盤隱類藁十卷葉適爲作墓誌其畧曰故事臺諫官彈劾論諫必相叅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爲御史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見愠於衆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

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詞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始光宗過重華宮踈澗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詭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廿八

四頁

謂彭龜年曰朕初卽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以孝宗遺留使虜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虜議虜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及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廢斥而

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備遺

晦翁答書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

考亭淵源錄卷十五

九

命

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處規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葉武子

葉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周禮於朱熹熹已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為太學生時議西韓侂胄首界金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生扣閣力爭之既舉進士歷知處州俯詢民瘼謹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祐中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圖閣再加秘閣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十

命

修撰

備遺

真德秀曰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聞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已

高禾

高禾字穎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公端方而重和易以莊色夷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早茂叔侂侂臨漳朱文公時縮郡符公執子姪門弟

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待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閩廣之人至今頌之

楊士訓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己卯年五十八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尹叔年尚少已爲儕輩所推重戶部郎中王君遇剛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君醇靜警敏少刻勵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爲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

傅誠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宣撫司幙官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畧曰臣觀自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况今陛下承中興以來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吳陝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動乎古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二十

何序

何序

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姦雄桀黠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牽制而寬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天將皆有勲勞於國專兵日久士卒號爲某家將軍校號爲某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號令之乎又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畧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脂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沉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三十一

何序

何序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

郭嘉卿

郭嘉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以嘉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卽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旣卽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

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鵂入林鳳凰遠去
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
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
舌之任乃使奸邪廁迹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言
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
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
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磊卿疏已具俟召
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
遂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
入國門磊卿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時與丞相杜

孝事淵源錄卷十下

四

三百六

四

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為已任
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
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磊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
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
榦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
公使浙東磊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
見之事業如此

朱塾

朱塾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熙辛亥年
三十九卒贈中散大夫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

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
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
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少懶廢然見其時道
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驚於浮華不欲以此獎之
去年到婺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去他習刻
意為已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
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
獎就之意輒以不朽為托伏惟憐而許之陳同父祭
文畧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
理以厭飲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
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
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
早沒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孝事淵源錄卷十下

五

四

朱塾

朱塾字文之文公仲子以蔭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
新市鎮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黃直鄉祭之曰
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類
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違恤其家孰有孰無
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內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
殺核清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

翰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踈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饑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誥誥且訓且誨爲昏爲姻有疑未怯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嗚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備遺

文公與呂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六

三十一

何啟

怪望與鑄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路中又聞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鑄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塾子又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

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撻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

兒子蒙教篤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強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令嗣朝夕潘叔度相與切嗟勢不容頗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今編書疏訓詰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今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舉故文字間步驟規

考亭淵源錄卷十六

七

俞廷

矩未如律今又久自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望此即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嘗恐其蹈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倡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為之揮淚不能已

朱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黃幹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早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

考李淵源錄卷十

張敬

敬

官燕權知嘉興府召為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侯乞與並封楊雄王雱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孔子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右侍郎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改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洵

程洵初字國欽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內弟以特科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錄事丞軍初洵以道問學各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為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汗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棄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備遺

考李淵源錄卷十

九

洵

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又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辭一義之失也

洵少年喜讀蘇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蘇躬行不後二程之語先生痛箴砭之

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為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

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爲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以人之善爲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說

周謨

周謨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謨資強毅果於爲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自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樞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旣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復嶺之阻謨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爲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

考亭淵源錄卷上

王忠

旣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狗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歿僞禁方嚴謨冒隆寒戴星徒步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間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黃榦爲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

先生歿學徒解散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燾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一集迭爲之主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翰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謨之子曄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自晦庵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爲

考亭淵源錄卷上

俞楚

季集亦吾父發之恐歿而無傳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海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爲之銘

備遺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先生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

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

考李淵源錄卷十

十一

三十三

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舜弼云平時慮為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先生答書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為默然無為特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污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洪慶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備遺

考李淵源錄卷十

十一

三十三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又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論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

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
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
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
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
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
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
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
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曰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
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鈴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
考亭淵源錄卷十末 十四 三十一 王忠

錢木之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

備遺

問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
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
得牴牾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
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
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輝

李輝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備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
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
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未喻後有龜山解
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
然後始悟先生意正是爲已存者談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熹雖說了
只做一場話說不用切已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說孝
弟爲仁之本因甚沒便可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

考亭淵源錄卷十末 十五 三十一 何貞

矣仁却爲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
着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
形象須體認之可也

問私欲難克奈何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所謂克
已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
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已爲刀子而克之則
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
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
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

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具行
別不可混說也江楛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論
已得之矣更須涵養為佳耳

李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燔之從子

備遺

答繼善書曰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
疾析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
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

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一

何

劉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辨輒為
之贊從學於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
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公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
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為易其
字曰近仁與黃榦友善舉嘉定四年進士調漢陽縣
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之曰琴軒從
學者甚眾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饒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母呂氏誓志
秉節以撫幹稍長遣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
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
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為守幹夙興
治事暇即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備遺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
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
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
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七

王忠

三

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沒了這箇意思雖縣
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黃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
子才俊何善不可為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
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勵脩飭俛
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
嘆之

備遺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直翁說中庸人莫不飲食章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先生是之

梁瑒

梁瑒字文叔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

琢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卽爲魂陰則爲魄嘘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魂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嘘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備遺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又熟之功正其顏色卽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卽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作蕭書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已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示論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三

呂燾弟煥

呂燾字德昭煥字德遠南康人

備遺

燾問三年學不至於教是無所為否先生曰然煥將娶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娶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生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殿中侍御史請錄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請贊從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方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一字伯休莆田人少讀書居邵武軍預鄉薦屢試禮部不第移居崇安五夫籍溪之上從文公游遂棄去舉業紹熙初學徒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之禍已而學禁果興士繇氣貌蕭疎簡遠驟見超然如不可親徐卽之温温君子也蓋其簡非傲物遠不違俗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利祿貨產絕不介意故其襟度高遠涉世若甚踈者至講明治道援古斷今瞭然在目若近功小利時號通才蓋其所不屑也六經皆通尤長於易嘗嘆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黨或有不如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之駁掩其所長亦可見其資之寬裕忠厚與世異趨也所著有遠菴詩集

備遺

伯謨初投書見先生以此心不放蕩為主敬之說先生曰主敬之說須是窮理伯謨於是隨事致察以求當然之則又云近乃微測為學功用知此事乃切已

事所係甚重先生舉以語朋友云誠是如此

伯謨嘗論東漢宦者為害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

下大勢方定疊又云使甘露之禍成唐必亡無疑

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

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先生曰那箇毫釐

不到便有差錯如何止發大綱

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注為不然蔡季通亦有此語

且謂四方來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

者亦多先生謂學者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烹

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

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

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

得力

先生答伯謨書曰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

仁者愛人義以為實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

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

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

亦可推矣

伯謨既卒先生曰伯謨胸懷趨操不謂乃止於此深

可傷悼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然

亦足以遠過今日詩流也

張彥清

張彥清字叔澄浦城人紹熙初登第歷光澤簿全州

教授安吉縣丞改承議郎知慶元縣以疾奉祠卒年

六十四真德秀為作墓誌其畧曰叔澄從子朱子遊

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

日深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

則以孝弟忠信為本根繁廉勁特為質翰試士三山

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意爭詆訾

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

附黨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

建公其所取士及為僚邵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

之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叔

澄太強項不可收拾

江默

江默字德功建州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除泉州安

溪尉改邵武之光澤後知邵武之建寧縣卒下民祠

之平生所著易訓解八卷中庸大學訓詁二卷論語

孟子訓詁四卷又考國朝典章著書上之命曰綱集

凡三十六卷曰伊尹告太甲止述成湯之事周公告

成王近陳文武之功吾為有用之學也

備遺

先生答德功書曰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恭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四

何志

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

之功有所未明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畧以病後世之學者也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為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且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熹說推之不必強立說徒費力也學者以玩索踐履為先不當汲汲於著述既妨日用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五

張敬

切已工夫而所說又未必是徒費精力此區區前日之病今始自悔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前日費力過甚心力俱衰且爾休息然亦覺意思安靜無牽動之擾有省察之功非真若莊生所謂也

竊願德功放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若必欲便窮竟此說亦請先罷穿鑿已

見且更追思今日以前凡熹所說與德功不同者并合兩家寫作一處仔細較量考其是非痛加辨詰亦庶幾有究竟處不至如今日只見一邊不相照應而信口信筆無有了期也

吳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踈山喜談禪後游考亭著問答畧

備遺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王忠

三

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仔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必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趨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又曰子所謂賢者過之也夫過猶不及然其玩心於高明猶賢於一等輩

又曰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說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眼明底越當面熱護他壽昌因論張敬夫呂伯恭云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李宗恩

李宗恩字伯諫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伯諫書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七

何貞

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

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
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
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
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
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
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
祿未仕者忘饑寒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
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
籬可得而議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何劍

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
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
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
學矣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已奉
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
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
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豈
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
人儘羸踈後來却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

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
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
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各有
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
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
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
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
盤果安在哉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億
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
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王忠

因論二人漫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
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
過中無著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洒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
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
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
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
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
也

先生答林擇之書曰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昨來此留數日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舍去舊習此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為為己之學雖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著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脫然矣可尚可尚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熹昨日見李宗恩語及討賊復讐李云此決無可問為人子者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讐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何貞

先生與王子合書曰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

趙師恕

趙師恕字季仁初學於考亭後卒業黃幹之門歷潮陽尉知餘杭縣嘉定丁丑為計院出為成都帥陞辭之劄一絕和好一獎忠義皆大公至正之論尋又遭劾罷桂陽之命

備遺

黃直卿曰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

趙師哲
趙師哲字誅道黃巖人

備遺

先生答詠道書曰天下有正理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于先入之言而曖曖昧昧自以為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為用此殆侏儒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但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為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綠衣黃裏之轉而為裳也如涉大水渺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為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為學之門戶經由必能具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趙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誅道弟也娶文公孫女歷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主管華州雲臺觀官至判宗文公嘗令與四明士友編禮書

備遺

先生答致道書曰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卽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則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

致道作誠幾圖一以明周子之意一以證胡氏之說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一

三

邵

問於先生曰周子謂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夫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連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厯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

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一

三

馮

致道言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爲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爲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雖當

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
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
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和平也然不曰
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據
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
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違其末所以行自不掩而失於
狂歟先生曰得之

致道言荀子言性惡禮爲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
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四

禮記

何序

以人慾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
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
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
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
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
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先生
曰亦得之

致道問程子言仕宦奪人志或言爲富貴所移也愚
意以爲不特言此但纔仕宦則於窒碍處有隨宜區
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

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於此否又不
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先生曰所論
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
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着精彩也

趙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致道從兄也乾道八年進士歷衢南
劍海寧軍推官趙汝愚以從班薦詔與職事會汝愚
坐斥翩然東歸十餘年不仕及詔申前命以母病添
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寺丞

備道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十五

禮記

何序

文公與師淵書曰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
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
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
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
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
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
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
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
蘊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
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

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熟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條已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未 志

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為畧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為一一看過否若開中能為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喻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畧見其意也

閒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柰何耳熹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不免并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趙師邦

趙師邦字恭父天台人

備遺

先生問恭父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却不甚迫切曰若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却又有苟且之病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已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已私難勝曰這箇也不須苦苦與他為敵但纔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

先生答恭父書曰所說退人一步低人一頭者此則甚善致道恐亦不可不聞此說可更相勉勵今已是不得已而從官唯有韜晦靜默勿大近前為可免於斯世耳一或不幸為人所知便不是好消息也

又答書曰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未 志

見惟其人心日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是性耳若云性之所以爲性則語意太重復矣

先生與黃直卿書云恭父竟坐其事部中行下取索不知意欲坐以何罪州郡知其無辜欲爲回申而恭父不願也已發去此差強人意

杜燁

杜燁字良仲黃巖人嘉定初進士與弟知仁學於石子重子重以致於文公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木言失

何志

車若水曰良仲事紫陽公十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爲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常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山與在下瞻望者不同則一語之砭冗長掃盡而學成矣

杜知仁

杜知仁字仁仲少有俊才爲舉子業已而曰是不足爲能乃刻意於詩既又曰是不足爲學於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嘆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伯兄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咸爲究悉乃遂棄科舉絕意榮進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十七

木言失

何志

先生答仁仲書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着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又當自得力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足着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

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即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矣仁仲反躬克己之意甚切雖未知所病者何事然既知其病即內自訟而亟改之耳何暇咕咕誦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過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實也則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無益而已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十一

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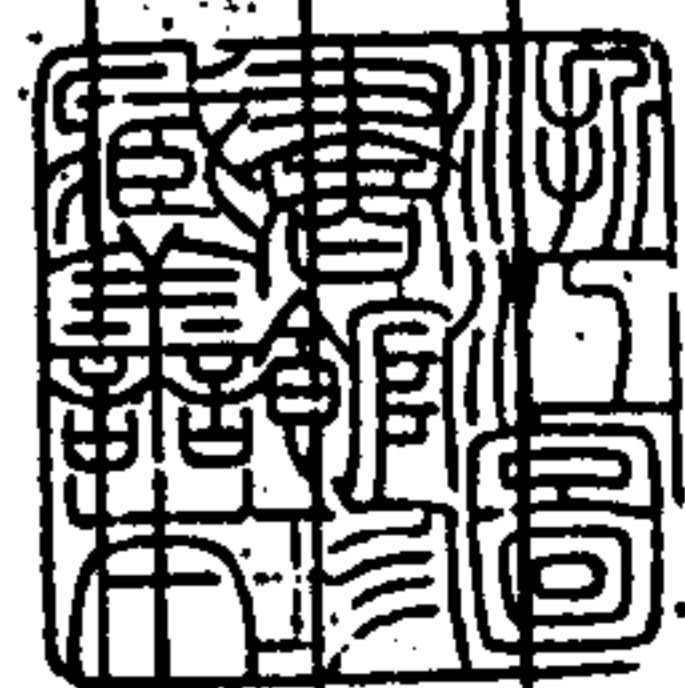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七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胡安之

胡安之字叔器袁州宜春人

備遺



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先生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恐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恐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恐懼之有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十一

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索之於杳冥無着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

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泛泛地過不會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

不會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舖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

劉季文

備遺

楊道夫問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志不立故心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一

何

爲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病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熹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厚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曰得他恁地也好若肯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

蔡模

蔡模字仲覺元定之孫沉之子隱居篤學一以聖賢爲師嘗輯文公之書爲續近思錄著四書集疏河洛

探願淳祐中謝方叔湯中乞表異之以勸後學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有司錄其所著書并訪以所欲言

沈佃

沈佃字莊仲永嘉人寓建陽

備遺

熹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畧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熹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用做乃鈍底工夫方得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一

命

個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英雄之學務為跣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得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

曾三異

曾三異字無疑吉州人

備遺

先生答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

卷之六

四

俞

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吾人既不見用於世只有自已分上一段工夫若見得門戶分明端緒正當實用得些子氣力乃可以不以負降衷秉彝之重此外瑣瑣一知半解正不足為重輕也

子約書來必盛稱無疑之為人但不知中間相遇所與切磨誦說者果為何事計於緊要親切處亦未必

龍盡所懷爾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丁仲澄

備遺

先生答仲澄書曰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病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少得為足則無由明矣

俞壽翁

備遺

先生答壽翁書曰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為且當捐去浮華還就自已分上切近着實處用工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

如此區別極爲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仔細對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爲佳耳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

林揆

林揆字一之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八

六

何志

先生以一之問卷示諸生曰一之恁地沉淪不能得超脫他說生物之心我與那物同便會相感這生物之心只是我底觸物便自然感非是因那物有此心我方有此心且赤子不入井牛不穀觶時此心自在何須常粧箇赤子入井牛穀觶在面前方有此惻隱之心無那物時便無此心乎

先生答一之書向來見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復如此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忒自無獻公吉甫之惑也

林得遇

林得遇字若時興化仙遊人一日發憤齋產暴糧至武夷參拜文公公令日講論語集註頓悟明理能文及文公歿復往會葬暮年與同縣陳沂相友善

劉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

備遺

王栢云潛夫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

考亭淵源錄卷八

七

何劍

今始知之

陳齊仲

陳齊仲泉州同安人

備遺

先生答齊仲書曰三事之喻甚善但既知其驕矜走失而猶以爲未可去不知更欲如何方可去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豈容公然走失耶相馬之說恐與忠恕之意不同蓋忠恕之理則一而人之見有淺深耳豈有所揀擇取舍於其間哉學者欲知忠恕一貫之指恐亦當自違道不遠處着力方始隱約得一箇氣

象豈可判然以為二物而不相管耶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郭友仁

郭友仁字德元山陽人寓臨安

備遺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

老學淵源錄卷下

人 三篇六

何編

所疑者先生曰公今須是逐一仔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也曾學禪來曰非惟學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生曰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能思量分別方有豁然貫通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工

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却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記其緊要處有萬千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前日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老學淵源錄卷下

九 言理

何志

游開

游開字子蒙建安人定夫從孫

備遺

先生云子蒙曾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此

詩若遇蘇黃須提掇得他

龔郊

龔郊字曇伯寧德人不務口耳惟事躬行甚有造詣

備遺

先生曰曇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鄭師孟

鄭師孟字齊卿寧德人家貧力學從文公游黃直卿妻以女所著有洪範講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王瀚弟治漢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孝宗朝侍講師愈之子瀚端方

考亭淵源錄卷八

何貞

嚴介亦嘗從呂祖謙學慶元中除武當軍節度推官匹馬就道畧無難色心氣偉然遂得覽觀荆楚形勢之勝北望中原心馳故國訪問遺老周知虜情當國家和好方堅而卒無以自見凡四年而歸開禧中知銅陵縣值兵興防江面賑流民治狀甚著終朝奉郎奉祠嘉定己未卒弟治字伯禮漢字伯紀歷仁和縣尉子栢受學于黃榦之門人何基

備遺

先生答伯禮書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

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

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

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

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

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

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

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

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

拘泥則無不通耳

曾興宗

考亭淵源錄卷八

十一

何志

曾興宗字光祖贛州寧都人慶元五年恩詔廷對入等為南昌縣主簿改肇慶府節度推官致仕興宗年十六七時已厭科舉之習一意於聖賢為己之學嘗言吾讀舉子業如嚼蠟觀諸理學則心快目明終日忘倦人皆笑其與世背馳興宗處之怡然初聞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往從之視其說茫洋惛恍無所依據不遠千里受業朱子之門堅守其說孜孜力行必求有得於心而後已及偽學禁興學者諱名其師興宗執禮益勤勵志益苦未嘗少懈文公沒急趨往弔心喪三年暮年築室名曰唯庵日居其中學者至必

以所學告語之所謂孝弟忠信之說未始脫諸口來者亦莫不拱手竦聽而去卧疾手不釋卷人見之勉以少事調息曰吾於病中靜觀此理愈熟愈深正自無害也未易贊十日猶與學者論中庸語孟臨終之夕談論至五鼓曰吾病不起矣勿用浮屠氏陷我於不知道之域喪事宜遵古叅用儀禮非禮勿為非道勿學乃吾子孫所著有唯菴稿

備遺

先生問光祖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

孝淵錄卷下

十一

三

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強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

光祖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先生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方能知得是非

始格得物

先生答光祖書曰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為憂也

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林暮

林暮字丕顯福州連江人少穎悟讀書不數反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從鄉之儒先三山林公遊與呂祖

孝淵錄卷下

十一

何成

謙為同舍時呂年最少其所為詩若文輒手抄默誦既而以師禮事之後從朱子游孜孜扣問樂善好學之意至於老而愈篤也

林憲卿

林憲卿字公度福州懷安人居大山長谷之中與世異趣不妄交游慎擇師友醇厚質直樂善不倦從游晦庵知所自守以忠信見稱於師門以義理化導乎鄉里年七十猶嗜學不衰人稱為存齋先生及卒黃榦誌其墓

鄭文通

鄭文通字成叔福州閩縣人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怡然自適聞黃榦得文公之傳遂受業焉榦稱文通襟度夷曠知識闡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禮儀禮以屬榦以喪禮委文通乃爲考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稱成叔之賢且好學今果然文公沒榦以汲引後學爲已任貽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師傳不廢莫大之幸也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文通所定以其素行足以勵衆也文通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本於大易繼善成性之說曰荀楊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所著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有庸齋集別外集遺書凡五十卷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四

四百

何序

潘植 弟柄

潘植字立之福州懷安人父貢士滋務學至老不倦聞鄉間之善士輒折輩行率其子從之遊後聞晦菴講道武夷遂命植往師事之植遂與其弟柄不遠千里從于武夷植少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爲文語意雄健流輩推先尤嗜史學自載籍以來上下數千年反覆耽玩其於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之故貫穿出入如指諸掌時方交馳於射策決科之習而植與其弟皆以弱冠搢衣有道厲志前修回視故習若將况已儕輩至有高談性理下視程文之誦不顧也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磨礱浸灌暇則徜徉林壑間以觴咏自娛閨庭之間怡怡如也

考亭淵源錄卷六

十五

四百

何序

備遺

葉湜

葉湜字子是建州建安人用蔭補官為泉州惠安丞知州真德秀辟以自助既歷知贛州贛縣饒州安仁縣寶慶三年卒年五十九德秀誌其墓其畧曰子是堅強有持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慮處劇無倦容凡他人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余必以屬之然余獨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飲鋒鐸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干年乃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其敢違耶觀君於余

考正補源錄卷八

十六

言者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

備遺

湯仲能作行狀曰子是壯歲遊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妻子言者皆可以語賓客

林武

林武字景文未嘉人勤敏力學博通經史徒步從文公講道武夷親受中庸衣錦之旨歸而扁其室曰尚綱且輯平昔所聞為語錄數帙後以恩科入官授河

池尉秩滿廣漕文辟不就性孝友冲約父老跣步不離左右既罹憂毀瘠幾不勝喪歲歉出粟賑貧鄉曲賴之

戴蒙

戴蒙字養伯未嘉人紹興庚戌用閣門宣贊舍人戴勤牒改名桀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以公事忤郡將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再調慈谿鳴鶴場鹽官丁父艱服除自念假塗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試舉再試不中曰可以止矣郡守楊簡敬之薦于朝金陵帥臣黃度辟察幕外舅汪達援例以已澤改奏俱不就最後

考正補源錄卷八

十七

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

陳範

陳範字朝弼一字仁復建州崇安人嘉定七年進士範初為徽州婺源尉縣有大辟疑獄範察其寃獨不肯書獄曰人命至重吾以書生獲一官當以去就爭後事覺令佐坐削人服其明秩滿調撫州崇仁丞縣令羅必元見而敬之日與相從講論偶疾作即日解

印還

邵浩

備遺

浩作卷子疏條目為問先生逐一說過了浩乞逐段下疏數語先生曰熹意思到處或說不得說得處或寫不得此據所見盡說了若寫下未必分明却失了先間言語公只記取若未安不妨反覆

馮彥忠

備遺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靜有頭之說却是使得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湏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周良

周良字貴卿

備遺

良問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勝了

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強人相牽一般強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強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孟子所謂捨則亡操則常存在此大學所謂忿懣好樂等事亦是除了此心則心自然正不是把一箇心來正一箇心又曰心只是敬程子所謂主一無適主一只是專一如在這裏讀書又思量做文字又思量別事去皆是不專又曰見得徹處徹上徹下只是一箇道理湏是見得實方是見得鐵定如是便為善不如是便為惡此方是見得實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脉着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湏加工夫湏是着實於行已上做得三兩分是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陳公直

備遺

先生語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朱飛卿

朱飛卿漳州人

備遺

飛卿問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十一

張敬

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先生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又問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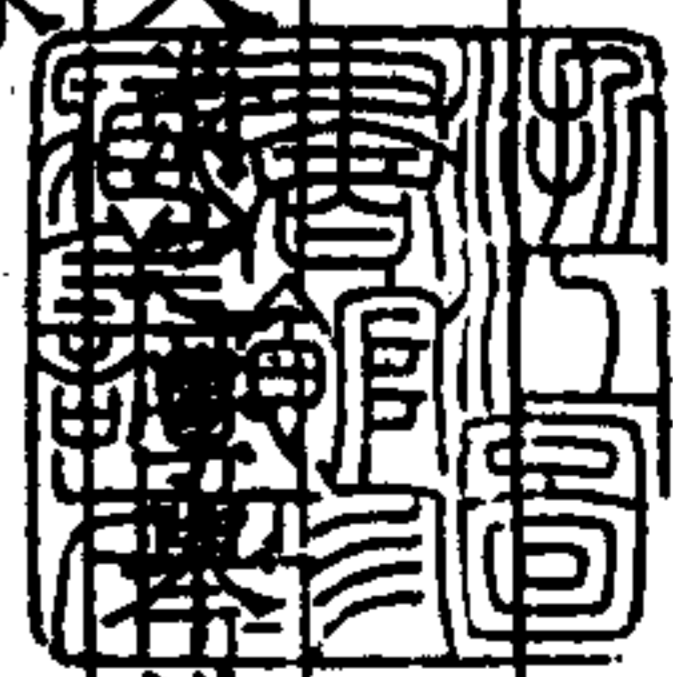
先生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八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劉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府人。初從族父。筮仕為袁州分宜簿。歷守長沙南康。



備遺

先生答公度書曰。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然加功。着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十一

張敬

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所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須常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又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

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採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為有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先生答劉季章書曰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為君子退不能為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積悶也

劉季章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三言

何欽

先生答季章書曰賢者比來為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着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為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所喻為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

如此紆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工夫意思比舊如何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趨向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嘆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為可喜嘉則衰病日益沉痾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為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曾祖道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三言

曾祖道字擇之初從劉子澄遊既又從陸子靜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來然而不是時節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來理會礙公進取如何曰此是自家身上事進取何足議先生曰見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明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先生曰向來亦見廬陵諸公有問目之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鐵只

做一場話說若如此悠悠恐虛過歲月熹以前與朋友往來亦是如此後來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要成就得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須要如此做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四 讀書

何謂

甚誅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爍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躡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擾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若信人點化是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備遺

先生答擇之書曰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

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林補

備遺

林補字退思温州永嘉人仕為四川分司茶馬幹官先生答退思書曰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五 讀書

張敬

遠大期思然觀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

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向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倪焉莘莘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詰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李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六

俞廷

備遺

先生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濶着步去

堯卿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日用間已見有些着落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我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

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道今日一說明日便頓悟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着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堯卿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便斷制不得也着斷制不成掉了又問莫須且隨力量做去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七

邵埴

方誼

方誼字賓王

備遺

先生答賓王書曰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爲非也

存養之功亦不專在靜坐時須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心性之說亦已得之但性

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此而言耳。

老學齋錄卷九

中庸

何序

所喻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方任

方任字若水，高祖道輔與伊川同學，任淳熙丁未登第，為漳州長泰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漳州寧鄉縣，未上而卒。

備遺

先生答若水書曰：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究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耻，不敢自銜自需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着求字，亦不可說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徐文卿

徐文卿字斯遠，玉山人，晚第進士，未注官卒，有詩文集。

老學齋錄卷九

九

何開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趙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遺，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為佳耳。先生答趙昌父書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箇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其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

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者也

徐彥章

備遺

先生答斯遠書曰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

二百五

先生答彥章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虛心平氣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廖謙

廖謙字益仲一字德之衡州衡陽人

備遺

先生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

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畧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知仔細便看書也不分曉

趙希漢

趙希漢字南紀岳陽人僑居邵武軍第進士嘗知福州福清縣清正有經畧生平慕趙廣漢為人以鉤鉅得事情而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苟有犯法雖公卿子弟不貸頗以嚴急聞在福清人人側足而立時號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一

何別

趙閻羅

備遺

文公與劉崇之書曰希漢却有才但當裁其過甚

廖晉卿

備遺

晉卿請讀何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仔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

黃謙

黃謙南安人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徑棄去從學於

文公公曰既是父命習舉業何不入郡學舉業與理學不相妨如拂父之命則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

趙蕃

趙蕃字昌甫玉山人初以父陽陰補官三調皆不赴後為太和王簿受知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叅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之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平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與太社令劉宰同召不拜特

卷九

王忠

王忠

改奉議郎直秘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秘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時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思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嘗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巍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秘閣修撰鄭協請謚文節

備遺

昌甫言學者工夫多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因說學者工夫間斷謂古山和尚自言喫古山飯阿古山矢只是看得一頭白水牯牛今之學者却不如他

胡大時

胡大時字季隨五峯之季子師事張敬夫後從學於晦菴

備遺

晦菴答季隨書曰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縛得幾句西邊縛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又言其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着是故字。後段中間。又着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四

何貞

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閒中却覺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大抵為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工夫愈實。

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為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閒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為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

考亭淵源錄卷九

十五

俞廷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是。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言。終身竟辯。亦無由有歸着矣。何名為講學哉。故熹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其自謂灑落者。乃是踈畧放肆之異名耳。如何能到真實灑落地位耶。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又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師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友痛相切磨。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并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少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邁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着實仔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

宋之源

十一

何貞

或言季隨才敏曰只敏不濟事須是慤實有志而才敏方好若小小聰慧亦徒然烹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

宋之源

宋之源字深之雙流人父若水轉漕閩中之源兄弟皆獲從學於文公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

備遺

先生答深之書三聖相投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

宋之源

十一

何貞

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做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効處也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

答澤之書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

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

答容之書曰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仔細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

考亭淵源錄卷十九

十一

張敬

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示喻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九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

葉文炳

葉文炳字晦叔浦城人淳熙甲辰進士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歷知仙遊縣終奉議郎通判和州

傅脩

傅脩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于世既而學禁方嚴脩居父喪衰服謁武夷求銘於文公公書云予觀其冠履應禮而戚容與之稱言辭

考亭淵源錄卷二十

十一

何序

懇懇情旨酸辛為惻然動心焉坐者無不加敬未幾文公卒明年且葬脩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脩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陳總龜

陳總龜字朝瑞建陽人居與文公鄰壯老相遊從於學無不通貫登紹熙四年進士注吉州未豐尉未上而歿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為制司幹官文公在浙東諮議荒政列薦于朝慶元中為常熟令立言偃祠終邵武軍通判

備遺

先生答應時書曰來論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虚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達大之業幸甚

陳枅

考亭淵源錄卷十

二

三

陳枅字自脩福州長樂人父宋霖為同安令與文公為僚友枅因從遊

備遺

枅問如何是反身窮理曰反身是着實之謂又日向自家體分上求

問天理真箇難明已私真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曰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

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者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如何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先生語枅曰看公意思好但本原處殊欠工夫莫如此過了日月可惜

考亭淵源錄卷十

三

四

五

此過了日月可惜

汪德輔

汪德輔字長孺饒州鄱陽人

備遺

德輔言今人看文字義理如何得恁不細密先生曰只是不曾仔細讀那書枉用心錯思了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謂這樣底所謂思而不學則殆殆者心陞枕危殆不安尹和靖讀得伊川說話煞熟雖不通透渠自有受用處呂堅中作尹墓誌祭文云尹於六經之書耳順心通如

誦已言嘗愛此語說得好但和靖却欠了思

姜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

備遺

先生曰長孺叔權全似江西學問氣象但叔權天資
慈祥長孺資稟粗厲失於太快

叔權也是箇資質好底人正如吳公濟相似長孺正
好得他這般人相處但叔權也昏鈍不是箇撥着便
轉挑着便省底於道理只是慢慢思量後方說得若
是長孺說話恁地橫後跳躑他也無奈他何長孺叔

考亭淵源錄卷三

四

何貞

權皆是為酒所使

先生問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先生曰只
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
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仔細為今工
夫須要靜

叔權自言終日無思慮有寂然不動之意汪德輔疑
其已至先生曰只問他還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否
須是窮理若只如此則不須說格物致知問如此則
叔權之靜未是至曰固是

劉學雅 弟學裝

劉學雅字正之建陽人觀文子羽之孫馳騁東西為
諸侯客已而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學裝
字傳之知撫州刻規約于學以示學者時一至為解
說義理之學移知邕州秩滿召還後以疾累得郡不
赴終中散大夫

劉學古

劉學古珙之子屏山之孫文公婿也嘗為臨桂縣令
弟學博俱從文公游

備遺

先生嘗謂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若道
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
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丁堯

丁堯字復之崇安人篤厚慈良有志為己之學從文
公遊而與蔡季通友善卒文公記其墓

周元卿

備遺

元卿問着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
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
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

李亢宗

李亢宗字子能泉州南安人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貴介氣習文公稱之

包約 弟揚遜

包約字詳道揚字顯道遜字敏道建昌南城人兄弟皆嘗學于陸子靜既而從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為文說一卷

備遺

先生曰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務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

李淵源集卷十

木 頁九

何志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為調護先生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先生曰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

答敏道曰承喻粗心浮氣剝落向盡閒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覺欲寡過而未能

耳

真德秀跋顯道講義云紹定己丑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為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為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忻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劇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響答往往破的

方耒 弟禾

方耒字耕道莆田人少孤其弟于來禾皆自教之家

李淵源集卷十

木 頁十

何志

貧奉母典衣不足繼以鬻田兄弟杜門力學已而見文公于建陽乾道中登第調善化尉歷知潭州攸縣邑有茅將軍祠愚民歲取人子女殺以祭名曰樂神未始至牒諸保聚藁於祠中遣吏酹以文而焚之其害遂絕復因文公謁張敬夫官終宣教郎知福州連江縣禾字耕叟同游文公門下公語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禾佩服終身

備遺

先生答耕道書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齋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

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於此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蘇宜父

備遺

宜父問欲觀易先生曰易是箇難理會底卒急看未

考淵源錄卷三

九

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會不若且買一本温公書儀歸去仔細看易不過只是許多路徑節目自然漸次理會得

陳希周

備遺

希周請問讀書脩學之門曰所謂讀書者只是要理會這箇道理治家有治家道理居官有居官道理雖然頭面不同然又只是一箇道理如水相似遇圓處

圓方處方小處小大處大然亦只是一箇水耳

鄭光弼

鄭光弼字子直

備遺

先生謂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考淵源錄卷三

九

任忠厚

任忠厚字正甫遂安人

備遺

先生謂正甫精神專一

鍾唐傑

鍾唐傑宜春萍陽人

備遺

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閻丘次孟

備遺

次孟言嘗讀曲禮遺書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他本平鋪地說在裏公却帖了箇飛揚底意思在上面可知是恁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奈何真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如顏子之樂何嘗恁地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人爾曰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見識道理攪得恁地叫喚來又舉曲禮成誦先生曰但曲禮無許多叫喚曰次孟氣不足曰非氣不足乃氣有餘也

考亭淵源錄卷十

王忠

元昭

備遺

先生語元昭且要虚心勿要周遮元昭以十詩獻詩各以二句命題如實理之類節節推之先生指立命詩兩句幾度風霜猛推折依前春草滿池塘既道佛老之非又却流於佛老此意如何元昭曰言其無止息曰觀此詩與賢說話又異此只是要關勝知道安用許多言顏子當時不曾如此此只是要人知安排鉅釘出來便不是末篇極致尤不是如何便到此直要撞破天門前日說話如彼今日又如此只是說話

元昭告歸先生曰歸以何為工夫曰仔細觀來平生只是不實當於實處用工夫曰只是廢除去盡便是實曰每嘗觀書多只理會大意元不曾仔細講究曰大意固合理會文義亦不可不講究最忌流於一偏明道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今人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只是停埋攤布使表裏相通方可然亦須量力若自家力不及多讀無限書少間埋沒於其間不惟無益反為所害

考亭淵源錄卷十

王忠

何成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腳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腳

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纔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

黃立之

備遺

立之問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三

何志

過了

黃達子

備遺

達子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

李伯誠

備遺

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

丘珏
丘珏字玉甫邵武人學禁嚴珏遂謝場屋

備遺

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却聽得頑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已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夫如烹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會見之想只是看過所以既看過依舊只如舊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得未嘗離不可相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為饑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飲

考亭淵源錄卷下

十三

何道

江元益

備遺

元益問入德曰德者己之所自有入德只是進得底且如仁義禮智自家不得便不是自家底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林叔和

備遺

叔和別去請教先生曰根本上欠工夫無歸宿處如讀書應事接物固當用功不讀書不應事接物時如何林好主葉正則之說先生曰病在先立論聖賢言語却只將來證他說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將本文熟讀平看今日看不出明日又看看來看去道理自出

鄭仲履

備遺

先生謂諸友曰仲履之學只管從小小處看不知經旨初不如此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

孝子淵源錄卷下

十四

何成

心易其氣關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郭叔雲

郭叔雲字子從揭陽人熟於禮學

備遺

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從何處下手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是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先生教叔雲曰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馮德英

備遺

先生與德英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會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看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一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林仲參

備遺

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放底倚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

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劉淮

備遺

淮求教曰熹無別法只是將聖賢之書虚心下氣以讀之且看這箇是那箇不是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便是進處不然只是外面事只管做出去不見裏面滋味如何責得他

許敬之

備遺

敬之侍教屢與言不合先生曰學未曉理亦無害說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六

何謂

經未得其意亦無害且須靜聽說話尋其語脉是如
何一向強辯全不聽所說胸中殊無主宰少間只成箇狂妄人去

劉淳叟

備遺

淳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先生曰熹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先生見淳叟閉目坐曰淳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坐間有及劉淳叟事先生曰不意其變常至此向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熹因詰之云君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如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輕薄處然熹初間深信之畢竟自家喚做不知人先生云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熹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淳叟獨去後向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熹罵云便是熹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考亭淵源錄卷十

十七

何故

陳寅仲

備遺

寅仲問曰劉淳叟方其做工夫時也過於陳正已及其狼狽也甚於陳正已陳正已輕薄向到那裏覺得他意思大段輕薄每事只說道他底是他資質本自撈攘後來又去合那陳同父兼是伯恭教他時只是教他權數了伯恭教人不知是怎生地至此先生笑云向前見他門人有箇祭文云其有能底則教他立功名作文章其無能底便語他正心誠意

戴明伯

備遺

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心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指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谿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

徐琳

徐琳字元明括蒼人

備遺

元明與鄭子上同見先生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江西諸人之學只是要約更不務博本來雖有些好處臨事盡是鑿空杜撰至於呂子約又一向務博而不能反約讀得書多左牽右撰橫說直說皆是此理只是不潔淨不切要有牽合無謂處沈叔晦不讀書不教人只是所守者淺狹只有些子道理便守定了亦徑約之弊

孫吉甫

備遺

先生曰看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雨

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趨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漸漸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杜旂

杜旂字叔高金華人檜字幼高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名粹叢集凡十卷

備遺

先生謂叔高曰學貴適用

魯可幾

備遺

先生謂可幾日事不要察取盡

徐子頰

備遺

先生日子頰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為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或問子頰先生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郭植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備遺

考亭淵源錄卷二十

二十 百全

先生問廷碩今如何曰也只如舊為學曰賢江西人樂善者多知學者少又說楊誠齋廉介清潔直是少謝尚書和易寬厚也然朴直昔過湘中時曾到謝公之家頽然在敗屋之下全無一點富貴氣也難得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陳址

陳址字廉夫莆田人厚重明敏自幼

祖正獻公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學以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為之誌其壙

程次卿

備遺

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聽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

考亭淵源錄卷二十一

二十一 百全

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先生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却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若說閒時都莫思量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却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

吳伯英

備遺

伯英問持敬之義先生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

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伯英講書先生因曰凡人讀書須虛心入裏玩味道
理不可只說得皮膚上譬如一食物滋味盡在裏面
若只舐噬其外而不得其味無益也

江文卿

備遺

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文卿五十年
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
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

李淵齋集卷三十一

十一

何成

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先生謂文卿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今却無擇善一着聖人擇善便是事不遺乎理人今
知得便搜轉前許多工夫自不妨要轉便轉更無難
者覺公意思尚放許多不下說幾句又漸漸走上來
如車水相似又滾將去又曰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
他一套中間又自有精處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
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如說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
河圖洛書元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
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識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

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却不記得這般所在亦是自家
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到得看那許多方有辨
別如程先生與禪子讀禪禪云公所看都是字吾所
看都是理似公如今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
理

李周翰

備遺

周翰請教屢數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
自見得

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纔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

李淵齋集卷三十一

十一

何成

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
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
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
好只是與自家全不相干

吳淦

吳淦字直翁

備遺

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口未論病
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
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

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是黑土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怪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却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忘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

孝淵源錄卷三十一

四

禮

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同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林士謙

備遺

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先生曰仁者得其為仁智者得其為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

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熹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味不相貫

林恭甫

備遺

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只消理會那道理譬如喫飯碗中盛得飯自家只去喫看那滋味如何莫要問他從那處來堯曰一篇熹也嘗見人說來是夫子嘗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這只是外面一重讀書須去裏面理會

孝淵源錄卷三十一

五

禮

符叙

符叙字舜功

備遺

先生答舜功書曰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日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也

符初

符初字復仲

備遺

先生答復仲書云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釋者但
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
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
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
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
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老學淵源錄卷五

六

王忠

符國瑞

備遺

先生答書云辱書具道為學之志又見令叔為言曲
折甚善既有此志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
肆虛談厭末求本恐或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

吳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進士

備遺

先生與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
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

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
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足
下徧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
却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
氣象皆儘好却是於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

葉未卿

備遺

先生答未卿書云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
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蘊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
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
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
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
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
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
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
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黃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令裕書云示喻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

老學淵源錄卷五

七

郭道

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虚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間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收書雖見向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為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為有諸已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當得工夫也

曹晉叔

考亭淵源錄卷三

八

三百六十九

何所

曹晉叔建安人

備遺

先生答晉叔書云近仁之說來喻固未安擇之說亦有病竊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象思量出仁體來則恐無是理也

林巒

林巒泉州人

備遺

先生答巒書云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喻推所聞以講學間里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戴邁

考亭淵源錄卷三

九

三百七十

何所

備遺

先生答邁書云熹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存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為可信也手抄口誦而心惟之熹謂足下將得其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辱書及以所抄四大編示之託名經端則非熹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熹之任明矣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

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熹之言亦何足為足下重不然雖熹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為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熹雖荒落矣尚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具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呂侁

備遺

先生答侁書云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熹所能及也顧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遜

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熹之所能知也抑熹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柯翰

柯翰字國材

備遺

先生答翰書云辱書示以顏子子貢俱以仁為問而夫子告之有若不同者此固嘗思之而非如足下之說也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

夫其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者自師友耳我何有焉以此意推之則二說者初不異也

劉珥

劉珥字平甫

備遺

先生答平甫書云講學幹蠱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警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遜

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踈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

黃東 弟果

黃東字仁卿三山人幹之兄也弟果字升卿

備遺

先生答仁卿書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類

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濶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落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隘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示喻食貧之狀深爲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歎恨耳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東萊弟也

備遺

先生答子約書云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原則一而已愚意論孟中庸大學當以序進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

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味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剋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間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子約復書云祖儉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

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憶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乃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孝子傳錄卷三十一

十四

言

何

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先生又答云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

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

曹立之

備遺

先生答立之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言彼講論曲折大槩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兼主舊說以為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漸有捨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為充塞仁義之禍而南軒頃亦云傳夢泉者楊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貳秘藏以滋其惑也且夕亦有人去臨川自當作書更扣陸兄也

孝子傳錄卷三十一

十五

言

何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頗會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

諸葛誠之

備遺

先生答誠之書云：「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讐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讐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

考亭淵源錄卷主

十一

何成

不言至今常不滿也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孫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

備遺

先生答季和云：「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

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之畧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中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應仁仲

備遺

先生答仁仲云：「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考亭淵源錄卷主

十一

何成

周叔謹

備遺

先生答叔謹書云：「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語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康炳道

備遺

先生答炳道書云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為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工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也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

時子雲

孝淵錄卷十一

六

言十四

馮道

備遺

先生答子雲書云來喻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着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工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及復讀熟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正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

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吳玘弟琮

吳玘字仲玘琮字仲方仕為判院

備遺

先生答玘書曰令弟仲方判院之來幸數得從容開警雖多然所未合者亦不少熹既以乍到疾病公私紛冗而匆匆遽歸之際仲方亦不甚佳遂不得竟其

孝淵錄卷十一

九

言十四

何劍

說至今以為恨也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虚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喻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

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
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
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
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琮問昨日先生與諸人答問心說或謂存亡出入皆
是聖人之妙或謂入而存者道心也出而亡者人心
也琮謂通四句只是說人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於
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其所以危者如此若是道
心則湛然常存不惟無出亦自無入不惟不舍雖操
亦無用日且說如何是人心又如何是道心曰心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三

三十一

邵堉

也方寸之間人欲交雜則謂之人心純然天理則謂
之道心先生曰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
蓋人心不全是人欲若全是人欲則直是喪亂豈止
危而已哉只饑食渴飲目視耳聽之類是也易流故
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故也琮又問惟
精惟一不知學者工夫多在精字上或多在一字上
曰惟精惟一是一樣說話曰琮意工夫合多在精字
上曰如何見得曰譬如射藝精則一不精則二三曰
如何得精曰須從克己中來若己私未克則被粗底
夾和在何止二三曰精字只是於縫脉上見得分明

一字却是守處問如此恐允執厥中更無着力處自
是其效也

考亭淵源錄卷之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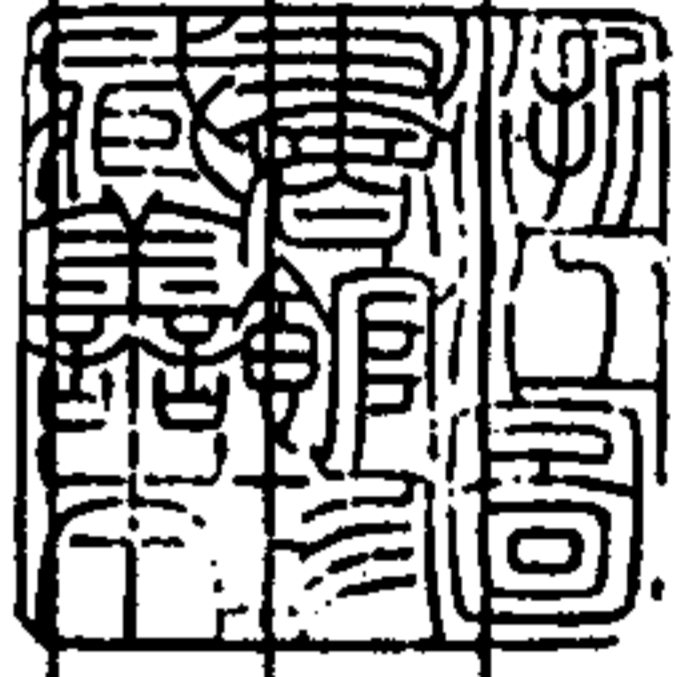
三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王過

王過字幼觀一字功甫饒州鄱陽人



備遺

過見先生越數日問曰思得為學之要只在主敬以存心格物以觀當然之理曰主敬以存心却是下句當云格物所以明此心

先生教過為學不可羸淺過以橘子譬云皮內有肉肉內有子子內有仁又云譬如掃地不可只掃面前如椅子之下及角頭背處亦須掃着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王過

何到

先生語過以為學須要專一用功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一處無事不辨

周明作

周明作字元興建陽人

備遺

明作問事有最難的奈何先生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易曰探賸索隱賸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

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大凡一等事固不可避避事不是工夫又有一等人情底事得遣退時且遣退無時是了不要攪攪凡可以省得底事省亦不妨應接亦只是不柰何有合當住不得底事此却要思量處置裏面都自有箇理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說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王過

何到

持不被他引去方是顏子問仁孔子答許多話其末却云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看來不消此三句亦得然許多話不是自己着力做又如何得

蔡懋

蔡懋字行夫平陽人

備遺

先生論讀大學懋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自不知心所在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使箸不理會必是不用篙不

使箸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游倪

游倪字和之建寧人

備遺

先生問倪已前做甚工夫曰只是理會舉業曰須有工夫曰只是習春秋又問更做甚工夫曰曾涉獵看先生語孟精義曰近來作春秋義穿鑿殊甚如紹興以前只是諱言攘夷狄近事專要說和我却不至如此穿鑿熹那時亦自說春秋不可做而今穿鑿尤甚

考亭淵源錄卷三

三 指在

馮道

倪曰緣是主司出題目多是將不相屬處出致舉子不得不如此曰却是引得他如此又曰向來沈司業曾有申請令主司不得斷章出題後來少變曰向在南康日教官出題不是也不免將他申請下郡學令不得如此近來省試如書題依前如此又曰看來不要作春秋義可別治他經

倪求下手工夫先生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須要持敬堯是古今第一箇人書說堯劈頭便云欽明文思欽便是敬

歐陽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吉州廬陵人

備遺

謙之前此請問曾點氣象從容辭意灑落堯舜事業亦優為之先生批教云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得到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謙之因此熟玩集註之語若曰但味其言則見其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用舍行藏了無所與於我見得曾點只是天資高所見處大所以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惟其識得這道理破便無所係累於胸中所謂雖堯舜事業亦優為之自其所言以逆諸其日用之間而知其能爾也何者堯舜之聖只是一箇循天理而已然曾點雖是見處如此却無精微縝密工夫觀論語一書點自言志之外無一語問答焉則其無篤實工夫可見矣使曾點以此見識加之以鑽仰之功謹於步趨之實則其至於堯舜地位也孰禦本朝康節先生大畧與點相似先生曰人有天資高自然見得此理真實流行運用之妙者未必皆由學問之功如康節二程先生若以為未必學則初無不知也來喻皆已得之大抵學者當循下學上達之序庶幾不錯若一向

考亭淵源錄卷三

四

指在

何序

先求曾點見解未有不入於佛老也

陳芝

陳芝字廷秀

備遺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先生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返看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已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

孝廉源錄卷三

五 三百廿六

王忠

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這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割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

先生謂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

恁地如此則雖恐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廷秀問緣不能推廣先生曰而今也未要理會如此如佛家云只怕不成佛不怕成佛後不會說話如公却是怕成佛後不會說話了廷秀又問莫是見到後自會恁地否曰不用恁地問如今只用下工夫去理會見到時也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着去理會且如見得此段後如何便休得自着去理會見不到時也不會說自家見不到便休了越着去理會

黎季成

孝廉源錄卷三

六

俞廷

黎季成贛州寧都人一作季忱

備遺

季成問向來工夫零碎今聞先生之誨乃見得人之所任甚重統體通貫先生曰季成只是守舊窠窟須當進步

張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劍州順昌人楊長孺誌其墓

備遺

先生答敬之書曰論聖賢優劣此亦是癡人比較父祖年甲高下之說學問工夫都不在此枉費心思言

語之力也

嚴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新喻人隱居不仕

備遺

時亨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世文嘗因是而思之為學與為治本來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却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是學者所當理會無一件是少得底然須先理會要教自家身心自得無欲常常神清氣定涵養直到清明在躬志氣

考亭淵源錄卷三十一

十一

言聖

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程子所謂不得以天下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事物者是矣曾點浴沂風雩自得其樂却與夫子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歎陋巷不改其樂襟懷相似夫舉體遺用潔身亂倫聖門無此事全不可以此議曾點蓋士之未用須知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天理自然之安方是本分學者曾點言志乃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者故程子以為樂而得其所也譬如今時士子以窮居隱處為未足以自樂切切然要做官建立事功方是得志豈可謂之樂而得其所也

孟子謂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孟子所謂君子所性即孔子顏子曾點之所樂如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物各付物與天地同量惟顏子所樂如此故夫子以四代禮樂許之此浴沂風雩識者所以知堯舜事業曾點固優為之也然知與不知在人

用與不用在時聖賢於此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但未用時只知率性循理之為樂正以此自是一統底事故也龜山謂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先生曰此一段說得極有本末學者立志要當如此然其用力却有次第已為希遜言之矣

魏椿

魏椿字元壽建陽人

備遺

椿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今欲作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胡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柰何這便是不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

考亭淵源錄卷三十一

八

言聖

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内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

鍾震

鍾震字春伯潭州人

備遺

先生問日間做甚工夫震曰讀大學章句或問玩味先生所以警策學者着實用工夫處曰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學為主又問或問載諸先生敬之說震嘗以為整齊嚴肅體之於身往往不能久此心又未免出入不能自制曰只要常常操守人心如何免得出入

考亭淵源錄卷主

九

何真

一如人要去又且留住他莫教他去得遠

黃卓

黃卓字先之

備遺

先之問每日做工夫處先生曰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先生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是致知底工夫程先生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主一無適若是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於無事之

時這心却只是主一到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

吳振

備遺

問孟子如不得已一段曰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但平看便理會得因此有警以言語太麤急也

林至

林至字德久

考亭淵源錄卷主

十

張敬

備遺

先生答德久書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

李杞

李杞字長仲平江人

備遺

先生由經筵奉祠待命靈芝寺杞往見首開曾作此工夫日向蒙程先生曰端蒙賜教謂人之大倫有五緊要最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如何得這寸得這尺曰大槩以持敬為本推而得之於五者之間曰大綱是如此凡人為學須窮理窮理以讀書為本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若不窮理便只守此安得有進底工夫

杞云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九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此是萬物皆備於我先生曰極是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王忠

呂勝已

呂勝已字季克尚書社之子社居建陽卒葬邵武因家焉勝已往來朱張之門官至朝請大夫知沅州自號渭川居士

鄧綱

鄧綱字衛老將樂人與其兄邦老同遊朱子之門嘉定中陳宥守延平以邦老道德隆重而且耆年延入書院與李燔林羽蔡念成楊復余道夫李伯武趙師恕並為堂長

備遺

綱問程子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者何事綱謂孔顏之所樂者循理而已矣先生曰此等處未易一言斷且宜虚心玩味兼考聖賢為學用力處實下工夫方自見得如此硬說無益於事也曾點之說乃不真實之尤者今亦未須便論見處且當理會如何是實下工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又當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摩籠罩將去人人會說更要高妙亦得但不濟事反害事耳

李文子

李文子字公謹光澤人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

考亭淵源錄卷三

十一

何所

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

備遺

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先生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纔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窒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祝穆第癸

祝穆字和父崇安人少名丙性溫行淳學富文贍與第癸嘗同從朱子游所著有事文類聚方輿勝覽

李東

李東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學于朱子號精敏紹熙中第進士為吉州廬陵簿遷萬安縣令黃直卿嘗以書薦諸潛使揚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彭蠡

彭蠡字師範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守郡蠡質疑義辨析甚精公稱獎之以經學名世教授江淮之間所著有皇極辨其兄名尋亦從文公游

備遺

二彭初見先生問平居做甚工夫對曰為科舉所累

考源錄卷三十一

三十一

何成

自時文外不曾為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子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崢嶸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

余元一

余元一字景思興化軍仙遊人娶三山黃御史瑀之女遂與瑀子榦師事文公始見之曰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篇及自著文為贊間與榦講論有異同輒以質諸文公淳熙五年登第歷奉議郎知泉州同安縣嘗立蘇緘祠於其故居文公甚喜之為縣以清嚴稱

終池州通判

熊節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甫十歲讀易日誦二卦即知問難至通曉而後止慶元己未廷對值偽學之禁以納諫行仁求賢對知舉黃由以其不迎合時好特置前列且為奏御仕終通直郎知福州閩清縣著性理羣書二十三卷中庸解三卷知仁堂藁十卷

宋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榦李燔因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斌羈旅困沮年八十趙與權延之事以父行奏乞

考源錄卷三十一

十四

何成

用旌禮布衣故事

呂喬年

呂喬年從文公游值吳柔勝為國子正於文公生徒中得喬年與潘時舉白于長擢為學職使以文行表率

詹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慶元五年登第調臨安軍戶漕授國子監書庫官差監車輅院年五十八卒真德秀誌其墓

潘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友端友恭之羣從嘉定間嘗
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
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
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
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

所喻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
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次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
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十五

何序

到真實地頭也

彭方

彭方字季正南康軍都昌人文公在郡方從學弱冠
魁省闈紹熙四年登第為池州教授歷知景陵歙縣
以諸賢論薦除直秘閣知袁州召除國子司業遷祭
酒除殿中侍御史淳祐遷侍御史仍兼侍講除兵部
侍郎終龍圖閣學士

陳宇

陳宇字允初莆田人守定安之群從文公為同安簿
宇往師之丞相留正誌宇墓云君從晦菴未久於主

敬行恕之訓守之不忽仕終太常少卿

李儒用

李儒用字仲秉岳州岳陽人

備遺

先生答輔漢卿書曰精舍有朋友十數人講學頗有
趨向仲秉遠來甚不易看得文字亦好但恨漢卿不
同此會耳

考亭淵源錄卷之五

十六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二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考亭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陳孔夙字仲仁孔碩之兄慶元五年進士寓平江

俞聞中字夢達邵武人淳熙八年進士知黎州

張揚卿字清叟瑞安人舉進士為南康軍教授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有語孟筆義詩筆義

許儉字幼廣閩清人三世不分異林羽記其友順之

堂

曾逢震字誠叟閩縣人隱居道山所著詩文名日月

林醜境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十一

張嶽

時子源婺州東陽人先從呂祖謙學後游考亭之門

程若中字寶石古田人躬行蹈禮自號樂澗居士

黃幹字尚質長溪人仕至直學士院

上官謚字安國邵武人仕為四會令

曹彥純都昌人與弟彥約同學于考亭

朱澆興化仙遊人仕終廣東帳幹

祝汝玉信安人淳熙中知休寧

黃仲本邵武人知南劍州

金去偽字敬直饒州樂平人

李季札字季子徽州婺源人

林恪字叔恭台州天台人

孫自修字敬父宣州宣城人

黃謙字德柄光澤人

游敬仲字連叔南劍人

吳雉字和中建陽人

湯沐字叔未丹陽人

董拱壽字仁叔饒州人

吳杲字叔夏徽州人

劉子寰字圻父建陽人

郭植字廷碩廬陵人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十二

何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

葉任道即味道之弟

輔萬即廣之弟

劉賁字炳文南康建昌人

薛洪字持志未嘉人

王仲傑字之才縉雲人

彭樓字子應宜春人

彭鳳字子儀宜春人

陳士直字彥志閩清人

陳祖末字慶長會稽人

張彥先字志遠臨淮人
傅公弼字夢良莆田人
劉瑾建陽人子翔之子文公之甥
魏恪字元作文公之甥
蔣康國字彥禮古田人
魏應仲元履之子
傅定字敬子婺州人
劉徽廬陵人
蕭長夫福州人
饒克明邵武人
林子蒙湖南人
吳唐卿南安人
朱魯叔仙遊人
王春卿建安人
林仁實未福人
程深父古田人
趙子明開封人
劉子禮建州人
劉叔通建州人
蕭佐南良人

考亭淵源錄卷三

三

鄒浩宣城人
周椿字伯壽
林賜字聞一
李德字季元
康淵字叔臨
朱沅字叔元
俞潔已字季清
詹觀字尚賓
吳南字直之
陳夢良字與叔
董壽昌字仁仲
郭邦逸字逍遙
李德之
方克大
舒高
周個
周得之
江孚先
王翰
周願

考亭淵源錄卷三

四

劉子晉

劉定夫

董壽昌

盧淳

黃有開

劉棟

周莊仲

吳仁父

陳仲亨

陳公直

張仁叟

陶安國

林易簡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三

五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

趙師雍

趙師雍字然道

備遺

先生答師雍書云老拙文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常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

三

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為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先生答安仁吳生書云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為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為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

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
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
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
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
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
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
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遠
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
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
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
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
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
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
亦無所不至矣

傅伯壽

傅伯壽字景仁泉州晉江人伯成之兄隆興初舉進
士復應博學宏詞科歷吏部郎官知漳州慶元初除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歷遷禮部尚書出知建寧府召
權翰林學士知制誥嘉泰中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
密院事以觀文殿學士奉祠卒嘗修高孝兩朝寶錄

遺文三十八卷

備遺

伯壽少與伯成同師事文公又名臣孫子乃奴事韓
侂胄蘇師且致身通顯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方
僞學之禁預草詔以詆善類其草文公秘撰告詞有
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文公沒伯壽適知建寧又
不以聞

伯壽人品如此真西山序其文集乃曰宣城一書意
慮懇款陳夷虜必亡之勢與中國必勝之理而始末
以勢未可勝爲言其論古今用兵成敗利害甚悉欲
洽其在我以俟敵之變當是時權臣開邊意銳甚公
之持論固如此然則世之以附會詆公者亦豈盡知
其中心之所存哉此又不知其何說也

伯壽晚年入朝議宗廟大典禮援據敷析出入經史
百子滾滾數千言雖漢儒以禮名家未能遠過也
伯壽初欲自奮於功名不幸當世道清明之時所施
者止於二千石部刺史迨其沉鬱旣極有力者始推
而輓之則非其時而伯壽老矣故雖以文墨致高位
而其終身常若不釋然者夫志旣不自於當世獨其
文詞可自托以久西山之言果何謂哉豈獨有取於

其文邪
真西山文集所載近歲有嘗登晦翁之門者既而黨
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
願見也懼為先生累耳晦翁答曰子比得一疾奇甚
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此不知其
何所指也

胡紘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
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秘書郎韓侂
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擇紘為監察御

考亭淵源錄卷十四

四

三言九

何欽

史紘未遇時嘗謁熹於建安受學門下熹待學子惟
脫粟飯遇紘不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
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
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汝愚遂謫未明汝愚初抵罪
去國縉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
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
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
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
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
沈繼祖以道論程願得為美官紘遂以蔡授之繼祖

紘熹皆紘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及期詔
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徒紘太常少卿使草
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偽學
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一二
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邪屏跡自
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
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冀幸其
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
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
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
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
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
紘言也自是學禁益嚴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移禮
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紘詞不當而罷未幾學
禁漸弛紘亦廢棄死

備遺

陳枅一日獨侍坐先生忽舉蹙云趙丞相謫命出自
胡紘枅問不知先生曾識紘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
記得文字蒲陽之政亦好但見朋友多說其狠復
考亭淵源錄卷之二十四終

